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宗義部五

（3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宗門寶積錄

編譯組

全書九三卷。清・山曉本晳編。

山本曉晳，西蜀枳里人，號歡堂，弘覺木陳道忞法嗣，主席天童，後奉詔住持隆安。康熙十五年（西元一六七六）承師命，蒐輯宋元以來諸禪師語錄，刪繁領要，彙爲大集，以補「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書之未備。全書費時三年完成，計收八八人之語要。內容主要倣「古尊宿語錄」，收上堂、示衆、小參、機緣、拈頌、法語等類。卷首除凡例、目錄及康熙十八年的自序，另有翰林院學士徐元文、河北宛平縣王熙、浙江鄞縣甬江李鄴嗣等當代名士之序文。

本輯依「卍續藏」本，僅收其序文、凡例及目錄部分。

二、禪海十珍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爲霖道霈集。清康熙二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序刋。

爲霖道霈，福州鼓山湧泉寺永學元賢禪師，青原下三十六世，因有感於「上（智）者以世智論

量大法，下(愚)者甘自守愚……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特於禪海中選出十篇法寶，拈其綱宗、論其淵旨，期做為後世學人參禪學道的標準。所謂「十珍」，是指「七佛傳法偈」、菩提達磨的「入道四行」、三祖的「信心銘」、六祖的「二種三昧」、永嘉的「證道歌」、石頭的「參同契」、臨濟的法語、洞山的「寶鏡三昧」、同安的「十玄談」、浮山的「九帶」。

卷首有清康熙二六年，作者於鼓山聖箭堂所寫的序文。

三、正名錄

編譯組

清代康熙年間禪僧智楷所撰，是對「五燈全書」所載禪宗系譜的批駁。全書凡十四卷。清康熙三十三年原刻本。

清代初年的佛教界，法諍甚烈，禪僧智楷有鑑於當時「五燈全書」所載，紊亂宗支系譜，故奮力廣搜舊章，兼採新條，考證州羣分野、人代後先、師資授受及宗支來源，撰成「正名錄」，作為嚴正之批駁。

本書共十四卷。卷一～卷四為二支(青原思、南嶽讓)五宗(雲門宗、法眼宗、洞山宗、臨濟宗、溈仰宗)來源考。卷五～卷七為洞宗世次備考。卷八～卷十四為濟宗世次備考。其述古辨今，事重言複，在在務以明析法理。當時禪僧法諍之紛，亦可從此書中略見一二。

四、野雲映禪師宗統頌

編譯組

一卷。清・心月燈映撰，性琛錄。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刊行。

本書輯錄自南岳第一世南岳懷讓，至第三十世鐵壁慧機的略傳及頌文。卷末附有「野雲映禪師塔銘」、「野雲禪師行狀」。

五、禪宗直指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石成金撰。

作者石成金居士，揚州人，字天基，號惺齋。本書爲其傳家寶典之一，書內題作「傳家寶禪宗直指」，主旨如內題下所示「明心見性須知成佛成祖要法」，在明示經由參禪工夫而見性得悟、成佛成祖的要法。全書分「密傳參禪要法」及「密傳佛法通旨」兩部分，前者主要列舉四六條參禪工夫要法並詳加說明；後者主要分十項釋明一般對佛法的論難。

六、大事因緣

編譯組

全書一卷。清・揚州石成金(天基)撰。與「禪宗直指」同係爲參禪者所編之入門性讀物。然「禪宗直指」主要在點明參禪方法及佛法要義，而「大事因緣」則列大慧杲、雪巖欽、高峯妙、紹巖、瑞鹿、玄沙、徑山等七位禪師之傳略，或開悟因緣、或開示等項內容，以人爲主而不是以義理爲主。

七、五家宗旨纂要

編譯組

闡述五家宗風的論著。凡三卷。清・三山燈來(一六一四～一六八五)撰，性統編。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刊行。

本書一名「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旨在論述五家宗風——臨濟宗是全機大用、棒喝齊施；曹洞宗是君臣道合、正偏相資；溈仰宗是父子一家、師資唱和；雲門宗是出語高古、迥異尋常；法眼宗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書中除詳列各宗特別著重的法門，並舉出實例，爲研究禪門法要者所必讀。

本書雖稱「五家宗旨纂要」，但內容卻偏重在臨濟宗及曹洞宗，書前錄有作者師父——慶忠鐵壁機老人(一六〇三～一六六八)的五宗斷：

用臨濟而不通曹洞則類野狐，用曹洞而不通臨濟則落敎網，是必濟洞兼通則雲門、溈仰、法眼在其中矣。

全書三卷，卷上論臨濟宗、卷中論曹洞宗、卷下論溈仰、雲門、法眼三宗。內容除舉示各宗法要外，更一一附上略解及頌。卷末另附「三身四智說」及「八識拈評」。

本書作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但四十餘年後(即康熙四十二年)才由門人性統編輯刊行，書後除性統所寫「志略」外，另附有「捐刻芳名」。

八、御製揀魔辨異錄

編譯組

全書八卷。清世宗撰。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刊行。

清世宗因有鑑於密雲圓悟派下法藏及弘忍所說誑世惑人，有如外魔知見，特作此「揀魔辨異錄」，揀擇彼等語錄及著作「五宗原」、「五宗救」所說，一一加以辯駁，冀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疑。關於撰述的緣由，卷首的「諭告文」有詳細的說明：「……及見密雲悟錄內示其徒法藏闢妄語，其中所據法藏之言，駭其全迷本性，無知妄說，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師悟處亦全未窺見，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眞外魔知見，所以其師一闢再闢……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闢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將使究竟禪宗者懷疑而不知所歸……朕爲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於悟修何有，又於藏忍何有，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書中引述法藏、弘忍所說時，均冠以魔忍曰、魔藏曰，或魔藏父子等字，以示分別。

九、宗範

編譯組

全書二卷。清・錢伊庵編。清道光十五年(西元一八三〇)十月起稿，十三年十二月完成，十五年付梓刊行。

本書是就禪門的立場，將宗教的規範、修道的正軌，分十章加以詳述，强調「教禪融合須禪淨雙修」，若依此修習則可爲現世人師，來世佛祖，故名「宗範」。所分十章，依次爲禪源、徹參、調習、入聖、利人、顯喩、機用、綱宗、示辯、貫敎。卷首有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李宗鄴「重刻宗範序」，道光十五年門人諾庵序文，以及凡例。卷末附項皓跋文。

十、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二卷本)

編譯組

十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一卷本)

編譯組

本書有二卷本和一卷本兩種。作者不詳，成書年代亦不詳。又名「問佛決疑經」。

本書內容，敍述世尊於靈山會上拈金波羅華，迦葉尊者破顏爲笑，世尊乃說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付與摩訶迦葉云云。後世禪徒乃謂此事爲禪宗的起源。「拈花微笑」的典故，後人即依據本書。

本書已被學術界公認爲中國佛教徒所僞託，並非自印度傳入。有關該書僞託之論證，可參閱日本忽滑谷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卷第二編第一章第十七——二十一節。

十二、禪海塔燈

編譯組

陳健民撰。收在「曲肱齋叢書」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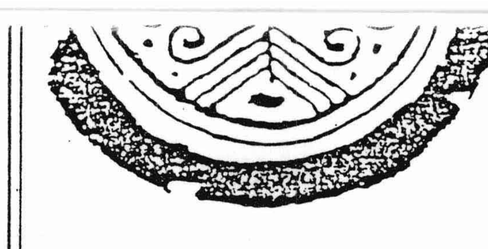
作者為民國以來遠赴康藏、印度學習密法的大德。此書為其閉關於印度噶倫堡時所撰。作者以「得箇入處、知個出處、得個用處、知個了處」四層工夫標準，以衡量歷代公案。此外，並以「痛念無常」、「徹底出離」警醒學人。並且舉出歷代之禪病、禪功證量等以供禪宗行人參酌。

目次

叁、正名錄……二九

捌、御製揀魔辨異錄

拾貳、禪海塔燈……七二一



宗門寶積錄（序、目錄）



清・木哲 編



宗門寶積錄序

釋氏之有古德。猶吾學之有先儒也。先儒以語錄闡聖人之遺經。古德以語錄演如來之奧義。凡標旨樹訓。因源以致流。由本以達末。其道一也。即以先儒言之。自兩漢毛鄭賈服諸家耑門講經之外。其他儒林著作。往往有與六經相爲出入。而周程張朱後。如太極通書正蒙東西二銘全書語類等書。尤爲指不勝屈。卒未聞有人焉舉先儒之議論。以類相從而附之聖人之經之後者。迨唐之正義。明之大全。始萃諸家而折衷之。識者猶或致譏。以爲正義與而漢儒之學始絕。大全作而宋儒之學亦亡。蓋其書割截採取。以務合於一人之見。則漢宋諸儒之名雖存。而僅成爲孔穎達所見之漢儒。楊榮所見之宋儒。固不若各存一編者。其人之面目既全。而精神畢露。能使後人讀之。如接其謦欬。而承其指授也。嗚呼。以孔穎達楊榮之學之才。而猶不免于斯弊。況與二公邈不相及者耶。故余謂輯先儒之語錄者。但當汰其重複。以期得其人之眞。輯古德之語錄者。惟在芟其繁蕪。以獨存其人之是。固不必推而列諸聖人之書。系諸如來之下。然後爲泗水的傳。靈山正脈也。西蜀獻堂晳和尚幼讀儒書。長通佛乘。得弘覺之眞傳。紹天童之法席。嘗奉詔住持隆安。爲四方參學所宗歸。而一瓢一衲。雲流天空。眼光透露。與古宿無以異。使立諸儒者之林。其學識所至。奚止追踪仲達方駕勉仁而已哉。廼觀其所選宗門寶積錄一書。簡當精確。使宋元明以來諸老之謦音笑貌。宛然如覩。非若區區藉祖燈操觚以衒博采者比。因特表其正大之意。固可爲儒門著書之則。寧僅有功古德已耶。

康熙己未季春中浣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崑山徐元文頓首拜譔

宗門寶積錄序

嘗聞古佛謂娑婆世界。以淸淨音聞爲教體。故西來

傳心之旨雖欲掃空諸相不落言詮而諸師心心相
印皆有契證之句一時學者筆受而寶藏之又刻諸
方册以廣流通而語錄由是興焉猶涉川之必資于
舟楫求魚兎者之必假于筌蹄也夫心之本體卽性
也一法不立而萬用全彰迴脫根塵而眞機獨露其
微妙至矣然衆生爲情見牽纏鮮能安居正受于是
向上諸師設立疑情假縱奪殺活之術以去其黏縛
而使之透脫學及百世而下有善思惟者卽心而悟
其機用蓋如此之妙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乘天宮福德之顯執金輪以統御天下
其深仁厚澤所漸被與如來法化相爲廣厚而多生
自悟之智復有契於當日之涅槃妙心間當萬機暇
時游觀慧海舉暢宗風天光下垂河沙徧照凡得熏
心注耳者莫不霑慈蒙潤無異春雷時雨開滋萬卉
之甲蘗而使之敷榮也于時弘覺禪師忞公方以天
童嫡子主法東南奉
詔而來屢承顧問不獨妙悟㴑機足以仰符
睿旨卽其送難之際辭辯風馳撰述之餘文采霞燦
蓋有石門北磵之遺芳焉其得法上首弟子巘堂和
上以見地超卓代師秉拂入室亦如圓悟之樂有大
慧針鋒相拄余時隨侍法筵獲聞實義雖未能現前
發悟而此心戚戚識其妙歸而掩關思入則又彌覺
不可攀躋間嘗披閱燈錄思蕲究古人之機用而又
以不見全書爲歎今禪師久歸寂滅而余亦老矣乃
巘公自南還之後奉禪師之遺囑撮集唐宋古德及
元明後出諸師語錄凡前人刋布未備者會稡成編
名爲宗門寶積錄千里見示且命爲之序余撫今追
昔味禪悅而增法喜輒忘其固陋願樂有言以助正
信而又愧未能發明心地法門之萬一也雖然寶積
經不云乎如來所演八萬四千聲教皆名爲文離諸
一切語言文字是名爲義學者于茲錄苟能作如是
觀向無義路處覿體自見則歷劫所失之衣珠不求
自得一彈指頃而家珍種種流出豈不快哉是知巘
公之孜孜結集誠爲善繼先志發古尊宿潛德之光
而有功于斯道固不小矣
康熙歲次癸亥仲冬　宛平王熙熏沐拜撰

序

天童巘堂和尚適撰其宗門寶積錄成屬余敘之余謝曰此禪宗血脈世家所錄俱第一義余治儒者未能闚其宗旨豈敢為敘首雖然余嘗考釋氏本末自東漢始傳四十二章至於兩晉而其徒益盛當時江左諸名士若崇以文藻自居至辯析理源則必從某法師某道人每標榜諸義輒數百語或至數千言花爛映發惜無記為語錄者然其談理孝經老子與小品法華經並貫大易與逍遙遊同論雜曼巳極而釋門諸人其文字幽深劖刻與諸名士爭奇流而不巳遂至同弊于是西竺菩提不得不折蘆而來直指本性為正法眼藏盡掃除文字語言卷翳霧霾杲杲日出此後儒釋二門使各歸治其學而議論遂日有不同余則獨驗之凡物之異者每迭相為起伏若寒暑晝夜一來一往一長一消顯然可見而儒釋二門則不然唐人曰聖人之道息于晉宋開于唐自昌黎先生請身列孔門弟子極稱孟子之道六經墜緒茫茫復興而宗門亦自初祖六世至曹溪教外別傳花開徧界此其同盛一也及宋諸大儒出密闡心宗始明此學而一時禪宗亦大暢如張文定所言馬祖汾陽雪峯巖頭諸公俱為釋家收拾此其同盛復一也朱陸以後其學漸分至近世有姚江之學有戢山之學而聖道復著宗門亦自元末一燈僅續至後洞有博山來顯聖澄濟有天童悟磬山修徑山信諸老出而世復震動此其同盛復一也以是知儒釋二門非有消長誠以各明本心自得至道世人望天梁在南天樞在北其光明相照嵩高太華魁然同仰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巘堂和尚為悟祖長孫山翁老人大弟子主席天童眞印三世巘公初承山翁老人之命使稱宋元以來諸禪宿語錄刪繁領要彙為大集以補會元尊宿諸書所未備此其事誠不易蓋正眼妙心微笑相授而欲傳世人終必寄諸文字是必後人能以我心眼直提出前人之妙使更無密藏處而後其書始可傳此非尋常譬說所可見有如玉中取脂如石中取髓如自巨海漉出四大寶珠如品水先酌甞漿如從衆艸采得夜光洞鼻芝如以玻璃盃獨

盛獅乳如得𤀹阿一麾晉鄭之頭畢白又如入秦無所取耑收圖書如馳登常山上巳得寶符復如一點龍睛躍然欲舞如於壁上看畵水勢欲湧出亦如數十年識得扇門半面如於煙炭中辨是夏馥此惟吾㵼公心眼但所指卽星但所披卽寶足使從上諸大老本性廓呈面目畢竟俱若從開卷間宛然相向其書遂足傳萬世山翁老人耑以此事屬公誠甚重也余因爲溯述儒釋兩門之盛而㵼公此書闡提未發其能善承先志若此斯誠釋林之世寶也是爲序

甬上學者李鄴嗣杲堂氏頓首拜譔

序

夫正法眼藏從世尊付囑迦葉以至達磨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雖云不立文字然直指之道非言莫顯故粲大師信心銘及六祖壇經妙演心宗波瀾益闊厥後五宗並列機愈峻而唱愈高星飛霆捲疾雷醒聵之言彙成燈錄會元尊宿諸書後學因之打失布袋者不可勝紀誠起死回生之良劑奚得竟以文字目之哉第道與時運隆替不恒赫赫祖燈幾至九鼎一絲而鈍根膚識之徒無從扣入甚至泥文字爲正句猶執醫方以爲妙藥不唯活人無驗將見貽害不淺矣賴近古老凍膿代興濟世以楔出楔以言破言補偏救弊之語又不一而足自會元尊宿語錄輯行之後然繼輯者不能盡載其全書卽崛起諸老僅存其名而無其錄者十有八九如黃龍死心靈源晦堂諸前輩皆聲光烜赫震動一時今求其全錄咸無有爲蒐輯書者僅採掇其英華而單本集卷失之荒煙蔓草遂以湮沒加之陵谷變遷兵燹相因或存或亡又不知其幾幾矣是以學者不得盡見古人之全書卽不能盡得古人之機用也先師弘覺老人深爲憫之欲自宋迄今上下四五百年間蒐其遺錄彙成一書其撰集之體取裒於古尊宿錄聚古人於一堂使學者得以師之若親聆謦欬瞻其鎚拂讀其語翫其機而有所觸發開悟如靈雲之見桃香嚴之擊竹太原聞畫角佛果聽鷄鳴物類尚然何況古人雷霆之舌劍刃之機盡存于斯

而不令打失布袋者乎倘于此徹見古人用處便可與古人並驅于千載之上矣則此書當亟成者也集未半適應天書之召未卒其業因舉殘編而授晳曰汝當成此嗟乎荏苒歲月今已廿餘年矣晨夕寅惕惟恐負先師之命丙辰春始得搦管從事蒐羅彙覓凡三易寒暑僅得八十八人書成九十三卷名之曰宗門寶積錄成先志也亦俾後之瞎驢滅却正法眼者知所自爾

旹

康熙歲次己未元旦西蜀枳里比丘山曉本晳題於

天童大鑑堂

宗門寶積錄凡例

一編輯是書由弘覺先師見宋末元明諸祖語錄多散失無傳使古德法檀不獲昭昭惠世引為後學之過故命晳廣求諸錄彙成一書額曰宗門寶積俾得此書者如獲衆寶且知慧命攸歸淵源有自第愧蒐羅不備掛漏頗多惟冀嘗來同志補集大成焉爾

一採集規式悉依古尊宿錄例唯收上堂示衆小參機緣拈頌法語等類其餘雜著浩繁不遑具載

一歷代宗支不列世次不折五派者以五宗共出一祖何必分門別戶惟于卷目之下略贅大鑑下第幾十幾世以便披閱知其所自云

一凡尊宿錄中已收者茲錄俱不更收然復收南嶽讓青原思者以見大鑑下綿綿相傳不出兩支之外耳

一大鑑下由南嶽至十二世楊岐會及十四世五祖演諸錄備載尊宿錄中惟雪峯玄沙西余白雲諸老咸屬單本未經收入故茲編從南嶽青原下首列雪峯存禪師錄如圜悟大慧中峯錄久經入藏頒行茲亦不收

一雪峯玄沙及宋末諸祖錄屢經選訂行世已久茲惟去其雜著餘皆仍舊若元明及

昭代諸禪師錄奚止汗牛充棟故去繁採要集其大槩非敢涉私簡擇任意去留也

一是編原爲收拾諸祖語錄。非與傳燈續燈諸書專意稽攷譜牒世系者比。故有語錄行世者收之。其無錄者不敢具載空名。

一書中諸禪師。或有碩儒名宿所撰塔銘附後者。卷首不更載其姓氏出處。竟錄上堂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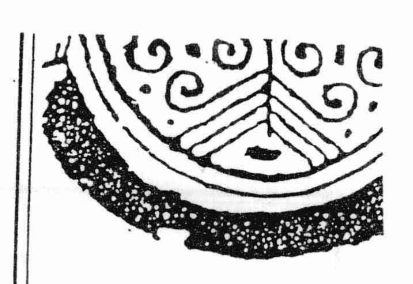
一近代諸錄。止於愚菴盂覺浪盛及弘覺先師昆季輩下此濟濟多賢。未能備列。統俟後之君子起而輯之。惟高明鑒原

一未詳法嗣。曾經南磵備收續燈存稿中行世。茲不復贅

宗門寶積錄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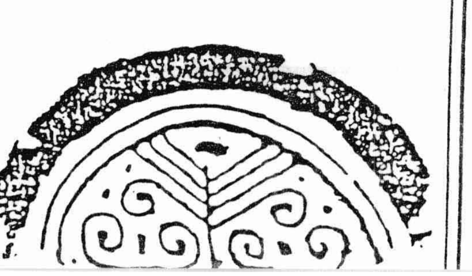
宗門寶積錄目錄

宗門寶積錄目錄終



禪海十珍

清・道霈　集



集禪海十珍小序

夫別傳之道呵教勸離然而垂手接人則不廢言說故六傳之後二支五派浩浩說禪性海汪洋恒沙法寶聚集其中智者得之不自內出不從外入乃自心本有性功德耳但時當末運人根漸下上者爭以世智論量大法下者甘自守愚菽麥不分且貪多務得終身役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無已乃特拈此十篇綱宗之言爲來學之標準其言雖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實不在篇什之多耳苟或失旨卽掀翻三藏教海挑盡五燈微言如數他寶於己何益乎故此集之行願與智者共之

康熙丁卯夏首安居日非家叟道霈題於聖箭堂

禪海十珍目錄

禪海十珍

閩鼓山嗣祖沙門　道霈　集

七佛傳法偈

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
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
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偈曰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卽自然見如
是諸法無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
論曰七佛世尊傳法各以一偈偈皆破身心之
見良以衆生無始劫來迷失眞性妄認四大爲身
六塵緣影爲心既已迷已爲物而復認物爲已從
迷入迷展轉差謬沉淪苦海浩爾無涯故佛佛出
世力爲道破令卽於身心中究竟悟明身心之性
了不可得法身眞智觀體圓明所謂了得身心本
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是眞語實語讀者不可觀
而錯過也或謂七佛偈不見翻譯之師何也曰此
乃祖師當時面授二祖者豈假翻譯如祖初見梁
武帝一問一答梵語唐言豈有間乎古人謂之禪
源知言哉宋景德間道原禪師集傳燈錄而以七
佛偈冠於篇首眞得佛祖心法故後代續燈錄者
皆仍之眞萬世法程也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入道四行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一是行
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
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
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卽與
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
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寃行二隨緣
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寃行謂修道行
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
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
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寃
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
應體寃進道故說言報寃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
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
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
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
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

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論曰祖師既傳法而復示以理行二門者蓋欲後人即其所見而履踐之耳故當時有期城太守楊衒之問祖曰西天五印相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解行相應名之曰祖後來六祖問南嶽讓祖曰什麼物恁麼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汙即不得以此觀之豈可徒恃其所見而撥去修證乎何者蓋見道而不修報冤行體冤入道則有冤必報鼓忿恨風吹心識火可乎苟不修隨緣行當得勝報榮譽等事則心生貪著爲喜風所飄蕩可乎苟不修無所求行則貪心熾盛四方馳求何時休息乎苟不修稱法之行則雖不廢修六度而墮於有爲矣若然則與未見道者何以異乎故見道者當稱法而行貪求永息知緣無生不生執著冤親平等豈求冤報能如是則可謂明佛心宗解行無玷而名則祖圖庶幾無媿矣故祖師以此四行示人謂一切諸行悉入此中令其即事入道最爲切要凡眞心履道者當一日三復而生生力行之可也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還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
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愼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粗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論曰三祖信心銘凡五百八十四言一百四十六句句句爲後學直指心體揀去心病示歸元之路與無作之功令其自信自肯不向外求耳法華經須菩提等四大弟子一生信解卽蒙授記古德云一入信門便登祖位豈虛語哉雖然心是何物而可信信是何物而信心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故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若更作義解商量早是開眼作夢

六祖大鑑禪師二種三昧

祖一日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

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論曰六祖八十生爲善知識示不識文字而宗說圓明二種三昧乃行人日用踐履玄塗之捷徑據祖意一相則於境上洞達實相不住幻相一行則心常質直安住實相不落第二念心境皆空與理冥符謂之三昧文殊般若經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夫法界一相即一相三昧繫緣法界即一行三昧是理行之別而祖意二種皆行以冥契於理而究竟無二達者詳焉

永嘉眞覺禪師證道歌

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晰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誰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淸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

縷褐道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悋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

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漭漭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為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

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
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
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
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
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
勅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
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
得道無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
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
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卽眞嗟
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
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
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
三歲卽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
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
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

里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
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
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
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
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
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枉施功根境
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
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饍不能餐
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
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
說深嗟懵憧頑皮靼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
祕訣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
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
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
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
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
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
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

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
螗蜋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逕大悟不拘於小節莫
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訣

論曰永嘉眞覺禪師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
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讀維摩詰經
廓然大悟乃定宗旨於曹溪覩其振錫遶祖並答
祖數語只於尋常酬酢之間直超格外深入閫奧
祖安得不深肯之哉僅留一宿時號一宿覺非浪
稱也乃作證道歌一首發明禪宗教外別傳之道
揀去權淺之病皆自證心流出其摧邪顯正如出
匣鏌鎁光芒燭天勢不可犯自有宗門以來僅一
見之因思古今得道者衆要如大海水阿修羅以
及魚龍蝦蠏恣其所飮各滿其量而已若永嘉可
謂掀翻大海傾竭無餘眞禪關之樞要別傳之頌
訣傳布西天共美之曰證道經不誣也

石頭希遷禪師參同契

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
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
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
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論曰石頭和尙因讀肇論會萬物爲己之言遂悟
聖人無己靡所不己又夢與六祖同乘靈龜遊於
性海此參同契所由作句句皆法蓋欲人承言會
宗觸目會道耳此外別無一法與人也

鎭州臨濟義玄和尙法語

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眞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
卽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自備如今
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
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卽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

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
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
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
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狥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
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
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
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
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
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
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
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
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
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
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
身田內有無位眞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
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
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
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橛何以
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眞道流盡
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
惜各自努力珍重

論曰滹沱老人法語景德傳燈諸方廣語中僅錄
此一篇以是根本之言留作後人入道之捷徑若
領悟不眞墮於古人所呵謂認識神則過在後人
非師之咎是在智者具擇法眼善自簡擇耳

洞山价禪師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
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
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
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
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
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
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
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

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鹽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値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論曰寶鏡三昧乃洞宗之源也開端卽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可見此法爲知有者言令善保護而已一不善保護卽不相應所謂毫忽之差不應律呂是也於中立宗趣設規矩奉順君父滌除法執無非令知有者保護此法如空中鳥迹迹皆空原無實法苟不知有而徒穿鑿於言句則劍去久矣方乃刻舟悲哉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喩紅爐火裏蓮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玄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尙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殷勤爲說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爲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靈然一句超羣象逈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邊千聖外回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淸者淸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卞壁無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處假安名丈夫自有沖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盡

執後非空有衆皆緣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譚理未玄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巳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居莫住雪山深處我非忘尋思去日顏如玉嗟歎來時鬢似霜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逕雪深覆一帶峰巒雲更遮賓主睦時純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木花

轉位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回機

披毛戴角入廛來優鉢羅花火裏開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亦名一色過後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訶般勤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麽

論曰十玄談前五首徹法源底後五首履踐玄塗與洞山五位冥然契合蓋以慈悲之故於無方便中垂方便無漸次中立漸次乃炤心之明鏡歸家之大道禪病之良劑法門之大全且其辭明白簡易悲哀懇切每風淸月白之下時一吟詠不啻耳提面命令人憤發如善財入慈氏樓閣具見歷劫修證之事無以異也有志者可不於此洗心滌慮深自研窮漸次而入以期現證乎

浮山遠禪師九帶

浮山於示徒之際徧擧宗門語句而學者編集乞師名之師因其類聚目之曰佛禪宗教義九帶集盖擬班固九流之作也

佛祖正法眼藏

夫眞實之理證成法身炤用之功作爲報土諸佛之

本因旣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藍碁布一燈分燄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示四衆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優婆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

佛法藏帶

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逈然獨露纖塵未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劫三賢未曉十聖那知截斷衆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巳刻雕衆形而無功而況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諸佛法藏其間有大小乘小乘爲聲聞緣覺大乘諸菩薩於中支分爲八謂三藏五乘其三藏謂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法華經曰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尙無二乘何況有三又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此名依根立權如華嚴說如來藏以法界爲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辨三藏五乘各有宗旨於一乘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唯華嚴一經以法界爲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性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

理貫帶

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爲今時竪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鈎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理貫帶者理卽正位也其正位中而無一法空同實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事貫帶

夫日月炤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物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閙常寧一道恩光阿誰無分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

理事縱橫帶

夫綱目是道佛事門中絕跡無私通貨實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眾强生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嚚如何扣發

屈曲垂帶

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掛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爲甚麼却作牛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聖人成佛後却爲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

妙叶兼帶

汝州風穴和尙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

金鍼雙鎖帶

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闡玄風互興佛事若憑言詮爲據斷滅法門更成造作修功平沉先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眞不用躊躇直截便道

平懷常實帶

洛浦和尙示衆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忻忻我獨不肯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趣霄漢以何期尋常向汝諸人道須於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如達平常心是道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來艸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水長船高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見鳳皇來儀方顯祥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捨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師云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也更有一帶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相應則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也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但依吾語言以爲已解則名謗法無有是處諸人到此合作麼生衆皆罔措師遂叱散

論曰浮山立九帶統明佛禪宗教義之大綱格謂是佛之禪宗教義依主釋也謂正法眼藏帶彰世尊教外別傳付囑大龜氏之源始及付囑阿難優波離傳持教律之源始也佛法藏帶明佛一代所說三藏五乘並是隨宜依根安立唯華嚴以法界爲體量諸佛衆生皆同一性無修無證性相平等也理貫帶即正位事貫帶即偏位言貫者理事貫通正是即偏之正偏是即正之偏理事縱橫帶言事則唯事言理則唯理縱橫無礙偏正無迹也屈曲垂帶言聖人脫珍看弊俯應羣機也妙叶兼帶明臨機之際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以風穴語定洞上宗也金鍼雙鎖帶頭頭顯露物物明眞全體現前不落二邊也平懷常實帶謂如上所立原無玄妙只在當人日用平常之間也又云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也更有一帶諸人還見麼鼓山謂這一帶阿誰不見唯前九帶釋迦老子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浮山葉縣之子首山之孫得道後復依大陽會中最久深得洞上之道如上理貫事貫理事縱橫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鍼雙鎖帶力爲發明可見嫡血相承水乳相合其接投子以續大陽正脉洞上一宗勃然與起豈偶然哉是必乘願力而來亦猶仰山讖臨濟之道遇大風則止即發願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當時風穴上堂每至垂涕恐當其讖後得首山其道遂大振於後世蓋首山即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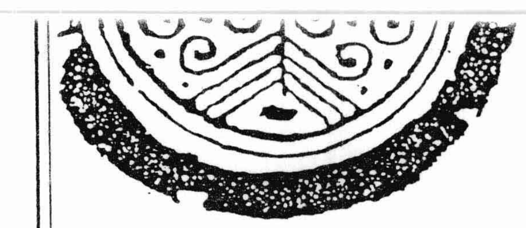
再來與浮山投子之事若合符節此乃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小根魔子於太虛空妄設門戶深自牢閉者所能窺測也

嘗問之圭山云海寶千般先求如意此十篇乃從上佛祖綱宗之言眞禪海如意也

鼓山老人特拈出以示來學果能卽之於心究竟悟明何法門而不具且每篇加之以論評如張僧繇畫龍一經點眼便有破壁飛騰之勢但識寶波斯不知誰其人耳敬書梓流通以廣師法施於無盡云

弟子高兆焚香拜書於白雲堂

禪海十珍終



正名錄

清・智楷 述



正名錄自序 原本清康熙三十三年原刻本 校本無

粵自拈花一脈，三十三傳至曹溪六祖，析爲二支。一爲青原思，一爲南嶽讓。思下出曹洞雲門法眼，讓下出臨濟溈仰。斯二支五宗，紀諸燈錄，載在龍藏，其來舊矣。至宋徽宗時，有好事者突出天王僞碑，紊亂宗支，幸宗門斥其爲誤。元順帝時，妄僧雲壑瑞援僞碑作心燈錄，以致沮抑不行。逮本朝順治間，妄僧費隱容亦援僞碑作五燈嚴統，恣臆刪改，駭人心目。幸諸護法公評，有司公討，卒至燬板，罪案久定。稍知有王法者，必不蹈人覆轍也。因想元時心燈僞書，不有護法公闢，有司公討，奚能抑之不行耶。奈年深代遠，其公闢公討之公論，漸爲泯沒，而彼僞碑，往往爲好事者借爲釁端。楷嘗憂之。於是裒輯從前諸大老所有公論，成書十卷，命名衛燈錄。非惟見諸公弘法之盛心，抑以見天下之公論，必不可已也。今霽崙永公復將奉憲所燬之僞書，改名五燈全書，紊倫亂譜，靡所不至。楷不忍坐視，故述正名錄，併書以勸誡之。而永公堅執我見，確意不回。且謂引證辨解，各有根據。嗟乎，以之自誤猶可，以之誤天下後世，必不可也。楷乃奮力廣搜祖父舊章，兼採後人新條，準以甲子編年，考其州郡之分野，人代之後先，師資之授受，宗支之來源。其間述古辨今，事重言複，不顧繁瑣，務期理明。用壽梨棗，公諸天下。知我罪我，我無辭焉。

旹皇清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季夏衡陽後學比丘智楷題於潞河旅舍

正名錄卷第一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二支五宗來源考之一

存誠錄序。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八月十日，臣僧智朴伏讀當今皇帝御製曰，閑邪存誠，戒欺去妄。綸音一降，儒釋咸該。聖賢仙佛，欽此欽遵，爲齊家治國修因證果之首訓也。蓋凡人之處世，無兩可之間。不正必邪，不誠必僞，不實必欺，不眞必妄。故大易著之，佛氏闡之，吾皇上聖諭發明之，以示警示誠也。近有人焉，鹵莽無稽，師心自用，引據僞言，翻亂故典。不以佛心天子衛法之深衷是念，而以全書自命，以嗣祖沙門自署，以修明僧史自任。吁妄誕極矣。余誠不知僧史之爲何書。嘗聞歷朝以來，充史館之職，必博學廣聞秉公持正之人。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先之後之，毫無紊亂。筆之削之，各有體裁。始成一代之信書，爲千古之龜鑑也。今之修明僧史者，能如是乎。不思存誠去妄，報聖恩於萬一，而反作此詭譎不實之僞書，誑君罔祖，以盜名。吾恐斯人非魔，卽魔所使，陰以破壞我法者。茲特述其渾亂宗統之一端，以申明存誠去妄之義云爾。

存誠錄二刻弁言。五宗攸分，其來舊矣。肇自達磨，六傳至大鑑，爲六祖慧能大師。其法嗣二人，曰青原思，曰南嶽讓。原得石頭遷。遷之法嗣曰天皇悟，曰藥山儼。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鑑。鑑得雪峯存。存之法嗣曰玄沙備，曰雲門偃。世所謂雲門宗者，原之七世也。備得羅漢琛。琛得清涼益。世所謂法眼宗者，原之九世也。儼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世所謂洞山宗者，原之五世也。又南嶽讓得馬祖一。一得百丈海。海之法

嗣曰黃檗運。曰溈山祐。運得臨濟玄。世所謂臨濟宗者。嶽之五世也。祐得仰山寂。世所謂溈仰宗者。亦嶽之五世也。其上五宗。皆自原嶽之所出。各有根柢。布諸簡策。載在龍藏。六百餘稔。曾無毫髮之假借。今集五燈全書者。不思皇上存誠之聖諭。而反本嚴統鹵莽之僞說。將雲門法眼二宗勒馬祖下。且謂引證辨解。各有根據。余誠短昧。固不知其所根何書。所據何典。抑不敢臆爲之辨析。惟據歷朝敕賜之藏典。與夫諸家之文獻。不辭繁衍。不憚重沓。謹錄一十四種之節文。以俟天下之明眼者評定焉。其他宗僞繆。姑置弗論。

存誠錄二刻

薊州盤山智朴集 字拙庵

宋贊寧智輪同奉敕撰高僧傳曰。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爲法王子。生而神雋。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餧。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强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爲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檝。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眞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遂蒙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采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曆十一年也。層厓絕壑。天籟蕭瑟。夐無鄰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乃靈。猱狿豰玃。更饋橡栗。異日楚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覩。駭動悚息。馳諭明曹。謂爲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貲糧供具。環遶方丈。猛虎眈眈。侶出族遊。一

來座側斂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漸。涉功者有淺深。木踰鑽而見火。鑑勤磨而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遯巖藪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之頹鎩。欲歸賓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眞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卽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脗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絲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灃陽。次居於潯口。終棲於當陽柴紫山。卽五百羅漢翺翔地也。樫松蓊鬱以含風。厓巘巉巖而造天。駕瀲灩之紫霞。枕淸冷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藋。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叩。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屨。爛其室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擊跪稽首嚮風作焉。崇業上首以狀於連帥而邀之。不違願力聿來赴請。屬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黑爲之步驟。幡幢爲之轇轕。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困於人火蕩爲煨燼。僧坊主靈鑑族而謀之。以爲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蔑棄小瑕。乃中宵默往肩輿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諍論鋒起達於尊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搢紳淸重擁旄統衆。風望眄睞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輭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庭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效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旣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濯。躁憒冰散。自是禪

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病。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於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犀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忘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即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燄之末、殿宇不立。顧緇褐且虧、瞻禮密念、結構罔知權輿。禪晏之際、若値神物自道。祠舍濱江水焉。凡我彊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工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修楹。撐拄壑雲屯井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滸、暮抵寺門。剞劂之際、動無乏者。其餘廊廡牀案、靡非幽贊。事鄰語怪、闕而不書。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爲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神府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居寺巷、恆日提餅笥饋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投出家、便求攝受。悟公曰、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繇是躬於井臼、供億服勤。乃問悟曰、未蒙指示心要。悟公曰、時時相示。信凔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荊渚、乃詣澧陽龍潭棲止。因李翺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鑑師出其門、宗風大盛矣。見大藏祿字函第十卷

智朴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宋太宗端拱間、奉敕撰高僧傳。其紀天皇龍潭德山公孫師資、合爲一傳。一

千七百二十言。世次彰彰可據。今集五燈全書者，將歷朝皇藏絕未有之天王道悟，揑爲龍潭崇信之師，以雲門法眼兩宗收馬祖下。牽引傳會，溷亂譜牒。詳後辨中。茲不贅。

宋道原景德傳燈錄曰，行思禪師第二世南嶽石頭希遷禪師法嗣。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儁。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饍，日中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晏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曆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個什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迹。後至荊州當陽柴紫山。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於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

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

又曰、行思禪師第三世、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鑑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居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山卽休。見大藏公字函第十四卷

智朴曰、道原得法於天台韶。韶嗣法眼益。望龍潭僅八世。原纂傳燈錄、眞宗詔翰林學士楊億爲之較訂、作序文。景德初、敕賜入藏。其紀青原之嗣石頭、石頭之嗣天皇、天皇之嗣龍潭。今荊州城東有天皇寺巷及祖塔現在。卽本鄉之父老小民、亦能述其龍潭饋餅之遺事。府之舊志、亦詳載之也。

宋契嵩傳法正宗記曰、大鑑之三世、曰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荊州天皇道

悟者、一曰澧州藥山惟儼者云云。又曰、大鑑之四世、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又曰、大鑑之五世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德山宣鑑者云云。見大藏綺字函第七卷

又鐔津文集載原宗集序、其略曰、原宗懃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匡眞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雪峯存。雪峯承德山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遷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六祖大鑑。廣菩提達磨所傳之道。見大藏軻字函第十一卷

智朴曰、契嵩著傳法正宗記等書、於嘉祐六年詣闕上進、蒙旨入藏、賜號明教大師。嵩嗣洞山聰、聰嗣文殊眞、眞嗣德山密、密嗣雲門偃、乃雲門五世孫、望龍潭八世也。

宋慧洪禪林僧寶傳自序曰、曹溪之道至南嶽石頭江西馬祖而分爲兩宗。曹洞雲門法眼皆宗於石頭。臨濟潙仰皆宗於馬祖。天下叢林號爲五家宗派。又命長沙侯延慶作僧寶傳引曰、覺範謂余曰、自達磨以來六傳至大鑑。鑑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

智朴曰、覺範少恃才技、其著述舛迕居多。至晚年、集禪林僧寶傳、自命侯君作序、告以曹洞雲門法眼三宗、確歸石頭、以自陳其從前之誤。較之始終呶呶而不已者、實霄壤矣。

又按覺範三十七歲出林間錄。當大觀元年丁亥。五十四、出僧寶傳、當宣和六年甲辰。五十八示寂、當高宗建炎二年戊申。名慧洪、一曰德洪、字覺範、瑞州人、嗣法於眞淨文、臨濟第十世也。

宋建溪宗永宗門統要曰、青原下第三世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什麼。師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師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師曰、和尚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師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有省。見大藏惠字函第十一卷

宋寶鑑法應頌古聯珠集曰、灃州龍潭崇信禪師。未出家時、爲餅舖。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卻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佛國惟白頌曰、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見大藏田字函第八卷

宋東湖志磐佛祖統紀曰、六祖之後爲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爲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嶽讓、讓傳馬祖、其下爲臨濟潙仰。是爲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爲之變。一棒一喝、一唱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猶應病與藥之義焉。見大藏昆字函二十九卷

又曰、唐德宗貞元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嶽讓禪師。其後五世、派爲二家、曰潙仰、曰臨濟。又曰、貞元六年、衡山石頭希遷禪師亡。師得法於青原思禪師。其後派爲三家。五世而爲洞山。七世而爲雲門。九世而爲法眼、見大藏池字函第四十一卷

又曰、唐懿宗咸通六年、朗州德山宣鑑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嗣龍潭。青原第五世。又曰、十一年、上素聞雪峯義存禪師名、敕賜眞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天下、衆至一千五百。閩王事以師禮。嗣德山。青

原第六世。又曰。韶州雲門文偃禪師。聚徒千人。漢主召入內殿。時都廣州 咨問法要。事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青原第七世。又曰。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示寂。師得法於玄沙備。末帝朝諡眞應禪師。青原第八世。又曰。周世宗顯德四年七月。金陵淸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諡大法眼。學者號法眼宗。嗣羅漢琛。青原第九世。俱見大藏碣字函第四十二卷

宋如卺禪宗正脈曰。石頭遷嗣天皇道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凝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又曰。天皇悟嗣龍潭崇信禪師。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尙爲靈鑑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莫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見大藏勸字函第七卷

雪峯廣錄曰。閩王請師與玄沙入內。問佛法心印。雪峯謂王曰。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云云。

湖廣全省誌第七十四卷三十六葉十五行起。至三十八葉七行止。所載天皇龍潭機緣。與傳燈錄諸書所紀若合符節。

智朴曰。右大藏諸書中所載。祇見有天皇道悟下出龍潭崇信。絕未見有天王道悟之名。按正宗記載馬祖法嗣一百三十七人。亦無天王道悟之名。其所有之者。始於張無盡議論。洞山德山垂手不同。遂見疑。後突出丘玄素碑。謂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詳載辨中。

智朴道悟眞僞辨曰。世之所謂五燈者。乃禪宗之史書也。宋景德元年。道原㴑傳燈錄。天聖間。李遵勗述廣燈錄。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著續燈錄。淳熙十年。晦翁明輯聯燈會要。嘉泰四年。雷庵受纂普燈錄。理宗景定間。大川濟見燈錄浩瀚。以故折衷五燈之成書而爲會元。其序宗派來源。與前燈錄所紀。并無異說。逮元順帝至元間。雲壑瑞作心燈錄。始引丘符諸碑。紊淆宗統。以致沮抑不行。至正二十四年。業海清重刻會元。復引心燈丘符二碑。小注天皇章下。然存疑焉耳。本朝順治中。費隱容撰五燈嚴統。以存疑小注作正文。勒雲門法眼歸馬祖下。以應馬有四足之讖。吁。陋矣哉。夫馬祖之眞爲馬也乎。必欲四足具。乃應其讖乎。繆解之甚。莫甚於此乎。以致諸方公鬭。有司公討。卒至燬板廢書。幾四十年。案卷攻書。昭然在目。嗚呼。丘碑之陷人不淺也。丘碑之陷人不淺也。而齊崙在覆盆之下。懞然不之知。悍然不之顧。猶本嚴

統之僞說。譜兩宗之世次。是不得不將前人論定而重述之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丘碑之謂歟。蓋丘碑之出。始於張無盡與呂夏卿會議宗門中事。乃曰洞山德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殺活不同。因而致疑。後於達觀穎處得丘符二碑。乃徧告諸方。始知吾擇法驗人之不繆耳。符碑與燈錄諸書脗合。但竄去龍潭崇信爲作僞碑之張本也。再以丘碑論之。其僞立見。五燈會元小注曰。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通載作三十三）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通載作荊州）去郭不遠。結艸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剃。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法嗣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然天王龍潭紀載之譌且僞者。祇此丘碑。而天皇龍潭證據之多且確者。不可枚舉。前略述累朝名世之文獻。與夫歷代敕賜之藏典一十四種。異口同音。紀道悟所居城東之天皇寺。絕無城西之天王寺也。龍潭餽餅。餽城東之道悟。絕無城西之道悟

也。因家賣餅．故得日以十餅饋之。因常饋餅．故得命名爲崇信。其賣餅寺巷．迄今猶存。縱能改天皇爲天王．必不能移城東寺巷爲城西寺巷也。以是知龍潭之確嗣天皇也明矣。而通載雖有天皇天王之繆說．其紀龍潭與傳燈諸書無異。再論丘碑之僞造．據嘯峯然熄邪辨云．考唐史則荆南節度使之設．始於肅宗至德二載。從此及至唐哀宗天祐丙寅止．共一百五十年。爲荆南節度使者．則有李昌夔等十餘人．并無丘玄素名。碑銜既稱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郞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則又係唐朝宰相兼領藩鎭者。考唐相年表．其以平章兼領荆南節度使者．則有李石李德裕鄭肅本白敏中蕭鄴徐商劉瞻孔緯等諸人。其拜罷遷薨皆有月日可據。亦幷無丘玄素名。唐史既無其人．則此碑從何而出。此係後人之僞造明矣。惟直楷云．按廣輿摘要考荆南建置．春秋爲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曰臨江曰荆州。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曰新郡．梁元帝都此．隋唐曰江陵曰南都。宋曰荆南。明曰荆州府。玄素既爲唐人．碑銜當曰江陵節度使．或曰南都節度使爲是。而曰荆南者．豈有唐時館職預用數百年後之建置乎。此係宋人僞造明矣。按會元指月錄俱載天王悟入滅於元和三年戊子。而林間錄佛祖通載又載入滅於十三年戊戌。然而人僞碑僞建置僞．入滅僞．幷所引之機緣亦僞矣。傳燈錄曰．荆州白馬曇照禪師嗣南泉．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麽地。照擧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照擲枕子而逝。丘碑竊之爲天王機緣。豈有一府兩人兩人一事．始終不差一字者．無是理乎。況荆州城西祇有白馬寺廢基存焉．絕無所謂天王寺者．則其寺僞又可知矣。再考無盡於達觀穎處得碑之說．據達觀示寂在嘉祐五年．無盡卒於宣和三年．壽七十九．則

生當在慶曆三年癸未也。以慶曆三年至達觀示寂之年。則無盡僅十有八歲矣。是時習舉業之不暇。何暇論及宗門中事乎。至元祐六年見兜率悅。時年四十有九矣。始知有宗門中事。去達觀示寂已三十二年矣。而會議得碑之說。當在三十二年之後。無盡親言從達觀穎處討得丘符二碑。何無根之甚也。嗚呼。無盡不疑二碑不出。二碑之出。無盡之疑也。無盡之爲人宋史備悉。余誠不敢論定焉。竊思吾宗貴省事。不貴多事。貴無諍不貴鬬諍。此辨之出。不過冀其悛過從新。彼此相忘於解脫場中。撫沒弦琴唱無生曲。卽謂之無一字也可。是朴所終期於永公也已。

與壽崙永禪師書。聞風日久。會晤維艱。法門細大宗趣。不能一一領教也。夏四月刷印人進山。聞老法兄刋五燈全書。誠爲法門一大盛事。弟獲覩殊遇。慶抃歡呼。七月上旬。有惟直楷公來自都門。詢及此事。驚聞全書引證譌謬。種種辨駁。鑿鑿有據。痛自悲法門不幸。盍何至此。切念法兄道隆德備。年高識廣。自是探討幽窅。考據精核。必不蹈人覆轍。錄人疑案。豈有泛泛成書。而付諸梓人耶。無是理乎。設果有是。惟願法兄當以史書編年再一詳考。期成千秋不易之信史。以報聖主衛道之深衷也。無可侑函盤山志一部拙刻數種請教。臨書歧望。曷勝依馳。八月二十五日。

四與永公書。甲戌二月下旬。遣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款待優加。歸述所言。殊非雅論。其所言者。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捌也。又謂天皇天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鳥梅本形僞說之前。更有何說以爲據耶。僞說足據。靑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僞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此處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耶。通載云。信賣餅

家子。居天皇寺巷。日以十餅饋天皇。因之賜名。因之得悟。其後出住龍潭。與燈錄諸書所載。毫髮無舛。殆本朝順治十年。通容集嚴統出。始翻亂藏典。直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爲天王之法嗣。援雲門法眼爲馬祖之所出。以致諸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百出。難於爲言。今公集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猶且從而效之。爲是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公於龍潭章中急開睡眼。余埋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及法門中事。恐辱宗風。迫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誡。即欲殺欲割。亦不敢辭。實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皇上衛法之深恩於萬一也。存誠錄二刻成。寄覽。拙庵和尙作存誠錄。初刻辨清洞宗五代。二刻辨清雲門法眼兩宗。述藏典古書十有四種。今錄十一種於前。而會元通載指月三書辨見於後。以下諸書皆智楷所述也。

正名錄一卷終

正名錄卷第二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二支五宗來源考之二

宋建溪宗永宗門統要集載。龍潭因緣三則。一曰。青原下第三世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皇悟。師未出家時。爲餅舖。住在寺前。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卻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持來。何返曰惠汝。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因有省。遂投出家。

又曰。師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和尙指示心要。云云。

又曰。師問天皇從上相承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師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艸易爲長蘆。

宋寶鑑法應頌古聯珠集曰。青原下第三世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皇道悟。饋餅機緣。載存誠錄。汾陽昭頌曰。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脣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白雲端頌曰。十餅每將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佛國白頌載存誠錄。

無準範頌曰。持來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橫川珙頌曰。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囘。出家緣法到。當下得心灰。

又曰。龍潭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云云。

白雲端頌曰。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月堂昌頌曰。據款結案。得失過半。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角起風雷。

宋大慧宗杲正法眼藏曰。天皇和尙問石頭。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曰。你早知汝來處。曰。和尙何得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天皇從此有省。　又曰。龍潭和尙問天皇。某自到來不蒙和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

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龍潭佇思。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龍潭當下開悟。乃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元寶洲覺岸釋氏稽古略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今荊湖北道荊門州。)家居荊州城東天皇寺巷。禮道悟禪師出家。既受具，服勤左右，領悟玄旨。後詣澧陽龍潭棲止焉。師嗣天皇道悟禪師。悟嗣石頭遷禪師。遷嗣靑原思禪師。思嗣六祖。尊者信接弟子，曰德山宣鑑。

明瞿汝稷指月錄載德山示衆。其略曰，諸方浩浩地揑怪不休，稱楊稱鄭，道我是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尙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

唐德山鑑禪師塔銘，其略曰。自曹溪至吉州思大師。南嶽石頭，荊州天皇，澧州龍潭，至先和尙諱宣鑑。聞澧州有龍潭大師，則石頭之二葉矣。攝衣往焉。旣見喜而歎曰。窮諸玄辯，如一毫置於太虛云云。受業小師文學撰。

右碑在寺東荊棘中，苔蘚剝蝕，字多漫滅。武陵郡人楊鶴偕男嗣昌禮塔拂拭，因錄出廣其傳。時萬曆四十三年乙卯春日是也。

百愚和尙彙輯德山語錄，季超居士序之。其略曰，余得德山塔銘因緣甚奇。余偶讀譚友夏文集，內有喜楊修齡父子遊古德山一詩云，松筠心影內。古塔抱虛寂。蝸纏李唐碑。茫茫夕陽歷。龍潭大師號，已被苔蘚食。因緣合天資，精神射蒼壁。父念子眼光，出奇相尋覓。或用口吹雲，或用手畫荻。須臾成誦讀，高音覆

浙瀝。寫寄數千字、難矣初搜剔。畫劉古今色、氣與全山敵。坐獲異文觀、晴明落霹靂。香風電空語、何人節不擊。深山舊法侶、再來建幽績。神僧向晦昧、且止莫盡滌。而詩中有香入其風電入其空二語、復自註云、此即銘中句也。余方擬購全文、適濟上一知識曰、果有之吾曾見其稿於某禪師笥中、直敍爲石頭之三葉也。余亟覓而梓之、附於錄後、以決數百年未定之疑案。與此集全錄共稱一時快事云。雲門道者後學淨超拜書。

宋守頤古尊宿語錄、載鼓山先興聖國師玄要廣集序曰、自少室之花開六葉、曹溪之胤布諸方。爰出石頭號純金舖。蓋以格高調古言簡理幽。厥後子孫、行步闊大、毫釐弗差。則有先興聖國師嗣雪峯、乃石頭下五葉也。

竹庵士珪書玄要廣集後曰、鼓山和尚名神晏、大梁人、姓李氏。衛州白鹿山受業。得法於雪峯存和尚。石頭第六世。五代晉天福中示寂。

宋覺範洪石門文字禪、載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有序、其略曰、自達磨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溪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盧陵青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青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黃龍機乃德山鑑三世孫）

又禾山寺記內曰、妙湛大師法安爲雪竇之後、乃青原之遠裔云云。（妙湛嗣法雲秀、秀嗣天衣懷、懷嗣雪竇顯、則湛爲青原十三世。）

宋道原傳燈錄玄沙章末曰、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逮今不絕、轉導來際。

宋覺範洪僧寶傳玄沙備章末曰、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閩帥王審知爲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

院，衆盈七百。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

宋余靖曹溪法堂記，其略曰，大鑑以諸佛大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緣師得大乘之要於漢東智門祚師。初出世，住南臺。後被朝旨住曹溪。六祖之道，由是中興矣。康定二年十二月日記，(師諱寶緣，於宋仁宗明道二年奉旨住曹溪，賜號慈濟大師，建說法堂。郡人余靖記。)

又慈濟壽塔銘，其略曰，禪師名寶緣，與元人，遊方至隨州，參智門祚禪師。以心印心，不煩機接，遂爲之嗣。卽雲門之嫡孫也，(師與雪竇顯爲伯仲，望龍潭七世，望青原十世。)

曹溪通志後跋有曰，南嶽讓之開潙仰臨濟也。青原思之開雲門，法眼，曹洞也。

唐欽山文邃禪師，嗣洞山价。初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乃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麽生道。德曰，汝試擧天皇龍潭道底看。欽擬進語，德便打。欽曰，是卽是，打我太煞。

宋眉州化禪師。雲門二世。僧問，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化曰，汝試道看。

宋金山寧禪師。雲門六世。僧問，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寧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禪林寶訓合註曰，明敎嵩青原下十世，棲賢舜青原下十世，圓通訥青原下十世，大覺璉青原下十四世云云。(數公皆雲門後裔)

道至當不出眞僞，言至當不出是非。智者不在是非眞僞之內，故能是非眞僞之。譬如迷人惑東爲西，智者因而指正。若無迷人，是非之言無所施矣。按高僧傳，傳燈錄，宗門統要，聯珠頌古，禪宗正脈，正法眼藏，洎五

燈會元佛祖通載指月錄九種大典籍。所紀龍潭崇信之傳。皆曰。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初悟和尚爲靈鑑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食畢。每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返遺我耶。莫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乃至問心要開悟云云。此係父子親口親言問答機緣。乃千古不磨之鐵案也。據此。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德山龍潭之子也。其示衆自道。不是馬大師宗徒。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文學龍潭之孫也。其撰德山塔銘。直述自曹溪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至先和尚諱宣鑑。則龍潭嗣天皇明甚。雪峯龍潭之孫也。其對閩王自述。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則龍潭嗣天皇明甚。道原龍潭八世孫也。其纂傳燈不必觀全傳。但觀一題目曰。行思禪師第二世南嶽石頭希遷禪師法嗣荊州天皇道悟禪師。行思禪師第三世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何等顯明昭著。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明教龍潭八世孫也。其述正宗記曰。石頭希遷禪師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荊州天皇道悟者。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曰澧州龍潭崇信者。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又作原宗集序。直序雲門雪峯德山龍潭上嗣天皇石頭青原曹溪以及達磨。則龍潭嗣天皇明甚。佛國龍潭十世孫也。其頌饋餅因緣曰。南嶽山頭見石頭。則以公孫三代授受之事一頌頌出。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此皆龍潭自家一脈骨肉自敍其家譜。炳如杲日。有如此。宗門之有頌古。始於汾陽。而汾陽白雲無準橫川月堂諸公頌饋餅心要公案。燎如指掌。則龍潭嗣天皇明甚。覺範僧寶傳自序曹洞雲門法眼皆宗於石頭。又文字禪敍達禪師爲青原九世妙湛爲青原遠裔。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志磐佛祖統紀謂青原下出曹洞雲門法眼。又謂石頭後派爲三家。五世

而爲洞山，七世而爲雲門，九世而爲法眼。又謂德山爲青原五世，雪峯爲青原六世，雲門爲青原七世，羅漢爲青原八世，法眼爲青原九世，則龍潭嗣天皇明甚。覺岸稽古略直述龍潭嗣天皇石頭青原六祖，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守頤古尊宿載鼓山晏爲石頭下五葉，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士珪書玄要集後謂晏石頭第六世，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傳燈玄沙章末曰，致青原石頭之濬流逮今不絕。僧寶傳玄沙章末曰，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曹溪志謂青原開雲門法眼曹洞三宗，則龍潭嗣天皇明甚。眉州金山兩則機緣且置，欽山問天皇龍潭也恁麼道之話，蓋德山望天皇中間止隔龍潭一代，欽山親及德山之門，備知其來源之事，故有此問。則龍潭嗣天皇明甚。寶訓直註明教諸公爲青原下十世，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此皆濟上知識，海內名宿，所紀龍潭出自天皇之事，明之又明有如此。長沙侯延慶僧寶傳引直敍曹洞雲門法眼宗石頭，則龍潭嗣天皇明甚。韶州余靖法堂記直記寶緣爲青原十世，則龍潭嗣天皇明甚。此皆儒家名老，其所紀天皇龍潭來源之淸又如此。今之集全書者，動輒曰靡不窮搜極討，可曾探討及此乎。又曰引證辨解，各有根據，可曾根據及此乎。否則請平心和氣，將此諸書折衷參訂，以成千古之信史，不惟爲後人之龜鑑，亦可以報皇上衛道深恩之萬一也。

御製五燈全書序

朕惟天生蒸民，厥有恆性。迨物交私蔽以後，遂不能有善而無惡，故操治世之權者，必兢兢以勸善懲惡爲先務焉。大易著閑邪存誠之義，尙書明福善禍淫之旨，皆所以啓牖下民，使之同心嚮道，而勿卽於匪彝也。間嘗流覽釋氏之書，立敎雖主於空寂，而其戒欺去妄，蠲忿窒欲，亦與勸善懲惡之道，蓋無殊指焉。自宗門

敎興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後裒集爲傳燈諸錄。嗣是又畢挈要領彙成一編是爲五燈會元。洎乎本朝沙門海寬念其支派繁衍自宋金元明數百年來傳述闕然乃著纘續一書。今聖感寺僧超永復慮譜牒漸棼聞見不一。用是旁蒐博考折衷於二編而參訂之。刪其煩蕪增所未備以成全書。其用心也可謂勤矣至於簡牘所載互相印證之語罕譬曲喩爲說甚夥而其大指要歸亦惟欲袪迷惑以復性眞不越乎閑邪存誠牖人爲善之意。匪僅有裨於禪宗敎旨而已也。故爲之序。

景德傳燈紀六祖慧能大師法嗣曰青原行思禪師。南嶽懷讓禪師。南嶽讓法嗣第一世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馬祖一法嗣百丈懷海禪師南嶽下三世百丈海法嗣潙山靈祐禪師黃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潙山祐法嗣仰山慧寂禪師黃檗運法嗣臨濟義玄禪師。青原思法嗣第一世石頭希遷禪師青原下二世石頭遷法嗣天皇道悟禪師藥山惟儼禪師。青原下三世天皇悟法嗣龍潭崇信禪師藥山儼法嗣雲巖曇晟禪師青原下四世龍潭信法嗣德山宣鑑禪師雲巖晟法嗣洞山良价禪師。青原下五世德山鑑法嗣雪峯義存禪師。青原下六世雪峯存法嗣玄沙師備禪師雲門文偃禪師。青原下七世玄沙備法嗣羅漢桂琛禪師。青原下八世羅漢琛法嗣清涼文益禪師。

按傳燈乃道原禪師所集。其載六祖下出青原南嶽是爲二支。青原出曹洞雲門法眼。南嶽出臨濟潙仰。是爲五宗。進呈宋眞宗皇帝御覽命翰林楊億裁定賜入皇藏。五宗欽遵從無異議。此二支五宗之源出自六祖其來舊矣。

五燈會元曰六祖大鑑禪師法嗣南嶽懷讓禪師。南嶽讓法嗣第一世馬祖道一禪師。南嶽下二世馬祖

一法嗣百丈懷海禪師。南嶽下三世百丈海法嗣黃檗希運禪師。南嶽下四世黃檗運法嗣臨濟義玄禪師。又曰。南嶽下三世百丈海法嗣潙山靈祐禪師。南嶽下四世潙山祐法嗣仰山慧寂禪師。又曰。六祖大鑑禪師法嗣青原行思禪師。青原思法嗣第一世石頭希遷禪師。青原下二世石頭遷法嗣藥山惟儼禪師。青原下三世藥山儼法嗣雲巖曇晟禪師。青原下四世雲巖晟法嗣洞山良价禪師。又曰。青原下二世石頭遷法嗣天皇道悟禪師。青原下三世天皇悟法嗣龍潭崇信禪師。青原下四世龍潭信法嗣德山宣鑑禪師。青原下五世德山鑑法嗣雪峯義存禪師。青原下六世雪峯存法嗣雲門文偃禪師。玄沙師備禪師。青原下七世玄沙備法嗣羅漢桂琛禪師。青原下八世羅漢琛法嗣法眼文益禪師。

又列五宗曰。潙仰宗南嶽下四世。臨濟宗南嶽下四世。曹洞宗青原下四世。雲門宗青原下六世。法眼宗青原下八世。

按會元乃大川濟禪師所集。以前諸燈錄會爲一書。故曰五燈會元。既紀青原出曹洞雲門法眼。南嶽出臨濟潙仰。是遵從上五燈之例。其建宗立義。條分縷析。可謂詳矣。

五燈纘續曰。曹溪之下兩幹並出青原居左。南嶽居右。其青原下石頭嗣之。而曹洞雲門法眼。列青原而爲昭。其南嶽下馬祖嗣之。臨濟與夫潙仰。列南嶽而爲穆。

古吳金護法之俊序曰。粵稽少室花開五葉。曹溪胤布諸方。於是直指單提之心要。一本析爲二枝。衡山觀音廬陵青原咸爲學者之所皈仰。天下號二甘露門。青原法嗣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南嶽法嗣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此五家宗派所由始也。

按纘續乃涌宇寬禪師所集。其敍二支之昭穆。紀五宗之來源。蓋祖述傳燈。憲章會元。金序又從而申明之。弁於簡端。可謂盡矣。

御序傳燈下有諸錄二字。蓋謂傳燈後有廣燈續燈聯燈普燈洎皇藏諸書故也。茲不一一歷引。惟曰諸錄者。有二意也。一省文也。一該攝包括之詞也。序中雖引傳燈會元纘續三書以爲文。其意具含如上所述之諸書。可謂言簡義盡。則知我皇上於宗門裏底纖洪。洞悉無遺。前代帝王留心佛道甚多。未有如我皇上優游法海。高蹈毘盧。則又儒釋融通。善惡昭晰。啓牖生民。同心嚮道。信爲古佛乘願應世。故以斯道覺斯民也。然傳燈會元纘續洎前諸書所紀五宗來源。歷然昭著。序中引說以明諭霽崙。折衷參訂。以定二支五宗之譜。可謂聖意昭然。如揭日月矣。臣僧安敢不欽此欽遵。秉公著述。以期報聖恩於萬一乎。

與聖感霽崙永禪師書

久仰德輝。渴思道範。楷昨抵京華。準擬進山奉訪。無奈他冗所逼。未克如願。悵也何如。茲啓者。鄆聞和尚輯五燈全書進呈御覽。欽賜序文。今古以來不可多見。欣羨欣羨。但其中條例章次多本嚴統。嚴統之書屢經當道有司勘定燬板。廢書其事。昭昭在人耳目。和尚秉公持正。成此僧史。遭逢聖主宸翰簡端。必不蹈此覆轍。爲法門羞。楷與和尚法同骨肉。聞此風言。是驚是懼。故不敢不冒進其說。願和尚深垂察焉。外衛燈錄一部大覺續燈錄一部洞濟世次備考一冊。辨略草鈔二冊。白巖釋誤篇一冊。源流頌一冊。統塵清覽。惟冀和尚大公無我。取舍同人。成此大全傳遠之書。非惟完和尚一生堅苦之心。抑以報皇上弘宗之勝意也。倘不棄芻蕘之言。法門幸甚。後學幸甚。特啓。癸酉中秋後三日。

正名錄二卷終

正名錄卷第三

衡陽後學智楷惟道氏述

二支五宗來源考之三

五燈全書凡例曰。一天王於馬祖。天皇於石頭。皆前人所定之案。見諸典籍。不啻數十種。悉從龍藏佛祖通載中原本根據。庶令統系無差。

按霽崙自序曰。自康熙癸亥入京廣徵博採。謹以古今遺集。探其事實。其理不當而言冗僞者則删之。其旨不二而機冥合者則增之。繼而考訂宗派。申明大端。不使金鍮溷雜。務期支緒詳明。引證辨解。各有根據。靡不窮探極討。編成垂二百餘萬言。名曰五燈全書。哂將謂霽崙有多少書。可搜可討。可根可據。以譜雲法二宗於馬祖之下。元來止據通載一書。則此序豈不成自誑以誑世乎。按通載亦惟援丘碑以成傳。余不憚繁瑣。次第辨出。一以曉霽崙之迷。一以供天下後世著述家之所考較云爾。

五燈會元 宋靈隱大川普濟編集 元天衣業海子淸重刻 天竺延俊序

重刻五燈會元序。其略曰。至元間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人沮抑。不傳於世。識者惜焉。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杭州中天竺延俊序。

青原下二世石頭遷禪師法嗣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

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晏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麽。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麽。曰。恁麽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得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此下有小註一篇辨見於後）

青原下三世天皇悟禪師法嗣灃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鑑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

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麽。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載第七卷

佛祖歷代通載 元華亭念常集。出在至正元年

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郞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始盛於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麽。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閑。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載大藏我字函二十卷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寂。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麽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

論曰 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如傳燈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卽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眞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灃州龍潭。南嶽讓禪師碑。唐閒人歸登譔。列法孫數人於後。有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案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　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錄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嶽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南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檗運大潙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號潙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號雲門宗。次

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益號法眼宗次石頭遷出藥山巖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惠翼翼下得幽閒閒下得文賁三世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為曾洞宗今傳燈卻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課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探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宛轉託人捲拾而得其差課可知矣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簡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塈其鋒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課寂晉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穎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覺以偏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示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自方信吾擇法驗人不謬耳寂晉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略書梗概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載二十卷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一日退而省其私。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寧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頗曉玄旨。因祈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李翺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答具本傳。

指月錄（萬曆壬寅夏瞿汝稷集　崇禎庚午秋破山海明重刻）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據符碑嗣石頭）

天王道悟禪師（據丘碑嗣馬祖　未定宗派二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一　德山天二　巖頭雪峯天三

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飲食，父母不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晏坐丘塚，離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次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後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嗣石頭，住城東，弟子三人。慧眞文賁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列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玉之胤。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

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艸爲廬。節使來訪。師不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瞋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燄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師。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艸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林間錄作十三年戊戌〕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聞人歸登南嶽碑。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穎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辨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參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石頭參青原。原謂因緣當在馬祖處。頭旋於馬祖處大悟。而竟嗣原。皆釋迦之胤。何彼此足分析耶。載第九卷〕

天皇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尙爲靈鑑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

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麽。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尙。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載十二卷

會元小註曰。按景德傳燈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鑑。鑑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誤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

宋景定間。大川濟公輯會元。本傳燈續聯普五燈以成書。故紀青原出三宗。南嶽出兩宗。於天皇章下原無小註。迨元末時。雲壑瑞以丘碑作心燈錄。收雲門法眼於馬祖下。當時宰官護法。秉公斥之。沮抑不行。業海子清重刻會元。引心燈錄中丘符諸碑小註天皇章下。以存疑案。然於大川原刻正文。未敢擅改一字。此一段係子清入小註作開端。以鋪敍其事。然後入丘符二碑。次引數碑以證其實。末後以數語結斷之。起承轉結竟成一篇文章。通載小註拙於此多矣。

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會未没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艸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中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險。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會未修創。覲茲發怒。令人擒師。抛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餤。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餤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涇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尙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

三十二

是眞難掩。是僞不昌。按嘯峯然公考唐史荆州節使之設。始於肅宗至德二載。從此以至哀宗天祐丙寅止。共一百五十年。而爲荆州節度使者。則有李昌夔陳少遊張伯儀嚴綬常滋宋浩段彦謨朱若汶陳儒張瓌成汭趙匡明等十餘人。并無丘玄素名。且碑銜既稱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則又係唐朝宰相兼領藩鎭者。考唐相年表。其以平章兼領荆州節度使者。則有李石李德裕鄭肅本白敏中蕭鄴徐商劉瞻孔緯等諸人。其拜罷遷薨皆有月日可據。亦并無丘玄素名。唐史既無其人。則此碑從何而出。篤上維魚子遡源問曰。會元所纂入細註曰。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於元和三年戊子爲天王悟作碑文。而費隱解惑篇則書丘玄素爲天王悟作碑。係元和十三年戊戌。予於是考唐書國史。上自德宗甲子興元元年起。以及順宗永貞憲宗元和穆宗長慶敬宗寶曆文宗太和武宗會昌三年癸亥止。上下六十年。并無所謂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者。則欲據一僞碑僞人而增一僞天王。是何異於演琵琶記見牛丞相而信有一趙五娘耶。此吾里王先生讀嚴統詩不云乎。細將國史參僧史。玄素碑文槩渺茫。復云年表唐書昭若日。徑山醉夢引丘符。良有以也。此撰碑之人僞矣。 按輿圖摘要。考荆州建置。春秋爲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曰臨江曰荆州。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曰新郡。梁元帝都此。隋唐曰江陵曰南都。宋曰荆南。明曰荆州府。玄素旣爲唐人。碑銜當曰江陵節度使。或曰南都節度使爲是。而曰荆南者。豈有唐時館職預用數百年後之建置乎。此碑銜僞矣。

小註謂道悟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通載謂三十三參石頭。此參訪年歲僞矣。

稽古略註渚宮卽荆門州屬安陸府管。距荆州二百里。小註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故有便返荆門。結草爲

廬、以應渚宮人姓崔氏之句也。通載謂便返荊州、結草爲廬、此住居僞矣。抛人於水死罪也、節使去二百里外、親臨訪道、其慕道之心可謂至矣。見其路隘、益生渴仰可也。縱然不悅、迴車不訪可也。道悟不犯法、豈可因路隘處以死罪乎。國法雖嚴、終不罪及無辜。節使爲一方藩鎭、豈有濫刑如此。此訪道抛水之事僞矣。

荊州白馬寺曇照禪師（嗣南泉願）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照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照擲枕子而逝。載傳燈諸書、歷歷可考。丘碑偸來以爲天王道悟事、此機緣僞矣。

曇照機緣中有節使抛水之句、雖未詳言某節使因某事抛水者、此修燈錄家刪繁取要故也。今城西祇有白馬寺存焉、父老尚能道及曇照叫樂叫苦之事。若天王寺者、絕無形跡、況荊州志亦未見有載及之。然丘碑機緣既屬曇照事、則抛水造寺之事安知不爲曇照之事乎。或者爭謂必天王事、然一郡之西豈有兩人之事、始終如一之理乎。此係造碑之人、但改白馬寺爲天王寺耳。此抛水造寺之事僞矣。

小註謂天王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通載謂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十三日。此入滅年月之事僞矣。

小註通載謂天王壽八十二。坐六十三夏。據十五歲出家、則髮臘六十八。二十三受戒、則坐夏僅五十九。而曰坐六十三夏。此坐夏僞矣。

小註通載俱曰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龍潭之嗣天皇、具述於前諸書、且置勿論、今卽會元通載辨之、

眞僞立見。按通載紀道悟傳曰。初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律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石頭之道始盛於此。會元曰。天皇寺主僧靈鑑、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云云。會元紀崇信傳曰、青原下三世天皇悟禪師法嗣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云云。觀此一題目何等明白。通載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餠家子也。史失其姓。少時英異。初悟禪師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日常以十餠饋之。乃至賜名崇信、問心要開解云云。夫道悟傳中、則曰靈鑑、裴公請居天皇寺。崇信傳中則曰初悟和尙爲靈鑑請居天皇寺。因家於城東天皇寺巷、故得日以十餠饋城東天皇道悟。因饋餠故得賜名崇信。則崇信嗣城東天皇明矣。按荊州城南有街名沙市。城東有街名草市、市中有巷曰天皇、進巷南去半里、卽天皇寺、迄今寺塔俱存。城之西北向無街巷。只有往來便路而已。通載小註俱曰極目荒榛、路隘不通、則城西向無街巷明矣。既無街巷、則崇信家於何處、饋餠何人。則崇信家於寺巷者、是城東天皇寺巷也明矣。符碑曰、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以此證崇信家城東寺巷又明矣。饋餠者是饋城東天皇道悟也、則龍潭嗣天皇又明矣。二書縱能竊取崇信爲天王嗣、其能移城東寺巷作城西寺巷乎。其能以靈鑑所請之道悟居城東天皇寺改作居城西天王寺乎。況二書既紀崇信嗣天皇矣、何又竊嗣天王邪。豈不自相矛盾。況丘碑中初無龍潭問答機緣、會元天皇傳中有皇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皇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曰、淺草易爲長蘆、據此則龍潭出自天皇、其來舊矣。二書既於正傳正文紀龍潭嗣天皇矣、何又竊嗣天王邪。豈遽忘之耶。抑亦有二龍潭耶。古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歟。此法嗣僞矣。

拋水造寺節使也。撰碑節使也。不審一人耶。兩人耶。如謂一人則丘碑內當有引過追悔之詞。如謂兩人則當明言前任節使某人拋師水中以自別白。今碑全無分曉。豈非說鬼說夢乎。此節使僞矣。

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鑑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一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

天皇示寂在元和二年丁亥。符碑撰在丁亥可知矣。過後一百九十年。至宋太宗時。贊寧始作高僧傳而天皇一傳。本符碑而作也。今之小註。符碑略去全文。所幸有高僧傳存焉。見高僧傳卽所以見符碑之全文也。自元和丁亥至宋眞宗景德甲辰。計二百一十九年。傳燈始出。當云傳燈與符碑合可也。反云符碑與傳燈合。謬矣。按高僧傳以崇信慧眞文賁幽閑四人悉紀爲天皇法嗣。小註以三人嗣天皇。將崇信竊嗣天王。其僞一。高僧傳傳燈俱曰元和丁亥四月晦入滅。小註謂四月十一日入滅。通載謂十三日入滅。其僞二。高僧傳曰。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小註曰。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是以三人同一世。均嗣天皇也。覺夢堂序謂天皇悟下得惠眞。眞下得幽閒。閒下得文賁。便絕。通載於天皇傳末曰。師患背痛。卽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閒。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是以三人爲天皇三世也。其僞三。通載曰。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云云。試問通載符碑畢竟撰於何年。若謂撰於元和二年。何得預載法嗣三世於碑文中耶。又何知三世後便絕耶。若謂撰於三世之後。且三世之後既已絕矣。則求碑者何人。又不當紀實元和二年耶。豈三世俱死於元

和二年乎。若於壽六十。坐三十五夏之下。卽當接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一句。文理乃通。蓋直記告寂之月日也。而今乃於此句之下。竄入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閒曰文賁一十三字。而方接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之句。則惠眞等豈皆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之人乎。文理不通。文氣不貫。如此僞筆。一覽可見。其僞四。小註符碑後曰。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子淸引符碑作小註。以證道悟爲兩人也。今此一筆。不惟證天王之僞。亦適足以自證緜崇信之僞矣。蓋崇信家於寺巷者。城東天皇寺巷也。寺巷旣存。緜崇信嗣天王可乎。此人贓兩獲於此。然以高僧傳較符碑非僞也。第以小註通載引以爲證故而改頭換尾以致舛僞層出。

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八。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

南嶽讓示寂於天寶三年甲申。通載謂天王入滅於元和十三年戊戌。壽八十二。則生當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丁丑。曰三十四參馬祖。則在代宗大歷五年庚戌。去上天寶甲申計二十七年矣。其誅茅荆門。不知幾何歲月。後節使訪道造寺。又不知幾何歲月。觀造寺後卽接入滅事。則造於道悟晚年時可知矣。其去天寶甲申遠甚。讓公碑中列法孫道悟名尙不可。何也。以參馬祖時已隔二十七年故也。況列天王道悟名乎。莫是歸登有宿命通。預知數十年後道悟住天王。故列入乃祖碑中乎。此歸登碑僞矣。

圭峯以裴公問及宗門中事。故引具眼宗師數人成狀用答裴公。故名宗趣狀。初非與馬祖作家譜也。至於首列江陵道悟者。其下圭峯自註曰。稟徑山。載之林間錄洎通載內可考也。小註刪去稟徑山之句。其私心畢露矣。夫稟徑山者。江陵城東天皇道悟也。小註指爲馬祖法嗣城西天王道悟。何異白日見鬼。夢中

說夢乎。此宗趣狀僞矣。

馬祖示寂於德宗貞元四年戊辰。此時想道悟已往天王矣。銘中止載道悟。不載天王道悟。抑又何耶。按林間錄洎通載述丘碑訖。末附歸登碑宗趣狀二說。德輿銘不聞也。此係小註僞揑明矣。此德輿銘僞矣。

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誤。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碑。而未見符載碑耳。

夏卿無盡著書。卽覺夢堂序也。序謂無盡夏卿會議宗門中事。得丘符二碑證之。以道悟嗣馬祖者此也。按會議在大觀元年之後。達觀穎示寂在嘉祐五年。相距已五十年矣。無盡親言從達觀處討得二碑。費以徧示諸方。以顯自己擇法驗人之眼不謬。故諸方斥其爲誤。小註引以爲證。豈非誤中之誤乎。

佛國白乃雪竇顯四世孫。望龍潭十世祖也。其頌饋餅因緣曰。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餠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見大藏田字函第八卷。則以石頭天皇龍潭公孫三代之世系一頌頌出。何等顯明昭著。夫作頌之時。已知十世祖龍潭出自石頭矣。而續燈之時。反不知四世祖雪竇出自石頭。輒續爲馬祖九世孫。有是理乎。況續燈續五宗諸禪師也。彼雲門法眼兩宗若干人。咸皆續歸石頭。惟以雪竇一人續歸馬祖。又有是理乎。徧考林間錄通載諸書。並無此說。此係小註僞揑明矣。

祖源通要錄係西余拱辰所集。乃達觀穎之法子也。覺夢堂序謂無盡從達觀處討得符碑。又討得丘碑。則二碑俱在達觀處。小註謂獨見丘碑。未見符碑。此何說耶。林間錄謂達觀引丘碑集五家宗派。以道悟嗣馬祖。通要亦以道悟嗣馬祖。是父子書同文也。而達觀以丘碑證之。疑信相半。抑又何耶。既見疑。是不信丘碑矣。則丘碑之僞可知矣。然則既本丘碑集五家宗派。又疑丘碑何耶。是知宗派通要皆後人僞造。非達觀拱

辰所集之書也。無乃借名古人耳。夫丘碑通要、達觀既見疑於前、子淸咸引註於天皇章下、豈不疑誤天下後世之人乎。古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達觀子淸皆覆宗絕嗣。今人可不戒歟。

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眞文賁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誤矣。

此一段係子淸作小註結斷之文也。觀增入天王道悟者、則馬祖法嗣中原無此人明矣。按傳燈載馬祖法嗣七十六人、正宗記廣蒐全列至一百三十七人、皆無天王道悟名。二書見在皇藏可據。自馬祖死後五百七十七年、小註始出、乃增一天王道悟於馬祖法嗣中、只恐馬祖未首肯、一百三十七同門未首肯也。余觀馬祖法嗣、如百丈南泉赫赫有名者勿論、他如大梅龍山亮座主輩、肥遁深隱、亦有人訪之、尚有片言載之燈錄、彼道悟爲一宰相秉領節使者親臨訪道、乃至抛水發火、空中神現、供養造寺、事出異常、則名播天下可知矣。況又住在通衢之大邦名郡、又爲雲法兩宗之共祖、非肥遁深隱者比、何竟無一人謁之訪之、致留片言載之燈錄、至數百年後、冷灰豆爆、始爲子淸增入耶。夫增入小註可據、彼累朝名世之文獻、與夫歷代敕賜之藏典、不啻數十種、反不敵一僞丘碑、而概不可據耶。然著述堂中事、非庸流所預、必也識見高古、眼目圓明、博通古今、至公無我、方典斯職、故王先生詩云、未是獲麟眞手筆、莫將魯史漫除刪、此之謂也。今之著述家、請擇斯眞僞可也。

通載紀天皇之傳、本於符碑。紀天王之傳、本於丘碑、二碑之僞辨見於前。其間附小註一篇、前段引林間錄全文、後段引覺夢堂序全文。後段余昔編次衛燈錄時、見無盡從已死五十年之達觀處討得二碑之僞、故直斷爲無盡僞造、蓋據贓以定罪耳。今觀前段謂達觀引丘碑集五家宗派、則又似非無盡僞造也。按覺範

見宗派丘碑以道悟嗣馬祖傳燈以道悟嗣石頭。故曰考其二書。似有兩人。此疑詞耳。非判斷確有二道悟語也。及見宗趣狀首列江陵道悟。其下圭峯自註曰秉稟徑山。乃劃然明白知稟徑山之道悟。卽嗣石頭之道悟也。丘碑以之嗣馬祖。顯然知其僞矣。彼時雲門臨濟二宗人見宗派丘碑以道悟嗣馬祖。以致相競相爭。蓋不考道悟原只一人。故發覺範一笑。於是纂輯禪林僧寶傳以釐正之。自序之。又命侯君序之。皆以雲門法眼宗石頭。又玄沙章末曰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據此則知向之林間錄。特爲辨清宗派丘碑之僞妄。非確定有二道悟也。會元通載指月三書。反引爲證據。以作著書張本。豈止取笑範覺一人。直令天下人絕倒。今霽崙又援通載丘碑爲例。以譜雲法兩宗於馬祖下。不惟取笑天下識者。則又違背御序者多矣。而又恃御序簡端之勢。僥倖苟免犯憲之罪。以濟其私心。僭改宗譜。紊亂倫敍。較嚴統之罪倍甚。

指月一書以小註丘碑易作正文。爲天王傳。與天皇並列。題曰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而目錄天皇名下小註曰據符碑嗣石頭。天王名下小註曰據丘碑嗣馬祖。未定宗派二人。龍潭德山巖頭雪峯名下小註曰天一天二天三。使後人可以爲天皇世次。可以爲天王世次。此所謂伏曖昧之機關。亂久定之宗譜。至於列龍潭德山巖頭一脈章次傳首悉加天皇二字。此又以天皇紀龍潭德山巖頭世次矣。則前後自相矛盾一至此也。

僧問天皇如何是玄妙之說一則機緣。載之傳燈禪宗正脈諸書。天皇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一則機緣。載之宗門統要會元。一齊收入天皇傳中。古今披閱者不知凡幾。自宋景德甲辰至明萬歷壬寅計五百七十九年。一旦爲指月竊入天王傳中。以僞丘碑作天王正傳。已屬妄誕。況又偸天皇機緣作天王機緣。

可謂妄誕極矣。

天王傳後附小註一篇、卽會元中之小註、其僞辨見於前。至謂石頭參青原、原謂因緣當在馬祖處、頭旋於馬祖處大悟、此又妄誕極矣。不必別引書以辨其僞、卽指月馬祖傳末曰、貞元四年戊辰示寂、壽八十、則生當唐中宗景龍三年己酉、至玄宗開元元年癸丑、乃六祖示寂之年、馬祖僅五歲。石頭於六祖將示滅時、稟命參青原、一見便蒙印可、是一麟足矣之機緣、是時馬祖纔五歲孩童、何妄謂石頭參馬祖大悟邪。何遽有馬祖之稱邪。其僞捏誣枉古人如此。

指月通載會元三書、於天皇天王處用盡心行。至紀崇信傳、異口同音、皆謂崇信家於城東天皇寺巷、饋餅城東天皇道悟、嗣法城東天皇道悟、則前此心行豈非枉用乎。此誠欺不盡之天理、昧不盡之良心、亦天皇龍潭有靈、使之吐實、以皆自證其僞妄也。幸我皇上留心宗門日久、深知傳燈會元纘續三書紀雲門法眼來自石頭、故引以爲序、以明諭霽崙折衷參訂、以定二支五宗之譜。今全書獨據一通載丘碑爲例、以譜雲門法眼於馬祖下、試問霽崙爲復是欽遵御序耶。爲復是違背御序耶。故存誠錄斥其誣君罔祖以盜名者此也。吾爲霽崙懼、不忍坐視其自陷於誣君罔祖盜名之罪、故將此是非眞僞之書、悉陳於前。請霽崙置身於是非眞僞之外、然後秉至公無我之心、以是非眞僞而是非眞僞之。何等書理不當言宄僞則删之。何等書旨不二機冥合則增之。何等書可根可據。何等書不可根據。一一折衷參訂、以成全書之美、庶幾報聖恩於萬一、亦不孤宰官居士助梓之恩。免至以浪費民財、刻此無益之書。則余有補於霽崙、誠非淺矣。

正名錄三卷終

正名錄卷第四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二支五宗來源考之四

附檗巖黃禪師虎丘徑山長少倫敘考曰。五燈會元載昭覺勤祖法嗣徑山杲居首。虎丘隆次之。蓋會元輯於大川濟公。係妙喜四世孫。推尊其祖。宜乎列徑山於虎丘之前也。嚴統諸書。亦依會元之舊文。先徑山後虎丘。則不得不引虎丘塔碑。及大慧年譜。詳考二祖之年臘。著為說以辨正其倫序焉。按塔碑隆祖遷化於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則隆祖之示生在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也。九歲去家。則元豐八年乙丑也。又六歲受具。則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又五歲而行脚四方。首參長蘆淨照。次參湛堂。次參死心。最後從圓悟於夾山。當機契悟。參隨二十年。歸和州省親。四衆請開堂於城西開聖寺。以建炎之亂南渡宣城。郡守李尚書光延居彰教。四年。而遷虎丘。又三年而示寂。則住虎丘當在紹興四年甲寅。住彰教當在建炎四年庚戌。而出世開聖則在建炎二三年間也。會元諸書皆載圓悟於建炎初遷金山。二年正月奉詔入對揚州。賜號圓悟禪師。今隆祖語錄第一會住開聖開堂日拈香酬法乳。稱現住金山佛果圓悟禪師。是則正在佛果住金山入對賜號之時也。其參隨圓悟二十年。則當始於徽宗政和之初年也。會元載圓悟崇寧中還里省親。開法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張無盡留居碧巖。即夾山也。復徙道林。而隆祖塔碑謂趨夾山見圓悟。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參考羣籍。定其年甲。則隆祖之常隨圓悟。自政和而宣和而靖康而建炎。前後蓋二十年也。此則隆祖之始末。合會元諸書所紀。以證徐

林所撰之塔碑、並無纖毫可疑者也、按年譜大慧生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則齒少於隆祖一十二年也。出家於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則後於隆祖脫白一十九年也。請具足戒於崇寧四年乙酉、則後於隆祖得戒一十四年也。政和年間依湛堂於寶峯、至宣和七年乙巳始參圓悟於天寧、則契機圓悟亦在隆祖之後十餘年也。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始住海昏雲門庵、則正當隆祖住彰敎之年。爾時隆祖先已出世於開聖也。此則悉依大慧門人祖詠宗演所修之年譜、其載筆諒無差謬者也。考諸塔碑年譜以定二祖之倫敍、豈非虎丘爲兄而徑山爲弟乎。年譜載大慧於建炎元年丁未省侍圓悟於金山、偕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於前資。據塔碑隆祖是時已住開聖、未住虎丘。意者二老皆以省侍圓悟、相遇於金山、遂同遊吳門、館於虎丘耳。他書又載應庵華祖先於彰敎親依隆祖。又隆祖遷住虎丘、則華祖爲先馳、意者隆祖於建炎中先已受虎丘之請、至紹興中始來闡法、故華祖爲前驅耳。不然以著艸鞋住院之華祖、豈其居學地時曾爲子夏之先耶。會元載應庵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年譜載大慧於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頌代書、答歸宗華侄長老、此之謂也。會元又載應庵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又載應庵於虎丘忌日拈香、有二十年來坐曲彔木之句。又載應庵於孝宗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年譜載大慧亦於是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則知應庵弘法二十餘年、實與大慧同時行道也。諸書列徑山於虎丘之前、實爲傳誤。久欲正其說以徧告諸方具眼者、適樂讀居士從邦上歸、出其所編指月續錄見示、開卷便見虎丘法嗣列於徑山法嗣之前、觀

其伯仲昭然頓使鴈行成序爲功於傳燈無盡矣。敢抒管見。以附不朽。名之曰少長倫敍考云。

長洲繆彤居士曰。予閱圓悟禪師語錄。係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則知虎丘爲圓悟首座也。又閱紫柏大師集。其序應庵和尙語錄云。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虎丘嫡嗣爲應庵。則知虎丘爲圓悟嫡嗣也。及閱會元圓悟法嗣三十餘人。首徑山。次虎丘。則不能無疑。今閱欒公辨正一書。其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未有一事。徑山在虎丘之先者。虎丘爲兄。徑山爲弟。斷然無疑也。夫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爲兄。嫡爲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況嫡本兄庶本弟也。而可以顚倒其倫次耶。會元編於大慧之門人。而推崇其祖。是誠有之。如楚石爲大慧五世孫。無相錢居士序其語錄云。圓悟之後分爲二宗。一爲妙喜。一爲虎丘。是亦先徑山而後虎丘者。譌傳日久。幾莫能辨。欒公得法於木陳老人。爲虎丘二十一世孫。辨正二祖倫敍。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彤學識淺劣。於禪宗未窺一二。但宋文憲公爲文苑鉅公。所作禪林碑版之文甚多。若育王約之裕公生塔之碑。龍池佛心寧公舍利塔銘。詳載原委。未有不先虎丘而後徑山者。是可信也。敬書以弁於指月續錄之首。俾僧史之信。從有本云。　按居士聶先號樂讀。作續指月錄。以釐正虎丘徑山之先後。適得此二辨。刻載卷首。彰明倫理。古云物不平則鳴。如此違名犯分亂倫悖理之事。天下後世自有人爲之釐正。所謂公論難泯也。今三公所辨。皆法門千古之公論也。楷今例此公論。以辨正靑原南嶽二祖之倫敍。

嘯峯然禪師作熄邪辨曰。曹溪二派靑原南嶽並列五燈。後世兒孫修燈錄者。往往各私所親。爭先其祖。迄

無定論。然以兩祖本傳及曹溪坐次考之。其序自定。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易也。考青原本傳云。師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惟默然。聞曹溪法席。卽往參禮。問當何所務卽得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衣卽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師旣得法。歸住青原。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座告衆。跏趺而逝。考南嶽本傳云。師謁嵩山安和尙。安指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我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踢殺天下人。藏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一十五年。先天二年住衡嶽。於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夫定法嗣之先後者有五。一曰機緣。二曰位次。三曰付囑。四曰出世。五曰入滅。今以機緣論之。豈可以直下之承當後八年之有省。以位次論之。豈可以居首之一座後雖衆之學徒。以付囑論之。豈可以卽命分化之座元後不須速說之侍者。以出世論之。豈可以從幼得法歸住之青原後一十五秋於先天二年方住之南嶽。以入滅論之。豈可以開元二十八年之坐亡後天寶三年之圓寂。居今之日。若以兒孫强弱。遂可倒兄弟後先。則泰伯雖以姪賢讓弟。而未嘗貶泰伯爲太季。王季雖以子聖有國。而未嘗進季歷爲伯歷。況青原分化。原非荆蠻之逃。南嶽住居。何得先有部之嗣耶。故皇藏中景德傳燈錄及傳法正宗記。皆以青原先南嶽。自有確據。而曹溪祖殿坐次。則六祖居上。青原居左。南嶽居右。此又歷朝敕建千古流傳萬目共覩者。誰得以私意亂之。續略之先續青原者。蓋以五燈舊

本青原之嗣止於十五世。南嶽之嗣止於十七世。故先續青原之十六七世。後續南嶽之十八世。例合如此。豈如市井小兒。以人我爭先後者比。今費隱僞撰五燈嚴統。乃謂續略爲私尊其所出之祖。而顚倒其所續之書。此何說也。甚至於謂西天震旦馬駒兩讖俱主南嶽。而青原無聞。夫讖緯之學。雖世儒不屑道。卽如讖云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夫所謂蹋殺天下人者。正謂死卻人。聖凡生滅人我勝負是非知見之心耳。豈並舉世之人而蹋殺之。且幷蹋殺其嫡祖親傳首座分化之伯父乎。如此人我生滅知見之心不能滅卻。而妄嗣南嶽。噫。甚矣。馬駒之不靈也。若讖果足憑。則臨濟一宗讖云遇風卽止。而風穴之嗣何以不至斷絕耶。此邪說之當熄者一也。　按繆公謂欒公辨正一書。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我嘯公考諸兩家本傳。按諸祖殿坐次。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得不謂詳乎。

淡歸釋禪師復曹溪心照書曰。承諭修曹溪志者。顚倒上祖位次。已悉。尊指濟家主南嶽。洞家主青原。各尊其祖。理則不無。既然稱著述之手。必具著述之眼。便須看此書喚作什麼。今此書喚作曹溪志。則六祖爲主。更無二主。譬如祖翁在上。則青原南嶽各就其位。諸孫肅然。無敢譁者。忽有一孫兒攘臂而前說。我父不合讓人。要將伯父降作叔父。無論伯父不肎。祖翁不肎。卽爲之父者又肎乎。又如堂頭在上。各職事咸侍首座。侍者各就本位。大衆肅然。無敢譁者。忽有一學人攘臂向前說。我師不合讓人。要將第一座作第二座。無論首座不肎。堂頭不肎。卽爲之師者又肎乎。今以己意改舊志。置南嶽於青原之上者。何以異此。大抵一切事先須識主。今以弟先兄。又以父從子。不但失敬宗之禮。又失尊祖之義。不但於青原爲非義之慢。亦於南嶽爲非禮之恭也。卽以著述而論。志者其體裁不出於史。亦惟據實而書。傳信於後耳。志名曹溪。主是六祖。譬

如作韶州府志，則六縣皆其所屬，知府爲主，則各知縣皆其所屬。青原作第一座，即如曲江某知縣也，忽有英德縣的兒子，欲尊其父，於公見知府時硬差排曲江做第二縣，此可謂能尊其父矣，爭奈有些說不去。數世之後，此英德縣又有箇孫子來修韶州府志，欲尊其祖，於韶州府職官志內改英德縣作首縣，此可謂能尊其祖矣，爭奈有些寫不去。蓋當初令祖原不是首縣，當初與令祖同寅的卻是首縣，於公見知府時，在前行在前立在前坐也。青原南嶽之位次，何以異此。近來法門中人，愛炒愛鬧，將謂此一移換先後之間，便足撐拄門庭，光揚法道，其實到某眼中，不值得一聲冷笑。至於雲門法眼，向屬青原，近入南嶽，漸中結訟劈板未休。千年已往之嗣續，誰能問之，古人兩家已絕之宗祧，更欲居爲奇貨。大似見鬼，亦如說夢。大丈夫獨往獨來，終不傍人門戶。兒孫尚不靠定祖父，祖父豈得仗著兒孫。若以馬祖得天皇爲重，則馬祖不值半文，且使臨濟置身何地。若以石頭失天皇而輕，則石頭不值半文，即今曹洞又是何人。作此見解，搆此是非，又將謂此移換彼此之間，更足撐拄門庭，光揚法道，正是屈抑己靈，玷辱先聖，脊間無骨，眼裏無筋，卻又向此狹劣場中，伏曖昧之機關，起瞋忿之劍戟，迷中倍人，深可憐憫。所以古人作者，闕疑遠嫌，貴於體裁不失，亦使心術無偏。如今末流，難足語此。某痛之恥之，幾不欲聞之。卻笑昔有造三教堂，秀才見了，將孔子坐第一位。道士見了，將老子坐第一位。僧家見了，將釋迦佛坐第一位。搬來搬去，搬箇不了。三聖人相視而笑道，我三箇好好的，卻被者夥人搬壞。雪櫥在曹溪方纔搬起，但雪櫥瞎作書，獨不見曹溪舊志上載余靖撰慈濟大師重建法堂記並壽塔記二篇，說得雲門宗派極明，可以家裏話證家裏人，不必別尋證據。法堂記云，大鑑以諸佛大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緣師得大乘之要於漢

東智門祚。又壽塔銘云。師名寶緣。眞元人。遊方至隨州。參智門禪師祚。以心印心。不煩機接。遂爲之嗣。此是雲門兒孫。決無錯認靑原作祖宗之理。又何勞濟宗於數百年後從傍訂正耶。噫。出家人喫卻閒飯。了無端向故紙堆中逞人我。尋是非。癡絕淡絕。　按雪樵嗣木陳忞公。忞授意借修志以改伯仲倫序。以致諸山公書斥之。新志成。輒燬板。依舊志也。淡公謂雪樵以己意改舊志。置南嶽於靑原之上。霽崙全書何以異此。繆公謂檗公辨正虎丘大慧倫敍。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斯言可謂美矣善矣至矣。我嘯淡二公辨正靑原南嶽之倫敍。亦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六祖之正傳。訂定七祖之宗派。公也。非私也。楷更述二祖事實。以補不逮。正霽崙所謂務期支緒詳明。亦見引證辨解各有根據也。按南嶽本傳曰。儀鳳二年丁丑生。卽六祖開法之次年也。曰。十五歲出家。在天授二年辛卯也。曰。通天二年受戒。是爲丁酉。卽神功元年。行年二十有一矣。曰。先天二年。住南嶽。時三十有七歲矣。先天二年癸丑。卽開元元年。正六祖示寂之年。則南嶽離曹溪在祖寂年可知矣。南嶽侍祖十五年。則參祖之年當在聖歷二年己亥。時年二十三也。經八載有省。則在神龍二年丙午。行年三十也。按靑原本傳云。師幼歲出家。聞曹溪法席。卽往參禮六祖。於儀鳳元年丙子出世開法。卽名聞天下。則靑原參祖之年。大約在儀鳳之末調露之初。此時南嶽僅二三歲耳。此靑原參見六祖之先南嶽者二十年。矣。靑原見祖。一言之下。祖深器重。旋命分化。此付囑之先南嶽者二十餘年矣。師既得法。歸住靑原。此開法之先南嶽者又三十餘年矣。此靑原南嶽事跡之先後如此。按馬祖本傳曰。師於唐德宗貞元四年戊辰二月四日示寂。壽八十。臘六十。夫壽八十。則生年當在中宗景龍三年己酉。至玄宗開元癸丑。六祖寂時。僅五歲耳。曰臘六十。則受戒之年。當在

開元十七年己巳、行年二十有一矣。按諸燈錄洎寶訓、皆曰南嶽侍六祖一十五秋、馬祖侍讓和尚亦十餘年、讓寂天寶三年甲申、上至開元己巳、僅十六年。則馬祖自四川渝州受戒之後、而雲遊四方、至衡山卓庵習定、不知幾何歲月。迨讓往顧、磨甎啓悟、大約在開元二十年己下事。則離南嶽、確在讓圓寂之後。而旋歸故里。有古今相傳馬祖還鄉道不香之語、正謂此也。復出峽。隱廬山馬祖洞五年。次隱白蓮池十二年。載廬山紀事及通志。次住靜建陽佛跡嶺。次住靜撫州石鞏庵。次住靜贛州龔公山。至大曆中、始開法鍾陵開元寺。按石頭本傳曰、師投六祖出家。祖將示寂、稟命見青原之先、馬祖遇南嶽已二十年矣。一見承印許、有一麟足矣之語之先、馬祖因喻開悟二十餘年矣。尋持書南嶽、回得鉏斧、出住南臺之先、馬祖開法開元三十餘年矣。此石頭馬祖事跡之先後又如此。費隱解惑篇曰、蓋南嶽從來在前、青原自屬居後。不審以何為據耶。想據六祖壇經耶。抑以據曹溪祖殿坐次耶。據曹溪通志耶。據皇藏傳燈諸錄耶。按是書所列、皆青原在前、南嶽在後。此皆歷朝聖主敕定之典、誰得而變亂之耶。然費隱所據者、不過會元耳。會元出宋景定間、去壇經五百餘年、何妄謂從來耶。會元係大川所集、乃大慧四世孫。按虎丘生長出家秉戒參師受囑開法入滅、皆在大慧之前。大川所以妄列南嶽於青原之前者。以為尊己祖大慧於虎丘之前之條例也。故變亂成典、不畏公討。然其書出在宋末、止私行浙地、值天下大亂之際。雖有秉公之賢者、未暇討其罪也。迄元末、業海重刻、亦值英雄並起、天下鼎沸。雖有執正之賢者、亦未暇討其罪也。迨明永樂年間、金陵報恩淨戒、刻續傳燈錄。古杭徑山南石、出增集續傳燈錄。皆以會元亂倫、不足取法。乃直遵皇藏傳燈為祖、以續其後。故曰續傳燈、曰增集續傳燈、著書立名、皆得其體。則會元亂倫之書、不廢而廢矣。費隱不辨清虎丘大慧之先後、

以正大川之罪。而反黨大川、以斥歷朝欽定皇藏之成典。則其罪較大川不亦倍倍乎。而且又云、今一旦列青原於南嶽之前。既背西天祖讖。更將千古聖賢名位倒置。是猶以思孟駕於顏曾之上。其誰信之。不知傳燈所載、法系長次渾融之未核。亦不知會元建宗立義之深旨已定。此何說也。夫讖緯之說、誠非正論。今卽讖而論之。金雞銜粟、足出馬駒。縱讖馬祖、未嘗讖青原南嶽之先後、何妄謂倒置名位耶。屈謂傳燈載長次未核。然壇經定長次於六祖親手。祖殿坐次、定長次於歷朝建置。曹溪通志、定長次於前賢大筆。不審核耶否耶。子思乃曾子門人。孟子後顏曾數輩。引譬青原南嶽、同輩伯仲。是猶以費隱百癡、譬天童磬山。豈不取笑識者。引譬尚且如醉、何敢妄議千古之名位耶。青原參六祖機緣曰、祖深器之。曰、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此謂青原得六祖之髓、猶二祖嗣初祖之名位。乃定自六祖矣。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自吾受衣以來、已遭多難。況後代爭競必深、衣宜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六祖所以留衣者、以杜後代之爭端也。遽命分化者、卽以祖位授之也。觀其囑詞、四七二三以來、無此囑也。二支五派以後、無此囑也。此六祖直以七祖名位授青原、故前賢名其山、曰七祖名山。名其塔、曰七祖塔。卽佛祖通載亦稱爲七祖。良有以也。石頭雖嗣青原、其初與青原南嶽皆昆季也。何以知之。觀第一座謂石頭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又曰、師言甚直、汝自迷耳。此定六祖爲石頭之師也。又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現住青原。此定青原爲石頭之師兄也。青原既曰師兄、況南嶽與石頭同執侍六祖、又烏得不爲師兄耶。觀石頭問六祖。和尚百年後、未審希遷當依附何人。六祖不令石頭依附同參應讖之南嶽、而直命尋千里外得髓之青原。亦猶世尊金口、敕阿難附貳傳化。後先一旨也。此又六祖直以八祖名位、金口親敕石頭附貳傳

化也。大川肆開僭踰之端。妄尊己祖。違名犯分。亂倫悖理。費隱反謂建宗立義。深旨已定。是誠邪說。嘯公曰。邪說當熄。誠天下萬世之公論也。

按繆公辨虎丘徑山倫敘曰。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爲兄。嫡爲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況嫡本兄庶本弟也。而可以顚倒其倫次耶。按纘續凡例曰。近代同門昆季。並以囑付後先。循序編列。先得法者居前。次得法者居後。邇有不遵古訓。以先開堂者爲長。於義未洽。以物情譬之。人有二子。貴顯相等。仕籍殊年。弟以丑榮。兄以辰進。而傍觀者議。欲伯仲而仲伯。非獨其弟羞之。厥父亦將操箠而擊之矣。二公之論。可謂至論也。然嚴統取法會元。抑兄爲弟。已經燬板。全書根據嚴統。駕弟爲兄。雖不顧南嶽羞恥。不懼六祖箠擊。只恐國法難容也。昔浙省一丸之區。處於偏隅。司道嚴飭。憲網不漏。嚴統僞書。畢竟燬板。況茲京都。統御四海。賢宰濟濟。又豈容其亂倫紊宗之僞書。行於輦下乎。是以霽崙之書。揆之於法律。有所不容也。吾佛制戒。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如法次第坐者。謂乖尊卑次序戒。夫受戒先後之序。佛不許紊。何況紹嗣七祖名位之序。又豈容紊乎。今霽崙首亂七祖名位之序名。犯乖尊卑次序戒。則其罪又不止輕垢矣。是以霽崙之書。揆之於佛律。有所不容也。楷非好辨。以此僞書有亂名教。關係法門。故不避冒犯。詳辨於此。請質海內高明。乞爲公評公論。知我罪我。其唯此書。

正名錄四卷終

正名錄卷第五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洞宗世次備考之一

鹿門丹霞並出圖

芙蓉楷法嗣─┬─鹿門覺─青州辯─磁州寶─王山體　雪巖滿─滿下一派相傳至今。
　　　　　　└─丹霞淳─崇先了─天童珏─雪竇足庵智鑑─天童長翁如淨

芙蓉下。並出鹿門丹霞二支。自宋徽宗時。至明末五百餘年。從無異說。本朝順治初。遠門柱集五燈續略。不細參考。誤將鹿門一脈。系於如淨之下。以致祖孫倒置。世次疊訛。嗣後繼燈纘續諸書。皆本續略。以訛傳訛。幾三十年。康熙壬子。白巖輯祖燈大統。得青州辯自書塔記。因而廣考載籍。確知續略諸書之誤。於是以鹿門一脈。還歸芙蓉下。清出丹霞五代。釐正洞宗世次。迄今二十年矣。不意霽崙永公集五燈全書。執泥續略諸書。以鹿門一脈。復系如淨下者。大都識見不博。參考不廣。不免疑誤天下後世。關係法門非小。茲不得不以古碑文獻。與之辨正。以釋天下後世之疑誤云爾。

鹿門丹霞兩家歲月記

芙蓉楷出世。歷住沂州馬鞍山。仙洞山。洛陽招提。郢州大陽。隨州大洪。崇寧三年。赴詔住東京淨因。大觀元年。蒙旨陞法雲及天寧。晚年剏華嚴寺於沂之芙蓉湖。於徽宗重和元年戊戌示寂。載塔銘。

丹霞淳於徽宗崇寧三年住丹霞。政和七年。遷大洪。宣和元年己亥示寂。去芙蓉寂時。僅一年。載塔銘。

崇先了於徽宗宣和五年。開法長蘆。高宗建炎四年。住雪峯。紹興五年。住育王。十五年。住徑山。二十一年辛未六月。住崇先。十月一日示寂。去丹霞寂時。三十二年。載塔銘。

天童珏事跡。缺載。

雪竇鑑於南宋光宗紹熙三年壬子示寂。載明高僧傳。去崇先寂時四十一年。歷珏鑑兩代。按雪竇錦鏡池記載。鑑於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住雪竇。至壬子示寂。僅九年。

天童淨出世。六坐道場。未稟承。衆有是請。淨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并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蹺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載續略。按淨自謂四十餘年。首墮乳峯陷穽。則臨終合在理宗紹定末年壬辰癸巳間。去智鑑寂時四十一二年。壽六十六。則受囑時。大約二十四五歲時也。天童志祖堂木主陶寅齡賦三說。皆曰元如淨。此訛也。浙地以宋亡始稱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宋亡。去上壬子智鑑寂時。計八十七年。則三說之訛。不辨可知。向余亦曾引證。今知訛矣。故表於此。

鹿門覺塔記。其略曰。師諱自覺。青州王氏子。祖籍長安。幼以文章見知於司馬溫公。志事高尚。無意功名。元祐三年。落髮受具。往參芙蓉楷於郢州大陽。問胡笳曲子話。師資契合。遂蒙記莂。元符三年。蓉遷隨州大洪。師與丹霞淳侍從焉。崇寧三年。蓉赴詔住東京淨因。師赴詔住唐州大乘。大觀元年。蓉蒙旨陞法雲。開封尹孝壽李公奏。師道行堪補住持。特詔師繼主淨因。賜號慧定。政和元年。旨革襄州鹿門律寺爲禪寺。賜額爲政和萬壽禪寺。特詔命師主之。爲開山第一代。政和七年丁酉二月十六日示寂。建塔鹿門山口別墅。按元

祐元符皆宋哲宗年號。元符三年前，自覺已受芙蓉記莂。先如淨於紹熙壬子前，受智鑑付囑，計九十餘年。此時不但如淨未曾投胎，卽智鑑亦未降生也。崇寧三年。開法大乘。先如淨於壬子後出世，計百年。政和丁酉示寂。先芙蓉一年，先丹霞二年，先崇先三十四年，先智鑑七十五年，先如淨一百一十餘年。況自覺行道，與芙蓉同時。續略纘續二書，收爲如淨法嗣，其錯誤一也。

青州辯自書塔記。其略曰，參自覺和尚於襄州鹿門山。政和五年冬，承印可。隨命見芙蓉。尋住泗水龍門。宣和間，開法青州天寧八載。遂至燕京，初住奉恩。次住華嚴，卽萬壽寺。後住仰山。天眷三年，復住萬壽。皇統六年，退歸仰山。九年己巳示寂。卽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也。去鹿門寂時，計三十二年。按政和宣和，皆徽宗年號。政和五年，承印可。先如淨受囑七十餘年。此時如淨尚未投胎。宣和間開法，先如淨八十餘年。皇統己巳示寂。先崇先二年，先智鑑四十三年，先如淨八十餘年。二書收爲如淨三世孫，其錯誤二也。

甘泉通塔記。其略曰，辯和尚先參鹿門覺。次侍芙蓉楷。後方領衆青社。師於天會間，參辯於仰山。承印證，爲洞宗第十一世，辯入滅後，師繼席仰山。大定五年乙酉，住甘泉，是年示寂。卽南宋孝宗乾道元年。去青州寂時，計十六年。按通爲鹿門三世孫。至謂辯先參鹿門，次侍芙蓉，則楷覺辯公孫父子。親承記莂。更何容插入丹霞五代耶。至謂印爲洞宗十一世。則丹霞五代，原不在世次中明矣。按天會間承印證。先如淨得法六十餘年。皇統己巳後，繼席仰山。先如淨出世四十餘年。大定乙酉示寂。先智鑑二十七年，先如淨六十餘年。則通寂時，如淨尚未降生。二書收通三世祖，爲如淨之嗣。其錯誤三也。

磁州寶雖碑銘不存。據王山體塔銘，謂先參寶和尚於齊之靈巖。及寶遷燕之仰山，磁之大明，師皆侍從十

餘年。至正隆五年九月。始辭大明。正隆乃金主亮年號。五年爲庚辰。卽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則寶開法靈巖時。先智鑑住雪竇三十餘年。先如淨開法五十餘年。二書收寶爲淨四世孫。其錯誤四也。

王山體塔銘。其略曰。正隆五年重九日辭大明。寶和尙以偈付之。正隆六年。開法大原王山。大定五年。遷住汾陽天寧。卽南宋孝宗乾道元年乙酉。大定十一年。還居王山。卽乾道七年辛卯。十三年九月二日示寂。卽乾道九年癸巳也。去青州寂時。計二十五年。歷寶體二世。按正隆庚辰受囑。先如淨三十餘年。次年開法。先智鑑住雪竇二十四年。先如淨三十餘年。大定癸巳示寂。先智鑑二十年。先如淨六十年。二書收體爲淨五世孫。其錯誤五也。

勝默光事跡。載王山寺記。內曰。大定十三年。體和尙示寂。監院圓祥與衆。請住王山。甫七年退去。則勝默住王山。先智鑑住雪竇十二年。先如淨開法二十餘年。二書收光爲淨六世孫。其錯誤六也。

雪巖滿事蹟。亦載王山寺記。內曰。因勝默退去。監院圓宗與衆。奉兩衙疏。亟往敦請住持。則雪巖先智鑑住雪竇六年。先如淨開法二十餘年。二書收滿爲淨六世孫。其錯誤七也。

萬松秀。初開法邢臺淨上寺。明昌四年。金章宗詔入宮中說法。卽南宋紹熙四年。載續略。萬松嗣雪巖爲鹿門六世孫。智鑑寂紹熙三年。萬松宮中說法。相去僅一年。則初開法邢臺。是與鑑同時在宋金行道可知矣。此時如淨尙未受付囑。況開法乎。是則萬松受囑在如淨前。開法在如淨前。二書收萬松六世祖爲如淨之嗣。卽其矛。刺其盾。其錯誤八也。已上鹿門丹霞兩家歲月事實。所考如此。

五燈纘續曰。青原下十七世天童淨禪師法嗣。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偵翁上堂。（參長翁偵翁上堂七字。係續略揑出。）一箇

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蛉。蜻蛉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皸鐵釘。此係如淨頌靈雲見桃花之語。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此二十四字。亦續略揑出。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萬松秀云看讀不易。此示衆著語載從容錄。

青原下十八世鹿門覺禪師、法嗣青州普照寺一辯禪師。參鹿門。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卻也。師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桼桶。去、師於是有省、得言外旨。出住中都萬壽。此機緣出載洞燈紀略。按如淨語錄、一箇烏梅似本形、是頌靈雲見桃花頌、非上堂語也。而續略妄以此爲鹿門如淨契合事。亦猶闕妄救以普慈嗣東明故事、同一轍耳。今卽此示衆機緣爲據、以證二書之誤立見。按鹿門示衆、載從容錄。青州機緣、載洞燈紀略。可謂徵從有信、信從有本、非破簏敗紙比。按萬松作從容錄、始於金宣宗興定二年戊寅。去紹熙壬子智鑑寂時、僅二十七年。此時如淨雖弘道宋國、卻與萬松於金國作從容錄同時。準二書收鹿門爲如淨之嗣、則淨爲萬松七世祖、鹿門爲六世祖。六世祖有法語、爲六世孫收入從容可也。七世祖與七世孫同時、有是事乎。當斯時也、宋金敵國、不通往來。淨雖出世宋浙、未必卽有法嗣。何遽有七世孫在金燕同時弘道耶。且萬松受囑在如淨前、開法在如淨前。况自覺乎。自覺自崇寧三年出世、至政和七年示寂。凡三主大刹、歷年僅十四載。淨因自覺、鹿門自覺、先後住持、原是一人明矣。歷考住持鹿門者、並無二自覺。會元載淨因自覺者、以次主淨因紀住處故也。二書以自覺嗣如淨、出住鹿門。豈不是以一鹿門覺爲二鹿門覺。其錯誤九也。觀鹿門示衆、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青州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所謂承機進問、因此有省。據青州塔記、自述政和五年冬、承鹿門印可。六年往參芙蓉。則此示衆機緣、出在政和年間。二書

以政和年間之鹿門，爲紹定年間如淨之嗣。其錯誤十也。可見一箇烏梅上堂等語，爲續略妄引僞揑明甚。

洞燈紀略曰，青原第十三世芙蓉楷禪師法嗣，襄州鹿門覺禪師。參芙蓉問胡笳曲子不墮五音話，得契。上堂。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兎角不用無，無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妨其理難容。

青原第十四世鹿門覺禪師法嗣，青州希辯禪師。參鹿門。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卻也。師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於是有省。按此書係汝州（一說濟州）普照編集。始自鹿門覺，收至無方從止。出在明朝。至本朝康熙庚申，楚州南庵和尙補訂，寄白巖時，燈統業已告成五年矣。其間有若干人，未經收入，致有遺珠之歎。觀其載鹿門問胡笳曲子話，得契，與鹿門塔記所敍相同，可謂徵從有據。且直紀鹿門，爲青原十三世，則丹霞五代爲疊出明矣。二書以鹿門嗣如淨。妄引僞揑烏梅等語以爲契合，列爲青原下十七世者。其錯誤十一也。續續載青州參鹿門機緣，出自此書，可謂據從有根。此書明載青州爲芙蓉三世孫。二書收爲如淨三世孫。其錯誤十二也。

鹿門法燈塔銘，洪覺範所撰，載石門文字禪中。謂法燈自沂州禮辭芙蓉楷和尙。復至京師。於政和七年夏，奉詔繼席襄州鹿門山政和萬壽禪寺。初慧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剏未半而逝。燈爲一新。靖康二年示寂。建塔於山口別墅，慧定塔之東。按銘謂燈繼席政和萬壽禪寺。洎革律爲禪，建塔別墅。與覺辯二祖塔記，事蹟脗合，可謂根從有本。燈與覺同嗣芙蓉，同住鹿門，同係徽宗時人。事事可考，一一可據。二書收鹿門嗣如淨。其錯誤十三也。

又祭法燈文，其略曰，慧定旣化，遷住鹿門。旣孝其師，又悌其兄。亦載石門文字禪中。覺範乃濟宗尊宿也。祭

文既謂芙蓉爲法燈之師，鹿門自覺爲法燈之兄。則鹿門覺嗣芙蓉楷明甚。二書以鹿門嗣如淨。其錯誤十四也。古云一字之眞可以決千古之疑。以此四句語，證已上諸塔記，無不可徵可驗。證已下源流世次，無不可憑可據。並無一字可致疑者。而纘續，略繼燈諸疑誤之書，質之此四句語，如片雪投之紅爐，不待瞬目已銷矣。彼紛紛末流矯强之論，何屑與辨。第涉詭譎之異，伏曖昧之機，不得不與辨明。已上據祖父塔碑，所考如此。

佛祖傳法偈碑。其略曰，六祖下分五派。曹洞正傳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大陽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磁州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少林泰，少林遇，少林才，大覺彝，云云。按此碑在勝果寺大殿前。近大覺寺里許，彝公嘗住大覺勝果，故立此碑，碑中述佛祖傳法偈，燈錄備載，茲不贅。輪庵和尚有同門月函和尚，嘗出洞宗世次疑問一書。謂初見雲門澄和尚，原本語錄。拈香稱大覺念和尚爲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後見翻刻語錄，稱念爲三十一世。不知孰是，述以問世。後得此碑，刻附疑問之末。有跋。其略曰，曹洞源流世次之錯訛者，只在芙蓉鹿門上下師承之間。我法兄輪庵和尚，昨從都中來，摹得曹洞古源流碑。自青原思，歷敍至芙蓉楷，下即曰鹿門覺青州辯。則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代，原不在源流中明矣。雲門澄和尚稱大覺念和尚爲曹洞二十六世，誠爲不錯。而曹洞源流中，疊出丹霞五代。余今日曉然明白，無復疑矣。月函和尚得此碑，刻以徧告天下，可謂法門千古之公心公論也。不惟洞宗知識稱善。卽濟下尊宿，亦無不稱善也。輪庵和尚，亦可謂洞宗之功臣也。二和尚此心此德，直與日月並明於千古之下。較彼暗昧之徒，惟務掩人之是，揭人之非，實霄壤矣。

佛祖來源大萬壽禪寺開山傳法歷代宗師實蹟記。曰。吾曹洞宗。自曹溪下正傳法胤。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大陽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辯乃萬壽仰山開山初祖也。傳法得磁州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云云。按萬壽寺在京之南城瑠璃廠西。明景泰六年敕改永光寺。碑之前後文偈。不及錄。

月舟載行實碑。天童懷讓虛禪師譔。碑陰有曹洞正傳宗派圖。曰。初祖達磨大師。二祖慧可大師。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大師。五祖弘忍大師。六祖慧能大師。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大陽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磁州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寶應遇。淳拙才。松庭巖。凝然改。俱空斌。無方從。

幻休潤行實碑記。東吳袁了凡居士譔。碑陰有洞宗正統圖。曰。初祖達磨大師。二祖慧可大師。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大師。五祖弘忍大師。六祖慧能大師。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大陽玄。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磁州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靈隱泰。寶應遇。淳拙才。松庭巖。凝然改。俱空斌。無方從。月舟載。宗鏡書。月函和尚曰。曹洞源流之錯訛者。只在芙蓉鹿門之間。據上四碑。載芙蓉楷下卽曰鹿門覺。則丹霞五代疊出明甚。而宗鏡書出幻休潤。潤出大覺念。念出雲門澄。此又近代之耳目所昭昭者。

增集續傳燈。其紀雪庭裕來源曰。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巖滿。滿嗣王山體。體嗣磁州寶。寶嗣青州辯。辯嗣鹿門覺。覺嗣芙蓉楷。按增集乃南石琇輯。出在永樂年間。至順治年間。靈巖儲重刻。琇儲皆濟下尊宿也。據增集直紀鹿門覺嗣芙蓉楷。則丹霞五代疊出明甚。再考增集。紀如淨法嗣。惟孤蟾瑩石林秀。絕無所謂鹿門

覺也。此增集及四碑紀洞宗源流。逆敍順敍。代代皆父子相承。毫無所雜。二書以鹿門一脈。系如淨下。其錯誤十五也。已上據祖父源流所考如此。

靈峯慧撰古巖就塔銘曰。曹溪下析爲二宗。青原四傳至洞山价。价七傳至芙蓉楷。楷六傳至萬松秀。月舟載因豎龍潭古山仙行實碑於祖庭。碑末署大少林禪寺當代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三世金臺文載立。

宗鏡書譔法王碧潭淸道行碑。自署少林禪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宗書譔

鄭藩德慶王譔宗鏡書行實。及塔銘。皆曰。住持少林禪寺。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四世。

憨山淸譔大方遷塔銘曰。元雪庭裕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爲嫡嗣也。載夢遊集。大章乃宗鏡書號也。

華亭陸樹聲居士譔幻休潤塔銘曰。敕賜嵩山大少林禪寺。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五代。

新安汪道昆居士譔幻休潤塔記曰。是爲曹洞之正宗。歷世二十有五。載大涵集。

無言道建地藏殿碑記。自署少林住持。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道嗣幻休潤。

太倉王錫爵居士譔無言道碑銘曰。敕賜嵩山大少林禪寺住持。曹洞正宗二十六代。

耒陽曾鳳儀居士譔無言道行實碑曰。少林禪寺住持。傳曹洞正宗二十六世。

華亭董其昌居士譔無言道碑銘曰。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二十六代。載容臺集。

杭州虞淳熙居士送無言道住少林序曰。曹洞宗第二十六代。載德園集。

大覺念付雲門澄法卷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清涼方念書付。
又塔在顯聖南山題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之塔。天啓四年甲子歲立。
雲門澄別號散木。於萬曆甲寅開法廣孝明年開法徑山。其拈香俱曰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清涼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
重興雲門顯聖寺碑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散木圓澄書。明天啓元年秋日立。
又嘗譔思益經簡註序涅槃經會疏序金剛三昧經注解序重刻正法眼藏序趙州語錄序玄沙語錄序無趣語錄序無幻語錄序宗門或問序皆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世雲門顯聖寺住持圓澄譔。
顯聖寺有佛牙鐵塔一座高二丈餘。上鑄天啓五年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圓澄立。
塔曰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世中興雲門顯聖開山第一代湛然圓澄禪師之塔。
又付寶壽方弁山雪等法卷皆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世雲門散木圓澄書付。
寶壽方初開法天華弁山雪初繼席顯聖其拈香俱稱供雲門顯聖堂上傳洞山正宗第二十七世散木澄和尙用酬法乳之恩。
香雪具足明有禪師之塔在顯聖南山。署明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崇禎三年庚午歲立。
歷然相崇禎九年開法梅山拈香稱供弁山龍華堂上傳達磨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雪和尙用酬法乳之恩。據上三十餘種世次較之覈之則丹霞五代疊出明甚。二書廁五代於世次之中其錯誤十六也。已上據祖父世次所考如此。

費隱解惑篇曰。湛老和尙一支。自大覺老宿而上至雲居。膺廿六世。遠門柱出辨惑駁之曰。大覺上至洞山二十六世。至雲居二十五世。而云廿六世。近處尙不能盡心考究。其他可知矣。吾師翁廣孝拈香則曰。大覺堂上嗣洞山正宗第二十六世清涼大和尙。杜公辨惑出在順治甲午夏。續略稿成於崇禎末年。其壽梓在順治初年。辨惑既知大覺爲洞山二十六世。則妄引一箇烏梅作上堂等語。以鹿門系如淨之下。置大覺於三十一世。其錯誤亦自知矣。幸諸祖有靈。碑銘文獻多在。得以考正。不然。幾莫能辨。茲以杜公之辨惑證杜公之續略。其錯誤十七也。

按纘續首册有在公序曰。勅賜靜善禪師續洞宗二十八世同參弟金臺別山釋性在和南謹譔。第二册有寬公緣起曰。祖庭大少林禪寺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嗣祖沙門邢襄釋海寬謹述。寬在同嗣心悅喜喜嗣無言道。道爲洞山二十六代。具載碑銘。見少林寺。二公自署二十八代。蓋遵祖訓也。則丹霞五代疊出明甚。及列章次。以鹿門一脈系如淨下。以致列道爲青原下三十四世。列在公洎自己爲青原下三十六世。則又厠丹霞五代於世次中者。蓋爲續略所誤故也。故卷首曰洞宗三十四世支提山釋淨柱採集。觀此固知纘續被續略所賺。孟浪屬筆。以致錯誤十八也。

續略凡例曰。一曹洞宗至宋季尤盛於河北。所以元世祖大集沙門。惟雪庭裕祖高賢鱗附。纘續凡例亦曰。曹洞宗至宋季尤盛於河北。所以元世祖大集沙門。惟雪庭裕祖高賢鱗附。洵至盛矣。二說皆出自雪庭碑中發言有本。夫大集沙門於京師。在至元八年辛未。即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去紹定壬辰癸巳間如淨寂時。三十八九年。以雪庭之嗣嗣如淨。尙不可。何也。以有宋元敵國之隔。二書以雪庭七世祖鹿門嗣如淨。其錯

35

誤十九也。

續略紀雪庭裕參萬松於燕之報恩。蒙印可。壬辰中興少林。壬辰乃金哀宗天興元年。卽南宋理宗紹定五年。此時如淨尙在世。與裕同時。弘道於宋金之國。二書收裕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也。

續略紀林泉倫參萬松。松奇之。出世住萬壽。至元九年。世祖詔入內殿對御談禪。卽南宋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去如淨寂時雖隔四十年。然倫與裕同門。二書收倫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一也。

續略紀至一溫參萬松得法。世祖召見與語大悅。錫號佛國普安。至元丁卯示寂。去如淨寂時。只三十四五年。二書收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二也。

續略紀丞相楚材參萬松。三年乃獲印證。爲序從容錄。按序從容、在金哀宗正大元年甲申。去智鑑寂時僅三十二年。此時如淨正在宋浙弘道。與金燕楚材同時。二書收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三也。

續續紀李屏山遇萬松於邢臺。歲越二周。得造不疑之地。屏山乃金世宗朝翰林。萬松於世宗大定年間開法邢臺。卽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於金章宗明昌四年赴詔入燕。則屏山遇萬松於邢臺時。如淨尙未嗣法。輒收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四也。

續續紀弘明照參仙巖德。付以衣法。出世住燕之歸義。次主邢臺淨土十載。歲戊戌遷天寧。太保劉公學道於師。按戊戌乃蒙古太宗十年。卽南宋理宗嘉熙二年。則住淨土時當理宗紹定元年戊子。與如淨同時行道。收爲淨八世孫。其錯誤二十五也。

續續紀仲復顏投弘明照於淨土。下髮後。隨照徙天寧。遂佩其印。照徙天寧在戊戌。此仲復佩印時。去如淨

寂時。不過七八年。則在淨土下髮時。如淨尙在世。收爲淨九世孫。其錯誤二十六也。

續續紀太保劉秉忠初從弘明照於天寧爲僧。遂嗣其法。此亦去如淨寂時不過七八年。收爲淨九世孫。其錯誤二十七也。

續續紀萬安恩依古冀暉受具。秉承心印。構開元寺於順德。時燕都大萬壽寺開資戒大會。萬松延師登壇說戒。萬松復奉勅主萬壽。在金哀宗正大七年庚寅。卽南宋理宗紹定三年。則恩公說戒洎構開元。與如淨同時。收爲淨七世孫。其錯誤二十八也。

續略紀萬松秀初開法邢臺淨土寺。於明昌四年。金章宗詔入宮中說法。其下小註曰。卽南宋紹熙四年。萬松望鹿門六世祖。其在宮中說法。去智鑑寂時只隔一年。而未被詔。前開法邢臺與鑑同時。在宋金行道可知矣。此時如淨尙未受囑。二書收萬松六世祖爲如淨之嗣。其錯誤二十九也。

續略紀萬松於金章宗承安二年丁巳。奉詔住仰山棲隱寺。卽南宋寧宗慶元三年。去智鑑寂時僅六年。此時如淨縱然出世。與萬松同時在宋金行道。二書收爲淨七世孫。其錯誤三十也。

摘欺說表示續略所得諸祖言句出處曰。雪巖滿得自從容錄下二十紙。勝默同參話得自請益錄上四十紙。上堂得自請益錄序第一紙。萬松作從容請益二錄。始於金宣宗興定二年戊寅。卽南宋寧宗嘉定十一年。去智鑑寂時二十六年。此時如淨雖弘法於世。而萬松初開法邢臺。尙與如淨之師智鑑同時。況雪巖乃萬松之師。其出世先智鑑住雪竇六年。二書收爲淨六世孫。其錯誤三十一也。

又曰。勝默光前一段得自從容錄下 一百七紙。後一段得自從容錄上四十七紙。勝默與雪巖同門。於大定

十三年出住王山、次住燕京萬壽、泊慶壽。續略謂萬松過慶壽參勝默老人、後參雪巖於磁之大明、承付囑。開法邢臺、與智鑑同時。則勝默住慶壽與天童珏同時。二書收爲如淨六世孫、其錯誤三十二也。

又曰磁州詮得自從容錄上七十二紙。詮與雪巖勝默同門。二書收爲如淨六世孫、其錯誤三十三也。

又曰王山體得自請益錄上六十六紙。三種獅子話得自請益錄下十七紙。尊貴旨得自請益錄上十二紙。王山嗣法先如淨三十餘年、示寂先如淨六十年。二書收爲淨五世孫、其錯誤三十四也。

又曰仁山恆得自從容錄上四紙。仁山與王山同門、二書收爲如淨五世孫、其錯誤三十五也。

又曰磁州寶示衆得自請益錄下九十二紙。寶爲萬松之曾祖也。於皇統間出世靈巖、如淨尙未投胎。二書收爲淨四世孫、其錯誤三十六也。

又曰慈雲覺得自青州百問。慈雲與磁州寶同門、二書收爲如淨四世孫、其錯誤三十七也。

又曰青州辯前一段得自續文獻通考。垂問得自本錄。本錄卽青州百問也。辯於天會六七年間住萬壽、時垂百問以勘學者。先智鑑住雪竇五十六七年矣、此時不但如淨未受智鑑付法、卽智鑑尙未受天童珏付在、二書收爲如淨三世孫、其錯誤三十八也。

又曰鹿門覺示衆得自從容錄上六紙。據覺辯二祖塔記泊法燈塔銘祭文諸古碑文獻參考之、則鹿門覺嗣芙蓉楷、在哲宗元符初。其開法大乘在徽宗崇寧三年。萬松作從容錄、始於金宣宗興定二年、去崇寧三年計一百一十七年、歷覺辯寶體滿秀六代。大凡考事、當原之以情、斷之以理可也。鹿門爲萬松六世祖、相去有一百一十七年。智鑑爲萬松八世祖、反與松同時弘法、有是理乎。況興定二年作從容錄、此時如淨雖

正弘道。豈其法嗣預於一百餘年前開法於世。有此示衆法語。爲六世孫收入從容錄中。有是理乎。二書收徽宗時之鹿門。嗣理宗時之如淨其錯誤三十九也。據此。則一箇烏梅等語。益知爲續略妄引僞捏明甚。已上據二書所考如此。

佛祖通載曰。金世宗大定二年壬午。敕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師顗公爲開山第一代。顗嗣磁州寶望鹿門四世祖。壬午。卽宋紹興三十二年。此時如淨尙未投胎。二書收顗四世祖嗣淨其錯誤四十也。

又曰。虛明亨出世。住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中都之潭柘。濟州之普照。奉章廟旨主慶壽寺。後住少林數年。示寂於興定己卯。去智鑑寂時二十七年。此時如淨雖正弘道而亨公初出世。卻與智鑑同時。二書收爲如淨五世孫。其錯誤四十一也。

又曰。金國章宗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陞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衣。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養。續略所載本此。續續略之。此時如淨受智鑑付囑不二三年。二書收萬松六世祖爲淨之嗣。其錯誤四十二也。

又曰。丁巳金國特詔萬松住仰山。陞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云云。續略以此偈作上堂蓋本此。續續載泰和丙寅住仰山。雖去丁巳十年。此時如淨不過纔出世。二書收萬松六世祖嗣如淨其錯誤四十三也。

日下舊聞曰。大定二十年正月。敕建仰山棲隱寺。命玄冥顗公主之。續文獻通考 此書乃秀水朱彝尊所輯。紀洞宗事數段。此其一也。凡得之某書。小註其下。此段得自續文獻通考。後倣此。他如通載曰。金世宗大定二年

敕建慶壽寺、詔玄冥禪師顗公主之。八年、遷住東京清安寺。二十年遷棲隱。顗望鹿門四世祖智鑑、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始住雪竇。則顗住棲隱先五年矣。住清安先十七年矣。住慶壽先二十三年矣。此時如淨尙未投胎。二書收顗四世祖嗣如淨、其錯誤四十四也。

又曰、仰嶠叢林、爲燕京最。泰和中、主事僧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之。萬松忻然奉詔云云。湛然居士集 按李屏山作萬松塔銘、謂泰和六年住仰山、雖去智鑑寂時十五年。而松初開法邢臺、卻與鑑同時。二書收松六世祖嗣如淨、其錯誤四十五也。

又曰、金元間有僧自稱萬松野老、居燕京從容庵。耶律楚材見之、參學三年、僧以湛然居士目之。帝京景物略 萬松因湛然請評宏智頌古、以居庵名其書、故曰從容錄。其從事載筆、始於金宣宗興定二年。此時如淨與松同時。收松嗣如淨尙不可、以宋金敵國故也。二書收松六世祖嗣如淨、其錯誤四十六也。

又曰、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鉅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淥水亭雜識 文正王、卽湛然居士。據此極力稱讚萬松、大振曹洞之宗於金燕。雖與宋浙如淨同時、其先開法邢臺、實與智鑑同時。二書收爲如淨七世孫、其錯誤四十七也。

又曰、遼清寧間、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金大定中、僧善祖營寺、朝廷賜額大覺。湛然居士集 又曰、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榜其齋曰昨夢。湛然居士集 萬松住大覺、雖未載有年甲、然兩段文俱出湛然集、湛然乃萬松弟子、

係金朝人。紀萬松住大覺在金朝明矣。二書收爲宋季如淨七世孫。其錯誤四十八也。

又曰。永光寺元大萬壽寺也。曹洞下青州辯公居之。寺有大萬壽寺開山傳法歷代宗師實蹟碑記。又明正統十一年一碑。稱萬松秀公居此。湛然屏山二居士爲其上首外護。湛然。卽耶律文正王楚材。屏山金李翰林純甫也。析津日記 按實蹟記述。辯和尚乃萬壽仰山開山之初祖也。蓋辯自金初來燕。獨唱新豐曲子。大振鹿門家聲。嗣後接拍繼和。盡住金國。歷傳至萬松爲第五葉。計百年。法道之盛。觀此片言可知。二書凡例謂洞宗大盛於北地。良有以也。然收金初之青州辯。爲宋季如淨三世孫。收萬松爲淨七世孫。收湛然屏山爲淨八世孫。其錯誤四十九也。

又曰。元初京師禪學。分萬松延洪爲二門。比丘尼智公參萬松者也。耶律楚材因請其開堂住報先寺。析津日記 楚材請智公開堂。則智爲萬松法嗣明矣。智望鹿門七世祖。旣爲金朝楚材請其開堂。亦與如淨同時明矣。二書收智七世祖嗣如淨。其錯誤五十也。

又曰。趙孟頫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記略曰。師名行滿。字萬山。俗姓曾氏。江右太和人。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薙髮。禮澤庵璉公爲師。後繼席仰山。聲聞大振。元武宗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洎織錦僧伽大衣。蓋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爲二十六代。松雪齋集 京西大覺寺有月巖瑁禪師碑。按碑中紀世系曰。瑁嗣棲隱滿。滿嗣甘泉璉。璉嗣少林英。英嗣香山溪。溪嗣覺山福。福嗣香山俊。俊嗣磁州寶。則滿望鹿門九世祖。滿至元庚辰薙髮。去宋季如淨四十餘年。二書收滿九世祖嗣如淨。其錯誤五十一也。

藏中有辨僞錄。言蒙古憲宗時。道士丘處機等占梵刹四百餘所。歲乙卯。少林雪庭裕詣闕陳奏。玉音宣諭

登殿辯對。道士義墮、奉旨焚經罷道為僧。按乙卯乃憲宗五年、卽南宋理宗寶祐三年也。雖去如淨寂時二十二三年、其先中興少林、卻與淨同時。二書收為淨八世孫。其錯誤五十二也、

又曰、由乙卯以來、邪說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玉音頒降、天下偽經盡燒。此是元世祖第三番燒道經也。彼時在廷辯對者、萬松法嗣居多、曰圓福從超、曰資聖至溫、曰報恩從倫、且命倫舉火。皆去如淨不遠。二書收為淨八世孫、其錯誤五十三也。

佛祖統紀曰、淨因自覺禪師、初學於司馬光云云。按覺祖塔記曰、幼以文章見知於司馬溫公、正此之謂也、會元亦如是載。溫公歷相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則自覺學於溫公、在哲宗時。二書以自覺嗣理宗時之如淨、其錯誤五十四也。已上據古人文獻所考如此。

正名錄卷五終

正名錄卷第六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洞宗世次備考之二

五燈全書凡例曰、一洞宗世系所紀不一。今從永覺賢公之補燈、涵宇寬公之續燈、遠門柱公之續略、為霖霈公之闢謬、參酌以定、匪涉私裁。

歲壬子白巖輯祖燈大統、得青州辯自書塔記、因而廣考載籍、得其眞實、確知鹿門覺來自芙蓉楷、亦知續

略纘續補燈諸書錯誤不足據。於是淸出丹霞五代。釐正洞宗世系。迄今二十餘年矣。燈統之後有靑原嫡唱。洞宗彙選。洞上祖憲錄。散木正傳錄。大鑑正燈錄。天柱一燈大覺續燈。洎諸語錄。拈香木主署諱塔面題名。悉已改正。亦有年矣。全書出在二十年前。無怪其然。今出在二十年後。難道此之諸書。暨上數十種古碑文獻。盲無見乎。若果不見。何以稱窮搜極討。若見而不折衷參酌於古碑古書。硬據此四種錯誤之書以譜洞宗世系。則其私裁畢露矣。處心既私。全書何公之有。又不考天童淨何時人。鹿門覺何時人。一味乘人之誤以誤之。則著述眼何在。著述無眼。處心不公。輒輯五燈大全。豈不是自僭自專自欺自妄。僭專欺妄施於五燈全書之中。其立意也錯。請齋崙改過私裁。秉至公無我之心。將余所引古碑古書洎公所例續略諸書再一參酌。何等書理不當言宂僞。則刪之。何等書旨不二機冥合。則增之。何等書可根可據。何等書不可根據。考訂宗派。申明大端。不使金鍮溷雜。務期支緒詳明。以成全書之美。不惟堪報皇上衛法之深恩於萬一。亦不仰愧龍天古人矣。

山曉晳公寶積錄十二卷。收長翁如淨禪師語錄凡八張。末後附曰。其嗣襄州鹿門覺參師。値師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蛉。蜻蛉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皺鐵釘。覺忽然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載五燈續略中。

按如淨錄一箇烏梅是頌靈雲見桃花語。非上堂語也。山曉已收在頌古類中。明知此非上堂語。故附刻卷末。而又下箇註脚曰。載五燈續略中。其意余知之矣。意謂人或不知。吾話行矣。人或辨之。是續略錯誤。非吾寶積錯誤也。此名躲身之法。其心行於此見矣。續略之錯誤。辯見於前。寶積之錯誤。不辯可知矣。

山曉晳公寶積錄後。附崇正錄洞宗世系考曰。青原五傳至洞山价。价七傳至投子青。青四傳至眞歇了。了又四傳至天童淨。續傳燈與世譜所載止此。其後俱未詳。唯附壽昌雲門於彼宗末。云俟其詳者補之。今崇正考洞宗祖圖。依彼宗遠門禪師續略。考定補輯之世系也。白巖位中禪師出祖燈辨訛。謂有青州辯自述塔記。證天童淨下鹿門覺即八十餘年前芙蓉楷下之淨因覺。將丹霞淳眞歇了諸大老。削去五代。作洞宗源流祖圖。與續略之世系迥然不合。當遠公羅輯續略時。搜求考覈。良亦苦心。片紙隻字。俱不遺棄。而未聞有青州辯之塔記。今忽然突出。其眞僞之間。安敢固必。但辨訛中云。青州辯寂於皇統九年己巳。去上芙蓉楷寂於重和戊戌。計三十一年。謂覺辯二世。每世十五年半。晳考指月錄。淨因覺寂於政和五年乙未。計乙未去己巳三十四年。豈有已寂三十四年之人。復與辯平分十五年半之生世乎。此一不合也。

按續傳燈。不見署輯書人名。又無序。不知何年何人之書。細觀書末。於洞宗收止天童淨。石林秀惟紀空名。未列章次。濟宗收止無準範。有章次。載範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示寂。則此書出在淳祐間明矣。亦在宋元敵國之時。故於南宋國中收錄甚詳。若夫齊魯燕趙秦晉之間。少見收錄。至於收洞宗止於石林秀。以書出在宋季。故人與書齊止。便謂其後未詳。濟宗止於無準。謂其後未詳可乎。何言之不經一至此乎。禪燈世譜。乃晳公之師木陳忞公所作。按自書世譜後曰。此書壽梨棗在天童。其編次也在閩川。蓋予取福清吳君舊文而筆削也者。流通則在崇禎四年。又曰。至若壽昌顯聖之光復吾宗。彼所謂豪傑之士。乃屈辱乎二老。況置於未詳法嗣之列。則余豈敢。抑當日此書之成。余實無所考鏡。如晳公謂遠公羅輯續略。搜求考覈。片

紙隻字俱不遺棄。世譜上收四七二三以及五宗落脈在天童悟止。誠非細事。豈可草草成書。而不之搜求考覈。抑又何耶。旣無考鏡。何遽刻行。旣謂二老豪傑之士。且能中興曹洞之宗。豈有來源未詳耶。且二老又非上古之人。又非燕晉之遠。旣無考鏡。何不躬走二老處問其詳悉。刻行未晩。遽置二老於未詳。是何心耶。昔崇禎三年。密雲悟公赴黃檗。請費隱木陳侍從焉。道過浦城時。天界盛住夢筆。以書致之。其略曰。傳聞座下輕以源流拂子。濫付非人。致使惡風四吹。凋損叢林不少等語。彼時父子銜恨而去。一到黃檗。特借收書爲名。其實爲報濫付非人之恨故也。然則夢筆得罪悉公父子。置壽昌於未詳可也。若夫顯聖退己讓人。舉悟公住金粟。恩義俱隆。亦置於未詳。此何謂耶。不收洞宗世系。已是心行不端。況置二老於未詳。其心行何可勝言。世譜不收洞宗世系。晳公便謂其後未詳。濟宗自無準下收止天童悟。何從而得其詳耶。海舟普慈。寶峯明瑄。天奇本瑞。一脈來自萬峯。世譜譜東明下。雲溪瑛。淨庵素一脈。出自永慈。世譜譜普慈下。笑巖嗣無聞明聰。世譜譜絕學正聰下。笑巖法嗣止有靈谷芝等六人。若禹門傳幻也。日不聞也。世譜俱譜笑巖下。三際通。東臺瑞峯一人也。世譜譜爲二人。龍池法嗣四人。世譜剷雪嶠於譜外。如此不審詳乎否耶。至於妄譜雲門法眼於馬祖下。致端伯黃公闢之。禁之。好不羞恥。晳公見世譜未收洞宗世系。引資駁辯之端。已屬可恥。更謂其後未詳。其不知羞恥。一至於此。

芙蓉法嗣凡二十六人。只一自覺。先住淨因。後住鹿門。原只一人。若謂淨因自覺。非鹿門自覺。則法燈亦芙蓉嗣也。覺範不應敘法燈繼鹿門自覺之法席也。又不應紀鹿門自覺爲法燈之兄。芙蓉爲法燈之師也。據此。則鹿門自覺。卽淨因自覺。嗣芙蓉明矣。續略以鹿門自覺嗣天童淨。作洞宗源流祖圖。疊出丹霞五代。其

錯誤辨見於前祖燈。據青州塔記以誤嗣天童淨之鹿門自覺。還歸芙蓉下。淸出丹霞五代。作洞宗源流祖圖。與續略自然不合。何用置喙。至謂白巖以塔記證天童淨下鹿門覺。卽八十餘年前芙蓉楷下之淨因覺。觀此。則晳公執淨因覺鹿門覺爲二人。以資駁辯之端。則青州辯亦執爲二人可乎。增集續傳燈不云乎。雪庭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巖滿。滿嗣王山體。體嗣磁州寶。寶嗣青州辯。辯嗣鹿門覺。覺嗣芙蓉楷。試問晳公。青州之師鹿門覺。畢竟是芙蓉楷之嗣耶。天童淨之嗣耶。嗟乎。以一鹿門覺爲二鹿門覺。駁辯祖燈續略世系不合。豈不是瞎說。

搜求考覈。誠非易事。昔白巖命僧懷誼。北往兩年。始得青州塔記。繼命余往。由江南至湖廣大陽大洪關嶺天皇鹿門諸處。次至河南大乘香山風穴寶應嵩少諸剎。始備得諸祖碑銘。次渡黃河。登太行白雲寺。得天奇塔銘。行至衛輝。因病不能前進。由開封歸德至金陵翼善。得永慈行實碑。回白巖。與老人折衷參訂釐正洞濟兩宗世系。一片苦心。惟龍天鑑知。以未到燕晉之念不忘。故於癸酉春由齊魯走燕趙鄴晉諸省。歷兩年。萬餘里。僅得數碑。因思龍唐搜求考覈之艱。若非兩宗世系有誤。誠法門一大功臣矣。奈何續略成於崇禎末年。北地正値李賊大亂。故於燕趙秦晉之地。未及躬到搜討。以致世次疊訛。故湘和尙曰。續略出於荒亂。荒則不能搜羅。亂則不能商訂。名爲續略。事有由然。今日子孫改正。依舊聞無異辭。見無異辭。傳之源遠流長無異辭。可謂至言也。晳公夾帶心行駁辯曰。當遠公羅輯續略時。搜求考覈。良亦苦心。片紙隻字。俱不遺棄。而未聞有青州辯之塔記。今忽然突出。其眞僞之間。安敢固必。以青州塔記爲白巖得之。便謂忽然突出。如輪庵和尙親到京西大覺寺。以驗青州塔記。於勝果寺又得曹洞古源流碑。月函和尙刻附疑問之後。

跋曰。曹洞源流世次之錯訛者。只在芙蓉鹿門上下之間。今據曹洞古源流碑。自青原思。歷敍至芙蓉楷下。卽曰鹿門覺。則丹霞五代。不在源流中明矣。亦謂之忽然突出可乎。翼善寺大殿前有中興翼善碑。寺左退居寺有永慈行實箚付二碑。當天童悟公住金粟時。羅搜祖父遺錄碑銘。徧索諸方。不獲一字。至順治丁酉永慈碑始爲忞公之孫得之。晳公胡不謂忽然突出。眞僞安敢固必耶。北地荒亂勿論。江南浙江天崇之間。太平全盛。當遠公搜求往返時。金陵必由之道。何故竟遺翼善三碑。以致濟宗世次錯七錯八。抑又何耶。天寧諵示寂於宣和五年。會元錯刻爲政和五年。指月錄將諵示寂一段事。又錯刻爲淨因覺之事。晳公不辯正指月之錯。反引爲駁辯塔記年代不合之端。豈不取笑識者。

又曰。謂濟大川五燈會元所收。僅南宋所管之地。乃若燕秦齊晉之地。不及見聞。故於淨因覺一脈未及收錄。晳考會元中現有淨因覺及覺之門人眞懿蘭住東京華嚴。青州辯亦住中都華嚴。旣同爲覺之門人。又同在中都。何獨收眞懿蘭而不收青州辯乎。此又不合也。

青州辯眞懿蘭皆淨因覺法嗣也。辯住中都華嚴卽燕京。蘭住東京華嚴卽開封府。會元收蘭遺辯者何。或偶得蘭法語。列爲章次。此古今之常事也。若辯者住在金燕。大川住在宋浙。輯會元時非有意遺辯不收。實不敢入敵國收人法稿也。不特遺辯一人。彼時曹洞雲門臨濟三宗人大盛金燕。會元概不敢收者。以其在敵國故也。晳公曰。考會元中現有淨因覺及覺之門人眞懿蘭住東京華嚴。青州辯亦住中都華嚴。旣同爲覺之門人。又同在中都。何獨收眞懿蘭而不收青州辯。嗟乎。何詞與理俱謬如此。以宋浙之大川不收金燕之希辯。以爲駁辯之張本。已屬不經。故意以中都東京混爲一處。以二華嚴混爲一華嚴。以資駁辯之難端。

豈不是心行。

又曰。云宋天聖丁卯。去上天復壬戌。計一百二十五年。不志觀玄四世。每世三十一年。又定宗丙午。去上皇統己巳。計九十七年。寶體滿秀四世。每世二十四年之說。種種不合云云。

燈錄間或未載年月事迹者。故曰某世至某世若干年。每世若干年。此大約之言也。至若天聖天復。丙午己巳非無據而言也。雲居膺寂於唐天復二年壬戌正月三日。載會元第十三卷廿九紙。大陽玄寂於宋天聖五年丁卯七月十九。載會元第十四卷廿一紙。天聖丁卯去天復壬戌。歷七朝十七主。正一百二十五年。青州辯寂於金熙宗皇統九年己巳臘月十二。載塔記。萬松秀寂於蒙古定宗元年丙午閏四月七日。載續第一卷廿一紙。定宗丙午。去皇統己巳正九十七年。而謂種種不合。豈正人君子之公言耶。

又曰。況續略考定補輯之書。已經本朝順治年間世祖章皇帝頒入龍藏。設有不合。祇可闕疑。豈得公然削而去之乎。故崇正考洞宗祖系圖。惟依續略。終不敢阿白巖之辯訛也。

如禪燈世譜。五燈嚴統。無故擅改龍藏。此固罪不容辭。然闕疑者。以其事蹟不明。無所考據。不得不然。今濟宗疊出兩代。已有聰寶諸祖數種舊章。洞宗疊出五代。已有古碑文獻數十種舊章。不急急釐正而又闕疑。則疑誤後賢。倒置先德。無了日矣。如玄素僞碑。業海引以闕疑。所以疑誤世譜嚴統。徒費千金。博一臭名。究竟於人於己。有何裨益。白巖所以釐正者。以集書原爲取信千古。今準公高裁。豈不更起千古之疑案乎。然既依續略。定洞宗祖系。胡不依續略定濟宗祖系耶。續略明收海舟普慈嗣東明寶峯明瑄嗣普慈天奇本瑞嗣明瑄。續續亦如是紀。正公所謂入藏之書。二書行世二三十年。海內閱覽。不知凡幾。設有不合。祇可闕

疑。豈得公然削普慈於源流祖系外。狠心狠筆抹殺明瑄。竊奪本傳爲智瑄傳。妄認永慈智瑄，爲自出之祖，以之上嗣東明，下出天奇，頒爲臨濟正宗源流諸祖世系圖。不惟悖逆續略，亦悖逆無聞笑巖之祖訓多矣。甚至斥續略爲無稽僞書，何遽竟忘羅輯之苦心耶。豈非自語矛盾，續略譜濟宗世系，悉本汝祖闢妄救，今斥續略，不亦斥其祖乎，法門攸關，誠非細事，非留心三二十年，不能詳其顛末，今崇正一書，不惟關係洞宗，而關係濟宗不小。

濟水洸公出默齋筆評。評青州辯塔記爲僞。明眼人見之，付之一笑。後學初機見之，不免疑信相半。此余以釋後學之疑，不得不略辯數端於右。按洸公輒引纘續爲口實，以罪燈統。然續燈存稿，正宗語錄，皆洸公父兄所出之書也。可曾遵纘續乎。纘續雖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譜東明下，然未更易三代世次。存稿正宗，不惟更易世次，且又紊亂倫理。則藐視國法，擅改龍藏之罪，此洸公爲父兄所供之也。今又詆祖傳祖錄，爲邪說。爲僞書。貶親宗嫡祖，爲兔角爲烏有。可曾遵纘續一字乎。則藐視國法，擅改龍藏，又公自供也。貶嫡祖爲烏有，是無祖也。人而無祖，罪不容誅。

纘續存稿，悉本續略。續略續會元後，數百年以來之書。其述洞濟兩宗諸祖事迹，有得其行實塔銘者，故詳氏族。其未獲行實塔銘者，故闕之。青州辯雖未詳氏族，以一時未獲行實塔銘故也。今塔記係辯和尚自書，出洪州黃氏親口也。其未敘精究教相偈頌等事，以其臨終之人，乘在病中，故敘事簡略。續略述其精究教相偈頌等事，蓋得諸從容錄，請益錄，宗旨緒餘，文獻通考，等書。今洸公以纘續存稿，較塔記詳略，乃雌黃其說。殊不知濟宗諸老，於崇禎初年所出之書。述本宗一脈之祖。其間數代，不惟未詳氏族，求其片語隻字，了

不可得。自崇禎末年及順治康熙以來所出之書。較前不惟氣魄詳略。絕不相類。且又訛混相承。洸公何不評之。今乃諱本宗不之評而妄評他宗。豈善知識所用心耶。塔記稱祖父未嘗直稱自覺道楷。曰。諱自覺曰。諱道楷。既有諱字在上。稱之有何不可。若必曰。上某下某。此近代時風。每見笑於士大夫者宜也。今洸公泥於近代時風而妄評古人。豈通人文士之見也。塔記未敍及參臨濟雲門下某某。以其臨終病中所書。不遑備錄故也。古人敍事多從簡。且汾陽歷參七十餘員知識。後謁首山。亦未嘗逐一標名指姓。洸公何不評之。乃謂青州直曰雲門臨濟爲妄。其責人之甚。得不爲天下人恥笑也。

凡中興古刹稱第一代者。如少林寺。初係跋陀尊者開山。稱第一代。後達磨大師在彼面壁。遂稱達磨爲少林第一代。嗣後二祖繼闡玄化。宋時報恩禪師奉旨住持。唐宋以來住持少林者。不知凡幾。迄金哀宗天興元年壬辰。雪庭裕禪師中興。亦稱少林第一代者。有中興二字故也。越中顯聖者。唐大珠海禪師開山稱第一代。自後住持曰重曜。曰居耀。曰宗利。至萬曆年間。散木老人中興。亦稱顯聖第一代。金陵翼善寺。梁誌公禪師始創。稱第一代。至明正統十年。永慈中興。亦稱開山第一代。如此者不可枚舉。唐州大乘山。係古本禪師開山。稱第一代。後流爲講寺。宋徽宗皇帝革講爲禪。詔自覺和尚重興。亦稱大乘第一代。鹿門雖非覺和尚開山。實係中興。故稱第一代。洸公株守一隅。豈知名山大刹之盛蹟。洪模有如此也。乃謂覺不合稱第一代。豈不尤爲天下人所恥笑也。

歷代帝王以年號賜寺額者頗多。如開元寺。景德寺。天下不知凡幾。皆唐宋年號也。今河南如大乘山諸古

碑●載宋徽宗崇寧間賜額。則曰●崇寧萬壽禪寺。政和間賜額。則曰●政和萬壽禪寺。又安慶府太平寺。晉曰●萬松寺。宋太平興國年間賜額。則曰●太平興國禪寺。如此者不可枚舉。洸公井蛙●諒必不知。如石門文字禪久行世間●萬目共覩。內有法燈禪師塔銘●謂燈於政和七年夏●繼襄州鹿門山政和萬壽禪寺慧定禪師自覺法席。洸公曾閱及乎。若閱之。何又謂政和年號今忽攙入寺額。豈不尤爲天下人所恥笑也。

龍池初聞燈花爆有省●後見笑巖作修羅勢有省●兩次言有省●竟不見吐露一言半偈以見悟處深淺●其承嗣笑巖●大有徑庭●洸公何不評之●青州雪夜發明●便謂不見是何因緣●是何機語●古人發明此事●承師家印證●日後更進一步者●甚多。如兜率悅●承眞淨文印證後●見清素上座●始得大透脫。大慧杲●承圓悟勤印證後●在虎丘閱華嚴●方得打失布袋。香嚴●發明此事後●與潙山問答機緣頗多。青州問鹿門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者一卷經遮卻也。州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州於是得大透脫。州雪夜發明●又經半載●始離鹿門。則此得大透脫一則機緣●安知不在半載之內問鹿門乎。此機緣載在續正公所謂龍藏也。洸公見雪夜發明無機緣●遂以塔記機緣皆評爲非。然則笑巖聯芳偈不見有龍池法偈龍池錄中自敍笑巖付以源流斗笠●準公所評●若龍池錄是●則聯芳偈卽非。若聯芳偈是●則龍池錄全假。又豈有二俱得當者乎。

禧諱禪師。初住天寧●次住韶山●晚住丹霞●於宣和五年示寂。會元錯刻爲政和五年。指月錄又錯刻爲淨因覺事。洸公今謂會元彙五燈而成書。每一書成●必若干人搜羅訪覓云云。傳燈在藏之書●會元所載●十遺其二。會元之後●有補燈補會元之失。何前人搜羅訪覓之不逮。致會元前遺之於傳燈●後失之於補燈。洸公何

一評補燈除會元外從何而得。而偏評禧請之傳從何而得。如此邪言謬說。得不甚爲天下人恥笑乎。且會元不但禧請傳中一政字之錯。如巖頭傳謂頭與雪峯。欽山。結伴往參臨濟。値濟示寂。乃參德山。不知德山先示寂於臨濟二年之前。據如會元所載。則巖頭雪峯。欽山。亦皆是參已死之德山。又載三人離德山之門。往河北參臨濟。路遇定上座。言濟示寂一則機緣。此又前後相矛盾。如此錯亂甚多。洗公何不評之。而偏執會元載禧請示寂事。以難青州未曾參謁耶。殊不知丹霞淳於政和七年。住大洪。宣和元年。示寂。今準會元載請示寂在政和五年。而七年後繼淳公法席者。又是何人耶。況淳與請。伯仲也。或請退韶山院子。而寓丹霞。後値淳遷大洪。乃繼其席。青州於政和六年。往參二老。有何不可。洗公乃謂之爲無據之談。不顧明眼所誚。

按宋史載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卽金熙宗亶皇統九年冬十二月丁巳夜二鼓。金平章政事完顏亮入寢殿弑其主亶。平章秉德與衆議奉亮卽位。大赦改元天德。按稽古略曰。金熙宗亶皇統九年十二月十日。爲從弟岐王亮弑之。其下小註曰。金志。金志卽金史也。十日。卽丁巳也。又曰。金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子。左丞相岐王亮卽皇帝位。改元天德。亦註曰金志。按丁巳爲初十日。則甲子。乃十七日也。明矣。事載宋金國史。古今閱覽者。不知凡幾。塔記書在初八日。署皇統九年。理也。洗公誣天罔地。謂初八日金完顏亮立爲天德元年。豈有身居其國。而不識世主年號。嗟乎。僞揑八日改元。以作妄評張本。將謂欺瞞天下人。天下人又誰肯受其欺瞞。徒增天下人所恥笑也。

圓悟作碧巖集。蓋爲卽佛祖公案。以發明吾人己躬下一椿大事。奈學者不能卽公案而體會自己。一味胡

穿亂鑿盲批瞎判。所以致大慧火之。乃拈條竹篦、逼拶學者、扣己而參、單單要明自己一樁大事。此宗師家爲人拈卻炙膠帽子、脫去鶻臭布衫。因機所發之大手段大作用也。塔記謂余三十年、叨忝傳持宗旨、接待四來。唯一眞諦、示學徒佛祖未生前事。未嘗以古人公案因緣、惑亂初機、增長情識知解。青州嘗設百問勘驗學徒。則學徒亦夥矣。觀其首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可見掃除公案因緣、截斷穿鑿知解。單提向上、壁立千仞。直令學徒、悟明佛祖未生前事。學徒誠能如是、又何公案因緣之不明耶。所謂但得本、其末至矣。此亦青州因機而發、匡時救弊之大作用、何異大慧所爲也。今洸公詡詡然、便謂青州明自己、不明公案。藉如所評、則圓悟惟明公案、而不明自己。大慧單明自己、而不明公案。謂二老情存取捨、智常向背、可乎。既不可抑圓悟大慧、又豈可獨抑青州耶。洸公不知古人或時建立、或時掃蕩、皆因機所發、初非有定法。今概作死殺法科定、謂公案自公案、自己自己、妄評古人。豈不爲天下人所恥。故湘翁和尚曰、昔辯祖自敍受鹿門印記、叨忝舉揚、惟示佛祖未生前事。斷不以公案惑亂初機、增長情識。此正爲古今認依解者、下頂門針砭。而默齋肆口輕評、謂公案卽自己、自己卽公案。明得自己、不明公案、此人有眼無足。明得公案、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須眼足雙圓、照用無迹。然後於生死而得自在。審是則默齋猶坐在鑑覺光中、據泰春檢點、直饒眼足雙圓、照用無跡、正好劈脊痛棒。且教伊更參三十年。何況公案卽自己、自己卽公案、穿鑿解會云云。是默齋平常必以公案教習、難經痛處一拶也。善哉斯言、藥出金瓶。洸公於此言下、悟明佛祖未生前事、亦不可知也。

觀洸公眼目如此、識見如此、妄自標榜、誇張見道、不知面皮厚多少。每見人逃一實事、必巧爲無端不可解

之語逆奪之。使舉世哄然而述者色沮然後爲快。如此設心安能保其善始善終乎。或曰祖訓誡不可謬解彼以臆見解之嫡祖誡不可妄黜彼以偏私黜之天理可昧良心可喪如此之人必不能善終必不能有後。天道最近可拭目而待奚用辯爲曰此言誠是。大凡流言訕謗禍及一人不辯可也。今洸公肆出邪說掩飫正理禍及兩宗貽害天下則其辯豈容緩乎余非好辯蓋出乎萬不得已。大方明眼幸諒之。

正名錄六卷終

正名錄卷第七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洞宗世次備考之三

天笠珍公出兩宗決疑因余寄洞濟世次備考而作也。洞宗鹿門自覺原出自芙蓉楷下。濟宗海舟普慈原出自萬峯蔚下。兩宗向有舊章可據後之著述家不從舊章概據新條。不惟源流疊出且又混訛紀載故余詳述舊章於備考中逐一點出某祖事蹟出載某碑某集及人名世次朝代歲月。如揭杲日於中天高明之士一目了然。珍公居覆盆下不覩天日。反謂余不必廣引名公鉅卿碑記以證少林繼席宗主爲幾十幾世且文人筆墨何足爲憑。嗟乎何詞與理俱謬至此耶。夫世出世間聖聖賢賢一生事業或載之青史或勒之貞珉天下後世有所徵信據珍公謬言謂碑記不足憑。公今表出持昱慈瑄靈塔穹碑高豎江浙不審可憑乎否耶。本宗殘碑斷簡破篋敗紙悉足爲憑。他宗貞珉信史俱不可憑。嗚乎此語果以欲服人乎服己乎少

林、爲初祖道場。歷來皆洞宗諸祖、代膺簡命、開堂說法。珍公槪以宗主目之。彼奉旨開堂之祖師、珍公一言烏足爲輕重耶。特珍公徒自欺其心耳。公欲蓋覆無聞出處年代、反謂余何必窮搜深遠莫考之年代、生扭南北鹿門覺揑爲一人。夫考事之遠近、不以年代、何以知其先後。故歷代國史、不惟逐年系以甲子、且逐日系以甲子。使奸宄之徒、不能妄栽罔布、誣張枉李、故也。如明聰承嗣已死五十四年前之本瑞、此固不可以年代碑記燈錄諸書爲憑。若藉此爲憑、便見其非面稟親承也。吾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磁州竇、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一脈師承、年代碑記燈錄、是俱可考者。如宋徽廟時、洪覺範濟宗之名宿也。其撰鹿門燈塔銘。明載燈公於政和七年夏、繼襄州鹿門山政和萬壽禪寺慧定禪師自覺法席。此鹿門覺係北宋徽宗朝人明矣。又祭文明載芙蓉爲燈公之師、自覺爲燈公之兄。此鹿門覺出自芙蓉楷下、又明矣。重修大乘山普巖寺碑、明載自覺於崇寧三年出住大乘、箚付碑、明載自覺於大觀元年補住淨因。塔記明載自覺於政和元年遷住鹿門。政和七年春示寂。夫崇寧三年出世、政和七年示寂、凡三主大刹、歷年僅十四載。則大乘自覺、淨因自覺、鹿門自覺、先後住持、原是一人更明矣。何謂余以南宋鹿門覺、與北宋淨因覺、揑爲一人耶。高宗後爲孝宗、孝宗後爲光宗、光宗後爲寧宗、寧宗後爲理宗、理宗後爲度宗、度宗後爲恭宗、恭宗後爲端宗、端宗後爲帝昺、凡九帝、歷一百五十三年、是爲南宋。珍公指鹿門覺爲南宋人、未審載何燈錄、憑何碑記、在何年代、試說說看。續略雖誤記鹿門覺爲天童淨嗣、並無所謂南宋之說。而珍公乃妄栽南宋二字、別鹿門覺非淨因覺、以便誣余扭揑二覺爲一覺。此等心行、在流俗尚不肯用。稱人天師範之知識、乃甘心用之乎。又引續略、天童淨上堂一篇云、芙蓉楷下二覺可揑爲一覺。楷與淨豈可復揑爲一人。吁迷人之偏執

難破者、蓋有如此。按續傳燈增集、續傳燈及禪燈世譜、載天童淨法嗣僅石林秀、孤蟾瑩、雪庵瑾三人而已。並無所謂鹿門覺也。一箇烏梅語乃頌語、現刻天童淨語錄內偈頌中、非上堂語也。其錄內、亦無覺失笑之說。續略誤紀爲鹿門覺參天童淨事。亦猶續略誤紀海舟普慈參東明旵墮燈悟道之機緣、及旵出關上堂之偈、語故事、同一轍耳。今存稿正宗、俱認海舟永慈爲祖。未審此墮燈悟道之機緣、消歸那一慈下。縱續僧寶傳、以此機緣偈語、可移於翼善慈、萬峯付普慈偈、豈能移之於東明旵下耶。二慈可捏爲一慈、蔚與旵豈可復捏爲一人耶。珍公既認永慈下智瑄爲祖、存稿又不合移普慈下明瑄爲永慈之嗣、明瑄可移爲永慈下、普慈付明瑄法偈、則難移爲永慈事也。明瑄在俗時造東明塔院、又豈可移之爲智瑄事耶。珍公辨兩宗世次、不揆之於理。一味偏執新條、以非舊章、徒有見誚識者。又不考續略以一百三十年前、北宋徽宗朝之鹿門覺、爲一百三十年後、南宋理宗朝天童淨之嗣爲誤。而反執機緣上堂爲不可移易。其考究之眼目何在、辯難之眼目何在。珍公又謂散木老人拈香、當法道初興、失於稽考、後輩翻刻乃定。此後拈散木老人香稱三十二代者、此時法道已行、稽考確實云云。余備考詳述三十餘種舊章、與散木老祖拈香不謀而合。珍公此語拗直爲曲、害是亂眞。獨不見永樂時、南石琇增集續傳燈紀洞宗世次乎。他明載雪庭裕嗣萬松秀、秀嗣雪巖滿、滿嗣王山體、體嗣磁州寶、寶嗣青州辯、辯嗣鹿門覺、覺嗣芙蓉楷、所敍人名世次、明如指掌。珍公何不考看、而謂吾散木老祖拈香、失於稽考可乎。公無乃欲圖遮掩本宗僞誤、反塗訛他家世次、智者不爲也。又云、卽據青州塔記中、辯公金皇統九年去世、卽南宋紹興十九年云云者。此又不考雪巖滿、初參鄭州普照寶一則機緣、載從容錄下卷二十紙。續略、列寶爲未詳法嗣。纘續、列寶爲青州辯法嗣。續略、纘續、載

雪巖參普照寶者，係河南開封府鄭州普照寶也。辯和尚雖嘗住普照寺者，卽山東青州府普照也。珍公不考分野有山東河南之別，梵刹有青州鄭州之別，人名有辯寶之別。但見雪巖參普照字面，卽指為參辯和尚。是又難怪乎，指贈瑄玉峯偈，為付琳玉峯偈，盜延安無聞機緣，為光澤無聞機緣。甚矣。誤枉之甚，有如此也。夫金之開國在宋徽宗時，元之開國在金章宗時，江淮以北盡屬金元。自高宗南渡建都杭州。歷九帝一百五十餘年，是為南宋。至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宋亡。始為一統。於一百五十餘年間，南宋與金元，分為南北朝，各守封疆。除國家議和外，餘則不敢通往來。丹霞淳下出眞歇了，示寂在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其奉旨數處開堂，皆在南宋疆內。了下出天童珏，珏下出雪竇鑑，鑑於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始住雪竇，載雪竇錦鏡池記。示寂在光宗紹熙三年壬子，載高僧傳。則鑑住雪竇僅九年耳。鑑下出天童淨，其開法在南宋寧宗朝，示寂在理宗朝。此丹霞一支，衍於南宋如此。鹿門覺下出青州辯，據塔記自敍，政和五年蒙覺和尚印證，稟命至沂州禮見芙蓉。尋住泗水龍門山。宣和間出世青州天寧寺，凡八年。金兵破青州，遂至燕京。初住奉恩，次住華嚴，卽萬壽也。後住仰山。天眷三年，復住萬壽。皇統六年，退歸仰山。九年十二月八日，自書塔記。十二日示寂。觀此，則辯和尚受囑禮祖，出世，皆在北宋徽宗時也。宋史載，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金陷青州。則辯和尚於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始入燕京。其住奉恩萬壽仰山及示寂，皆在金太宗熙宗時。當南宋高宗時也。辯下出磁州寶，於金皇統間住齊之靈巖。見王山塔銘中所敍，卽南宋高宗時。寶下出王山體，據塔銘曰，正隆五年受囑，卽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明年開法王山。大定十三年示寂，卽南宋孝宗乾道九年。體下出雪巖滿，於大定十九年開法王山，載王山寺記。卽南宋孝宗淳熙六年。滿下出萬松秀，續略載秀初開法邢

臺淨土。明昌四年、金章宗詔師禁庭上堂、當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也。承安二年、詔住仰山、當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也。晚住報恩及從容庵、塔銘載示寂在蒙古定宗元年、當南宋理宗淳祐六年也。秀下出雪庭淳。續略載裕壬辰住少林、壬辰卽金哀宗天興元年、當南宋理宗紹定五年也。戊申詔住興國、戊申卽蒙古定宗三年、當南宋理宗淳祐八年也。庚申元世祖卽祚、賜光宗正辨之號、當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也。至元八年、元世祖詔集天下沙門、雪庭之嗣居三之一、當南宋度宗咸淳七年也至元十二年示寂、當南宋恭宗德祐元年也。此鹿門一支、衍於金元如此。今珍公偏執續略爲據、謂鹿門覺的出天童淨下、然如淨旣係宋季時人、豈淨下所出一支、得與五世祖丹霞一支並衍於南北朝耶。又萬松秀於南宋紹熙初開法邢臺、是與雪竇鑑同時、豈有一脈所出八世祖孫同時弘法於宋金之國乎。又淨公旣爲南宋寧理二宗時人、而脚下所出之子孫反爲北宋徽宗時人乎。珍公何不智之甚、何定要扭捏北宋徽宗朝之鹿門爲南宋寧理二宗朝天童之嗣耶。且又妄謂紹熙間雪巖參見辯公、不知紹熙初萬松雪竇皆同時弘道者。據公妄說則雪竇四世孫靑州七世孫雪巖八世孫萬松皆紹熙間人、豈一母一胎所生者乎。至謂參見機緣載之燈錄、今考續略纘續並無雪巖參見辯公之事、亦無紹熙年間辯公爲雪巖參見之年代、豈續略纘續外別有所謂燈錄耶。燈錄旣無所載、則公所謂莫考年代、無根妄揑、適足以自首自證其罪也。公無乃要塗抹靑州塔記、故妄栽一紹熙年代、使祖孫上下世次俱不合、以誣祖誣人之罪加人、曰益彰汝之年號、塔記皆是無根揑出。嗟乎、此等心行、指鹿爲馬、誣天罔地、良心可謂喪盡矣。天理可謂昧盡矣。吾不知天地間乃有此等人耶。若實不知鄭州普照非靑州普照、寶公非辯公、則當謙虛下氣、著艸鞋博問先知、審實州郡人名之別、乃爲得也。若已

知人名州郡之殊、故意贓誣古人、塗訛舊章、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芙蓉楷法嗣、會元收十三人。第一丹霞淳。第五淨因自覺。第十鹿門法燈。十三人之內、並無二自覺也。余洞濟世次備考中據覺祖塔記曰、崇寧三年住大乘、大觀元年住淨因、政和元年住鹿門、則知鹿門自覺卽淨因自覺也。故引覺範撰法燈塔銘謂燈於政和七年夏、繼襄州鹿門慧定自覺法席。又祭燈文曰、慧定旣化遷、住鹿門、旣孝其師、又悌其兄、故余申明之曰、覺範紀芙蓉爲法燈之師、鹿門慧定自覺爲法燈之兄、則鹿門自覺卽淨因自覺、嗣芙蓉楷明矣、珍公作存稿增集跋曰、以洞宗世次卑下於諸方、謬指覺範所撰銘文、爲證政和初之淨因覺、卽紹熙末之鹿門覺、二覺合爲一覺、自絕六世淳了玨鑑淨覺正傳之祖。據銘文中並無淨因之稱、但述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瓶未半而逝、蜂窠蟻穴賴燈公一新之。惠定下旣有青州辯、當時推爲入此宗者、皆其後學、何不卽命辯公繼席、反藉同門燈公振起而新之、灼見政和間惠定下未有辯公無疑矣。嗟乎珍公心行用至此極矣。不惟謂惠定自覺非淨因自覺、亦謂青州辯非惠定之嗣、邪說之甚、無甚於此。準公邪說、指政和初之淨因覺爲芙蓉之嗣、指紹熙末之鹿門覺爲如淨之嗣、是爲二自覺矣。連此惠定自覺歷然三自覺也。不審此自覺消歸何人。若消歸芙蓉下、公謂非淨因自覺。若消歸如淨下、又非紹熙末之自覺、又不應於政和初住鹿門也。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銘中無淨因之稱、便謂惠定非淨因自覺。又不合謂惠定法席藉同門振起。自語矛盾、豈不是邪說。續略纘續以自覺嗣如淨、妄引一箇烏梅作上堂語、以爲契合機緣、其錯誤辨見於前。按其傳、但曰、後承印記出住鹿門、並無紹熙末鹿門覺之稱。汝師存稿亦無此稱。無根僞揑紹熙末之鹿門覺非政和初之淨因覺、以爲誣人以二覺合爲一覺、欲輩次高

出諸方、故自絕六世正傳之祖之張本。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公前僞捏紹熙年間辯公三世孫雪巖滿尙及參見機緣、載之燈錄、今又僞捏紹熙末鹿門覺非政和初淨因覺。準公邪說、紹熙止有五年、鹿門覺出青州辯、辯出磁州寶、寶出王山體、體出雪巖滿、祖孫五代參師受囑開法、總在紹熙五年之間、有是理乎。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按錦鏡池記載智鑑於宋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住雪竇、高僧傳載鑑於光宗紹熙三年壬子示寂、則鑑住雪竇僅九年耳。壬子後癸丑甲寅至乙卯改元慶元、乃寧宗之年號也。汝師存稿於鑑事迹闕載、於如淨傳中亦未載受囑開法示寂之年月。但曰師六坐道場、未稟師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尙、并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踍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書畢泊然而逝。以此推之、則如淨受囑在壬子前、開法在寧宗朝、示寂在理宗朝明矣。據此、則其父其子、尙在紹熙年間兩相授受。而其孫自覺亦於紹熙末年、預先出住鹿門、有是理乎。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存稿列雪巖滿章次、曰、初見普照寶、照曰、兄弟年俊、正須參叩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滿乃避席曰、和尙即今作麽生。照曰、如生寃家相似。滿曰、若不得和尙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便下禪牀、握滿手曰、作家。那復參王山得受記莂、繼踵地持。此雪巖機緣也。載汝師燈錄中。但曰初見普照寶、不曾曰見普照辯、亦無紹熙年間之說。珍公誣天罔地、僞捏紹熙年間青州辯爲雪巖滿所參、豈不是邪說。法運際宋朝、凡梵刹舉住持者、皆奉朝命、如圓悟大慧住持數刹、悉皆奉詔。如芙蓉住淨因、陞法雲天寧、自覺住大乘淨因鹿門、悉皆奉詔、銘中明說法燈自沂州禮辭芙蓉、復至京師奉詔住鹿門、朝命也。非惠定所命也。珍公謂惠定不命辯公繼席、便謂辯公

非惠定法嗣、然則馬祖未繼南嶽法席、百丈未繼馬祖法席、乃至龍池未繼笑巖法席、便謂龍池馬祖非笑巖南嶽法嗣可乎。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又曰、況靖國政和天下淸寧時也。青州百問之雄辯、定應流布四方。何續燈五燈竟無聞焉。若辯公固嗣惠定、則與眞歇了同爲青原下十三世孫矣、豈有眞歇下玨鑑淨三世四十餘人、班班俱載燈錄、何獨遺政和間之一辯。孰知長翁鹿門大川未及見錄、焉能先見青州於會元耶。推此、辯公確嗣紹熙間之鹿門、判然無疑矣。珍公眞井中蛙、不見天日、宜乎取笑識者。青州通玄二百問合刻與從容請益諸錄、流行於世、其來舊矣。蓮大師行脚至燕、得古本翻刻流通、板存雲棲。嘉興梵受經坊亦刻有板。指月錄書目、亦有青州百問。名古今著語作頌者不知凡幾。謂不流布四方可乎。據辯祖塔記、自述政和六年至沂州、禮見芙蓉、經年、尋住龍門、則在政和七年矣。明年改重和、又明年改宣和、辯於宣和間出住青州府天寧寺、經八載、遂至燕京住奉恩萬壽。按京城勝果正緣碑、謂辯祖天會六年至燕、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也。今按青州百問、曰中都大萬壽禪寺辯和尙問、慈雲十身禪寺覺和尙答、燕京報恩禪寺林泉老人頌、華亭生生道人梓。通玄百問曰、玉溪通玄庵圓通大禪師設問、摩訶菩提蘭若萬松和尙仰答、龍巖林泉老人頌、華亭生生道人梓。慈雲通玄俱辯祖法嗣、萬松乃辯祖五世孫、通玄四世姪孫、林泉乃萬松法嗣、生生道人不知嗣法何人。據此、則百問出在金太宗天會年間明矣。今不必廣引古碑文獻爲據、只此百問署名、立決續略錯誤。續略明載萬松明昌四年奉詔入宮陞座、則初開法邢臺、實與智鑑同時、而父子與智鑑四五世祖著語作頌可也、與四五世孫青州通玄著語作頌、無是理也。著語作頌俱在金章宗時、去上太宗天會時、已七八十年矣。顯見萬松五世祖青州辯係天會時人明矣。續略以高宗建炎紹興間之青

州辯爲寧理二宗時如淨三世孫。其錯誤立決無遺矣。準公邪說。揑出紹熙間鹿門覺。又不合以六十餘年建炎紹興間之青州辯爲之嗣。而反妄謂判然無疑。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續燈五燈俱出在南宋之季。青州辯住在北金之國。百問雖流布金國。二書終不能入敵國收之也。珍公妄謂無聞。然則一載汝師存稿。一載汝叔續正法眼藏。不審聞耶否乎。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眞歇下珏鑑淨三世俱住宋浙境內。故燈錄備收四十餘人。然續燈於淨惟紀空名不列章次。會元竟不收。汝師存稿列淨章次曰。出世閱數剎後遷淨慈。復奉敕陞天童。據此則如淨出住數剎。名聞四方可知矣。及遷淨慈。奉敕陞天童。則其名又聞於九重之內矣。迄今尚有語錄行世。當大川住靈隱輯會元時。密邇淨慈不過數里。如此奉敕開堂顯名尊宿。於四十餘人班內不見載之抑又何耶。況遠在金燕敵國境內之青州辯乎。珍公見會元續燈遺辯未收。遂僞揑一紹熙間之鹿門覺勒辯嗣之。以亂人宗祖。訛人世次。不經之談。豈不是邪說。珍公重疊返復矯强邪說。扭定青州辯之師鹿門覺確嗣天童淨。余更有說焉。據汝師存稿曰。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值翁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蛉。蜻蛉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酸鐵釘。師在衆中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可。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報恩秀曰看讀不易以如淨語錄檢之。一箇烏梅頌靈雲公案非上堂語。亦無紹熙間之年代。示衆著語出載從容錄。作在金宣宗興定二年戊寅。去紹熙末年甲寅僅二十五年。以二十五年前鹿門覺示衆法語。收入從容錄中可也。以之爲萬松六世祖則不可。據珍公考青州辯確嗣紹熙間之鹿門覺。然辯出磁州寶。寶出王山體。體出雪巖滿。滿出萬松秀。此祖孫六代一脈世系。確乎如天地日月之常經不可易。卓然

如泰山北嶽之雄峙不可拔，無容其間增五減五，移北歸南，以爲秦時漢代之人，誠謂千古一定之鐵案也。據遠門柱公摘欺說，表示續略所得諸祖言句出處曰鹿門覺示衆得自從容錄上六紙。五位頌得自宗旨緒餘十五紙。青州辯前一段得自續文獻通考，垂語得自本錄，賓主頌得自宗緒二十紙。十六題得自宗緒四卷八紙。五位頌得自宗旨十六紙。磁州寶示衆得自請益錄下九十二紙。五位頌得自緒餘十六紙。慈雲覺得自青州百問，王山體得自請益錄下六十六紙。三種獅子語得自請益錄下十七紙。尊貴旨得自請益錄上十二紙。五位頌得自宗緒十七紙。仁山恆得自從容錄上四紙。雪巖滿得自從容錄下二十紙。與勝默同參話得自請益錄上四十紙。上堂得自請益錄序第一紙。五位頌得自宗緒十七紙。勝默光前一段得自從容錄下一百七紙。後一則得自從容錄上四十七紙。磁州詮得自從容錄上七十二紙。以下不及述。自覺辯寶體滿五世九人，班班俱載從容請益諸錄，一一可稽，字字可考，非破籠敗紙者比。準公邪說，自紹熙末之鹿門覺至興定初之萬松秀祖孫六世，一脈相承，凡十人爲一母一胎所生，總在此二十五年之內，一齊出世開堂說法，有如許法語爲萬松收入從容請益二錄，不審有是理乎，無是理乎。據此，則萬松六世祖鹿門覺非南宋紹熙末之鹿門覺，係北宋政和初之鹿門覺明矣。據此，則萬松五世祖青州辯非嗣南宋紹熙末之鹿門覺，確嗣北宋政和初之鹿門覺又明矣。據此，則萬松六世祖鹿門覺，確嗣北宋哲宗元符間之芙蓉楷，非嗣南宋寧理二宗時之天童淨更明矣。據此，何須許多古碑文獻爲證，然後知續略纘續繼燈諸書之錯誤哉。只消此存稿一篇示衆，如秦鏡當臺，彼諸魑魅魍魎逞盡伎倆，用盡心行，到此立見冰消瓦解。所謂一眞一切眞，一僞一切僞。今之修明僧史者，窮搜極討，請先擇此眞僞可也。

鼓山永覺賢禪師作博山來和尚語錄序曰，佛祖之道，如金剛王寶劍，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而魚目混珠，山雞冒鳳者，嘗半天下也。（此語罵盡天下古今善知識不厚道）我曹洞一宗，盛於唐，衰於宋。（是何言歟。如芙蓉楷祖父子，皆奉旨開堂，大振洞宗，何謂衰耶。）至元似復盛而實衰。（是何言歟。青州辯祖一支衍於北地，至萬松雪庭皆賜紫賜號。元世祖大集沙門於京師，雪庭之嗣居三之一，何謂衰耶。）其故蓋難言之也。（有何屈事難言耶。）迨國朝初，雪庭裕公奉詔住少林。（莫亂說。裕祖於金哀宗天興元年壬辰住少林，至洪武元年一百三十五年，何謂國初耶。）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歷傳至萬曆改元，虛白載遷化。（莫亂說。續續紀月舟載祖於嘉靖三年甲申，行年七十三，養老於三十六峯烟霞之中，萬至曆元年計五十年矣，何謂萬曆改元遷化耶。）詔小山書補其席。（莫亂說。續續紀宗鏡書祖於隆慶元年示寂，何謂萬曆改元詔補其席耶。）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魚赴壑。（何其褒也。）而書公乃講習評唱爲事，大失衆望。（何其貶也。）時有蘊空忠和尙，先事虛白老人有年，受其密印，歸隱盱江之廩山，天下不得而物色之。（於小山前讚後毀，此褒貶施於一人。小山非自出之祖則毀之，廩山乃己所尊親則讚之，此褒貶施於兄弟。小山奉旨開堂，豈有講習評唱爲事乎。憨山大師謂雪庭裕之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大章即小山也，能中興洞山之道，豈評唱流所爲耶。小山廩山同嗣虛白，殊不知譏刺小山，即所以譏刺廩山也，亦譏刺虛白矣。爲霖霈禪師以廩山嗣小山，改此段文曰，萬曆改元，小山書遷化。莫亂說。小山於隆慶改元已遷化矣。至萬曆改元，豈又遷化耶。詔幻休潤補其席，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魚赴壑，而潤公乃講習評唱爲事，大失衆望。時有蘊空忠和尙先事小山老人有年，受其密印，歸隱盱江之廩山，天下不得而物色之。人有二子，世所多見，人有二父，未之聞也。廩山爲虛白子有年矣，又爲小山子，不但有二父，又爲二姓之家奴矣。小山何幸得此高品之子也。幻休何辜，蒙此無根之毀也。史氏於人善善惡惡，齊書謂之直筆，謂之信史，爲天下後世之般鑑，毫髮不可移易。可易非信史也。賢公記小山事，可謂善惡齊書，是不可移易也。霈公既易爲幻休事，則小山善善惡惡，非實事也，非信史也，係賢公無根僞揑也明矣。古云，己不欲者勿施於人。賢公以小山非己祖，造僞揑誣以毀之，霈公認小山爲嫡祖，見此僞誣，心實不欲，則又移施於幻休父子。心行如此，賺他一夥妄吠逐塊之徒，往往藉爲口實，肆謗少林諸祖，爲評唱之流，未明本分，斯皆鼓山父子作俑之所致也。）壽昌先師從其薙落，後蒙記莂，始爲弘揚，既得博山來公繼之，其道遂大行於世。師苦參日久，備嘗險阻，故其言功夫爲獨詳。其慧光渾圓，辯才無礙，波瀾浩蕩，莫窺涯際，故學者多望洋而退。其門庭緊密，

金鎔立辨、高提祖印、不妄許可、故假雞聲韻者、不得冒渡關津而惑亂羣聽也。心行何苦、與人作死冤家、緊閉門戶、博山脚下傑出數人、如禮度賢者輩出、此鼓山殊勝赫奕、謂不妄許可可乎。又何嘗因此一言以斬絕博山之嗣續耶。徒用如許心行、既曰不得冒渡關津、嘗見霈公作了山塔銘、敘爲博山法嗣、抑又何耶。父子矛盾如此。余因先師遷化後、曾相依三載、雖無所得於師、然三載之中、未見其一語滲入情識、但勉以向上事、則師之有造於余也大矣。及余隱荷山、師自石鼓歸、道經建州、晤於光孝寺。師曰、壽昌掃塔也未。余曰、掃卽不廢、祇是不許人知。師曰、恁麼則像掃去也。余曰、賢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掃卽不廢、祇是不曾動著。余曰、和尚却似不曾掃。乃一笑而別。入此機緣、以爲承嗣壽昌張本。及師滅、其語錄浩繁連編累牘、流通爲難、故遐方僻壤、聞師之名、向師之化、而語錄實未嘗觸於目者有之。余自壬午秋、歸錫石鼓、乃因渾朴上人之請、僭於全錄中擇其精要、類而合之、視全錄僅十之三。然簡而易行、約而易致、使天下學者卽是窮之、可以見其大全。使知博山之道、其廣深密有如此。非癡守一橛者、可恍惚其萬一也。癡守一橛、刺天童、以致嚴統削山元鏡元證元賢於譜外。列壽昌博山於未詳、正所謂爲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悲夫。嗚乎廣陵散不復作矣、今幸其譜猶存、安得於淸風白月中再聞斯曲乎。時崇禎癸未春正月燈節日、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傳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所居之嚬呻齋。

鼓山爲霖霈禪師出源流辨謬、蓋辨白巖不合改洞宗世次、其說多不經、本不屑與較辨。第嫌他無眼阿師引贅辨端、甚至翻刻、廣布流言無有砥止。今霽崙永公又引以爲例、以譜洞宗世次、關係法門不小、不得已聊辨數段、請質高明。愚幼失讀、不通文理、罔知尊卑上下稱呼、但每見人子孫爲祖父撰述行狀傳記、皆曰師諱某某。靑州辯祖稱鹿門芙蓉曰諱自覺曰諱道楷、與撰述何異。鼓山略去兩諱字、反誣不合。於本師及師翁、皆直叱其名曰鹿門自覺曰芙蓉道楷、竟不爲少諱、安有這般文理。贓誣於人、豈不是心行。以之闢白

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塔記一碑兩傳。辯祖所書者爲正傳。高刻二字。正寂所述者爲附傳。低刻二字。正傳不及述。其末曰。皇統九年十二月八日病中書此以爲塔記。辯祖自書止此而已。附傳曰。師於當年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垂誡。至亥時怡然而逝。十五日荼毘葬於仰山棲隱寺。正寂遂於荼毘灰燼中收拾微小靈骨得數十粒。復獲牙一枚。念先師住持仰山。萬壽雖大振宗門。而彼二處立爲十方。唯清水度僧近二百數。若不建塔立石。切恐向後年深失於依止。與衆共議。遂建此塔。以爲久遠之傳。天德三年三月十五日。陽臺山清水院山主小師比丘正寂建塔立石。此正寂述其建塔立石之事。附刻碑末如此。鼓山略去附傳師於當年十二月日書偈垂誡至怡然一十五字。掠取十二亥刻示寂六字。接連上正傳十字。作一句一氣讀來。曰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復曰。試問此數語。爲是未死之先預敍耶。抑亦死後復起再敍耶。其僞三也。觀此則知鼓山盡生平所有生滅心行用至此。可謂極矣。而又刻告天下。不惟智者見之知塔記爲僞。卽三尺童見之。無不知爲僞也。害是亂眞。何可砥止。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此名指有言空。指空言有。成大妄語。檢之四分。則犯四棄之律。檢之梵網。則犯十重之條。鼓山生平以開戒爲事。試問每披如來衣。坐如來座。宣揚如來寶戒。不審心中有愧否。若有愧。不應自犯如此條章。若無愧。是自棄佛海邊外矣。

雪竇鑑於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住雪竇。載雪竇錦鏡池記。示寂在光宗紹熙三年壬子。載明高僧傳。壬子去甲辰九年。則鑑住雪竇僅九年可知矣。此千古不磨之鐵案也。壬子後三年爲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又後三十年爲理宗寶慶元年乙酉。按續略諸書紀如淨出世。六坐道場。行道四十餘年。則受囑在壬子之前九

年之內明甚。開法在寧宗時示寂在理宗時明甚。續略載萬松初開法邢臺淨土．金章宗明昌四年詔入宮中說法。其下小註曰．卽南宋光宗紹熙四年．乃智鑑示寂之次年也。據此．則萬松初開法邢臺．與鑑同時明甚。此時如淨尙未受囑．何遽有淨之法嗣鹿門覺示衆法語為萬松收入從容錄耶。況又以之爲萬松六世祖．以如淨爲萬松七世祖．以智鑑爲萬松八世祖．則知續略以從容錄中所收之鹿門覺爲寧理二宗時如淨之嗣．其錯誤判然明矣。固知從容錄中鹿門覺卽淨因覺．非嗣南宋寧理時之天童淨．確嗣北宋哲宗時之芙蓉楷明甚。鼓山扭定從容錄中鹿門覺爲如淨嗣．豈非指鹿爲馬乎。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續續載青州辯參鹿門覺．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辯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桼桶去。辯於是有省．得言外旨。出住中都萬壽。按此機語出載洞燈紀略．大統收入辯祖章中．非無據也。鼓山兩引續續．以資駁辨．難道此機語未寓目耶。誣白巖揑出豈公論耶。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會元收芙蓉法嗣十三人．一曰淨因自覺．一曰鹿門法燈．十三人內并無二自覺法燈也。覺範銘中明敍法燈自沂州禮辭芙蓉．復至京師．於政和七年夏奉詔繼鹿門自覺法席。又祭文明言芙蓉爲法燈之師．鹿門自覺爲法燈之兄．則鹿門自覺非淨因自覺而何。鼓山謂淨因覺嗣芙蓉楷．會元自有列傳．與鹿門何涉。準高裁．則法燈可消歸芙蓉下．鹿門自覺消歸何人．將莫消歸如淨下．始合其臆說耶。又謂淨因覺下旣傳華嚴蘭若．青州果是淨因之嗣．豈有遺之之理。淨因鹿門可辨爲兩人．青州之師無二自覺。若謂確嗣如淨下

之自覺不應爲萬松六世祖、如淨受囑不應在萬松開法之後、智鑑不應與萬松同時、眞歇不應與青州同時、如淨不應出世在寧理二宗時。又謂續傳燈載如淨嗣唯石林秀孤蟾瑩鹿門覺者一人見聞有限得此遺彼是其常情無足怪者。然則會元得此遺彼是其常情又何逞其疑難耶。會元失錄非止一人。當金元時在燕京弘道者雲門下則有聖安圓通善國師一支、臨濟五祖演下則有慶壽璋慶壽簡一支、圓悟勤下則有佛日堯廣慧通理一支、曹洞下則有青州辯一支、非獨遺青州一人。鼓山扭定會元、收蘭遺辯、肆逞難辨、豈非心行乎。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增集一書、出在明初。紀洞來源明如指掌。上符祖碑、無二無別。獨與鼓山、判然不合。斥爲背戾、殊非稚論。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續略一書、妄引僞合、錯誤多端。辨見於前。續續繼燈傳燈正宗、悉本續略。以訛傳訛。額乏智眼、胸富私心。謬執諸書、硬證必是。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祖父豐碑、卓豎祖庭、白巖引證、非無據也。鼓山未到諸大祖庭、焉知祖碑有無眞僞。株守一隅、管窺蠡測。只憑臆說、誣人捏出。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諸士大夫鉅儒名家所作碑銘、具載文集。又非白巖授意而作。致與鼓山世次不合。槩指爲非、豈非邪說。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顯聖一支、祖孫三代、表揚世次、昭若日星。秦鏡當臺、萬象何匿。是楚非漢、反辨爲誤。以之闢白巖可也、以之正祖碑爲僞、不智甚矣。

據鼓山謂壽昌源流、先師嘗爲余言。昔無明師翁得道後、行脚至少林、始得其詳。霈公親稟賢公、賢公親稟壽昌。父爲子言之、子爲孫言之、則壽昌源流、豈有不的之理。所以賢公以廩山嗣虛白、詳書於博山序中者、蓋遵壽昌的的詳明之源流也。又謂昔遠門柱禪師、親至少林、蒐訪諸祖履歷、片紙皆錄、隻字猶傳、極爲苦心云云。固知霈公以廩山嗣小山、以丹霞五代列入世次中、作曹洞正宗源流譜、頒示天下後世者、蓋遵遠門的的詳明之源流也。試問鼓山、此二說爲復俱可據耶、不可據耶、爲復確據壽昌耶、據遠門耶。若俱可據、應有二廩山、一嗣虛白、一嗣小山可也。若俱不可據、則廩山消歸何人。若單據壽昌、又不合聽信遠門輕爲浮言疑辭所搖惑、而昧却祖父親言親筆之源流也。若單據遠門、又不合誖逆壽昌、遠從少林詳考之源流也。必何所據、始爲定譜、俾壽昌子孫、不致訛誤相承耶。

智者觀書、但體究大頭腦處、其餘細瑣、不顧也。辯祖塔記大頭腦、在參鹿門禮芙蓉處。祖孫三代顏色親承、非如淨脚下所出明甚。鼓山得之、反於細瑣處、求其毛疵、搜其漏洞。不體究大頭腦處、釐正世次、著爲定譜。以致湘翁和尙曰、鼓山闢謬、借附强囊、私啓亂階。彼獨不見廩山遭異教之謗、壽昌蒙苦行之辱乎。鼓山安其謗、任其辱、不依燈統清理世系、仰答祖父靈明、無亦浪叔祖竺和尙早逝、大人不作、徒使家賊難防、合笑亦合哭也。誠哉斯言也。

湘和尙此言、可謂理無曲斷。第不知鼓山別有心事。奈緣燈統、以能事既畢、悉已登載、能事未畢、以待將來。故於鼓山未列章次。因茲銜恨、特借改世次、以闢之洩其私忿耳。山曉窺見一斑、故將謬闢翻刻廣行、以益其心之所快也。旋以鼓山語錄、收入寶積錄中、專僧致之、以遂其心之所欲也。鼓山不覺不知、墮彼計中、忙

修復書。褒貶雙行。山曉刻附寶積錄後。所謂借刀殺人也。故湘和尚曰。閱寶積見山曉事鼓山至恭謹。笑曰。此晉人假虞以伐虢也。然晉雖善謀。垂棘屈產之璧乘。後果安在哉。再見鼓山荅山曉至卑睦。笑曰。此叔孫輒投吳而亂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有託則隱。圓頂方袍。以小惡而欲覆宗親。不亦難乎。又曰。鼓山痛異教與苦行之謗父兄伯叔。受人屈抑而莫可誰何。今特納假道之璧乘。認鄰封之瓜葛。擬徼福青原烈祖。殄讖患於未來。奈棄其所親不義。因其所危不仁。以亂易整不忠。損怨益仇不智。有茲四失。是謂髦焉而殆將及之也。又曰。雖寶積明檢我新條。暗讟我舊典。是枉費心思。何益心思。既枉費又何害。若鼓山譏誣我雲門子孫。是蔑視雲門湛祖嫡傳洞上源流。義不共戴。暫置在言外。再聽鯤鵬之自變化也。嗟乎。欲洩一私忿。致取誚於識者。一至此乎。

雲棲達觀憨山三大師。明末高僧也。有收入洞宗者。收入濟宗者。略而不收者。收於未詳者。紛紛紀載。迄無定論。故燈統收於尊宿一科。此所謂千妥萬當也。至於年甲一二字之錯誤。此乃寫刻較對不細心之故。亦無關係法門也。鼓山於千妥萬當處。卒討頭腦不著。刻意於一二錯誤字眼處。搜其毛疵。捉其漏洞。是猶棄醇醴而饡糟粕也。獨不見博山一序乎。一錯再錯。乃至錯錯層出。何父子不斟酌。遂至此耶。

牧堂舒公出正謬一書。蓋正燈統洎世次備考之謬也。備考詳述祖父之碑銘。與夫諸家之文獻。不啻數十種。爲之舊章。以續略諸錯誤之書爲之新條。折衷參訂。釐正世次。有補法門不小。舒公反正續略爲舊章。燈統備考爲新條。復引譙周羅泌不經之談。以文之飾之。豈不是邪說。至謂但見其世次。不見有源流。第一代某乃至二十七代雲門澄。既無源流可證。非丹霞淳一脈而何。此又昧心極矣。備考明述曹洞正傳宗派圖

洎洞宗正統圖始自達磨、歷敘至芙蓉楷下、卽曰鹿門覺、覺下敘至宗鏡書止、非源流而何。然亦不見有源流第一代洞山乃至第三十代廩山、既無源流可證、焉知出自丹霞淳一脈耶。據鼓山賢以廩山嗣虛白、自萬曆改元迄崇禎癸未、計七十一年、歷載忠經賢四代相傳之源流也。據鼓山霈一日以廩山改嗣小山、自癸未迄今五十年、歷書忠經賢霈五代相傳之源流也。然則上授下受之意、不在小山虛白廩山、總在鼓山父子之握、此廩山來源如此、按賢公述壽昌行業記、謂昌庚子春徧參、西登匡廬、上荊襄、至少林訪無言而歸。明年東遊兩浙三吳、抵五臺訪瑞峯旋寶方。癸卯始開堂、時衆謂昌必嗣少林、或嗣臺山、及片香拈出乃嗣廩山、若壽昌果承廩山付囑、何人天大衆有此猜卜、是則上授下受、不在廩山少林臺山、或嗣臺山少林廩山、其意總在壽昌、此壽昌來源如此。按賢公本傳曰、萬曆丁巳年四十投壽昌落髮。問淸淨光明身機緣有疑。戊午壽昌化去。天啓癸亥舟聞經聲始大悟。時壽昌化去六年矣。又數年後依博山、自言勉以向上事有造於己、可謂更上一層樓、則向之曰大悟淺深可知矣。既在博山處發明向上事、片香爲博山拈出理也。爲壽昌拈出、豈非類興化之追承乎、此鼓山來源如此。至於廩山嗣虛白、若廁丹霞五代於中、則爲洞山二十九世。嗣小山則爲三十世。此世次不一如此。按壽昌博山東苑鼓山拈酬法乳香、不見一人表揚曹洞幾十幾世、此世次含糊如此。不見舒公正其譌以刻告天下、抑又何耶。公不見嚴統謂廩山從事異教、未曾承嗣。宗鏡直筆削去燈統不合、將從事異教之廩山收嗣宗鏡、此譌當正。嚴統謂壽昌未曾承嗣廩山、列於未詳、燈統不合、將未詳之壽昌收嗣廩山、此譌當正。嚴統謂元鏡元謐元賢未經付囑、削置譜外、燈統不合、將未經付囑之三人收嗣壽昌、此譌當正。本支有此三大譌、自當早正、勿使異日爲他宗人正之可也。

芙蓉楷下出丹霞淳鹿門覺二人。覺下一支、衍於北金、至靈隱泰爲芙蓉九世孫。淳下一支、衍於南宋、至雪竇證亦芙蓉九世孫。燈統齊收爲少林二十六世、同輩也。舒公以年甲正之爲譌、謂泰死後九年證始生、安得爲同輩。然則世間一母所生、有兄夭而亡數年後弟始生者頗多、況泰證九世分居之伯仲乎。故泰死數年證生、是其常情、何足怪哉。又謂證與泰未必是同行輩、乃牽合之列耳。觀此說名雖正泰證非同輩、其實正鹿門覺必嗣天童淨也。準公邪說則泰爲證六世孫、以六世孫死於六世祖未生九年前可乎。請先自正其譌、然後正人可也。

洞燈紀略一書、自鹿門覺收止無方從、明成化時普照所集也。近代南庵和尙得之於前、補入丹霞數代於後、續收壽昌雲門數代、序而刻行之。舒公見收鹿門爲芙蓉法嗣、便謂此書刻於燈統已成之後、與燈統同一機軸、暗指爲白巖僞造。公獨不見汝祖洄丈人傳燈正宗兩引洞燈紀略入凡例序文乎。又不見遠門杜摘欺說中表出洞燈紀略係普照之所集乎。謂刻在燈統後同一機軸、爲白巖僞造可乎。公得此書、理應特書正書、偏告本支班正典型、仰答祖父靈明可也。反正之爲譌、雖蛇虎不若也。

竊觀法運所行、南北不能並盛、所以青州辯祖弘法北地、子孫繁衍、愈昌愈熾、而宏智覺眞歇了唱道南方、雖光大先猷、其奈數傳之後無聞矣。逮明季幸我壽昌經雲門澄二祖復中興曹洞一宗於南方、迄今椎拂之聲徧海內者、皆二祖之力也。而北地無言道公一支、數傳之後漸不聞也。可見法運不能並盛、有數存焉。居今之世、洞下兒孫偏天下、要之總是壽昌雲門兩支、而兩支共祖、宗鏡世代非遠、宜乎互相推讓讚揚、俾石頭馬祖互相推讓讚揚之淳風、復振於今日、豈不美哉。奈何去聖時遙、人心不古、動輒操戈相待、非法運

衰兆實法運之大衰也。往見濟與洞相非、已是大傷法門元氣、今洞與洞相非、則法門元氣喪之盡矣。昔嚴統出改易删除見聞駭異、當此時也、法門爲之一大變壞。幸白巖漸次著書匡時救弊、考淸譌誤、訂正宗譜、有功法門誠不小也。不意夜光投人、人反按劍、故余復述洞濟世次備考一書、徧告高明、咸知兩宗從上祖父舊章可遵。漸行改正、是非將息。不意舒公冷灰豆爆、肆出正譌、觀其用心、不過趨奉風旨於鼓山、阿迎逢遇於時輩、以成汝師觀濤奇公之成意耳。奇公雖未出書攻白巖、實有書上鼓山、鼓山謬辨實被奇公激怒所出。余深爲惜之、何也、鼓山爲壽昌一支戶長、可謂尊之極矣。被奇公搖惑、且置勿論、彼山曉何等人物、而卑辭迎逢、一至於此、則自己人品何在、立步何地。然自取其自輕自賤、關係法門小、而謬讚寶積揀魔辨異、撥亂反正、禪海奇珍、希世至寶、關係法門莫此大焉。何也、按寶積前收雪峯玄沙屬大寂後、敍雲門法眼系南嶽、以爲復行嚴統之先鋒也。故今嚴統重刻於水鑑霽崙、又改題換目爲全書、獨不見嚴統謂廩山從事異教、未曾承嗣宗鏡元鏡元謐元賢、未經付囑、一齊削於譜外乎。又不見謂壽昌未曾承嗣廩山、洎博山列於未詳乎。今壽昌子孫、縱有賢於竺庵嘯峯二和尚、能出救蛾熄邪、終不能復阻嚴統之不行也。何也、蓋有鼓山撥亂反正之書在焉。如此則鼓山不惟爲洞宗千古罪人、且爲壽昌千古罪人、又不但爲壽昌罪人、且帶累一支居於譜外、作野狐精、是皆被奇公所惑致也。然寶積非止收雪峯玄沙雲門法眼系南嶽、其關係法門頗多、當山曉致寶積於鼓山、視鼓山如無知小童相似、其欺辱鼓山莫此爲甚。何也、若山曉眼裏稍有鼓山、又豈敢公然以關係法門之書致之耶。今公然致之、不但欺鼓山一人、實欺壽昌一支無人矣。鼓山得之、不出一言、辨正法門關係、反讚爲撥亂反正之書、則又爲洞宗之奸臣賊子也。山曉得書、附刻流通、以爲

復行嚴統之案。則鼓山不惟被山曉所欺。又被山曉所賺也。法門事不管。須一槩莫管。落得享一生飽暖癡福。沒人笑你阿獃。要管須管到底。大統不惟有功法門。且有功壽昌。反鬭之。實積不惟有關係法門。且有關係壽昌。反讚之。豈但取笑濟宗。直取笑天下後世也。今鼓山受天下後世之恥笑。受山曉之欺賺。自身甘居譜外。爲洞宗壽昌罪人。不但被奇公所惑。亦被其所害矣。故余深惜者此也。

廩山向有眞世次。今特申明。不但決鼓山智舒之疑。可以決天下後世之疑也。廩山在建昌新城。妙法亦在新城。桂轂禪師爲幻休潤祖入室弟子。與忠和尚叔姪輩。塔建妙法。署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世。忠和尚塔面向署傳洞山正宗第二十五代。故天界盛和尚與吾斷拂老人書。有廩山忠嘗自稱洞山二十五代之語。故余於十七年前表揚世次備考中。冀壽昌子孫同心同志者。修明祖系。班正典型。仰答祖父靈明。頒示後昆憑式。今忠和尚塔面署洞山三十代者。係無可智公住廩山重修殿宇祖塔妄改也。鼓山智舒稱廩山天界兒孫。不知祖父世次來源。反出謬書闢之。毀之。其悖逆天界廩山之祖系也多矣。故余一併述陳於此。請質高明。乞垂公論。俾彼彝崙擇取爲例。用佐全書。期成信史。法門幸甚。後學幸甚。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正名錄七卷終

正名錄卷第八

濟宗世次備考之一

五燈全書凡例曰。一海舟慈祖。是永非普。是二非一。奈彼迷惑謬見而刪我二世。豈知慈加普者嗣萬峯。沈貫銘中所及者是也。慈加永者嗣東明。翼善碑中符合者是也。其理炳然。更復何辨。世次道脈攸關。豈容纖毫紊亂。自非考訂精嚴。不免以訛傳訛。霽崙永公既據沈銘翼碑考海舟有普慈永慈之分。師承有萬峯東明之別。理應修明世系。班正典型。仰答祖父靈明。頒示後昆憑式。何乃刪普慈於世系之外。認永慈作正傳之祖。自己迷惑。深不可解。著爲全書。誤人非小。是皆不考祖父舊章後人新條。以致紊亂濟宗世次。余不忖譾劣。僭取舊章新條。較其涇渭。俾玉石不致俱非。金鍮不致互是。用佐霽崙探討不備。庶幾全書得以取信天下後世也。

臨濟第二十二世

萬峯蔚禪師法嗣

東明第二代海舟普慈禪師。萬峯有寄海舟慈首座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　茗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峯塔銘有曰。貫才輕德薄。不敢汚禪師之德。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尙座下參學久矣。一日請問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敎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擧手曰。經也。月也。指也。貫懵然。舟拍案一下曰。月落寒潭。貫因而有省。(現載萬峯錄中。)

按萬峯錄中載普慈先後一段事跡極明。非忽略難據也。今就其語以申明之。按普慈傳言參萬峯問實義。於峯棒下開悟。此契悟之可稽也。峯寄海舟慈首座偈有付囑兒孫之句。沈貫銘有嗣法弟子之句。此授受

之可稽也。觀一寄字。則知普慈參萬峯。契悟之後。已有住處矣。必峯命人持偈至彼。以囑累之。此住處之可稽也。觀首座二字。則知普慈未住所在之前。在峯會下已分座說法矣。此分座之可稽也。自受囑後出世開法。勿論僧衆雲集。卽士大夫中之海安同知沈貫。且親就爐錘。況其他乎。沈貫尙於言下開悟。其爲人手眼。不待言矣。爲人手眼既如此。則向於萬峯堂中眼目人天。又不待言矣。沈貫自述海舟和尙座下參學。則其道風德譽之盛。槩可知矣。此弘法之可稽也。萬峯寂在洪武十四年春。語錄刻在十六年春。僅兩周年。峯寂時。門人畢集語錄。上卷屬普壽集。壽求序於淨慈弘智。又求銘於沈貫。下卷屬普華普慈共集。華求序於天界宗泐。塔上之銘。屬弟子普壽普福普堅普隱仝西序。普持普華普榮普慈等立石。門人普鑑等奉全身瘞於院西。瘞全身豈非入塔乎。而建塔一事。又豈一人所能乎。今曰普鑑等。然等之一字該括之辭。則普慈等既共立塔上之銘。安知建塔一事不預焉。建塔求銘立碑集錄求序刻錄許多事。總在兩年內得竣其工。則知普慈等治萬峯後事。未嘗一日離鄧尉也。此治後事之可稽也。此普慈與萬峯師徒始末事跡如此。與今普慈錄截然不同。今錄謂參萬峯有省。隨付以偈。不久辭去。此無乃僞造家。伏此以爲重印東明張本。觀錄中被東明問箇萬峯卽今在甚麼處。便面赤罔然不能對。且無論普慈向來事跡。而萬峯擇法眼何在。萬峯爲濟宗一代宗匠。濫付有如此。又成得個甚麼好萬峯邪。可見此語出自後人僞造明矣。惜乎天童編刻。未見永慈碑。致有如此之訛。今據永慈碑。是永慈紹昷祖百年之踵。續高峯七世之燈。而普慈原嗣萬峯。又何待言。

臨濟第二十三世

東明普慈禪師法嗣

南京高峯寺寶峯明瑄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己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遂求爲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乃充火頭。一日負薪。舟見曰。將荊棘作麽。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往白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子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以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後住金陵高峯寺。天奇來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否。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何如。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豎起拳曰。還有者個麽。曰。無。師曰。因甚卻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而出。成化八年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於東明寺左。(載續略。續諸燈錄。)

臨濟第二十四世

高峯寺寶峯明瑄禪師法嗣

天奇本瑞禪師。年將四十。到南京高峯寺。見寶峯瑄和尚。瑄問甚處來。師曰。北京云云至拂袖便行。瑄留

過冬。明春師告辭。瑄付以衣拂。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載本錄第四卷二十四紙。

天奇塔銘載法嗣曰。高峯第八代遠孫二百餘人。塔在衛輝府輝縣白雲寺。明瑄傳中機緣與天奇錄中機緣相同。則天奇嗣明瑄不待辨而自明矣。且普慈付明瑄法偈。與永慈付智瑄法偈各別。可見明瑄一傳。前敍親承於普慈。後紀躬囑於天奇。父子公孫。授受有據。炳如日星。又何淆訛之有。天奇法嗣既稱高峯第八代孫。則天奇當高峯第七代孫。而寶藏東明爲疊出明甚。

臨濟第二十五世

天奇瑞禪師法嗣

無聞明聰禪師有客牕夜話一篇。敍從上源流曰。自臨濟至高峯妙十有八傳。妙出中峯本。本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載原本語錄及五宗救中。又序海舟傳法記其略曰。幸海舟復振萬峯之將墜。明聰善護臨濟之綱宗。載夢說錄二十八紙。

無聞夢說錄。有原本。有新編。據原本。客牕夜話所敍源流原無寶藏東明二代。故五宗救詳悉甚明。宗救出在崇禎九年。與原本所敍。俱與天童之自上而下。繇後之前。世系連絡。血脈貫通。脗合。此語出在崇禎七年。則原本原無寶藏東明二代。自崇禎十年。天童新編遽有寶藏東明二代。寶華忍亦嘗質之天童。童曰。從上嫡派共少五祖語錄。老僧自住金粟時。卽偏索諸方。漸得二三。皆據原刻重付諸梓。惟此錄近得之姑蘇查氏。老僧亦未細閱。但求而得之。卽刻之耳。今既若此。從今止刷。卽命封板。寶華又以天奇笑巖二錄考之。以

夢說錄爲查氏僞造。若查氏僞造有此寶藏東明二代。何宗救與原本所敍。而反無此二代乎。又宗救以得無聞原本錄。始列無聞之傳。與今天童所編夢說錄之傳同。況原本所敍名客臆夜話。新編删去其題。但曰一晚因盧堂請問云云。以此觀之。足知天童增入寶藏東明二代明矣。然則天童豈無故增入二代歟。嘗見龍池源流有寶藏東明二代。又見三峯潭吉謂普慈無重嗣東明理。乃龍池誤增二代。天童不知東明嫡子自有一海舟永慈。亦泥於古溪靜庵二說。反以龍池爲是。以三峯潭吉爲非。故新編無聞錄。又誤增寶藏東明二代也。無聞原本無此二代。潭吉宗救無此二代。自天童編刻遽有此二代。可知爲天童增入又明矣。宗救出在崇禎九年。夢說錄重刻在十年。則天童增此二代。明之又明矣。然則龍池於源流中增入二代。天童於夢說錄中增入二代。要之皆誤也。誤在未見永慈碑故也。或曰。天童編刻有之。謂誤增二代。恐未必然。子無乃要删寶藏東明二代。故强辨如此。豈公論歟。曰。笑巖無聞之子。芝通無聞之孫。若原本有寶藏東明。則笑巖面稟親承。焉有不知源流世系之理。故聯芳敍曇芝偈廣通序。俱與原本不謀而合。天童世系連絡語出於崇禎七年。宗救出於九年。皆與聰寶芝通源流符合。則原本實無二代。何崇禎十年一經天童編刻。便遽有二代。蓋天童扶龍池闢潭吉。故驅普慈嗣東明。藉古溪靜庵二說。以證成其事。於是闢妄救普慈錄夢說錄三書。俱出天童之手。皆爲闢宗救之故。此乃天童增入二代之始末也。況新編夢說錄。載無聞序傳法記。不曰海舟振東明之將墜。直謂振萬峯之將墜。則爲天童增入二代。益可想也。嗚呼。改從上宗祖之源流。以折子孫之辨論。是非爲重。世系爲輕。豈出天童本心哉。實佐天童者之爲也。願高明鑑諸。

臨濟第二十六世

無聞明聰禪師法嗣

笑巖德寶禪師有聯芳偈自敘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

臨濟第二十七世

笑巖寶禪師法嗣

靈谷曇芝禪師。笑巖親書付法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英賢力荷歸。

三際廣通禪師作笑巖北集序曰。師得絕學老人不傳之旨。望臨濟二十六代之祖。俱載笑嵒集中。

曇芝廣通事笑巖最久。而偈序皆巖在時所作。非無機語廁名其間可同日而語者。據聯芳敍自笑巖上承無聞天奇明瑄普慈萬峯至曹溪正三十一世。再上至迦葉正六十三世。笑巖旣爲迦葉六十三世孫。則曇芝爲迦葉相傳八八六十四世孫。極顯極明者也。據廣通序自笑巖上望無聞天奇明瑄普慈萬峯至臨濟正二十六代。以之徵無聞客牕夜話。敍從上源流原無實藏東明二代炳如日星。自萬峯至笑巖二百年。歷傳六世。繩繩有據。若萬峯偈沈貫銘明瑄傳天奇錄及塔銘無聞客牕夜話傳法記序笑巖聯芳敍曇芝偈廣通序十種證據是名祖訓千古不易之世系。遵而行之孝莫大焉。

天童密雲悟禪師闢妄七書有復曇仙劉道貞書曰夫自世尊傳迦葉。歷我笑巖師祖。則六十三世。自我師祖上遡曹溪則三十一世。故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豈不自上而下。緜後之前世系連絡血脈貫通。抑何問於臨濟者乎。載第二十九紙劉公卽三峯藏法嗣。

又復三峯書引廣通序曰。師得絕學老人不傳之旨。望臨濟二十六代之祖。又曰。今老僧特引全序刻於此中。用垂天下後世。證明果何是而何非。（載第四十三四紙。二書俱出於崇禎七年。）天童順數。是必先迦葉。次阿難。乃至萬峯普慈明瑄天奇無聞笑巖正六十三世。故曰。自迦葉歷我師祖則六十三世。若逆承。必先笑巖。次無聞。上至曹溪正三十一世。故曰。自我師祖上遡曹溪則三十一世。所以云。豈不自上而下。繇後之前。世系連絡。血脈貫通。何嘗有寶藏東明二代。況此書原爲辨明宗旨世系所出。平陽嘗敘云。天童老人書問不減大慧。茲獨見其七者何也。蓋爲漢月藏公故也。及公門人墨仙劉居士論宗旨書。遂汪洋萬餘言。若鳴鼓而攻之不遺餘力者何也。憂宗旨墜滅故也。忞小子又何敢贅一言哉。唯述其表而出之之意於左。後署參學門人道忞記錄。可見此書出自天童親口。錄自平陽親筆。原爲辨明宗旨世系而出。今人反不遵信。非逆而何。

梅谷悅公列祖提綱。載古雪喆公掃馬大師塔。上堂。甎鏡臺前。打失孃生鼻孔。滕王閣畔。宏開選佛壇場。蹋殺天下英靈。喚回空中野鴨。掀翻窠堀。截斷葛藤。明大用。顯大機。電光石火較猶遲。藏頭白。海頭黑。鐵眼銅睛皆罔測。燈傳三十二葉。道播四海九州。脚下不肖兒孫。昔日親遭毒手。源遠流長則且置。到者裏作麼生與祖師相見。喝一喝曰。無縫塔中藏不得。森羅景裏見全身。

自馬祖歷傳至萬峯普慈明瑄天奇無聞笑巖龍池天童古雪。正當三十二葉。與上十種祖訓脗合。悅公收入提綱。蓋爲馬祖世系所關。此海舟普慈寶峯明瑄天奇本瑞出自萬峯之源流世次如此。

海舟永慈行實碑。其略曰。成都余氏子。參東明昷。有無相福田衣之機緣。正統二年。出住金陵東山翼善

寺。景泰二年。受東明遺付衣偈。

祭海舟和尚文。（其下小註曰。門人請古溪和尚作。）謹以禪悅酥陀蘋蘩之供。祭獻於前東山翼善堂上高峯下第七代圓寂本師海舟大和尚（永慈也）覺靈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乎品彙。聲名動乎王侯。來西蜀（永慈也）而全提正令。坐東山（永慈也）而大闡玄猷。延世壽七旬三載（永慈也）精僧臘五十餘秋（永慈也）羅鷺鷥而八方設網。釣鯨鯢而四海垂鈎。續高峯七世之燈（永慈也）爍羣昏而獨照。紹昰祖百年之踵（永慈也）呑衆派以周流。將入涅槃。見衰相而白虹貫日。（用世尊入滅故事。非永慈實事。）旣歸圓寂。殮法身而夜壑藏舟。金風颯颯兮。斂愁雲而未散。玉露零零兮。垂淚雨而難收。吾師長逝兮。掩禪關而悄悄。弟子永思兮。棲夢宅而悠悠。昔之不悟兮。被鉗鎚而煅煉。今之有省兮。敲骨髓以當酬。（此數語代永慈弟子所言。）是以肅清淨心。獻純陀之後供。必然出那伽定。餐香積之嘉羞。不捨慈悲。伏惟尚饗。

據文中來西蜀。坐東山。紹昰祖後踵。續高峯七世。皆永慈事實。則古溪所祭者。祭東明之法嗣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明甚。與普慈無涉。霽崙謂慈加普者嗣萬峯。沈貫銘中所及者是也。慈加永者嗣東明。翼善碑中符合者是也。正此之謂歟。

靜庵素聯芳圖。敍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至高峯妙禪師。中峯本禪師。千巖長禪師。萬峯蔚禪師。寶藏持禪師。東明旵禪師。海舟慈禪師。雲溪瑛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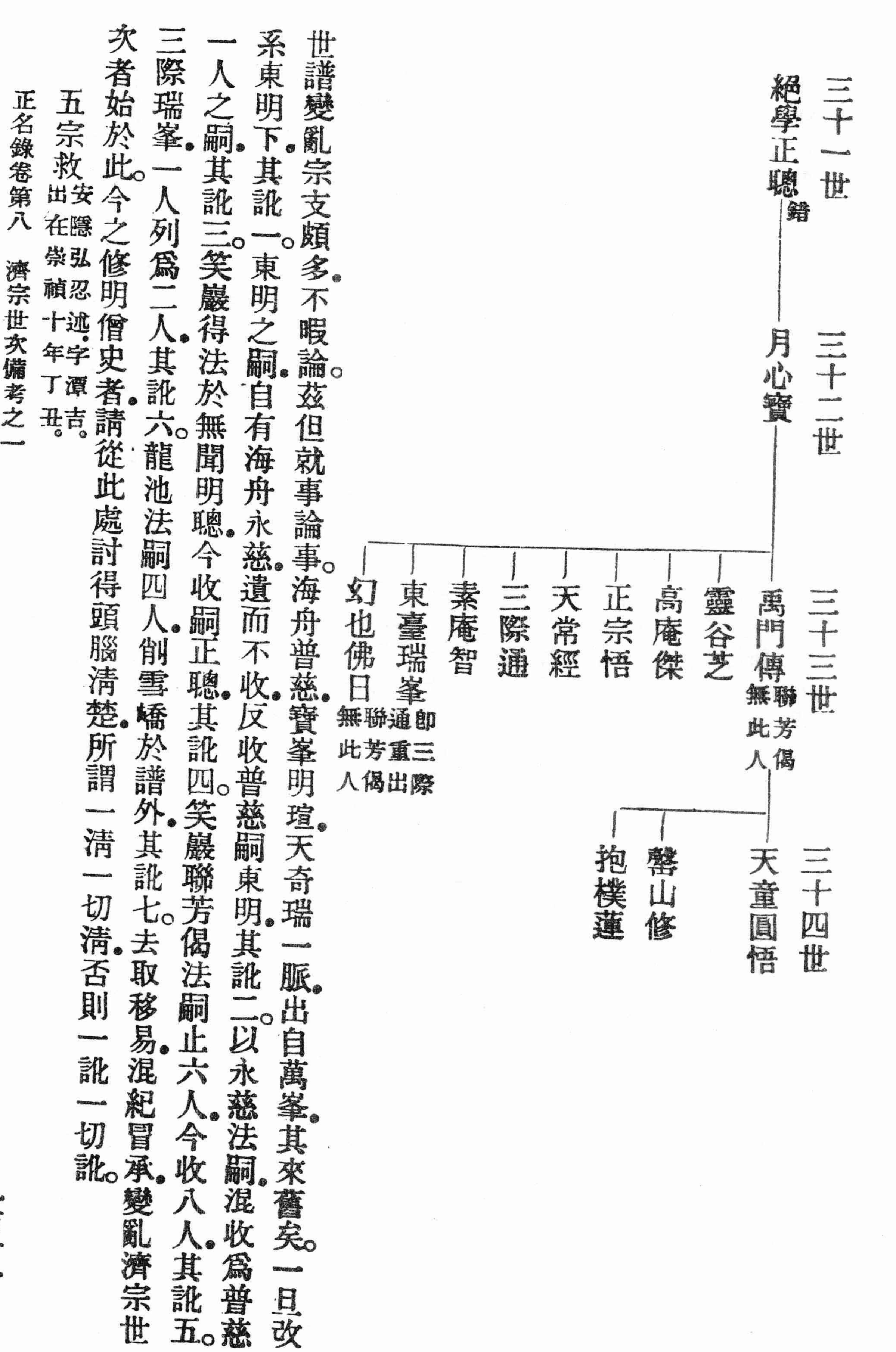
按永慈碑載法嗣一百有四人。雲溪智瑛其一也。瑛下出靜庵素。素所敍之海舟。自是敍東明嫡嗣海舟永慈也。與祭文紹昰祖後踵續高峯七世之語符合。與普慈無涉。前人泥此二說。致移普慈一脈系東明下。其

誤炳然更復何辨。此萬峯寶藏東明永慈雲溪靜庵一脈世次。有此三種證據。是爲舊章。

禪燈世譜 木陳道忞禪師編次

南嶽廿五世　二十六世　二十七世　二十八世　二十九世　三十世　三十一世

- 萬峯時蔚
  - 寶藏持
    - 東明昱
      - 海舟慈（普慈）
        - 寶峯瑄（明瑄）
          - 天奇瑞
            - 絕學正聰
        - 雲溪瑛（之永慈嗣）
          - 廬山靜庵素
            - 古拙悟
            - 大用全
            - 寂庵照
            - 大覺圓
        - 月庭圓（之永慈嗣）
        - 無文學（之普慈嗣）
        - 無相空（之永慈嗣）
          - 寶心鏡
        - 太虛滿（之普慈嗣）
          - 天澤雨
            - 無盡燈
            - 月輝淨
        - 曉山昇（之永慈嗣）
          - 孤峯秀
        - 太虛亮（之永慈嗣）
          - 正宗演
        - 無相成（之永慈嗣）
          - 東暉昶
            - 東明曉
            - 雲峯秀
            - 大拙能
            - 繡巖錦
        - 無著空（之普慈嗣）
          - 雪庵喜
        - 天印持（之永慈嗣）
          - 鐵壁通
        - 心印證（之普慈嗣）



世譜變亂宗支頗多。不暇論。茲但就事論事。海舟普慈。寶峯明瑄。天奇瑞一脈。出自萬峯。其來舊矣。一旦改系東明下。其訛一。東明之嗣。自有海舟永慈。遺而不收。反收普慈嗣東明。其訛二。以永慈法嗣。混收爲普慈一人之嗣。其訛三。笑巖得法於無聞明聰。今收嗣正聰。其訛四。笑巖聯芳偈法嗣止六人。今收八人。其訛五。三際瑞峯。一人列爲二人。其訛六。龍池法嗣四人。削雪嶠於譜外。其訛七。去取移易。混紀冒承。變亂濟宗世次者始於此。今之修明僧史者。請從此處討得頭腦淸楚。所謂一淸一切淸。否則一訛一切訛。

五宗救 安隱弘忍述。字潭吉。出在崇禎十年丁丑。

臨濟第二十四世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爲東明昱公得法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峯錄中列爲上首。今姑依源流列此以俟考證。萬峯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海安同知沈貫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經也。月也。指也。士懵然。師拍案一下。曰。月落寒潭。士有省。乃曰。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三峯藏云。藏嘗溯源流一脈。自五燈之末所載密庵咸傑禪師而下。遞代考之。若破庵先無準範寶藏持東明昱海舟慈寶峯瑄無聞聰七尊宿。皆未得見其語錄。今所入頌者則破庵無準語出於千岩錄中之斑。然未盡其妙。寶藏東明僅得昱公塔銘相見語。已見其接人作略之高入道源底之徹。寶峯見天奇錄之參見語。無聞見天奇錄之印證語。已上雖未盡見其堂奧波瀾。然於源流次第則無奭誤。獨海舟慈公出萬峯爲第一人。有印證偈。而若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萬峯禪師塔銘。敍在萬峯得法十人中爲第一。錄後自序云。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尙座下參學久矣。況我父祖亦受天目中峯和尙誠論。因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曰。經也。月也。指也。余懵然。舟拍案一下曰。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云云。則知海舟與寶藏果林爲伯仲。自是昱公諸父行。那復列爲昱之徒耶。豈不數十年間便有二海舟耶。或名號之字有誤耶。據此不無疑案。姑闕以俟得海舟寶峯語錄塔銘以正之云。

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視流。偏勉進道。不使厥跡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巖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峯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爲萬峯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峯有付法偈云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爲蔚撰塔銘。自序得法於萬峯大弟子海舟和尙。則海舟與寶藏爲伯仲。而東明昱公。實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爲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救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客牕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峯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峯而

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爲中峯本公、其一爲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峯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爲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今以源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巖順流而下、爲六十五世。自笑巖至曹溪泝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藏東明爲是也。且聰公爲海舟三世孫、笑巖又聰公之子。蹈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於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實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插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巖古溪澄和尙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峯七世之燈、紹昆祖百年之踵。自高峯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焉。則東明之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巖之親筆所書、萬峯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其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偈、考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巖祭文一疑未決、茲可懸解者也。且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於前矣。則萬峯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爲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政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依舊不敢擅專也。

臨濟第二十五世南京高峯寺寶峯明瑄禪師。海舟嗣。天奇瑞公來參。師云、甚麼處來。云、北京。師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云、隨方瀟灑。師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師云、見法鑑否。云、曾見。師云、見楚山否。云、曾見。師云、法鑑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師云、楚山會下多少衆。云、三十。師云、且不一般。云、本無差別、豈分彼此。師云、四川景界、與我此景界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竪起拳頭云、還有這箇麼。云、無。師云、因甚卻無。云、

非我景界。師云。如何是你景界。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云。汝豈不是著空。云。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云。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你是第一。奇拂袖便出。

臨濟第二十六世天奇本瑞禪師。寶峯嗣。章次不錄

潭吉據萬峯沈貫無聞笑巖四種金石之言。證海舟普慈。確嗣萬峯。可謂詞正理正。但以古溪一說。銷釋不去。故作懸解。謂東明下必別有一海舟。自翼菴碑出。果然別有一海舟永慈。係東明之嫡嗣。屬古溪所祭者。則潭吉卓有先見之明也。今準翼菴碑古溪文靜庵敍三種舊章。自是寶藏東明永慈一脈世系。準無聞笑巖等十種祖訓。自是萬峯普慈明瑄天奇一脈世系。兩家世系。舊來相安。今之修明僧史者。請去私裁。公心參酌。著爲定譜。不亦美乎。

闢妄救 天童圜悟集。字密雲。出在崇禎戊寅。

第一世湖廣南嶽懷讓禪師

第二十五世蘇州鄧尉時蔚禪師

第二十六世蘇州鄧尉普持禪師

第二十七世杭州東明慧昱禪師

第二十八世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第二十九世南京寶峯明瑄禪師

第三十世荒絕天奇本瑞禪師

第三十一世隨州關子嶺正聰禪師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和尚去。師聞之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踢。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迹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庵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擧畢。復問曰。曾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我昔日問萬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自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玅心。言說盡屬皮毛。僧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序先後耶。爲佛法耶。若序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

老闍黎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什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日。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繇。明日。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何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乃擲下拄杖下座。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復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曰。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曰。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曰。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〇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〇曰。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五宗救載海舟普慈禪師。據源流列爲東明昱公得法弟子。然未見其語錄。惟萬峯錄中列爲上首。今姑依源流列此以俟考證。萬峯印記頌云。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海安同知沈貫居士問師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經也。月也。指也。士懵然。師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士有省。乃云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能測。救曰。源流之設。若家譜然。所以考定厥祖若宗。承接次序。俾後代兒孫。觀源視流。僶俛進道。不使

厥迹有愧先德、非徒彰顯名號而已。若夫上下相亂、尊卑倒置、如寶藏東明海舟三尊宿、譜安用哉。元季多兵、國家至今近三百年、僧行稠雜、宗祖之道、微亦極矣、雖有一二大士深韜巖穴、名聞未著、故其語錄無傳焉。三峯先師頌臨濟宗至海舟慈公、翻覆推求、得其梗槩。蓋慈公爲萬峯蔚禪師得法高弟。萬峯有付法偈云云。而海安同知沈貫爲蔚撰塔銘、自序得法於萬峯大弟子海舟和尚、則海舟與寶藏爲伯仲、而東明昰公、實海舟之法姪也。今源流以海舟爲東明之嗣、豈有二海舟耶。丙子冬、余敘五宗、適得五世祖無聞聰禪師語錄、有客窗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自臨濟至高峯十有八傳、皆與近代所序不異。自高峯而下、則曰出二人、其一爲中峯本公、其一爲斷崖義公。義不聞。中峯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而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爲疊出可知矣。又據四世祖笑巖月心寶禪師有聯芳偈六首、其自序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世之眞孫、以今源流數之、自迦葉至笑巖順流而下、爲六十五世。自笑巖至曹溪泝流而上、則三十三傳。較聯芳自序多二世。則聰公不及寶藏東明爲是也。且聰公爲海舟三世孫、笑巖又聰公之子、蹈踵接武、只一二代。亦若吾輩之於龍池、使年歲稍長、猶足望見顏色。豈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耶。實龍池之誤、非今日之誤也。然則龍池豈無故插入二人歟。余嘗見香巖古溪澄和尙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峯七世之燈、紹昰祖百年之踵。自高峯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焉。則東明之下、別出一海舟無疑矣。不然、無聞之親口所說、笑巖之親筆所書、萬峯之偈、沈子之銘、俱不足信乎。凡事之疑難、當委曲而折衷之、求其所安而後已。今者據師承之偈、考銘傳之載、合世數之符、詳遠祖之說、四處咸契。獨香巖祭文一疑未決、玆可以懸解者也。且馬

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於前矣。則萬峯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哉。此不待辨而依前四說為安矣。聞天童師翁有意改正之。錄此以備採擇。而寶藏東明二公。依舊不敢擅專也。老僧誠有意探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竟不能得。邇來有法姪山茨。將海舟寶峯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諸丹壑查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峯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昱。昱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又得靜庵素禪師語錄。素為海舟二世孫。敘聯芳圖云。釋迦文佛首傳心印。二十八代至菩提達磨。東土為初祖。二祖慧可大師。三祖僧璨大師。四祖道信大師。五祖弘忍大師。六祖慧能大師。南嶽讓大師。馬祖一禪師。百丈海禪師。黃檗運禪師。臨濟玄禪師。興化奬禪師。南院顒禪師。風穴沼禪師。首山念禪師。汾陽昭禪師。慈明圓禪師。楊岐會禪師。白雲端禪師。東山演禪師。佛果勤禪師。虎丘隆禪師。應庵華禪師。密庵傑禪師。破庵先禪師。無準範禪師。雪巖欽禪師。高峯妙禪師。中峯本禪師。千巖長禪師。萬峯蔚禪師。寶藏持禪師。東明昱禪師。海舟慈禪師。雲溪瑛禪師。瑛與寶峯瑄為昆季焉。據是益證源流的的相承。海舟為東明昱祖之嗣無疑矣。潭吉謂無聞語錄有客牕夜話一篇。序從上源流甚確。略不及寶藏東明。則二公為疊出可知。數十年間。錯謬遂至此。實龍池之誤。但疑香巖祭海舟文有曰。續高峯七世之燈。紹昱祖百年之踵。遂謂東明下別出一海舟。引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既有二道悟於前。證萬峯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可見潭吉妄為折衷。抹殺寶藏東明二祖。不信我龍池老人的的源流。即此一案。悖逆亦已甚矣。何況其他。

南京高峯寺寶峯明瑄禪師。海舟嗣。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為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

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即止酒。遂求爲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舟見曰。將剌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尙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呈悟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藏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身塔於東明寺左。

天奇本瑞禪師寶峯嗣 章次不錄

觀天童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系東明下者。惟據靜庵一聯芳圖敍。別無確據也。海舟永慈行實碑載法嗣一百有四人。雲溪智瑛其一也。瑛下出靜庵素。素爲永慈二世孫。天童指爲普慈二世孫。豈非大錯。素所敍者。自是寶藏東明永慈雲溪一脈世系。與普慈明瑄天奇無涉。昔天童作禪燈世譜。混收雲溪智瑛與寶峯明瑄同爲海舟普慈之嗣。已是誤矣。今復踵前誤。又指靜庵敍中雲溪瑛與寶峯瑄爲昆季。豈非誤而又誤乎。按敍自雲溪瑛禪師已上。皆靜庵所敍也。其下曰瑛與寶峯瑄爲昆季焉。據是益證源流的的相承。海舟爲東明昆祖之嗣無疑矣。者非靜庵語也。是天童硬證海舟普慈嗣東明決斷之語也。今海舟永慈。係翼善碑之所載者。屬古溪澄之所祭者。爲靜庵素之所敍者。自是東明昆之嫡嗣也。天童以海舟普慈重嗣東明。

錯誤炳然。更復何辨。天童不遵無聞笑巖嫡祖親宗之祖訓。擅改宗譜。變亂世次。倒置祖孫。則悖逆之罪。請目領囘。

東明祖燈錄 東明通際集。字山茨。

東明第二代海舟慈祖傳略。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踢。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從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何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麼。僧曰。無。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

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敘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偈。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乃擲下拄杖曰、千斤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訣。以拂子擊三下、下座。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復欲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這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繇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與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孃。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曰、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

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東明第三代寶峯瑄祖傳略。寶峯明瑄禪師。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為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即止酒。遂求為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舟見曰。將刺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迷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為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立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身塔於東明寺左。

昔先師謂予曰。臨濟歷祖機緣。棊布諸書。皎如日星。唯東明海舟寶峯諸祖出處未詳。老僧老矣。殆不復見汝其留意焉。予時輒懷探討。志居無何。領東明院事。於破笥廢紙中得昆祖法語偈贊塔銘若干篇。即付剞劂。時以未得海舟諸祖為憂。嗣後每遇緇素。即以此告。丁丑仲夏。予友古竹客吳門。於丹埜查居士家見佛祖源流一書。始於釋迦佛。終至無聞祖。蓋紫柏老人所集也。老人罹難。其書失傳。古公持示予。予如失故重。一旦親逢。焚香披閱。始知海舟寶峯兩祖。皆繼席東明。全身靈塔在焉。喜躍無既。即摘兩祖機

緣刻出。題曰。東明祖燈錄。咦。殆將熄而復明。豈非法門幸事也耶。謹拜稽首而爲之跋。通際又識。

按紫柏塔銘。謂燈錄未續。爲法門一大憾焉。既有此書。何憾之有。則此書非紫柏所集明矣。寶華忍公曰。丙子丁丑間。姑蘇查氏突出佛祖源流書稿。又出海舟先嗣萬峯後嗣東明一傳。兼拈頌古德機緣百則。天童先師得之。卽依原稿刻之云云。據此則是書早爲天童得之矣。何得又有是書爲古竹得之耶。此無乃天童與際公相爲表裏。互相刻布。以爲多得一證據。作闢妄救之張本。以折辨潭吉故爾。

海舟普慈禪師語錄　住明州天童七世孫圓悟編。花城弟子沈貫較閱。

序。禪師諱普慈。吳郡海虞錢氏子也。少讀楞嚴有疑。往參萬峯大師。得悟。印可。付以法偈。不久辭大師。結廬於西洞庭三十年。不過湖。每嘗自痛未徹法源。萬峯久滅。寶藏已逝。今無其人發明差別法智。聞虛白昱公住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峯祖印。作用大有超過古人。隨棄廬往叩。居旬日。大悟。深入堂奧。洞達濟宗源底。纖毫無滯。遂嗣昱公。始知悟有淺深。法無隱祕。但有坐定悟境。而不肯百尺竿頭策進一步耳。嗚呼。海舟嗣昱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入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爲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德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拈頌。量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脈。寥寥不顯於世。眞正宗師。煨鑪山穴。保養道胎。俟時待緣。暗流枝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

丑三月九日●花城弟子沈貫拜序。

傳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擧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踢●以脚兩踢●曰●只這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此段叙生緣悟由授受之事●可取。）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此段伏此●爲後假設一僧激參東明之因由。）乃結廬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此下一段●應子當匿跡莫輕爲人師範句。）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麽。曰●有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擧室中驗人語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擧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痒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麽。僧曰●無。（者僧有如此手眼●不標名姓●則爲假設可知矣。）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麽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人設齋●日中時也●何有打滅燈之事耶。）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

出恐驚人。明日，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個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日，爲敍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敍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麽處。師面赤罔然。明日，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問倒普慈猶可，救取萬峯始得。）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繇。明日，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乃擲下拄杖曰，千斤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付則付矣，不審置萬峯於何地。若果如此，則萬峯濫付，非人之責，千古不能逃也。）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復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曰，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具禮拜。又拈香曰，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我洞達宗源。連喝兩喝曰，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曰，此一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繇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曰，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孃。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萬峯忌日拈香可也，又非出世開堂，何得東明師僧香一齊拈耶。又師僧香有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則普慈承嗣師僧可也。又承嗣東明一場。剛剛學得一喝，帶累後人七喝八喝，不知休者，眞好笑也。湘翁和尙云，普見天童述海舟初受萬峯印契，廬洞庭廿餘年，遇激發，再參東明徹證，遂承東明記莂，有拈香不淹在萬峯盞甕等語。據此說，則東明爲萬峯二世孫，海舟爲萬峯三世孫也。世間豈有三世孫而刺其上祖爲沒頭師，以佛法當人情乎。又豈有二世孫而付其上祖所印證廿餘年之子乎。佛法當人情者，則法眼不明。）

萬峯係濟北正傳、縱以慈悲之由、諒不作此落艸之戲。而海舟愛多乳爲娘、第不知海舟視東明與萬峯若爲親疎也。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譊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旣以普慈嗣東明矣、又以寶藏東明合於世次之中、其用心也可謂密矣。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曰、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臨寂說偈、豈有投筆之事。在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禪燈世譜、以永慈法嗣雲溪智瑛等七人、與寶峯明瑄等五人、混收爲普慈一人之嗣、是爲十二人。此曰得法十二人者、蓋本世譜而來也。

舉興化打克賓拈曰、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尚、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己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師可也。威音已後師師相授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嗣東明者亦此也。古諺曰、養女方知孃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是箇中大事、豈容艸艸。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眞我兒孫、不可忽之。愼之究之、參之盡之、切須透之云云。

三篇說話、同一意旨、舛僞多端、不必檢辨。只消海舟永慈一碑證之、則海舟普慈重嗣東明之說、盡是僞揑。

嗟乎、爲欲折辨一潭吉、造出許多僞說、自誤誤人、迄無砥止、可悲可痛。

寶華忍禪師辨海舟事蹟曰、從上源流、萬峯蔚祖後、卽寶藏持東明旵、旵後乃續海舟慈寶峯瑄等。而海舟慈蔚祖之法嗣亦列、三峯藏公常疑其錯誤而無所考。會有闕疑一段、載於源流頌稿中、後刻全集者

删之耳。丙子丁丑間，姑蘇查氏突出佛祖源流書稿，以爲達觀可公所集。又出海舟先嗣萬峯後嗣東明一傳，兼拈頌古德機緣百則，并有景泰丁丑三月九日花城弟子沈貫序。天童先師得之，亦未究其眞僞，卽依原稿刻之。山僧一日偶閱萬峯語錄，後有塔銘一篇。篇首有苕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諸字，銘末有門人普壽敬持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汚禪師之德。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尙座下參學久矣，復述請益海舟言下有省機緣一段，甚爲駭然。何也。萬峯示寂乃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普壽爲諸徒之長，所以輯錄請銘，皆渠爲首。今沈公旣親受普壽之請作銘，大約不過萬峯寂後數年事耳。沈公已休居林下自稱隱士矣。自洪武辛酉至景泰丁丑，又過七十七年。豈復及有海舟錄之序乎。且據傳中載海舟參東明乃在正統辛酉示寂於景泰庚午，時年九十六歲，則正統辛酉參東明時，已八十七歲矣。如何傳中序中又載海舟少聽楞嚴有疑，往參萬峯，得悟印可，付以法偈，不久辭萬峯，結廬於西洞庭三十年，因僧激發，是年乃有參東明之事。據此，則參萬峯時旣曰少年，不二三十歲時耳。不久辭去結廬三十年，亦不過五六十歲時耳。與後八十七歲參東明之事，如何下落。且云不久辭去結廬洞庭，則海舟結廬時，萬峯猶未示寂也。卽據萬峯示寂於洪武辛酉，海舟參東明於正統辛酉，已相去六十年矣。結廬三十年，參東明之事又如何下落。總之此稿出於查氏，渠不過要使一日木頭顚倒生之識源流有據，見海舟之事可疑，乃就萬峯塔銘有沈公自言海舟座下參學之說可證，僞作序傳等，以海舟繼東明之後爲實據，不知欲實而反虛也。且東明昆祖塔銘，乃毘陵忠安公胡濙所撰。據山茨際公自述崇禎乙亥住東明，於破笥廢紙中所得銘中，並無海舟之事。僅云師世壽七十，僧臘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受戒者請

誨益者數萬人而已。若嗣東明之海舟。果屬萬峯之徒。乃法門千古大關係。何以銘中不及一言。倘海舟一見而去。不續住持。或有旁人生障。或有事煩遺失之事。今海舟傳中載見東明於辛酉六月。東明即於是月廿九示寂。海舟復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則海舟乃續昆祖住持矣。昆祖銘中云。今其上首本寺住持明覺令僧某某賫行狀徵予爲銘。則海舟傳云四衆苦留乃繼其席。然乎否耶。已上種種錯謬。如是海舟傳錄僞造無疑。今按年代幷諸不一之論。以折衷之。據潭吉五宗救中欲截去寶藏持東明昆。直以萬峯蔚海舟慈寶峯瑄天奇瑞爲一派。以萬峯錄之有海舟法嗣。乃爲的據。無奈香巖古溪澄和尚有祭海舟文云。續高峯七世之燈。紹昆祖百年之踵。自高峯至海舟實七世。而寶藏東明在也。且天童先師闢妄救中有云。得靜庵素禪師語錄。素爲海舟二世孫。敍聯芳圖。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至萬峯蔚寶藏持東明昆海舟慈雲溪瑛。瑛與寶峯瑄爲昆季。則東明嗣之有海舟。亦爲的據矣。所以潭吉疑東明下有別出一海舟。引馬祖石頭同時並化有二道悟於前。證萬峯東明祖孫繼踵。安知無二海舟於後者。此說甚似。第當知吾派所嗣之海舟。亦東明之海舟。非萬峯之海舟矣。不惟有雲溪瑛爲寶峯瑄昆季可證。且海舟至天奇止隔一寶峯耳。萬峯之海舟洪武辛酉萬峯示寂時。沈貫已言在海舟座下參學久矣。則海舟行化已久。天奇焚絕集刻在弘治戊申。序中集中並無寂後事。似乎天奇猶在。洪武辛酉至弘治戊申相去一百零八年。中間焉得止有寶峯一代。惟東明示寂於正統辛酉。海舟已在法嗣之列。次而寶峯。次而天奇。至弘治戊申。四十八年。祖孫相繼。甚爲穩當。故特識之。

海舟普慈錄傳之僞。不待辨而已知矣。但指查氏僞造。無乃子爲父隱。至於據靜庵敍證天童之說爲必是。

35

其錯有三。謂寶藏東明在源流中。其錯一。認東明下海舟爲正傳。指萬峯下海舟爲別出。其錯二。輕信靜庵敍爲的據。而反悖逆無聞笑巖嫡祖親宗十種祖訓。其錯三。終不若潭吉考辨。不違祖訓。正大光明。嗟乎。若海舟永慈碑出。則證龜成鼈。幾莫能辨。

正名錄八卷終

正名錄卷第九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濟宗世次備考之二

海舟永慈劄付碑

禮部爲寺額事。於內府抄出南京守備內官監太監袁誠。題於南京土山原有古刹寺院基址一所。發心從新修蓋完備。未有寺額。伏望聖恩憐憫。乞賜禪寺寺額。便益具本。正統十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與做翼善禪寺。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前事。擬合通行。除外合行出給劄付本僧前去住持。恪守戒律。領衆焚修。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翼善禪寺住持僧永慈准此。

正統十年六月十六日對同都吏徐瓛。

劄付

永慈碑石刻額曰。海舟慈行實記。六字而已。題曰。行實。二字而已。平陽忞禪師法孫元鼇抄梓刻本云。金陵東山翼善禪寺海舟慈禪師行實碑石刻無此語。此訛一。師諱永慈。字海舟。俗姓余氏。蜀川成都府成都縣名族。生於洪武二十七年歲次甲戌。父存母亡。生性慈善。齠齔時。見僧喜。一日聞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禪寺。投禮住持獨照月禪師剃染。務勤。永樂十一年五月夏。本師示寂。師殯送入塔。畢入西山。居庵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尙。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依附做工夫。一日初見。問曰。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至東普無際和尙處。舉似做工夫。際追問不遜。於宣德二年。出峽。赴京得度。復還金陵靈谷挂搭。雪峯和尙深契。請師充首座。制解造武林受具。禮月公剃染。此永慈出家爲僧矣。生洪武甲戌。至宣德二年丁未。出峽。行年三十四。則爲僧已十餘年矣。而云得度。不審出家剃染爲得度耶。受具爲得度耶。若謂受具。尙未至武林。若謂剃染。既爲僧十餘年。居庵八載。兩見知識。而又出家剃染者何。解此訛二。自有佛祖叢林以來。或見道傳法。如廬行者。高沙彌。有之。未受具足戒而爲人首座。古今罕聞。夫首座乃佛祖分座說法之職。眼目人天。表率叢林。居大僧之首。受大僧禮敬。開導衆僧。師範後學。豈未受具之人得居斯職乎。此訛三。祭文云。延世壽七旬三載。精僧臘五十餘秋。則永慈出家受戒在廿歲前。今赴京得度。造武林受具。則又在三十四之後。既出家受戒。豈又有得度受具之理。此訛四。三十四後方得度受具。至七十三。僧臘僅三十餘年。精僧臘五十餘秋。如何銷釋。此訛五。近詣古道山。直抵關房。參見東明老和尙。一見相契。師禮畢。就請問。和尙曰。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明下座。攔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明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明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尙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明曰。我慧昆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大衆弗得輕慢。自此留住數日。欲付與袈裟。師曰。某不爲衣來。堅不受。至夜。下山。自此聲譽叢席。既一見相契。何又云禮畢就請問。禮畢而後請問。何云一見相契。此訛六。既非陞座當機。一人關內一人關外問答。豈有下座攔掌之理。此訛七。師家稱學者曰汝。理也。學者稱師家曰汝。有是理哉。此訛八。東明爲濟宗一代名宿。豈無生機活用。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三掌打到底。未出常情。稱臨濟兒孫。猶愧永

（慈於三掌之下。進語未見有主賓互換。衲僧手眼。亦不見得投機呈解之的實。何得一日名不虛播。一曰只見得這僧。難道俱明陷虎之機乎。喫驚打怪。大似以賓看賓。此訛九。東明非聲鐘勸驗方來而云大衆弗得輕慢。關房相見。豈有召大衆之事。此訛十。昰公塔銘云。弟子僅百人。受戒請益者數萬人。則昰公座下。頭角振振者不少。而永慈又無超羣之見。何遽云三十年獨見此一僧耶。此訛十一。）復至金陵牛首、挂搭本山、住持請師前堂領衆、三載、制解、下山、復隱全椒焦山三載、後至天界、憩隱山居、於正統二年夏、守備太監袁誠、法名智海、聞師道德、備供禮、請領禮部劄住持翼善禪寺、開山說法、衲子雲集、無虛日。（劄付碑明載守備太監袁誠乞賜寺額。正統十年六月十六日。禮部給劄。今云二年夏領禮部劄住持翼善。此訛十二。）復於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東明示寂。遺囑住持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土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語。至來年期日、示寂。（前弟子參師稱師爲汝。今師付弟子反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自拈花以來。師師授受。有此稱呼之例乎。此訛十三。實華謂繼昰公住持者曰明覺。昰公銘祖燈錄正宗錄俱曰覺明。關妄救續略諸書曰普慈。今永慈碑曰明白庵。山曉曰永慈。然繼昰公第二代住持而有明覺覺明普慈明白庵永慈五人。然否。誰屬也。此訛十四。昰公既於正統六年六月示寂。而五年六月尙自住持。何遺囑住持之有。此訛十五。偈語非付法意。乃決別之意也。隔年書決別偈。欲顯預知時至。速宜令人送去。至明年明日示寂。方見宗師家作用非常。又何必藏之十年後送人。使知預知時至耶。此訛十六。元慧刻本於送至處增金陵東山四字。其下小註云。亦名士山。此訛十七。正統五年永慈不知棲隱何處。至十年領劄住土山。昰公五年遺囑。何預知永慈住土山耶。此訛十八。）白庵長老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廣、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賫至土山、師陞座、祝香而受。首嗣門人寶峯（刻本於此增一瑄字。此訛十九。）等、住持清古源、衣鉢明大空、提點寧極庵、徒孫三百餘衆、所作頌古歌偈、行於世。師平生胸次洒落、履踐清孤、機用弗測、希蹈城郭。發言無虛、出其自然、行實跡繁、未盡錄矣。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刻本改辛丑。此訛二十。）春上浣、住山徒、智瑄、智璽、焚香拜錄。（刻本於上浣下、改云嗣法智瑄、智璽等焚香拜錄。此訛二十一。）

行實錄在天順五年。過後六年、至成化二年、永慈方示寂。則錄行實時、永慈猶在。若永慈親口所說、徒子親筆記錄、自無訛僞之事。今以劄付碑洎祭文證之、訛僞層出。非永慈親口所說、瑄璽親筆所錄。係後人僞造

明矣。元慧抄梓行實、於中增改數字、無大關係處、悉置勿論。惟於寶峯下偽增一瑄字、關係法門最大。不得不辨。按永慈石碑、載徒子一百有四人、智忍居首、第十三位爲智瑛、第二十五位爲智瑄、第三十八位爲智璽。據楚山贈智瑄偈、原號玉峯、而碑內稱首嗣門人寶峯者、非智忍而誰。元慧偽增一瑄字、爲寶峯瑄、諸山受其所盲。竟認爲寶峯智瑄。又一夥無知之徒、硬指寶峯明瑄、卽寶峯智瑄。是以智忍智瑄明瑄三人混合爲一寶峯。又一夥狂妄失心之徒、改玉峯瑄塔面題名爲寶峯瑄、將寶峯明瑄塔面題名、剗去殆盡。竟抹殺一寶峯明瑄、獨顯一寶峯智瑄、又一夥無眼阿師、偸取寶峯明瑄之傳、作寶峯智瑄之傳、列爲天奇之師、紀爲正傳之祖。嗟乎。偽增一瑄字、毒害法門至於此也。今霽崙據翼善碑、以譜濟宗世次、不可不細心參考。

元慧抄梓行實後、附智瑄偈曰、付智瑄長老祖衣一頂、拂子一枝、山偈一首、爲助時中保任斯事云耳。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淨了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時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二月十一日、敕賜翼善禪寺開山臨濟下正嗣二十四世傳法比丘永慈親書付囑。

偈語之謬不暇論。按能儒訓公曰、大咸咸公住翼善、因而廣搜先跡。壬寅春於房僧破籠敗紙中、檢出永慈手書付智瑄偈。咸公係悫公之子、元慧之師。據此說、則其偈忽然突出、眞偽之間、安敢固必。但永慈既爲開山第一代、清古源爲第二代、又有徒孫三百餘衆、豈古源之後、遽無繼席者耶。必百餘年無知識住、而後漸成房頭。景泰五年手書偈稿、預貯房僧破籠敗紙中、有是理乎。永慈寂成化二年、去景泰五年、計十三年。此十三年間、既非房僧所住、則其偈稿、又不審貯之何處。自景泰五年迄康熙壬寅、計二百零九年、始從房僧破籠敗紙中檢出、有是理乎。又二百餘年之破籠、曾不一更換乎。所貯敗紙、曾不一焚燒乎。留待大咸檢出

有是理乎。則此偈係大咸僞揑明矣。然大咸僅揑法偈一首。其子元慧、又僞增祖衣一頂、拂子一枝、及署諱書付年代事跡、可謂僞之又僞者也。今之修明僧史者、不可不愼重細考。

元慧抄梓行實後、附平陽悊公讚永慈偈曰、長根西江老馬駒、如何又出者毒苴。慈舟高閣東山頂、坐裏長竿釣五湖。

昔作禪燈世譜、收寶藏東明於世次中、變亂世次之始也。繼佐天童出闢妄救、以海舟普慈系東明下者。以不知東明下、別有一海舟故也。今得翼善碑、明知海舟永慈係東明之嫡嗣、屬古溪之所祭者爲靜庵之所敘者。理應修明世系、班正典型。仰答祖父靈明、以釋天童錯誤可也。而反認永慈爲世次中之嫡祖、豈非變亂世次之終乎。帶累子孫、增僞名揑僞偈、以致盲盲相引、著爲燈錄、滅祖亂宗。悊公不得無罪。

正宗語錄 南澗行悅集字梅谷

凡例按聽祖夢說錄、悅嘗覽之、竊有可疑。及覽慈祖頌古後跋、此疑愈甚。今讀東山近刻慈祖行實碑、方決前疑。故是書慈祖頌古。聽祖夢說錄。俱不載。頌古、普慈之事。行實、永慈之事。今云慈祖頌古。再云慈祖行實。是混二海舟、爲一海舟也。

傳略第二十八祖海舟永慈禪師。明洪武二十七年生、天順間示寂。示寂在成化二年、非天順間。 姓余氏、蜀川成都府成都縣名家子。此係永慈之事 法嗣十二人。此係普慈之事。第二十九祖寶峯智瑄一作明瑄。禪師、明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示寂。姓范氏、吳江人。法嗣五人。此係明瑄之事。大鑑下二十八世祖海舟禪師行錄。師諱永慈、字海舟。俗姓余氏、蜀川成都府成都縣名族。生於洪武二十七年歲次甲戌。父存母亡。生性慈善。齠齔時、見僧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禪寺、投禮住持獨照月禪師。剃染務勤。永樂十一年五月夏、本

師示寂。師殯送入塔畢。入西山居庵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依附做工夫。一日初見。問曰。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謾。初大悅。制解。起單。復至東普無際和尚處。舉似做工夫際。追問不遜。於宣德二年出峽赴京。得度。復還金陵靈谷挂搭。雪峯和尚深契。請師充首座。制解。造武林受具。近詣古道山。直抵關房。參見東明老和尚。一見相契。師禮畢。就請問和尚曰。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明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明叉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明叉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明曰。我慧昷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大衆弗得輕謾。自此留住數日。欲付與袈裟。師曰。某不爲衣來。堅不受。至夜。下山。自此聲譽叢席。復至金陵牛首挂搭本山住持。請師前堂領衆。三載。制解。下山。復隱全椒焦山。三載。後至天界憩隱山居。於正統二年夏。守備太監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備供禮請。領禮部箚。住持翼善禪寺。開山說法。衲子雲集。無虛日。復於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東明示寂。遺囑住持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亦名土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語至來年期日示寂。白庵長老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廣。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齎至東山。師陞座。祝香而受。首嗣門人寶峯瑄等。住持清古源。衣鉢明大空。提點寧極庵。徒孫三百餘衆。所作頌古歌偈。行於世。師平生胸次灑落。履踐清孤。機用弗測。希蹈城郭。發言無虛。出其自然。行實迹繁。未盡錄矣。天順五年歲次辛巳春上浣。嗣法徒智瑄智璽等焚香拜錄。傳中有寶峯瑄嗣法徒諸字眼。係元謙抄梓行實。非石刻也。

大鑑下二十九世祖寶峯禪師行錄。師諱智瑄。號寶峯。嗣金

陵東山翼善慈。慈親書付囑曰。付智瑄長老祖衣一頂。拂子一枝。山偈一首。爲助時中保任斯事云耳。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淨了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時景泰五年歲次甲戌春二月十一日。敕賜翼善禪寺開山臨濟下正嗣第二十四世傳法比丘永慈親書付囑。（此係大咸元慧偈揑增之事。辨見於前。）

近行錄云。寶峯明瑄禪師。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卽止酒。遂求爲僧。舟卽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舟見曰。將刺棘作麽。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作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立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身塔於東明寺右。（見東明祖燈錄。）按東山咸和尚曰。咸嘗按諸方輯濟宗嫡祖源流。多系悟繇籍氏。獨慈祖未有確據。間有闕而嗣考者。乃至有謬以爲常熟錢氏子。不知何考。有識者每疑信參半。思徧訪祖席名藍。稽實正謬。而滁山慧子先得我心。遂乃奮志孤征。足迹幾徧湖海。終無落處。丁酉年。因作源流頌。至慈瑄兩祖。未詳籍貫開法年地。咨嗟不已。旁有僧葦渡者。偶云。歙寺翼善。向有慈海舟

祖，不卜是否。慧聞輒大驚喜。尋卽偕訪到山門，有碑屹立。但歲久塵封，模不可辨。因剔抉滌，讀之。乃知爲慈祖行實碑也。間載籍貫悟由，炳如星日。而院後則慈瑄兩祖窣堵雙豎。益徵諸方所傳之誤。又云。王寅春因有司稽造僧籍，房僧於破簏敗紙中，復檢出慈祖手書，付瑄祖偈一首。展讀祖澤如新，益喜不自持。因錄附行實碑後，并梓流通。不獨正昔日之譌，且貴祖門宗屬，得詳兩祖相承原委云云。悅因較瑄祖近行錄不同。故錄慈祖親書傳法偈於前，而行錄復載於後。儻更有如滌山慧公者，孤征徧訪。則龍天定不孤負，定有如慈祖之行實出焉。

大鑑下三十世祖天奇禪師 章次不錄。

天童編刻無聞夢說錄，有寶藏東明二代，何疑之有。悅公覽者，必無聞原本客牕夜話，敘從上源流，見慈祖嗣萬峯，所以有疑。及覽慈祖頌古後跋，見其先嗣萬峯，後嗣東明，所以疑甚。今讀行實碑，見慈祖的嗣東明，所以決疑。胡不思拈頌百則，係普慈之事。行實碑係永慈之事。今曰慈祖頌古，再曰慈祖行實，此凡例混二海舟爲一海舟矣。傳略述永慈事訖，乃曰法嗣十二人，此係普慈傳末之事。今錄爲永慈之事，此傳略混二海舟爲一海舟矣。永慈首嗣爲智忍，石碑稱首嗣門人寶峯者，非智忍而何。元慧抄梓行實於寶峯下，僞增一瑄字，竟爲寶峯瑄。今悅公錄爲寶峯智瑄。其下小註曰，一作明瑄。又以明瑄示寂姓氏法嗣之事，錄爲智瑄之事。此傳略以智忍智瑄明瑄三人混合爲一寶峯矣。當天童與潭吉辨不能淸者，以其未見永慈碑，是以墮於誤轍。今悅公旣見無聞客牕夜話，又得永慈碑，則普永兩家譜牒，昭然明白。而不斬然釐正，以釋天童之誤，反混合普永爲一人，何也。胡不思萬峯偈，沈貫銘，明瑄傳，天奇錄，及塔銘，無聞客牕夜話，笑巖聯芳

敍。曇芝偈。廣通序。十種祖訓爲何事。乃撥置一邊。如此詭混。不惟悖逆祖訓。卽公提綱。載古雪傳馬祖三十二葉。亦自相矛盾。殊不知普慈。永慈。雖同號海舟。其諱。有普永之別。生緣。有吳蜀之別。姓氏。有錢余之別。出家有破山景德之別。得法有萬峯東明之別。法偈。有龜毛字付之別。住處。有洞庭翼善之別。示寂。有景泰元年成化二年之別。建塔。有東明左側退居寺後之別。世壽。有九十六年七旬三載之別。僧臘。有七十四載五十餘秋之別。法嗣。有十二人一百四人之別。載籍。有普慈錄永慈碑之別。混合爲一人可乎。勿論寶峯爲智忍。智瑄號玉峯。卽智瑄號寶峯。亦不可以寶峯明瑄混合爲一人。何也。二人雖同號寶峯。其諱。有明瑄智瑄之別。得法。有明瑄受普慈付囑在正統間。智瑄受普慈付囑在景泰五年之別。法偈。有臨濟兒孫是獅子。迷悟猶如空裏雲之別。悅公雖易左爲右。謂明瑄全身塔於東明寺右。然亦有智瑄塔在退居寺後之別。混合爲一人可乎。又自較二人事跡不同。乃並錄爲永慈之子。天奇之父。永慈有二子可也。天奇有二父可乎。又與前傳略寶峯智瑄。(作明瑄)一判然不同。又正宗一代。止錄一人。錄至二十九代。兩人幷列。成甚單傳正宗耶。今以永慈續單傳正宗。削普慈於不聞之地。惑元慧僞增之名。咸公僞揑之偈。公然錄寶峯智瑄爲天奇之師。妄認寶藏。東明。永慈。智瑄。四代異姓之人爲正宗一脈之祖。其滅祖亂宗之甚。莫甚於此。咸公元慧。固是罪魁。忞公亦不得無罪。

又引咸公一篇。述其得偈破籠之僞。辨見於前。至謂諸方以余氏海舟。謬爲錢氏海舟。是海舟只一人也。準是不但與聽寶十種祖訓不合。亦與後人新條相反。公爲天童之孫。豈有不知闢妄救以海舟爲常熟錢氏子。以錢氏先嗣萬峯。後嗣東明者乎。何得以其謬誤。妄加諸方耶。云正昔日之謁。昔日指誰而言。闢妄救強

驅常熟錢氏海舟嗣東明固謬矣。公又混錢氏海舟爲余氏海舟。不亦謬中之謬乎。前此諸公辨論紛然。皆以續高峯七世之句。銷釋不去。往往違背聽寶源流。多從古溪祭文。祭文明祭翼善海舟永慈。永慈望高峯七世紹昆祖後踵。公今住持翼善。碑在目前。明知余氏海舟永慈嗣東明。當辨清闢妄救之謬。徧告同宗。修明世系。仰答祖父靈明可也。而反父子相與。增僞名。揑僞偈。賺他無眼阿師。引著燈錄。以謬傳謬。亂宗滅祖。莫之知也。悲哉。

續僧寶傳 紫擇自融輯字巨靈。

禪師名永慈。訛作普慈。號海舟。明洪武廿七年。生於蜀之成都余氏。訛作常熟錢氏弱齡聞僧說生死事大。卽蘊於膺。經句不就寢。決志趨彭縣之大隋山。訛作破山。景德寺。禮獨照月禪師。堅求法要。月喜其端厚愼重。可爲法門梁棟。遂度之。永樂癸巳月歿。觀融公作僧寶傳。改腔換調。若意不異碑。俱勿論。但小註訛作普慈。常熟錢氏破山之說。是混二海舟爲一海舟矣。據永慈碑。但云。禮月公剃染。務勤。言務勤。不過苦行修行而已。且碑中無堅求法要。乃至法門梁棟之語。此僞揑一。師竟入西山庵隱八載。形影偶偕。忽覺相應。乃棄庵出謁太初和尙。時年二十有八矣。初受師半展。遽問曰。向父母未生前。速道將來。師從東過西。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初正色瞋師。師趨去之。據此則永慈與太初乃作家相見。何碑中但云。請益開示。依附做工夫。並無受半展。趨去。乃至形影偶偕。忽覺相應等語。此僞揑二。復至東浦。訪無際。抵靈谷。見雪峯。雪峯以師悟處諦當。延師爲靈谷第一座。到無際後。有赴京得度一段。何竟削去。莫是已剃染。又得度。恐致人疑故削之耶。況碑中無悟處諦當之語。此僞揑三。師竟自許。常與同輩蹴蹋。峯竊駭之。然師無留意。解制。拂衣至安溪。投機於虛白昆公。離靈谷往武林受具一事。竟刪去者。蓋見古溪文有精僧臘五十餘秋語。恐人見疑。況碑中無蹴蹋竊駭之語。此僞揑四。已上皆永慈之事。昆公以臨濟正脈。囑師保任。初刻云。昆公不諾。且當衆排師。師知見滲漏。師大愧。歸堂。三晝夜。色如枯木。寢食俱廢。偶瑠璃燈墮地。大悟。昆公以臨濟正脈。囑師保任。此普慈參東明事。後重刻。削去前段。此僞揑五。以下永慈事。師乃辭

去復陸沉牛首諸山。正統丁巳。師年四十四。始領東山翼善禪寺。（永慈參東明相契。有無相福田衣之機緣。且東明當衆稱許。何可刪去耶。師晦養既久。且弘大化。四方宿艾虛懷而仰風裁。然師虎視來機。故踵息未舒而神氣先萎者多矣。（碑中全無此語。一味說鬼說夢。此僞揑六。）正統五年庚申六月。昆公化去。東南學衆。惟歸東山。王公貴人。虛己以禮致師。師未嘗以一言開鑿智竇。故一時雖盡愛敬。莫得而親疎焉。（昆公化去。在正統六年。非五年也。昆有衣偈遺囑。永慈師資授受一椿大事。何可削去耶。況碑中無愛敬親疎等語。此僞揑七。）緇素爲師預建身後之域。（碑中無此說。此僞揑八。）有范作頭者。失斧傷足。痛甚。索酒。師謂之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時。有千石酒與作頭。作頭能喫否。范於言下知歸。即求爲僧。師錄之。乃充火頭。刻意究竟。不覺被火燎面。面如刀刈。取鏡照之。欣舞。以偈呈師。師爲肯可。（此係普慈俾明瑄范木匠。造東明塔院。覺稱爲智瑄。永慈之事。豈非大錯。）當是時。出入東山。皆稱俊杰。不無有望於師。師惟目送而已。至有已據高座而聲馳國中者。求入籌室。師弗顧。或謂東山網漏於吞舟之魚。師哂之。（碑中無此語。說鬼說夢。太多可厭。此僞揑九。）間有古溪澄禪師。常過東山。師與盤桓。喜其見處穩實。歎曰。眞斷橋之後也。（碑中無此語。此僞揑十。）乃舉澄以住高座寺。澄初出世。衲子不甚知名。師以澄法語緘達諸山。諸山始歸重。兼仰師有衞法至公之德云。（據古溪本錄。於天順五年。屬貴冀公請住金陵雨花臺高座寺。非永慈所舉也。此僞揑十一。）天順五年辛巳。師陞座說法畢。一喝而逝。（永慈示寂。在成化二年丙戌。非天順五年。碑中無陞座說法一喝而逝之語。此僞揑十二。）逝之日。白虹橫貫。異鳥悲鳴。（古溪祭文云。將入涅槃。見衰相而白虹貫日。用世尊涅槃故事。非永慈實事。亦無異鳥悲鳴之語。此僞揑十三。）古溪澄哭之慟。挽之以詩。吊之以文。其略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平。品彙聲名。動乎王侯。來西蜀而全提正令。坐東山而大闡玄猷。續高峯七世之燈。爍羣昏而獨照。紹昆祖百年之踵。吞衆派以周流。將入涅槃。現衰相而白虹貫日。既歸圓寂。殞法身而夜壑藏舟。澄自後不上堂。亦趺坐遷化於香巖。香巖之衆悽然。澄徐展目曰。不須如是。復晏然長往。

祭文下小註云。門人請古溪和尙作。非古溪躬往東山致祭也。師之門人智瑄。作明瑄訛也。開法金陵。瑄傳天奇本瑞。瑞之法嗣大振。瑄卽范作頭也。范作頭卽明瑄。係天奇之師。載公乃祖關安救中。今小註云。作明瑄訛。是以明瑄智瑄合爲一人也。贊曰。鄧尉至東山歷傳四世。子子喬松。其本孤矣。自寶峯爍破面門。而得天奇瑞公。枝秀雲嶽。葉蔭寰中。謂萬峯。寶藏。東明。永慈。歷傳四世。可也。謂寶峯。天奇。出自永慈。大錯大錯。或疑其先淨而後濫。殊不知我此世界大賢劫中小劫二十。當有千佛出興。迄今劫過有九矣。自拘留孫至我釋迦本師纔出四佛。第十一小劫彌勒如來。又二劫師子佛。後有九百九十三尊。在十五小劫中一齊出現。惟餘樓至。設以盛衰淨濫而較之。可乎否耶。九百九十三佛雖在一劫中出現。乃次第相繼而出。非同一時一齊出現也。引譬天奇付三百六十八人爲非濫。謬之又謬。傳中僞揑許多讚譽之詞。不暇較論。第觀其意。雖以二海舟混爲一海舟。其實抹殺普慈。獨存永慈。又於永慈毒害不小。何也。凡師資授受。貴在機緣法偈有據。永慈參東明。有無相福田衣之機緣。况東明當衆稱許者。今削去之。東明有遺付永慈衣偈二物。此師資授受一椿大事。亦削去之。則於永慈。雖讚譽之多。而其毒害。亦不少也。明瑄范木匠造東明塔院。指爲造東山壽塔。永慈塔石塔也。以木匠造石塔。謬之甚矣。而又硬指范木匠卽智瑄。以之上嗣永慈。下出天奇。亂宗滅祖之甚。莫甚於此。今融公不遵無聞笑巖之祖訓。不本古溪靜庵之舊章。不依關安救續略諸新條。一味自剏臆見。亂宗滅祖。流毒法門。爲害不小。今之修明僧史者。不可不細心考究。

南嶽勒古 靈巖弘儲著。字繼起。

六十一祖。東山永慈禪師。於昆和尙兩掌下開悟。乃展具珍重。禮三拜而立。碑中無開悟珍重之語。昆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祇見得這僧。

六十二祖。高峯（住高峯寺者。乃明瑄也。）智瑄禪師。（智瑄不曾住高峯寺。）久參東山慈和尙。付法偈末有殺活拈來總現成之句。（此係大成僞揑之僞。不可不辨。）

六十三祖。金陵本瑞禪師。參瑄和尙。瑄問曰。甚處人。師曰。四川。（天奇江西人。非四川人也。）瑄豎起拳曰。四川還有這個麽。師曰。無。瑄曰。因甚卻無。師曰。非我境界。瑄曰。如何是你境界。師曰。不識。瑄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瑄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一種。師拂袖便出。（天奇參寶峯明瑄於高峯寺。非參智瑄也。）

按勒古自序云。弘儲南嶽讓和尙三十四世宗孫。又云。勒四十世以返之少林。自儲公上遡南嶽。正三十四世。再上至少林。正四十世。則寶藏東明二代。不在世次之中。正與無聞笑巖祖訓符合。三峯溟吉考辨亦合。是可據也。其紀世次。則以釋迦文佛爲始祖。迦葉爲一祖。至萬峯爲五十八祖。寶藏爲五十九祖。東明爲六十祖。永慈爲六十一祖。智瑄爲六十二祖。天奇爲六十三祖。乃至三峯爲六十八祖。自己爲六十九祖。上望迦文爲七十世。乃云勒七十世以返之迦文。則又廁寶藏東明兩代於世次之中。非惟與無聞笑巖三峯溟吉相反。且自語矛盾。至於棄普慈而祖永慈。以明瑄作智瑄。以之上嗣永慈。下出天奇。不惟疊出寶藏東明二代。則又妄認寶藏東明永慈智瑄四代異姓之人。爲相傳一脈之祖。帶累子孫。輒爲宗統。著爲源流。以訛傳訛。亂宗滅祖。儲公固是罪不容辭。忞公亦不得無罪。

正名錄九卷終

正名錄卷第十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濟宗世次備考之三

宗統編年 祥符紀蔭編 纂字相雨。

明宣宗癸丑宣德八年。禪師永慈。至金陵。首衆靈谷。慈謁靈谷雪峯。請充首座。甲寅九年。慈居靈谷第一座。制解造武林。遂至東明。參祖。英宗丙辰正統元年。永慈領悟。受法。慈居祖座下。經二年。一日擬伸問。祖掌之。復擬開口。祖復掌之。乃豁然開悟。展具。珍重三拜。而出。祖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遂付正法。宗統訛偽居多。不暇論。即永慈一人之事略辨之。自永慈生洪武甲戌以來之事。亦不及論。碑中但云。宣德二年出峽赴京。得度。復還金陵靈谷。充首座。并無癸丑八年之說。妄裁年甲。偽揑一。亦無甲寅九年參東明之說。偽揑二。碑中亦無丙辰正統元年領悟受法之說。偽揑三。碑中但云。留住數日下山。無居座下經二年之說。偽揑四。碑云。一見就請問。無一日擬伸問。偽揑五。東明打三掌。今云兩掌。偽揑六。永慈有進語。盡削去。改云。擬伸問。擬開口。偽揑七。碑中無豁然開悟之說。偽揑八。亦無遂付正法之說。偽揑九。碑云。參東明後。復至金陵。住牛首三載。焦山三載。天界不知幾載。正統二年出住翼善。則參東明非宣德九年。偽揑十。碑云。景泰二年受東明遺付衣法。非正統元年。偽揑十一。紀蔭係靈巖儲公法孫。勒古云。永慈於昆和尚兩掌下開悟。乃展具珍重禮三拜而立。今此說本儲公偽造而來。則全書之偽盡可知矣。濟宗所喜者。面稟親承。以永慈受東明死後十年之衣。偽非面稟親承也。故融公偕實傳以永慈一參昆公。即以臨濟正脈囑之。今儲公祖孫以永慈一參東明。就開悟。就付正法。編纂成書。刻行天下。使天下後世。知濟宗正傳之祖。面稟親承有如此。準律部言。未悟謂悟。未得上人法。謂得上人法。成大妄語。諸公與正傳之祖。偽揑悟由付法。不惟自成大妄語罪。以之誑惑天下後世。其罪倍甚。臨濟第二十四世祖。諱永慈。字海舟。原籍金陵余氏。生緣蜀之成都。齠年出家。嗣東明法。住金陵東山翼善寺。英宗壬戌正統七年。臨濟第二十四世東山翼善祖嗣宗統。碑中無原籍金陵余氏之說。偽揑十二。碑云。正統二年住翼善。以之立宗統可也。而以七年立宗統。偽揑十三。劄付碑云。正統十年賜額翼善。禮部始給劄。永慈住持。七年永慈不知棲隱何方。而預先立其宗統。偽揑十四。壬午天順六年。臨濟第二十四世金陵東

山翼善祖示寂。塔於寺側。永慈示寂。在成化二年。碑中無天順七年示寂之說。僞揑十五。

辛酉正統六年。禪師普慈。自吳西洞庭來參旬日大悟。慈亦字海舟。吳郡海虞錢氏子。世業儒。出家破山寺。往參鄧尉山萬峯蔚祖。付以法偈。遂結廬太湖西洞庭山。三十年。不過湖。聞虛白昰祖在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峯祖。遂往叩。旬日大悟。繼席東明。拈香有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孃之語。景泰元年。示寂。

祥符蔭曰。近因文獻互見未之合考。遂有海舟慈祖一二是非之疑。謹按宗伯錢謙益海舟慈禪師傳。歷歷明白。宗伯以海虞人而傳海虞僧。初非傳聞之訛。此足徵先參萬峯。後參東明。居東明而承嗣。其法者。乃海虞之普慈也。永慈祖原籍金陵。生緣於蜀。行蹟昭然。詳於碑碣及雲外錄。嗣法東明而住金陵東山翼善寺。與普慈兩人名號雖同。履歷實相胥壤。即如近時海虞三峯先住者。爲匡瀑戒青。係豁堂嵒之嗣。於漢祖爲第四世。後住者爲僧鑑曉青。係退翁儲和尙之嗣。於漢祖爲第三世。若更百年後而稱述之。均曰三峯青。安所別其爲前後彼此乎。又三峯前住爲檗庵正志。後住爲碩揆原志。百年後同稱三峯志。不幾滋是非一二之疑。如海舟慈祖者乎。以是而推。天皇天王之兩道悟。亦猶是也。其可以任行删削哉。

兩道悟之說。法門自有公論。引三峯青。三峯志。辨明海舟爲二人。是矣。以之總嗣東明。非也。雲外錄向未之見。據公所述。得契東明昰祖意。乃海舟永慈。翼善碑載。永慈受東明昰死後十年。遺付之衣偈。此永慈嗣東明。正公所謂詳於碑碣及雲外錄。是也。宗伯傳以普慈先嗣萬峯。後嗣東明者。非正統景泰時所撰。乃撰於近日。是本汝祖天童悟公所立之傳之所撰也。當三峯潭吉。據無聞笑巖之祖訓。證普慈確嗣萬峯。但以古

溪祭文一說、銷釋不去、故謂東明下必別有一海舟。天童以潭吉不遵龍池源流、又泥於古溪靜庵二說。所以出普慈一傳、謂先嗣萬峯、以銷釋潭吉所引萬峯、沈貫、無聞、笑巖四種祖訓之說。謂後嗣東明、以符合古溪靜庵二說之故也。今公稽考碑碣、及雲外錄、知永慈嗣法東明。正潭吉所謂東明下、別有一海舟者、此也。永慈紹昆祖後、踵續高峯七世、屬古溪之所祭者、爲靜庵之所敍者、與普慈無涉。今依翼善碑、古溪文、靜庵敍、三種確據。證東明嫡嗣、自有海舟永慈。而天童出海舟普慈、重嗣東明一傳。豈不顯然知爲僞造矣。在彼時、只知有一海舟。要銷釋兩家據證、以折辨潭吉、故撰此傳。公今明知有二海舟、不急修明祖系、班正典型。而復據僞傳、收普慈爲東明之嗣。倒置祖孫、疊訛世次、較前人之罪、豈不倍哉。

丙寅正統十一年、智瑄出家、領悟、瑄姓范、初爲梓人、因營建創足、聞提誨而有省、遂出家、力參、充火頭、偶因火燄燎眉、照鏡忽然大悟。智瑄之名載永慈碑內、別無一字片言之載籍、何所據、紀爲正統十一年出家耶、僞揑十六。姓范者、明瑄也、今紀爲智瑄、僞揑十七。明瑄出家、亦未見載有年月、今妄栽年甲、僞揑十八。因營建是自營建耶、爲人營建耶、僞揑十九。聞提誨有省、是聞普慈耶、永慈耶、僞揑二十。遂出家、不審投普慈出家耶、永慈耶、僞揑二十一。出家大悟、俱在丙寅十一年耶、亦有先後之時耶、僞揑二十二。

甲戌景泰五年、祖付智瑄正法。瑄依祖座下久、得其道。付法、有殺活由來總見成之記。此永慈付智瑄之偈、係大咸僞揑、不辨眞僞、紀爲實事、豈不取笑識者、亦無久依座下得道之說、僞揑二十三。

壬午天順六年、臨濟第二十五世祖。諱智瑄、字寶峯、住南京高峯寺。永慈法嗣一百有四人、智忍居首、碑內載首嗣門人寶峯者、乃智忍也、元慧刻本於寶峯僞增一瑄字、爲寶峯瑄。今竟紀爲寶峯智瑄。其住高峯寺者、係寶峯明瑄、亦紀爲智瑄、儲公勒古云、高峯智瑄禪師、久參東山慈和尚、付法偈末、有殺活拈來總現成之句。今此說、是本勒古僞書而來、以僞傳僞、滅祖亂宗、迄無砥止、可悲可痛、何所據、紀智瑄天順六年住高峯耶、僞揑二十四。即明瑄住高峯、亦未有年月、今僞栽年甲、僞揑二十五。

丁酉成化十三年、禪師本瑞來參。瑄祖問、什麼處來。曰、北京。乃至拂袖而出。戊戌十四年、祖付本瑞正法。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云云。臨濟第二十五世南京高峯祖示寂。此係天奇參寶峯明瑄於南京

高峯寺之事。紀爲智瑄之事。僞揑二十六。按明瑄本傳云。天奇來參。無有年月。今僞栽成化十三年之年甲。僞揑二十七。亦無戊戌十四年付法之年甲。僞揑二十八。憑何所據。知瑄祖付天奇訖。就示寂耶。僞揑二十九。明瑄示寂在成化八年。非十四年也。僞揑三十。若夫智瑄除大咸。僞揑景泰五年付法偈之外。別無載籍可稽。不知死生出處之年月事迹。今以天奇參明瑄事。紀爲參智瑄事。尤其不可。況又僞栽朝代年甲於其間乎。

著述一事、誠非艸艸。筆之削之事、要眞實。蓋事眞足以徵信千古。否則只益僞撰。不惟無補法門、反害法門多矣。今廕公據宗伯一僞傳、紀普慈嗣東明、惑元慧所增之僞名、咸公所揑之僞偈、儲公所勒之僞書、紀明瑄爲智瑄。非惟紀事失眞、而又自爲亂宗滅祖、如此著述、究竟於人於己有何裨益者哉。況又僞揑面稟親承、僞栽朝代年甲、無乃罔祖誑世、以盜名。名爲宗統、實亂統也。

續指月錄 盧陵聶先集字樂讀。

凡例、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删削也。瞿錄、竝載兩天皇悟、因符碑、丘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立傳、花城沈貫爲之作拈頌序、現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儲之南嶽單傳錄、現在也。惟續燈萬峯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爲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

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挂搭。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卽詣古道山參東明昷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昷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昷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昷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昷曰。我居古道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乃留旬日。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爲衣來。堅不受。下山。自此聲響叢林。金陵牛首請師領衆。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請住翼善寺開山說法。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昷和尚留囑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庵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賫至東山。師祝香而受。（東明昷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按師七世孫天童悟和尚傳云。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踢。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迹護

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麽。曰，有虛白和尙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擧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麽。下語者皆不契，擧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歲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麽。僧曰，無。師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麽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卽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爲敍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敍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卽今在甚麽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値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派續綿綿。乃擲下拄杖曰，千斤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師卽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衆。二十九日，示寂。師復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嘗擧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賓曰，

不入者保社、化曰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曰沒交涉、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趕出院。師拈曰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尙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已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卽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授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嗣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艸艸。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曰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曰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我洞達宗源。連喝兩喝曰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曰此一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由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曰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個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身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譸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曰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又打圓相曰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

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東明旵嗣。

師著拈頌一帙。行世。花城弟子沈貫爲之序。其略曰。海舟嗣旵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爲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德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採摭而成之。個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頌拈量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脈。寥寥不顯於世。眞正宗師。煨鎗山穴。保養道胎。俟時待緣。暗流枝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丑三月九日。山曉晳禪師崇正錄云。潭吉五宗救中之說。總以未見永慈之碑。誤之。天童先師翁闢妄救中答潭公書云。老僧誠有意探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竟不能得。邇來有法姪山茨。將海舟寶峯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之丹壑查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峯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旵。旵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又得靜庵素禪師語錄。素爲海舟二世孫。敍聯芳圖。始自釋迦。遞代相承。敍至東明旵海舟慈。雲溪瑛。瑛與寶峯瑄。爲昆季焉。據是源流。的的相承。海舟慈爲東明旵之嗣。無疑矣。當時潭公聞先師翁之言。始得豁然。嗣後竟無餘議。但俱未見翼善之碑。誤以普慈爲永慈耳。樂讀氏曰。海舟永慈。翼善碑。按康熙元年。大咸咸公住東山時。始爲刊布四方。一時名衲。皆宗之。前人俱未之見焉。其東明海舟普慈傳。乃悟老人作於崇禎年間。山茨際公住東明時刊行也。不謂翼善一碑。請訛互異。不得已而兼存之。所謂余生也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惟

有多聞闕疑已耳。古今僞碑甚多、世之譜牒造端恆有之、具戒衲子有是事乎。昔之天皇天王、今之永慈、普慈、並載爲是、知我罪我、我何畏焉。

杭州東明實峯智瑄 舊傳原是明瑄、聶公妄改智瑄。 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恍然有警、遂求爲僧、舟卽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柴次。舟見曰、將荊棘作麼、師曰、是柴。舟便呵呵大笑。師罔然無措、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日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作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只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不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一日天奇瑞參、師問、甚麼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奇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否。奇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奇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奇曰、無。師曰、因甚卻無。奇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奇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奇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敎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時座下得法五人、奇居首焉。成化八

年壬辰十二月九日、師無疾而逝。全身塔於東明寺左。海舟慈嗣、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略曰、參寶峯瑄和尙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寶峯瑄嗣

義公以姓氏、生里、長幼、年歲、辨海舟爲二人是矣。以二人俱嗣東明非也。按古溪祭文打頭則曰、祭東山翼善堂上高峯下第七代、圓寂本師海舟大和尙、原祭永慈明矣。永慈紹昆祖百年之踵、續高峯七世之燈、住持金陵東山翼善者也。與普慈無涉。潭吉明謂龍池因符合續高峯七世之數、故以海舟普慈嗣東明、豈非大誤。然而未列章次。天童復踵龍池之誤、爲普慈立先嗣萬峯、後嗣東明之一傳、以折辨潭吉故也。據公所引山曉之說、謂俱未見翼善之碑、誤以普慈爲永慈。公今得翼善碑、明知永慈係東明嫡嗣。彼天童以普慈嗣東明、符合七世之數者。錯誤炳然、更復何辨。然則咸知誤矣。須以誤嗣東明之普慈、發放何地、消歸何人、可也。而乃復據天童之僞傳、收爲東明之重嗣。豈非誤之又誤者乎。至引沈序以證成實、不知反證成僞矣。按沈貫撰萬峯塔銘、署諱自稱隱士、以同知休官林下、稱隱士、大約五六十歲時、塔銘撰在洪武十六年春、至景泰丁丑、計七十四年。世豈有百二三十歲之沈貫、爲普慈作序乎。又丁丑正月十七日、英宗復辟、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二月朔、廢景帝、復爲郕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而三月九日、何復有景泰年號、爲沈貫作序署款乎。據是則此序此傳、係天童僞造明矣。僞傳以普慈被行脚僧勘驗一上、被東明問得面赤無對、屈辱極矣、數十年來莫得而申之。萬峯蒙濫付非人之罪、數十年來莫得而雪之。幸祖父有靈、使翼善碑出、則萬峯之罪得以雪之。普慈之屈、得以申之。不急急修明世次、仰答祖父靈明。而反據僞傳、收爲重嗣、使普慈枉受屈辱之恥、終古莫申。萬峯濫付非人之罪、終古莫雪。可悲可痛。至謂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

之條。如梅谷悅公以明瑄智瑄。何妨並列。何得私憑臆見。擅改明瑄爲智瑄。自公改後。天下後世。只知有一寶峯智瑄。而寶峯明瑄。豈不被公抹殺之矣。又以天奇爲智瑄之嗣。亂宗滅祖。莫此爲甚。最好笑如此亂宗滅祖之事。不見有一人辨正之。如檗巖黃公。反讚其書。載筆精妙。確有卓見高識。爲功於傳燈。無盡相雨蔭公反引爲例。以二海舟錄嗣東明。不審濟宗尊宿。喜於訛誤相承耶。抑亦稽考無人耶。此吾莫解。述以問世。

續燈存稿 南澗通問編定。字箬庵。南澗行昱梓行。字曉庵。

萬峯蔚禪師法嗣

海舟慈禪師。居士沈貫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指耶。月耶。士罔措。師拍案一下。士釋然有省。

東明昱禪師法嗣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大。發心出家。奮志訪尋知識。首見太初。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汝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不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宣德三年。出峽遊燕京。南還至武林。謁東明。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明便掌。師曰。作麼。明叉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明復掌。師曰。老和尚名不虛傳。大展具三拜。未幾。復遊金陵。正統二年。大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師開法翼善。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示寂。

金陵慈禪師法嗣

金陵高峯寶峯明瑄禪師。天奇參。師問。甚麼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奇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奇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奇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個麼。奇曰。無。師曰。因甚卻無。奇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奇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奇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玆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

寶峯瑄禪師法嗣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章次不錄）

闢妄救移萬峯下普慈明瑄天奇一脈。系於東明下。世次疊訛。祖孫倒置。數十年來。幾莫能辨。今以永慈嗣東明。符合冀善碑古溪文靜庵敍三種舊章。以普慈還嗣萬峯。符合無聞笑巖等十種祖訓。俾兩家世次有準。式憑千古以釋天童之錯誤於法門不無小補。如何又留普慈之子孫明瑄天奇而爲永慈之子孫。不亦依舊疊訛世次倒置祖孫耶。普慈傳。重嗣東明一事。雖係天童僞造。然參萬峯一段悟由洎生緣。皆實事可錄也。而一槩削去。惟錄洸貫一則語。成何章次。莫是其間有嫌疑耶。抑亦刪繁取要。當如是削薄耶。又住居縱不載東明亦當載洞庭。今一槩不載。使普慈竟爲箇無地頭漢。成何體統。又海慈舟三字卻有二人因同名號。往往混爲一人。幸法派有普永之別。今不詳載。亦削去普字。惟曰海舟慈。是何高裁。永慈何幸。獲此螟蛉子孫。普慈何罪。斬絕嫡子親孫。而削薄章次。列於旁出。猶之乎不還也。又何異亂宗滅祖耶。永慈碑云。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東明示寂。遺囑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土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

曰字付慈海舟云云。白庵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專僧持衣至土山。永慈祝香而受。今曰正統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濟宗人最喜者。是面稟親承。意謂東明死後十年。白庵代付非面稟親承。不若於正統五年東明未死之日。以完成師資授受一事。豈不是面稟親承。然則天童作普慈傳燈大悟。出關付法。亦面稟親承也。公嫌其僞造。故削去之。今又自己僞造面稟親承之事。豈不自誣以誣世乎。他如融公以永慈一投機於虛白。卽以臨濟正脈囑之。之面稟親承。蔭公以永慈一參東明於兩掌下。卽時開悟。卽以正法付之。之面稟親承。豈不更直捷痛快殺人。公今縱弄出箇面稟親承。其奈間隔數年。較融蔭二公拙之多矣。又濟宗人付法。喜歡拂子。而偈次也。故咸公與智瑄僞揑法偈一首。元慧僞揑祖衣一頂。拂子一枝。今存稿以永慈既有衣偈二物。所少者一拂也。故又僞增一拂。豈不更冠冕耶。又偈語乃決別意。非付法意也。縱然改字字爲分字。不見得筆力之高。不若機緣削去下座摑掌汝作麼生速道諸字眼。不惟筆力高健。亦令人見之。不致人疑。翼善碑爲後人僞造。若夫亂宗滅祖之事。吾雖愚魯。不敢從命。

五燈全書聖感超永集。字嵩嵜。

萬峯蔚禪師法嗣

海舟普慈禪師。蘇州常熟錢氏子。初出家破山。聽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有疑。往參萬峯。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實義。峯劈頭兩棒。攔胸一蹋。曰只者是實義。師起曰。是卽是。太費和尚心力。峯然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居士沈貫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師舉手曰。指耶。月耶。士罔措。師拍案一下。士釋

然有省。

東明旵禪師法嗣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成都余氏子。生於明高帝洪武甲戌。生性慈善、幼孤、見僧輒喜。一日、聞生死事、發心出家。奮志趨彭縣大隨山景德寺、從獨照月薙染。後月示寂。師入西山庵居。八載棄去。尋訪知識、首謁太初原。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汝本來面目。師卽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原曰不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原頷之、宣德丁未、出峽、遊燕京。南還、至武林、謁東明旵。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旵便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作麼生掌。旵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旵復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傳。遂展具三拜而立。旵曰、我居古道二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大衆。弗得輕慢。自此聲譽叢席。未幾、復遊金陵牛首挂搭。請師前堂領衆。三載、復隱全椒焦山。三載、後至天界、憩隱山居。於正統丁巳、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師開法翼善。庚申夏、東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果寂。成化丙戌、師示寂。壽七十三。塔於本山。

茲特辨世次、而永慈傳去取點綴、不暇較也。二海舟來源世次、備述於前、茲不贅。按普慈一傳、前載生緣悟由、初住洞庭、後住東明、洎示寂東明、建塔東明、皆實事。今爲普慈傳者、論住處、縱不載東明、亦當載洞庭。論姓氏、機語、當載生緣悟由。論後事、當載示寂建塔。存稿不分眞僞、一槩削去、惟載沈貫問答一段。不審其間有嫌疑耶。抑僧史當如是刻薄耶。今全書依存稿、以普慈還嗣萬峯、理也。傳中既補入生緣、悟由授受之事。亦當補入住持、後事可也。今二書削薄章次、關係法門事小。第列普慈爲旁枝、以永慈爲正傳。紊亂宗譜、關

係法門之大者。莫大於此。

翼善慈禪師法嗣

金陵翼善寶峯智瑄（此係明瑄之傳。霽崙偸來作智瑄之傳。削去南京寶峯明瑄六字。僞改金陵翼善寶峯智瑄八字。是抹殺一寶峯明瑄。獨顯一寶峯智瑄。）禪師。吳江范氏子。素業木工。因海舟慈建塔院。失斧傷足。痛甚索酒。慈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千石酒與作頭喫。能喫否。師有省。卽求爲僧。慈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薪。慈見曰。將荆棘作麽。師曰。是柴。慈呵呵大笑。師罔然。慈曰。是柴將去燒卻。師疑曰。和尚畢竟有什麽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眉面如刀割。以鏡照之。忽然大悟。呈偈曰。負薪和尚喚作棘。火燄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慈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慈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眞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慈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傳中凡曰慈者。普慈也。師者。明瑄也。此係明瑄普慈父子問答之事。今於傳前改東明慈禪師法嗣。爲翼善慈禪師法嗣。又於傳首改南京寶峯明瑄。爲金陵翼善寶峯智瑄。竟做智瑄永慈父子問答之事。）乃付偈曰。（山茨際公出明瑄傳。於此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今削去此偈。入僞偈曰。）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淨了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此係大咸咸公。僞揑永慈付智瑄之偈。妄言得自房僧破篋敗紙中。）從此名聞遐邇。學者川赴。出世金陵高峯。（此十六字係明瑄事。）次遷翼善。（此四字係霽崙僞揑。）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瑞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瑞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否。瑞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瑞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起拳曰。四川還有者個麽。瑞曰。無。師曰。因甚卻無。瑞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瑞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瑞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

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瑞。拂袖便出。師喜爲克家種艸。堪支吾道。遂書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此一段。係明瑄與天奇問答機緣。於智瑄無涉。師逝於明憲宗壬辰臘月九日。此亦係明瑄事。塔建翼善左。續續。載明瑄傳末曰。塔全身於東明寺左。今壽嵩削去。僞改塔建翼善左。

闢妄救泥古溪靜庵二說。雖誤割萬峯法嗣普慈。爲東明法嗣。然按其所編歷代世次。自南嶽一脈。次第列來至萬峯下。則曰寶藏普持。曰東明慧旵。曰海舟普慈。曰寶峯明瑄。曰天奇本瑞。雖世次中有疊出寶藏。東明二代。而普慈明瑄天奇三代世次。未曾移易一人。妄改一字。今壽嵩據永慈碑紀。永慈傳以永慈紹東明。是依古溪靜庵三種舊章。參訂永慈世次。誠是。亦當遵無聞笑巖十種祖訓。以普慈明瑄天奇。還歸萬峯。參訂普慈世次。以釋天童之誤。可也。今則雖以普慈還嗣萬峯。而列爲旁枝。又偸明瑄之傳。爲智瑄之傳。削去明瑄之名。改爲智瑄之名。豈不是抹殺寶峯明瑄。獨顯寶峯智瑄。又以普慈之孫天奇。爲智瑄之子。是乃妄認寶藏。東明。永慈。智瑄。四代異姓之人。爲源流中一脈所出之祖。致使兩家祖訓舊章。洎闢妄救。五宗救續略。繼燈。續續。存稿。諸書。所列世次人名。俱不相合。豈不是亂宗滅祖之甚者也。

又於傳內削去普慈付明瑄。臨濟兒孫是獅子之眞偈。插入永慈付智瑄。迷悟猶如空裏雲之僞偈。殊不知此偈乃大咸僞揑。妄言得自房僧破簏敗紙中。公然刻布於世。競相援引。以爲著書立言之張本。噫。何惑之甚也。夫旣曰破簏敗紙。不過零碎廢紙也。而房僧破簏中所有敗紙。亦不過疏語紙也。且永慈之後。住翼善者。爲清古源。智清之後。雖不知爲何人。然永慈子孫頗多。必也數代之後。漸成房僧。何得有法偈而落房僧廢紙中乎。況永慈迄今二百餘年。而房僧破簏。曾不一更換乎。簏中所貯敗紙。曾不一焚燒乎。積之二百年

一百五十七

後。始爲大威檢出眞耶。僞耶。余不得而知也。按普慈示寂。在景泰元年。景泰之前。爲正統。則普慈付明瑄之偈。書在正統年間可知矣。永慈付智瑄之偈。載景泰五年。然偈之眞僞勿論。卽此一偈。以見普慈永慈明瑄智瑄。師承上下授受後先。朝代年甲種種各別。如何混合得來。今霽崙打渾混合。剏眞入僞。棄嫡祖庶。豈不是亂宗滅祖之甚者也。

明瑄出世金陵者。金陵之高峯寺也。從不聞有次遷翼善之說。卽智瑄亦絕不聞出世何地何刹。次遷何地何刹也。永慈爲翼善第一代。智淸爲第二代。載之行實碑內。今霽崙紀智瑄出世高峯。次遷翼善。不審所載何碑何書。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旣無載籍可稽。何遽僞揑出世高峯。次遷翼善耶。雖楚山有贈瑄玉峯掩關翼善之偈。豈掩關遂爲一代住持乎。若以掩關爲住持。余更有說焉。按楚山贈偈。在景泰三年。智瑄受付在景泰五年。豈未受付前。掩關翼善。便爲一代住持乎。若夫明瑄。非惟受普慈付囑在正統間。其出世高峯亦在正統間。何以知之。按金陵梵刹志載。高峯乃古寺也。正統十四年。敕賜爲崇化寺。據天奇行實。自謂到南京高峯寺。參寶峯瑄和尙。不曰到崇化。直曰到高峯。則明瑄出世高峯。在正統十四年之前。可知矣。觀此。則知天奇參明瑄。亦在十四年之前明矣。智瑄受付在景泰五年。豈未受付六七年前。便爲天奇所參之師乎。自尙未受人付。而先付人之法乎。據此。則普慈永慈明瑄智瑄。授受出世種種各別。如何混合得來。且天童闢妄救。列世次人名於海舟普慈下。不曰寶峯明瑄乎。於明瑄下。不曰天奇本瑞乎。今霽崙擅改明瑄爲智瑄。謂出世金陵高峯。又僞揑次遷翼善。豈不是亂宗滅祖之甚者也。

按闢妄救。續略。纘續。諸書。所紀。海舟普慈法嗣曰。南京寶峯明瑄。紀明瑄法嗣曰。天奇本瑞。則天奇嗣明瑄

明矣。天奇行實。自謂到南京高峯寺。參寶峯瑄和尙。則天奇嗣明瑄又明矣。按明瑄傳。內載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乃至付偈者。皆出載天奇行實也。今霽崙既於傳首改明瑄爲智瑄。紀爲永慈法嗣矣。又刪去普慈付明瑄之偈。插入永慈付智瑄之偈。又載智瑄出世高峯。次遷翼善。然後載天奇參師者。徑是參寶峯智瑄也。付偈者。徑是智瑄付天奇也。如此詭譎。致使終古譜訛。豈不是亂宗滅祖之甚者也。

按東明寺左有塔院一所。院後右爲東明昰塔。左一排五塔。中爲海舟普慈塔。右二塔未有題名。左第一爲寶峯明瑄塔。第二爲普同塔。後人以二寶峯混合爲一寶峯。徑指爲翼善寶峯。上爲永慈之嗣。下爲天奇之師。以證成一己之私說矣。惟慮東明寺左有明瑄全身塔在焉。恐後據此塔以駁私說之案。遂將明瑄塔面題名鏟去殆盡。按翼善左有寺名退居寺。後有大小塔二。中大塔謂是永慈塔。塔面未有題名。左小塔謂是智瑄塔。詢其所以。其說不一。一說此塔面向有玉峯瑄禪師塔六字。一說後見玉字上添一宀頭。近又不然。於塔腰間抽去一盤舊石。易以新石。題曰。翼善堂上第一代先師寶峯瑄和尙塔十五字。按行實碑載。永慈爲翼善第一代。繼住持者。爲智淸。而智瑄縱有住持。不知在第幾代。今小塔遽題智瑄爲翼善第一代。不知置永慈智淸於何處耶。又智瑄之名。獨載永慈碑內。從不聞號寶峯也。惟楚山錄中。有贈偈曰。瑄玉峯小塔。向曰玉峯瑄。兩說脗合。徵驗有據。則智瑄向號玉峯明矣。而號寶峯者。始見此塔面新題。則係易石之人改玉峯爲寶峯。以爲混二寶峯爲一寶峯之張本。故山曉晳公寶積錄。直謂二海舟慈。向有是說。二寶峯瑄。從未之聞。且力辨止有一寶峯智瑄。則寶峯明瑄被山曉一筆抹殺之。而鏟塔易石。改號之事。於此微露矣。續續紀。明瑄傳末明載塔全身於東明寺左。今霽崙刪去之。僞改塔建翼善左。亦即此意。豈不是亂宗滅祖之

甚者也。

按智瑄名。獨載永慈碑內。別無見載。亦別無一字所紀。至順治末年。大咸始於房僧破簏敗紙中檢出永慈偈稿。縱眞亦付智瑄之偈。於明瑄無涉也。正宗錄。知其無涉。不敢混合爲一。故以智瑄。普瑄。並列永慈下。存稿。不收智瑄。徑以明瑄嗣永慈。幸明瑄之名。未曾改易。後世高明。得以釐正濟宗世次。賴有此名存焉。今霽崙遽於傳首截去明瑄之名。安上智瑄之名。是猶斬去馬頭。易以鹿頭。又於傳中。刪去明瑄之偈。插入智瑄之偈。是猶鑿去虎腰。補以狐腰。又於傳尾。剷去塔全身於東明寺左。改爲塔建翼善左。是猶截去龍尾。續以蛇尾。非惟欺世惑人。實乃終古莫辨。豈不是亂宗滅祖之甚者也。

寶峯瑄禪師法嗣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章次不錄 寂後。門人於弘治戊午。建塔於衞輝府輝縣白鹿山白雲寺左。

按天奇錄。不見載出世某地。建塔何處。今霽崙列天奇章次。載住處曰竟陵荊門者。蓋天奇出家處。以出家處紀爲住處。無不可也。余嘗躬到白雲。見天奇塔背有碑曰。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某月日立。今霽崙曰。寂後。門人於弘治戊午建塔白雲寺左者。是依天奇塔碑也。亦霽崙窮搜極討。補載後事。於天奇誠爲有功。又何不依塔碑。以釐正天奇之世次耶。按碑前載天奇法嗣曰。高峯第八代遠孫二百餘人。夫天奇法嗣。稱高峯八代。則天奇當高峯七代。以是驗無聞笑巖等數種祖訓。皆爲可徵可信也。又何得抹殺天奇之父。列天奇之嫡祖爲旁枝。勒逼天奇認四代異姓之人。爲自出之祖父乎。敢問霽崙爲復知而故爲耶。爲復附會鏇塔。易石。改號之私說耶。若附會私說。如扯人下水。先自受其沒溺矣。若知而故爲。非僧苑之信史。實亂統之

35

僞書也。僞書豈能徵信耶。悲哉。

正名錄十卷終

正名錄卷第十一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濟宗世次備考之四

山曉晳禪師出崇正錄曰。海舟普慈者。蘇之常熟人。姓錢氏。嗣法萬峯蔚也。觀萬峯錄中所載寄海舟慈首座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旣曰首座。則知在得法大弟子之列矣。又觀花城隱士沈貫作萬峯塔銘自敍云。余才輕德薄。不敢汚禪師之德。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尙座下參學久矣。况我祖父亦受天目中峯和尙誠諭。因往來不徹。余一日請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敎。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擧手云。經也。月也。指也。余懵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余因而有省。據此。則知海舟闡化。爲世仰重如此。何得有復嗣東明昱之說乎。故白巖不依僞傳。直揭爲萬峯之嗣。晳深服其法眼之灼然。何得又依僞傳而以寶峯瓛爲普慈之嗣耶。若謂寶峯本傳。井井有條。則普慈嗣東明之僞傳。亦井井有條。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何一是而一非乎。所以知寶峯決非普慈之嗣明矣。

海舟永慈者。西蜀成都人。姓余氏。嗣法東明昱也。觀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慈禪師行實碑中所載。師造武

林受具、詣古道山、直抵關房、參見東明老和尚、一見相契。師禮畢、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明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作麽生掌。明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明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譒。復展具三拜而立。明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大衆弗得輕慢。據此公案、師資契合、豈尋常哉。後持衣至東山。師陞座祝香而受。碑中又云、首嗣門人寶峯瑄等、則知寶峯爲永慈之嗣明矣。祇因前後兩海舟之語錄失傳於世、後代著述家又不能遠涉山川稽考碑碣、所以動多諸訛。且東山海舟塔院、日久流爲袈裟子院。前者我宗承紹式微、有失瞻掃稽查。棄之東明、僞傳混行於世。故致今日筆舌紛爭。倘白巖不惜一緉艸鞋、親到東山、覩海舟慈寶峯瑄二祖之塔、巋然建立。其行實碑雖塵埋日久、而字畫分明、炳若日星。我知白巖一見、自然冰釋、必不以僞傳之明瑄、而溷我寶峯之智瑄祖也明矣。況天奇參寶峯瑄於金陵、則祖瑄爲金陵永慈之嗣、不尤瞭如指掌哉。按世譜源流俱云寶峯瑄、而實無明字。獨繼燈續略存稿之明瑄、亦以僞傳爲憑、益屬無稽。顧不以二百餘年炳若日星之碑文祖塔爲眞、而反以後人采集之僞傳爲眞、雖至愚之人、吾知其不應顚倒如是也。

夫濟宗源流之錯誤者、始於龍池傳公。次於平陽悊公。三於天童悟公。龍池於萬曆年間、因見古溪祭文有續高峯七世之句、故以海舟普慈紹東明、以合其七世之數、以致疊出寶藏東明二代。此源流錯誤之始也。平陽於崇禎四年、本龍池源流、直以萬峯蔚寶藏持東明旵海舟慈寶峯[illegible]天奇瑞一脈、紀爲禪燈世譜。此源流錯誤之二也。幸而俱未列章次。潭吉於崇禎九年冬、作五宗救、直揭龍池源流之誤、乃據萬峯沈貫無聞笑巖四種祖訓、證海舟普慈確嗣萬峯。謂東明下別有一海舟、屬古溪之所祭者。天童於崇禎十一年作

35

闢妄救、以海舟普慈先嗣萬峯、以銷釋萬峯沈貫無聞笑巖四種祖訓。後嗣東明、以符合古溪靜庵二種文敍、以闢潭吉。謂不遵龍池源流、責以誖逆之罪。此源流錯誤之三也。按闢妄救所列世次人名、曰第一世南嶽懷讓、乃至第二十五世萬峯時蔚、二十六世寶藏普持、二十七世東明慧旵、二十八世海舟普慈、二十九世寶峯明瑄、三十世天奇本瑞。雖世次中疊出寶藏東明二代。而普慈明瑄天奇祖孫三代世次、未曾更改一字移易一人。嗣後續略繼燈嚴統纘續、相繼而出、所紀濟宗世次、皆本天童闢妄救、以天奇本瑞嗣寶峯、明瑄以明瑄嗣海舟普慈、以普慈嗣東明慧旵、以訛傳訛、莫之覺也。幸祖父有靈、致翼善碑出、灼見東明自有嫡嗣、海舟永慈屬古溪之所祭者、爲靜庵之所敍者。自是萬峯時蔚、寶藏普持、東明慧旵、海舟永慈、雲溪智瑛、靜庵智素、一脈相傳之聯芳圖也。彼龍池源流、禪燈世譜、闢妄救、續略、繼燈、嚴統、纘續、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系東明旵下、錯誤炳然、更復何辨。故白巖遵無聞笑巖等十種祖訓、依天童親口所說平陽親筆記錄之世系、連絡血脈、貫通眞實之言、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還歸萬峯。據翼善碑古溪文靜庵敍三種舊章、以永慈智瑛智素一脈、紹續東明。俾兩家世系、各有準繩、式憑千古。非惟釋龍池天童平陽之錯誤、亦使普慈數十年來枉受屈辱之恥、得以申之。萬峯數十年來蒙此濫付非人之罪、得以雪之。有功濟宗不小。今晳公以普慈還嗣萬峯、以永慈承嗣東明。高裁極是。而又强奪普慈之子明瑄、范木匠硬指爲寶峯智瑄、以之上嗣永慈、下出天奇。不惟世次疊訛、且又亂宗滅祖。

按永慈碑石刻載法嗣一百有四人。智忍居首、第十三位爲智瑛、第二十五位爲智瑄。據楚山贈智瑄偈、原號玉峯。而石碑內稱首嗣門人寶峯者、非智忍而誰。元慧抄梓行實碑、妄於寶峯下僞增一瑄字、曰首嗣門

人、寶峯瑄等諸山受其所盲、竟認智瑄爲寶峯。皙公又硬指寶峯明瑄爲寶峯智瑄。豈不是以明瑄智瑄智忍三人混合爲一人乎。按廬山誌載、智瑛於正統間開法雲溪。按永慈付智瑄在景泰五年、而正統間智瑄尙未受永慈付囑、況倫序又居忍瑛之後。何得妄冒寶峯、指爲首嗣耶。又永慈塔前有石坊額曰開山海舟慈之塔。書題天順壬午弟子寶峯等建。又禪堂後古木扁曰、開山塔院。書題天順壬午夏嗣法弟子寶峯等立。石碑石坊木扁但曰寶峯、並無瑄字。而刻本首嗣門人寶峯瑄等係元慧僞增明矣。

按金陵梵刹誌載、高峯寺在神策門外、正統十四年敕賜爲崇化寺。天奇自敍到南京高峯寺見寶峯瑄和尙。不曰到崇化者、灼見天奇參寶峯在正統十四年之前。此時智瑄尙未受永慈付囑、而指爲天奇所參之師可乎。是則天奇參寶峯於金陵者、乃明瑄明矣。况闢妄救曰、海舟普慈之嗣寶峯明瑄、瑄之嗣天奇本瑞。則天奇參寶峯於金陵者係明瑄、又明矣。皙公指爲參智瑄、不審據何書、憑何碑而知天奇參智瑄耶。既無載籍可稽、豈不是妄指妄認之臆說乎。

繼燈續略存稿列章次也。故詳書寶峯明瑄。世譜源流、紀世次也、故略書寶峯瑄。皙公便謂世譜源流俱云寶峯瑄、而實無明字。獨繼燈續略存稿之明瑄、亦以僞傳爲憑。益屬無稽。然則俱無智字、何俱妄指爲智瑄邪。智瑄之名、獨載永慈碑內、龍池源流出在萬曆年間。禪燈世譜出在崇禎四年。彼時尙不知有海舟永慈、而預知有寶峯智瑄、紀入世譜源流、俟公今日認之爲天奇之師、永慈之嗣、正公自謂益屬無稽。普慈先嗣萬峯、後嗣東明、一傳公斥爲僞傳是矣。若夫明瑄一傳、前敍得法於普慈、後紀躬囑於天奇、一字無虛、何僞之有。公無乃混指明瑄爲智瑄、一概斥爲僞傳。正公所謂雖至愚之人、不應顚倒如是。况公責白巖必不可

以明瑄而溷我寶峯智瑄祖也。則智瑄明瑄豈不判然爲二人矣。何又妄認明瑄爲智瑄邪。自己顛倒尤甚。反謂人顛倒。豈公論歟。

濟宗有兩海舟慈見有成典。至若兩寶峯瑄。從未之聞。今白巖妄以兩寶峯瑄作源流釋誤篇亂我濟宗正傳。此誠何心哉。請以禪燈諸錄明之。則釋誤之妄灼然可見。臨濟正傳二十一世萬峯蔚出寶藏普持。海舟普慈二人。普慈見之萬峯錄及沈貫撰萬峯塔銘中。寶藏持傳東明昱。昱傳海舟慈。永慈慈傳寶峯瑄。瑄傳天奇瑞。瑞傳無聞聰。此見載之洞宗所輯五燈續略。徑山五燈嚴統。南澗續燈鼓山繼燈及吾家禪燈世譜。諸錄中。世系分明。毫無紊亂。並無兩寶峯瑄之說。此釋誤之一妄也。

禪燈諸錄。出有先後。世譜闢妄表見於前。續略成於崇禎末年。刻於順治初年。繼燈出在順治八年。嚴統出在順治十年。纘續出在順治十三年。永慈行實碑係平陽忞公法孫元慧於順治十四年始搜獲刻布。如續燈存稿。續僧寶傳。正宗錄。續指月錄。宗統編年。諸書。出在順治十四年己後。洎康熙年間。皆本永慈碑立永慈傳系。永慈於東明昱下。曰海舟永慈。慈下曰寶峯智瑄。若夫順治十四年己前之纘續嚴統繼燈續略闢妄救。皆本普慈錄。立普慈傳系。普慈於東明昱下。曰海舟普慈。慈下曰寶峯明瑄。諸書現在緇素披閱者不知凡幾。今皙公盜取續略諸書中海舟普慈。略去普字。惟曰海舟慈。又以小字分行註其下曰永慈。海舟普慈既盜去爲海舟永慈矣。則寶峯明瑄不怕不爲永慈法嗣也。反謂見載之續略諸書中。並無兩寶峯瑄之說。豈非自謾以謾世乎。世又誰肎受汝謾耶。公既辨淸普慈還嗣萬峯。而又盜去普慈子孫明瑄天奇爲永慈子孫。則自紊亂世系多矣。槪斥續略諸書爲僞傳矣。又偸去僞傳中之寶峯明瑄爲寶峯智瑄。反引諸書

爲證據。不但妄且狂矣。

白巖必欲以東明昰之孫寶峯瑄硬立爲萬峯下普慈之嗣。請再以事明之。東明之孫寶峯瑄係蘇之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己足。痛甚索酒喫因緣有省。遂求爲僧。後卽得法爲海舟之嗣。此海舟永慈之嗣。非普慈之嗣。甚明矣。若是普慈之嗣。普慈乃東明昰之叔。白巖謂海舟俾造塔院者。乃造東明之塔院。則是以師叔俾造師姪之塔院也。世豈有是理哉。

昔天童泥於古溪靜庵二說。故移萬峯下海舟普慈寶峯明瑄天奇本瑞一脈。系東明下。而寶峯明瑄自應爲東明之孫。今翼善碑出而海舟永慈爲東明嫡嗣。永慈有子名寶峯智瑄。自是東明之嫡孫。東明旣自有子孫。則普慈明瑄天奇一脈。理應還歸萬峯。晢公要混合明瑄智瑄爲一人。乃略去一明字。惟曰東明之孫寶峯瑄暗盜去敍事。訖乃明斷曰。此海舟永慈之嗣云云。雖是老賊慣竊。其奈無典籍可據。無碑碣可憑。欲成一己之說。不亦難乎。按楚山贈翼善住山瑄玉峯掩關偈。有一朝養就金毛力。出窟跑哮自逸羣之句。又自敍景泰壬申歲至金陵訪月溪海舟二老。二老輒虛中寢以待。壬申爲景泰三年。則此偈作在三年可知矣。據是則智瑄原號玉峯。而寶峯係元慧僞改。今亦不與較辨。卽使號寶峯。然受永慈付法在景泰五年。按大咸重修退居大殿碑曰。天順五年。門人智瑄卜此造塔建院云云。天順五年去景泰五年。計八年。去三年。計十年。據是則智瑄掩關得法在前。卜地造塔在後。范木匠以俗人身造塔院。在未出家之前。悟道得法。在已出家之後。二人事跡判然天壤。混合爲一人可乎。又永慈付智瑄偈曰。迷悟猶如空裏雲。碧天明淨了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殺活拈來總現成。普慈付范木匠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

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二人法偈、各別如此。盜范木匠爲智瑄作永慈之嗣可乎。又永慈付智瑄、在景泰五年。普慈示寂在景泰元年。而付范木匠在正統間可知矣。二人得法之朝代年號先後各別如此。盜范木匠爲智瑄作永慈之嗣可乎。至於普慈慧昷論班輩有叔姪之分。論住持有先後之別。後代住持與前代住持造塔院、世之常事、何足怪哉。以此資臆說之談柄、硬證范木匠爲智瑄、作永慈之嗣。亂宗滅祖之甚、莫甚於此。

若謂普慈繼住東明、卽俾造東明之塔。則東明昷祖塔銘、乃胡濙所撰。銘中唯云、今其上首本寺住持明覺令僧某某賫行狀徵予爲銘。並無普慈繼住之事。而永慈碑所載、東明示寂遺囑住持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住持之明白庵、豈非徵銘之明覺乎。而普慈何與焉俾造東明之塔也。今必欲硬奪東明之寶峯爲普慈之嗣。此釋誤之又一妄也。

此段臆說、不但盜范木匠爲智瑄、又以白庵難普慈、非繼昷公住持、害是亂眞、誠非小事。殊不知安溪鎭有接待寺、係昷公所剏、而塔銘碑向勒於接待寺。至順治年間始移豎東明塔院之後。按山茨際公自敍、崇禎乙亥住持東明寺、偶一日理破笥廢紙、得昷祖法語機緣偈贊幷塔銘若干篇、用付梓行云云。據是則知崇禎年間住東明之人、尙不知接待有昷公塔銘碑也。按碑末署款曰、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秋七月望日、本寺徒弟比丘覺淨覺明等、徒孫智茂等立石。碑中曰、今其上首本寺住持覺明、令僧智宗智鑑賫天竺靈山住持臨川妙㑀狀、師行業、徵予爲銘。灼知徵銘之覺明、卽勒碑之覺明也。夫碑旣勒於接待、而碑中稱本寺住持、本寺徒弟、則覺明係接待住持明矣。若覺明係東明寺之住持、其銘碑不勒於東明及塔院、反勒於接

待。可不想而知矣。據際公所出東明祖燈。明載東明第二代海舟普慈。東明第三代寶峯明瑄。又謂兩祖皆繼席東明。全身靈塔在焉。今稽東明塔院。後右爲旵公塔。曰明開山東明旵祖師塔。左爲慈公塔。曰明當山海舟慈祖師塔。曰當山非東明第二代住持海舟普慈而何。準此數據。則繼旵公住持。確係普慈明甚。至謂旵公銘無普慈繼住之事。然亦未見載遺囑住持白庵之事。亦未有一字干及永慈。抑又何耶。普慈非旵公法嗣。銘中不載。猶可。永慈爲東明嫡嗣。而遺囑乃師資授受一椿大事。銘中不載。關係非小。按永慈箚付碑。正統十年。賜額翼善寺。禮部始給箚與永慈住持土山。今永慈行實碑曰。正統二年。領禮部箚住持翼善。其僞一。又曰。正統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東明示寂。遺囑住持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土山海舟和尙受納付囑。當旵公示寂之時。土山尙未興建。尙未賜額。永慈尙不知棲隱何方。謂東明有遺囑猶可。謂待十年後送至土山海舟。莫是旵公有宿命通。預知永慈五年十載後。必住土山受納付囑耶。據是不但住持明白庵爲僞事。則遺付永慈衣法。亦烏有先生之事。可知矣。待汝考淸永慈授受事。再來論普慈繼住事未晚。

白巖釋誤云。海舟普慈。常熟錢氏子。屬高峯第五世。寶峯明瑄之所自出。此倡言之妄也。據前歷舉燈錄諸書所載。濟宗正傳。海舟慈屬高峯第七世。寶峯瑄之所自出也。高峯第七世。非永慈其誰乎。前此有普慈永慈之未辨者。以海舟永慈之碑。沉埋未出。或以普慈爲永慈者有之。未見因此而竟删去吾寶藏東明兩代正傳之祖。亦未見有兩寶峯瑄之說也。今釋誤倡言謂誤以兩人爲一人。不可改明瑄爲智瑄。不可。其棄普慈而奉永慈。尤爲不可。在白巖昧心弄筆。巧言惑世。以沽好奇之名。則可。在吾濟下兒孫。又安

35

肯背吾祖吾父之言、及諸禪典中大書特書正傳統系、而曲從其妄說乎。

白巖謂海舟普慈屬高峯五世、寶峯明瑄之所自出者。據無聞笑巖等十種祖訓、洎汝血祖親口所說、血父親筆記錄之世系連絡血脈貫通眞實之言也。續略諸書紀濟宗正傳、有寶藏東明二代者依闢妄救也。其紀高峯七世曰海舟普慈、八世曰寶峯明瑄、亦依闢妄救也。今公略去普字明字、輕輕盜來曰前舉燈錄諸書所載濟宗正傳、海舟普慈屬高峯第七世、寶峯瑄之所自出。此做賊人先虛其心也。盜過手而後乃曰、高峯第七世非永慈其誰乎。永慈固屬高峯七世、非公歷舉燈錄諸書中所載之普慈也。諸書現在豈可自欺以欺世乎。公盜范木匠爲智瑄、豈不是以兩人爲一人。公多方文致、洗去明字、惟曰寶峯瑄、硬指爲寶峯智瑄、豈不是改明瑄爲智瑄。公以之作臨濟正宗源流世系圖、曰萬峯蔚寶藏持東明旵海舟永慈寶峯瑄天奇瑞。以海舟普慈列爲旁出。豈不是棄普慈而奉永慈。公胡不思古溪祭文、止祭永慈一人、未曾祭及永慈、以後世次之事。靜庵序、止敍東明慧旵海舟永慈雲溪智瑛、爲他家一脈相傳之聯芳圖。未曾敍及智瑄天奇世次之事。翼善碑、止載永慈承嗣東明之事、亦未載智瑄天奇世次之事。又胡不思萬峯付普慈有偈、普慈付明瑄有偈、明瑄付天奇有偈。天奇之子無聞、則以人名世次一脈敍來。曰高峯妙出中峯本、本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臨濟一脈、不絕如線、至我聰矣、無聞之子。笑巖曰、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笑巖之子廣通、謂笑巖爲臨濟二十六代。乃至天童親口所說、平陽親筆記錄、曰自迦葉歷我笑巖師祖、則六十三世、自我師祖上遡曹溪、則三十一世。豈不自上而下、繇後之前、世系連絡、血脈貫通。斯皆歷代祖父表揚世次、昭若日星。概以臆說肆毁、不顧是背耶、非背耶。諸禪典中、大

書特書、雖有寶藏東明二代。不曾抹殺明瑄、改范木匠爲智瑄。不曾列普慈爲旁出。不曾更亂普慈明瑄天奇三代世系。不曾紀永慈智瑄爲天奇祖父。如斯四事、汝悉爲之。又盜禪典普慈明瑄爲永慈智瑄、是背耶、非背耶。白巖於濟宗、何怨何讎。令人欲殺欲割而不顧者、蓋以輯書責任在躬、弗忍濟宗世次訛亂、不顧犯忌直爲釐正。一片血心、惟龍天佛祖鑑知、反謂倡言惑世、誠何心哉。自汝狠心狠筆、抹殺明瑄、改范木匠爲智瑄、賺他聶先紀蔭超、永竟改明瑄范木匠爲智瑄、上嗣永慈、下出天奇、著爲大部燈錄、刻行天下。後世以訛傳訛、亂宗滅祖、莫可砥止、皆汝作俑所致。最好笑濟下尊宿、恬不爲怪、坐視其亂宗滅祖、不急修明世系、仰答祖父靈明。稱普慈明瑄天奇後裔、寧無愧乎。

白巖縱能於東明寶峯智瑄原范木匠之外、揑出一寶峯明瑄、然而生緣族氏、爲何郡何姓之人也耶。況同時有兩海舟慈矣、安得復有同名同號之兩東明寶峯瑄乎。

世之做强盜者、贓不獲、罪不伏。若眞贓一現、其罪自伏。蓋其良心未曾泯滅也。昔王陽明先生、一夜因盜至、與說良知。盜曰、我等做賊之人、那裏有甚良知、先生令解衣自見。盜解衣矣、再令解褌、盜害羞、不能解。先生曰、卽此是汝等良知。衆盜感悟而去。今晢公於諸禪典、大書特書中、盜去明瑄范木匠爲智瑄矣、反謂白巖揑出一明瑄、爲何郡何姓。是猶抱著眞贓、反問失主是何物事。天理可謂昧盡矣、良心可謂喪盡矣。雖强盜不若也。其不害羞如此。

永慈門人寶峯智瑄、開法金陵者、卽東明旵之孫寶峯瑄也。因查公未見行實碑、誤以智瑄爲明瑄。止一明字之誤耳、釋誤分爲兩人、列成兩則。妄欲證爲兩寶峯瑄、硬去我濟宗正傳兩代之祖。謂寶峯瑄本嗣

普慈。今竟爲永慈立傳．但割寶峯二字綴其下。而立行實碑者但曰智瑄．未嘗曰寶峯智瑄。此等異說．祇可自欺自瞞．安可欺瞞天下人哉。今行實碑文現載首嗣門人寶峯瑄等．何謂割寶峯二字綴其下。至於立行實碑但稱智瑄．不稱寶峯者．自是人子之職．理宜單名．何用書寶峯之號乎。如此巧弄筆舌．豈不畏拔舌泥犂耶。

按．永慈行實石刻碑內．但曰首嗣門人寶峯等。永慈塔前石坊．曰天順壬午弟子寶峯等建。永慈塔院古木扁曰天順壬午夏嗣法弟子寶峯等立。三稱寶峯．下俱無瑄字。石碑內載法嗣一百有四人．智忍居首．智瑛居第十三位．智瑄居第二十五位．智璽居第三十八位。石碑石坊木扁稱寶峯者．非首嗣智忍而何。按盧山誌載．智瑛於正統間開法雲溪．智瑄於景泰五年始受永慈付偈．况倫序尙居智瑛之後．何得有首嗣之稱耶。按楚山贈智瑄掩關偈．原號玉峯．非寶峯也。今元慧抄刻行實碑於寶峯下僞增一瑄字．曰首嗣門人寶峯瑄等。晳公被元慧所盲．竟認爲寶峯智瑄．據爲臆辨之張本．此猶可也。而又竊盜明瑄范木匠爲智瑄．反推誤於查公．以之而亂宗滅祖．祇恐其罪不止拔舌泥犂也。

白巖謂明瑄固亦嘗住金陵高峯寺．天奇參見正在此也。與東山翼善何涉。此又必專必非之過也。豈寶峯一生老住東山翼善．不一遷住高峯與東明乎。

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白巖謂明瑄住高峯爲天奇所參者．載汝歷舉諸禪典大書特書中。汝謂智瑄遷住高峯東明。據何典籍。憑何碑碣。既無典籍可該．豈非脫空之妄語乎。

據瑄祖本傳．但云海舟和尙造塔院．斧傷己足．痛甚索酒喫因緣。並無東明之說。而白巖謂海舟俾造塔

院者造東明之塔院也。今金陵東山海舟塔院歸峨。殿宇現在。揑出東明二字豈非謬斷歟。

據汝祖闢妄救曰。南嶽第二十八世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云云。南嶽第二十九世南京高峯寺寶峯明瑄禪師。海舟嗣。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尙造塔院。感悟出家。乃至得法。夫明瑄之師。旣曰東明海舟普慈。則俾范木匠造東明塔院明矣。謂揑出東明二字可乎。汝謂范木匠造東山永慈塔院。據何書憑何碑而言邪。一味無根妄說。指鹿爲馬。豈止揑出東山自誑誑人。以之亂宗滅祖。其罪不小。

白巖謂海舟普慈俾造塔院。造東明之塔院。非造東山之塔院。本傳中但云因海舟和尙造塔院斧傷足等語。並無普慈之說。卽造東明之塔院。海舟永慈爲其師造之。范木匠從永慈剃落。卽得法永慈。三代相承甚明。何足置辨。

然以范木匠造東山永慈塔院未訖。又以范木匠造東明昆公塔院。范木匠亦苦矣。白巖謂范木匠造東明塔院。公指爲揑出。公今指范木匠卽智瑄造東明塔院。又何止揑出東明二字邪。明瑄一傳係汝祖天童悟公所立。傳中稱號不稱名者。自是人孫之職。亦是修僧史之體裁如此。然則旣以海舟普慈列爲明瑄之師。而俾造塔院之海舟非普慈而何。公見傳中無普慈之說。卽指爲海舟永慈爲其師造塔院。范木匠從永慈剃落。不但盜范木匠爲智瑄。則又盜普慈爲永慈矣。試問公永慈俾智瑄造昆公塔院。係在何年。若謂正統六年。昆公寂後。永慈爲其師過東明造塔院。白庵胡不於東明堂上出昆公衣偈付之。奚必待十年後始專价送至土山邪。况永慈於景泰二年尙在土山受囑。不審又何人預過東明爲昆公造塔院乎。若謂於受囑之後。過東明爲其師造塔院。則智瑄於景泰三年已掩關在東山翼善矣。則其剃落在掩關之前可知矣。不

審又何人隨永慈、過東明因造塔院從其剃落得法邪。且昷公塔銘碑立在正統十四年己巳、則造塔建院非景泰時事明矣、正統間永慈尙未受囑、謂其預過東明、造昷公塔院、范木匠從其剃落、正公自謂、益屬無稽之妄誕也。況昷公示寂造塔建院之時、永慈尙不知棲隱何方、尙未領禮部箚住持東山、何得預有范木匠從永慈於東明剃落邪。況智瑄原號玉峯、爲永慈卜地造塔在後、受囑在前、而范木匠以俗人身造東明塔院在前、受普慈囑在已出家之後、二人事跡、迥別天淵、則造塔院之范木匠、卽寶峯明瑄明矣。范木匠卽明瑄、而明瑄嗣法、俾造東明塔院之海舟普慈、此又不待辯而明甚。公謂智瑄豈一生老住東山而不一遷住東明者、蓋伏爲此三代相承之張本也。準公臆說、則智瑄承永慈住持、永慈承昷公住持、又何遺囑住持明白庵之有邪。既承昷公住持、可謂面稟親承、又何謂景泰二年始受遺囑邪。總之普慈永慈事跡各別、如何僉合得來、明瑄智瑄事跡不同、如何盜合得去。徒自亂宗滅祖、肆出臆說、自惑惑世、究竟於濟宗世系爲害不淺。

白巖謂今東明海舟普慈塔現在、明瑄塔現在海舟塔左、而後人欲插入二代者、私心將明瑄塔面所署之字鏟去殆盡。白巖出此欺心瞞人之言、將謂無人曾一過東明者乎。東明非千里外、卽杭之西北鄉安溪、去杭不數十里、而憧憧衲子未有不至其寺者、盡知東明寺右之園地相傳爲寶峯瑄祖塔基、幷無其幢、亦非寺左、去寺五里許有東明昷祖塔、塔左另有一海舟慈塔、係海舟之衣鉢塔、並無普字、而海舟塔羅城內亦並無他塔、何謂寶峯字面鏟去殆盡、卽左右設有殘毀古塔、不知何代何人、安可妄指爲寶峯塔乎。況東明係昷祖之祖庭、寶峯是其孫也、塔又有何礙、而必欲鏟去其字面乎。如此欺心之言、安足與

辯哉

東明寺左東明塔院祖塔圖

○東明普同之塔

○此塔面題名鏟去殆盡

○明當山海舟慈祖師塔

○此塔面向未鐫字

○此塔面向未鐫字

○明開山東明旵祖師塔

○孤雲鑑禪師塔

旵公塔銘碑

此碑向勒於安溪接待寺至淸初始移於東明塔院後

○此塔面字畫不明上無塔頂

○示寂東明堂上泉禪師之塔

瓦屋三間

東明塔院

晳公可謂善於文字矣。前謂永慈相承住持。非只奪普慈繼席一事，則又爲此冒普慈塔，爲永慈衣鉢塔張本。又謂智瓊三代相承。非只盜范木匠爲智瓊，則又爲此冒明瓊塔爲智瓊塔基張本。以東山已有永慈智瓊二石塔，故指此爲塔基衣鉢。乃曰，東明係昆祖祖庭，寶峯是其孫，塔又何礙，文辭照應綿密周旋如此。所以多方文致洗去明字，謂寶峯瓊卽智瓊。故云，永慈門人寶峯智瓊開法金陵者，卽東明昆之孫寶峯瓊。因查公未見行實碑，誤以智瓊爲明瓊，止一明字之誤，縱公曲盡文字之妙，其奈智瓊原號玉峯何。今則不惟鏟沒其塔，抹殺明瓊，則又連普慈塔亦抹沒矣。謂普慈塔無普字，然亦無永字，何遽冒爲永慈衣鉢塔。今列塔圖於前，按昆公塔面亦無慧字，鑑公亦無行字，又當指爲何人衣鉢塔邪。且普慈塔面有明當山三字，又如何解說。普慈塔羅城內一排五塔，何謂並無他塔。以左右殘毀古塔，以掩飾鏟塔一事，何用心細密一至於此。東明殿右固有園地一片，絕無塔基形跡。今易左爲右，指殿右園地，謂相傳爲寶峯塔基，以掩沒寺左全身祖塔。其奈普慈明瓊塔全身於東明寺左，載公歷舉諸禪典，大書特書中非無據也。况際公曰，兩祖靈塔在焉。今不以諸禪典大書特書爲據，反以相傳口碑修飾其詞，左遮右掩。則鏟塔一事，欲隱彌露矣。嗟乎。欲成一己之說，將普慈明瓊兩代嫡祖，磨滅殆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正名錄十一卷終

正名錄卷第十二

濟宗世次備考之五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天笠珍禪師序顯正說云。先老人論笑祖聯芳敘云。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指祖天奇爲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指父無聞爲眞孫。玩承繼二字可見。著云六十四世。豈得稱父爲元祖。若云三十二葉。豈得自稱爲眞孫。此千古不易之論。白巖以元祖指迦葉言。自笑祖溯迦葉爲六十三世。故曰上承。既指迦葉。何不竟稱始祖。今天下叢林。皆稱迦葉爲西天始祖。達磨爲東土初祖。夫元者。長嫡之謂也。元孫元祖。上下通稱。迦葉斷無稱元祖之理。焉有從己溯至迦葉自稱爲元祖乎。稱元者。確指天奇上承六十三世之嫡祖也。

天下有一定之理。理之所在。正人君子不敢逾。逾則非正人君子也。笑巖諸祖十種祖訓。誠一定之理也。問公謬解聯芳敘。莫過錯釋龍池源流中有寶藏東明二代。殊不知龍池源流之有寶藏東明者。原因泥古溪祭文有續高峯七世燈之句。遂割萬峯下之海舟普慈寶峯明瑄天奇本瑞一脈譜東明下。蓋未知東明嫡子自有一海舟永慈。耳珍公今知永慈續高峯七世。當淸出普慈明瑄天奇一脈。還譜萬峯下。以釋前人之誤可也。胡乃歷引元帝元后以硬證天奇爲元祖。害是亂眞莫此爲甚。夫元者。一也。笑巖直敘迦葉爲西天第一祖。所以天童嘗曰。自迦葉歷我師祖則六十三世。自師祖遡曹溪。則三十一世。故曰。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豈不自上而下。繇後之前。世系連絡。血脈貫通。何其明顯。珍公

非不知也。今執元祖爲天奇眞孫爲無聞譜其圖矯其說以簧鼓天下者無乃黨問公之說也。十室之內必有正人君子豈天下正人君子盡被其惑邪。然則廣通序謂笑巖望臨濟二十六代豈亦指天奇而言乎望臨濟二十六代既不可强指天奇則笑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確指迦葉也。望臨濟二十六代既不可强指無聞則笑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實自謂也。源流世系千古式憑豈可私一己之說以亂諸祖十種祖訓一定理乎。

濟水洸禪師顯正說曰從上源流曾無差爽。自迦葉至萬峯蔚爲五十八世。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旵旵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瑞出無聞聰是爲六十四世。笑巖祖翁付曇芝禪師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付與英賢力荷歸。相傳八八者言自迦葉至無聞也。今將者笑巖自謂以法傳後也。付與英賢者指曇芝也。豈不是笑巖自爲六十五世將從上六十四世之法付與曇芝暗成六十六世也。白巖謂連曇芝爲六十四世是成何說也云云。

濟宗源流向有定譜。所以萬峯普慈明瑄天奇祖孫四代師承授受法偈可據。無聞笑巖廣通公孫三代祖述來源世次較然第後人不究其源動輒更變祖牒移易宗枝。致使源流疊出竊爲天下憂也。燈統據從上法偈來源直爲釐正海內明眼靡不稱善而洸公要曲護門庭乃肆意狂吠出書曰顯正以非燈統殊乖祖訓竊爲天下恥也。據其謬解古人祖訓非止一端。今略辯一二以破其非不致埋沒古人正意庶幾後賢有所憑據。夫佛祖言教有理微而難解者事幽不易知者兼有關於事理者故古人申而明之曰解曰疏俾人易曉不致流入邪解非指東話西者比。今曇芝偈有關事理請爲洸公申明之。古今付法偈頗多大都述其

授受之意。惟笑巖付曇芝偈。則將從上源流世系述以付之。首句謂靈山師資授受也。次句謂自迦葉至曇芝一脈師資授受也。歷觀四七二三以來師資授受之際。莫不皆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觀此可見笑巖自謂自迦葉歷傳六十三世以至於我。我今付汝。當六十四傳。故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也。第三句是照應首句而言。末句總結前三句之意以囑之。謂我今付汝非別有法。不過以如來付迦葉之正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故曰今將從上非非法。付與英賢力荷歸。不亦瞭如指掌。他如無聞客牕夜話。謂臨濟十八傳至高峯妙。妙出中峯本。本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則天奇當臨濟二十四傳。望迦葉爲六十一傳。故笑巖自謂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則曇芝當相傳八八六十四世明甚。又廣通序。謂笑巖望臨濟二十六代。則無聞望迦葉實六十二代。而寶藏東明爲疊出明甚。今洸公迷執從上二字。謂笑巖確指父無聞一人而言。據如此說。則其祖及曾祖高祖以上皆非從上耶。如此邪說。反名顯正。豈不爲天下人恥笑也。洸公以言害辭。以辭害意。謬釋偈語。謂自迦葉至無聞爲六十四傳。此不過以臆見消釋。謂寶藏東明二代在源流內。以表其乃父元祖眞孫之說爲不謬也。然東明下不審祖普慈明瑄耶。祖永慈智瑄耶。若祖永慈智瑄。此固東明子孫。實非天奇祖父。洸公祖之。豈非棄嫡就庶冒認宗祖乎。若祖普慈明瑄。此固萬峯子孫。天奇祖父。洸公祖之誠是。奈何又詆其人僞傳僞。又自訂無聞爲迦葉六十四傳。不惟世次失準。且又自語矛盾。然東明下普永明智叔伯祖孫宗譜紊亂。此最要緊處。反諱而不言。汲汲乎釋今將爲笑巖自謂從上是確指無聞。害是亂眞。豈不爲天下人恥笑也。笑巖聯芳敍稱不肖者。自謂也。元祖者。指迦葉也。眞孫者。亦自謂也。意謂從自己上望迦葉爲六十

三世、從曹溪下至自己爲三十一世。天笠珍公謂元祖是指天奇、眞孫是指無聞。然則既以天奇當迦葉六十三世、亦合以天奇當曹溪三十一世、乃可厠寶藏東明二代於其內、方合其臆說也。今以無聞當曹溪三十一世、按其世次已少一代。既以無聞當迦葉六十四世、消釋相傳八八不知非之句、又以天奇當迦葉六十四世、消釋祖師八八到天奇之句、愈見支離。廣通事笑巖最久、其授受法偈機緣、具載笑巖集內、固非假符冒籍無法偈機緣者比。觀其作北集序、直稱臨濟爲笑巖二十六代之祖、據此則笑巖言上承六十三世、是明指迦葉爲元祖、豈不明如指掌。廣通序直稱臨濟爲笑巖二十六代祖、洸珍二公不能更措一詞、曲爲解說、以其秦鏡當臺、故暗諱而不言。笑巖偈敍有從上今將上承下繼諸字眼、便能巧其言曲其解、强牽支吾、以騁其臆智、豈不爲天下人所恥也。山茨際禪師、洸公叔也。其所出東明祖燈錄、雖綢繆附和謬紀普慈爲東明昱之嗣、其實未曾更變普慈明瑄天奇三代世次。數十年來、本宗本枝、雖以源流中有寶藏東明二代、而並不聞東明下有永慈智瑄其人也。惟知東明下普慈明瑄天奇爲所出一脈之祖、各處叢林、或設之以木主、或傳之以眞容、供之祀之、不知凡幾。脚下兒孫、語錄源流紀之頌之、不知凡幾。普慈明瑄、俱全身塔於東明寺左、歲時拜之掃之、不知凡幾。他如五宗救、闢妄救、續略、繼燈、續燈諸燈錄紀之載之、不知凡幾。天下緇素披之閱之、不知凡幾。今洸公一旦黜普慈明瑄爲烏有先生、斥二人本傳爲邪說僞書、若是則洸公父父子子皆僞僞相承。由其僞僞相承、所以終日酩酊、盲批瞎判、徒增天下人恥笑也。曉庵昱禪師、洸公兄也。其所刻存稿、雖以重嗣東明之普慈、復列萬峯下、而又割截普慈子孫明瑄天奇爲永慈後裔。梅谷悅禪師、亦洸公兄也。其所出正宗語錄傳略、則以普慈永慈混合爲一人。行錄竟以永慈續正宗、置普慈於不問。

又以明瑄智瑄混合爲一人上爲永慈之嗣。下爲天奇之師。洗公斥其以普永明智揉成四人而欺天下。此罪之斥之誠是。今洗又自謂普慈明瑄皆烏有之客。智瑄明瑄皆兎角之形。據此則洗公父父子子皆從空桑中投受益見其徒增天下人所恥笑也。原洗公意詆祖傳祖錄爲邪說僞書者。蓋本寶華之說。寶華指祖傳祖錄係査氏僞造者。無乃爲蓋覆普慈之誤嗣東明明聰之遙嗣本瑞耳。普慈一傳其重嗣東明一事係後人泥續高峯七世之燈。紹昆祖百年之踵二句。故假揑此一段以照應古溪祭文故也。洗公詆其爲僞固是也。明瑄一傳。敍其上嗣普慈。下出天奇。字字可據。洗公金鍮不辨。玉石俱焚。概斥爲邪說僞書。豈不更爲天下人所恥也。党絶集所載。臨濟無聞聰館陶絶學聰。延安無聞聰。雖非笑巖之師。實是天奇之嗣。夢說錄所載。光澤無聞聰。雖非天奇之嗣。實是笑巖之師。寶華謂夢說錄之無聞。不但非天奇之嗣。亦非笑巖之師。洗公亦詆夢說錄爲僞書。其錄既僞矣。而其人又烏得爲不僞耶。一脈所出之祖。傳僞。錄僞。人僞。未審洗公今日所述者何書。所祖者何人。所祖無的人。所述無的書。則洗公父父子子。不但訛誤相承。直訛僞相承。豈不愈爲天下人所恥笑也。

古風然禪師。宗本說云。南嶽下二十八世海舟慈。按燈錄。常熟錢氏子。初參萬峯蔚。問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劈頭便棒。於棒下有省。遂結廬洞庭。二十餘年。後有僧詰其所得。謂其見解未忘。因而致疑。卽謁東明。親承激勵。乃大悟。遂嗣法東明。據海舟臨終示衆。舉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尙。多向者裏安身。泊然而逝。既云六十二世。稽其代次。是爲東明之嗣矣。金陵翼善碑亦云。嗣法東明。白巖辨訛。據萬峯有海舟之偈。當去寶藏東明二世。應以海舟嗣萬峯。抑尊爲卑。人或不從。援卑爲尊。

孰不願乎。誠法係所關。勢不假僞。若妄階其輩則踰分。而安忍昧夫親承之師乎。豈若罔據之源。本於浮游。冒越倫次而無怍。抑滅先宗而忍爲者耶。又謂一云海舟普慈常熟錢氏。一云海舟永慈成都余氏。爲兩人云云者。或收錄秉筆者考覈未詳。然古今異鄉流寓托姓繼嗣改籍易氏。一名二姓。不一而多。如諸葛司馬夏侯之類。岐之則二姓。同之則一氏。又何必泥於氏籍之異而紊其統系乎。卽舟之名普慈永慈之謂者。始於萬峯棒下有省。卽結廬洞庭。居二十餘年。將師萬峯。曰普慈。與寶藏普持同派明矣。後旣嗣法東明。則於東明之派。曰永慈。更其派而不易其名。則又昭然明矣。

欲白千古是非。須具千古見識。方可得典斯職。若夫淺見寡識。蒙昧兩持之流。猶樵夫擬預中書堂事。多見其不知量也。濟宗統系之誤。前人數十年不能白者。謂海舟止一人故也。今旣有二人。且各有師承生緣氏籍。而不白其是非。以釋前人之誤。反自亂其統系。抑又何耶。今謂海舟初參萬峯。後嗣東明。又謂翼善碑亦云嗣法東明。是混二海舟爲一海舟矣。至謂海舟將師萬峯曰普慈。後嗣東明曰永慈。更其派而不易其名。則又抹殺翼善海舟永慈於不聞矣。殊不知普慈重嗣東明一事。係後人僞撰。罔執僞撰之事以亂統系。則無聞笑巖諸祖十種祖訓。從冥入冥。無由而白。悲哉。如此見識。敢擬預插喙著述堂中。妄議古今是非。誠自不知量也。

平陽忞禪師敦本錄復白巖書。其略曰。我海舟慈祖與剏東山翼善禪寺。其承嗣東明旵祖之事。詳載豐碑。歷歷可考。金陵地近足下。且不能徧詢博訪。徒憑數紙僞書。謂得自先師侍者夫則之手。老僧執侍先師十五秋。未見有此僧。則其書可知矣。乃信爲實然。截人世系。罪豈小哉云云。

夫則之有無勿論。白巖所得者、乃無聞笑巖之祖訓、洎天童親口所說道忞親筆所錄、世系連絡、血脈貫通、眞實之言也。難道也是執侍先師十五秋、未見有天童道忞乎。嫡祖祖訓、斥爲僞書、正公自謂。非業鬼借宅、狂妄失心不至於此。昔公本龍池源流、以萬峯下海舟慈、寶峯瑄、天奇瑞、譜寶藏持、東明昱下、紀爲禪燈世譜。次佐天童作闢妄救、亦以萬峯下普慈明瑄天奇一脈、譜東明下。今以翼善碑之海舟永慈嗣東明、敢問忞公昔之源流世譜、洎闢妄救、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嗣東明者、不審發放何地、消歸何人。若謂留嗣東明、東明自有嫡嗣永慈、不應普慈重嗣之理。若謂理應還嗣萬峯、何謂白巖徒憑僞書、截人世系、責以業鬼借宅、狂妄失心、抑又何耶。今父子公孫、突出永慈僞碑、妄改智瑄僞號、妄揑智瑄僞偈、賺他無眼阿師、引著僞續燈存稿、僞續僧寶傳、僞正宗錄、僞寶積錄、僞敎本錄、僞崇正錄、僞續指月錄、僞宗統編年、僞五燈全書、僞顯正說、僞顯正序、僞宗本說。盡改明瑄范木匠爲智瑄、列普慈於旁出、奉寶藏東明永慈智瑄、四代異姓之人爲源流正脈、以訛傳訛、亂宗滅祖、皆公作俑之所致也。原公之意、豈有不知錯謬之理。特以潭吉宗救斥公爲李斯趙高之徒、含恨在心、無以報復、故假父名出書闢之。今寧將錯就錯、不爲修明世次者、以要流行闢潭吉一案之書故也。殊不知永慈碑一出、則闢潭吉之書、早以廢矣。潭吉誖逆之罪、早以出矣。公不惟反招誖逆之罪、又自陷於亂宗滅祖之罪。白巖令人欲殺欲割而不顧者、蓋不忍濟宗世次訛亂、直據翼善碑、古溪文靜庵敍三種舊章、以永慈承嗣東明、遵笑巖等十種祖訓、以普慈明瑄天奇一脈、還嗣萬峯。以釋龍池天童洎公父子、亂宗滅祖之罪。俾普永兩家世次有準、式憑千古、有功濟宗不小。公反出不經之言闢之、其不知恩義一至於此。今將十種祖訓、三種舊章、洎後人新條、一併述陳於此。請質高明、乞垂公論、俾

彼齊崙擇取爲例。用佐全書、期成信史。法門幸甚、後學幸甚。

興化師承疑問

公乘億魏州故禪大德奬公塔碑。蓋聞妙諦惟玄、不可以一理測。眞詮至奧、不可以諸相求。隨萬化而泯色空而不生不滅。超三界而越塵垢。故無去無來。此乃不思議者。其惟西方釋迦牟尼佛之謂乎。伏自敎傳西域。化被中原。漢明推入夢之祥。梁武顯施身之願。語其大也、外不見須彌之廣。言其小也。內不知芥子之微。斯乃梵璽褒然。代代相付。肇自摩訶迦葉。迄於師子尊者、統爲二十四代。而後菩提達磨降於漢土。至能秀分之爲六、而後芭披葉附。派別脈分。其眞宗不泯不滅者、則我大覺大師、固有係焉。和尙姓孔、字存奬、家本鄒魯、卽闕里之裔孫也。乃祖乃父因官隸於薊門、歷祀既深、籍同編人、和尙以無量劫中修菩薩行、及玆降世、豈同凡倫。當衣采之妙齡、蓄披緇之大志。未踰七歲、卽悟三乘。啓白所親、懇求剃落。遂於薊州盤山甘泉院依止禪大德曉方、乃親杖履、就侍缾盂。豈顧全身、惟思半偈。大中五年伏遇盧龍軍節度使張公奏致壇場。和尙是時戒相方具。而後大中九年、再遇侍中張公重啓戒壇於涿郡、衆請和尙以六踰星紀。三統講筵。宣金石之微言、示玉毫之眞相。禪大德玄公者、卽臨濟大師也。和尙一中禮謁、得奉指歸。傳黃檗之眞詮、授白雲之祕訣。所爲醍醐味爽、乍灌頂以皆醒。薝蔔花香、纔經手而分馥。一旦旋辭舊刹、願歷諸方。西自京華。南經水國。至於攀蘿冒險、蹋石眠雲。經吳會興廢之都、隸梁武莊嚴之地、無不追窮聖迹、探討禪宗。後過鍾陵、伏遇仰山大師方開法宇、大啓禪扃。赴地主之邀迎。會人天之供施。面陳奧義、衆莫能分。和尙立以剖之、如刀解物。仰山目眙擊指、稱歎再三。遽聞臨濟大師已受蒲相蔣公之

請。纔擬侍飛錫。而遽及中條。尋參隨致林。疑作置杯而將渡白馬。當道先太尉中令何公。專發使人迎請臨濟大師。和尚翼行。不信宿而至於府下。而乃止於觀音寺。而得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曾未期年。時至遷化。斯蓋和尚服勤道至。展敬情深。無乖靈塔之儀。克盡荼毘之禮云。乾符二年。有幽州節度押兩蕃副使檢校祕書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董廓。及幽州臨壇律大德沙門僧惟信。并涿州石經寺監寺律大德弘聚等。咸欲指陳盤嶺。祈請北歸。和尚欲徇羣情。將之薊部。晨詣衙庭。啓述行邁。先時中丞韓公之叔曰贊中。遽聞告去。撫掌大驚。乃曰。南北兩地。有何異也。魏人何薄。燕人何厚。如來之敎。豈如是耶。和尚辭不獲已。許立精舍。韓公之叔常侍及諸檀信。鳩集財貨。卜得勝概。在於南甎門外。通衢之左。成江西禪院。有如化城。松柟將杞柏俱來。文石與碔砆薦至。重廊複道。竹翠松青。四戶八窗。風輕月朗。和尚樂茲幽致。用化羣迷。開解脫門。演無量法。致使天花散地。水月澄空。嘗與四衆人天。皆臻法要。六州士庶。盡結勝因。豈因一念俱尸奄從物化。斯乃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也。享齡五十九。僧臘四十一。有親信弟子藏暉。行簡。一以主喪。一以弘法。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眞身。用觀法相。闔城禪律。繼踵爭來。四達簪裾。連肩悉至。於是旛花蔽日。螺唄喧天。火纔發而雲自愁。薪不加而風助勢。三日三夜。號禮如斯。於香燼之中。得舍利一千餘粒。諸大德各各作禮。請分供養焉。嗚呼。雪氎如故。眞儀宛然。捧一履以徒悲。仰雙林而莫見。遂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億到職之初。曾獲瞻禮法主大德藏暉。不以億才業庸淺。具聞我公。相請撰文。億秉筆惕然。得盡蕪鄙。銘曰。傳如來敎。厥惟大雄。百千劫外。方丈室中。慈悲是念。色相皆空。端然不動。豈染塵蒙。其一矯迹三界。安心四禪。身雖是假。道本無邊。璞

內有玉。火中生蓮。傳法何處。隨其有緣。其二 越絕支遁。匡廬遠公。高情遠致。迹異心同。既離邪縛。肯處凡籠。松軒竹徑。空悲夜風。其三 我性不動。我心㷀然。果得舍利。粒粒珠圓。簷花豔閃。螺唄交連。唱偈作禮。聲徹梵天。其四 寶刹新建。招提舊蹤。蓮芳不見。葱嶺誰逢。響亮朝磬。淸冷夜鐘。歷千萬祀。傳我禪宗。其五

瞿汝稷指月錄曰。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柺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麽。僧曰。爭得不識和尙。師曰。蹶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麽。衆無對。師擲下柺子。端然而逝。

拙庵和尙曰。按師生於唐文宗太和四年庚戌。出家於開成元年丙辰。圓具於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入滅於僖宗文德元年戊申。指月錄載。後唐莊宗詔對等語。逆數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至文德戊申。師去世已三十六年矣。豈復有詔對之說。詔對之說。恐是僖宗典籍紀載之譌耳。故正之。

曩聞靈巖儲公刪去奬公參三聖大覺機語。謂臨濟晚年退居興化東堂。命奬公繼主法席。面稟親承。何得有參三聖大覺之事。後見僧鑑靑公與月函潛公作序曰。十年前先師作南嶽單傳表。我寶雲月兄實佐其成。先師返吳山後一年戊申。月兄復從文苑英華中表出魏州興化奬和尙塔碑。作者爲公乘億。月兄作興化塔碑左記及正訛記。一洗傳燈會元諸書紛錯傳妄之弊。此二段事。月兄大補於法門者也。據是則曩聞不虛也。因覓塔碑一觀。竟不可得。歲癸酉夏至薊州。訪拙庵和尙。承以盤山志見示。讀至此碑。問及何從而

得。曰。係齋嵩永公送來者。蓋永公亦得自靈巖也。原潛公父子之意。因見諸方有興化拈香遙嗣之議。故致此碑之所出也。據塔碑較傳燈會元。不但參三聖大覺機語及拈香語之訛。則莊宗詔對一段語。亦訛矣。傳燈會元所載。一千七百祖師。不錯不訛。獨奬公一人。錯訛層出。豈有意改面稟親承。爲拈香遙嗣耶。然則機語盡訛。而所載法嗣南院顒等。安有不訛之理。又藏暉行簡。親承奬公繼主法席。燈錄俱不載。抑又何耶。細讀塔碑。奬公雖親承臨濟。未見有機語。況臨濟所止者觀音寺耳。奬公所居者新搠江西院耳。亦未見有退居興化東堂。命奬公繼主法席。面稟親承之說。且載法嗣。僅藏暉行簡二人。彼南院顒等不聞也。今以塔碑面稟親承者爲確據。則臨濟一宗。絕於藏暉。其來久矣。若以傳燈會元爲不訛。其奈奬公嗣臨濟。非面稟親承。反覆推勘。其疑莫決。故述以請問海內高明。

雪巖師承疑問

石源雲公闢妄說。蓋闢山曉寶積錄之妄。附客問四則。其一客曰。斷橋倫雪巖欽。乃同門兄弟。寶積錄削斷橋。存雪巖。斷橋非無準範法嗣歟。雲曰。有書可證也。斷橋初聞麻三斤話有疑。後因閱楞嚴至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處有省。曰。呀。趙州柏樹子話與麽徑捷。未可語人。往參無準於雪竇。準問甚處來。倫曰。天台。準曰。過得石梁橋麽。倫曰。一脚蹋斷了也。遂號斷橋。非以斷橋爲名藍爲招提。後世也。準後以狗子因何有業識話。命倫下語。始得脫然。遂令分座祇園。付以偈曰。眞理直如絃。何言復何默。我今善付囑。表心本無得。此乃覿面親承。非若後人遙禮妄稱人爲父者也。嗣由祇園遷瑞巖之數。忠宋理宗連詔不出。晚還杭之淨慈。臨終與魏國公張浚問答。書偈而逝。是無準在日。斷橋已開堂數席矣。若雪巖之參無

準於徑山止一期、而準入寂。脚跟尙未點地。及經行擡眸見古柏、乃在準入寂十年之後、其出頭拈香叉蹴七年。此何異翠巖古雪輩之嗣天童哉。第古人以德嗣人、不似近日天童會下之代父生子耳。寶積削斷橋、以雪巖孤行、謂足彌縫遙嗣之弊。豈未覩增集傳燈五燈續略續燈存稿五宗眼五燈摘要宗門拈古彙集。禪宗頌古摘珠、人天信紀普恩偶筆、徑山滴乳五宗聯璧諸刻、載斷橋法語拈頌、最爲詳盡、今古昭垂。山曉旣欲著書、何不先自讀書、然後命筆、而呈此醜陋、徒供世人檢點爲也。

按雪巖語錄、不見有行狀塔銘。故生緣參訪事跡不詳。但見普說中自敍十六爲僧、十八行脚。初參雙林遠、十九去靈隱見善妙峯。次過淨慈、依天目禮、做死工夫。未見說某年某歲參無準。但曰在無準先師會下、每遇舉主人公話、便可以打個踍跳、莫敎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如是礙在胸中者僅十年。後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育（存稿作天目訛）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忽擡眸見古柏、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云云。據此則雪巖參無準於徑山、在斷橋參無準於雪竇之後明甚。斷橋有面稟親承之法偈、其分座開堂皆在無準在日。雪巖雖自敍在浙東育王徹悟、未見有再呈見於徑山無準之說。亦未見有師資授受之說。據雲公謂雪巖參無準於徑山止一期、而準入寂。及見柏徹悟、在準入寂十年之後。誠如此說、則雪巖嗣法無準、不亦法門一大關係事乎。此說刻行於世已十年矣。雪巖後裔恬不爲恥、不見有一人辨淸之。爲復是無所考鏡耶、爲復是見怪不怪耶。其疑莫決、故述以請問海內高明。

正名錄十二卷終

正名錄卷第十三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濟宗世次備考之六

無聞師承疑問

天奇瑞禪師茓絕集載，法嗣三百餘人，俱有機緣及付法偈，內有三無聞，並列於右，以便較考。

第一百七十五位臨潼無聞聰者。天奇問，天理非形，如何得形。聰曰，本非造作。奇曰，靈機本妙，如何取妙。聰曰，休休。奇曰，二相非修，如何却修。聰曰，語默動靜。奇付偈曰，濟安扶弱在佳賢，可目先宗救世緣。彼此兩邊成兩見，老漁串錦具清傳。

集中載某處某人者，此付法之時所載生緣之處也。非載開法時所住之地名。曰臨潼者，縣名也。屬陝西西安府。則此無聞，乃陝西人也。

第二百八十六位館陶絕學聰者。天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聰曰，只爲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聰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聰曰，蚤知燈是火，豈肯四方求。奇付偈曰，導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羣陰。輔成架海金梁子，佛缺方知補告任。

館陶亦縣名。屬山東東昌府。則此絕學，乃山東人也。

第三百二十四位延安無聞聰者。天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聰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聰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時如何。聰曰，華山高峽太行峨。奇付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絕跡無私精內精。

知是箇中今不借盡籲分付與仁行。

延安乃府名屬陝西、則此無聞亦陝西人也。其餘武安聽等不及錄、要皆俱有聯芳機緣、及聯芳法偈具載集中。足見師資授受的有所據。非可妄於移易也。

無聞聰禪師夢說錄（住明州天童嗣法孫圓悟編、古吳虛堂居士査祖恩集。）略傳、禪師諱明聰、字無聞、俗姓奚、母吳氏、閩之邵武光澤人也。生正德九年臘月五日子時。誕前一日有病僧借宿。母吳曰貧廬湫隘、往東有廟可棲。僧謝而去。夜半育師。明日僧死於道。里人聞之、咸曰、此僧再來也。三歲喪父、次年母亦亡、九歲始言、十二歲叔子良人死焉。外祖憐而收養、不期年亦死。母舅惡其命孤苦、乃送於且隱庵念初禪師出家。數月諸經通曉、一無遺忘。初愛之。十七剃度、二十受戒於心燈律師。精毘尼部、兼習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內外典籍無不該博。講衆咸服其胸次磊落、天資穎達。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耆舊曰、少年英銳、不去參學、事遊山玩水耶。師曰、參學不過如是、遊山可發天機。耆舊曰、爾今參學、曾見幾員知識、可曾發明己分大事耶。師曰、理明則性明、何有別法之難。我出入講席、諸經大義曉然矣。耆舊曰、曾明法華義否。師曰、此經已講三次、其義了然無疑。耆舊曰、大通智勝佛至不得成佛道四句偈義如何。師一一講之。耆舊罵曰、吾道汝有些氣息、原來弄精魂漢。拂袖而去。師急趨求示大義。耆舊曰、此偈大義講來不切當、且參二三十年、若不明白、自有人與汝發明。言竟走而不顧。師向後念茲在茲、日參夜究、茫無端倪。五六年不言不笑、如癡若呆。諸緇素聾咸道師爲廢人。一日忽聞馬嘶、豁然大悟。然後偏參諸善知識、至三十三、（已上皆光澤無聞事跡）參天奇和尚。纔入門、正值奇外出。師云、一出一入、是同是別。奇曰、同別且置、見出入者是阿誰。師良久。奇怒罵而出。夜歸、

問知客曰。今日我罵這僧在否。曰。在客寮。奇曳杖到客寮。師遂拜。奇便打。師曰。適來某甲艸艸觸忤和尚。乞慈悲寬恕。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得。(天奇錄中無此一段語)奇笑曰。如何是在世忘世。師曰。了物非物。如何是在念忘念。師曰。於心無心。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嶺突巍。太行峯嵯峨。(天奇錄曰。在世忘世是如何。聽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聽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時如何。聰曰。華山高峽太行峨。所載止此。並無前後問答之語。)意旨如何。師曰。洞庭湖中水大。岳陽樓上人多。奇曰。教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服勤五祀。禮辭。(天奇錄無此一段語。)奇付以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絕跡無私精內精。知是箇中今不借。盡籤分付與仁行。(此機緣法偈。係延安無聞事跡。)後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爲開山第一世。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僧曰。今朝孟夏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箇圓相。僧無語。(此係光澤無聞事跡。)

邵武府光澤縣。屬福建管。則此無聞。乃福建人也。按傳中所載生緣。悟由。出處。皆光澤無聞事跡。其機緣。法偈。皆延安無聞事跡。今以延安無聞機緣法偈。爲光澤無聞機緣法偈。是以二無聞混合爲一無聞矣。

梅谷悅禪師正宗語錄。無聞傳曰。師諱明聰。(一本正聰)字無聞。(此題以館陶絕學正聰與光澤無聞明聰合爲一人。)俗姓奚。母吳氏。聞之邵武光澤人也。生正德九年臘月五日子時。誕前一日。有病僧借宿。母吳曰。貧廬湫隘。往東有廟可棲。僧謝而去。夜半育師。明日僧死於道。里人聞之。咸曰。此僧再來也。三歲喪父。次年母亦亡。九歲始言。十二歲叔子良又死焉。外祖憐而收養。不期年亦死。母舅惡其命孤苦。乃送於且隱庵念初禪師出家。數月諸經通曉。一無遺忘。初愛之。十七剃度。二十受戒於心鐙律師。精毘尼部。兼習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內外典籍

無不該博。講衆咸服其胸次磊落，天資穎達。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耆舊。曰，少年英銳，不去參學事遊山玩水邪。師曰，參學不過如是，遊山可發天機。耆舊曰，爾今參學曾見幾員知識，可曾發明己分大事邪。師云，理明則性明，何有別法之難。我出入講席，諸經大義曉然矣。耆舊曰，曾明法華義否。師曰，此經已講三次，其事了然無疑。耆舊曰，大通智勝佛至不得成佛道，四句偈義如何。師一一講之。耆舊罵曰，吾道汝有些氣息，原來弄精魂漢。拂袖而去。師急趨求示大義。耆舊曰，此偈大義講來不切當，且參二三十年，若不明白，自有人與汝發明。言竟走而不顧。師向後念茲在茲，日參夜究，茫無端倪。五六年不言不笑，如癡若呆，諸緇素輩咸道師爲廢人。一日忽聞馬嘶，豁然大悟。然後徧參諸善知識，至三十三。（已上係光澤無聞事跡。）參天奇和尚，纔入門，正値奇外出。師云，一出一入，是同是別。奇曰，同別且置，見出入者是阿誰。師良久。奇怒罵而出。夜歸問知客曰，今日我罵者僧在否。曰，在客寮。奇曳杖到客寮，師遂拜。奇便打。師曰，適來艸艸觸忤和尚，乞慈悲寬恕。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得。（天奇錄中無此一段語。此係夢說錄中揑出。）奇笑曰，如何是在世忘世。師曰，了物非物。如何是在念忘念。師曰，於心無心。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嶺突巍，太行峯嵯峨。（此係延安無聞機緣。）意旨如何。師曰，洞庭湖中水大，岳陽樓上人多。奇曰，敎壞人家男女者，惟汝一人。乃服勤五祀。禮辭。（此係夢說錄中揑出。）奇付以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絕迹無私精內精。知是箇中今不借，盡籲分付與仁行。（此法偈係延安無聞事跡。）後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爲開山第十世。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僧問，今朝孟夏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箇圓相。僧無語。（此係光澤無聞事跡。）

傳略曰。絕學明聰。一作正聽。是以二人合爲一人。目錄曰。延安無聞此正宗一書。以三無聞合爲一無聞。據傳中載。明聰生正德九年甲戌。曰十七歲剃度在嘉靖九年庚寅。曰二十受戒在嘉靖十二年癸巳。曰三十三參天奇在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曰服勤五載始受付囑在嘉靖三十年辛亥。按天奇傳略載明弘治間示寂。霽崙全書亦謂天奇示寂在弘治十一年戊午。夫弘治戊午至嘉靖辛亥。計五十四年。豈已死五十四年之天奇。尙乃付光澤無聞之法乎。且無論付法之年。卽生正德甲戌去弘治戊午。亦相間十七載。況此機緣法偈。原係延安無聞之事。刻在弘治元年戊申。至光澤無聞受囑之年。計六十四年遠矣。準正宗夢說二錄所紀。則光澤無聞非天奇之嗣明矣。

正宗錄無聞傳近日重刻。曰大鑑下三十一世祖無聞禪師語要。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絕學無聞正聽（光澤無聞亦號絕學。特其諱爲明聰。正聽乃館陶絕學。今以館陶絕學正聽。與光澤絕學無聞明聰。合爲一人。）禪師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敎。便劈脊一棒曰。合取狗口。（此係際公僞造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無語。（此二則機語載夢說錄中。）後笑巖代僧作禮曰。盡界普瞻。笑巖參呈前所得見處。師隨卽印之。次日入室禮拜。師曰。上座昨夜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巖擬對。師笑曰。鷂子已過新羅國。巖遂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師厲聲曰。十聖三賢你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巖頻下十餘轉語。師皆不肯。巖乞代。師責曰。著實參始得。巖一日洗菜回。師見問曰。是甚麼。曰一籃菜。師曰。何不別道一句。曰請和尙別問。於是隨問隨答。師皆諾之。巖欲徧參乃辭師。師舉拂子曰。若向者

35

裏道得一句出格可去。巖無語。師曰。子今向去且精一其志。勿雜用心。切記吾言。他日大有得力處。巖徧參。後復謁。師命烘爐。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何在。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否。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亦不見。曰。若見卽非眞父母。隨卽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曰。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復曰。汝心卽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我心。又曰。佛如轉輪王。佛法如王命。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人。

此傳將生緣。生年。機緣。法偈。一概削去。雖蓋覆遙嗣一事。其奈收夢說錄兩則機語。依舊是光澤明聰。今入笑巖機緣於明聰。誠爲面稟親承。明聰於天奇却成沒交涉。旣嫌生緣事跡之僞削去之。又收際公僞語。豈非捨僞以取僞乎。正聽雖爲天奇之嗣。確非笑巖之師。明聰的爲笑巖之師。確非天奇之嗣。今以二人合爲一人上嗣天奇。下出笑巖。天奇有二子可也。笑巖有二父。好羞好羞。

潭吉忍禪師五宗救無聞傳曰。闊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嗣。邵武光澤縣人也。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庵爲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此乃光澤無聞事實。）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此潭吉見道之語。非明聰語也。）遂參諸方。

得法於天奇老人焉。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峽太行峨。（此係延安無聞機緣。）

密雲悟禪師闢妄救無聞傳曰。關子嶺絕學正聽禪師。天奇嗣。又號無聞。（此題名號以館陶絕學正聽與光澤無聞合爲一人。）邵武人。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亡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亡。外祖憐而收養之。未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庵爲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此係光澤無聞之事。）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此係潭吉揑出悟由。）遂參諸方。得法於天奇老人焉。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祇爲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此係館陶絕學聽之機緣。）

宗救闢妄二書。削去正德九年之生年。無乃蓋覆遙嗣一事耳。至於宗救以光澤無聞延安無聞混合爲一人。闢妄以館陶正聽。光澤明聰。混合爲一人。上嗣天奇。下出笑巖。成何體裁。

山茨際禪師東明祖燈錄無聞傳曰。隨州關子嶺絕學正聽禪師。又號無聞。（關子嶺無聞。係光澤人。雖亦號絕學。特其諱爲明聰。絕學正聽係館陶人。今以二人合爲一人。）幼年出家。參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只爲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蚤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奇肯之。（此乃館陶絕學之機緣也。）付以偈曰。濟安扶弱在佳賢。可目先宗救世緣。彼此兩邊成兩見。老漁串錦具淸傳。（此乃臨濟無聞之法偈也。）又偈曰。導者心

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羣陰。輔成架海金梁子、佛缺方知補告任。（此乃館陶絕學之法偈也。）一日。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峽太行峨。（此乃延安無聞之機緣也。）後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爲開山第一世。上堂曰、自佛相傳道不虛、祖師八八到天奇。一條拄杖傳臨濟、打至於今更轉疑。以拄杖卓一下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天奇和尙、用醻法乳之恩。斂衣就座。舉僧問雲門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今日有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山僧便劈脊一棒、云合取狗口。又舉雪峯謂巖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峯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是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了當平生。若扶豎宗乘、續佛慧命、凡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著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示衆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痾。又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山僧今日亦然、有相見底出來麼。一僧出曰、某甲今日與和尙相見了也。師曰、相見且置、見老僧箇甚麼。與大衆說看。僧無語。師便打。又僧曰、得見和尙面目。師曰、瞎。僧曰、石香亭笑和尙去在。師曰、也須喫棒。（考此法語、無所出載、係際公僞造也。）居士出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卽今出胎也未。乞和尙直指。師畫一○、以拄杖打下座。復召大衆曰、見麼。士作禮。師便歸方丈。（此係光澤無聞機緣、出載夢說錄中。但云僧問、今改作居士問、又添出許少絡索。）庚午正月、忽遁去、至壬申二月復歸山。五月示微疾。七月朔夕、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

話偏長。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得法者三人。（亦此光澤無聞之事。）

偏考諸書。並無此所謂上堂拈香及舉古等語。但夢說錄中有拈香語曰。端爲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南嶽讓已下。乃至先師天奇瑞和尙。並無所謂祖師八八到天奇之語。按居士問佛降誕一則語。既在此上堂拈香法語之末。何故夢說錄止載此機語。而不載此上堂等語。抑又何耶。夢說諸書。既無所載。則此拈香八八之語。及舉古語。皆無根之談。係際公僞造明矣。又以四無聞混合爲一人。上嗣天奇。下出笑巖。天奇有四子可也。笑巖有四父。好笑好笑。

巨靈融禪師續僧寶傳無聞傳曰。禪師諱明聰。字無聞。邵武光澤奚氏子也。（此係光澤無聞生緣。）宗傳臨濟。師事天奇。天奇之盛化也。聯芳授受。龍象數百員。而師拔其萃。然師不就疏請。不藉檀脂。卓立當陽。開創禪社。愛以劇務繩學者。重振百丈之規。或不堪其勞而去。未期月復來歸之。以故升其堂者。皆挺特有志之士。且函丈之室。如旅泊。中夜跏趺。四壁凜然。榻下咄咄之聲。常驚達旦。是以楊岐之令。至師又行焉。（此段係融公杜撰。）師初受業於講肆。精研性相。有聲。同輩憚其鋒。以英邵武嚬之。師獨陰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段係光澤無聞事。載夢說錄。）乃與義學浩浩盤桓。有曰。既是佛矣。何須更成。或曰。爲度衆生故。所以不成佛。師默歎曰。審如是乎。遂盡棄其所好。堅扣禪宗不契。（此段係融公杜撰。）忽聞馬嘶。廓然自驚。（此係光澤無聞悟由。不如夢說錄載豁然大悟更妙。）趨見天奇瑞禪師。瑞瞋目叱出。一本纔禮拜。瑞便打。（融公用瞋目一機慣熟。永慈傳中曾見。今二見矣。）同行者曰。君與和尙無緣耶。師笑曰。眞箇那。（此係融公杜撰。）是晚。瑞公問曰。今日我罵底僧在否。有對曰。是必在。公卽曳杖下旦過寮。師迎作禮。公便擊之。師進曰。適來艸艸。觸忤和尙。公按杖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又進曰。

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豈被人勘破一本云豈能勘破。（此段係夢說錄偽揑。）公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對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對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對曰華山高突太行峨。（此係延安無聞機緣。）公休去。未幾以化柄囑焉。且誡師曰從上眞宗有子擔荷何憂哉。但百獸雖潛踪於獅子聲中。然千花却發豔於象王影裏。子其勉之。師既受囑。獨入光州山居六年。六安山又六年。復還光州舊隱又五年。始出隨州關子嶺建立龍泉寺以安來學而學者集焉。（此段係融公杜撰。）嘗謂衆曰吾師天奇老人每懼後學外著文義內生情見。故有語云文義者法也。情見者人也。非人何以有其見。非法何以有其文。是以文義情見通屬人法。人之不空情見難絕。法之不空文義難滅。文若不盡見奚能盡。義若不盡情何能絕。如是奔競展轉無窮。發之乎文生於見。義生於情。返之乎見生於文。情生於義。先乃所引生能後乃能追生所。總名曰生。文滅則見滅。義絕則情亡。情不自忘因乎義忘而情忘。見不自泯因乎文泯而見泯。統名曰死。死死生生實可哀哉。（此段出載焭絕集中）此吾老人防微杜漸切實至極。汝輩有志於吾宗。寧可忽諸。然食飯不齩米。行地不蹋土。又作麼生委悉。（此段係融公畫蛇添足。）是時也師之同門諸尊宿或隱或現往來衲子獨推尊龍泉爲人勦絕枝蔓。不涉離微惟月心寶得入龍泉之室。（此段係融公杜撰）師嘗召寶曰玄沙不肯靈雲意作麼生。對曰賊入空房。曰不得艸艸寶喝。師諾。寶乃辭去。歷載還侍。師又召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對曰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對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不見。對曰若見則非眞父母。師曰如何是眞父母。對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深肯之。（此段載笑巖集中。）僧問本來面目。師答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寶曰放去較危。

收來太速。又僧問。今朝天下皆慶佛誕。未審佛於何處降生。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贍。此二則機語。係光澤無聞機語。笑巖特舉而拈之。代之。故一載夢說錄。一載笑巖集。師以大法有所倚重。遂隱去。經二載。還龍泉。龍泉牀曆益愼。班白者半滿其間。間有二三妙齡披田服者。皆恪守律度。參請如救眉然。但師有辭世意矣。一日師陞座說法。已而擲下拄杖。儼然化去。塔於龍泉寺左。此段隱去還來。及示寂。係光澤無聞事。載夢說錄。其間潤色數語。係融公杜撰。延安無聞雖係天奇之嗣。實非笑巖之師。光澤無聞確爲笑巖之師。實非天奇之嗣。今以二人混合爲一人。上嗣天奇下出笑巖。天奇有二子可也。笑巖有二父。豈不取笑識者。然紀笑巖面稟親承於明聰。是矣。紀明聰面稟親承於天奇。僞造之中又僞造也。前於永慈傳中僞撰陞座說法舉一喝而逝。今於無聞傳中又僞撰陞座說法化去。僞撰太多。令人刺眼。

箬庵問禪師續燈存稿無聞傳曰。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此題以光澤無聞明聰與館陶絕學正聰。合爲一人。邵武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等論。一日有宿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識訶而去。師從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乃蒙印可。此係光澤無聞事跡。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敎。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此係山茨際公假揑。載東明祖燈錄。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此係光澤無聞機緣。載夢說錄。笑巖寶參一日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

不。巖曰。不見。師曰。子何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巖復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即付以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此段載笑巖行實內）師於壬申七月初一示微疾。訣衆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此係光澤無聞事實。載夢說錄。）

傳中刪去生年機緣法偈。爲蓋覆遙嗣一事可也。以明聰正聰合爲一人。上嗣天奇。下出笑巖。成何體裁。

山曉晳禪師寶積錄無聞錄曰。隨州龍泉無聞明聰禪師。閩之邵武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因看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話。疑情頓發。經六載。忽聞馬嘶大悟。（此段係光澤無聞事載夢說錄。）往見天奇瑞和尚。纔禮拜。瑞便打。同行者曰。君與和尚無緣耶。師笑曰。眞箇那。（此段係融公揑出夢說錄可較。）是晚。瑞問曰。今日見底僧在否。有曰。在。瑞即曳杖下。旦過。師迎作禮。瑞便擊之。師曰。適來艸艸觸忤和尚。瑞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豈被勘破。（此段係夢說錄僞揑。）瑞曰。在世忘世是如何。曰。了物非物。瑞曰。在念忘念是如何。曰。於心無心。瑞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突兀太行峨。（此係延安無聞機緣。非光澤無聞機緣也。）瑞休去。未幾受囑焉。一云延安人。（晳公見機緣。乃延安無聞之機緣。故曰一云延安人。則以延安無聞。與光澤無聞。合爲一人。）住後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敎。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此段係山茨際公揑出。載東明祖燈錄中。）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擬議。師便下座。（此段係光澤無聞事。）月心寶侍師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寶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

無父母耶。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否。曰，不見。師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卽非眞父母。師曰，善哉寶呈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卽付以偈曰，汝心卽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此段出載笑巖集中。）

傳中，紀笑巖親承明聽，是矣。紀明聽親承天奇，僞之又僞。晢公削去正德九年生，亦不過蓋覆遙嗣一事耳。又以延安無聞，光澤無聞，混合爲一人，成何體裁。

繼起儲禪師，南嶽勒古無聞傳曰，玉泉明聽禪師。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此係明聽悟由。）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此係潭吉揑出。）

明聽住關子嶺龍泉寺，非玉泉也。此又不知何郡之玉泉明聽，冒認爲自出之祖。際公以四無聞爲笑巖之父，今又添玉泉一人。俾天奇有五子，不勝其喜。累他笑巖以一身而養五父，不勝其苦。

相雨蔭禪師宗統編年無聞傳曰，武宗丙寅正德元年，天奇祖付明聽正法。（明聽生正德九年，今妄栽正德元年付法，僞揑一。天奇示寂在弘治戊午，至正德丙寅已九年矣。何得有天奇付法耶。僞揑二。）聽邵武光澤縣人，姓奚，母吳氏。將誕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辭之。夜半遂生聽，而病僧是夜道亡，里人咸謂此僧再來。（削去生正德九年，無乃蓋覆遙嗣一事耳。）十七從隱庵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聽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聽依文對。老宿訴罵而去。聽疑情頓發。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此係明聽悟由。）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此係潭吉僞揑。）往謁天奇祖。久之，付正法印。（天奇死後十七年，明聽始生。何得有付法事耶。）戊辰正德三年，天奇祖

示寂。天奇示寂，在弘治十一年，今妄栽年甲，謂正德三年示寂，僞揑三。臨濟二十七世祖，諱明聰，字無聞，別號絶學，嗣天奇瑞祖，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癸卯嘉靖二十二年示寂。夢說錄載，示寂在隆慶六年，此僞揑四。

夢說錄載有生年，削而去之，載有死年，僞筆改之。天奇已死九年後，明聰未生九年前。僞揑付授正法，兼以僞栽朝代年甲。豈非自誑以誑世乎。

聶先居士續指月錄無聞傳曰，隨州龍泉無聞絶學正聰禪師。光澤無聞亦別號絶學，特其諱曰明聰，正聰號絶學，乃館陶人，今以二人，合爲一人。邵武光澤人，族姓奚，母吳氏。刪去生正德九年，亦爲蓋覆遙嗣一事耳。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識訶而去。師從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此係光澤無聞事實。遂往見天奇瑞和尙，纔禮拜，奇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艸艸，觸忤和尙。奇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尙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此段係夢說錄揑出。奇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太行峨。此係延安無聞機緣。奇頷之，遂蒙印可。此句係聶先僞揑。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敎，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此係際公僞造法語。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僧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無語。此二則機語，載夢說錄中。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門人蹤跡，久而不得。越二年，師復歸山。七月朔夕，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

傳中刪去生正德九年。傳末刪去死隆慶六年。令人摸頭腦不著。此眞爲蓋覆遙嗣一事。又以光澤。館陶。延安。三無聞混合爲一無聞。上嗣天奇。天奇下出笑巖。天奇有三子可也。笑巖有三父。豈不令天下人絕倒。

霽崙永禪師五燈全書無聞傳曰。隨州關子嶺龍泉寺無聞正聽禪師。無聞諱明聽。邵武光澤人也。正聽號絕學。東昌館陶人也。今題曰。無聞正聽。是以邵武之無聞。與東昌之正聽。混合而爲一無聞也。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而答。宿識呵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此係邵武無聞事。遂往見天奇。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奇曰。心物俱忘是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兀。太行峯嵯峨。奇曰。他日敎壞人者。乃汝一人。以偈印之。此係延安無聞聽。參天奇問答之機緣。載天奇錄中。奇付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云云。霽崙既知此偈乃印延安無聞之偈。故刪去。又不合偸延安無聞之機緣。插入傳中。爲邵武無聞參天奇之機緣也。今既偸延安無聞之機緣。爲邵武無聞之機緣。又以東昌絕學之法諱。爲邵武無聞之法諱。是以三無聞混合而爲一無聞也。後住關子嶺。此邵武無聞事。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一代時敎。便劈脊一棒曰。合取狗口。此係際公僞造之語。載東明祖燈錄存稿。不辨眞僞。引入傳中。今霽崙襲取存稿之僞。是以僞傳僞也。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儿上畫圓相示之。此係邵武無聞事。載夢說錄中。笑巖參呈前所得見處。師隨印之。乃至囑曰。汝諦受持云云。此係笑巖之機緣。載笑巖集中。而笑巖所參者。乃邵武無聞也。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越二年。歸山。七月朔夕。謂衆曰。身心了却好遊方。夢說錄云。因心不了。今改身心了却。想是霽崙爲無聞了却也。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塔全身於寺右。此係邵武無聞事。

傳中所紀生緣•出處•及囑笑巖•皆邵武無聞。而承嗣天奇•則非邵武無聞也。何以知之。按正宗錄載•邵武無聞生正德九年甲戌十二月五日子時。曰•十七出家則在嘉靖九月庚寅。曰•二十受具則在嘉靖十二年癸巳。曰•三十三參天奇•則在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曰•服勤五載始受天奇付囑•則在嘉靖三十年辛亥。今全書載天奇示寂在弘治十一年戊午。正宗錄亦載•天奇寂在弘治間•二書皆實錄也。夫自弘治戊午•至嘉靖辛亥•計五十有四年也。豈已死五十四年之天奇•尚能付邵武無聞之法乎。今霽崙明知天奇示寂在弘治戊午•焉有不知邵武無聞拈香遙嗣者乎。故於傳中削去降生•出家•秉具•參師•受囑之年。但曰十七出家•二十受具而已。天奇錄刻在弘治元年•行世二百餘年。又焉有不知在世•忘世•破情•情破•爲延安無聞之機緣法偈乎。今但暗偸其機緣•而法偈不敢顯然全露•但竊其意•輕輕點過。曰以偈印之而已。鏟其踪•埋其跡•可謂偸天賣日之手段也。然則邵武無聞不但受囑之年相隔五十四載•卽生正德甲戌•去弘治戊午•亦相隔十有七年矣。天奇死後十七年•邵武無聞始生。據此•則邵武無聞•非天奇之嗣明矣。十餘年前•余曾述六無聞事跡•敬問諸方•期爲考正。不意霽崙依舊剽竊成章•以三無聞混合爲一無聞•以之上嗣天奇•下出笑巖。天奇有三子可也。笑巖有三父•豈不令天下人噴飯。

天笠珍禪師辨救無聞曰•我南嶽三十一葉無聞聰祖•（不知何處無聞也。又以寶藏•東明•兩代世次•合於其中•可謂擧一而兩得。）參天奇機緣。至心物俱忘時•如何。聰云•華山高突太行峨。（啐。元來是延安無聞也。）又笑巖寶祖•再參聰祖。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寶云•一火焚之云云。（笑巖參者•是關子嶺無聞。莫冒認延安無聞•爲笑巖爺老子好。）後磬山師翁命先師藿作曹溪下三十四世源流頌序•有金陵城畔•釣得錦鱗。（此言天奇參明瑄於金陵高峯寺。）關子嶺頭•撥開紅燄。（此言笑巖參關子嶺無聞。又何

得冒認延安無聞爲笑巖之師乎。隻履踢出親薦大機之用。此言龍池參笑巖之事。驢鳴驚起洞明大用之機。此言磬山悟由。自南嶽至我師翁三十四世祖祖授受遞代皆有機緣。明如指掌。我也知汝僞延安無聞之機緣。作關嶺無聞之機緣、明如指掌。任爾偏搜諸無聞機緣法語抖亂。焉能混我關嶺聽祖之機緣出處乎。將謂笑巖之師。別有一無聞。元來依舊是關嶺無聞邪。祖宗有來歷。終是有來歷。無來歷。終是無來歷。如興化之於臨濟。雪巖之於無準。何妨遙嗣。蓋人眞法眞。明聰之於天奇本是遙嗣。今僞他人機緣作面稟親承。殊不知欲親而反疎也。吾因見著述家紀載不一。故述六無聞一事。請質諸方明眼。乞爲考究。畢竟誰爲天奇之嗣。笑巖之師。不意天笠依舊僞延安無聞之機緣。爲關嶺無聞之機緣。以爲親承於天奇。引上一路野狐精作證據。且大言誇張。謂我祖祖授受皆有機緣。其不怕人羞恥。一至於此。

寶華忍禪師辨無聞夢說錄曰。丁丑冬。不肖省先師於天童。偶見無聞聽祖夢說錄一册。卽疑其僞。乃白先師云。此錄說法庸常。機緣沾滯。必非聽祖之語。觀聽祖接笑巖機緣。不忝從上作略。此中接査祖恩并印證之說。何霄壤也。且內有讖語四句云。此法兩人眞可受。次君獨泛月池心。密藏藏密誰能解。一日木頭顚倒生。此以月心讖笑巖。眞可讖達觀。而密藏乃達公之徒也。其說尤爲背謬。達觀可公道風德望。隆重一時。其無師承一事。海內誰不共喩。所刻紫柏集共十五卷。於中並無以誰爲師之說。憨山清公與達公生平最爲莫逆。其作塔銘有云。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等語。明明可考。更述其參方事實。有過匡山。幷遊五臺。參空巖老宿機緣。及參徧融。至參笑巖寶翁。其機緣雖未詳悉。亦云知識。笑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曾未有參無聞之說。何從得此妄讖。先師云。從

上嫡派、共少五祖語錄。老僧自住金粟、卽徧索諸方、漸得二三、皆據原刻、重付諸梓。惟此錄乃抄稿、近得之姑蘇查氏、老僧亦未細閱、但求而得、卽刻之耳。今既若此、從今止刷、卽命封版。嗣後未知如何、而當時已止。近日三峯會下、有僧樂其讖語可配、全不顧眞可之說爲僞。惟取月心密藏藏密字眼、自笑巖配下、直配其師、集爲五世法談、已爲短見。又有呵之者、著正訛說、依然認其讖語爲實、將眞可密藏一一配去。獨不許藏密二字爲三峯於密藏公之配、註爲隱語而奪之、種種呵罵、其暗短尤甚。山僧歎笑不已、乃發天奇瑞翁焭絕集考之。是集刻於弘治元年歲次戊申、無聞參天奇機緣、已刻於中矣。若據夢說錄無聞傳中所載、生於正德九年歲次甲戌、是刻焭絕集後二十七年、無聞方生。又據夢說錄、無聞傳乃三十三歲參天奇機緣、與焭絕集同、則焭絕集中無聞參天奇機緣、於夢說錄爲六十年前事矣。豈六十年後、又有一天奇、又有一無聞。師號既同、徒號亦同、相見機緣又同、若是耶。又發月心寶翁笑巖集考之、笑巖生於正德七年歲次壬申、則長於夢說錄之無聞兩年也。笑巖二十七歲、歲次戊戌季秋、已受關子嶺無聞之印。明年二月、辭入終南、若據夢說錄傳中戊戌己亥、無聞只廿五六歲、正參學時。如所謂五六年、不言不笑、如癡如呆之日、尙未參天奇、在豈無聞尙未參師、尙未發悟、尙未住關子嶺、已先有囑付笑巖之事耶。天奇乃無聞之師也、夢說錄既以天奇爲師、考之焭絕集、天奇無此夢說錄之徒矣。月心乃無聞之徒也。夢說錄亦以月心爲徒、考之笑巖集、月心無此夢說錄之師矣。夢說錄之爲僞造無疑矣。總不過查氏之子、專爲揑箇一日木頭顚倒生之句、讖爲查氏屬在己身、以渠爲先聖所讖之人、足以取重當時、流芳後世、故僞造此錄、此讖以成其計也。大凡世間讖語、乃讖未然之事。查氏徒知隆慶六年、乃達觀三十歲

時●正在參方●名猶未著○故揑無聞識語之讖●作渠一日木頭顚倒生之根據不知隆慶六年●笑巖已六十一歲●行道二十四年●付法弟子亦多人矣○此時何用方讖○且聲望重於南北●所以達憨二公北遊●皆趨及門下●但未承嗣耳○據笑巖集載●濟庵與無聞同參○嘉靖十五六年歲次丙申丁酉●時笑巖參濟庵●敍見無聞事○庵云●我與那老兄相別●將四十年○據是則同參時約二三十歲●相別四十年●至此時●無聞已六七十歲矣○若隆慶壬申●無聞猶未去世●亦合百餘歲矣○夢說錄傳●無聞生於正德甲戌●至隆慶壬申乃五十九歲者●不過約人間五六十壽算○來就達觀參學時●以造讖語●不知有凭絕笑巖二集事實之可考●故背謬如此耳○又據錄中●隆慶壬申●無聞扭查祖恩鼻而悟●悟後立爲印可○查祖恩卽集夢說錄●則此錄乃查氏之家傳手筆矣○又據正訛說云●查氏親述某於某年販馬陝西●抵終南山下●遇一老人●龐眉皓首●問答間頓開心悟○將別●老人手授聽禪師項相拄杖●及語錄數篇●指讖偈示某云○此一日木頭顚倒生●明明讖在居士查姓無疑矣○老僧卽密藏也○如是●則此夢說錄查氏●似乎前所未聞●今始得見○查祖恩必今查丹壑之祖父●祖父家傳手筆●數十年來不聞不見●今反得於密藏之手●是何說耶○大都千妝萬點●要做箇出乎不意●鼓惑愚盲●掩其揑造○不知愈粧愈點●愈見漏逗○且祖受無聞之印●孫受無聞之讖●可謂世襲祖師○如斯讖記●不忝南嶽馬祖之事●不知當何如光揚祖道●方爲合轍○今不過一泯泯流俗之子●則無聞亦安所用此讖耶○查氏僞造法語●虛揑悟門●假粧祖讖●欺世盜名●地獄之罪●無所逃矣○若配讖者●與正訛者●旣無擇法之眼●辨語句之瑕瑜○又無鑑事之明●考讖傳之眞僞○而如夢如醉●受俗漢之欺○認空華爲實●一欲攀爲己有●一欲奪諸他人●僅可供一長笑○第聽祖一案●乃千古法脈所係○是以山僧不敢坐視其盜襲●而爲

之直剖云。

寶華謂煢絕集、刻於弘治元年、無聞參天奇機緣已刻於中。不考爲延安無聞之機緣、夢說錄儵來作光澤無聞之機緣也。又謂考之煢絕集、天奇無此夢說錄之徒。考之笑巖集、笑巖無此夢說錄之師。然則今日爲臨濟正傳、上嗣天奇、下出笑巖、畢竟爲誰耶。又謂夢說錄係查氏僞造、夫僞者對眞而言、今無一字之眞、遽指查氏僞造、查氏未必心服。如上所述諸書、偏不嫌其僞造、概以夢說錄之無聞、爲源流正傳之祖。抑又何耶。

石源雲禪師闢妄說後附較訛二篇。其一曰、雲據偶筆載、明正德間有無聞明聰禪師。姓奚氏、邵武光澤人。（此夢說錄中無聞也）年十九、隨父宦遊、道經眞定、父因盜故、感絕世緣、投三河南巖寶鑑花園、禮曉庵曙公爲師。（夢說錄中無此說、但云生正德九年、三歲喪父、次年母亡、母舅惡其命孤苦、乃送於且隱庵念初禪師出家、此二說不同之一。）曙示以萬法歸一話、令其參究、服勤五載。往伏牛參月天、同衆打火七有省。期畢、與大拙盛庵輩爲友、往峨嵋禮普賢、感異瑞。留二載。一夜、因巖石隕崩、頓起疑情。特造西禪、途逢舊友、同往參秋林。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話。卽力參數載。一日、立廊廡間、聞馬嘶、始得脫然。乃述數偈。其略曰、二十年來錯用工、奔馳南北與西東。忽然觸破娘生鼻、積嶽堆山當下空。呈林、林扯碎擲之。怒目視曰、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竪拳曰、總在者裏、轉身便出。林深喜。尋書臨濟二十四代源流付師。（參大通智勝話、聞馬嘶大悟、皆夢說錄中無聞之事。但夢說錄中敍事與此迥異、此二說不同之二。）明年、返寶鑑、掃曉庵塔。衆爲擁遮。遂開法於寶鑑。次遷開封之松竹。坐三夏。後遷乾明。晚移隨州龍泉。（住隨州龍泉、卽夢說錄中之無聞也。却無許多遷徙。此二說不同之三。）一日、忽遁去。越二年、復歸。（此又夢說錄中無聞之事。）於正德庚午二月初旬入寂。至壬申七月初二、移龕葬

於庵右。壽五十九。夢說錄。無聞全身塔於寺右。壽五十九。與此說同。但彼謂生正德九年甲戌。此謂死正德五年庚午。二說不同之四。南宗敍曰。臨濟之道。二十一傳至天界俊出隆恩悟。悟傳西禪瑞。我和尚派出西禪。秋林入室弟子。此實錄也。夢說錄中。無聞有客聰夜話一篇。自敍臨濟至高峯妙十有八傳。妙出中峯本。本出千巖長。長出萬峯蔚。蔚出海舟慈。慈出寶峯瑄。瑄出天奇瑞。臨濟一脈。不絕如線。至我聰矣。則爲雪巖欽九世孫明矣。此敍爲斷橋倫八世孫。此二說不同之五。校訛曰。按長曆攷天奇瑞入寂五十五年後。無聞聰方出世匡徒。緣天奇聯芳偈載。號無聞聰者三人。西禪瑞下號無聞聽者二人。前鐵山下號無聞聽者一人。遂以明聽作正聽。直改無聞爲絕學。上承天奇爲師。下以笑巖爲子。此訛之所由起也。然西禪下之明聽。係光澤奚氏子。天奇下之正聽。係館陶東倉人。一在福建。一在山東。字與地不同。世代亦不同。正聽下有冒認若干人。具眼者不得其人。自祖燈正宗至嚴統以下。暨諸家源流等。皆以訛傳訛。惟南澗箬庵和尚續燈存稿。知天下後世眼不盡瞎。於明聽示化年號上。刪正德兩字。謬以庚午作壬申。刪正德。正欲以圖蓋其訛也。今寶積錄。硬將入寂年月。一併削去。是何心行。蓋因笑巖寶係正德壬申十二月望日誕生故也。嗟乎。抑知明聽入寂之年。笑巖尚未生哉。如上諸書。有以兩無聞混合爲一無聞。有以三無聞混合爲一無聞。有以四無聞混合爲一無聞。以之上嗣天奇。下出笑巖。是皆訛書。誠非信史。然細考館陶絕學。臨潼無聞。延安無聞。雖皆天奇之嗣。實非笑巖之師。而光澤無聞。的係笑巖之師。確非天奇之嗣。何以明之。按正宗錄載。光澤無聞生正德九年。十七歲剃度。二十受戒。三十三參天奇。服勤五載。始受付囑。當三十八歲。是在嘉靖三十年。天奇示寂在弘治十一年。至嘉靖三十年。計五十有四年。豈已死五十四年之天奇。尙乃付光澤無聞之法乎。則光澤無聞。非天奇之嗣明矣。何謂的係笑巖之師。夫住關子嶺者。光澤無聞也。據笑巖行實自敍。初見關子嶺無聞有省。次依襄陽大

覺。而關嶺無聞嘗有書與大覺。欲覺警策笑巖。又以書寄勉笑巖。二書俱刻夢說錄中。未幾。笑巖再見關嶺無聞。始受記莂。況笑巖集中有舉僧問關嶺無聞佛降誕及本來面目兩則機緣。與夢說錄中所載相同。且著語拈之。代之發明其旨。據此則關嶺無聞。的係笑巖之師明矣。寶華謂關嶺無聞。不但非天奇之嗣。亦非笑巖之師。不無其疑。今雲公又謂關嶺無聞乃係斷橋後裔。其疑愈甚。故述以請問海內高明。按杭州報先寺亦有一無聞。諱道聽。寺中現供有像有牌位。寺前有塔。先年濟下諸師。多至報先掃塔。認爲卽源流中之祖。又雲棲稽古略中亦有一無聞。諱思聽。洎儲公所祖玉泉明聰。與前四人共七無聞。一併述陳於此。乞海內高明細心參考。畢竟誰爲天奇之嗣。笑巖之師。又安陸府有一無聞聰。係元末人。會山縣亦有一無聞聰。係明初人。俱去天奇遠甚。恐其誤認。故表於此。

正名錄十三卷終

正名錄卷第十四

衡陽後學智楷惟直氏述

濟宗世次備考之七

龍池師承疑問

閔晉公居士與師石柱年丈書曰。前承詢洞濟爭辯之故。略言未盡。今再書以詳之。夫宗門之紊亂也久

矣。弟向年客問一篇、曾將流弊、一一指出。中止有天皇天王之爭辯一語、亦未深論。近聞濟宗諸公、將已廢之嚴統、復行刻布。噫。何阿師之好事也。已而平心衡論、雖諸師之好事、亦洞宗有以自取耳。如王安石行青苗手實等新法。一時正人君子、不能虛公和衷、共相商較利害。一味恃氣攻擊、以致激成元祐之禍、此程子所以深惜也。何者、昔崇禎庚午、天界浪師住夢筆。金粟密師受請黃檗、道過浦城。浪師邀請入山、未赴、遂以書遺。有傳聞座下輕以源流拂子濫付匪人等語。當時密師道譽甚盛、浪師何得遽以難入耳之言、劈面輕唾乎。所以密師門人費隱木陳二師、次年有世譜之刻。而浪師亦有喝稟之草。繼而百丈瑞師三判、雲巖元師正譜、黃元公余集生各出書辯。口舌玄黃、二十餘年。孰非浪師一激而成者哉。至順治甲午、嚴統又出。故青原嘯師有熄邪辯、棲霞竺師有救蛾說。以至三宜、百愚、諸師各有辯論、久而不決、遂至諍於公庭、而廢其板。今又二十餘年。費隱已逝。後有賢者、似亦可以已矣。可已而不已、非好事而何。且弟觀其家可已而已者頗多。如寶華朝師之指迷、自白三峯漢師之五宗救。當日父子兄弟橫戈亞戟。今後人俱將原本汰削大半。費隱女子入定等頌、其語錄俱自刪落。何故於嚴統一書、嘵嘵不少休耶。豈在自家者可已。在人者必不可已耶。卽不可已、不過移雲門法眼二宗、歸於南嶽、謗顯聖壽昌二枝、爲未詳法嗣耳。但弟平心衡論、今日之濟宗、已詳法嗣、昔日之濟宗、亦可謂之未詳法嗣也。何以言之、如興化存奬之嗣臨濟、今諸師少祖也。臨濟存日、卻未付興化。取興化拈香全語推之、有無自見。拈香語曰、此一炷香奉爲三聖師兄。三聖爲我太孤。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大賒。我在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泊乎誤卻我平生。我於大覺處、喫棒見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的道理。此一炷香供養臨濟先

師。此興化拈香之全語也。後諸錄則改云，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中間略去便合承嗣一段。此作者回互妙法，以後人眼睛可瞞也。嗟乎。瞞人即瞞己。瞞己即瞞從上佛祖矣。要作佛祖兒孫，豈可自瞞以瞞人。人亦誰肯受其瞞哉。據便合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太賒，我在三聖處會得賓主句。若不遇大覺師兄，洎乎誤卻我平生。則興化徹於大覺棒下可知矣。又云，我在三聖處會得賓主句。則其在臨濟處，遠之又遠可知矣。末後直云，此一炷香供養臨濟先師，是孤既不可，賒又不願。祇於此棒見彼棒的道理，遂合承嗣。有過乎無過乎，可一言而決。何從前辯論者，第知就事論事，不知根究到此。豈以興化而遂不敢落筆乎。見義不爲無勇甚矣。或以興化侍臨濟巾缾機緣數則現在，故不妨如此拈出。何以在密師侍寮如古雪師維那如元白師，與興化同一模子。諸師反一筆抹殺者何也。弟曾見莽丘黃介子作密師塔銘內云，已付法者五峯學等一十二人，印可未付法者元白可等一十二人。今密師門人一手握定，除伊等一十二人外盡行抹殺。彼豈不知眞人難得，叢林中培養一二十年，猶不見有一箇半箇。乃肯峻拒，若是其心苗隱隱，無非要其人承嗣於己耳。如翠巖玉淚已受古師之付，拈香上堂，刻有語錄矣。木師攘而付之。如黃龍冰鑑拈香三峯及往掃塔，諸門人不納，必逼向玄牧處受拂，始無議論。使大覺同此心行，待興化拈香乃云，還我臨濟先師拂子來。若云我於師處喫棒，見得先師喫棒的道理，豈不令人一笑噴飯乎。由此言之，此棒見得彼棒的道理，便合承嗣語。風雪師覩古雲門三字而悟，何獨不許拈雲門香乎。不特此也，笑巖門下聯芳偈六人，幻師不在其列，笑巖語錄亦無幻師機緣。今日子孫繩繩，自命正傳。設有向此處下一椎者，不妨借抹人之筆以相抹乎。總

之。湏師濫付匪人之書出之太蚤。若到二十年後。試問密師門人所付。曾免得此圈圚否。或謂濟宗如是。洞宗遂無以上諸病乎。余應之曰。洞宗此病。正自不少。今因濟宗諸師多事。好於詰人。故針砭之。若人而興化。拂子是甚廁籌。能爲重幾何哉。倘諸師肯自虛心。熟讀我客問一篇。宗門庶乎有救。不然任他名滿天下。尊推大老。語錄攢花簇錦。汗牛充棟。但向道冶庵者裏。未許你蹉跳在。署中無事。草書呈教。彼輩見之。必云此爲洞宗樹幟者耳。自有一番扭捏。藏頭露尾。指東畫西。出語抵搪。弟不管樹幟不樹幟。惟要他將臨濟於興化。有拂子無拂子一語。便見瓦解冰消矣。先聖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拽好事阿師鼻頭。且三復之。

山足斧禪師南嶽單傳表後敍辯曰。歐陽公曰。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余讀月函潛公南嶽單傳表敍曰。我臨濟氏承南嶽之明命。兼統五宗。於諸宗獨尊。此事不信言不文。不獨不能表見於後世。且徒增是非於今日也。達磨大師傳佛心印。至曹溪派而爲二。一青原。二南嶽。青原出雲門。法眼。曹洞。三宗。南嶽出潙仰。臨濟。二宗。此二派五宗。大振南天。何得黜四宗。而獨尊臨濟。且臨濟去南嶽五代。得黃檗禪板。不傳有三。又奚從而得明命者歟。所謂事不信言不文。不得不深爲之辯也。三不傳者。唐懿宗咸通八年。臨濟示寂。興化卽爲三聖首座。尙未發悟。爲大覺監院。始徹。至後唐莊宗時。乃拈其香曰。三聖太孤。大覺太賖。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夫不如二字。當源流可乎。此臨濟不傳者一也。月云。臨濟到風穴卽止。念法華是仰山再來。此臨濟統潙仰宗。余曰。再生父母。豈可統乎。此臨濟不傳者二也。幻有禪師遙嗣笑巖。而笑巖南北二集。並無幻有二字。此臨濟不傳者三也。有此三端。反統他宗以自尊者。是遙嗣之不善耳。月云。睦

州爲黃檗首座、臨濟雲門皆發悟於睦州、兩人同步、此臨濟統雲門宗。余曰、旣是同步、臨濟能統雲門、而雲門獨不可統臨濟乎。況雲門法眼、皆靑原下大振雪峯玄沙之道者。執月公之見比類發明、則雲門可統臨濟、而法眼亦可統臨濟矣。月云、汾陽唯喜曹洞、浮山契機大陽、此臨濟統曹洞宗。余曰、兩人爲濟下客、而歸信曹洞、則曹洞統臨濟矣。而欲執此以統能統者、得非顚倒紊亂乎。夫初祖西來、破我見之固、唱敎外之傳、此正灑時雨以救枯槁、吹涼颸以解炎熱。五燈幷照、萬國同春。如臨濟三玄、洞山五位、法眼六相、雲門一字關、潙仰九十六種圓相。雖門庭有殊、其指歸不二、謂五宗爲一花所統、則可。謂四宗爲臨濟所統、則不可。而云於諸宗獨尊。非事不信言不文、徒增是非於今日也耶。此皆不參活句、唯執我見之病。月公明人也。如參活句、則古今一世、塵刹一界。黜四宗以尊臨濟、何如尊四宗以尊臨濟之爲愈乎。月公以爲然否。又曰、笑巖寶所付六人聯芳敍、不肖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又門人三際通敍師北集云、師得絕學老人不傳之旨、望臨濟二十六代之祖、而弗專臨濟之稱、唯曰曹溪正脈。但所付靈谷芝、高庵傑、正宗悟、天常經、三際通、素庵志六人無傳。禹門遙嗣得剃度之子曰天童悟。悟稱曹溪三十三世。依此、望臨濟二十八代之祖無議矣。

傑宗元禪師有偈數首。其略曰、偏廢偏詘說正傳、三千里外問機緣。買他一頂蕭山笠、蓋覆髑髏不見天。又曰、笑巖六首聯芳偈、南北集中千古傳、若問龍池第幾位、倂無名字及機緣。

鏡愚慧禪師據實錄。其略曰、嚴統謂遙嗣無面稟、遠契非當機、意難並列。試問容公、誰非面稟當機者。設有而不許入、則請遠刪興化、近削龍池、勘定本支方名嚴統。

按笑巖聯芳六偈，僅付六人，六人之外不聞也。忞公禪燈世譜，於六人之外，增收幻有幻也二人。聶公續指月錄，又增收幻有幻也憨山三人。俱不知何所據而然也。然則幻也昔蒙忞公收入世譜，近又出摘亂說以摘之。憨山初蒙聶公收入續錄，近又劃而去之。竊思三公同一模子。幻也可摘，憨山可劃，幻有豈有獨存之理。此所以來諸山之議論也宜矣。今幻有後裔安其議，任其論，不見有出一言以加辯者。不審是拈香遙嗣理難加辯耶。爲復是不采無窮耶。不無其疑。故述以請問海內高明。

阿難尊者投佛出家，與迦葉尊者兄弟也。佛敕附貳傳化。故阿難嗣法，不之佛而之迦葉。蓋遵佛敕也。亦重其法也。石頭投六祖出家，與青原兄弟也。祖命尋思去。故石頭嗣法，不之祖而之青原。蓋遵祖命也。亦重其法也。臨濟雖無敕命而興化能追阿難石頭之風，瓣香爲大覺拈出，豈不名正言順。不之大覺而之臨濟。豈非私啓法門亂階。於是效顰如雪巖，明聰，幻有，古雪輩相繼而出。沿襲成風。是等攀高之志太過，重法之心不及也。閔公論天童門人一手握定云者，似是實非。何也。若不握定，則濫觴之風何所砥止。然則但握定於今人而不握定於古人。握定於他人而不握定於本宗。猶之乎不握定也。或曰，興化之遙嗣臨濟，雪巖之遙嗣無準，明聰之遙嗣天奇，且置勿論。如幻有之嗣笑巖，有契悟機緣，笑巖付有斗笠，可謂授受有據。何謂拈香遙嗣耶。曰，幻有雖有機緣，載幻有錄中，笑巖錄中絕無一字可據。如古雪輩十餘人於天童誰無一兩則契悟機緣。彼十二人一手握定，不容一人插足籌室，雖木陳忞公間嘗代付古雪，而費隱容公責以代父生子，輒驅而去之，則法門公論未嘗泯也。彼曇芝等不幸早死，藉使俱在，又豈容門外之遊人作入室之眞子乎。又聯芳六偈，與一斗笠，若爲親疏。況笑巖錄中絕無付斗笠之說。曇芝等亦無代付之舉。而幻有嗣笑巖，

終難免諸山之議論。所以容公嚴統曰。統屬道脈攸關。豈容纖毫假借。自非考訂精嚴。將使狐蹤彌布。唯是當機契證。親承記莂。方譜傳燈。此道統濫觴。不可不防。故容公曰。汰虛承。存實繼。凛乎若峻夷夏之防者。此之謂也。凡操觚家不可不師之。愼之斟之酌之。昔古塔主拈香雲門。舊錄收入雲門法嗣之末。迄今五百餘年矣。今霽崙作全書。列於未詳。論道統不可道不嚴也。於法門不可道不公也。原其意。亦救弊匡時而發也。法門際此駁雜之秋。若不秉公持正。存實汰虛。則道統之濫。何以砥止。邇來有法璽一枝盛於江西。謂來自笑巖。所以別機清公出驅僞論以驅之。吹萬一枝盛於四川。謂源出大慧省巖□公出書以闢之。又有收達觀可嗣無聞聰。容公出閑先錄以閑之。是皆出乎秉公持正。存實汰虛之心之所發也。然達觀吹萬法璽。且置勿論。而幻有之嗣笑巖。法門公論。終難自免。所以慧公曰。遙嗣無面命。遠契非當機。意難並列。則請遠刪興化。近削龍池。勘定本支。方名嚴統。妙乎。容公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嚴外不嚴內。猶之乎不嚴也。可謂至言也。可見天下之公論。必不能無也。今爲霽崙計。當預與興化雪巖明聰幻有四公留一退步地可也。不然。異日有如霽崙者起。修明僧史。遵霽崙之條例。列四公於未詳。未嘗不可。何也。蓋道統不可不嚴也。虛承不可不汰也。不然。則狐蹤彌布。自不能免也。

剪蔓說

往讀顯正說。見天笠珍濟水洸二禪師。辯從上源流。良屬苦心。第釋聯芳偈及敍。則與笑巖意相左。辛酉春。余以書及備考寄覽。珍公隨卽批答。復出普說稿寄白巖老人。老人卽其普說。逐段批之。後獲普說刻本。不惟議論匪公。而又虛妄過甚。然在明眼。諒不爲其所惑。第初機晚進。不免受其鼓惑。以致害是亂眞。不分曲

直。故余不得不辯之也。其論議諱再參諸公案、老人既有批語刻行、茲不贅。但即其虛妄處、略摘數則、質諸高明、孰是孰非、聽其公論。

古今聖賢立言行事、誠篤不妄。以不妄故、則其言堪爲百世師、而其行堪爲天下法。若夫言乃害理、行乃悖倫、此直名敎中德之賊也。非所謂聖賢也。吾宗自拈花一脈、傳至曹溪、析爲二支、二支倫序、古有定典。故師資契悟機緣、前青原後南嶽者、定自六祖壇經、非外錄也。祖殿配享位次、左青原右南嶽者、定自歷朝敕建、非一日也。曹溪有唐誌、宋誌、通誌、首青原次南嶽者、定自前賢大筆、非野史也。傳燈錄、正宗記、兄青原弟南嶽者、定自名宿親手、非妄作也。正珍公所謂宋景德年間道原統集從上佛祖、以及五宗諸禪師世系相承、機緣出處、法語偈頌、彙成一書、謂之景德傳燈錄。然青原南嶽世系相承、機緣出處、先後位次、莫不昭著於傳燈、又何責燈統之不合乎。且又謬引神秀盧能首座行者、以比譬青原南嶽首座侍者之優劣。噫。珍公失言甚矣。夫六祖參五祖時、雖爲行者、其悟處深得其髓、故五祖直以衣鉢付之、定爲六祖。而神秀雖爲首座、當其呈偈之日、盧行者謂其爲門外漢、五祖所以不爲印可、以悟處有深淺故也。至若青原參六祖、以聖諦不爲一語、深器、有若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遂令首衆、旋命分化。故名其山曰七祖山、名其塔曰七祖塔。豈以得髓之七祖、可同門外漢類而語之耶。神秀雖首衆黃梅、實未穩當、所以有南頓北漸之分。珍公不分頓漸淺深、引譬致辯、其謬可勝言哉。且燈統紀青原南嶽先後者、一以二老參祖機緣、契悟受囑、有先有後。一遵六祖壇經、祖殿位次、及通誌傳燈諸書、非無據而私臆者也。夫傳燈爲宗門首創之書、經聖主賢臣較賜入藏、爲萬世不易之典。嗣後雖廣續聯普、相繼而出。其條分派列、皆遵傳燈、未有僭逾私尊之病。余考虎

丘隆生長、出家、參訪、契悟、受囑、開法、示寂、皆在妙喜杲之前。大川爲妙喜四世孫、所以擅改從上五燈爲會元、列南嶽於青原之前者、以私尊己祖爲妙喜於虎丘前之張本。誠爲開後人僭逾私尊亂階之漸。天童悟生長、出家、參訪、契悟、受囑、開法、示寂、皆在磐山修之前。故龍池碑、及續略、纘續、所列二老炳若星日。存稿一旦列磐山於天童之前者、誠僭逾私尊亂階之終也。此皆紊倫悖理、在名教有所不容。於法門可容乎。珍公引會元立論、以責燈統。無乃黨存稿紊倫悖理之書、反謂白巖違佛旨、敗名教、妄引平侍者以責其過、飾其非。此在珍公可謂用心極矣。殊不知違佛旨、敗名教、適足以自首其罪也。公旣歷引傳燈正宗致辯、豈有不知二書列青原南嶽之先後耶。二書有合其偏私者、歷引以濟其臆說。有敍其倫理者便諱而置之。且又痛抑燈統、私黨存稿。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

傳燈錄正宗記、皆列興化於三聖大覺之後。正珍公所謂宋仁廟時、名宿所集之書也。其紀從上世系、相承機緣、一出一處、載在龍藏、炳如日星。燈統列興化於三聖大覺後者、蓋依傳燈正宗二書也。至謂透脫重關實得三聖大覺力出世、香拈臨濟、未必卽無內作者。蓋借爲今時趨炎棄涼者針砭之。不見幻也認笑巖爲師者、所以摘亂說出矣。法璽認笑巖爲祖者、所以驅僞論行矣。然此輩妄認人爲祖父、其驅之摘之宜矣。不可謂非匡時救弊之言也。然余更有說焉。夫曇芝輩六人爲旁出者、尙有機緣法偈載之本師集中。彼稱爲正傳者、而本師集中、何絕無一機緣法偈之載耶。且又駕尊於曇芝輩六人之上。殊乖倫理。今人於己所出之祖父、則尊之飾之。於人所出之祖父、則驅之摘之。其嚴於外、不嚴於內。責於人、不責於己。猶之夫不嚴也、不責也。今珍公憤憤然痛抑燈統、且謂爲不識向上行履。此珍公端的不在救一興化、而發蓋借興化鼻孔

出氣，救彼傳曹溪正脈者而發也。於是廣引興化機語，謂氣字如王，非得力於三聖大覺。殊不知古之學者，雖未透脫重關，而機下峻利，不可觸犯者，不可枚舉。如大慧未見圓悟時，往往與人醻酢與奪，非不可觀。及見圓悟，始得前後際斷。其在虎丘閱華嚴，打失布袋，尙在見圓悟之後。古人胸中有一分眞疑去不盡，終不自欺。必到大休歇處，始爲參學事畢。珍公謂興化久爲臨濟侍者，洛浦參濟時，卽在旁醻酢，與奪可觀。然興化與奪雖可觀，及乎被臨濟再勘，便死於棒下，去不得，抑又何耶。又引興化訪雲居一問，居二十年纔答得箇。何必以形容雲居機鈍，興化機利。此又珍公之不究興化訪雲居在何時也。當雲居初住靜三峯庵時，感天人送供，自以爲得。及被洞山呵責點破，後天人送供且無門。而興化訪雲居，係初住三峯時。雲居雖機語遲鈍，終無鹵莽之失。珍公引以抑揚，逐塊之甚。然以此鄙洞宗，則隱峯五洩，俱死機於石頭，得不又當鄙濟宗乎。又引興化在三聖首衆，嘗云，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珍公便謂氣字如王。殊不知後生輩開大口說大話，往往有之。如天平在西院時，嘗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其氣字爲何如。及乎被西院連下兩錯，便見脚出。興化雖在三聖處，開大口說大話。卻被三聖輕輕活埋在萬丈深坑，猶自不知。說甚氣字如王。及見大覺，你一喝，我一棒，你再喝，我再棒，彼此便休去。則臨濟一宗，掃土盡矣。如鹿門與楚闍黎相見，彼此不知。有你坐我立，我坐你立。或時卽賓而主，或時卽主而賓，或是賓主互換。乃死死抱定一喝，以爲賓主句，所以被廓侍者點罰。興化如不得大覺法堂前再勘焉，有今日之兒孫。所以後來打同參機用，手眼與未見大覺三聖之前，天地懸殊。謂興化不得三聖大覺力，可乎。珍公又謂興化要與天下作箇榜樣。怪道後人有妄認笑巖爲祖，稱臨濟正宗者，有自謂得曹溪正脈者，豈不皆興化之榜

樣也。爲珍公計，莫若於文苑英華中，表出八百年前，興化塔碑。謂臨濟在時，晩年居興化寺東堂，命奬公主席以見其面稟親承，非拈香遙嗣，豈不更爲得也。至謂臨濟得悟於大愚，不合嗣黃檗。雲門得悟於睦州，不合嗣雪峯。乃至投子得悟於浮山，更不合嗣大陽。珍公特借臨濟雲門開端，以表出投子。一以推尊興化，一以鄙美洞濟。似則似，其如失實何。臨濟雖得悟於大愚，而大愚有命曰，汝師黃檗，非關我事。及回檗處攔腮還掌，一與一奪，實可觀光。及乎被檗曰，行者引者風顚漢參堂去。到者裏尤不知檗用處，故有半夏上黃檗，及行數里有疑。乃曰，此事不得艸艸，再上黃檗，始有禪板付囑之說。則臨濟透脫末後重關，實得黃檗力也。雲門雖得悟於睦州，亦稟州命，指參雪峯。及參峯時，日臻玄奧。觀其日臻玄奧，則雲門透脫末後重關，實得雪峯力也。投子雖得悟於浮山，然亦稟山命曰，代吾續其宗風，使浮山如黃龍，棄寶峯而就石霜。則投子又爲大陽孫矣。是以浮山以不昧見葉縣之初心，故以身嗣之。以不忘受大陽十載法乳深恩，及躬稟遺命，故命投子代續。乃若興化嗣臨濟，未審稟命何人。珍公反責燈統蝮螫用心，恨不能置興化於大覺下。果使置化於覺下，實法門千古慶幸。所以近代如黃檗奇之承嗣福嚴容，誰敢異議。他如翠巖喆能下一輩，或承嗣寶華忍，或承嗣天界盛，豈不名正言順，嗣續尤得綿遠。而瓣香乃要與天童悟拈出，雖不忘久侍之恩，其奈巫山不肯點頭何。致有自家已開法之嗣子，復流而爲他家之末裔，爲諸方所惜。此又一天下後世榜樣也。又如天井新黃山據翬，非未嘗不久侍天童。至今秦不收，漢不管，隱隱然徒有半恩半恨，悔之不及。此亦天下後世榜樣也。古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況興化深得大覺之力，列爲覺嗣，於理未嘗不可。抑可以爲天下後世冒續者作一龜鑑。燈統謂興化透脫末後重關，實得大覺力。而香拈臨濟，未必內無所怍。此實據理而論，

非矯强也。珍公乃痛抑太甚。且多方引譬曲護門庭。乘其鋒以刺洞宗。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

笑巖寶禪師所付法嗣僅六人。著有聯芳偈六首。又自敘之具載本集。其首付曇芝一偈。及自敘。誠恐後人昧其來源。故於從上世次特爲詳示。余世次備考中又特爲表出。今珍公云。聯芳偈。汝世次中謂續略所無。乃存稿揑出。山僧教汝熟讀笑巖南北集。汝知罪不可逭。反以聯芳敍塞責。余備考中何紙何行曾有此語。珍公所以添出續略所無。乃存稿揑出之語。不過以之激怒同宗。罪余爲妄。殊不知自妄也倍甚。備考以萬峯。普慈。明瑄。天奇祖孫四代。授受法偈。及天奇塔銘。無聞客牕夜話。笑巖聯芳敍。曇芝偈。廣通序。連絡述來。一一伸明。何單謂只以聯芳敍塞責耶。雖余前書中單舉聯芳敍而論。然亦引天童語廣通序伸明笑巖之意。珍公非不知也。珍公胸臆中唯生滅是懷。人我是競。只要曲護師說。不肯折衷於人。乃又肆出普說。力爭强辯。此等迷中倍人。元不屑與辯。第後賢不知曲直。心志未免惑亂。故不得不辯明耳。古云。一處眞則一切處皆眞。一處不是則一切處皆不是。余備考歷述十種祖訓。所敍濟宗世次無往不合。珍公但舉聯芳偈及敍二種曲辯於前。復引先南澗語證之。謂玩承繼二字。便見夫世出世間。辯訛釋誤。看在何時。曾因何事。豈可承其謬言而移害正理。先南澗見明末淸初以來。本宗本支。紛紛然辯論海舟一案。皆以續高峯七世之句消不去。故指天奇爲上承迦葉六十三世之元祖。無聞爲下繼曹溪三十一葉之眞孫。意謂寶藏東明兩代的在源流內。海舟普慈出東明下。以合續高峯七世之句。此蓋當時未見翼善碑。實不知東明下自有嫡嗣海舟永慈。屬高峯七世孫也。今翼善碑出。顯見二海舟各有師承。授受法偈。世次之別。而向之强以海舟普慈出東明下。以合續高峯七世。及元祖眞孫之釋。豈不皆謬釋矣。珍公今見翼善碑。不辯淸普慈永慈兩

家世次，以班正無聞笑巖典型，免致流爲邪說僞書。釐正普慈明瑄嫡祖，免致黜爲烏有先生。而乃反執謬釋，害是亂眞，謂元祖確指天奇眞孫確指無聞從上亦確指無聞，今將乃笑巖自謂。謂將從上無聞之法，付與曇芝。嗟嗟。如此迷中倍迷夢中作夢之夫。雖佛出世亦無如之奈何。然聯芳敍有上承下繼字眼，聯芳偈有今將從上字眼。故得父子兄弟胡穿亂鑿，以濟其謬說。若則萬峯付普慈偈，普慈付明瑄偈，明瑄付天奇偈，與夫東明付永慈偈，永慈付智瑄偈，又如何解說。天奇塔銘載法嗣爲高峯第八代孫，又如何解說，無聞客牕夜話，敍從上世次自高峯，中峯，千巖，萬峯，普慈，明瑄，天奇，一脈敍來，又如何解說。廣通序，直稱臨濟爲笑巖二十六代之祖，又如何解說。此數種祖訓，旣謬釋不來，則今將從上，元祖，眞孫，又如何謬釋得去。更可笑者，余備考引天童語伸明聯芳敍意，且又明明指出係復劉道貞之書，載原刻闢妄七書中。是書係平陽忞公掌記室時，親手記錄，親筆作序。出在崇禎六年，流通徧海內。迄今五十餘年，有目者莫不皆覩。珍公指余揑出天童密伯祖，謂從迦葉歷我笑祖爲六十三世，是誤。嗟乎。余不知珍公果無目不覩耶。抑故意誣余妄揑耶。若果額堂無目，當謙卑下氣，求彼三尺童子，指點一指點看。豈可遽出謬說。若覩而故意誣人爲妄揑。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

濟宗二海舟，一諱普慈，一諱永慈，二公之嗣，一曰寶峯明瑄，一曰玉峯智瑄，今人易玉爲寶，謂智瑄亦號寶峯，甚至以明瑄智瑄，混爲一寶峯瑄，自此嫡庶莫分，涇渭莫辨，故余備考中詳述二公事蹟，先後各別，免致埋沒一代嫡祖，有功濟宗非小。且余明言永慈法嗣一百有四人，智忍居首。石碑內稱首嗣門人寶峯者，乃智忍。智忍諱也。寶峯，其智忍之號也。石碑石坊木扁但曰寶峯，並無瑄字。珍公妄增一瑄字。乃云據汝備考

謂永慈石碑內，原有首嗣門人寶峯瑄。呵呵。珍公畢竟離不得一瑄字。苟離之，便謬說不來。公既認永慈下智瑄爲祖。何不辨清存稿不合以明瑄列永慈下。又何不辨清正宗，不合以明瑄智瑄並列永慈下。更不合以天奇列智瑄下。而乃妄增一瑄字誇張曰，我東山二世諱號明驗吁。臨濟正傳，萬峯，普慈，明瑄，天奇，爲公自出一脈嫡祖。吾備考，詳述本末，不啻揭杲日於中天。彼窺鞭影者，早已追風千里。公猶吠守枯椿，不亦陋乎。按石碑載，永慈爲開山第一世，智清爲第二世，智瑄縱有住持，當在智清之後。況行實碑，翁付碑，重修翼善碑，正公所謂高登江浙者，並無載及智瑄爲東山二世也。今指智瑄爲二世，以何憑據。若據石碑，無此二世之智瑄。若據僞塔，則又鐫智瑄爲翼善第一代，非二世也。若據房僧破簏中檢出二百餘年前之敗紙，此不過當年付智瑄之揭稿耳，亦無所謂東山二世也。嗟乎。本宗碑記，絕無所載之住持，便妄揑出東山二世之智瑄以修飾之。他家塔記鑿鑿可據之年代，便妄揑出紹熙年間之雪巖以塗訛之。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

無聞一案，諸書紀載不一。故余備考，述呈兩宗明眼，共爲考正，復以書寄珍公。珍公隨卽答書，且責余打諢其說。不得不再以書復之，乃逐一點出曰，紮絕集，夢說錄，笑巖集，皆公祖宗之書也。東明祖燈錄，係公叔父之書也。五宗救，係公堂兄之書也。闢妄救，係公伯祖之書也。迅雷集，係公伯父之書也。續燈存稿，正宗語錄，係公父兄之書也。請將諸書對較，以爲何如。謂余打諢可乎。他人之書且置，卽據公父兄之書論之。存稿首紀隨州關子嶺無聞絕學正聰。此一號一諱，以光澤無聞明聰，別號絕學者，與館陶絕學正聰者，合紀爲一人。次紀邵武奚氏子，乃至聞馬嘶大悟。此一段係光澤無聞生緣出處悟由事蹟，備載夢說錄中。其參天奇

機緣，法偈，明知屬延安無聞之事，與光澤無聞全沒交涉，故暗自刪去。此存稿早自見其疑矣。不待余疑之於今日也。次紀上堂舉雲門對一說，此係際公所述無根之談。次紀僧問本來面目，及佛降誕兩則機緣，係光澤無聞之事。一載之夢說錄，一載之笑巖集。末紀笑巖來參受光澤無聞記莂。此存稿所紀以光澤無聞爲祖，下出笑巖。再請觀正宗語錄，雖認光澤無聞爲祖，敢問光澤無聞上嗣何人。正宗明載光澤無聞得法之年，去天奇示寂之日，計五十餘年。不審面稟親承耶。遙嗣冒續耶。謂祖祖相傳，以至於今，並無代續遙嗣之說，可乎。珍公不細心考究，乃肆出普說。復仲救云，我南嶽三十一葉無聞聽祖，參天奇機緣，至心物俱忘時，如何聽云華山高突太行峨。又笑巖寶祖再參聽祖，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寶云一火焚之。後磬山師翁命先師輩作曹溪下三十四世源流頌序，有金陵城畔，釣得錦鱗。關子嶺頭，撥開紅燄。隻履踢翻，親薦大機之用。驢鳴驚起，洞明大用之機。自南嶽至我師翁三十四世，祖祖授受，遞代皆有機緣，明如指掌。任爾徧搜諸無聞機緣法語，抖亂焉能混我關嶺無聞聽祖之機緣出處。呵呵。珍公可謂狡猾，自謂能暗混二無聞爲一無聞，以爲己祖，面稟親承之慶。殊不知正公所謂行愈急而迹愈多矣。據公所引住關子嶺，屬笑巖所參問，巖本來父母者，豈非光澤無聞乎。而參天奇機緣心物俱忘，豈非延安無聞之機緣乎。盜延安無聞機緣，栽爲光澤無聞事。混二無聞爲一無聞，以爲上嗣天奇下出笑巖之祖。復引先南澗序，以文其遙嗣冒續之弊。將謂瞞卻天下人，不知反貽笑天下人也。殊不知延安無聞此則機緣，載天奇縶絕集中，刻在弘治元年。至天啓六年老天童住金粟時，重梓流通徧天下，萬目共覩。盜爲光澤無聞機緣可乎。珍公驀地盜來箇，我南嶽三十一葉無聞聽祖參天奇，不妨令人疑著，不知是何處之無聞。爲復是蹈潼無

聞耶。延安無聞耶。光澤無聞耶。抑亦報先無聞耶。適以證龜成鼈，卻又自露出箇眞贓來。乃云任爾徧搽諸無聞，焉能混我關嶺無聞聰。咦。元來參天奇者，乃延安無聞也。住關嶺者，乃光澤無聞也。呵呵。看你者癡蠢漢，何能作善竊耶。按正宗語錄，明載天奇弘治間示寂，明載關嶺無聞正德九年生，十七剃度，二十受戒，三十三參天奇，服勤五載，始受付囑，當三十八歲，是在嘉靖三十年也。敢問珍公弘治間至嘉靖三十年，已歷五十餘年矣。以已死五十餘年之天奇付關嶺無聞之法，且道是面稟親承耶。遙嗣冒續耶。自知上下曠遠莫接，乃暗偸六十四年前，延安無聞之機緣，妄栽爲六十四年後關嶺無聞之事，謂之祖祖授受，代有機緣，明如指掌，此眞明如指掌也。既稱祖師後裔，自有一言半句，流通古今，此公語也。又何必偸延安無聞機緣，栽爲關嶺無聞事耶。偸他人之機緣，爲已祖之事實，是猶偸張三烏紗，戴李四頭上。正公所謂打諢其說。而反誇張，謂我祖機緣，從胸襟中流出，蓋天蓋地，貫古貫今，得不絕倒天下耶。於本宗本祖，明知存稿正宗諸書有訛，便文飾之。曰吾宗不必藉人筆墨，世次灼然。見洞宗諸祖代有碑銘高豎，祖庭世次昭著，皆名公鉅卿所撰。便痛抑之曰，文人筆墨，何足爲憑。豈善知識之設心，當如此耶。

據實說

夫古今大小之事，莫不有名有實。愚者，執名昧實。唯智者，能推實以攟名。發而爲論，是爲公論也。木陳忞公唯知浮山爲南嶽後裔，投子從浮山口生。遂謂南嶽眞血裔，大造於洞宗。此蓋泥於名而昧於實也。不見大慧宗門武庫云，瑯琊廣照公安圓鑑居衆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明安嘗曰，興洞上一宗，非遠卽覺也。又不見黃山谷新豐吟後跋，謂浮山受大陽十載深恩乎。古人參師，必期登堂入奧而後已。浮山，先受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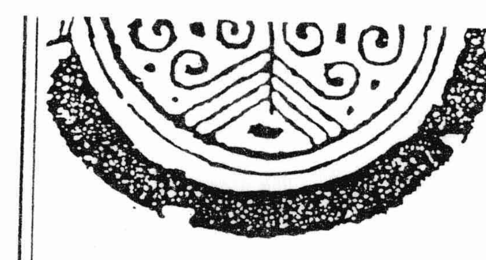
縣印可。次依汾陽、稟命探大陽宗旨。因之深相契合、依止十年。不但登堂入奧、且又發明宗旨。比在葉縣汾陽處所得深淺可知矣。葉縣法嗣雖有六七人、皆先浮山化去。浮山以葉縣無人、故以身嗣之、不忘其初心也。命投子代己嗣大陽、用醻十載法乳之恩也。按悉公敦本錄所述、浮山遠過大陽、與玄語甚相契、玄以皮履直裰示之。遠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玄遂付遠。且授偈曰、楊廣山前艸、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後遠得投子青時、出洞上宗旨示之。青悉妙契、遠遂付以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據如此說、浮山與大陽語甚相契、甚相契非登堂入奧而何。浮山不以濟上宗旨示投子、唯以洞上宗旨示之、悉皆妙契。觀此、不惟投子爲青原眞血裔、則浮山亦實青原眞血裔也。投子雖未識面大陽、實面稟親承於浮山、浮山面稟親承於大陽、授受源淸、非拈香遙嗣者比。使浮山如黃龍棄寶峯而嗣石霜、則投子又大陽之法孫矣。且浮山付投子、不曰吾代洞上續其宗風、而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則知投子嗣大陽、猶浮山嗣大陽。浮山非受大陽十載法乳深恩、豈肯以己嗣嗣大陽乎。既以己嗣代己嗣大陽、用醻十載深恩、理也。謂之南嶽血裔、大造洞宗、豈非執名而昧實乎。以致湘翁和尚云、白巖恥邪解馬足幻成四宗之訛、遂刪削識記、謂聖師傳道不傳識。木和尚憤氣、竟遷怒於大陽投子。夫與洞上宗旨、大陽親付浮山衣偈、親許接人代續、實與從上師資授受之義同。木和尚憤氣、竟市恩於壽昌雲門、市恩責望、謂之肖小。豈浮山當日所用心哉。投子稟大陽記莂、道行貫乾坤、法蔭塡海宇。子孫蕃衍、以至於今。木和尚又憤氣、竟舉韓厥立趙武故事、妄祭告我投子青祖、念念要塗沒洞上世系、句句要塗沒洞上兒孫。噫嘻。木和尚膺世祖睿眷、自喜風雲際會、喜譚忠孝、喜譚仁義、喜讀仲尼春秋。獨不思忠孝無惡行、仁義無惡心、春秋闡

察著。無惡怨於他家祖宗。木和尚因白巖兩伸謙牧之辭。憤氣吐其宿習所欲爲。而竟不自知開眼著賊也。天地何以覆載。日月何以照臨。彼狡童亡命更取敦本錄中實言雲門壽昌與夫童磬山唱道吳越上符達磨正等云云。盡力翻改。所謂讒人太甚。投之天地日月眼見是糾是殛。噫嘻。可徵鑑也。嗟乎。今人只知浮山命投子代續洞宗。不知浮山受大陽十載法乳深恩。動輒引資辯端。眞可謂執名昧實之愚夫耳。附假亭挺禪師曹洞源流攷曰。大陽玄禪師法嗣二十五人。浮山遠禪師實當其一。後以投子青禪師屬以自代者也。浮山參葉縣省汾陽昭。並蒙記莂。又參大陽玄。契合。大陽以頂相衣履付之。幷授以偈。偈曰。楊廣山前艸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拜受。在宋眞宗天禧之間。大陽纔七十餘。法嗣二十五人。林林鼎立。僧寶傳謬云。年八十餘。歎無可以繼其法者。因以皮履直裰寄遠公。謬矣謬矣。其曰。憑君待價者。實指遠公。以遠公先受葉縣汾陽之囑。故稱異苗。幷謂之曰。潛衆十年。即密固靈根之意。當時法門大公。浮山遠天衣懷幷承葉縣印可。而天衣更嗣雪竇。故頂相衣履。浮山受之。非過也。浮山隱居會聖巖。著九帶一篇。發明洞宗兼帶之旨。以報大陽。蓋洞宗貴在回互。雲巖所稱挾帶挾路者。乃是矣。一佛正法眼帶。謂如來正法眼藏付大迦葉。是兼帶意。二佛法藏帶。謂阿難結集法藏。是兼帶意。三理貫帶。四事貫帶。謂石頭參同契云。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是兼帶意。五理事縱橫帶。謂洞山綱要偈云。理事俱不涉。回照絕幽微。是兼帶意。六屈曲垂帶。七妙叶兼帶。謂雲巖寶鏡三昧云。正中妙叶。鼓唱雙舉。曲垂方便。爲法檀度。是兼帶意。八金針雙鎖帶。謂洞山綱要偈云。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是兼帶意。九平懷常實帶。謂大陽三句。平常無生句。亦名平懷。常實句是兼帶意。即山堂淳以平懷常實表洞山語要者。亦本此矣。大陽旨訣。先後畢備。復於會聖巖中。

感青鷹之夢、得投子青。出宗旨示之、投子默契。於時天衣既歸雲門、而葉縣省單弱、止浮山尚在、不得不歸葉縣。故以大陽項相衣履、轉授投子。謂之曰、代吾續大陽宗風。未嘗曰吾代大陽付汝。蓋浮山遠實當二十五人之一、特請投子自代耳。投子契合既眞、勇於自信。見浮山猶見大陽、以身任之、是也。浮山更囑以偈。偈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曰少林、曰曹溪、曰洞簾。從上相傳、實在於此。故古今稱曹洞耳。鳳宿龍巢、蓋引夾山洛浦自擬。玉殿苔生、天然尊貴。夫豈推車碾足傷於觸犯者哉。詳符天禧間、雪竇大陽葉縣汾陽稱盛。浮山親承兩宗、面稟三老、風徽卓卓。華嚴孜五祖演、並出其門。華嚴明賓主句、首主中賓、次賓中主、次主中主、次賓中賓、實承大陽遺旨。五祖演親依浮山。浮山既老、復念汾陽無可報效。更指演公往依白雲、以承汾陽之後。演受恩既深、潸然出涕而去。依白雲端嗣之。汾陽一宗、於是振起。浮山眞大聖賢。以其身報葉縣、以五祖報汾陽、以投子報大陽。當時三老、並不虛付囑矣。其後洞濟兩宗、悉由浮山指授。然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豈虛語哉。浮山遠嗣法大陽、親承授受。後屬投子自代、非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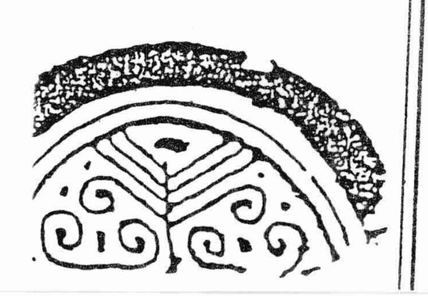
正名錄十四卷終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八月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



野雲映禪師宗統頌

清・燈映撰
性璨錄



野雲映禪師宗統頌

嗣法門人性琛 錄

南岳第一世

南岳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年十五出家謁嵩山安公指叅六祖祖問甚處來師云嵩山來祖云甚麽物與麽來師無對退叅八載復來荅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祖云只此不染汚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得法後侍祖一十五載復居南岳

頌來自嵩山來物原非他物攪不渾兮提不繃規弗圓兮矩弗曲兀兀潛踪何五秋勿勞瑣瑣重訂囑重訂囑屈堪述

南岳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幼歲出家開元中習定衡岳遇讓和尚問云大德坐禪圖甚麽師云圖作佛讓將磚一片於彼菴前石上磨師云磨作甚麽讓云磨作鏡師云磨磚豈得成鏡耶讓云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問如何卽是讓云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師無對讓云汝學坐禪爲學作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汝學作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師聞開示如飲醍醐乃受心印開法南康龔公山僧問和尚爲甚麽說卽心卽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時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其化盛行江西

頌無端架起陶家輪運轉機關詎暫停不得破瓶花八裂推車觸壁難轉身易轉身非佛非物亦非心

南岳第三世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丱歲出家三學該煉及叅馬祖爲侍者偶侍祖行次見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麽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也祖扭師鼻師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過去也師有省一日再叅馬祖祖震威一喝師三日耳聾後黃檗聞擧不覺吐舌

頌含靈蠢動俱生知何事毛群逐隊馳負痛失聲飛不過又被平空驚蟄雷驚蟄雷震拂威耳聾舌捲豆爆冷灰

南岳第四世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中人幼歲出家至京洛行乞吟添鉢聲一嫗出扉問曰太無厭生師云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後往南昌見馬祖祖已示寂時百丈爲祖廬墓師見丈丈舉耳聾話師吐舌丈云汝嗣馬祖去師云某來叅馬祖不料無緣因和尙斯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若嗣馬祖恐以後喪我兒孫及開法上堂衆纔集師召云大衆衆回首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頌乞食城中展鉢盂村姑笑我不因時回首又遇眞經紀罔覩知音苦自支苦自支妙難思多風少雨月掛東籬

南岳第五世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刑氏落髮進具志慕禪宗初叅黃蘗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及到大愚處悟徹于大愚脇下築三拳復轉黃蘗打黃蘗一掌後臨滹沱河側建立黃蘗宗旨故號臨濟宗

頌粥去飯來沒下場閑將小艇繫長楊迅雷風勁烟波涌直撞橫衝任斯當隨轉運湛湛豈不舒波浪挐雲手怎得滹沱五葉芳

南岳第六世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因詢洛浦來叅機緣兩遭濟打及到三聖處爲首座聖問師師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復到大覺處爲院主覺問師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覺又問師師亦喝覺亦打師再喝覺再打至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處直下薦得臨濟在黃蘗喫棒底道理迨後開堂拈香云者瓣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職理多般命逈乖機思竭露髮燒骸枯枝爇盡究無盡賒倫徒令化作灰休浪擬莫胡猜烱烱至今仍活埋

南岳第七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得法于興化奬開堂後有僧來叅云販也師引杖向前僧無語師便打數棒

頌堅設重圍禁夜行育廻跛鼈競頭走中軍主將令符分指得鼻孔失却口

南岳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叅南院于棒下無生忍話大徹玄旨開化風穴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杖

林山下竹筋鞭
頌萬籟因風齊鼓動百昌化母足裁成蟬音鳥語
皆堪樂獨把此君引鳳鳴
南岳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叅風穴得承子印
一日拈竹篦示衆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
背不觸不背汝諸人喚作甚麼
頌鳩性愛雨雀愛晴鳩一聲來雀一聲天公也自
無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
南岳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大原俞氏子幼有大志一切
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剃髮遊方遍叅諸宿七十
一人最後見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言下悟徹拜而
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頌善財叅遍五十三衆藝曾經往復難不向別峰
閫檻破幾將牛斗臥寒潭
南岳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清湘李氏子少爲書
生年念二得度母賢遣之遊方聞汾陽道望冒險往
來依住二載未許入室一夕訢曰自至法席不蒙指

示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陽熟視罵詈舉
杖逐之師擬伸救陽以手掩其口師大悟嘆曰始知
臨濟道出常情
頌萱慈割愛憶無憂越嶺逾城覓就頭幸遇柁師
操一曲和烟和雨下滄洲
南岳第十二世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宜春冷氏子久依慈明未有省
發每咨請明云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云監事
異時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明適出師偵之小徑
既見擒住云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云

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于泥途開
法楊岐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
唐言
頌出納支收務實繁寧分已事與他般泥途撲破
茶鹽袋梵語唐言一串穿
南岳第十三世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依茶陵郁披剃往
叅楊岐岐問受業師爲誰師云茶陵郁和尚岐云聞
伊過橋遭仆有偈能記否師舉云我有明珠一顆久
破塵勞關鎖今朝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

趙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詣訶之岐云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師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渠師愈駭然云何謂也岐云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頌佳人睡起懶梳頭手握金釵半掩羞倏爾破顏輕一露渾身挾背汗澆流

南岳第十四世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逐髮徧叅明宿因浮山指見白雲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後開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口是禍門

頌三叅九上譬浮雲一顆摩尼價逾增撲碎滿盤光燦爛禍殃不入慎家門

南岳第十五世

成都昭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見佛書如獲舊物出家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師忿然而去到金山染寒困極試以平日見處無得力者乃轉依五祖令入侍寮問舉提邢小艷詩話祖云他秖認得聲師云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師忽有省出門見雞飛上欄杆鼓翅而鳴復自謂云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其所得祖云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由此所至推為上首

頌幾度臨江上小船柁工向我索文錢一聲款乃驚啼鳥飛過千山與萬山

南岳第十六世

臨安徑山大慧宗杲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年十六出家十七落髮十九遊方初叅曹洞諸宿繼謁湛堂後叅圓悟聞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語省發悟每舉有句無句話問之師擬開口悟便云不是一日師問悟云聞和尚曾問五祖師翁來不知道個甚麼悟笑而不荅師云當時想是對衆問今日說亦何妨悟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悟云始知我不汝欺也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

頌東山木西角風旋空泛海護遊龍霧驟雲興舞徧野藤枯樹倒熖飛空描畫也笑倒摩喆相隨也頗殺智公只今腥臭無窮已說似一物即不

中

南岳第十七世

福州西禪鼎需懶菴禪師郡之林氏子幼舉進士偶看遺教經嘆曰幾爲儒冠所誤欲去出家母以親迎難之師絶之以偈云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禪師徧叅名宿後依大慧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篦連打三下師于此大悟厲聲云和尚已多了也慧又打師禮拜慧印以偈一日上堂云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

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個事日上三竿猶更眠

頌　覰破浮生一塊棚不出不入不當中黃花有意開眞相翠竹無心弄景風

南岳第十八世

福州鼓山本菴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謁懶菴于雲門懶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倏然契悟作禮云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懶許之上堂拈拄杖云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

知有擲拄杖下座

頌　彗孛飛流斗柄移佇思空喪目前機傾湫倒岳龍飛也謾教徒勞發旱雷

南岳第十九世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亭亦打又拜亭又打趂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拈云高亭一期忽倏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

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師云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畧較些子應菴與麼道也是華縣茶瓶

頌　套板時腔幾脈然自拈笤帚掃烽烟一聲鐵笛秋堤起萬里晴空鶚影橫

南岳第二十世

太原苦口良益禪師叅淨慈慈問近離甚處師云瑞光慈云正與麼時光在何處師便喝慈云且止汝道西湖水深多少師擬議慈便打趂出久之契悟作偈曰臨機一句不露絲頭吹毛纔展大地全收慈云從

上心印汝今得之宜處深谷俟時行化
頌入將語探水將杖探擬議思量當胸一箭沒川
鈍弩嫉弓大施吹毛寶劍變不變幽谷之蘭香
艷艷

南岳第二十一世

汾州筏渡普慈禪師初叅徑山端高峰妙各有省處
後北遊過燕遊五臺禮文殊感大士放光居臺一年
入太原叅益和尚益云發足甚處師云五臺益云文
殊與汝說甚麽師云脚下草鞋唱成一百文益云脚
跟爲甚麽不點地師云且喜老漢見得親切益云老
僧非過師將一物向川自此常遠室中久之益囑云
汝緣當在本處他後設大法藥宜號筏渡師禮謝歸
汾州
頌淸凉山裏一莖柴不著麻衣著草鞋直至而今
難脫下本地風光雅快哉

南岳第二十二世

汴京相國一言道悟禪師鴈門人生而岐嶷穎悟英
特年十二白願出家父母難之師云兒志决矣未可
强留遂落髮于郡之西山聽講聞覺至知幻即離章
恍然默契悟々作識乃辭師遊汾州謁筏渡渡一見
器之命入侍寮一日渡舉竹篦問云畢竟喚作甚麽
師方進語渡驀頭便打忽然大悟禮拜云和尚且止
古人道佛法無多子非虛語也渡云汝今方知吾意
耶師云和尚大恩碎身難報渡囑云汝年且幼特至
理彰師銑勞座下一十七載
頌一紀當存出世懷幻生幻滅且徘徊香巖丸子
輕觸碎拍掌呵呵笑一回

南岳第二十三世

西京小椎行密禪師初以白衣禮相國幽和尚凡見
便禮拜幽一日詰云道人禮拜且止佛法在甚處師
方僧首忽開板聲鳴頓云只者是師從此有入遂求
殷顯云汝誠精進宜名行密力叅三年驟舉馬祖三
不是話未絕師云非覓如何幽笑云已多了也師于
言下得大安樂頌云佛法下衰正宜潛隱毋拘城隍
得安身處最爲佳耳
頌萬籟齊吹總不聞蒼岩無耳却知音密移一步
龍飛也笑殺區區行路人

南岳第二十四世

二仰圓欽禪師禾之秀水人遍叅諸方毫無所契入
西京謁小椎密于旅舍密問淅中有個伶俐人汝還

見麼師云圓欽鈍漢密云我要個鈍漢作監收汝還知麼師罔措密云數千里來可惜錯過師相依扣叅一日見鼠從梁上過撲翻油瓮忽爾頓契走見密云某已捉得了也密搊住云道道師云一粒鼠屎汚却一鍋羹密云瞎漢叅堂去

頌鼠糞拋于鼠藥蒭此兒喠著換皮骨油瓮從教
自撲翻免使監收空碌碌

南岳第二十五世

壽州無念智有禪師蜀之漢州人發足南方遊四明登天目後叅二仰欽欽云行脚甚處師云南方欽云汝中佛法如何師云山川無異欽云我手何似佛手師良久欽云莫道無異好後看興化打維那機緣始豁然大悟作偈云興化打維那平地遭殃禍作夜南山雲飛向北山朶欽見爲之助喜云不辜到此菴請初遊還壽州十有二年

頌山川在處原無異驢脚却遭佛手縶不是飛雲
過北山維那打得無休息

南岳第二十六世

荊山懷寶禪師渚宮人遊壽州謁無念有有云蹤跡遊州畢竟爲著何事師云生死大事求師拔度有云汝是荊州人麼師云是有云開黎即今在甚麼處師擬對有云若便恁麼猶較些子佛法不是商量叅堂去師潛心座下一日有喚云闍黎師應諾有云在甚麼處師于言下領旨乃云和尚大慈真入天師也有滅後師于茄靖七年以法付鐵牛隱終南山

頌蹤跡遊州原何事爲覓闍黎在甚處一喚回頭
識也否潛心領旨叅堂去

南岳第二十七世

秦嶺鐵牛德遠禪師得心印于荊山菴居秦嶺常披一紅布衫一日頂笠揮鋤地中月明聯池過之泄見云者漢好似一頭軍師云看箭池作躲勢師近前携手至菴留住三月謂云我乃大慧之裔在此待人數十年矣汝今既來當爲我求人光揚祖道付偈云就身能打劫傍箸善奪窩三玄從此出三要不爲多探竿影草主賓分獅子迯踪奈我何

頌迯踪獅子露形踪頂笠揮鋤就其功良因一箭
躲不著血汙滄海恨無窮

南岳第二十八世

房州朝陽月明聯池禪師本郡范司馬之後幼居林下有僧過訪不遇題聯于壁師見厭世亂髮杖竺南

遊過洛伽道逢一僧倬儀殊相師前行失脚念佛一聲僧云此是敲門瓦子何不抛却師云抛却後如何僧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有省後于秦嶺受印鐵牛返叙州居朱提山朝陽洞聚雲來叅師問云如何是古佛心雲拱手云請和尚尊重師問不用音聲與色身將何喚作本來人雲默然師休去

頌念佛聲敲門瓦急抛却實瀟灑瀟瀟灑灑隱朝陽心佛衆生一坑鮓

南岳第二十九世

忠州聚雲吹萬廣眞禪師叙州宜賓人姓李氏祖父

三世爲婆羅門師生日有八僧臨舍一僧記曰此子乃八寶羅漢應眞也母即厭腥食素三年離乳十五偶在窓下覩菊語同學云此花今歲凋謝明春復生人生一去不來讀書寧免生死竟往登少峩叅浩翁久之返里得大慧録朝暮體究遇一僧見訪問如何是佛師擬對僧云不是師復進語僧云不是彼此一剳塵念如灰留午値僧磨剃刀師急問如何是佛僧云我今日磨剃刀不能爲汝說且待別時來師以白衣叅朗陽三載于萬曆癸丑乃落髮受具一日陽謂師云汝有一句未會在師問那一句陽云不用音聲與色身默然良久與我現出眞空來師拂袖便出自思此事不可草草此中別有玄要辭往別山苦叅三年經行危坐脇不至蓆限滿復見朝陽問云畢竟如何現出陽引師手掩其口豁然大悟嗣後涉海入吳穿閩過粤于瀟湘湖東開法解制還蜀闡化聚雲出世三十年五坐道場語録二十卷廣録五十卷先是法孫水部熊月崖居士録梓崇禎己卯七月晦日索筆書偈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要見聚雲鼻毛出血危坐至午大喝兩聲而逝闍維烟至松蘿結爲五彩荷香襲人起骨得黄金鎖三莖門徒化爲紫色五色

舍利三百餘顆平都地藏院迎十二顆建塔餘皆塔于本寺三目山之陽

頌三千八百數難窮現出眞空空亦空在在毒流處處顯鼻毛挂劍血長虹

南岳第三十世

忠州治平慶忠鐵壁慧機禪師管山羅氏子家世業儒滿門科第師生而貌偉器骨不凡八歲父見背即隨母持齋稍長厭俗有元白道者辟穀邑之太鵬山師往來叩問玄理决志出家兄母留之于天啟壬戌二月潛遁大竹禁室掩關每日食米二匙五味俱斷

者三年室中屢覩異相師懷疑出關欲追元白而終
南路阻師乃雜髮雲遊叅見聚雲雲問奚往師具實
以白雲笑云子負昧于辨師者師依住滿夏一日雲
出方丈師跪泣于前求雲開示雲笑而不答師詢過
三入而無緣得授不如捐軀赴水以待來生行諭以
從講肆遊師聽畢復來相依後雲入金陵師隨之聞
大道道望欲晉謁而往雲云去亦且從但恐錯過老
僧亦行師復侍雲師歸獨雲命總院事一朝念誦畢
登厠一喝渾身骨碎大笑不止拈偈呈雲雲不之印
又力究三年忽豁大徹入室密以告雲雲云汝今日

幾令老僧意那師云和尚大慈為人徹底云我後師
為廬幕四衆堅請開法平都地藏院十坐道場語錄
二十卷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鴟歇開夜市
頌辨師汝道涉山川踢破指頭是幾年夜市鳥鴟
輕實弄無端矢上又加尖脫只大冤償兒孫
滿地倒弄頻拈

野雲映禪師塔銘

昔謂鷲嶺拈花法弘西土少林面壁道播神州臨濟
德山滅卻正法眼藏潙溪南嶽衍繁嫡骨兒孫肰火
焚大地誰能口吐蓮花塵滿人寰若個面成金色宜

乎龍蛇難辨因而魚珠混淆也　野雲禪師以童子
不壞身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慾真僧中
之豪耶考其行狀師諱燈映字心月野雲其別號也為鄷
陵冉氏子父伯仲五人皆富於財而樂善好施明崇
禎初師之伯父開明捐數千金建十方堂於平都山
之麓是時　鐵老人方開法席遂延之駐錫焉師之
長兄佛喜禪師者一見老人遂爾皈依之師年甫十
五父兄皆以成名見期方謀婚配師潛逍悄喝寺曰
行薙髮父兄莫能挽留後值烽烟肆起師之父遂拜
托老人俾其手足相依追隨叅學一日老人開錄次

師云和尚也被他瞞老人云汝又作麼生師便喝老
人云汝來這裏叫喚師云這裏不叫向何處叫老人
云汝當時跳岩跳坎只為父兄難汝出家而今好云
尋個事幹又有誰難汝師作禮老人示偈云退後讓
身地步寬慇勤好去到牛山客來切忌無優待挈竹
蒼松一任看任山數載復侍老人凡任重致遠重暨
百舍弗憚其勞嗣後老人付囑云棒喝施陳繼大業
亦肩荷來無餘事因緣節候有時彰裕後光前輝祖
室乙巳冬當事者請老人開建治平古剎師乃負然
先行誅茅刈棘老人次年方至始豎經樓七楹而老

入歸寂師與衆師等經營祖席塔院堂宇像設諸務
落成幾三十餘年勞勞木石竭力勉撑師生於明天
啓五年乙丑至康熙三十六年丁丑菊月偶示微恙
望前二日忽索水沐浴衆以大寒固止次日五鼓喚
法屬畢遂命侍僧書偈曰七十三年如露電臨行一
句阿誰鶴泥牛含月吸秋波木馬嘶風吞赤練良久
云鑑察明復問侍僧答曰辰時師云昨日索浴今不
洗了遂着衣端然坐脫師生平剛毅果決故爾去住
之際灑然自得如此乃爲之銘曰

竪月於天　捉月於淵　看花於鏡
折花於園　是同是別　可以語禪
近則方寸　遠而靈山　靑獅白象
在指顧間　佛道之任　雲師是肩
重重浩劫　履險而安　層層寶刹
光輝雲天　功成行滿　七十三年
唱還鄉曲　泥牛鼓絃　其證佛果
銘卜萬千

皆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嘉平佛成道之吉昆溪
熊堆居士忠州鐵閑淑李槃談撰

野雲禪師行狀

丁丑九月野雲和尙圓寂於治平禪院閱月而英歸
自成都訪竺和尙於方丈凭雲師之靈而吊之竺
竺公曰君自成童以來與雲師交遊者盖三十年矣
知師之詳者無如君盍狀其行余將乞銘於士大夫
以藏諸幽英辭以鄙陋不獲因含淚而述其實焉師
諱燈映字心月別號野雲世爲蜀之鄷都人姓冉氏
父某兄弟五人皆富於財樂善好施通邑之街衢橋
梁皆其所修砌者明崇禎間鐵老人始得法於忠
之聚雲寺師之伯父字開明者聉鐵公於忠南慨
然捐數千金建十方堂於平都山之麓延　鐵公主
方丈是時四衆雲從聲施洋溢師之兄號佛喜者先
祝髮皈依之時師年十有五因契慕焉歸白其母母
阻之復徃白其父父曰爾年方少吾所望於爾者遠
且大回頂被緇豈能了吾家事耶力阻者再師潛遁
悟㘞寺自行薙髮父母兄弟莫能挽留後値甲申兵
火肆起師之父拜求　鐵公曰劫運方來兒志已決
局令其手足相依追隨參學可乎師隨　鐵公凡石
柱之三敎寺靑山頂諸刹艱危備嘗參學不怠一日
鐵公閱錄次師云和尙也被他瞞　鐵公云汝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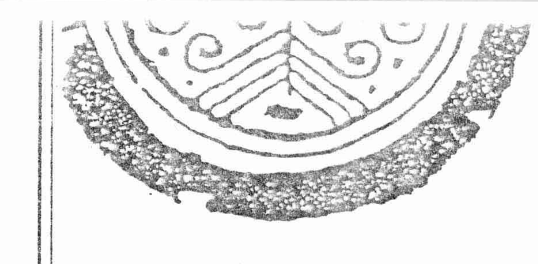
歷生師便喝　鐵公云汝來這裏呌喚師云這裏不呌向何處呌　鐵公云汝當時跳巖跳坎只爲父母難汝出家而今好去爭個事幹又有誰來難汝師作禮鐵公示偈云退後棲身地步寬慇懃好去到牛山客來切忌無優待翠竹蒼松一任看適兵烽稍熄石竇塗井諸善士請師住牛頭山師率衆開耕爲延鐵公結制分理執事不憚勤勞　鐵公附囑云棒喝施陳顯大機亦肩荷來無餘事因緣節候有時彰踏後光前輝祖室乙巳冬各當事請　鐵公開建治平古刹於時城郭荊榛瓦礫頹基人望之而生畏師率

衆先行誅茅刈棘建茅屋數十間迎　鐵公以居迨次年始登經樓七楹而　鐵公已歸寂矣師與　竺二和尚拮据經營不避甘苦嗣是而大雄殿天王殿左右禪寮以及門樓塔院佛像諸務垂三十餘年始得成就爲忠南第一大觀蓋師之性勇而決於物無所容肰善氣迎人能化强暴於俄頃故其任事也不後先推諉即如治平落成　竺二和尚主持於內師經理於外三十餘年不避艱險卒之金碧輝煌堂宇幽邃非勇且決其不致廢於一簣者幾希矣由甲寅以迄辛酉兵戈頻仍師處寺中恬淡如故暴兵亦無所逞

嘗計戊午春　英與諸同人應試入渝與師同載時渝水府宮僧酗酒無賴師主其家僧即斷飲茹蔬或叩之僧曰和尚在我家何敢如舊時事茲非其善氣化暴之明驗歟所可惜者鑑物太明以故不能容物牛頭山之耕可開也而法筵不自開行徒可集也而龍象不可集是以支那無可謖進惟存宗統頌若干則集爲一卷大抵從木石課工之餘而得者肰其學其識已可想見一班矣總之師産於豐厚之家財物無所吝性甘淡泊不以一毫自私治平之成成以此也師生於天啟五年乙丑卒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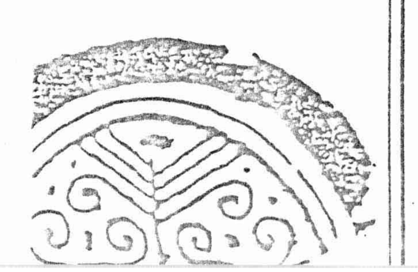
月享年七十三歲僧臘五十三將卒之前二日偶示微恙忽索水沐浴衆以天寒止之次日五鼓囑法嗣畢蓮命侍書偈曰七十三年如露電臨行一句阿誰薦泥牛含月吸秋波木馬嘶風吞綠浪久云鑑黎明復問侍僧曰甚麽時候答曰辰時師云昨日染浴今日不洗了遂著衣端坐而逝蓋其勇決之性至臨終之時猶如此余自童年來忠謁　鐵公於茅菴內即師建之以迎　鐵公者迨後交遊日久故能悉師之生平肰詞不雅馴亦不能無掛漏處茲因　竺公之命不敢以鄙陋辭謹述其初終如右大君子從而

（編按：原書至此缺頁。）



禪宗直指

清・石成金　撰



禪宗直指

明心見性須知
成佛成祖要法

揚州石成金天基譔著

男 峷年 嵩年 校刻

密傳參禪要法

●佛法工夫。第一要立堅志。蓋志者。氣之帥也。人若立有堅志。如統軍百萬。威神八面。天日可貫。何事不成乎。凡畏難者。志不堅也。因循者。志不堅也。聽言更移。中道自畫。始勤終怠者。是皆志不堅也。予曾譔讀書心法。開首即云。立志若堅。反難為易。今於佛法工夫也。亦是如此。志堅則事必成。予今以世事比論。譬如越王之復吳讐。張良之報韓恨。以及狄仁傑之再興唐室。總因志有所定。而事成果應。佛法亦是如此。

俗諺云。男子無志。鈍鐵無剛。女子無志。爛草無穰。佛法工夫。此志尤為最要。

中峰大師歌云。也無難。也無易。只貴男兒有真志。志真道力自堅強。力強進道如遊戲。此應

驗方也。

●佛法工夫。全在於覺。要知凡夫一念覺。卽一念是佛。佛一念不覺。卽一念是凡夫。蓋因覺卽是佛。佛卽是覺。佛與凡夫。只在覺與不覺而已。

人心有覺。卽爲有佛。能開六度之行門。能越三祇之刼海。普利塵沙。廣作福慧。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火鑊冰河。聞之變作香林。飮銅入鐵。聽則皆生淨土。

●佛法工夫。予有一句妙訣。只四字。曰堅持正覺。要知信力曰堅。謂堅固而不更變也。念力曰持。謂持執而不厭久也。正覺者。圓明普照不偏不虧也。人能發此正覺。本性自然顯露。一切妄心。不待驅除而自降伏。譬如日光一照。黑暗盡明矣。此雖有四字。其實只一覺字。但此覺字。皆由定慧而致也。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修行妙法。惟在於此。譬如知是做夢。則不昏迷矣。

●佛法工夫。立志要堅。又要有恒。若不有恒。多至半途而廢。或少有得而自止。是皆自棄。深可惜也。

人能知得此覺。須要振起精神。卽如將軍在陣。又如刑官在廷。着絲毫昏沉不得。

●佛法工夫。最怕間斷。若勤工一月。已臻上乘。只須間斷十日五日。彼上乘者。不知何在。更不

得援前月之勤以自恃。

●佛法工夫。最怕昏沉散亂。但此昏沉散亂。都從自己立志不堅。信道不篤之所致。深爲可惜。

●佛法工夫。全要自參自悟。卽至親厚之父子師友。俱替代不得。亦非世法之技藝可以傳授得的。譬如他人吃飯。只是他人腹飽。己腹仍是饑餓。慧思大師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眞。此所謂求人不如求己也。

●佛法工夫。晝夜十二時。俱是用工夫之時。若五更睡醒或清晨早起。如肯用工。工更加倍。要知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氣。最堪挹取不可因循虛度。

●佛法工夫。不在乎五更眠。三更起。只怕一日暴。十日寒。

●佛法工夫。要知塵世有許多惡境。如生老病死憂愁困苦。名繮利鎖。驚風駭浪。卽或少有喜悅者。亦是空花不實。暫時不久。須要看得透徹。纔知佛法是救我出離苦海之事。方欣欣樂爲。

●佛法工夫。若是欣欣樂爲。自然易於用功。自然精進不懈。這欣欣樂爲。須要看世上他人的生老病死諸般苦楚。卽是我不用工的式樣。如何悠忽。

●佛法工夫。最怕說閒話。管閒事要知閒話閒事。俱令人心散神飛。無益有損。且將好光陰虛

度。眞爲可惜。

●佛法工夫若是用工多時。未免疲倦。也要行步走走。閒散閒散。頤養精神。俟有精神。再去用工。自然明覺精進。若呆呆下苦工。不獨性昏不靈。而體弱之人疾病生焉。疾病生而工夫歇。豈不欲速反遲。

●佛法工夫。一日要見一日的精進。若因因循循。縱過了百刼千生。也不得有成功的日子。昔人用工時點一枝香。見香完了。卽自警云。工夫如前無有損益。一日幾枝香耶。一年若干香耶。但光陰易過。時不待人。大事未明。何日是了。由此痛惜。便多加策勵。吾儒門朱文公有云。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佛法工夫亦是如此。儒學只時習二字便成就一生。只姑待明日四字便躭誤一生。佛法工夫亦是如此。

●佛法工夫雖不可停緩。亦不可過於急遽。譬如善走路的人。每日走得百里。只走七八十里。則氣力有餘。而筋骨不疲。若倚恃着氣力強健。走過百里之外。自然疾趨忙奔。必至疲倦。次日反不能行矣。做工夫人往往生出病來。皆由於此。

●佛法工夫。如身體困倦。可將兩肩前後上下用力扭轉數十遍。則週身血脈流通。精神爽快。

不生諸病。此修養家轆轤雙關法也。又能祛一切寒邪。

●佛法工夫。或人問只當以參悟爲主。何必兼保身體。予謂此乃藉假以修眞也。譬如烹茶。若無爐火茶豈自熟。倘爐壞火冷。勢必另又支造。不獨重工起作。且恐事難期定。反致費時失誤。明者解之。

●佛法工夫。日間精進。不可懈惰。不必言矣。凡每晚用工。只可更餘不必過久。人若過子夜不睡。則血不歸肝。他日病由此致。又有一種人能煉魔不臥。殊不知佛法工夫。豈在於睡不睡耶。

●佛法工夫。行住坐臥俱可用工。或坐多時。亦可行動。或行多時。何妨再坐。不專於坐也。有學長坐不臥者。六祖曉之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爲立功課。此明透坐臥之機矣。

●佛法工夫。最要發一個破生死的堅硬心。看破世界身心。都是假緣無實。若不發明本具底大事。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則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個敲門瓦子。如坐在烈火燄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此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

纔是好漢。

●佛法工夫。要把一個死字。貼在額頭上。將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只要究明底這一念子。現前這一念子。如倚天長劍。若觸其鋒者。了不可得。如淘滯磨鈍。則劍去久矣。

●佛法工夫。最怕就着靜境。令人困於枯寂而不覺。要知動境人厭。靜境多不生厭。良以世人一向在喧鬧場中。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自然貪着而不自知也。須要急急識破。

外道教令身心斷滅。化爲枯木寒灰。亦從靜境而入。若歲久月深。枯之又枯。寂之又寂。墮於無知。卽與枯木寒灰何異。工夫處於靜境。只要發明衣線下一段大事。不知在靜境。始得於大事中求其靜相。了不可得。纔爲得也。

●佛法工夫。全要定慧。要知定與慧。如同表裏。是二非二。缺離不得。但定一生。怎奈昏沉亦隨定而生。若昏沉生而定去矣。慧一生。怎奈散亂亦隨慧而生。若散亂生而慧去矣。我有妙法調治。須要澄明之定。方纔定與慧成功。須要安祥之慧。方纔慧與定成功。此二者離之不得。合之不得。混而爲一。乃盡其妙。能知此法。成道何難。

人要明心見性。成佛成祖。只在定慧上用工。知得定慧之妙。則易如反掌。不知定慧之妙。則

難若登天。難易俱在自己之能幹也。

定是慧之體。慧是定之用。譬如燈光。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二者互顯。不可偏重。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名雖有二。體本不殊。但定而不慧。隨卽昏沉。慧而不定。隨卽散亂。須要並致。不可缺離。

予前篇說調治定慧法已悉矣。猶恐尚有未明者。予今再重復解之。凡予所謂昏沉者。卽世人之無記也。凡予所謂散亂者。卽世人之妄想也。要知定卽多生無記。慧卽多生妄想。定雖能治妄想而還生無記。慧雖能治無記而還生妄想。今日工夫。只要有慧之定。切不可入昏沉無記之定。只要有定之慧。切不可入散亂妄想之慧。是二非二。定慧融和。卽湊其功矣。

天台智大師傳有止觀妙法。謂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令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明則照。照則一矣。此誠指群生之覺路。但知予定慧之法。卽是大師止觀之法。何必另求佛法。

人於辭世時。若有定慧之功。必登極樂世界。但此妙法。全要在平日熟習。明哲謂世人終日昏散。臨終何能定慧。學人終日定慧。臨終何能昏散。若是臨渴掘井。怎得濟事。

● 佛法工夫。最要緊的是一箇切字。這切字極有力。若是不切。則懈怠生。懈怠生。則放逸縱意無所不至。如果用心眞切。放逸懈怠。何由得生。當知切之一字。若能體貼。不愁生死心不破。

不愁不到佛祖地位。捨此切字。別求佛法。皆是痴狂外道矣。

切之一字。是最親切語。如用心親切。則無間隙。因此諸般邪魔不能得入。如用心親切。自然不生計度有無等念。則不落外道。

切之一字。豈但離過。當下超善惡無記三性。一句話頭。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擧。話頭切。無昏沉。只要正覺現前。則諸魔自退。但覺非切不生也。

●佛法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如果與疑情廝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妄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點着卽到。呼着卽應。何愁不活耶。

●佛法工夫。全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若或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久月深。則隨流俗。甚是可惜。譬如自己有事。那得工夫管他人事。中正勁挺。就是正等正覺。

●佛法工夫。第一要正覺。這正覺。乃是時時刻刻照着自己的靈明。不可放他走去。若是靈明走了。便是有氣的死屍。便是昏沉無念。墮於頑空枯寂。雖用盡苦工。絲毫無益。

●佛法工夫。做得上。如挑千斤担子。放亦不下。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覓不着。誓不休心。其中但不可生執。生着生計。執成病。着成魔。計成外。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

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卽乖法體也。

●佛法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猫捕鼠相似。前人所謂不斬黎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裡。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益處。

猫捕鼠。睁開兩眼。四脚撑撑。只要拏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旁。俱不暇顧。參禪亦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於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但鼠不能得。兼走却猫兒。

●佛法工夫。不可在前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略得過。與自己俱沒交涉。要知前人一言一語。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況坐臥其中耶。更於其間分大分小。論上論下。有何益處。

此事不與教乘合。所以久修習大乘業者。不知不識。何況聲聞緣覺諸小乘耶。三賢十聖。豈不通教。說此一事。三乘胆戰。十地魂驚。等覺菩薩。說法如雲如雨。度不可思議衆生入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與道全乖。又何況其餘耶。蓋此事從凡夫地。頓同佛體。人所難信。信者器。不信者非器。諸行人欲入斯宗乘者。悉從信入。信之一字。有淺有深。有邪有正。不可不辯。淺者。凡入法門。誰云不信。但信法門。非信自心。深者。諸大乘菩薩。尚不具信。如華嚴疏云。見有能說法者。有所聽法。衆尚未入乎信門。如云卽心卽佛。誰云不信。及乎問汝是佛耶。則支

吾排遣承當不下。法華云。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何以有盡思度量之心。蓋信不具耳。

邪正者。自心卽佛名正信。心外取法名邪信。卽佛要究明自心。親履實踐。到不疑之地始名正信。如朦朧猜枚。但云心卽佛。實不識自心。卽名邪信。

前人摘桃便定去。鋤地便定去作務時亦定。豈是坐久遏捺令心不起。然後爲定耶。若如此卽名邪定。非佛法正意。

六祖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須徹見本體。方與此定相應。釋迦下兜率。降皇宮。入雪山。覩明星。開幻衆。未出此定。不然。則被動境漂溺。孰名爲定。動境中求起處不可得。靜境中求起處亦不可得。動靜旣無起處。將何爲境耶。會得此意。總是個定體充塞。彌亘無餘蘊也。

●佛法工夫。不可沾着世法。佛法中尚不可沾一點。何況世法。若眞正話頭現前履冰不見寒。蹈火不見熱。荊棘林中。橫身直過。不見有掛礙。始可在世法中橫行直撞。不然盡被境緣轉將去。欲得工夫成一片。任多年也不得。

●佛法工夫。不可尋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把眞實工夫。反成緣慮。

●佛法工夫最怕比量。將心湊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生。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逼塞虛空。不知有虛空名字。如坐在銀山鐵壁中。祇要得個活路。若不得個活路。如何得

安穩去。但這麼做去。時節到來。自然有成。

近時有等邪師。教人不在工夫上用工。又云古人未嘗做工夫。此語最毒。迷誤後學入地獄矣。

大義禪師坐禪銘云。切莫信道不須參。古聖孜孜爲指南。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得也。難若不須參究。便云得理。此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此輩名爲可憐憫者。蓋自己不曾參究。或見古人一問一答。便領悟去。遂將識情解將去。便誑妄於人。或得一場熱病。叫苦連天。生平解的用不着。或到臨命終時。如螃蟹入湯鍋。手忙脚亂。悔之何及。

黃蘗禪師云。塵勞逈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做得上。如百里程途。行一步則少一步。不行只住在這裡。縱說得鄉里事業。了了明明。終不到家。當得甚事。

●佛法工夫。最怕思維。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人。文賦工則稱文人。與參禪總沒交涉。

●佛法工夫。凡遇着順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起話頭。不隨境緣轉。纔得有成。或云不打緊。這三個字。最是誤人。學者不可不審。

●佛法工夫疑情不破。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毫厘失念。則喪身失命。爲疑情不破。則大理不明。一口氣不來。又是一生。被中陰牽引。未免隨業識去改頭換面。不覺不知。由此則疑上更添個疑。提起話頭。不明決定要明。不破決定要破。譬如捉賊。須是見贓。

●佛法工夫要緊。要正。要綿密。要融豁。何謂緊。人命在呼吸。大事未明。一口氣不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不得不緊。古德云。如蔴繩着水。一步緊一步。何謂正。學人須具擇法眼。三千七百祖師大有樣子。若毫厘差錯。則入邪徑。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何謂綿密。眉毛與虛空廝結。針箚不入。水洒不濕。不容有毫厘間隙。若有毫厘間隙。則魔境趁隙而入。古德云。一時不在。如同死人。何謂融豁。世界濶一丈。則古鏡濶一丈。古鏡濶一丈。則火爐濶一丈。決不拘執。住在一處。捉定死蛇頭。亦不繫墜在兩頭。漭漭蕩蕩。古德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眞到融豁處。則內不見有身心。外不見有世界。始得個入路。此四種不是前後層次。須要齊臻。緊而不正。前枉用工。正而不緊。則不能入。既入須要綿密。始得相應。既相應。須要融豁。方爲化境。

●佛法工夫着不得一毫別念。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參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個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前人所謂雜毒入心。豈但傷身命。此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

我說的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事。俱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皆別念也。

佛法工夫。凡於世上一切事物。可愛可憎可喜可悲的種種情思。俱皆丟去。惟存我的正覺。不顧其餘。又要做一個沒用的人。任他來折挫我。我也只是個不知不理。任他來恥笑我。我也只是個不知不理。我只照管我自己的正覺。時刻莫懈。

佛法工夫。做的人多云做不上。卽此做不上便做去。如人不識路。便好尋路。不可說尋不着路便罷了。如尋着路的。貴在行直至到家。乃可。不可在路上站着不行。終無到家的日子。

佛法工夫。最怕的一個伶俐心。伶俐心爲之藥忌。犯着絲毫。雖眞藥現前不能救矣。若眞是個參人。眼如盲。耳如聾。心念纔起時。如撞着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

佛法工夫。不怕錯。只怕不知非。縱然行在錯處。若肯一念知非。便是成佛成祖的根基。出生死的要路。破魔網的利器也。釋迦佛於外道法。一一證過。祇是不坐在窠臼裏。將知非便捨四個字。從凡夫只到佛位。此意豈但出世法。在世法中有失念處。只消一個知非便捨。便做得一個淨白的好人。若抱定錯處爲是。不肯知非。縱有活佛現前。救他不得。

佛法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裡作活計。昔人謂黑山下坐。死水裏浸。濟得

甚麼事只須在境緣上做得去。纔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在眉睫上行裏坐裏着衣喫飲裏。迎賓待客裏祇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着鼻孔。原來太近便得個省力。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佛法工夫最怕認識神爲佛事。或揚眉瞬目搖頭轉腦。將謂有多少奇特。若把識神當事。入外道無疑。眞是走錯了路。甚爲可惜。

●佛法工夫祇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在一切公案上解會。能解得。終是解會。非悟也。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到。圓覺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熱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慚愧。始得。

●佛法工夫最怕落空。話頭現前。那得空去。只此怕落空的便空不去。何況話頭現前耶。

密傳佛法通旨

●釋氏之棄家學道。論者議其蔑棄倫紀。殊不知未嘗棄也。卽如釋迦一身。首度淨飯以及摩耶。次度耶輸。次度羅睺。次度阿難。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並未廢也。而謂之蔑棄倫紀

可乎。卽欲云廢。亦從比丘發論。在宰官居士白衣。皆不離君親。而俱可學道修眞。又誰得以棄倫議之乎。假如佛敎不明。人只知貪養口腹。不審持齋戒殺。貴人賤物。斬艾群靈。如同瓜果。不知旁生異類。皆謂衆生。皆有佛性也。羅縠錦繡。以爲華飾。不知殺萬蚕之命。炫浮軀之彩。可惜也。百味珍饈。以爲甘旨。不知烹水陸之鮮。塞飢倉之孔。大罪也。鷹犬矰弋。遍滿山林。網罟扈梁。充溢江海。牛羊猪鹿。狼籍市都。魚鼈蝦蟹。腥穢街衢。習而行之。恬不爲畏。不知寃結債負。報應無窮也。清歌妙舞。品竹彈絲。女寵男懽。快心娛意。英賢豪傑。視爲分內。不知慾海無涯。淪墮之本也。遭世逢時。爭名競利。里巷光榮。道路欣羨。中人以上。率皆染指。不知幻泡無常。流轉之根也。繫縛情緣。貪戀骨肉。苦樂縈心。生死結念。不知有解脫也。妄分人我。力修恩怨。不知有平等也。且止論目前。何有身後。不知善惡因果。歷千生萬刼而不盡也。自佛法昭明。始悉種種違犯。如故者雖多。奉敎修持者亦不少。其爲世道之津梁。豈不大哉。儒爲世間法。用以綱維名教。而保聚於生前。佛爲出世法。用以練養性靈。而昇躋於身後。二者原無相害。何妨兩存。

● 人謂佛氏之學。以心求心。是卽以心用心也。似有二心。不知心也者。湛寂靈明。圓融無碍。包羅萬法。含裹十方。至靈至妙。心一而已。非有二也。以其圓融無碍。乃外觀百物。只此一心。內

觀一心。亦只此一心。外觀百物謂之放光。內觀一心謂之返照。能放光。又能返照。此心之所以爲靈妙也。月能照萬物。不能返照。鏡能照萬象。亦不能返照。以二者之明。俱不靈也。心能觀百物。又能返照自心。靈也。心之爲染爲淨爲聖爲凡。心自知之。是卽以心觀心也。非謂所觀者一心。能觀者又一心也。心旣外觀百物。又豈不能內觀一心乎。是以耳目之用。能一而不能二。以一爲一者。形也。心能一而能萬。以萬爲一者。神也。是以心能觀心也。夫心欲其淨。去染而得淨。誰能爲之。心也。謂之以心觀心則可。謂之以心求心亦可。謂之以心用心則不可。若以心觀心爲二心。則以心觀百物爲百心矣。

●論者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聞也。夫謂佛敬以直內是矣。蓋佛之內心。止以絕紛飛。謂之寂寂。觀以除昏暗。謂之惺惺。止而常觀。止非無記。觀而常止。觀非亂想。定如大地。八風吹而不動。慧如朗月。萬物照而無遺。以慧爲定。定之體湛然。以定爲慧。慧之用寂若。止觀爲因。定慧爲業。功先戒律。嚴淨毘尼。敬以直內。可謂眞合儒敎矣。然必身心俱虔。行解相應。內修觀智。外肅威儀。布薩羯摩。遵如來之遺則。六度萬行。爲佛事之莊嚴。語不殺。傷及蠉飛蠕動。卽殺也。語不盜。則鼻嗅荷香。卽盜也。語不淫。隔壁聞釵釧聲。卽淫也。語不貪。卽一草一針不敢貪也。語不瞋。則肢體損裂不敢瞋也。語不癡。則等覺如來一品

無明未破。亦癡也。義以方外。可謂嚴矣密矣。滯固而入於枯槁者。乃小乘獨覺非大乘圓頓之門。疏通而歸於恣肆者。乃放逸狂禪。違梵網木乂之律。罪在學人。於佛何損。佛之方嚴如此。此皆傳之金口。載之貝經。章明昭著。豈得云非義方耶。

●論者謂儒之求放心。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釋氏到此。便若死了。心無主宰。此言似是而實非。放心者。心馳千萬里。不勝其翕熠紛飛。求而收之。尚未必有把柄。定心者。心攝於一處。已自凝寂安恬。徐而俟之。自然能發慧光。謂定心爲死。非知定者也。佛氏言止。則必兼觀。言寂則必兼照。有空如來藏。一決不立。有不空如來藏。萬法森然。如一輪之月。悉照萬波。萬波各有一月。月惟一輪。一味之雨。咸蘇萬品。萬品各有一雨。雨止一味。用起於天堂。則慾色無色。盡化香臺。用起於地獄。則銅柱鐵床。編成華藏。人王宰臣。菩薩應現。螺螄蛤蜊。大士化身。種種作用。種種事案。胥從靜定中來也。謂之心死可乎。

●論者謂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佛原不認得這理。便認知覺運動。能視能聽能思能動的是理。此言大謬。佛氏之言心性。原只是一物。天地間一種清淨廣大妙湛圓明物事。名之爲性。性之靈通處。名之爲心。性如鏡之明。心如鑑之照。其實一物也。無所不包裹。總謂之性。性而靈通。乃謂之心。如山河大地。草木瓦礫。皆有性。惟人之性能靈

通知覺。乃可言心。山河大地。草木瓦礫。止名爲性。不名爲心。佛之所謂心。乃淸淨廣大妙湛圓明。謂之本覺。謂之般若。謂之毘盧性海。謂之摩尼寶珠。所謂意者。乃人心之識神。生死之根本。佛之所以圓修妙悟。必轉此識神而爲智慧。乃稱爲轉凡成聖也。蓋凡夫之與聖人。本同具此心性。凡夫迷眞逐妄。所以智慧化爲識神。聖人破妄歸眞。所以識神轉爲智慧。意者佛之所呵也。乃云佛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其失言多矣。佛氏歸眞。則知覺運動視聽言動。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非是性。凡夫逐妄。則知覺運動視聽言動。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非是妄。謂佛氏只認得能視聽言動的是性。豈不愚哉。夫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謂之非性不可。而謂佛氏所稱淸淨廣大妙湛圓明之性。只在視聽言動得名。有是理乎。夫說性則如來會一性於統宗。說理則如來詮萬理於事物。理之廣博橫被法界。理之精微析入毫芒。二乘之破見思窮理。尙粗菩薩之破無明窮理極精。等覺之一品無明未破。則理尙有碍。必入妙覺而後一眞了徹。萬理洞然。謂不認得理字。是何言也。夫理有自然安排已遠。理有各當湊泊卽乖。不安排而有不湊泊而合。此佛理之所以爲至妙也。

●自智慧之化而爲識神也。智見愈多。性靈愈晦。饒他說理分明。語言微妙。盡是鬼家活計。播弄精魂。不知絕去名言。掃空義理。將平日許多理路。窠臼一頓掀翻。都盡而中間止。覺般若

熏觀寂寂惺惺。忽然如電光一閃。蓮花乍開。名爲大悟。良以禪家話頭。正妙在無有意味。舍分別而得自在。轉識神而成般若也。要知六祖樵夫也。以不識一字而卽得證悟。阿難多聞總持人也。以多聞掃盡而後悟眞空。良有以也。

●論云。佛只認得人心無所謂道心。不知佛之所最呵者人心。所最修者道心也。有善無惡是道。佛心則纖惡盡去萬善同歸。有淨無染是道。佛心則一塵不染萬德圓淨。有體有用是道。佛心則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以性相不住爲宗。以事理無碍爲則。佛全是覺。覺全是道。乃至人心名爲識神。名爲染法。六根妄用。八識熾然。生死根因。三途種子。佛之所以精勤修行。單爲去此。謂佛只認得人心。豈知佛者哉。

●佛言無念。此無妄念正念不灰滅。般若智在也。外道言無想。正念灰滅。無般若智。熏觀也。

●問定能生慧。慧亦能生定否。答慧之生定。更疾於定之生慧。定之生慧。如定水不滅。諸物盡照。慧之生定。如慧燈一朗。陰怪盡滅。妙喜云。人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時。方貼貼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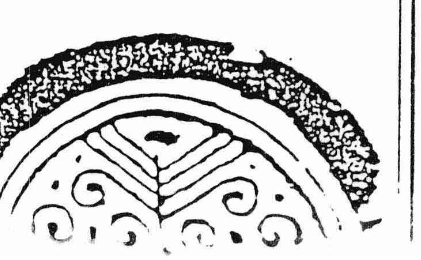
●問。無情是佛否。答無情是佛。死人應是如來。所謂無情。爲無凡情。非無聖情也。問何名聖情。何名凡情。答無分別是非。於一切境上法上不着不取。是名聖情。有分別是非。於一切境上

取着。是名凡情。無凡情。有聖情。有情亦是無情也。



大事因緣

清・石成金　撰





大事因緣

明心見性須知
成佛成祖要法

揚州石成金天基註訂

男 峷年 嵩年 校刻

大慧杲禪師

宋大慧杲禪師。年十六出家。十七落髮。即喜宗門中事。偏閱諸家語錄。猶喜雲門睦州語。(便是上等根器。)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未識羞者。個個有遮高論。及乎參到深處。不得不入他門庭也。)性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謁宣州明寂珵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珵不假一言。令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此是宿習露現處。若不參到悟。如隔羅縠。不得實受用。)珵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公會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洞宗從雲巖付寶鏡三昧。便錯起也。)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可見宋時。洞宗不用自悟。)偏歷諸方。已而參心印珣公。珣令至寶峯依湛堂準公。(偽寶值賈胡。)師始至。機辯從橫。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甚

無半邊。對曰。寶峯門下。堂曰。杜撰禪和。(不入師法。便成杜撰。)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麼。對曰。姓梁。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底少個幞頭。對曰。雖無幞頭。鼻孔髣髴。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個座主。使下。(識破你也。)(今人用一肚皮座主禪。自高自大。抹殺眞宗。何時得遇寶峯。縱遇寶峯。奈何養成善知識門面。必不肯信。可嘆也。)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曰。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承訓。卽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月。(今人要閉門坐禪。累衆僕僕。縱悟得。亦是細娘禪。定無出世福。亦無好兒孫振起。)一日堂問曰。杲上座。我遮裡禪。你一時理會得。敎你說也說得。敎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祇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麼。對曰。甚麼事。堂曰。你祇欠遮一解在〔力〕(須得入處。從緣一薦方眞。)若你不得遮一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着便無了。(全是心意識。)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幾乎不起之疾。今日診着。將有生色矣。)對曰。正是某甲疑處。湛堂病亟。師問曰。倘和尙不復起。某甲依誰。可了此大事。堂曰。有個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眞悟底人。千里同風。不必面見。便知端的。)若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參禪。(宋時禪師如麻。眞人不過一個兩個。若不遇眞師。則不但杜撰。將入異路矣。)及堂化後。師往荊南。見圜悟。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前人根器。大有自知之明。今人若恁麼而復有人言不是。便掉頭不顧矣。何有後日大光明耶。)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法中人。(可見今之一概禪是不把本。枉費精神也。)旣見悟。晨夕參請。(今人

只求入堂。前關後鎖。於中打坐念話頭。有經時不見和尚者。若令渠晨夕參請。便作弄嘴漢矣。悟舉雲門東山水上行語令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今人能轉四十九語而師不肯。便為無是事矣。悟一日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舉豁然。以自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淨躶躶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遮個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遮個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前後際斷。心意識頓然一破。身心世界。魔佛凡聖。人法俱在。謂之懸崖撒手。行人到此。方纔自肯承當。再無疑矣。只是承當處。正坐死水法身邊。是眞奢摩他。是空邊際。雖然生死門頭。橫出直入。而未見佛道。但得暫時休歇耳。其救死之法。只在言句上起疑。若言句上悟一悟。便得一槪。若在空閑處生照。則好光景尚在。不肯力參矣。須是打亂他光景。方纔着忙肯參耳。悟令居擇木堂。為不耋務侍者。日同士大夫閑話。悟要打亂他好光景。因令居不耋務侍者之役。務不專治。忙亂不過。自然打失眞妙法也。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今人得一槪。便機迅自了。只為不遇眞師。不曾向大法上用力。不透最後重關耳。直須恁麼始得。一日同諸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遮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黃楊遇閏則厄。倒縮一節。參禪只為頻頻倒縮。所以乾得竭。破得大。入得深。師曰。遮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此猶是合頭話。只是形容做工夫極妙。悟曰。你喻得極好。遮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尙當時在五祖。曾問遮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五祖忿煞狼籍。可惜許也。可笑今人尚殺不着。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推山塞海。水陸並進。不容不悟到徹底。悟遂舉數誵訛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眞正湛堂是作家。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前來疑五家宗旨。無如是事。今日受他臨濟宗旨。方是大徹。師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遮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個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盂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禪如大海。須要深窮。今人但弄得了當。翻道別人不是。正是棄海認漚。足發一笑。能有幾個得到你田地。何不學他重參一參。往時只有個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勘辨人無如竹篦之妙。今人怪其無處吐氣。便言竹篦不是話頭。眞可笑。會女眞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華嚴至八地文。洞徹昔所請益湛堂殃崛奉佛語救產難因緣。初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着我癢處。遮話如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如何。師茫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着。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

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寐。旣寤寐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旣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始從前後際斷時。已到佛心菩薩心等尚不現起。況起世心處矣。只是暫時休歇。不是眞到永不起處。及進一槪。已重到此處得個着實。但悟處作業。卽成動相。必須大法盡而後眞眞了當。及入大法旣盡。奈法路未泯。猶未脫眞了。直向最後一了方是打失布袋。前來途路一步深一步。只是住脚不得。纔住脚便是生死大病。切須知之。尋取眞師。務在透過。若道各人悟處不同。我遮一個萬法平沈。昭靈盡絕。是極則底。是魔說。是無師外道矣。愼之愼之。圜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卽請爲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住云。住住。問得固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師每入室。圜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剮。悟呵呵大笑云。你到與我入室。撈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

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

今人將要學禪。先養長頭髮。買一個蒲團。剪去其棕。弄一條短棍。裝一件破襖。五六月裏穿。却人前卓卓坐起。人後脫却打眠。梳光其髮。帽蓋眉毛。走到人前。八字脚。瞠却眼。捏一個沒要緊問頭。問一問。善知識據實答他。他便臬上拍一拍。翻一翻帽子。豎拳作證。拂袖便行。及問他意旨何如。他又說一句沒來歷淡話。連喝數喝。謂之禪。貴須硬。善知識不肯他。他便毒罵。打寫揭帖造謗。無所不致。豈特狗吠見鬼而已。邪師過謬。一狠至於此。良可嘆息。

我遮裏且無遮兩般病。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

擊石火閃電光處。眞得中間的的劒刃上事。着着有出身之路。是從上宗乘爪牙。若此處無殺人手段。翻惹人業識。向理會處生根生葉。師眼不明。無千方百計底法頭。翻弄鍛鍊。畢竟是個圖命機鋒。塗將去。師旣塗人。資亦瞞師。師資相瞞。弄棒弄喝。恰亦相似。爭奈大家在生死業識中過日。妄稱悟道。大妄語成。可不哀歟。

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

直須以契證爲期。方不請訛。契證者。前後際斷。要實實事上打斷。方得前後際斷的契證。得一概者。要實實證到推移不動田地。方得一概底契證。法中契證者。要法法自己薦一薦。方是契證。不可口耳傳授。賺人末上。一了要實實了却。須有契證處。如高峯枕聲。雪巖古柏。方是證悟之期。不然。縱有證處。亦是火氣未絕。不足貴也。若眞正爲生死參禪。不圖假莊禪套。換衣換食者。切須信之。

師曰。契證卽得。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師室中多問納子。喚作竹篦則觸。不換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有僧聞舉。奪却竹篦。師曰。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

何奪。更饒你道個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着。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眞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拼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遮裡始得契竹篦子話。又僧聞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卽與和尚道。師放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遮僧。近禮侍者久侍師。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師曰。你是個福州人。我說個喩向你。如將名品茘枝。和皮殼剝了。送在你口裏。祇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師後復問曰。前日吞了底茘枝。祇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師肯之。

雪巖欽禪師

師普說云。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聽與賓客交談。便知有遮事。便信得及。(再來眞種。)便學坐禪。(錯起頭在此。)一生愚鈍。(只爲走了鈍路。)喫盡萬千辛苦。十六歲爲僧。十八歲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

事。善哉傑人。在雙林鐵橛遠和尚眞惡老魔。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只在僧堂中。不出戶庭。縱入衆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大錯了也。洞下尊宿。要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可惜好漢。撞着惡魔。只於雜識雜念起時。向鼻尖上輕輕擧一個無字。纔見念息。又却一時放下著。只麼默默而坐。待他純熟。久久自契。洞下門戶工夫綿密困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難於嗣續。欽師善形容邪師教人惡法。可笑如此。邪師因自不曾眞悟一悟。只道看話頭是堵絕意根底。若果如此。那裏世世生生將個話頭者得許多。直是悟始得耳。看個無字是歇前語。古人發疑。只為有個問處。言狗子有佛性也無。答曰無。以此前後兩句不通義路。因不得不疑。不得不悟耳。若歇却前問。單擧無字。是外道斷見。有何長處。若念息便放下。是內守幽閑。法塵影事。得他純熟。是要熟鬼窟裡生涯耳。洞上工夫綿密困人。正是提出宋末元來洞宗少眞悟者。只認工夫光景為事。此法一唱。令天下英靈迷失求悟正法。而困於邪罔工夫也。此是悟後痛恨寃語。形容得曲盡其妙。我當時忽於念頭起處。打一個返觀。於返觀處遮一念子。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正是八識迷境。坐一日只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午齋放參都不知得。想要精神化為土木金石。長老聞我坐得好。惡魔得便。下僧堂來看。曾在法座上贊揚。十九去靈隱挂搭。吉人天相。撞著眞種。見善妙峯。妙峯死。石田繼席。頴東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寮見處州來書記。須是他家兒孫始得。靈骨魔魅不得。說道欽兄。你遮工夫是死水。不濟得事。動靜二相未免打作兩橛。我被他說得著。只為眞有。眞個是纔於坐處便有遮境界現前。纔下地行與拈匙放筯處又都不見了。他又道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前是去病藥。此是點出話頭。不可歇前歇後。須是兩句起

疑則悟。他雖不甚做工夫。他自不庵會下來。不庵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提明臨濟宗直截源流。令人易悟。

我當下便改話頭。提個乾屎橛。又錯杜撰。仍是歇前。所以不識好惡。致後吃許多苦處。只為前來惡套不曾發明去盡耳。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因改遮話頭。前面生涯都打亂了也。也好。雖是封了被脇不沾席。又是坐禪惡套。從朝至暮行處坐處。只是昏沉散亂。膠膠擾擾。要一霎時淨潔也不能得。多事多事。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嫡子。必得松源說話。眞到人也。移單過淨慈挂塔。懷香詣方丈請益。大展九拜。他問我如何做工夫。遂與從頭直說一遍。且喜他不來聽你許多惡法。他道你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直須向遮裡一看便了。何等痛快。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暫到。入室。他舉話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捧了也。但恁麼看。大似狂鹿中箭。不得不死。天目和尚遮個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此是悟後眞見地。為人作略。特特提明。人當依此下手。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歡喜。說自己前中惡毒。迷悶心腑。他不曾忉怛救得。心中未免道。你不曾做工夫。只是伶俐禪。尋常請益。末上有一炷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遮一炷香不燒了也。說出當時錯亂不識好惡處。依舊自依我每常坐禪。指出自己執定杜撰處。正是後節多吃生受來源。是時漳泉二州有七個兄弟與我結甲坐禪兩年在淨慈。不展被。脇不沾席。惡法流行。人不覺知。英靈漢子。多墮此數。所謂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還為子是也。外有個脩上座。也是漳州人。不在此數。工夫法子雖錯。然眞是猛烈大漢。只是獨行獨坐。他每日在蒲團上如一個鐵橛子相似。在地上

行時挺起脊梁。垂兩隻臂。開了兩眼。如個鐵橛子相似。朝朝如是。日日一般。我每日要去親近他。與他說話些子。纔見我東邊來他便西邊去。纔見我西邊來他便東邊去。如是二年間要親近些子更不可得。(此是極妙處。若是中夜一睡。而用三頓棒。三十棒話頭。而下如此工夫。不消一二日。大徹去者。可惜不睡打坐所誤)我二年間因不到頭。捱得昏了困了。日裡也似夜裡。夜裡也似日裡。行時也似坐時。坐時也似行時。只是一個昏沉散亂。輥作一團。如一塊爛泥相似。要一須更淨潔不可得。(形容自己執迷情狀。)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入手。衣裳又破碎也。皮肉又消爍也。不覺淚流。頓起鄉念。且請假歸鄉。(為惡毒所魔。傑人亦幾乎磨退。幸是雪巖。因有後日也。)自此一放都放了也。(惡魔脫體。慶快平生。)兩月後再來參假。(幸有生機。)又却從頭整頓。又却到得遮一放。十倍精神。(說出脫魔妙處。)元來欲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你須是到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千萬聽取。莫更自錯。)一日我自在廊廡中東行西行。忽然撞著脩兄。遠看他但覺閒閒地怡怡然有自得之貌。(此是脩公於前後際斷。妄自坐著。不得悟處光影。)我方近前去。他却與我說話。就知其有所得。(未在。)我却問他。去年要與你說話些個。你只管廻避我如何。他道。尊兄眞正辦道人。無剪瓜之工。更與你說話在。(好。)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了。末後道。我如今只是被個昏沉散亂打併不去。他云。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猛烈二字是參禪骨頭。)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教他節七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個無字。(惡套惡套。幸有骨力。)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沉散亂來。

我便依他說。千古大人。尋一個厚蒲團。放在單位上。竪起脊梁。敎他節節相拄。透頂透底。盡三百六十骨節。一提提起。正是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提得轉力。轉見又散。提字只爲歇前語。疑無著實。因有此弊。到此盡命一提。忽見身心俱忘。但見目前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用盡滑力。方得到此。只是悟門轉遠。可笑耳。自此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清清三晝夜。兩眼不交睫。到第三日午後。自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然又撞見脩兄。他問我在遮裡作甚麼。對他道。辦道。他云。你喚甚麼作道。問得好。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好個消息。後來之悟出於此也。卽欲歸堂坐禪。到後門了。又不覺至後堂寮中。首座問我云。欽兄。你辦道如何。與他說道。我不合問人多了。剗地做不得。好人自不信。魔人自信之。不是問多之誤。正是不具眼之誤。他又云。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也好。只是圇崙頭。我被提遮一句。又便抽身。只要歸堂中坐。方纔翻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當時呈似人不得。說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以喻之。我當時無著歡喜處。此是前後際斷處。未是悟處。何須歡喜。只遮一歡喜。便坐定了。甚可惜也。便下地來尋脩兄。他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奴見婢殷勤。一對瞎漢。我便與他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是自妙明眞性中流出。說心說性。惡法從此起矣。自此目前、露倮倮地。靜悄悄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半月後便要打失。可惜許不遇大眼目大手段尊宿爲我打併。打併兩字極有力。不合向遮裡一坐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前來不過法身邊光境門頭。虛幻不實。悞墮不少。到悟後痛自

說出。正恐後人再墮也。每於中夜睡著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橛。前後際斷。虛妄自在。全是識心好處。是以日中作得主。夢中作得主。到眞正無見聞覺知處便來不得。此是用鼎銀做騙子的。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也。眞透自見。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公案並無有義路底。只是半途中錯看作義路耳。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又却都會不得。此處不會。則總不會。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遇他開室舉主人公。便可以打個跨跳。可見主人公不是衲僧巴鼻所以念佛的是誰本來面目主人公即心即佛等。公爾。皆是就體消停得力。遲不得到底。每每做幾翻悟入者。此話頭之誤也。須用三頓棒等公案作話頭方好。莫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你下口處。此話頭須要具此作略方好。有時在法座東說西說。又並無一語打著我心下事。誰著你有主人公作業。又將佛經與古語從頭檢尋。亦無一句可以解我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僅十年。後來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目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間。自東思西忖。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闇室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可憐生。幸自人品出群。所以自己不肯。因有瓜熟蒂落。方得自了。縱有無準天目。時時在側。亦救他病不得。何也。只為前來魔法深入。難於信向耳。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也。若是大力量大根器底人。那裡有許多曲折。此句收盡錯處。已下是說話頭好處。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好。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裡有你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

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好。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參個事。步趍個事。須是有遮個標格。具遮個氣概始得（分明點出看話頭樣子）。若是我說底。都不得記一個元字脚。記著則誤你平生（識心是生死根本）。所以諸大尊宿。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謂之以實法繫綴人。土也消不得。是則固是也。有大力量。有宿種。不從做處來。無蹊徑可以說者也有全不曾下工夫。說不得者也。有半青半黃。開口自信不及者（須知有此三種人品。但不可以為法）。誠謂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論履踐個事（做工夫處）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只說得一里二里話。行得千里萬里。方說得千里萬里話。汝等須是各具明眼。揀擇青黃始得。若或不然。便從佛祖肚裏過來也是無益。

高峯妙禪師

師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師謂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參不得力。以其從生從死。來去甚遠。寬而不密。義路易生。不中參究。果然枉過一年）。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己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其眼行人）。時雪巖欽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之（參得人着）。方問訊。即打出

閉却門。(妙極妙極。向遮裏入。)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參扣無虛日。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不聲未絕卽打。(此問雖好。奈師在阿誰處下手。不在打處下手。所以誤有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遮漢處著脚。致涉許多廉纖。師家出言。大宜愼取。若那時在打處起疑。何有後來曲折。)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眞再來人。)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卽上雙徑參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極好。只是歇後語。不曾擧得青州衫子。所以有後來五年重參之苦。)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尙眞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遮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於紙上見得遮漢。大似洞山過水覩影。幾乎廉纖出五位。幸得落枕子處了却。所以見得聲未絕便打道理。不失為濟上傑人耳。)其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遮裡。師便喝。(喝卽喝。猶是拂袖便出。)欽拈捧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舐熱油鐺。(言句也未會。尙作此合頭。)欽曰。你那裏學遮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尙疑著。欽休去。(更參三十年。)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迤邐由國清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寓旦過。曇問曰。那裡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曰。拋出大家看。曇自送歸堂。曁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心頭未穩在。)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正是他藏身處。)師云。作得主。(敗缺不少。)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可不是。)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賊身已露。)欽囑曰。從

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腦後一槌。]但只饑來喫飯。困來眠。[將亟底來就蓋。]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你向那裡存坐。]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兩重公案。恰好合著。]決要遮一着子明白。[討氣絶處。]越五載。[大人不肯自輕。]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今日方知。昔日喝處。]自謂如泗州見大聖。[脫空妄話。]遠客還故鄉。[是甚所在。]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也不遇是蒲團。抛出大家看。]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絶烟火。咸謂死矣。及霽可入。師正宴坐佛伽。[悟後須是恁麼。方與他相應。]甲戌遷武康雙髻峰。蓋和尞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及至學徒雲集。然尞小難容。乃援其尤者居之。

紹巖禪師

試問諸仁者。今日國主致請。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玩水時。耳目絶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着。豈曰明心。[語不是。默不是。見聞不是。離見聞亦不是。作麼生會。即今學者。莫亂才好。]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此喚作偏空外道。又安得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耶。即今禪和子。不曾遇人。自作主宰。多落斯見。諸仁者。要會麼。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疑執認。其可得乎。前二種是病。過在執認二字。此段是藥。但無是非執認。病即愈矣。

瑞鹿大師

大凡世人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祖師中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廻。今時人類皆如是。正所謂拋却眞金拾瓦礫。不肯眞實參究。恣口頭三昧。如香嚴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豈不是通達。於佛法中無有見處。父母未生前一句子便不奈何。今時學語之流。且道濟得甚麼邊事。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麼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竟之旨。要切究此參的語。是甚麼語。參的人是甚麼人。若不究此參的語。不識此參的人。是謂空過。非參學也。

玄沙大師

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出脫是不繫縛也。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尅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學的人。天下人都堪任。惟不具信根者。縱是釋迦佛放光動地。其奈爾何。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啝啝。被人把住詰問着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記言語者謂之雜毒入心。碍正知見。世間讀書人記文字多便不能融化。何況空出世法。肯食他人涎唾耶。有般人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妄想緣氣。此是弄精魂漢。瞌睡時既做不得主。生死到來怎麼生折合。一生胡亂做去。豈但哄人。皆自哄耳。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昔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秘密金剛體。即圓成正遍。遍周沙界。分明向汝道。須是全身拶入。佛道閒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因不可昇沉。建立乖眞。非屬造化。若會得此意。不費絲毫功行。立地成佛。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纔成佛性。學人多厭動取靜。靜久復思動。須剔起眉毛。打破動靜窠臼。即是正覺。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枯木寒灰。言無心也。不失其宜。言應物也。豈與灰心泯智者同日而語哉。其不亂光輝。不雜空色。云云自彼。於我何爲。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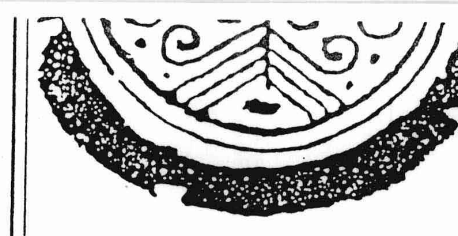
住中間意。箇中絲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此語貴在一句當天八萬門。盡十方世界。無絲毫空缺處。無絲毫影像。無絲毫行迹。可謂光爍爍。活潑潑。佛祖衆生。沒處安着。生死二字。是阿誰恁麽道。學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成氷。箭旣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但將此段細抹將來。自然省力。沾連些兒不得。若將識心湊泊。正所謂因地不眞。果招迂曲。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着。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處處染着。頭頭繫絆。只是究心不切。命根不斷。不肯死去。眞正參學人。如遇蠱毒之鄉。水也不可沾着一滴。始得箇徹頭。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的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偸鈴。徒自欺誑。若將識心遏捺。縱是澄澄湛湛。畢竟命根不斷。終不是做工夫的人。仁者。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昔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識心不斷。縱鍊得身心如虛空。終被惡業牽引去。精明湛不搖處。正是識陰。如何免得生死。總而言之。不究徹大理。悉是虛妄。

徑山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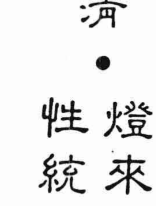
今時有一種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敎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令心頭迷悶。不肯起疑情則命根不斷。命根旣不斷。休亦不去。歇亦不得。卽此休歇二字。便是生死根本。縱百刧千生。終無了期。又一等人。

35

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旣有能帶之心。所照之境。能所對立。非妄而何。又一等人。教人諸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只是惺惺歷歷。這更是毒害。瞎却人眼。惺乃對寂法。非眞參也。須只要發明大事。纔是正覺。



五家宗旨纂要



清・性統 編
燈來 撰





自序

陳年葛藤。多少人𩐼來嚼去百雜碎。依舊圝圝圞圞。直不得引蔓牽絲尋枝摘葉。予留心此道久矣。一日博採諸書。取其符於旨者。參以己見。彙集成帙。名曰宗旨纂要。蓋不欲支離汎濫。盲瞎後人。俾學者得所依歸。便於體究。若曰某也如是。某也如是。一即五。五即一。厥宗厥旨。如是而已。咨予及門。止宜秘授。倘誤傳非人。妄加穿鑿。反道三山老漢。蚤是畫蛇添足。則吾豈敢

旹

順治丁酉孟夏既望　三山燈來題於五雲方丈

慶忠鐵壁機老人五宗斷

用臨濟而不通曹洞。則類野狐。用曹洞而不通臨濟。則落教網。是必濟洞兼通。則雲門溈仰法眼在其中矣

目錄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上

普陀嗣法門人　性統　編

臨濟宗

臨濟禪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頴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賾經論俄歎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首參黃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既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蓋因地得名也唐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攝衣據座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門人以全身建塔於大明府西北隅敕謚慧照禪師塔號澄靈

臨濟家風全機大用棒喝齊施虎驟龍奔星馳電掣負冲天意氣用格外提持卷舒縱擒殺活自在埽除情見迴脫廉纖以無位眞人爲宗或喝或棒或豎拂明之

臨濟初至河北住院見普化克符二上座乃謂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我有時奪境不奪人我有時人境兩俱奪我有時人境俱不奪又云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如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不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者裏學人著力不通風石火電光却蹉過了也學人若眼目定動即沒交涉　古德又有云中下根人來奪境不奪法中上根人來奪境奪法不奪人上上根人來人境俱奪出格人來人境俱不奪如是者謂之四料揀還見麼覿面便呈無礙境交鋒全露就中人

三山來云料者材料之謂譬如材料作舍有大小曲直之不同揀者擇取之謂譬如作舍材料揀取何者謂棟梁何者謂椽桷因材而用不致混淆接人之法因人而用亦復如是然四料揀中止有人

境二字而復增一法字者何大約人則就其當體作用者言境則就其卽物拈示者言法則就其隨機接引者言奪者除而不用之意須看有時二字甚活不過接人處方便機關臨時應用通變圓融無心合軌檢點將來似有奪不奪之異耳如必拿定死蛇思量擬議早巳瞎却人眼豈得爲臨濟宗旨哉學者不可不辨

濟宗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　面貌不教人得見青黃滿目任君看

三山來云王孫一去芳草綠　頌曰奪人不奪境胭脂和紅粉大地與山河在在呈圖影

奪境不奪人　禪板蒲團休錯用眉毛眼睫最知音

三山來云洛陽春罷洞賓來　頌曰奪境不奪人把手夜深行相逢不相識覿面沒疎親

人境兩俱奪　走歸方丈慵開口下却禪床懶措言

三山來云漁翁夜宿三更晚　頌曰人境兩俱奪虛空那摸索無形金彈子落盡翀霄鶴

人境俱不奪　高聲唱起應難逸拄杖拈來畫不成

三山來云牧童遙指杏花村　頌曰人境俱不奪脫灑灑脫脫脚板踏着眉舌頭談五嶽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濟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空而無實如有眞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直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無別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三山來別云第一句薦得半夜撞倒漆崑崙第二句薦得藕絲孔裏翻筋斗第三句薦得三歲孩兒跛挈行直此三句總就諸人見地而言須看第一第二第三字面話有深淺語有漸次如徒混悶一團平空卜度則不會臨濟所下之語矣

濟宗三句

第一句　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三山來云遠　頌曰第一句閉門打瞌睡未曾睜眼時遊戲成三昧

第二句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怎負截流機
三山來云近　頌曰第二句嬰兒剛有氣囫地一聲來眼耳鼻舌具
第三句　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
三山來云差　頌曰第三句取火待鑽燧燎却面門毛到底成何濟
臨濟示衆云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汾陽昭擧了乃云那箇是三玄三要句
三山來云飛彈打黃龍眉毛遭鼠齩

濟宗三玄要

第一玄中玄　如趙州荅庭柏話此語於體上又不住於體於句中又不著於句妙玄無盡事不投機
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故亦名用中玄
三山來云如趙州荅庭柏話此則就其現前指點拈來便是何等明淺而目爲玄中玄耶且焉得以玄中玄看作用中玄豈有用中玄而爲第一玄之理蓋凡演唱宗乘何語不從體中發出未有能離體說法者還直以第一玄假立爲體中玄者近是
如何是第一玄
三山來云金剛兩頭肩　頌曰第一玄烏龜飛上天單剩一隻脚踏著威音前
第二句中玄　如張公喫酒李公醉前三三後三三六六三十六其言無意路雖是體上發此一句不拘於體故
三山來云如六六三十六之語此正是親切指點焉得謂之言無意路而目爲句中玄耶須知第二句中玄即用中玄蓋有體而後有用凡所發揮皆是從體起用故宜以用次於體還直以第二玄假立爲用中玄者近是
如何是第二玄
三山來云空手把金鞭　頌曰第二玄騎馬上高竿噴地翻筋斗弔下一文錢
第三體中玄　此乃是最初一句發於眞體此一句便具體中玄因言顯理以顯玄中之體雖明此理乃是機不離位故

三山來云如云體中玄是最初一句發於眞體既是最初一句發於眞體豈得以最初眞體之句而目爲第三玄耶須知第三玄乃是玄中玄蓋兼前體用兩者盡在當機拈出名爲體不得名爲用不得名爲非體非用不得逈出意言難於測度非單就體而言也還直以第二玄假立爲玄中玄者近是

如何是第三玄

三山來云虛空打鞦韆　頌曰第三玄囫圇沒中邊東洋飄大海架箇無底船

第一要當風誰敢道千聖一時與那能窮此妙

三山來云看此頌猶是擬玄中玄而言者錯

如何是第一要

三山來云頭頂烏紗帽　頌曰第一要寥廓空浩浩路斷烟水寒行人那得到

第二要明鏡當臺照胡漢用皆深透匣青蛇躍

三山來云看此頌亦是擬用中玄而言者近之

如何是第二要

三山來云午夜金雞叫　頌曰第二要姸媸一齊照縱橫妙用分秦鏡當臺耀

第三要劫前者一竅擬議問如何拍手呵呵笑

三山來云看此頌猶是擬體中玄而言者錯

如何是第三要

三山來云城市街頭鬧　頌曰第三要漫把朱絃操流水與高山彈出無生調

第一玄中有三要木人空裏翻筋斗八面玲瓏知是誰

第一玄中第一要　靑天腦裂霜無限一葉凋時萬葉凋

第一玄中第二要　天地漫漫無所在亂山深處一山高

第一玄中第三要　玉龍用處應無淚萬派江流萬派清

頌曰天高地厚足窮根帝網重重不許論刹刹塵塵無盡藏不須彈指叩玄門

第二玄中有三要莫道鐵牛無伎倆不憂水草不知

閑

第二玄中第一要　鐵馬嘶聲無蕩意。一波纔動萬波隨

第二玄中第二要　懶臥木牛忘水草。亂山堆裏一身閑

第二玄中第三要　玉兎不知身照世。萬家樓上萬家明

頌曰木人石女鬭玄機。電火光中尙笑遲。萬物會歸還委悉。一聲百雜碎須彌

第三玄中有三要。劫外風光劫外春。不拘此際自相親

第三玄中第一要　空劫那邊留不住。一塵中現刹塵身

第三玄中第二要　豎窮橫徧空王外。帝網重重獨自遊

第三玄中第三要　踢倒虛空無罣礙。亂雲深處亂雲閑

頌曰劫外靈枝劫外香。天然種草自淸涼。二邊不濁非爲妙。一喝齊齊透大方

三山來云看此如上語句頌子。則是就三玄而分爲九要矣。豈臨濟當時之意旨哉。聽吾頌

如何是三玄三要

三山來云不妨疑著　頌曰三玄三要事如何。擬涉思惟蹉過多。揭諦揭諦僧揭諦。娑婆娑婆娑婆訶

附山堂淳辨三玄語臨濟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大機大用豈容以句義劈析之耶。諸方問答玄要亦直言第一第二第三。汾陽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至古塔主列爲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而三要說不行。付諸瞞盰而已。如必一一分析則是蹈塔主之覆轍。不可不辨

三山來云臨濟宗旨妙在三玄三要。而從上諸老過爲區分。未免十分破碎。山堂之言誠爲確論。止因臨濟語中有三玄三要字面。是以古塔主列爲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於三字上乃有著落。猶自

有理如以第一爲玄中玄第二爲句中玄第三爲體中玄前後顚倒又必一玄分爲三要太煞零星則已一一註出尙得謂之玄要耶總之玄則不可思議要則喫緊機關就一語之中而有體有用體用雖窮玄如是而要亦如是所以爲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大意如此而巳畫蛇添足者鑒諸

臨濟一日問僧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濟便喝　三山來云者僧當時便與一喝管教臨濟擬議不來

濟宗四喝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

三山來云金剛寶劍者言其快利難當若遇學人纏脚縛手葛藤延蔓情見不忘便與當頭截斷不容粘搭若稍涉思惟未免喪身失命也

如何是金剛寶劍

三山來云逢妖便斬　頌曰金剛寶劍無容思算直下揮時虛空血濺

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三山來云踞地獅子者不居窟穴不立窠臼威雄蹲踞毫無依倚一聲哮吼羣獸腦裂無你挨拶處無你迴避處稍犯當頭便落牙爪如香象奔波無有當者

如何是踞地獅子

三山來云力重如山　頌曰踞地獅子觸著便起突出爪牙那容得你

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

三山來云探竿影草者就一喝之中具有二用探則勘驗學人見地若何如以竿探水之深淺故曰探竿在手即此一喝不容窺測無可摹擬不待別行一路巳自隱跡迷踪欺瞞做賊故曰影草隨身

如何是探竿影草

三山來云神出鬼沒　頌曰探竿影草知醜知好張家哥哥李氏嫂嫂

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

三山來云一喝不作一喝用者千變萬化無有端

倪喚作金剛寶劍亦得喚作踞地獅子亦得喚作探竿影草亦得如神龍出沒舒卷異常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佛祖難窺鬼神莫覷意雖在一喝之中而實出一喝之外此四喝中之最玄最妙者須看有時二字甚是活潑非一向如此用也又看如之一字不過彷彿如此非眞有如此名目也向者裏轉得身來方見臨濟老人用處

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

三山來云疑殺天下人　頌曰不作喝用顚拈倒弄擬問如何全然無縫

臨濟一日示衆云參學人切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駕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來他先喝一喝拈出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做模做樣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界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住抛向坑裏學人云大好善知識辨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此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擧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三山來云止如賓主不立又作麼生

三山來云賓主相看乃就師資兩人而言賓中賓等乃就師資各人而言不可不知

濟宗四賓主

賓中賓　克符云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此是學人無鼻孔也

如何是賓中賓

三山來云客路作遊人　頌曰賓中賓眉目得人憎拍手長安去寸步實難行

賓中主　汾陽云識得衣中寶端坐解區分分是學人有鼻孔也

如何是賓中主

三山來云反鞭策鈍駑　頌曰賓中主寒山顚作

無不辨來端由笑伊目如瞽

主中賓　磐山云不解當風提祖印臨機應物自乖張此是師家無鼻孔也

如何是主中賓

三山來云暗室沒明燈　頌曰主中賓甘作外遊人東西路不辨南北豈能分

主中主　克符云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問既是太平寰宇爲甚却斬癡頑符云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風穴云磨礲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此是師家有鼻孔也

如何是主中主

三山來云當軒塗毒鼓　頌曰主中主紅日正當午寶劍高提時觸殺佛與祖

臨濟一日示衆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此人字指學人而言）先用後照有法在（此法字指宗師之法而言）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和泥合水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時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古德云主一喝驗賓賓一喝驗主主再喝驗賓賓再喝驗主四喝後無賓主也到者裏主家便奪却更不容他須是各有抽身之路始得　三山來云賓主相見卽不無不喝不棒又作麼生

濟宗四照用

有時先照後用　密雲先布點晴空霹靂後隨催驟雨

三山來云如遇僧來便問云汝是甚處人或云汝從甚處來或云汝名甚麼先照一句待伊作麼定動或棒或喝如此之類是先照後用

如何是先照後用

三山來云點燈喫飯　頌曰先照後用老龍出洞電捲雷奔魚鰕腦痛

有時先用後照　打破虛空百雜碎回頭端坐定乾坤

三山來云如遇僧來師便打便喝便豎指拈拳先用一法隨後云還會麼汝道是甚麼意旨如此之

有時先用後照

如何是先用後照

三山來云鑿壁偷光　頌曰先用後照鼓翻破竈

靈從何來速道速道

有時照用同時　眼親手辨雄雄勢盜賊奸臣怎敢當

三山來云如遇僧來師家或棒或喝即此一棒一喝中且看他如何承當如何下語此則即用為照照即是用又或師一喝僧亦喝師打云不禮拜更待何時如此之類是照用同時

如何是照用同時

三山來云無二無別　頌曰照用同時痛下針錐魂驚膽喪血染須彌

有時照用不同時　雲起南山雨北山清風明月任君看

三山來云如遇僧來師便云汝來也看他如何應答師則隨機縱奪如遇僧來師先打一棒看他如何支遣師又別作商量或照或用不拘一格賓主互换合水和泥如此之類是照用不同時四者須看有時二字不可執在一邊

如何是照用不同時

三山來云或東或西　頌曰照用不同伐鼓考鐘箕星好雨畢星好風

濟宗三哭

一者有失正宗哭　如昧失宗旨不能通徹學人自己痛哭之類

二者相符正宗哭　如偶爾契悟符合宗旨若須菩提悟佛說經自己啼哭之類

三者有違正宗哭　如違背宗旨問答不投宗師家斂手而哭蒼天之類

濟宗三笑

一者相符正宗笑　如問答相符彼此契合寒山撫掌拾得呵呵之類

二者有失正宗笑　如錯過宗旨問著不知落處師笑云非思量情識所能測之類

三者悟順正宗笑　如一旦悟徹順應宗旨有一火

35

0516

頭聞打木魚抛下火杈云啊啷啊啷呵呵大笑之類

濟宗七事隨身

一殺人刀　斬屍截象伏屍萬里
二活人劍　鋒鋩不犯絶後再甦
三脚踏實地　行行皆路步步不差
四向上關棙子　迴出尋常踏著便轉
五格外說話　牛口言語馬口會取
六衲僧巴鼻　訶佛罵祖踢倒須彌
七探竿影草　別眞辨假斂跡藏踪

又七事者

殺人刀　同前
活人劍　同前
肘後符　鎭埽山河埽除魍魎
影身草　龍睛莫覩天眼難窺
掣項索　放去收來束妖縛魅
耀眼鏡　隨手拈出奪目換睛
奪聖劍　埽除玄解不居尊高

濟宗四事隨身

一殺活拄杖子　一頭放火一頭放水
二金剛眼睛　分優辨劣透海穿山
三獅子爪牙　虎口奪食龍頷撈珠
四脚跟點地　行則須行坐則便坐

濟宗八棒

一觸令支玄棒
三山來云如宗師置下一令學人不知廻避觸犯當頭支離玄旨宗師便打此是罰棒
二接機從正棒
三山來云如宗師應接學人順其來機當打而打謂之從正此不在賞罰之類
三靠玄傷正棒
三山來云如學人來見宗師專務奇特造作倚靠玄妙反傷正理宗師直下便打不肯放過此亦是罰棒
四印順宗旨棒
三山來云如學人相見宗師拈示宗旨彼能領會

答得相應宗師便打。此是印證來機名爲實棒

五取驗虛實棒

三山來云。如學人纔到宗師便打。或進有語句。宗師亦打。此是辨驗學人虛實看他有見無見。亦不在賞罰之類

六盲枷瞎棒

三山來云。如宗師接待學人。不辨學人來機。一味亂打。眼裏無珠。謂之盲瞎。此師家之過。不干學人事

七苦實愚癡棒

三山來云。如學人於此事不曾分曉。其資質見地十分癡愚。不堪策進。宗師勉强打他。是謂苦實愚癡。亦不在賞罰之類

八掃除凡聖棒

三山來云。如宗師家接待往來。不落廉纖。不容擬議。將彼凡情聖解一並掃除。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道得道不得也打。直令學人斷却命根。不存枝葉。乃上上提持。八棒中之用得最妙者。此則名爲正棒

濟宗四大勢

第一正利大勢　從正接人。以此利物。不作高遠

第二平常大勢　用處尋常。拈來便是。不存奇特

第三眞假大勢　借假明眞。意在言外。不拘一定

第四本分大勢　作用自然。毫無勉强。不生枝節

濟宗八大勢

第一天眞大勢　如百丈捲席。馬祖下座。用處自然。不假安立

第二秘密大勢　如翠微駐步。趙州揑尼。暗裏機關。無須言說

第三平常大勢　如喚過淨瓶。却安舊處。施爲動轉。盡見本來

第四直示大勢　如卽心是佛。汝是慧超。直捷提持。更無粘滯

第五呈似大勢　如豎拂撚拳。揷鍬叉手。當機拈出。覿面相呈

第六收放大勢　如放下布袋。提起便行。隨卷隨舒。

有擒有縱
第七權設大勢　如六聰譬喻指樹吹毛曲垂方便
妙合機宜
第八省悟大勢　如潙山撥火臨濟三拳急處妙提
通身慶快
濟宗雙明雙暗句
恁麽恁麽　乃雙明也
不恁麽不恁麽　乃雙暗也
又雙明復雙暗句
有時與麽與麽不與麽不與麽　乃雙明復雙暗也
又雙暗復雙明句
有時不與麽不與麽與麽與麽　乃雙暗復雙明也
濟宗三句外省去
初句　踏著秤錘原是鐵莫將鍮石作黃金此直教
渠發善心鑒覺自己是佛是初善
中句　露柱燈籠原非有三門佛殿本來無此直教
渠破善心莫守住如今鑒覺是中善
後句　彈指豎拳皆有我穿衣喫飯豈名無此直教
渠明善心莫昧却從來知解是後善
濟宗六句內會取
恁麽也得　守戒護參終日坐不教塵世汙心田
不恁麽也得　酒盞花盤無四大就中滋味幾人知
恁麽也不得　到底有爲無所得本來無物也何求
不恁麽也不得　柳陌花衢空過眼秦樓歌館漫開
懷
恁麽不恁麽總得　把定放行無罣礙青山綠水本
如如
恁麽不恁麽總不得　把定看來無可把放行觀去
有何行
濟宗西來意三句
第一句　第一句莫莽鹵一箭射穿鐵鼓東西南
北孰爲鄰上下四維誰作主此即本體一句以明
西來意
第二句　第二句分明處犯手傷鋒如次序長安大
道信步行一任諸人來與去此卽作用一句以明
西來意

第三句　第三句須薦取語的言端。今與古。桃花輕薄逐波流。柳絮顚狂隨風舞。此即體用縱橫一句。以明西來意

玄沙三句註

體中玄　凝然三寸。子不落二邊機

用中玄　只施三尺劍。揮斷九天雲

玄中玄　磨盤秋結子。碓嘴夏開花

濟宗三訣

第一訣　到處靑山並綠水。隨時翠竹與黃花

明體

第二訣　高懸明鏡分優劣。橫拈拄杖驗正邪

明用

第三訣　頭戴草鞋登寶殿。手携經卷入花衢

明玄

濟宗六病藥 前五路不得行。行即錯

一不得淨地上捏目生花　此是平空卜度之病

三山來云。大睜著眼好

二不得無事甲裏投刀避劍　此是黑山鬼窟之病

三山來云。何不出頭來

三不得平地上認奴作郎　此是見地不眞之病

三山來云。如何是本來面目

四不得光影門頭弄粥飯氣　此是用不親切之病

三山來云。急須吐却

五不得葛藤裏說靑道黃　此是攫却縛手之病

三山來云。屎沸作麼

第六當陽大路有無位眞人。向赤肉團上。互用諸根於百草頭邊。孤明歷歷　此不在病之內者

三山來云。略較些子

濟宗十三種句

一迷眞句　貪尋言語路。失却本來眞

二出身句　今日且去。明日再來

三正宗無問句　不在多言。開口即錯

四正宗無答句　要答也何難。究竟沒交涉

五末後句　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六轉身句　見鼻孔麼。却是拳頭

七隔身句　但看天邊月。却是屋裏燈

八把斷句　扼斷玄關往來無路
九藏鋒句　口裏吐劍舌上帶刀
十聲前句　不待開口已遲八刻
十一擬問傷玄句　一念擬求玄雲障天邊月
十二褒貶句　好箇闍黎廁中餓狗
十三收放句　喫我三十棒我煞不如你

興化驗人四盌四唾四瞎

莫熱盌鳴聲　中下機語
盌脫丘　無底語
盌脫曲　無圈繢語
盌　向上明他語
當面唾　鬼語
望空唾　精魂語
背面唾　魍魎語
直下唾　速滅語
不似瞎　認得語不作主
恰似瞎　不見前後語
瞎漢　定在當人分上

瞎　不見語之來處

汾陽十智同眞

汾陽示衆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得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爲人天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不中的翼折故空不可飛翼壯弦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汝諸人一一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與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還有撿點出底麼不吝慈悲試出來道看若撿點不出未具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喝一喝下座　徑山杲云汾陽若無箇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未免喪我兒孫　鐵壁機云我者裏一智也無同箇甚麼

一同一質　總不出渠　是何物兮同一質萬象之中無等匹休將心識漫參尋毗嵐猛風吹海立

如何是同一質

三山來云囫圇圇底劈不開　頌曰一同一質渾身都是除却皮囊單剩口氣

二同大事　一毛頭上定乾坤　那箇與君同大事者裏敢言他與自一身堅密現諸塵寂滅光中無漸次

如何是同大事

三山來云太平須是將軍定　頌曰二同大事全無忌諱阿誰承當直箇就是

三總同參　燈籠入露柱　孰能與我總同參知識徒勞五十三樓閣門前意何限故鄉猶在海門南

如何是總同參

三山來云踏破芒鞋有甚用處　頌曰三總同參雲水往還徒勞惆悵擧目鄕關

四同眞智　佛眼覰不見　何人同此一眞智見得分明還不是山自高兮水自流一理齊平不容易

如何是同眞智

三山來云古鏡不須磨　頌曰四同眞智光影俱棄影現光生分明不是

五同徧普　石頭土塊　是甚麼物同徧普曠大劫來今日覩一波纔動萬波隨何異嬰兒得慈母

如何是同徧普

三山來云大地一瓊琚　頌曰五同徧普睜眼卽覩萬象森羅虛空作舞

六同具足　欠箇甚麼　阿那箇是同具足細草含烟遍山綠他鄕看似故鄕看添得籬根花繞屋

如何是同具足

三山來云富家郞　頌曰六同具足山靑水綠富貴天然梅花松竹

七同得失　牛頭沒馬頭回　甚麼物兮同得失圓明如鏡紅如日三箇猢猻夜簸錢天明走盡空狼籍

如何是同得失

三山來云背脊朝天腦門著地　頌曰七同得失明暗不立籠得烏雞白鵰飛去

八同生殺　德山棒臨濟喝　作麼生兮同生殺桃

花紅兮李花白今年呑却大還丹到處相逢李八伯

如何是同生殺

三山來云收來放去隨方便毒心半是慈心人

頌曰八同生殺銅鎚鐵鑊操縱臨時有寃難雪

九同音吼　風吹石臼演摩訶　與誰說法同音吼

飮食語言皆用口燕語鶯啼迴不同離梁芳樹却知有

如何是同音吼

三山來云無風蝴語吹　頌曰九同音吼大地皆口倒瀉銀河魚龍競走

十同得入　龍歸滄海　與甚麼人同得入田父耕

勸女機織冷眼看他家事忙問渠且道承誰力

如何是同得入

三山來云家鼐祖先是第幾代底　頌曰十同得

入功完行畢著彩堂前斑衣兒戲　寂音頌云十

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如今要見汾陽

老劈破三玄作兩邊　三山來總頌云有體有用

體用殊同眞十智一如如雖同十智總一智三玄

劈處莫糊塗

汾陽四句

接初機句　陽云汝是行脚僧

三山來云喫粥也未

辨衲僧句　陽云西方日出卯

三山來云張家兒子不姓李

行正令句　證云不通眨眼

三山來云山崩石裂

定乾坤句　總云人間天上一般春

三山來云海晏河淸

汾陽三句

學人著力句　陽云嘉州打大像

三山來云急水灘頭緊纜船

學人轉身句　陽云陝舟灌鐵牛

三山來云東邊去西邊來

學人親切句　陽云西河弄獅子

三山來云屙屎放尿也要自己去

汾陽三訣

第一訣　珊瑚枝枝撐著月　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散天邊月

第二訣　萬里一條鐵　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出眼中楔

第三訣　百草頭邊俱漏洩　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邠鐵

汾陽十八問

請益問　如何是佛。有所請益而問也

呈解問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自呈見解而問也

察辨問　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審察辨難而問也

投機問　和尚道。枯樁豈不是法身邊事。相投機竅而問也

偏僻問　鶴立枯松時如何。偏枯僻執而問也

心行問　皂白未分。乞師方便。自表心行而問也

探拔問　不會底人為甚麼不疑。探求尋拔而問也

不會問　乍入叢林。乞師指示。不會箇事。直陳而問也

擎擔問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自擎擔所見而問也

置問問　瞬目不見邊際時如何。置一問頭而問也

故問問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甚狗子却無。設為一故而問也

借問問　大海有珠。如何取得。別借一端而問也

實問問　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以其實理而問也

假問問　者箇是殿裏底。如何是佛。假此一端而問也

審問問　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箇是無。審察其理而問也

徵問問　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徵考其故而問也

明問問　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明白直捷而問也

默問問　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默然不言而問也

汾陽三種獅子

一超宗異目　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三山來頌云超宗異目叢林傑出奮起威雄壓人
無數
二齊眉共躅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三山來頌云齊眉共躅克繩武步獨振家聲牙爪
露出
三影響音聞　野干倚勢異類何分
三山來頌云影響音聞彷彿不眞狐犬競吠野干
亂鳴

浮山九帶

佛正法眼藏帶　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鑑圓明物我
殊
佛正法眼迦葉親承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帶
三山來云一滴傳一滴　頌曰佛正法眼黃面親
傳破顏笑後滅瞎驢邊
佛法藏帶、別傳教外無言說三藏圓收體性同
吾佛法藏撈摝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
如何是佛法藏帶

三山來云芥子納須彌　頌曰佛法寶藏不用思
量點頭三下自肯承當
理貫帶　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外春
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毗盧華藏物物頭頭
如何是理貫帶
三山來云掉頭背後看　頌曰至理無言絕妙絕
立一囊包括威音那邊
事貫帶　羣生造化承斯力一道靈光觸處周
事貫有無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機無咎
如何是事貫帶
三山來云處處却逢渠　頌曰事事通貫非異非
同塵塵剎剎明月淸風
理事縱橫帶　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絕羅籠
理事縱橫照用齊行者邊那邊日午三更
如何是理事縱橫帶
三山來云一任放去收來　頌曰理事縱橫鄭陌
花鄭無二無別信步放行
屈曲垂帶　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

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
如何是屈曲垂帶
三山來云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　頌曰屈已垂慈苦心誰知千般委曲萬種提撕
妙叶兼帶　同生同死機難測雙放雙收用最奇
妙叶眞機境物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
如何是妙叶兼帶
三山來云正偏非獨立借句亦雙行　頌曰妙叶兼帶臨機自在用出天然無滯無礙
金針雙鎖帶　直呈大道機關密突出全機理事立
金針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朶
如何是金針雙鎖帶
三山來云山前山後兩鈎連　頌曰金針雙鎖兩兩圓通理事不二妙用無窮
平懷常實帶　喫飯喫茶無別事見山見水總皆然
平懷常實事圓理極露柱燈籠無得無失
如何是平懷常實帶
三山來云色色本來人　頌曰平懷常實隨來隨去不用思量頭頭俱是

浮山每於示徒之際遍擧宗門語句而學者編集乞山名之因其類聚目之曰佛祖宗教義九帶集又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也更有一帶還見麼若見得親切分明却親出來說看說得相應則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但依語言以爲見解則名謗法無有是處到此合作麼生衆罔措山遂叱散

三山來云浮山九帶之語已是理事俱備體用全該曲盡禪宗旨趣然語句血脈暗與曹洞相通可見宗旨符合處學者不可泥辭害理須看一帶字妙叶無方事聯乎理理聯乎事體聯乎用用聯乎體內外聯貫兼帶不窮切忌十分分疏作一段一段說話便非九帶之義矣有識者鑑之

黃龍南禪師問隆慶閑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閑云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饑又問我手何似佛手閑云月下弄琵琶又問我脚何似驢脚閑云鷺鷥立雪非同色黃龍每以此三轉語垂問學者

莫契其旨。脫有酬者亦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南州居士潘興嗣問其故。龍云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者未過關者也。復自頌云。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下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月皎。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委。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出。誰能更喫趙州茶。生緣斷處垂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　一任揀取。拈來便用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扇子。擗口打落帝釋花冠。却是寒山埽箒

如何是我手何似佛手

三山來云活鱍鱍地　頌曰。我手何似佛手。生來快便抖擻。伸出十指分明。駭得魚龍競走

我脚何似驢脚　走遍天涯踏著是路

我脚何似驢脚。車輪頓生八角。三千剎海波澄。一陣西風葉落

如何是我脚何似驢脚

三山來云莫亂走　頌曰。我脚何似驢脚。南北東西斟酌。一任到處風流。究竟無容摸索

人人有箇生緣　喫飯穿衣承誰恩力

人人盡有生緣。落花流水。桃源過後再無尋處。蒲蓑烟雨漁郎

如何是人人有箇生緣

三山來云十分現成　頌曰。人人有箇生緣。朝朝日日往還。不是本來快足。賺殺李四張三

南堂示衆云。參學至要。不出箇最初末後句。透得過者。平生事畢。其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用印證自心。看得穩當也未

南堂辨驗十門

一須信有教外別傳　從來不疑

三山來頌云。教外別傳誰不信。纔聞學著低頭聽。不知賺殺多少人。千古萬古成藥病

二須知有教外別傳　看破了也

三山來頌云。教外別傳人盡知。如泥如醉又如癡。
忽然平地翻筋斗。耳朶原是兩片皮。
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　入耳無異聲
三山來頌云。無情有情均說法。聽得分明沒搭撒。
落花流水並松濤。咳唾語言六七八。
四須見性如觀掌上。了了分明　瞞得過那些
三山來頌云。見性分明毫不差。看來不覺眼迷麻。
自從識得本來面。綠水靑山滿樹花。
五須具擇法眼　金沙終不混
三山來頌云。雙眸擇法貴圓明。滿目靑黃假共眞。
不是頂門光亞竪。獅兒撞入野狐羣。
六須行鳥道玄路　不落尋常蹊徑
三山來頌云。鳥道玄途事若何。分明行路帶淆訛。
往來踪跡無人見。一陣淸風過大羅。
七須文武兼濟　衣冠禮樂。鐵甲金鎗
三山來頌云。出將入相事難期。妙用臨機莫可爲。
遇弱須提三尺劍。逢强且詠一聯詩。
八須摧邪輔正　頭頂脚踏

三山來頌云。邪正當前孰敢逃。明明賞罰不相饒。
吾宗自有英雄手。把定乾坤莫弄驕。
九須大機大用　石火莫及。電光罔追
三山來頌云。大機大用少人知。掣電轟雷猶較遲。
若把其中輕放過。兒童拍掌笑嘻嘻。
十須向異類中行　纔過牛胎。又鬪馬腹
三山來頌云。頭角纔生已不堪。無端當面把人喃。
可憐足繫紅絲者。欲賣風流難上難。
護聖靜嗣南堂頌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
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臨濟宗旨頌

堂堂賓主歷然分。無位眞人不可親。栗棘蓬中能
出手。金剛圈裏解翻身。腮邊一掌機鋒峻。脇下三
拳意智新。胸次未能明七事。盲枷瞎棒罔勞神。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上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中

普陀嗣法門人　性統　編

曹洞宗

洞山悟本良价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驚異曰吾非汝師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二十一詣嵩山受具足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云來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山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云此子雖是後生甚堪雕琢山云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應蒙賞鑑後參雲巖晟禪師因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山云和尚還聞麼巖云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山云某甲爲甚麼不聞巖遂豎起拂子云還聞麼山云不聞巖云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山云無情說法該何教典巖云豈不聞彌陀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山於此有省乃呈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始得知巖深肯之山一日辭行問巖曰和尚百年後若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祗對巖良久云只者是山沉吟巖云价闍黎若欲承當此事切須仔細山猶涉疑及行後因過水覩影方始悟徹乃作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於唐大中末屆新豐山接引學徒厥後盛化豫章住筠州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晩得曹山本寂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回互由是洞上宗風播於天下諸方宗匠咸推尊之蓋洞山之宗因曹山而顯故名曹洞宗立此一宗自洞山爲之始也

曹山耽章禪師諱本寂咸通初訪洞山悟本洞山問闍黎名甚麼章對云本寂山云向上更道章云不道山云爲甚麼不道章云不名本寂山深器之密印所證遂乃依栖十有餘年洞以類已堪任大事寂將辭去洞云三更來當授汝曲折果中夜至方丈洞授以先雲巖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

曹洞家風君臣道合正偏相資鳥道玄途金針玉線內外回互理事混融不立一法空劫以前自己爲宗良久處明之

洞宗偏正五位

正中偏　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爲學人不知轉動滯在劫外則孤理而缺事故立正中偏背理就事從體起用無語中有語也

如何是正中偏

三山來云夜半星河斗柄懸　頌曰正中偏沉沉古殿鎖蒼烟漏聲欲盡更初罷澹澹蟾光映碧天

偏中正　偏中正者爲學人著於物象滯在今時則孤事而缺理故立偏中正舍事入理攝用歸體有語中無語也

如何是偏中正

三山來云天曉不見行人徑　頌曰偏中正滿天星斗雲攢鏡隨他萬象自森羅無窮光中含混沌

正中來　正中來者乃是不居尊貴位中無化而無所不化凡有言句皆從無中唱出不借而借迴途轉位戴角披毛向異類中來處處無間雖居今時而不落今時此轉身一路也

如何是正中來

三山來云紅塵堆裏百花開　頌曰正中來木人踏破古蒼苔縱橫不礙平原濶朶朶蓮花信步開

兼中至　兼中至者兼前偏正兩位盡在機前拈出往來鈎鎖血脈連環卷舒自在妙用隨機更不疑滯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中爲人邊事明暗雙放作家弄險處也

如何是兼中至

三山來云柳絲桃紅增佳致　頌曰兼中至妙用無方全理事戛玉敲金韻冷然希音透徹雲天際

兼中到　兼中到者兼前四位挾妙而歸正位亦任冥應衆緣依然不墮諸有動靜施爲平常自在全體該收更無遺漏功勳不犯明暗雙收是也

如何是兼中到

三山來云兩頭截斷通玄妙　頌曰兼中到及盡

有無還大道撒手迴途不露踪歸家拍掌呵呵笑」

三山來總頌云五位正偏絕妙奇旁通回互露先機當頭不犯寰中禁內外和融總不知

洞宗君臣五位

君

君者正位也常住眞空了無一物凝然獨立至貴至尊故名君

如何是君

三山來云鳳閣龍樓儼至尊　頌曰獨鎭寰區凜聖顏九重端拱化無偏至尊自是亡倫匹落落深階露日鮮

臣

臣者偏位也即是色界之中種種萬象物物無偏贊化裁成少伊不得故名臣

如何是臣

三山來云文經武緯妙裁成　頌曰公卿白屋巽常流豪氣三千射斗牛不爲功名矜釋褐了知才幹篤千秋

臣向君　臣向君者偏中正也舍事入理更無眞理之異也

如何是臣向君

三山來云一片葵心擁聖明　頌曰瀝膽披肝事莫窮夢魂常自誓孤忠勛華豈獨誇鴻烈爲羨傾誠到九重

君視臣　君視臣者正中偏也背理就事不立事相之名也

如何是君視臣

三山來云出獵曾經渭水濱　頌曰相卜何因到傅巖龍車御處野雲開鹽梅爲借調羹手不負從前夢一回

君臣道合　君臣道合者即正偏兼帶之語也理事混融內外和合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住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爲玄妙故名君臣道合

如何是君臣道合

三山來云風雲聚會處千古頌明良　頌曰盛治鴻猷壯帝畿泰交此日慶都兪欲知一德咸孚處妙用無方絕顯微

35

三山來總頌云。霧鎖巖廊瑞色開。堂簾高起共徘徊。千秋大業歸無住。漫把勛名仔細裁

洞宗功勳五位

向

向時作麼生。分明有箇見處。時時趨向此事。雖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絲。直須如此用心。方有趨向分。又云。君向臣。父親子。亦正中偏也

如何是向

三山來云。凝眸長不瞬。怎肯抱頭眠　頌曰。著眼凝睛未是親。中懷繾綣自殷勤。回頭不謂雲烟者。肯負依依一片心

奉

奉時作麼生。既知有此事。十二時中。不與他違背心。心無間。念念無差。所以道。知有底人。始解奉重。又云。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亦偏中正也

如何是奉

三山來云。赤心常捧日。雲水自依山　頌曰。掩著柴門閉著關。抛節可是畏峰巒。山翁此日何思算。漫羨黃虀但酌泉

功

功時作麼生。前此向時奉時。猶存取舍。向落偏枯。猶未成功。到此渾身放下。撒手忘依。便能全身擔荷。徹底承當。內外一如。更無異體。正中來也

如何是功

三山來云。不須閑氣力。撒手到渡烟　頌曰。平生辛苦有誰知。喫盡寒酸未足奇。及至承當無箇事。得來依舊笑當時

共功

共功時作麼生。前此功勳。獨著未得理事混融。此則體用雙彰。不住一色。所謂君臣會合。父子通同。黑白不分。象中至也

如何是共功

三山來云。生殺同條出。春秋總不知　頌曰。天高地下勢難窮。就裏誰分造化工。自是鈞陶盈大冶。行生總在不言中

功功

功功時作麼生。前此大功並顯。內外齊彰。此則不落有無。不存賓主。及盡今時。迥超階級。上功字是功勳。下功字是不坐功勳。所謂功成而不處。故云不共。象中到也

如何是功功

三山來云帝力云何有謳歌忘太平　頌曰底定河山數十秋弓抛劍挂自優游皇風帝德知何處社飲村歌樂未休

三山來總頌云五位功勛知不知有功恰到無功時一條布袋都囊却笑倒長街老古錐

洞宗王子五位

誕生王子　此喩心本是佛不假修持本自圓成無勞證悟然猶須知有向上一路如皇后所生之太子雖是天然尊貴名曰誕生亦名內紹亦名王種亦名正位要知此位亦須轉却若不轉即便墮在尊貴邊所以道子轉身而就父為甚父全不顧不見有誕生王子也父者向上虛位明本來原無位次不落階級也

如何是誕生王子

三山來云前星光宇宙貴胤自天然　頌曰生來尊貴號儲君位正東宮沒比倫玉葉金枝非別種轉身猶自出王庭

朝生王子　此喩修行人未得本來尊貴須借修證如始覺向於本覺葵傾藿奉運用聖智調和妄情善理眞性而得圓成恰似世間開國元勛有大功勞一朝封以王位故亦稱王子此已在偏位中生出不同王種亦是外紹宰相之類也既有誕生之王振紀宗綱必假外紹三人主掌門戶內外體正道法方隆故以諸王子次之

如何是朝生王子

三山來云才猷堪贊化闡勛不住功　頌曰潛心養志在深山學邁才超不等閒大用一朝來帝眷承顏豈獨侍朝班

末生王子　此喩修行人雖假功修終無汙染猶如幻智隨流漂沒忽爾回光幻滅覺圓方信自心不從人得埽除都淨不挂一絲入塵而不染塵得解脫智者亦朝生中之庶子羣臣位也

如何是末生王子

三山來云淸白非為苦堅貞節不移　頌曰落落孤貞淸且貧肯將毫末惹埃塵登科不慚平生志

始信雲衢展步輕

化生王子　此喩修行人萬緣俱盡已之勛業已成却又廣運悲智入鄽垂手旁宣正化頭頭上顯物物上明猶如閫外威權設施不犯不惟安貼家邦亦乃把定世界此亦朝生庶子中之子將軍位也

如何是化生王子

三山來云威揚宣正令中外化親傳　頌曰不動巍巍仰聖明傳持閫外賴將軍太平底定無多事妙印高懸不露文

內生王子　此喩修行人既已證修正化已畢復還本體不出深宮縱横自在體用不彰理事俱泯常居尊貴位中與誕生同體此雖幼小亦可紹位亦名內紹乃誕生處之幼子也

如何是內生王子

三山來云入宮無異體對面不相逢　頌曰無作無爲渾似癡功勛不犯醉如泥而今已出靑霄外紫禁重闈那得知

三山來總頌云同生同死絕疎親名貌何分是幾人踏破來時多少路都盧共到法王城

洞宗內外紹

內紹　紹繼也續也相續不斷之義內者正位中威音那畔是也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如修行人明心見道於日用中頭頭顯現物物分明實無差互左右逢原不假修進不假行持當體便證無上菩提猶如誕生本來尊貴故名王種以能紹繼君位也

如何是內紹

三山來云深宮無敵體妙用解承當　頌曰天然尊貴異常流寶位傳持事未休不是人王無別種那能物物與頭頭

外紹　外者偏位今時門中一切對境觸物處也向外紹則臣位如修行人不明自心不見自性不了正因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續起功用故名外紹

如何是外紹

三山來云風塵無異路曉夜據征鞍　頌曰剎剎塵塵事不差拂開朝霧與晩霞見得分明無異路

何妨盡摘洛陽花

附

僧問九峯虔（虔乃石霜侍者）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峯云。是。曰如何是外紹。峯云。若不知事。極頭秖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峯云。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峯云。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峯云。灼然有承當擔荷。怎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峯云。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峯云。天明不覺曉。曰如何是外紹。峯云。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峯云。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峯云。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峯云。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峯云。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峯云。若是。因甚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峰云。同時不識祖

三山來云。看九峰此篇答話。可謂入理深談。須知內外一體。所以論外紹則曰不借別人家裏事。論內紹則曰推爺向裏頭。又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又曰渠也不獨坐世界。又曰更知聞阿誰。又曰誕生王有父。又曰同時不識祖。可見內卽外之內也。所謂知事之極頭處也。所謂向裏許承當擔荷也。所謂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也。外卽內之外也。所謂且教渠知有。教渠知有裏許事也。所謂天明不覺曉。天明外也。不覺曉外而內也。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名姓雖有獨有同而不相離。此所以得繼紹而成功也。誕生王有父。必歸向上處位。而後盡善盡美也。學者不可不知

洞山五位圖

洞宗圖說

偏中歸去極幽玄
正去偏來理事全
兼至去來明妙用
到兼何必逐言詮

正中偏 誕生 君向臣不共 內紹

須知正位非言說
脫光依稀屬有緣
語默豈能安世界
鷂鷂縱橫鳥道玄

兼中至 化生 臣向君共功 臣用

偏中正 朝生 臣奉君一色 外紹

兼中到 內生 君臣道合[illegible]功 不動

正中來 末生 君視臣向功 [illegible]

大者本州刺史
二者把筆文章
三者放鷹走狗

四者外人家鄉
權有五鄉最小
家中侍奉爺孃

太陽三句圖

第一句 如獅子哮吼 通一路

第二句 如獅子返擲 無賓主

第三句 如獅子踞地 兼帶去

王子五位圖

一誕生王子 王宮初降日 玉兔豈能離 未得無功旨 人天何太迷

二朝生王子 子時當正位 明暗在君臣 未離兜率界 烏雞雪上行

三末生王子 髑裏寒冰結 楊花九月飛 泥牛吼水面 木馬逐雲嘶

四化生王子◯白衣雖拜相此事未爲奇積代
簪纓者休云落魄時

五內生王子◍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
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洞山偏正五位圖相

不共（正中偏）內紹 ◓誕生 君向臣

一色（偏中正）外紹 ◒朝生 臣奉君

功（正中來）棲隱 ●末生 君視臣

共功（兼中至）臣用 ○化生 臣向君

功功（兼中到）不動 ◍內生 君臣道合

虛位 ◯

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烟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
舒未兆前

偏中正玉人不親臨臺鏡子夜星沉瑞氣濃依舊青
山不露頂

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趂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
馬踐蒼苔

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
橫無變異

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人有志妙難窮辭裁絕
頂無根草

洞山偏正五位圖

兼中歸去極幽玄
正去偏來理事全
須知正位非言說
朕兆依稀屬有緣

正中偏
手戀　王宮初降日　玉兎豈能離
內紹　未得無功旨　人天何太迷
君向臣不共

兼至去來與妙用
到兼何處有言詮
出沒豈能該世界
蕩蕩縱橫鳥道玄

兼中至
手孔　白衣雖拜相　此事未爲奇
臣用　積代簪纓者　休云落魄時
臣向君共功

偏中正
手時　子時當正位　明暗在君臣
外紹　未離兜率界　烏雞雪上行
臣奉君一色

兼中到
手內　混然藏理事　朕兆卒難明
不動　威音王未曉　彌勒豈醒醒
君臣道合功功

大者本州刺史
二者把筆文章
三者放鷹走狗
四者外人家鄉
惟有五郎最小
家中侍奉爺孃

正中來
手未　焰裡寒冰結　楊花九月飛
頭頭　泥牛吼水面　木馬逐雲嘶
君視臣功

洞宗四賓主不同臨濟賓主臨濟就師資而言此就體用而言

主中賓　體中用也

如何是主中賓

三山來云我無你不成　頌曰主中賓長江玉浪生不因風皺面如何得成紋

賓中主　用中體也

如何是賓中主

三山來云你無我不得　頌曰賓中主是子還歸母爲問呱呱兒來自甚麼處

賓中賓　用中用頭上頭也

如何是賓中賓

三山來云月色冷風聲　頌曰賓中賓渾身都是塵鳥能明大用怪殺野狐精

主中主　物我雙忘人境俱泯不涉正偏位也

如何是主中主

三山來云渾崘不須補　頌曰主中主不聞亦不覩兒孫向後看誰是爾宗祖

三山來總頌云賓中主也主中賓賓賓主主不相倫會得主賓混融處不萌枝上辨秋春

寶鏡三昧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守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叶敲唱雙擧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叐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矜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值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三山來云看者寶鏡三昧曹洞之宗包括無餘但恐以此沿流把作相傳口訣使非洞上宗旨古人密授心印如是精細今之一機一擻而抹殺宗旨者獨何與覽之可爲浩歎

洞山謂曹山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以授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絕遇眞法器方可傳授直須秘密不可影露恐屬流布喪滅吾宗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向上人之眞僞有三種滲漏當機直須具眼

洞宗三滲漏

滲不停水漏不盛物故名滲漏

一見滲漏　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謂見處滯在所知設有妙悟亦須吐却若不轉位卽坐在一色所言者直是語中未能盡善知他見有所滯也

如何是見滲漏

三山來云直具一隻眼又云放下著　頌曰山重重復水重重萬水千山一目中若道水山常在目行人依舊路濛濛

二情滲漏　智常向背見處偏枯　謂情境不圓滯在取舍不能融通鑒覺著於一邊皆是識浪流轉途中岸邊事直須句句離却二邊不滯情境方有出身之路

如何是情滲漏

三山來云如膠似漆又云活潑些子好　頌曰擔板從來見一邊何如到處眼雙圓滿腔繫戀還須吐一落思量便不堪

三語滲漏　究妙失宗機昧終始　謂滯在語言句失宗旨不能於言詮三昧下轉身所以當機暗昧宗旨不圓須是通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乃得妙旨圓密

如何是語滲漏

三山來云倒四顚三又云道甚麼　頌曰有言須是悟無言開口成雙落二三況復游揚逞妙義堪悲堪笑口頭禪

洞宗三路接人

鳥道　不開口處玄關轉未措言時鳥道玄

此是不落語言聲前一句

玄路　寫成玉篆非干筆刻出金章不是刀

此是玄音妙旨談而不談

展手　眨眼牙口叮嚀聲竪拂拈槌仔細傳

此是覿面提持隨機拈出

三山來云美則美矣爭有一人大不肯在

頌曰空裏往來絕朕踪玄中妙義韻難窮打開入字無遮障會取機關處處通

洞宗三綱要

一敲唱俱行　敲擊也一齊截斷屬理也唱舉也一並用出屬事也敲唱俱行事理兼備也謂之偏正

俱行卽濟宗之照用同時也

如何是敲唱俱行

三山來云猿嘯鳥啼隨任運山前嶺後一般春

頌曰敲唱俱行事一如收來放去總同途縱橫理事無偏執殺活分明會也無

二金鎖玄路　金鎖者鈎鎖連環血脈不斷事中隱理理中隱事偏中有正正中有偏理事圓融正偏不二交羅無礙妙應不窮故曰玄路

如何是金鎖玄路

三山來云織成一段天然錦密密金刀剪不開

頌曰金鎖玄關達者稀如環妙用在臨機往來不斷偏回互一句無私絕妙奇

三不墮凡聖　坐斷兩頭事理不涉不立玄妙不落有無應物利生得大自在一切影象依倚一齊打脫明雙收也

如何是不墮凡聖

三山來云本來面目無多子喫飯穿衣任縱橫

頌曰聖解凡情一筆勾也無煩惱也無愁無生面貌團圞在何事區區作馬牛

曹山云凡見聖解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曰是類墮不斷聲色是甚麼墮曰是隨墮不受食是甚麼墮曰是尊貴墮

洞宗三種墮

一者披毛戴角是類墮　類者披毛戴角乃異類中事也若意有所滯未免落在異類中須是一念無私向異類中有出身之處故類亦須墮

如何是類墮

三山來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　頌曰披毛戴角瀟灑得過一入荒丘尋他不著

二者不斷聲色是隨處墮　隨者隨聲逐色不斷聲色也若不明聲色未免落在聲色中要知聲不自聲色不自色聲色本無因心假立須是不著見聞向聲色中有出身之路故隨亦須墮

如何是隨墮

三山來云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　頌曰見色聞聲終不是塵鶯啼綠樹別有知音

三者不受食是尊貴墮　受食是今時事不受食是那邊事若執在那邊未免落在尊貴中須是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履尊貴一位猶須虛却故尊貴亦須墮

如何是尊貴墮

三山來云不裝珍御服來著破襤衫　頌曰禮絕百僚非是尊高無人侍立常自逍遙

三山來云墮有墮落墮除二義苟滯在三者中便是墮落能向三者中有出身處便爲墮除若論披毛戴角是類墮不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則墮落之義爲是若論曹山須具三種墮之言則墮除之義爲是如上所註二義兼該大約三種看來須明轉位始得識者辨諸

正命食

知時而食不受食害卽不枉死名正命食黃蘗云今之參學者纔出衆來只欲多知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了知解反成毒藥如多與兒酪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以此受害豈知知解盡屬生滅眞如之中本無此事故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

●令疑命

洞宗三種蘆花

內三種蘆花

一種蘆花　一色到頭純素白二邊不許著青黃此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眞空絕相及盡今時名一色蘆花

二種蘆花　不與凡花爲比並獨超衆草自尊高此是不守一色不住正位向上優游鶴麗霄漢出銀籠名飛出蘆花

三種蘆花　綠水青山常作伴淸風明月夜爲鄰此理事混融隨放隨收雖在今時而不落今時子轉身而就父名返入蘆花

三山來頌云一色到頭正位中不居正位出銀籠轉身就父無端的三種蘆花不住功

外三種蘆花

第一白馬蘆花　轉身景物原無異回首家山總一

般　明有用也

第二明月蘆花　出處溪山各異歸來雲月是同明有照也

第三雪壓蘆花　動轉平常坦坦橫斜本分如如明照用為一也

三山來頌云有用有照用同作家此際露針鋒輕輕剳處難思議飛入蘆花不見踪

洞宗三問答

如何是髑髏眼　答云目不瞬四維洞照

如何是髑髏耳　答云耳不側圓音歷歷

如何是髑髏手足　答云臂不掉撼碎虛空脚不動踏翻海嶽

髑髏者乾淨之體明法身邊事也答意如何謂離不著一切而能破一切也

三山來頌云證到法身無所為無為為處用無虧橫身應物渾無物赴感隨緣却是誰

洞宗四印　欲分清共濁當辨印和風

當風不當印　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三山來頌云當風不當印闢破洪濛忘混沌任從功烈與天高一曲羲皇誰解聽

當印不當風　拈得鼻孔忘了舌頭

三山來頌云當印不當風一夜東君睡正濃紅白滿園無看管枝頭桃李笑難窮

風印俱當　披星戴月入水拖泥

三山來頌云風印兩俱當顚不顚兮狂不狂渾身都是黃金甲要與秋風戰一場

風印俱不當　擔水河頭賣點燈助日光

三山來頌云風印俱不當紙屏石枕竹方床衲被蒙頭全不會也無短兮也無長

張三壁口鶻精神記得眉毛忘眼睛驀瞎相呼無用處面門擊碎絕人行

洞宗四借借

借功明位　位是虛位功是一念萬年有作之功借功明位者借功勛而明底事也

三山來頌云滿園桃李正芳菲莫道東君展笑微色色都來藏不住無端漏洩化工機

借位明功　借位明功者借本來而顯功用也
三山來頌云生來志氣已非常揭地掀天做一場
不是居恒抱負重那能衣錦得還鄉
借借不借借　正中來縱橫得妙雖借借而實無借
借體用一如也
三山來頌云法法頭頭聽自然無分先後與中邊
隨收隨放隨舒卷萬里星河共一天
全超不借借　不住於事不住於理不住玄妙不住
有無體用雙忘偏正不立兼中到也
三山來頌云到得休即便休更無一物可堪求就
中何自論玄妙理事無關始徹頭

洞宗四知有

不知有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知有　一念回光即同本得
知有了却不知有　及到無心無也無
不知有後眞知有　始信南泉喚作牛
三山來頌云昧却本來事者多一朝得見兔蹉跎
歸家莫道閑瀟灑戴角披毛怎奈何

洞宗兩轉身

一轉　棄却者邊閑景致回觀那畔好風光
二轉　盡日閉門慵待客忽然啓戶問行人
三山來頌云流落江湖數十秋歸來高臥白雲頭
一朝頓起風塵念依舊乘槎逐浪遊

洞宗借句挾帶

借　借者資借外邊以顯其功用也是偏位是外紹
是臣種
句　句者裏頭一句以明其本體也是正位是內紹
是王種
挾帶　挾帶者挾持借句兩種並借而行由偏位而
總歸於正位也
三山來頌云不是百花不見春春來依舊百花新
花開花落誰爲主識得分明任縱橫

洞宗小五位

大功纔轉　功者功用也修行人十二時中妄念起
時以覺心照了如三軍有功將軍賞也若妄念滅
除眞照亦無如將軍有功帝王賞也若眞妄兩忘

正偏不立不守尊貴如帝王有功餘者皆不能賞故曰大功不賞大功者無功之功也此是虛位纔轉者轉入偏位中來是以借位誕生

借位誕生　既是大功纔轉却入誕生中來誕生雖是嫡子固名王種然對帝王須當稱臣亦屬臣種亦屬借位謂他縱居東宮亦屬偏位不能居其正位以大功轉而入偏位也

三山來頌云纔道無功已涉功無功功盡妙難窮
轉身一步非他事漸入深宮近九重

一色若消　誕生乃正宮皇后太子須居東宮東宮者正具一色邊事偏中趣正也若住在此間亦不名尊貴亦不名正位故須一色消盡不住東宮不守尊貴乃名尊貴

方名尊貴　猶如帝王崩後太子嗣位方名尊貴若修行人雖明本分不能觸處融通一向坐在窠窟裏名為有地位有途轍者裏不可住者却須轉身別行一路不滯玄妙不執中邊雖處尊貴而不居方名尊貴不然則死水裏淹殺人無數

三山來頌云本來是佛不須疑認著依然猶是癡
踏破頂顊無覓處堂堂大露鎮皇畿

細中移足　細中移足者乃是達眞正理趣到此亦須拈却不可作奇特想不可作玄妙想前此一色既消是事法已盡而今眞理亦除直教理事雙忘眞妄不立故名細中移足

鶴出銀籠　既能細中移足自然不住於事不住於理不住者邊那畔玄妙不存佛祖那顧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千手拈不起千眼覷不著向者裏薦得便是鶴出銀籠

三山來頌云理事雙忘絕妙奇脫身一步更難思
銀籠鶴出衝霄漢正是翔空無礙時

位裏轉身　超情離見不涉有無此是正位中事雖在正位却須轉身偏位中來若一向把斷要津未為本分故須向今時路頭垂手接人自利利他乃可

月鋪金地　月鋪金地者有照有用入泥入水不顧身命應機化現撈摝有情了却那邊却來者邊接

物利生曲爲今時權行方便乃轉身之妙用也
三山來頌云幾曾巖畔把心灰又到紅塵走一回
不是白雲驚夢破何緣月色滿高臺

太陽玄三句

一平常無生句　白雲覆青山青山不露頂
須知此句要通一路通得如獅子嚬呻
三山來頌云平常一句義幽玄話出無生別有天
語下言前難摸索旁通一路在機先
二妙玄無私句　寶殿無人空侍立不栽梧桐免鳳
來　須知此句無賓主通得如獅子返擲
三山來頌云絕跡藏踪渾似癡主賓不立最玄微
沉沉古殿蒼烟鎖一句無私上上機
三體明無盡句　手指空時天地轉迴途石馬出紗
籠　須知此句兼帶去通得如獅子踞地
三山來頌云枯木花開錦繡新三春令到絕鳴禽
等閑透得其中旨體用明明不可分

洞山初有四句

一言無展事　如答鎮州出大蘿蔔頭是也其言不
曾開展以明其事須理會在有言之外乃可
二語不投機　如答乾屎橛是也其語不與來機相
投須妙悟於語句之間乃可
三承言者喪　如從言句承當便喪失宗旨此不能
在言外理會者
四滯句者迷　如凝滯於句中便迷昧眞理此不能
在語中妙悟者於此四種薦得作箇灑脫衲僧於
此不明終成鹵莽
三山來頌云話出無生妙義多舌頭無骨帶諸訛
承言滯句終無用一片癡心奈若何

洞宗三種功勳頌

正位一色　無影林中鳥不栖空階密密向遙寒
巖異草何曾綠正坐當堂失路迷
大功一色　白牛雪裏覓無踪功盡超然體皓融月
影蘆花天未曉靈苗任運剪春風
今時一色　髑髏識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日
用光中須急薦青山只在白雲間
三山來頌云尊貴位中坐者難忘功罷業渾如斃

須知接引今時事一色無過正與偏

宗門八恁麼 正不坐正 偏不垂偏

有時恁麼　兩箇五百是一貫阿爺原是丈夫漢

有時不恁麼　從他五五二十五我則六六三十六

有時恁麼却不恁麼　題目雖然一般怎奈註脚各別

有時不恁麼却恁麼　雖然日月不雙明到底三年同一閏

有時恁麼恁麼却不恁麼　說是說非無定止闍黎莫作兩頭看

有時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　指東話西非與錯將長就短的和眞

有時恁麼不恁麼總得　或是或非金出鐵若橫若順鐵成金

有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自古張家雖姓李從來二字不成三

頌指是爲非非不是將非作是是焉非就中若也情量度海角天涯鷂子飛

浮山遠錄公十六題

一識自宗　識自宗者須識本來宗趣不落言詮纔擬論量千山萬水

二死中活　死中活者寒灰發燄枯木騰芳須是死中得活木人撫掌石女呵呵

三活中死　活中死者貪尋言語路裏却本來人如夾山境語直作境話會是也

四不落死活　不落死活者不坐二邊不住一色日用尋常逍遙自在

五背捨　五背捨者背事捨理埽蕩聖凡纖塵不立離四句絕百非赤灑灑淨躶躶堂堂無間隔皮盡乃通身

六不背捨　不背捨者披毛戴角拖犁拽耙隨時遊戲不捐事理所謂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七活人劍　活人劍者凡有語話不犯鋒鋩隨機妙轉應物圓成所謂放行則瓦礫生光你若轉得身來自是揚眉吐氣

八殺人刀　殺人刀者埽除佛祖見割斷聖凡情一

句截流萬機寢削所謂把定則乾坤失色你若觸著鋒鋩未免喪身失命

九平常　平常者就日用尋常中垂手不事奇特高遠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

十利道拔生　利道拔生者剪除脚下線指出掌中珠拔濟羣生利以大道雖然春色無高下到底花枝有短長

十一言無過失　言無過失者粗言細語倒弄顛拈悉皆中的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也但恐承言滯句之流却從者裏蹉過

十二透脫　透脫者不被一切羈縻逈然超脫脚跟截斷紅絲線天上人間自在飛此是學人能領會也

十三透脫不透脫　透脫不透脫者雖然打破玉園子却撒黃金在眼中是透脫中不透脫也

十四稱揚　稱揚者提持此事妙唱宗猷須是箇中人會悟音聲之外所謂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知音

十五降句　降句者斷絕語言不悉談說所謂閉口牢藏舌安身第一方

十六方入圓　方入圓者縱橫得妙左右逢源更無滯礙隨口道來無可不可能入圓通三昧也

三山來頌云喫盡寒酸費苦辛同生同死是何人慈衷一片誰知委幾度臨機任縱橫

洞宗三解脫門

文殊面目　文殊門者借物顯[illegible]　頌曰若問文殊戶頭頭路不隔東林青鬱密南嶽碧嵯峨天際懸空月庭前帶雨莎更尋玄妙相箭已過新羅

觀音妙唱　觀音門者音聲聞也　頌曰欲叩圓通戶圓通戶不封戍樓鳴曉角烟寺起霜鐘鶴唳當晴夜猿啼正碧峰悉心閑位廣何處不相通

普賢妙用　普賢門者身動靜也　頌曰若欲識普賢嵯峨本不懸蘿攀登絕頂航聖探祥蓮野老燒松火山童汲月泉縱橫如未會覿面隔重巔

三山來頌云庭前栢子鬱青青無數春禽樹上鳴幾度援弓拋彈擊爭嫌辜負老婆心

曹洞宗旨頌

刼壺空處妙難通。擬欲無功已墮功。偏正不曾離本位。君臣那更異深宮。玉機轉側方圓備。寶鑑澄明理事同。雲輦月娥歸半夜。曉來烟霧尙朦朧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中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下

普陀嗣法門人　性統　編

潙仰宗

潙山禪師諱靈祐。長溪趙氏子。得法於百丈海和尙。初至大潙。木食澗飲十餘年。始得仰山慧寂禪師相與振興其道。故諸方稱曰潙仰宗

潙仰宗風。父子一家。師資唱和。語默不露。明暗交馳。體用雙彰。無舌人爲宗。圓相明之

圓相起因

圓相之作。始於南陽忠國師。以授侍者耽源。源承讖記。傳於仰山。遂目爲潙仰宗。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嘿論。耽源謂仰山曰。國師傳六代祖師圓相九十六箇。授與老僧。國師示寂時。復謂予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來。大興此道。次第傳授。毋令斷絕。吾詳此讖。事在汝躬。我今付汝。汝當奉持。仰山旣得。遂焚之。一日又謂仰山曰。向所傳圓相。宜深秘之。仰曰。燒却了也。源曰。此乃諸佛相傳至今。何乃燒却。仰曰。某甲一覽。已知其意。能用始得。不可執本也。源曰。於子卽得。來者何如。仰曰。和尙若要。重錄一本。乃重錄呈似。耽源一無差失

三山來頌云。國師父子太無因。讖記傳來直到今。畫得圈圈九十六。青天白日換人睛

暗機

仰山親於耽源處。受九十六種圓相。後於潙山處。因○此相。頓悟。有語云。諸佛秘印。豈容言乎。又曰。我於耽源處得體。潙山處得用。謂之父子投機。故有圓相辨的。於人。或畫㊉此相。乃縱意。或畫(佛)此相。乃奪意。或畫(人)此相。乃肯不全意。或畫(卍)此相。乃全許意。或畫([illegible])此相。或點破。或劃破。或擲却。或抹却。皆是截斷

衆流也更有種種多相無非賓主縱奪權實機關總看時節因緣隨機拈弄乃入鄽垂手方便設施又或閑暇師資辨難互換機鋒只貴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耳

一日梵僧來參仰山於地上畫〇此相示之僧進前添作◒此相以脚抹却山展兩手僧拂袖便行仰山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山開目見遂於地上畫㊌此相顧視其僧僧無對如此皆暗機之類也

三山來云如此絡索是甚麼弄猢猻底閑家具雖然如是也要大家知委

三山來頌云覿面相呈事最奇隨宜縱奪在臨機一輪明月輝霄漢照破河山影畫眉

義海

仰山一日坐次有僧來禮拜山不顧僧問和尚還識字麼山云隨分僧乃左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山於地上書箇十字僧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山乃改十字作卍字僧又畫〇此相以兩手托起如修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山畫圓相圍却㊣字僧乃作樓至勢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僧乃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後經五日問山山云汝還見否者云吾見其僧騰空而去山云此是西天羅漢特來探吾宗旨者云某甲雖覩此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山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覺海變爲義海體同名異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如此皆義海之類也

三山來云鳥爲白別刁刀不同者僧點畫分明仰山體勢完備正眼看來且不識者箇字在

三山來頌云河洛交呈鳥蟲迭變剖羲畫之奇蹤劃蒼頡之異撰月印川以無痕珠入盤而自轉看看具眼阿師薦不薦

五觀了悟和尚與仰山立玄問玄答

◒此相謂之舉函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將此相來問有更添半月對之答者以蓋覆函故曰函蓋相稱以現圓月相也◐此相名抱玉求鑒相若將此相來問即於其中書厶字答之此相謂之覓珉鑑答者識玉便下手也㋰此名鉤入索續相若將此相來

問但於厶字側添亻字答之乃問者鈎入答者索續乃名續成寶器相也(仏)此名已成寶器相若將此相來問但於內書土字答之(土)此名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教意所攝若是靈利底對面分付擬之則不見也三祖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苟不具眼焉能辨此

三山來云玄問玄答卽不無若一向滯在裏許未免成粑脫印子矣何以爲吾宗向上之旨哉學者師其意而用之可也

三山來頌云一人拈起一人圓兩兩相將各一邊識得兩邊符合處收來依舊月團圞

辨第八識

(卍)此是衆生具有六識添空一識名爲七識七識不可得名第八識亦名八王子亦名八解脫亦名八丈夫總有四八三十二相此是果相因智報德七識亦名傳送識七八二識不相離故來爲先鋒去爲殿後以至追思過去攀援現在念慮未來三細六粗五意六染七識分彼分此分是分非八阿賴耶識名爲白淨識本無瑕玷無佛無衆生無你亦無我古德頌云賴耶白淨本無愚三細分時有六粗八萬四千從此得大千沙界作凡夫夢心桎梏原非有病眼空花豈是無反掌之間成十善依然赤水獲玄珠第八識亦名含藏識若是悟底人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反觀第八識爲不動智空無內外名大圓鏡智卽一體也平等性智總號也以妙觀察智收前六根六塵六識乃至八萬四千塵勞轉爲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轉入妙觀察智妙觀察智轉入平等性智平等性智轉入大圓鏡智卽一體也是相宗師若有問難能轉者卽轉在那箇識按楞伽經云佛誡大慧初中後夜常以妙觀察智當淨現流識轉六根爲成所作智如手仰時不應問覆手何在亦如水爲冰時不知有異故云煩惱卽是菩提百法唯識二論但取其義莫著言句也六祖偈云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六妙觀察智七平等性

智因地轉五成所作智八大圓鏡智果上轉

三山來云還見麽○喚作識亦得○喚作智亦得

且道能轉底在甚麽處○打破鏡來緫向道

三種然燈此見曹山錄中非仰山語因前收在潙仰宗故不欲移動也

曹山云然燈前有一種一未知有同於類血之乳一知有猶如意未萌時始得本物此名然燈前有一種知有往來言說聲色是非亦不屬正照亦不得記同類血之乳是漏失邊事此名然燈後直是三際事盡表裏情忘得無間斷此始得正然燈乃云得記載祖庭事苑

如何是然燈前　首山云諸佛在我前　智門祚云空劫無閑人　五祖演云令人疑著

如何是然燈後　山云諸佛在我後　祚云衲僧天下走　演云一場懡㦬

如何是正然燈　山云靑山無異路　祚云火星入牛斗　演云錯認定盤星

頌解得分明珠走盤未能透脫幾多難如瓶注水無遺漏隔海風光冷眼看然燈前

頌不見明珠不走盤長天靜夜黑漫漫古今十世無增減拈起牛頭尾上安然燈後

頌問處分明答處親塵塵刹刹總逢君一聲黃鳥靑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正然燈

三山來云前後且置直須正照俱忘猶較些子

頌曰然燈前後不相因正是然燈畧較親三際情忘無所住堂堂得見本來人

香嚴三照語頌

本來照　擬心開口隔山河寂寞無言也被訶舒展無窮又無盡卷來絕跡已成多

寂照　不動如山萬事休澄潭徹底未曾流箇中正念常相續月皎天心雲霧收

常照　四威儀內不曾斷今古初無間斷時地獄天堂無變異春回楊柳綠如絲

三山來頌云三照由來一照同何分前後與當中箇中若了全無事一點靈光暎不窮

仰山設九十六種圓相開爲百二十合爲九十六共一十九種門設施圓收在於六門一圓相二義海

三暗機四多字學五意語六默論

三山來頌云秖箇從中辨假眞。一門關破許多門。門門施設成何義。貴在臨機妙用親。

仰山臨終付法偈云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後龍潭智演爲四偈。

三山來云仰山平生弄盡虛頭。喜得臨行一句傾心吐出。別無剩旨。若非龍潭註破。惹得無數人打瓦鑽龜。委悉麽。一輪明月空歸去。萬朶河山鏡影中。

龍潭智四偈

一二二三子㊎牛字淸風起。㊍佛來看不就。㊅人來爭綱紀。

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

兩口無一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鱉。

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潙仰宗旨頌

權分九十六圈圖。脫印相承有所傳。垂手爲人曾作拜。橫身應物善交拳。禪天雲散心光現。義海波澄月影圓。明暗相參看變態。莫教辜負草鞋錢。

仰山九十六種圓相圖

三位：信位◯ 人位◯ 無位◯

三照：然燈前◯ 正然燈◯ 然燈後◯

三昧：無相◯ 同相◯ 異相◯

三類：有情類(牛) 異類◯ 無情類(日)

三界：佛界(圈) (心) ◯ (生)

生界(尾) (角) ◯ (車)

魔界(女) 拜 (乂) 交拳

落處(舌) ㊀

末前句◯ 第一句 方員任器 頭角全彰

日用句◯ 第二句 體用互收 名言不立

末後句⊙　第三句隱顯無私旁通者許

修羅三昧擎日月勢

○ (生) ◎ ○ (心) (臣) ○ ○ ○ ○ ○ (日山) ○

(雲) (尾) ○ (氏)(佛) ○ (人) (山) ○ ○ (大) (心才) ▲

女人三昧羅剎不隱

)(⊕ 日把手 (井) ○ ○ (心) ○ (宝) (門) ⊕ (佛)

○ ○ ○ ○ ○ (羽) ● (天) (八) (隼) ○ ○

(體) (三同生) (卍) (山) ○ ⊕ ○ (大) (四) ○ (絜) ○

(言) (水山) (水) (心中水山) ● ○ ○ (木) (七) (丁) □ ○

(日水)　已上開爲百二十合爲九十六種總不出

十九門施設也

一垂示三昧門　二問答互換門

三性起無作門　四緣起無礙門

五明機普互門　六暗合賓主門

七三生不隔門　八卽幻明眞門

九用了生緣門　十就生顯法門

十一冥府生緣門　十二三境順眞門

十三隨機識生門　十四海印收生門

十五密用靈機門　十六啐啄同時門

十七隨收隨放門　十八卷舒無任門

十九一多自在門

圓收六門

一圓相 ○　二義海○○　三暗機○○

四多字學○○　五意語 ▲　六默論 (五)(爻)

總斷

三山來云種種圓相雖是多門設施不過師資辨驗臨機拈出毋論是生是佛情與無情那能越得圈子去莫道九十六箇卽百千萬億剎剎塵塵種種變現無過一箇包羅得其意者勿執其本庶幾用而無礙可也識者酌之

雲門宗

雲門禪師諱文偃姑蘇嘉興人也俗姓張氏受具遊方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心要州指見雪峰存禪師再蒙印可初主靈樹開法嗣雪峰後遷雲門光泰寺其道大振天下學者望風而至號雲門宗

雲門宗風出語高古迴異尋常北斗藏身金風露體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超脫意言不留情見以無伴爲宗或一字或多語隨機拈示明之

雲門示衆云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萬緣作麼生承當衆無語自代云一鏃破三關後德山圓明密禪師遂離其語爲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

雲門三句

函蓋乾坤句　本眞本空一色一味凡有語句無不包羅不待躊躇全該妙體以事明理體中玄也

如何是函蓋乾坤句

三山來云總在裏許　頌曰函蓋乾坤事莫窮頭頭物物露眞風頂門亞豎摩醯眼萬象森羅一鏡中

截斷衆流句　本非解會排遣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言思路絕諸見不存玄中玄也

如何是截斷衆流句

三山來云不通一滴　頌曰截斷衆流意若何算來一字已成多推排解會徒勞力肯把要津放得過

隨波逐浪句　許他相見順機接引應物無心因語識人從苗辨地不須揀擇方便隨宜句中玄也

如何是隨波逐浪句

三山來云一葉扁舟　頌曰隨波逐浪過前川絲笠青簑把釣閑一曲漁歌江際晚高低棹破水中天

雲門宗八要

一玄　一玄者凡有用處玄妙難思不在尋常語句內無容測度不可思量故名爲玄　毗盧頂上起寒濤没手泥人斬怒蛟聾耳千程聞蟻鬪失明萬里見秋毫

如何是一玄

三山來云燈籠騎露柱　頌曰幾度乘風泛小舠彩雲影裏漫撐篙舉網撒破虛空面又向山頭釣巨鼇

二從　二從者凡有指點皆隨機拈弄或因其見解

而接引之不另標特解故名爲從　萬頃淸風雨後山暖鶯鶯語巧喧喧溪花野水不知數總在春風和照間

如何是二從

三山來云柳絮隨風　頌曰桃紅李白鬬芳妍一夜東風色更鮮猾蝶狂蜂何處去慣尋香氣到花前

三眞要　眞要者就其本體眞實切要而言不屬玄微奧妙支離蔓衍故名眞要　看盡雲山翠深秋霜助日夢魂淸有人問道無餘事雲在靑天水在瓶

如何是眞要

三山來云六月日頭到處熱　頌曰脚底茫茫路轉賒東西南北盡天涯風塵踏遍無閑思竟畢回頭始是家

四奪　四奪者隨所拈弄都是刀鎗就機奪機不容擬議任彼千般知解一味搶攙故名爲奪　一陣白蘋一葉風滿池零落玉芙蓉巨鱗吸盡滄溟水留得珊瑚照日紅

如何是四奪

三山來云不遇無情霹靂手埽蕩烟塵將屬誰　頌曰拓土開疆也大難幾回血汗染征衫可憐三尺魚腸劍漫假雄才手靖邊

五或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或隱或顯或東或西用無一定語絕方所此機竅之不容捉摸者故名爲或　把定要津路不通路殊不復辨西東梅花玉片開晴岸柳絮金絲遇曉風

如何是五或

三山來云我到者裏却不會　頌曰習習香風過樹頭去來何處覓蹤由行人無數空惆悵幾度尋思恨未休

六過　過者用到極頭十分孤峻無你挨拶處無你轉身處迴避不及忒煞無情故名過　古德擊叉過也難雪籠台項衲衣寒是非得失俱收拾分付諸方仔細看

如何是六過

三山來云一分心悻一分慈　頌曰狠毒心腸何太孤提刀仗劍忍於屠命根斷處難思算幾箇男兒是丈夫

七喪　喪者隨人上下喪失天眞不見本來癡迷狂走又或執著已見喪却目前如此之類皆謂之喪刻舟求劍眞云昧待兎守株何太迷可歎幾多無目漢也隨人脚走東西

如何是七喪

三山來云貪觀眼前浪失却手中橈　頌曰弱喪窮兒實可哀家珍拋却自何來自從別去娘生面落落長途喚不回

八出　出者脫體轉身不拘一處不守一隅隨機應用八面四方都有出身之路故名出　南辰北斗只西宮火裏生蓮奪目紅野色更無山隔斷月光直與水光通

如何是八出

三山來云天上人間自在飛　頌曰鳥道羊腸路太多瓶頭脚底任蹉跎隨他曲折芒鞋滑步步如

龍嶠奈何

雲門三種病（動止因三種偏枯落二邊）

一未到走作　避影勞形無是處離陰滅跡枉徒然

三山來頌云東去西來無了日南奔北走到何年紅塵擾擾忘歸路夢斷家山實可憐

二已到住著　幸然葉有方回首却便沉空不轉身

三山來頌云長安雖樂實難居到處優游任卷舒莫教閉門高枕臥養成痼疾倩誰除

三透脫無依　走南進北無方所盡日優游不到家

三山來頌云不入塵牢不受纏拋枷打鎖許多年誰知作箇長流客蕩蕩無依去不還

古尊宿總頌未到家山烟水秋歸來那更不回頭就中透得無依止此病閻王替汝愁

雲門二種光不透脫（疑情猶未盡 回首到家遲）

一切處不明面前有一物是一　聞聲見色隨疑轉驢糞從他換眼睛

三山來頌云白雲朶朶翳雙睛一線青天也是塵撥盡黃金知何日不愁寂寞不愁貧

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　遇物臨機生見解是非卜度自孤疑

三山來頌云夢破方知一物無法塵盡處亦何孤誰知暗裏相逢處依舊從前障眼珠

古尊宿總頌十處逢緣九不通疑情一片滯頑空何勞揀擇尋宗旨來意還他去意同

雲門一字關

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劍門云祖　如此之類凡有所問但以一字關之是也

三山來云雲門恁麼道謂是箇不關風謂是舌頭太短有人透得此關許你親見雲門

三山來頌云一字關一字關何不成雙獨成單單單一字誠難測一字誠難測也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

抽顧

雲門見僧來每以目顧之卽曰鑑或曰咦而錄者曰顧鑑咦後來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叢林目之爲抽顧密嗣門

三山來云非父不生其子　頌曰雲門鑑咦德山抽顧方便機關父作子述擾擾叢林卒未休而今猶在欣相慕

巴陵三句

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盌裏盛雪

三山來頌云銀盌盛雪內外明徹不是巴陵有口難說

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三山來頌云珊瑚枝枝撐著月一道寒光照不歇大鵬一口吸滄溟鰲鼉魚龍皆惡發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三山來頌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信爾自然忘其彼此一般景致兩般看紅是桃兮白是李

雲門聞語乃云他日老僧忌辰只須舉此三轉語供養老僧足矣

三山來云巴陵三句可謂得雲門血脈者若但以此供養猶覺未在何故不見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也不得匆匆草草

雲門宗旨頌

睦州爐鞴雪峰機打就金毛獅子兒三句楷磨區法則十門規度別機宜樹凋葉落西風急雲淡天低暁日遲情見到頭窺不得離心意識始方知

法眼宗

法眼禪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得法於漳州羅漢桂琛禪師初住撫州崇壽次住建康淸凉大振雪峰玄沙之道周顯德五年閏七月間示寂江南李後主謚曰大法眼禪師

法眼家風則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句裏藏鋒言中有響三界惟心爲宗拂子明之

眼初同紹修洪進過地藏院阻雪値圍爐次藏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云是別藏竪兩指眼云是同藏亦竪兩指便起去次日送至門首藏指庵前太古石問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且道此石在心內住心外眼云在心內藏云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無對遂解包依席決策一日呈見解說道理藏曰佛法不恁麽眼云某甲詞窮理盡也藏曰若論佛法云云眼於言下大悟後因行脚話不知最親切始悟徹作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不到耳聲眼觸何色耳聲難成眼色何立色心不二彼此無差有人會得靡類吾家乃立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

此乃華嚴六相義擧一齊收於一一法中有此六義經中蓋爲初地菩薩說也

三山來云六相卽不無還出得〇者箇麽

三山來頌云桃李枝頭色色新紅如脂抹白如銀雖然笑破東風面都是園林一樣春

法眼華嚴六相義頌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三山來云法眼恁麽道未免裂破舌頭　頌曰六眼由來義不同不同同處妙相通同中有意同無

異兩岸蘆花對蓼紅

六相總論

若究置欲免斷常邊邪之見須明華嚴六相義門則能任法施為自忘能所隨緣動靜不礙有無具大總持究竟無過此六相義是辨世間法自在無礙正緣顯起無分別理若善見者得智慧總持門不墮諸見不可廢一取一雙立雙忘雖總同時繁興不有縱各具別冥寂非無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詳法界內無總別之文就果海中總成壞之旨今依因門智照古德略以喻顯六相者一總二別三同五異五成六壞總相者譬如一舍是總相椽等是別相椽等諸緣和合作舍各不相違非作餘物故名同相椽等諸緣遞相互望一一不同名異相椽等諸緣一多相成名成相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本無作故名壞相則知真如一心為總相能攝世間出世間法故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為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為壞又云總相者一合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異相者多義不相似故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緣各住自性不移故此上六相義者是菩薩初地中觀過世間一切法門能入法界之宗不墮斷常之見若一向別逐行位而乖宗若一向同失進修而墮寂所以位位即佛階墀宛然重重鍊磨本位不動斯則同異俱濟理事不差因果無斷迷悟全別如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約正宗十地猶如空中鳥跡若約圓修斷惑對治習氣無非理行相資缺一不可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道無虧普賢以行會理根本之門不廢

三山來云種種譬喻可謂明惺若論衲僧分中似覺未在何故濟本來無位次誰敢強安名

總別同異成壞之相互換投機句意超脫而後學輩多渣滓其語何啻如牛毛耶殊不知總則學體分明別則法法不濫同則同一法性異則功用自異成也無法可成壞也無法可壞若能體用純真一即六六即一如金作器器器皆金雖燦然分別而了無絲毫可現之相如是則十處十會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

復何疑哉便是透脫十成百了千當還我金剛王寶劍來

三山來云者多口阿師未免性命落在五雲手裏隨喝一喝云還知痛癢麼若也知得千零百碎依舊面目團圞若也不知團圞面目總被千零百碎者裏更有爲五雲出氣底麼試出來道看

宗要偈七首

卽物契神　勤求勝積功理契古今同同得妙何處澗松西北風

示機　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也不會綠水青山

毗盧頂上　一眞收不得萬類莫能該蚊子生頭角泥鰍上舞臺

迦葉門前　覿面露堂堂全機不覆藏刹竿頭倒卓紅日上扶桑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澄盤鐶釵釧一同金暎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萬法唯識　不曾出世立功勛萬國文明草木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河神

總頌不移寸步越河沙地獄天堂混一家佛祖位中消息斷何妨盡賞洛陽花

又有四機

箭鋒相拄　機鋒相敵也

三山來頌云兩陣交鋒莫可當彎弓架矢豈尋常箭頭的的相逢處脫却征衣笑一場

泯絕有無　不存朕兆也

三山來頌云大用臨機不可窺卷舒出沒妙相隨竝無面目教人見誰向虛空强畵眉

就身拈出　當面直提也

三山來頌云自從闢破祖師關掣電轟雷任往還不識當機拈弄處低頭已隔萬重山

隨流得妙　卽境設施

三山來頌云祖意明明百草頭相逢到處逞風流隨家待客無豐儉把筯拈匙一笑休

天臺韶國師初自踈山來自謂得旨令徒衆入室自不入室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以所

悟聞於眼眼云汝向後爲國王所師吾不如也

三山來云父聞子健恨不殺身　頌曰曹源一滴水洗盡耳中塵座前龍象客幾箇是知音惟許通玄解報恩

韶國師四料揀

聞聞　放

三山來頌云萬籟傳聲無彼無此放開耳門都在裏許

聞不聞　收

三山來頌云猿嘯鳥吟落花流水是聲非聲歸眞亦爾

不聞聞　明

三山來頌云剛到長松下又從幽澗過蹉跎泉石裏逐處演摩訶

不聞不聞　瞎

三山來頌云四方咸聞寂八面不通風小軒天地老一枕夢周公

法眼宗旨頌

卽俗明眞總萬方法身從此露堂堂山河大地皆標的草木叢林盡發揚秋雨徧催梨葉老春風齊拆杏花香義天覺海周沙界窺管侍蠡試測量

附錄

三身

三身謂法報化身也法身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淨滿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在衆生身中卽寂照用也寂卽法身照卽報身用卽化身金光明最勝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化身者如來在昔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應身者謂諸如來爲諸菩薩說於眞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爲除身見衆生怖畏歡喜故爲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身法身者爲除煩惱等障爲具諸善法故惟有如如法如如智是名法身前二種身是名假有第三種身是眞實有

爲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智一切諸法無有別法　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益者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又瓔珞經云五分法身以識性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解脫攝倒見度知攝無明是五分香瓔珞其身

三山來云諸經解說甚是分明祖師門下覺大遠在長久云喚作法身得麼振身云喚作應身得麼顧視左右云喚作化身得麼五分眞香即不無要問諸人鼻孔在甚麼處

三山來頌云話到本來一物無無生面目何曾殊祇因者箇婆心重別相安名總一如

四智

大圓鏡智　如大圓鏡現衆色相
平等性智　觀一切法悉皆平等
妙觀察智　善觀諸法無得而轉
成所作智　成本願力所應作事

轉八識則能成四智也

三山來云智亦不可得識又作麼生

秘藏詮註云佛轉八識而成四智八爲大圓鏡智七爲平等性智六爲妙觀察智五爲成所作智識惟分別智能決斷

三山來云糊餅饅頭是一是二

大乘莊嚴論云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具三身

三山來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此是識復擊一下云此是智又擊一下云此是身汝等諸人作麼分解復擊一下

古德云眼等五識爲成所作智意爲妙觀察智化身攝末那爲平等性智報身攝阿賴耶爲大圓鏡智法身攝

三山來云且道報化法身又以何爲攝

智通禪師問六祖三身四智旨要祖曰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疑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其名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三山來云將謂是箇祖師

○前五識轉成所作智
第六意識轉妙觀察智

前五識謂眼耳鼻舌身此乃四大和合而成皆各司其用云體本來無過止因外有色聲香味觸之塵內之根與外之塵相偶而識生焉罪業所由起也不轉則為識轉則成所作之功而各效其用矣第六意識乃意根而意為六根中之頭目意識一動則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細滑起徧計之情轉則妙於觀察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香臭不分甘苦不別粗細一體而成自然之智矣起信論云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此則無六塵境界也毗婆沙論問曰心意識有何差別答曰無有差別即心是意意即是識祖師云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謂之佛性不會喚作精魂雖然如是蹉過者甚多錯會者不少

三山來云用會作麼雖然如是蹉過即不可具眼底辨看

○第七末那識
轉平等性智

楞伽云末那者此云染汙蓋由六識既動意根著處即成汙染七識亦名傳送識前粘六識後連八識七識無定體亦無定用因意識分別好醜七識即從而分別之故以此分好分醜傳送於第八識八識則受而含藏故云七八二識不相離倘意識轉為妙觀察則七識亦不分彼分此而轉為平等性矣染汙之名何自而得哉是以體清而用亦不濁也

三山來云本非汙染那求清淨原無分別說甚平等雖然如是若不撥轉關棙吾恐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無了期也欲不汙染得乎

第八阿賴耶識

轉大圓鏡智

第八多異熟性故名含藏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爲因招感今生異熟心是果異熟者異世熟染之性不期然而自合也阿賴耶者卽是眞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眞俗境界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含影像亦名如來藏識伽陀云諸法於藏識識於法亦爾更互爲因相亦悟爲果相若於含藏處破諸惡見捨我執等但如大圓明鏡物來則照物去不留影像都無能入如來眞空妙藏與諸佛同證同得有何不淸淨者哉故曰大圓覺智性淸淨

三山來云○者箇是大圓鏡阿那箇是含藏識○者箇是含藏識阿那箇是大圓鏡含藏識且置止如打破鏡時又向甚麼處會取道道

第九阿那識

亦名純淨識

合論云寄說阿那識此云執持爲第九純淨識如五六七八等識常依九識以依止凡愚不了妄執爲我如水暴流不離水體諸波浪等以水爲依故六七八識常以淨識爲依何謂九爲淨識爲二乘人久住在生死業種六七八識有怖畏故恐彼難信方便於生死種外別立淨識使令悲智漸漸得生達識成智則賴耶成圓鏡之體持功德之門末那爲平等之源一自他之性第六起觀察之妙轉正法之輪五識與所作之功垂應化之迹斯則一心匪動識智自分不轉其體但轉其名不分其理而分其事但伏六識不取塵境故名識滅是故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卽識之塵詮量有據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垢淨心明本來是佛

三山來云是濟世航登者得渡是起死藥服者得甦須知純淨就眞體而言若染汙卽不得矣實志修行者勗諸

按三身四智諸說採摭經論歷據詳明與潙仰辨識處大相關係可資深譚正修者不落旁蹊而行正路故予有取焉往往同流之士必謂吾單傳直指之宗何借此爲殊不知學道者爲心意識之所困苦甚矣虛明自照本自無他風境搖搖倏然走

作通人達士猶未免焉況其下者乎可無方便覩照之力乎倘因其披剝之說破其虛妄擣其窠窟即吾受用處皆大圓鏡智也精金萬煅不再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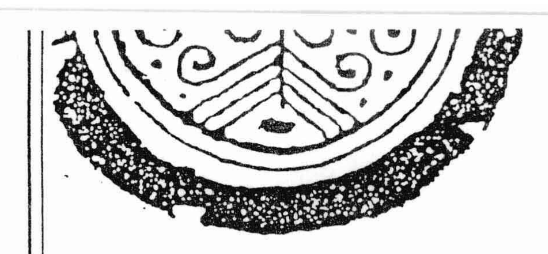
三山來云此老不可謂非婆心也

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卷下終

志略

妙喜杲祖集人天眼目已自引蔓牽枝高峯老人纂要之出得非畫蛇添足耶是以鐵祖有密授之戒老人示寂幾二十年語錄已經重刻而纂要眞本重扃笥中非吝也無如家賊難防向因燕京翠崖典藏鑰時請稿重述同寮輩私相傳錄將遍諸方且烏焉之混刁刀之差轉行轉訛壬午春寧子執本請曰其訛如此不幾瞎悞人眼何若以眞本付梓庶見從上諸祖眞面目其裨益不小予思事不可執一執一不變非通道也遂以稿授寧朝刻而夕行爲善閱者勿謂爲吾門相傳家事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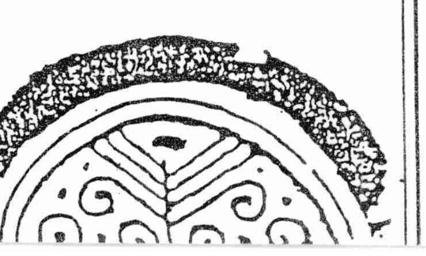
康熙癸未孟春　嗣法門人　普陀性統　謹識





御製揀魔辨異錄

清世宗 撰





上諭佛祖之道指悟自心爲本是此說者名爲正知正見用之以利人接物令人直達心源方得稱佛祖兒孫所言外道魔道者亦具有知見因其妄認識神生死本以爲極則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所以謂之外道魔道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溪正脈者及見密雲悟錄內示其徒法藏闢妄語其中所據法藏之言駭其全迷本性無知妄說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師悟處亦全未窺見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眞外魔知見所以其師一闢再闢而天隱修亦有釋疑普說以斥其謬然當日魔心不歇其所著述不行即燬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闢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將使究竟禪宗者懷疑而不知所歸而傳染其說者將謂禪宗在是始而起邪信繼而具邪見起邪信則正信斷具邪見則正見滅必至處處有其魔種人

人承其魔說自具之性宗不明而言條之枝蔓肆出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媚悅士大夫同於娼優伎倆豈不汚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細朕爲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於悟修何有又於藏忍何有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夫禪宗者教外別傳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古德云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若一滴投於巨壑如是言者言言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如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何一非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從無一實法繫綴人天今魔藏立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以袈裟縷縷爲宗旨所繫有四法有雙頭有小法大法有大法之大法稱爲細宗密旨有傳有授而魔嗣弘忍以僧伽難提遇童子持鑑直前爲從來有象可示證其魔師一〇之象爲不悖又以多

子塔前袈裟圍繞一事作袈裟爲宗旨所繫之明證又以臨濟打克苻普化鑿爲黃蘗三頓棒之象象種種作爲實法不勝枚舉全從知解穿鑿失却自心黃蘗云今時人只欲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以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眞如之中都無此事夫食不消之人多而魔藏父子則是已經飽毒者也佛法不二豈可執定三四而更有密傳三四之宗旨廣引從上古德言句相似者爲之注脚轉以較勘不立言說單提向上之正宗仰面唾雲反汚已面趙州云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基接人自有三藏十二部接他了也祗說無是非分別相早不本分何況宛出個是非分別相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古錐千七百則公案總是語言文字若不識得這個縱使字字句句依樣葫蘆卽爲魔說卽爲謗佛縱能記得佛祖所說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字字句句不差正是光明海中多

著泥滓況旣落言詮卽同教相卽同教相則三藏十二部現在又何必立教外別傳之旨任伊橫說豎說能出三藏十二部之外乎聖人多能佛多神通能非聖本神通亦非佛宗仲尼何嘗知西方之梵語如來不能作震旦之唐言能與神通各有所窮與這個有何交涉何況文字一端魔藏父子輒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詮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個又有何交涉博通經史如剪綵以添樹上之生花目不識丁亦飯熟不借鄰家之水火若魔藏父子其大病根正在識丁而不識這個今使蒙古人來便接蒙古俄羅斯人來便接俄羅斯暹羅蘇祿琉球日本人來便接暹羅蘇祿琉球日本若必待伊識得文字然後接得則佛法不能盡天蓋地矣魔藏邪外知見自以爲言言據古字字稟經豈知盡三藏十二部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盡世間四庫縹緗所有文字並與貫串配合極其稜消縫泯自道佛來也開口不得正是佛出世也

救不得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況魔藏以邪外知見唐突佛祖向上邊事絇安得有呵斥分祇瞞得有眼無珠之徒明眼人前魔形自露趙州云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都大是去聖遙遠一代不如一代只如南泉尋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道說葛藤博飯噇覓禮拜聚三五百衆云我是善知識爾是學人可知法藏父子之魔形從數百年前趙州早爲判定更不必到眼始知也悟修皆以臨濟一棒指人魔藏斥曰一橛頭禪躲跟窠臼若論個事無論奇言妙句俱用不著雖一棒一喝亦爲剩法古人不得已而用棒喝原爲勦絕情見直指人心魔藏若以情見解會乖謬之甚古不云乎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何嘗執此一喝一棒也魔意但欲抵排棒喝希將伊所安立之一○相雙頭四法之實法以邀奇取勝殊不知其大乖教外別傳無法可傳之旨也且悟修未嘗謂一棒爲

千佛萬佛之祖而魔藏妄揑一○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獨非躲跟窠臼乎若將一○相作棒喝用獨是躲跟窠臼若將一○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直是魔家窟宅矣忠國師以九十七○相示就源就源以示潙仰魔藏杜撰稱爲然燈以前無文密印當日就源示仰山仰山一見即焚却源後問仰仰即重集一本呈源更無遺失又潙山舉○相內作一日字仰山就地畫一○相內作一日字以脚抹之潙山大笑魔藏但於仰山一見即能記憶處詫爲神奇而不於潙山大笑處仰山焚却及脚抹處薦取所謂韓盧逐塊若謂九十七○相奇特者朕今即作八萬四千○相歸於八千三百九十七○相又歸於七百九十一○相又歸於九十五○相又歸於九○相又歸於一○相正如入海算沙亦遊戲華藏之一具有何奇特至於三元三要自臨濟唱出以來古今宗師無不拈提而皆不能分明學似魔藏乃執黃蘗三頓棒以附會之杜撰差排是乃全不知三元三要臨濟不云乎大凡演唱宗乘

須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中須具三要首提演唱二字演唱不能無言句言句須識元要方成活句然一元而三要即具三元而九要全具如此㈢㈢㈢乃元以立要要以貫元非九要不能貫三元得九要而三元始圓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所以元要之法無法不該如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顯而易見者又如四料揀之法亦如春夏秋冬之四時雖寒景變遷總不出此一年此一年即棒喝也曹洞之五位亦如五行之互具不出此一氣此一氣即棒喝也若夫浮山九帶朕謂一句中須具九帶而九帶中須具五十五束又如汾陽十智同眞朕謂一句中須具十智同眞而一同眞中須具五十五實如此與元要之旨何別推而廣之難以悉數總之歷代祖師雖更換面目接引世人總不離世尊拈花臨濟棒喝之旨離此者即爲魔說況此棒喝能具萬法能消萬法此棒喝豈有定相一棒喝何得作一棒喝用魔藏不識目爲一橛禪如果言禪即一橛已屬多設魔藏意猶未足不知必待幾橛

方稱其魔意也三頓棒與三日耳聾豈更有別意有何交涉乎又魔藏作五宗錄序以窣堵波爲喻以九級爲五時教義以結頂處爲如來禪以千丈旃檀從空破頂爲祖師禪以五光三昧爲五家宗派又自詡其言爲塔頂上加聚沙一掬種種魔說夫一切教相皆屬筌蹄譬土種瓜瓜成非土金從鑛出鑛豈即金乃謂教之級盡其結頂處即如來禪直同夢囈且西來大意即是如來涅槃妙心五家分派的的歸宗何可分佛分祖而又分五家雖二乘之與大乘尚如皮肉骨髓層次歷歷而分拆不開何況單提向上邊事五光五派有何交涉大似漢代迂儒謂尚書二十八篇應雲臺二十八將魔意祇欲推五宗爲超佛越祖而掬沙加頂已又度越五宗如來所謂大妄語成者又魔藏指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落空亡外道而弘忍泥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夫祇就本來無一物句論固似自了之見而下旣云何處惹塵埃亦可謂超越功勳直臻向上也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

者且不必論若言掩人耳目者亦非黃梅豈肯疑
誤衆生而米白無篩之對曹溪又豈世法謙讓悟
修所判雖稍備何而藏忍直斥爲空亡外道轉見
不堪可見其自了尙未能一味有爲實法邪知邪
見耳弘忍又指斥密雲情與無情煥然頓現爲闉
闍中物引雲門直得大地無纖毫過患爲轉句不
見一色爲半提須知更有全提底時節爲證殊不
知密雲之一棒到底正是處處全提皆是情與無
情煥然頓現之力彼既未到密雲悟處乃牽引雲
門言句附會蓋覆狐憑於城鼠依於社使人不敢
焚熏究竟城社自是城社狐鼠自是狐鼠何能混
狐鼠同於城社弘忍又云三峯師天童師其源流
我輩師三峯師其法乳魔罪不問自承豈非並未
會實無一法可得故曰源流所得有憑有據故妄
云法乳耶夫工夫了徹識得自心師資道合針芥
相投啐啄同時從上心印亦惟言汝如是吾亦如
是耳何曾有一法可傳況亦實無一法可得一言
相授受者如是方名法乳若藏忍之邪知邪見魔

外師徒以密傳口授爲乳是乃毒乳何云法乳朕
謂魔藏原非全無知識只因離師太早煩惱妄想
貢高我慢祇圖爭勝欲於法門中獨出一頭不顧
已之脚跟全未著地欲裝點智過於師伎倆揑定
一〇四法雙頭等名相擬爲超師之作每立一妄
語即据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證實之正如永
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濶狹定法界
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衆塵之境向眞如境
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
向壁鑿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
逐語分宗蟭螟豈健於鵬翼螢照那齊於日曜魔
藏父子之語言著作永明數語可爲判盡當日魔
藏取悅士大夫爲之保護使緇徒競相逐塊遂引
爲種類其徒至今散布人間不少宗門衰壞職此
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著將藏內所
有藏忍語錄幷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毁板僧
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
論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

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凡祖庭皆古來名剎。且常住本屬十方。朕但斥除魔外。與常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朕意。凡常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奉行不善。即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洪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峯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貽後悔。從來邪說之作。易惑人心。然內道外道。是非邪正。亦不難辨。本乎自性而爲修爲說。即謂之內。不本乎自性而妄修妄說。即謂之外。釋宗每闢元門

爲外。如紫陽眞人於所著悟眞篇後。另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禪宗。即從上宗門禪師。似此曉暢無礙。包括於數篇之中者。亦爲罕見。而目之爲外可乎。如眞人者。是外之內也。如魔藏之徒。攘佛法而壞佛法。乃內之外也。曹溪淸派。何可容此濁流。況此魔說與魔子孫。流落人間。未學受其無窮之遺毒。法眼慧命之所關。朕豈忍不辨其是非。天下後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須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爲佛界之魔。此異之不可不揀。因其爲同中之異。傳曰。息邪說。正人心。夫祛邪扶正。朕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學者三教之名。始於晉魏。後世拘泥崇儒之虛名。遂有意誣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禮。蓋五典九經三物六行。治天下之大綱小紀。固始自二帝三王。而集成於我至聖。然必解脫諸相。而後此心方能達萬事萬物之性理。此則其必然

者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爲日謂某爲月謂某爲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眞人之外集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道旣一貫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說爰附及於此使天下後世眞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一

魔忍曰佛不云乎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大迦葉夫涅槃妙心即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也正法眼藏即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也心即眼眼即心實相而無相者也如國之印璽然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一印而文理備焉

若欲徵心則雖豎窮三際橫亘十方猶徵不盡豈未讀楞嚴七處徵心耶可惜世尊於百萬人天中拈出一花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却被魔忍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一句鈍置煞了也盡大地是一隻眼乃以正法眼藏爲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豈止認奴作郎明暗生死如何又是金剛眼金剛眼如何又有明暗生死說明金剛眼尙不得何況暗金剛眼說生金剛眼尙不得何況死金剛眼無論孟八郎恁麽去大似韓盧逐塊縱使說得毫釐無差方成天地懸隔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若可詮註得破何必迦葉方堪受囑且三藏十二分早已說得盛水不漏又何爲末後拈出一花兩人相對揑怪誑惑天下後世男女又謂心即眼眼即心然則離眼便非心離心便非眼耶盡大地指何物爲不是心盡大地指何物爲不是眼將此心眼自謂法王寶印正同僞造印信豈眞璽印耶又以一印而文理備拈摂三際夫三際者無際之實際實際而無際若譬之一印而文理備則謂之無前際後際猶依稀彷彿如何是無中際況未印即前際旣印即後際又何所爲無前後際耶與三際之論有何交涉

魔忍曰。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爲機鋒。爲棒喝。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於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於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簡元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潙仰法眼是也

從上諸祖。終日言而未嘗言。然而何一言離却宗旨。離却宗旨。其言又何足道。乃謂一弊而爲機鋒爲棒喝。再弊而爲定宗旨。宗旨既定。若三代之禮樂備。雖千聖繼出不能易。勦襲莊子之遺。發唐突佛祖向上邊事可乎。如此則所爲機鋒棒喝宗旨者。乃是實法。乃是妄語。乃是揑怪。乃是拖泥帶水。自救不了。魔之所以爲魔。如是如是。又謂臨濟雲門建同喝等綱宗。曹溪潙仰法眼建四禁等綱宗。硬作主張。妄生區別。鵾鼠嗜糞。牽引鳳凰。與共一坑同食。埋殺五宗矣

魔忍曰。正法眼藏。果易言哉。惟其不易言也。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惟其不易悟也。故湮沒而至於不提。夫湮沒既久。必有乘願再來之大士。起而救之。然而救之之際。不無觸諱。故有疑之者。有毀之者。甚至投井下獄。篆面鞭背。在古人猶所不免。況今日乎。語曰

兹急則斷。亦勢之固然也。三峰老人履固然之勢而卒免矣。有所不能免者。其在我乎

夫此一大事。雖釋迦牟尼佛亦秘不得。釋迦牟尼佛亦提不得。說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具在。如何秘得。且山河大地十方虛空具在。如何能取而秘之。然說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不曾說著一箇字。如何提得。山河大地十方虛空。塵說剎說熾然說。而悟者自悟。迷者自迷。又如何能取而提之。魔忍乃謂惟其不易言。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惟其不易悟。故湮沒而至於不提。可爲白日囈語。此中本自清淨。此土本自極樂。何嘗有造次顚沛。被髮纓冠景象。乃謂伊師魔藏以此事湮沒不提。乃觸犯忌諱而提之。禍事不了。伊又明知不免。挺身承當而提之。可怜可怜。何苦何苦

魔忍曰。夫世之爲書者。集點畫而後成字。集字而後成句。集句而後成章。章之成也。必有先後起止之違。惟印則無之。學道亦爾。有小悟。有大悟。大悟若印。小悟若集書。當是時。不歷巨匠之堂。未有不於點畫字句生滿足者。是故興化因大覺而見臨濟先師。洛浦由夾山以透牢關一句。黃龍啓迪於文悅。雲門[illegible]

於雪峰至若灌溪之造末山妙喜之從佛果是皆一悟再悟至於大悟一十八遍然而豈有他哉務與從上印文相合而止耳風穴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予嘗深觀之自拈花至馬祖臨濟凡三十九傳而此印再鑄光燄四射睨之即爽其睛所謂印水者也自興化至圓悟大慧虎邱應菴又十一傳而諸老愈唱愈高愈造愈不可測若龍變虎踞風馳電轉所謂印空者也至華藏而後此印漸沒矣嗟乎三峰先師穴重泉以出之磨其光刮其垢還其舊觀以用於今日所謂印泥者也何也老人生臨濟七百年大法滅盡之後一呼而不應再呼之再呼而不應三呼之聲爲之咽氣爲之絕四顧徬徨而未有和之者故不得不印諸泥上以待天下後世其爲心亦苦矣夫所謂印泥者何謂印文之不能化也非印文之不能化也泥之不能化也嗚呼吾輩之終日元要而不透元要之極者與彼一棒到底只不百步耳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戒之慎之藏之護之以俟其人焉如臨濟者出契其符剖其印重於空中圖畫五彩與正法眼藏暗相脗合是三峰之願也亦從上列祖之願也

三印者一印空一印水一印泥古今提唱或云山河大地悉皆消殞前後際斷則曰印空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則曰印水末後牢關脚踏實地則曰印泥或云見空見有尙有見在則曰印泥非空非有翻落中邊則曰印水若到一亦不立地位中邊俱捐如來如來如是如是則曰印空或云三印非是三關竝皆究竟極則空來空如則曰印空有來有如則曰印泥非空非有來非空非有如則曰印水三說雖若異同總不離正知正見非可情識知解卜度魔忍乃謂拈花至臨濟而此印再鑄所謂印水興化至圓悟愈唱愈高愈不可測所謂印空至華嚴而失其印至魔藏復得之重泉之中磨光刮垢頓還舊觀而爲印泥蓋謂此印即向印綬之印明得自己手中有箇如來佛傳國璽伊是眞正覺王嫡子而已世法言之當同叛賊出世法言之可謂狂癡矣夫帝王統緒亦在奉天承運不在傳國璽之有無況乎覺王正令豈有璽印之可傳哉如果有之則是作爲實法矣伊之爲外道邪魔自供自認

魔忍曰四七二三諸祖師應機多標理致而棒喝機鋒始自馬祖諸老宿不察三峰之用心憎其異己至欲抹殺從上相承之法印自謂一棒到底不立窠臼獨不思棒喝之始自誰乎若謂此棒直接馬祖之上則馬祖已上未嘗用棒喝也若謂此棒仍承馬祖之下則馬祖已下未嘗無宗旨也是二者何居若謂自

立門庭。不從人得。其如棒喝何進退推求。實無本據
反欲闢人之扶教縣命者。爲無師。爲外道。爲旁出。其
論曰。儼然今三峰往矣。而闢書又一再至。則吾之辨
亦安能已焉。辨辨也。救也

救者。人有難而吾拯之也。人之乎死而吾生之也。若夫從上佛祖之宗旨。自威音以前無生。彌勒以後無滅。倘非出世間法。而何有於世諦。何患何難。何得何失。而又何從而救之耶。衆生心無處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於青天白日忽起狂華。妄生救心。妄立救相。妄出救言。妄成救境。無論不須救。實亦不受救。而此大妄語成墮無間獄。則雖欲自救而不得也。且宗旨之與棒喝。有二乎。無二乎。譬如三峰法藏棒喝。即三峰宗旨。即法藏。乃欲是法藏而非三峰。滅三峰以救法藏。氣急敗壞。被髮纓冠。不謂之狂人不可也。謂棒喝如自馬祖。豈知然燈以前未嘗無乎。且如世尊拈花。拈花非棒喝乎。迦葉微笑。微笑非棒喝乎。推而廣之。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天之棒喝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地之棒喝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物之棒喝也。爪生髮長。脉動氣旋。飯過其中。衣裹其外。身之棒喝也。何得云馬祖而後始有。且棒喝亦名相耳。譬如冠。然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秦漢以來曰冠。魏晉以後始有幘之名。今則冠與幘竝稱。而所謂收冔弁者無稱焉。要而論之。不過是煖此頭。飾此頭之一器耳。何問名之異同。棒喝亦不過是建萬法。消萬法之一機。欲人自明宗旨耳。其落處不涉宗旨。其用處不離宗旨。豈得將棒喝與宗旨斤斤較量。何異將冠與頭斤斤較量。不謂之愚癡不可也。如此而一則曰宗旨。再則曰宗旨。是其所謂宗旨乃魔說而非宗旨。以魔說爲宗旨。安得不絕人慧命乎

魔忍曰。四十九年說法。皆隨機遮詮。至拈花一著。始證天上天下獨尊之旨。先師謂一花拈出。圓證吾人心法廣大。非臆談也。闢書以一棒爲全提獨尊。謂此外別有。即同魔說。豈吾所謂全提獨尊之旨哉。吾所謂獨尊者。如天子爲萬國之獨尊。吾所謂全提者。如萬國皆在天子王化之中。而一令而天下肅。發一言而天下應。除一官。授一職。而天下被其澤。天下之發教化化。皆歸之。故謂之獨尊。非天下之外。別有獨尊。而獨尊之外。別有天下也。心法亦然。洞宗有五位。以君位爲尊。臨濟有四賓主。以主中主爲貴。雲門有全

提半提以全提爲究竟。敎中有海印三昧。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之中。無前際後際。而一時俱現。所謂全提獨尊者也。若夫闕書之一棒。謂之法外之心。謂之乾慧。特孤獨之獨耳。獨可也。尊則吾不知矣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若使老僧看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雲門此語有兩負門。有一門不共戴天。有一門恩大難酬。古德提唱究竟是何心行。且西天記此公案。又是何心行。若解不得。入地獄如箭射。若解得。亦入地獄如箭射。解得解不得。天下總然太平。何以故。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故。密雲以一棒爲全提獨尊。尙復依稀似曲若魔忍之喩。眞乃烏焉成馬。有甚了期。又復牽合五位君臣四賓主。謂五位以君位爲尊。四賓主以主中主爲賓。不特與獨尊之旨。毫無交涉。且五位中又可有四卑而一尊。四賓主中又可有三賤而一貴耶。五位猶一手五指。四賓主猶一室四隅。莫非東看爲西。南觀成北。同中有異。異中同。豈可實實作一二三四五會。若夫指斥密雲一棒爲乾慧。爲孤獨之獨。直是逆心熾然。妄呵肆罵其祖。更無可論矣。佛祖語言。竝是直心直行。只是向人直說。而會者自會。不會者自不會耳。何嘗隨機遮護。若隨機遮護。便是衆生相。并不到聖處。何爲佛語

魔忍曰。凡先聖或示此○相。或示此●相之類。若虙羲之卦畫也。雖無文字。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焉。而七佛列祖傳法偈。若文王之繫辭也。所云雙頭獨結。無文密印等。其爻象乎。蓋以此○相。統言詮。以言詮入此○相。不相害也。昔臨濟大師初住鎭州。卽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二人稟旨上問。濟於三段二打之後。以四料簡明之。於是便有元要賓主照用等宗旨立焉。夫黃蘗接臨濟。不過三頓痛棒。而濟乃建立若是。豈非三頓之象象乎。然卦無象。象卦之理固自若也。使由卦以知象象。由象象以知卦。卦之理亦固自若也。今有人焉。執一畫以爲乾。問其乾之所以乾。則瞋目大怒。至欲焚其書。絕其人。止存一書。以敎天下後世。是果知乾乎

伏羲時無文字。所謂☰者。卽是乾字。非伏羲畫此象。而文王以乾元亨利貞注釋之也。至於○則是何文字乎。又可作文字邊會乎。易之爲書。雖天地萬物之理備。然此是其餘事。若論其旨要。皆所以盡人倫之理。人倫之內。萬有不齊。一一隨時變易。以期適得其宜

必有道矣聖人欲如善見毗婆沙律之一一分而列之而不勝其贖也於是多方設喩以該之四聖各自作易道則同而義不相襲也與佛門相較於律門最相似於此不明往往牽引易語爲似佛祖教外別傳者此兩家門庭皆未曾涉足者之說也譬如藏內律文何條有礙宗旨據指何條與宗旨相似魔忍乃以○爲卦畫以七佛列祖傳法偈等爲繫辭而以其師所揑造之雙頭獨結無文密印爲爻象眞所爲扣槃捫燭無端蠛聖汚賢至以臨濟打克符普化以四料簡明之於是便有元要賓主照用等宗旨立焉爲黃檗三頓棒之彖象等語此邪魔外道之尤者祖師機緣如清涼風如大火聚捉不得近不得豈有今日棒喝而明日揑幾句話頭以疏通證明之知此祖師雖令洗脚亦不需也宗旨二字即同教外別傳皆是不可名而强名出於無奈者箇原不受這等塗汚埋沒今乃以四料簡元要賓主照用爲宗旨豈但迷頭認影且認脚影爲頭矣豈但元要等葛藤即三藏十二分亦豈瞿曇宗旨若云瞿曇以此爲宗旨則爲謗佛

魔藏頌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云人人盡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早已錯了也復頌云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饒舌脚頭脚底無旁閙實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夫既陞座則法王法絕覆藏矣文殊既白椎竟四至分明說又復作多口阿婆丁寧囑付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所爲以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魔藏既知空山水碓即是文殊白椎何以又不向世尊陞座處張眼明明看取却云脚頭脚底何旁問實座從他下與陞豈不以外道伎倆妄測世尊耶如此豈不仍是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耶然則其所謂空山水碓者却與文殊白椎天地懸隔空山在眼何嘗覩無見之妙見碓聲在耳何嘗入不聞之圓聞哉

魔藏頌靈山拈花公案云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鸂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於今轉失眞

拈花公案燕鶯恰恰道著燕鶯即是花語即是拈無二無別而三峰藏云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於今轉

失眞連箇燕鶯之見尚未得一如在道甚眞與不眞

魔忍曰六祖入黃梅之室亦以袈裟遮圍徵其前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乃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黃梅知其徹悟遂以衣鉢付之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蓋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顚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也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豈非滯在淨處而於心法有所未圓者乎請試言之若此偈便爲究竟則三鼓入室不應復有言下大徹等語既有此語則偈旨之偏雖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之人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不亦欺世之甚乎且初祖亦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若以衣表宗旨而宗旨遂在衣上則靈雲見桃花水潦被馬師一踏二公之悟應在樹頭之上鞋跟之下耶蓋未肯深思爾何則請觀世尊拈花之際普告大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當是時人天百萬未有若秀公之徒起爭端者世尊不即此時付以金縷卻於多子塔前重增公案何哉則袈裟遮圍分座令坐之事有旨無旨不待辯而皦然黑白矣總物之最大者天地是也理之最幽者陰陽是也而聖人迎日推策畫八卦考河圖測以渾天之儀敷以曆象之書然後天地之動靜日月之行度星辰之區分陰陽寒暑之數閏餘盈縮之變鬼神幽冥之情狀灼見而指諸掌由是而觀聖人之智慮過人遠矣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又烏得不增其昧昧哉

儒者即數以顯理謂理數不相離也然理是形數是影夫數實理虛而謂理形數影者何也理得而數隨之則是無定者乃一定而一定者乃無定也數無定而隨理之有定者以爲大小故以形影喻也此皆是儒門邊事若夫禪門先去理障直標心宗理尚不可說何況於數魔忍乃謂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顚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眞是魔說伊不過略涉世典見乾數二十有五坤數三十坤之三十卽是二十有五而再五之坤統於乾陽實陰虛坤爲虛數惟乾之二十有五爲實數故乾數該萬有之數乾生生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人爲天地之心故生生之數二十有五而心之數亦二十有五也袈裟二十五條偶然符合遂謂以此表吾人廣大之心體無論與無生法忍毫無交涉卽以易論孔子

所謂天數二十有五者又何嘗預知後人之推測到此哉不過理必與數符自然恰合耳有何奇特至若所謂直標心宗者豈是這箇心不見楞嚴經云此非汝心且又與袈裟何涉如曰即此是不知才說是即已不是是亦不立況伊固非謂即此是乎以此誘惑士大夫之無學者俾羣稱妙諦為之外護如此心行眞乃汚濁祖庭既謂袈裟二十五條默印心體又自覺其說之迂怪也於是又謂不是將宗旨定在衣上妄引靈雲桃花等公案為證總無落處至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是授受必待多子塔前袈裟圍繞而後密付宗旨鬼窟裏作活計塗汚世尊結成魔界應墮無閒獄矣狂吠不了忽又轉入世諦謂物之最大者天地理之最幽者陰陽又謂聖人迎日推策畫卦考圖而得其秘奧聖人智慮過人特地讚歎聖人一番又謂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烏得不增其昧昧等語暗指伊師法藏為聖人而密雲天隱為匹夫匹婦暗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意義借此向迂儒俗士打箇關節眞所為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此種議論宗門語中何處著落本無足辨但恐後世無識之徒或謂伊於儒門義理尚有可取不得不亦為蛇足一上夫天地曰兩大尊稱之辭也然雖蟣虱之細其氣皆是天其質皆是地固亦可曰莫小於天地豈得但曰物莫大於天地至於理最幽於陰陽之說即知伊連箇陰陽也不識但可言莫顯於陰陽耳夫陰陽以對待言則男陽女陰晝陽夜陰推之萬物皆然塵塵刹刹具在目前可曰幽乎以互根言則男陰女陽晝陰夜陽推之萬物又莫不皆然亦塵塵刹刹具在目前可曰幽乎連箇幽之一字尚在陰陽甲裏必得與顯為對然後可以論陰陽如論其象則顯而在外者陽也幽而在內者陰也如論其根則顯而昭著於外有形之可指者陰也幽而主運於內無迹之可尋者陽也何得云理最幽於陰陽況乎天地亦不是物陰陽亦不是理即此二語其於世典亦是邪魔外道何論禪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明人倫耳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惟能以三達德

行五達道故曰聖人若夫迎日推策畫卦考圖而知天地日月之行度等類乃是聖人之多能聖不聖於此全無交涉若於此等處謂是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是西洋回回之能曆法者皆是聖人矣況周孔之曆在春秋堯舜之曆在尙書以算術考之竝皆疎濶而舛訛不及今之時憲曆處甚多若以此爲聖則是昔之南懷仁今之戴進賢勝於堯舜周孔矣豈不是盲人觀象妄生議論　謂世尊多子塔前袈裟圍繞則無義味慮行者三鼓入室仍是何處惹塵埃見地固是顢頇若如魔忍所說又屬外道學者既具正知正見切須於此著精彩

魔忍曰金剛舍利建塔立廟乃人天植福之田耳結集法眼者使眞金剛眞舍利照天照地而光明種子世世不絕眞續佛慧命者事也今乃抹殺臨濟正法眼藏謂之學解觀尊者此語寧不惕然

金剛舍利建塔立廟亦不得但作人天植福會會得則所爲正法眼藏即金剛舍利建塔立廟會不得則所爲結集法眼續佛慧命豈止不及人天植福之因即是滅慧命而續魔命豈得不以善因而招惡果夫

金剛舍利即是法眼如將金剛舍利建塔立廟與法眼慧命話成兩橛即屬脚跟不點地漢況法眼豈由結集而成如使可以結集則尙安得謂之眞金剛眞舍利只結集二字非止學解直是魔外耳魔忍自立爲臨濟嫡宗與其祖師密雲爲難思歷倒密雲驅出祖席全是好勝心瞋恚意尙何慧命尙何法眼不如樸樸實實拜塔禮廟熏此善種以待來生尙不錯過何必託語言文字橫造無窮之業

魔忍曰古今以聰明睿智傾事者實多而辨堯舜爲不礙爲聖君周公孔子不礙爲聖人七十子之徒俱不礙爲賢人未聞田舍翁致君堯舜而垂範百世者也吾道亦然故如來稱一切智人而華嚴菩薩於百工技藝星相圖緯之學莫不精究第觀其用心何如耳關書於三峰所說之法不可測遂貶爲旁出稱瑞光頂兄爲類已頃見瑞光之錄又不可測而關書竟至甚至以瑞光爲假冒不識字之名噫乎不識字者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何佳名而假冒之耶但瑞光不幸而墮此數中又幸而得在先師鉗錘之下發其覆淘其滯開其宿慧使至於今日觀前是而後非法眼何嘗定躰且西天諸祖說法如雲瀉河決至於馬鳴迦毗摩羅龍樹等各著論百餘卷亦呼爲聰明旁出可乎哉

亘古亘今未聞以聰明睿智而僨事者也論出世間法無明本性卽佛性聰明睿智又豈得不是佛性謂之無心道人亦謂之無事之人倘不得說箇事說什麼僨事不僨事論世間法聽而聖曰聰視而聖曰明思而聖曰睿合而言之曰智聰明睿智便是聖人安得僨事今曰古今以聰明睿智僨事者實多則不知其說爲何等魔說也趙州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云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尙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觀此則密雲斥瑞光假冒不識字之名豈無落處且不識字人又如何定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販夫貿竪一字不識其心日夜營營豈能休去歇去以世諺言亦屬不解況孔子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蓋策勵下學之辭若向上事不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乎如使尙有心可用安得樂在其中至於宗門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然後到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地

位此正是絕學無爲閑道人也魔忍乃曰有何佳名而假冒之不特不曾證此實際幷不會聞此佳名矣又譏密雲以魔藏所說之法不可測遂貶爲旁出稱瑞光爲類已頃見瑞光之錄又不可測而闢書旋至夫佛祖語言所爲如語眞語實語不妄語不誑語木頭卽是木頭碌磚卽是碌磚明明道得七花八裂而聽者不悟則依圓囫圇所以說者不由心意識而聽者亦不得向心意識邊摸索有什麼可測與不可測魔藏魔光之不可測正是密雲之所痛心疾首不忍不闢不得不闢者也魔忍乃復賣弄伊父兄之不可測正莊周所云鴟鼠嗜糞鵷鶵過之鴟鼠仰而曰嚇者矣且伊等之語亦何不可測之有凡不可測者惟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則惟證乃知難可測蓋以纔用測時便落心意識旣落心意識便如用墨染絹而求其白其染愈深其白愈黑故也若伊等之所謂四法交加雙頭獨結勸成無文密印者不過穿鑿傅會四字盡之何不可測之有極其微妙總歸一〇耳亦旣〇之則亦旣測之矣尤其伎倆能舉陳年葛藤配

合得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耳夫此葛藤所當付之一炬如其付之一炬則亦旣測之矣能將諸子百家四庫萬卷種種無明窠窟資其譚鋒舌劒耳夫此譚鋒舌劒等於鵲噪鴉啼如其等之於鵲噪鴉啼則亦旣測之矣然則更有何不可測者乃敢附會馬鳴迦毗摩羅龍樹諸大士耶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魔忍曰童子持鑑出遊以表諸佛圓智從來象示不可誣矣至如龍樹現自在身而提婆謂衆曰無相三昧形如滿月夫元黃未兆之際聖凡罔立之先果可以規規小見徵之耶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般若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然則先師謂無象一○相爲千佛萬佛之祖其理固未嘗悖也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前無始後無終現在無現在○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夫此○者不過言思絕處不得已而爲之然此言思絕處不得已而爲之之○只合供仰山一脚抹去古德云達摩西來只爲欲覓箇不受惑的人若見於○即已非○若契於○○更何立若立一○即惑於○若惑於○即是謗○今乃以○爲千佛萬佛之祖然則千佛萬佛乃○之子孫耶童子持鑑鑑與童子是同是異諸佛圓智與鑑又是同是異如何可作象示人若然則心如明鏡臺之句能大師何以不肯且旣謂此鑑爲諸佛圓智之象矣又曰此無象一○爲千佛萬佛之祖○則象存又何言無象耶

魔忍曰達摩初破六宗其意銳甚及東來震旦六番受毒而不言謗讟沸騰而不辨不契於梁不聞於魏不容於流支之徒機亦危矣稍有爭論安能默坐九年以俟二祖耶　又曰天童當今第一名宿也撥無宗旨者孰不借口予將使天下後世知天童盛怒之日已有犯顏死爭者如某庶亂統之弊其少懲乎

佛祖之開人迷雲提示要旨莫非慈悲之故所爲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豈其有爭論是非必欲己之勝彼如臧三耳之說耶此等凡夫見尙不可塗汚聖賢何況佛祖乃謂達摩初破六宗其意銳甚達摩意作麼生魔忍於何見之意尙不可得何況於銳豈有舌戰勝人之香至哉苦哉香至受此大謗況乎西天貝葉大都譬喩彼小乘禪觀有此六種各封已解之流達摩一一剖明化導俾之舍小趣大然此六宗之徒卽謂之莫須有亦可也又安得有初破六宗

意氣橫溢。若武夫斬將搴旗。秀才狀元及第時境象哉。擔屎潑佛斯之謂矣 明哲保身。在儒門亦非趨利避害之謂。險莫險於嗜欲而患難不與焉。醜莫醜於凶德而六極不與焉。明哲者明哲於見理。非明哲於趨避也。況乎宗門善惡齊。屏吉凶。齊致有無。齊等生死。齊際。身亦非身。何有於保。乃謂達摩履危機而默坐九年。何其謬也。唐時無名老宿有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魔忍乃謂面壁九年。以俟二祖。魔外心腸。無名老宿於千百年前早爲覷破而抉示矣。夫亂統固是宗徒陋弊。然與作爲實法。妄建宗旨者。彼爲五十步。此爲百步。蓋亂統之害易分。雪裏粉妄建宗旨之害難辨。墨中煤故也。夫曰法喜。曰禪悅。曰樂土。曰淨因。曰閑道人。曰無事人。佛祖心行如是。如是今乃曰將使天下後世知天童盛怒之日。已有犯顏死爭者如某。此是何等言語。何等心行耶。恐天下後世之不知有魔忍也。恐人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必欲冒見過於師之名也。恐天童之名在已上。思天下惟翠爲愈已。於是殺翠也。恐天下後世之或是天童而非己也。恐天童之我先而天下後世之不以我爲善知識也。恐天下後世之知其然終不以是歸己。以非歸天童。執祖孫之義以相訕非。託父有諍子之義。不是以壓倒天童。使天下後世皆盜跖天童而龍逢我也。究竟何爲而然。則曰爲宋旨云爾。爲是非不立。空有雙融。聖凡情盡。人我同根之宗旨云爾。能不捧腹絕倒耶。

魔忍曰。無然不識。塗毒鼓聲也。雪竇以本語作頌。可謂白珪無玷矣。後人向左右顧視處。妄下註脚。而自謂不存知解。不亦難乎。東坡居士曰。本草謂芋爲土芝。能充饑益氣。惠州富此物。人食之者不免瘴。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熱乃熟。啖之則鬆而膩。能益氣充饑。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猶芋。而綱宗則紙包火煨之法也。今諸痴子屍轉求食者。如法啖之。不復饑餒。若夫抹殺宗旨。以揚眉瞬目見解。執悟中迷。發爲狂打濫罵之聲。非所謂水煮和皮者耶

休相憶。清風帀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雪竇此語與丹霞燒木佛大相懸絕。既云清風帀地。則不喚洗脚者則已。如喚洗脚

者則欲求一不是祖師與之洗脚固不可得也是以密雲示人於左右顧視處著眼正是雪竇所頌而魔忍斥爲妄下註脚既不識密雲所謂即不識雪竇所頌不識雪竇所頌即不識達摩所對矣且廓然無聖及不識二語正是如語實語眞語不妄語不誑語乃謂是塗毒鼓聲然則以此二語爲權語耶又擧東坡煨芋說而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芋以綱宗爲紙包火煨之法益屬謬論夫惟者箇不落圈繢非修持之所可到故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古德提持惟處處將此芋放人口邊而人不能食何嘗有紙包火煨之實法可說耶此芋天然異味食之無欠無餘不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內何須紙包火煨盡大地作一張紙亦包不得徧虛空是一團火亦煨不得但要人喫得便九轉大還一超直入有何烹炮調和如法不如法耶乃斥密雲爲狂打潑罵之瘴不如密雲一棒到底正是剝好此芋放伊口中伊不解喫轉目之爲瘴氣伊師雙頭獨結無文密印之鴆毒轉以爲調和此芋之鹽梅將見入口而慧命已絕又豈止水羹和皮能發瘴氣已哉

魔忍曰永明壽禪師垂誡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又云深嗟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敎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飼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溷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已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世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淸淨種乃至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夫永明無量壽之應身其垂誡與楞嚴三決定義同一轍切後代魔子或借二祖調心之言爲口實如刻糞作檀佛設名爲可憐憫者昔玉泉皓禪師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有狂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矣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夫酒仙蜆子皆散聖中人應時而出以救一期之病非傳佛心宗者所宜效擧也至於末後一段光明轉疑爲信今之大言不慚者能如是乎

此篇擧永明之語儆戒依託宗門不持五戒之流孔

子所謂不以人廢言。緇流所宜猛省。雖然魔忍言此。其造業更甚於飲酒食肉盜財行淫。則又不可不爲誅心之論。何則密雲患風。漢月乃誘令以川牛膝浸酒飲治有驗。密雲隨其計。漢月乃遍告諸方斥密雲破戒。煽惑當時士大夫以奪其外護。如是心行。父作之子述之。又假永明之言。粉飾點綴。末乃微辭刺譏密雲。以奪其宗席。於戲富貴利達之場。陷溺人心。愈巧愈深。愈變愈幻。失却自心。自食自肉。所賴一登菩提之門。更蟬蛻於濁穢。乃流俗日下。將得宗旨與不得宗旨。又如得富貴與不得富貴。害人以自利。辱人以自榮。變幻萬端。深巧百計。釋迦視之。眞同出佛身血矣。莊子所謂竊金者誅。竊國者侯。聖人以仁義治國。乃幷其仁義而竊之。其斯之謂歟。較之飲酒食肉。盜財行淫種種諸業。猶一羽之較一鈞。輕重懸殊矣。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一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二

魔忍曰。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畧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要知臨濟德山千奇百怪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數語符合耳。彼義學之徒解曰。至道本無難易。但不揀擇。卽是。嚮夫畫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惟不能行雨。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非宗旨何以辨之

魔忍謂臨濟德山千奇百怪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教語符合。夫喪盡心智。尙未知會得箇大死大活否。曷由卽與此數語符合。然雖大死大活。懸命既續之後。洞山云。相續也大難。涌泉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古德言語切實如此。親嘗甘露味人。出口自是不同。豈若魔忍輩輕談般若。雖曰此中豈有階級漸次。然而無漸次中大有漸次。沒階級處大有階級。唯證乃知。談何容易。魔忍之論。譬如書生紙上談兵。數行之間。便身經大小百餘戰。闘士開疆十萬里矣。還當得實事否。且臨濟德山門庭施

設原不過接引初機所以欲令學人盡心智者欲令學人自悟自性也即其入門便棒兩堂同喝等覿面相呈當陽指示處尚屬光影邊事較璨大師銘語落處猶是望長安而西笑何況三元三要等一串絡索且古德豈喋喋利口勝人者特欲人於言思絕處一念迴光即同本得耳若魔忍輩所說三元三要等不過欲天下後世推伊為明宗旨人欲人向伊邊討箇宗旨的關節顯得伊是善知識如此心行縱使說得天雨曼陀羅華亦是子不語怪何況不過烏焉成馬有甚了期一羣盲驢聚頭打謎而已且陳爛葛藤中尋出什麼宗旨來又將這箇宗旨去辨別那陳爛葛藤中打之遶者此為揀擇耶不揀擇耶此不過斥密雲一棒到底為貌似璨大師之不揀擇而非真龍其頭角牙鬣雖似不能行雨不如他得了宗旨是箇真龍分得出青黃皂白人有向伊開口者與他宗旨合則是善知識與他宗旨不合便是學人將此誑惑閭閻耳如此先未曾發箇淨信又說甚信心銘璨大師明明說箇唯嫌揀擇而伊則事事揀擇明明說箇但莫憎愛伊則全是憎愛只就語言文字邊會取其為魔外已是自已供招確鑿

魔忍曰五祖觀六祖偈畢乃云亦未見性在及其三鼓入室徹至應無所住言下大徹則亦未見性之語皎然明白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而謂袈裟遮圍不欲人見非以世俗流布誣謗祖師耶夫既曰入室閉門足矣何至遮遮掩掩欲隱彌露乎此無他只欲於本來無一物上作解會而袈裟遮圍處注脚不行強作此語耳可發千古一笑

密雲悟據大藏中壇經所載謂五祖一日忽見六祖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六祖曰弟子亦知此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知覺後五祖見法衆總驚無不嗟訝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在衆人疑息等語關魔忍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之語亦是釘樁搖櫓古今傳記不可信者甚多雖史家載筆尚多譌傳況空山衲子得諸往昔之傳聞者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亦未見性在自屬鐵案但魔忍寃伊師魔藏之說謂落空亡外道必待袈裟遮圍五五二十五細宗密旨入室傳示之後然後盧行者於黃梅邊得箇宗旨如此塗

汚不但未了黃梅亦未見性之旨實於曹溪本來無
一物未曾夢見則雖說得袈裟遮圍處與多子塔前
因緣毫釐無差亦是學語之流何況伊所謂袈裟自
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顚倒參
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種種魔說
駕虛鑿空作爲實法乎伊師魔藏既斥本來無一物
爲空亡外道伊又斥爲著在淨邊殊不思曹溪初見
黃梅時黃梅令隨衆作務曹溪曰弟子自性常生智
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尙教作何務黃梅曰
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經八月乃有各述心偈
之事八月以前曹溪之言具在何得又有落空著淨
種種狐疑耶總爲欲證其三鼓入室別有細宗密旨
之魔說遂不顧謗祖之罪肆無忌憚耳

魔忍曰夫拈花一宗之始入震旦也不契於君不著
信於緇素不著聞於朝野是故達摩以之而受毒二
祖斃於刑璨大師混跡於潛山兢兢業業與道自匿
故曰愼勿言自我所得法來也

拈花一宗四字即是魔說釋迦以四十九年所說誠
恐恒河沙世界盡未來際一切諸衆生迷頭認影以
心意識測其所說各封已見自立爲宗於是拈出一
花於百萬人天中直捷提持迦葉尊者亦是忍俊不
禁破顏微笑豈曰這便是箇宗相與誑嚇閭閻只爲
多此一舉留下許多絡索直至於今如魔忍輩不了
漢又在花邊拈邊成箇不快漆桶韓大伯有云一兎
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
向枯樁舊處尋然則提箇宗字釋迦早爲皺眉何況
說一說二豈捨此別有故曰拈花一宗耶抑自有此
拈花一宗後子孫蕃衍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遂有二
宗三宗以至五宗耶其去達摩所破之六宗得毋更
不堪也又謂始來震旦不契於君不信於緇素不著
聞於朝野是故達摩以之受毒二祖斃於刑璨大師
混跡於潛山兢兢業業與道自匿此等語句眞成世
諦流布矣魔忍好以世典附會禪宗然即以儒門論
之如史記孔子世家載顏子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
莫能容其語即不可信不似顏子之言其問答亦不
似孔顏心行論語中便不得有此種議論道者人之
所共由千萬世之所同具豈得在一人爲獨大而天

下莫容哉。況乎宗門。益爲可發一大笑。達摩未來震旦。震旦遂無佛法耶。若然則達摩實實將得箇佛法來也。且如世尊所拈之花。達摩未來震旦以前。爲有花耶。爲無花耶。震旦之花。不因達磨來而始有。則佛法豈是達摩來而始有耶。若於世尊所拈之花。生殊特想。不信即是震旦所有種種諸花。不見人問青原。如何是禪。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曰木頭。青原之碌磚木頭。又是達摩從西天帶來一種禪碌磚道木頭耶。若謂碌磚非禪。木頭非道。青原不應造大妄語。如謂青原是實語者。則震旦之人。與碌磚木頭相安久矣。碌磚木頭。伊亦無欠無餘。不見碌磚木頭有甚兢兢業業。與道自匿之處。何得無端謗毀達摩。及可璨兩大師。得了箇什麼拈花一宗。寢食不安。坐立不穩。自禍不了。貽累後人。

魔忍曰。六祖誕生之際。祥光燭天。感異僧與之安名。應跋陀三藏戒壇之讖。聞金剛而發悟。聞涅槃而能講。至於示現。則目不識丁。使其稍涉學地。雖萬卷何難。顧時當如此耳。後之看不識丁者。遂借口於盧公。吾將請試之。聞誦而能講。如盧公乎。聞香而發悟。如盧公乎。說法如雲雨。如盧公乎。偈頌之圓妙昭徹。如盧公乎。楞嚴曰。想明斯聰。情幽斯鈍。夫眞不識丁者。且以情塵固蔽。與之語世諦淺小。且瞶瞶焉瞪目直視。況無上妙道乎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於此閻浮提界。有大果者。必有先兆。如小草落實於土中。一樣勾萌甲拆。而人不見。若大竹生筍。則雖猶在土中。而數日前地面早已大坼。慣掘筍者。一望而知。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其死如此。其生何獨不然。然此皆是生滅邊事。譬如作夢。錦帳香重重。固是一夢。席地幕天。亦是一夢。其夢中作麼生。處錦帳圍香。與幕天席地。都沒交涉。若以曹溪始生之際。祥光燭天。異僧安名。跋陀留讖。聞金剛而發悟。聞涅槃而能講。種種靈異。邊求曹溪。謂曹溪傳佛心印。實由再來。不可勉強。即是向繡幃金鴨邊尋好夢。謂好夢不由合眼而得矣。豈知人人具足。箇箇不遺。只愁不肯合眼。不愁不會作夢。使曹溪無此許多靈異。渠實實到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田地亦能米白一節。即成香飯。若無曹溪自性自度之力。雖有種種靈

異。管取又過一生在世間。如曹溪種種靈異。而不如曹溪自性自度者。曆劫以來。決定不知凡幾。特既不曾成箇曹溪。則亦不傳於後世耳。何得以傳佛心印謬爲再來。揑天下人之目。使之生花乎。至謂曹溪目不識丁。爲時當如此。益屬怪僻。夫蒼頡造字以代結繩。其功用之大。雖非一切器具所可比。然與製耒以耕。製室以居。製裘葛以衣。製魚燔以食。究是同途同類。未有字以先。豈無賢聖。既有字以後。賢聖豈在字中。賢聖用字。非字用賢聖。卽以儒門論。亦在知得行得盡周孔所垂字中之意。不在識得盡周孔所用以托意之字。何況宗門。識字不識字。有何交涉。不見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請問識字之識。離得這心意識之識麼。若離不得。則損法財滅功德。正謂這箇識。何得自棄龍宮實藏。伸手向貧子乞一文耶。人卽果如曹溪聞誦而能講。果如曹溪聞音而發悟。果如曹溪說法如雲雨。果如曹溪偈頌圓妙明徹。而不如曹溪自性自度。亦祇是萬劫繫驢橛。天地縣隔在。又何得向此等處覔曹溪。無你尋摸處。且情塵固蔽。又與識字不識字何干。識字則愈易滋其情塵固蔽。或有之矣。若以情塵固蔽爲不識字之罪。則眞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且如曹溪不識字。亦情塵固蔽耶。不識字而瞶瞶於世諦。則或有之。若無上妙道。不在字中。不可以識識。豈與識字不識字有交涉哉。魔忍不過斥密雲不識字。又謂識字人方能悟道。取悅當時士大夫之無識者。使之疑天童而親已。乃一俗物耳。謂之曰魔。倘屬僥倖　雲門說法如雲雨絕。蓋記雲門不肯以語言緊綴人。故一說之後。都不存省。不許借者紀錄。故謂之如雲雨。絕言如雨既離雲。便不再到雲上。卽李白詩雨落不上天之意也。何得云說法如雲雨。又按南史謝靈運譏孟顗曰。學道當須慧業。丈人生天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刻本傳譌。丈字譌爲文字。遂成學道當須慧業文人。魔忍涉獵世典。而又不深曉。乃竊取謝靈運之謬論。又屬謬論中之譌傳。發此一段魔說。良可噴飯。卽以識字論。伊又何嘗識字

魔忍曰。淮陰侯破趙。出背水陣。令裨將傳飱曰。今日

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徉應曰諾。既而果以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夫五家宗旨。備在四七二三諸祖臨機與奪之中。盲師無眼。自不能見。而謂曹溪以後。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不惟不知臨濟諸宗。且未識曹溪已上為何等語也。嗚呼

引淮陰背水陣事。不過謂五宗語脉皆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耳。夫不向銀山鐵壁死盡偷心。固不得囫地一聲。五花八裂。然謂此四七二三臨機與奪。即是宗旨。則何異寶鼠璞為玉璞。轉譏密雲為盲師無眼。自不能見。而謂曹溪以後。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不唯不知臨濟諸宗。且未識曹溪以上為何等語。如此妄說。眞所謂以不狂為狂者矣。夫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即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種種善權方便。是魔忍死在厥旁岐厥奇名異相等字下。不知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即是自己口中所說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之注脚也。然則不特不識曹溪。并亦不識臨濟。在則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亦是念言語。漢何嘗向從上古德處得半杓來。譬如不識淮陰用兵。應時及節。處專一背水陣。將見盡驅入水。成王尋王邑昆陽故事耳。且此事說箇宗早已不本分。無可奈何。強名為宗。乃又生出臨濟諸宗。謂之一宗已鈍置煞人。那堪說箇諸宗。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可以諸宗塗汚之耶。五官百骸八萬四千毛孔。祇得一箇身。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只得一箇善權方便。謂此八萬四千毛孔之身為實相。不可也。謂此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之善權方便為實法。其又可乎。

魔忍曰。達摩東來六世而有曹溪。自曹溪而後分為兩支。其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為曹洞宗之祖。其一曰南嶽讓。讓出馬祖。為臨濟溈仰雲門法眼四宗之祖。禮曰。別子為祖。繼別子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今達摩之道。以南嶽為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故源流始於臨濟。於義為安。不知廣通何所據依。而曰挽祖回鳳。直接大鑒。若謂泝流窮源。則西天始於迦葉。東土始

於達摩通乃上乘迦葉達摩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而中繼六祖將何爲者耶況其言曰馬祖以下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羅籠天下學者則抹殺宗旨之罪明甚三峰力辨之觸其忌諱遂致相責遠竄累牘至今日而不已蓋不察三峰之用心也傳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近世傳佛心宗者誠能好三峰之道以自輔傳其考定乃祖乃宗法與名位則曹洞濶仰可以並美靈亦晚矣

宗門法嗣稱爲父子蓋父子之義生身所自法嗣之義無生身所自固非但有假名而無實義要知實義即是假名然必悉如世法高曾祖考子孫曾元斤斤論之所爲癡人前不可說夢至若禮記所稱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等說蓋因古之中華與今之塞外部落相去不遠不得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則不得不有宗法以爲大宗小宗之別使大宗世其爵土以育小宗小宗守其名義以奉大宗故曰宗尊也後世封建變爲郡縣而儒門猶以古之宗法理今之族人亦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今魔忍謂南嶽爲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更是癡夢說癡夢矣夫別子也者支子也庶子也支庶之名以有嫡子而起別於嫡子故曰別子今曹溪法嗣四十三人究竟四十三人中何人是其嫡子何人非其嫡子乃以青原南嶽俱作別子論可乎又謂廣通直接曹溪之說爲抹殺宗旨又斥其上乘迦葉達摩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夫論自性自度則非從人得幷不得謂已得且釋迦與已等是無得亦不可云從釋迦得亦不可云非從釋迦得然而得無所得莫不歡喜讚歎感激無可名言則曰釋迦牟尼佛大慈悲父若如魔忍之論則釋迦牟尼爲大慈悲父者便是滅絕從上古德而冒認西天第三祖以下爲兒孫耶若論宗旨不得舉一若云門庭施設則厥奇名異相無所不可況所云宗旨亦是奇名異相亦是門庭施設若作實法會幷門庭施設亦非乃欲天下後世宗徒故好伊師之說考定乃祖乃宗法與名位牽連一坑埋却不識伊乃祖乃宗法與名位是何等邪魔外道古人云臨濟小厮兒亦具一隻眼伊雖欲牽之入火坑臨濟固是如水不可入如火不可近如地不可捨如風不可捉也

宗門不涉文字固不得以文字辨論但魔藏父子動
即援引世典差排牽合又不得不即以世典明其舛
謬以解無學者之惑也夫宗法之宗與宗門之宗不
過宗字偶同其實方底圓蓋宗法之宗宗者尊也如
周天子則爲大宗爲天下之所尊若魯若衛則爲別
子爲小宗爲一國之所尊其在異姓如太公望開國
於齊則爲大宗爲一國之所尊若丁若桓則爲別子
爲小宗爲一家之所尊至於禪宗宗字與宗法有何
交涉宗者總持之謂也到此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爲
一總持涅槃不二不知其名强名曰宗是故教曰說
通宗曰宗通宗之爲言如是如是達摩破六宗而爲
教外別傳之一宗大鑒大通分爲南宗北宗其後南
宗又分爲曹洞臨濟溈仰雲門法眼五宗蓋皆唱導
一時爲人所欽仰而推崇之爲某宗而已與嗣續之
義何涉如何牽合傳會歷代無識啞羊輒欲攀古名
宿爲之祖父以爲世榮誤認禪門宗字與宗法宗字
同義於是議論蜂起聚訟不休遂成五家各有宗旨
各傳其子孫齊文定旨逐語分宗口傳耳授意想識

知將曹溪一味醍醐化爲五般毒藥吁可歎也殊不
思宗法必合考妣而論之以分宗子別子禪門何由
强同即景德傳燈錄有旁出法嗣之名亦屬謬見佛
說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又曰唯此一事實餘二
即非眞稍涉旁岐即屬外道安得有旁出而又可謂
之法嗣之理此事無邊而不中可曰旁乎不出而不
入可曰出乎密雲悟付法藏留爲旁出一枝即屬智
眼不明魔藏父子乃欲考定宗法自立爲臨濟正宗
種種貪嗔癡相不過欲諱却旁出二字而不自知其
說之謬戾至於此極也魔藏輩每斥密雲目不識丁
不知伊識丁之害大至絕人慧命小亦累人笑而齒
冷

魔忍曰六人共證一證如初祖皮肉骨髓以揀道之
偏全其意固不在是闢書未免隨語生解耳昔者雪
竇顯公典客太陽客與論趙州宗旨曰法眼禪師昔
邂逅覺鐵觜於金陵問曰趙州栢子因緣還記得否
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眞自師
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
對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
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顯怒曰我對客語爾敢慢
笑何耶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

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嗟夫。韓大伯者。固奇矣。而顯公受善遷過。更不可得。眞古今傑士哉

無善也。無過也。并無善無過之無亦無也。無無旣無。纔名初發心。住三藏十二分千七百則公案。道是善。則皆善。不待成卷成則成句成字而後善。舉筆沁墨。落紙成點而已善。開口轉喉。出氣發聲而已善。道是過。則皆過。亦不待成卷成則成句成字而後有過。舉筆沁墨。落紙成點。已成大過。開口轉喉。出氣發聲。已成大過。於此尙未薦取。便欲談宗說旨。蠹成世諦流布矣。何有吾宗。所以法眼詰覺鐵嘴論趙州栢樹子公案。覺謂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嘖嘖。歎爲眞自師子窟中來。而韓大伯并不肯雪竇宗門抑揚無軌轍之語。爰有蒼鷹擒兎。頑犬尋樁之喻。魔忍乃謂雪竇遷善改過。夫韓大伯何善而雪竇何過耶。其意不過暗刺天童闢書之爲飾非拒諫。不知其爲埋沒雪竇。埋沒韓大伯。埋沒覺鐵嘴。埋沒法眼。埋沒趙州。埋沒達摩。埋沒栢樹子。鷹兎犬。埋沒魔忍自己本命元辰。特教密雲悟一橛頭硬禪。逞智作威。一棒直打到底耳。夫一棒亦可爲躱跟窠臼。然一棒又豈非直透三關。若因一棒打著色身。而色身中是見非見。善見過見。熾然發露。於是疑之謗之誣之陷之。不知拄杖子早已勃跳上三十三天。恁麼向舊處捉摸。眞韓大伯所爲獵犬無靈性也已

魔忍曰。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南嶽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此一語。是塞心性義路之鋼鏴。摧生死魔軍之利劍。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指南車也。金剛棘蓬。穿人鼻孔者。自此而始。但不可向癡人說夢耳

心性義路。卽是唯識眞詮。生死魔軍。卽是涅槃佛果。古德云。若取一法。不成法身。若捨一法。不成法身。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安得厭離心性義路而爲錮鏴以塞之。自塞則爲怖頭。塞他則爲狂藥。況諸佛在衆生生死海裏。衆生在諸佛無生死門中。佛見若起。卽爲是魔。魔冒若空。卽爲是佛。欲斷

生。死即不了生死。既了生死。乃本無生死。又何得有所爲摧生死魔軍之利劍乎。況義路乃識神生死本。唯了達心性。則義路即是涅槃。今混心性義路而一之。不知既曰心性。何云義路。既曰義路。何云心性耶。生死者。衆生見耳。不了生死而欲斷生死。期爲魔見。今以生死爲魔軍。可見其未了生死。夫天地萬物並在生死海內。豈得斥之曰魔。足知伊之爲魔眷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橫該十方一切處。豎徹三際一切時。皆是心。皆是佛。故曰如牟尼珠。體非一色。如寶絲網。層映相連。是爲圓宗。不出而不入。安得有指南車之可喻。如以指南車喻。則此圓宗。是有一定之所。而馬祖此句。實有直指之能。能所雙黏。圓宗頓泯矣。夫唯這箇唯證乃知。不可以語言文字傳。雖有無礙辨才。不能使未證者因吾語言文字而證。若其因之而證。還是伊自心自證。否則說者徹底說破。聽者依然囫圇。轉礙伊正見。所以古人有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說之語。令人自心自證。善權方便。則以無義味語。置伊八識田中。如金剛圈。如栗棘蓬。吞不得吐不得。到得眞參實悟。報恩有分。此正古德無緣之大慈同體之大悲。豈欲將此穿人鼻孔。操縱自由。是何心行耶。且此數句。與馬祖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有何交涉。馬祖闡化江西。南嶽以無人持箇消息來。遣一僧往驀問作麼生。馬祖乃作是語。蓋其境智融通。理事無礙。絲毫不離本分。即便以本分事接人。隨緣應機。答此驀問作麼生之僧耳。何嘗謂此一語。可以蔽塞義路。斫斷生死。有指人成佛之能。可爲穿人鼻孔之具。流傳數千百年。宗旨自此始立耶。如魔忍者。正是癡人說夢。乃轉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何其謬也。圓悟云。若向下委曲提持。則敲牀豎拂。瞬目揚眉。或語或默。說有說無。若向上提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有時行棒。有時行喝。有時箭鋒相拄。有時佛眼覷不見。雖然如是。猶有向上向下。忽遇其中人。却沒許多般事。只是現成。所以道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地是地。不移易一絲毫。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萬邦有道歸皇化。偃息干戈樂太平。圓悟此則語句。學人薦得。自知馬大師落處。直是現成。魔忍說妙

談元皆爲實法。

魔忍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讖。爲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讌客。雖廚厠卑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往往揖婢爲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照以明月之珠。使綠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盃盎間。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興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乎。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倫。心聞之立死。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然後翺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於空。不爲空性之所留滯。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潙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爲拈出。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爲實法者。與客之登厠得寶時節等耳

無論馬祖未嘗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莫謗馬祖。且三十四祖何嘗有甚法式。莫謗三十四祖。無論謂三十四祖有轍可掃。有弊可融。是謗三十四祖。即謂三十四祖無轍可掃。無弊可融。尚是謗三十四祖。何也。尚落箇無字在。乃謂馬祖融三十四祖之弊。掃三十四祖之轍。爲震旦第一法王。不啻斥馬祖是震旦第一大魔矣。從上古德。俱登一際解脫之門。盡受平等菩提之記。至於任性舒卷。隨緣接物。各各時節因緣不相同。是以各各語默作止。不相襲。譬如東西南北。不得謂此方勝於彼方。地水火風。不得謂此大高於彼大。盡是門庭邊事。不關涅槃妙心。若馬祖門下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堪作十方導師。固是馬祖鉗鎚不同。要亦是一時法會因緣。德星會聚。是諸人等各各自性自度。得無所得。豈是馬祖曾經箇箇教以無文密印。雙頭獨結。種種作爲實法耶。夫唯這箇。向之即背。近之即離。取之即失。急之即遲。千聖拱手而無計較。一門深入而忘覺知。中心自證。不從人得。有何法式之可言。又有何弊何轍。可融可掃哉。夫垢淨雖曰不二。然舉屠坊酒肆中語。唐突佛祖。譬如不襲芬陀利而襲伊蘭。不成鼻功德。晉書石崇傳。何堪引喻馬祖施設。但以施設言。却正可以豪富喻多財之人。自必百事易遂。却與身心性命有何交涉。門庭施設。亦

復如是。要之與這箇料掉沒交涉。魔忍乃鋪張揚厲見得伊師所建宗旨。源遠流長。直從馬祖得來。以此爲顛倒。密雲之具實爲邪說。又斥密雲爲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爲實法。夫不踏末後一關。雖善提涅槃眞如佛性。趙州謂之貼體衣服。體爲實法。蓋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一絲不圓。一絲是實法。一微塵處未了。一微塵是實法。以此檢點他人。誰能避其舌鋒者。雖然。自眼未開。莫問他目。如魔忍者。六根尚未斷。五戒尚未持。身居迷中之迷。而責人悟後之悟。亦可嗤也。以迷人空故。起我見之愚。隨情生執。以迷法空故。違現量之境。逐塊弄丸。縱使檢點得毫釐無差。正所謂如蟲食木。猶奴數錢。與自己何益耶。

百丈野鴨子公案。魔藏頌曰。野鴨子。飛過去。捉轉鼻頭哭笑處。是伊會也。又深明。劈破圓圖未相許。擲把住道道。　魔忍曰。劈破圓圖未相許。若人悟得。不勞分疏。

自他俄立逆順。隨與一念墮常。即爲物轉。故謂之劈破圓圖。而馬祖不許。亦爲依稀似曲。然若如是。不合於圓圖中妄建宗旨。妄起分別。妄謂千問千打爲一橛頭硬禪。妄立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妄作雙頭結四法交加細宗密旨等誑惑閭閻。若如是。方且不肯滅却野鴨子以伸自己。豈肯滅却擲香來處以伸自己道人行處。如火消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金既出鑛。永無入鑛之期。木若作灰。再無成木之理。然則伊所爲劈破圓圖未相許者。祇道百丈鼻頭不痛。後尙自圓圖未曾劈破。直待振威一喝。三日耳聾。然後一時百雜碎。大機大用現前。能作龍奮迅三昧也。豈不是全離本分。一向認奴作郎。腳跟不點地。於此一蹉失。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直至於欲還口頭滑利。滅却目不識丁老禪和。使天下後世無復稱爲愈已。如此作爲。不道伊魔力不能橫絕四海。只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自悞悞他。塗汚慧命。夫唯這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以皆在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以皆是也。一毫端建寶王刹。是以碎入微塵。盡大地是一隻眼。是以圓融無際。抽刀斷水水復流。劈之不破。一月普現一切水。破處皆圓。然則劈破圓圖之說。果何處安著耶。即謂指百丈飛過去也一句說亦

屬不了之談。何得謂若人悟得不勞再參。至於古德機用。雖復千變萬化。不過建化門庭。一時老婆心切。亦或逢場作戲。本非如實極談。若非一切遣。卽是一切立。與本分忍交涉。本分風光。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眞。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若將門庭邊事。認爲本分。以貪癡愛水。違順想風。於垢淨識地發恚嗔慾火。迷人空則起我見。迷法空則障圓聞。機用愈深。去道愈遠。盡屬凡因。豈成聖果。夫聖凡情盡。始許問津。若離聖逐凡。已違起信初地。向後尙何可言哉。極其所至。如魔藏父子。竟成小人之無忌憚。學者安可不猛省。故曰參須眞參。悟須實悟。從初徹一切空。有切須脚頭穩實

魔忍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碎。又可疑也。不疑馬祖百丈而疑先師以三數表法。可謂不善疑矣。不善疑而求善悟。譬若首燕而之越也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嘗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眞實。若不達無相卽相。則是取相。凡夫若了相卽無相。則成唯心大覺。旣不可取相求悟。亦不可離相思空。不卽不離。覺性自現。韓箇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旣虛妄。何況從象滋生之數。這箇若可以數表。則不當云不二法門矣。夫不可有二。故曰唯此一事實。不可有一。故曰不二法門。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喩之所不能及之多。卽此一是不可有一之一。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喩之所不能及之多。是多無自性。卽一爲多。一無自性。卽多爲一。一亦不立。多尙何存。多旣森羅。一自顯現。爲一爲多。莫非幻住。於多於一。皆達眞源。是故非多非非多。非一非非一。今魔藏以三數表法。將以表何法耶。夫法者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喩之所不能及。三數何其少。不可有一。三數何其多。如上種種言。多言一。皆是虛妄。從分別生。非爲眞實。於百丈打破醬甕公案。尙屬不快漆桶。多嘴阿師。況於三甕醬上。從三起義。謂從黃梅三擊碓。出因而黃蘗三頓棒。興化三拈香。如此拈弄。直是痴狂。未知百丈打碎醬甕。可是三棒否。百丈耳聾。固是三日馬祖之喝。何以不三。黃蘗聞舉。應當三吐其舌。野

鴨子當是三隻捩鼻大痛當是三捩歸寮哀哀痛哭當是三聲適纔哭而今笑當是三笑所以後來開堂說法曰三十年不少鹽醬想馬祖知其悟得三數遂以三甕醬遺之可惜兩堂無一人能如藏忍父子得知三數表法者於是百丈一齊打碎醬不得喫馬祖於是不復再遺人遺以鹽三斤耶藏忍兩盲驢聞此不知亦發一笑否

魔忍曰三問三打古今惟黃蘗一人又止於接臨濟一用若再問則效顰者遂然而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者昭覺勤禪師常曰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覰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妙喜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臼勤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妙喜曰契證即得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勤深肯之聽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

己眼不明終無爲人之分若使頂顊上具眼衲師任爾如何蓋覆如銅鐵金銀入鑪便曉鑪無分別之意火無辨驗之心鑪火何嘗預立箇法門以待銅鐵金銀之就勘若別有勘銅鐵金銀法門便不成鑪火了也大慧杲遠遜其師圓悟勤處即此便見明明向伊道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箇道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此語圓悟勤何由深肯即當日深肯其語知他圓悟勤是何心行從上古德接引學人皆是應時及節隨病發藥至於契證離却六祖只合自性自度一語有何奇妙秘密之旨可以自我度他若有即是魔說即是實法自救不了如何爲人魔忍乃以密雲千問千打萬問萬打爲有弊而謂證之一字必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夫密雲千問千打萬問萬打固是金鍮混雜然猶是金則從他金鍮則從他鍮若魔忍以作爲實法爲宗旨則自己通體是鍮却欲辨他孰爲金孰爲鍮化他鍮令成金豈非業識茫茫未有了日譬如身在岸上則能拯人以出於水若自己沒頂入水而自誇有辟水珠呼在岸在水之人隨伊所向則其爲非拯人出水之人

35

而爲引人入水之魔必矣三問三打何所見古今只黃檗一人黃檗平生何所是只接臨濟一用箇事豈在冊子上考究得者三問三打如使黃檗墮邪許他偶然一用若果接得臨濟何妨千問千打萬問萬打此事從冊子上得來者古人皆斥爲念言語漢何況從冊子上查考故事威音那畔今世門頭種種事相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喩之所不能及其載在冊子上者乃恒河裏一沙耳卽載在冊子而目光未到不會裝入茫茫業識中者當不知凡幾乃欲據兩眼如豆之光查看所得者以評論箇事豈非輕謗般若乎古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淸淨自覺聖智眞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若有悟斯眞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衆生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恒不變是知吾宗本無有旨言旨卽已非宗無可名言强名宗旨以離却心意識故今乃以心意識所造之雙頭獨結等辨驗一切衆生心意識如打謎如射覆中者則謂之契證宗風掃地矣此事豈可意解情求若以意解情求如將兎角之弓架龜毛之箭以無手之者擬射碎須彌之山似傾壓沙之油點無煙之火貯漏巵之內欲照破鐵圍之關徒役狂心無有是處今以狂心所造之狂華飮人狂藥令人同狂以爲宗旨以爲契證將使末學受其無窮之遺毒如欲仰報佛恩安得不思迴狂瀾於旣倒反覆辨論其能已乎

魔忍曰余救五宗罹患死生不暇措意但恐百千世後不復知有揚子雲爲可歎耳

常寂光中毗盧頂上有甚麼罹患死生說甚措意不措意魔忍自詡其因救五宗之故不措意於罹患死生又以後世人之不知爲可惜復自託於揚子雲以見後世之必知請問此等語言在常寂光中毗盧頂上有可著處否不汚濁否雖然伊恐百千世後不復知有揚子雲豈知百千世後必知有揚子雲稽夫百千世後必知有魔忍此則自因生自果理合遺臭萬年無可如何者也揚子雲者王莽之大夫也其急欲貌爲孔子正與魔藏父子急欲貌爲臨濟同其作法言倣論語作太元經倣周易正與魔藏父子妄立雙頭

獨結等。爲達摩西來宗旨。同其作劇秦美新。正與魔藏父子作五宗原五宗救。同魔藏父子。特不及揚子雲博學多聞耳。然揚子雲陷身亂賊爲忠臣孝子所羞稱。魔藏父子倒戈乃祖。乃父爲宗徒中之敗類。其罪正同。伊欲自比揚子雲。供招已定。可爲千秋鐵案

華嚴經云。汝承事一切善知識。應發如大地心。荷負重任無疲倦。故應發如金剛心。志願堅固不可壞。故應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應發如給侍心。所有教令皆隨順。故應發如弟子心。所有訓誨無違逆。故應發如僮僕心。不厭一切諸作務。故應發如養母心。受諸勤苦不告勞。故應發如傭作心。隨所受教無違逆。故應發如除糞人心。離憍慢。故應發如已熟稼心。能低下。故應發如良馬心。離惡性。故應發如大車心。能運重。故應發如調順象心。恒伏從。故應發如須彌山心。不傾動。故應發如良犬心。不害主。故應發如旃陀羅心。離憍慢。故應發如牸牛心。無威怒。故應發如舟船心。往來不倦。故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志疲。故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夫佛之誠言。承事善知識。當如是。今五宗救中呵罵譏詬乃祖密雲悟之語。不一而足。顯悖佛教。尚何論宗旨。實屬法國土背道之臣。大乘家邪見之子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二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三

魔忍曰。濟用處。如巨靈擘華嶽。女媧鍊石補天。無堅不破。無迹不絕。而後世驚駭以爲荒辭怪誕不稽之語。卽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己智所窺。安知不敎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耳。妙喜偈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語曰。不入虎穴。難得虎子。夫臨濟一後生也。三年不知問話。使其進道之不篤。師友挾持之不力。與庸衆何異哉。後來建大法幢。如十日並照。輝映古昔。當是時。出其門者。皆獅子王哮吼一聲。精邪辟易。眞可以典型百代。冠冕五宗。然而法還入湮。弘護之人借緣而起。是故三峰唱於前。而天童闢於後。闢者唱之機。唱者闢之響。如鍾之受杵。愈扣愈鳴。愈擊愈莫能掩。吾又從而和焉。使臨濟眼光於

是乎在。倘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且暮遇之也。然則天童三峯二老子者。果可以世法論哉

古德云臨濟大似白拈賊。此等言句。豈是呵辱臨濟。到此地位。豈同世諦流布。乃以巨靈擘嶽女媧補天頌之。臨濟聞之。當必揜耳而走。這箇沒縫塔子。容誰擘耶。如何禰耶。又曰後世驚駭。以爲荒僻怪誕不稽之談。卽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己智所窺。此二種不了漢。何足挂齒。從上諸禪德。雖復同中有異異中同。然以此二種不了漢視之。凡其言句。無不可驚可駭。無不神妙莫測。豈但臨濟爲然耶。濟之施設處不是臨濟。若以此爲臨濟。鈍置煞臨濟。乃云安知不欺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學者若從施設處學臨濟。正是夸父逐日矣。又如典型百代冠冕五宗等語。皆屬謬論。世尊七處九會。豈不典型百代。末後道吾未嘗說一字。然則世尊不欲以七處九會爲百代典型明矣。凡屬門庭施設。卽非典型。儒門事事是實法。所以有典型之說。典者可載於書冊者也。型者以合土範金之模格。爲喩言其可用爲定式者也。禪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然則何所爲典型百代耶。若論五宗。俱是門庭邊事。若論本分。則是達摩西來。光發千燈。盡未來際無盡之燈。竝是一般照天照地。尙不得謂達摩爲典型百代冠冕。五宗何況臨濟。若有冠冕。卽有裳衣。旣有冠裳。卽有階級。此事可有如許差別相耶。又魔忍於此篇。復作解紛之語。回護天童。將魔藏之倒戈。與天童之攻擊。謂俱非世法。正是巧於回護魔藏。正是世法。豈能逃明眼人之覷破。又謂兩人彼唱此關。己又從而和之。然後臨濟眼光不墜。而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且暮遇之。尤可嗤笑。夫嘉禾惡莠。沒陰陽地上。總不能生。而淸淨大海中。活物死物。俱不能住。此唱彼關若皆世諦流布。則此沒陰陽地上。兩皆不著。若是較論宗乘。則無論藏忍。固屬魔論。天童亦已全身落草帶水拖泥。雖有死活之別。要之俱不得住淸淨大海中矣。安得於此有佛法無多子可證耶。且未論門庭先泯人法。人空法空。則何是何非。離非於百非。非所不能非也。超是於萬是。是所不能是也。非所不能非。

則無非矣是所不能是則無是矣即到無是無非境界尙未踏百尺竿頭一步在今乃於是非堆裏索取佛法無多子何異向大火聚中求一滴水耶

魔藏黃檗三頓棒頌曰層疊樓高一步登末梢撩著迅騫騰角尖迸出元中要萬古眞師貴所承

若喩程途則百尺之樓離地雖遠究亦因地而起初級頂級平等無二步步踏實即是步步登空步步登空何非步步踏實如欲騫騰即是脚跟不點地漢若喩了悟則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函蓋十方不露絲髮今既有箇樓在又有箇登樓之人在又說箇重疊之高一步之捷撩著之末梢騫騰之絕頂在豈非人法並執能所兩粘揑目生華迷頭認影無怪其寶死鼠爲美玉指山鷄爲鳳凰將臨濟納敗闕處奉爲無上眞宗而有角尖迸出元中要萬古眞師貴所承之頌也永明云人間佛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刧終無得日今以三元三要爲極則是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矣若以此爲悟則所悟者與九流百家之所學所悟何殊何況豈有不用識神分別而能入者乎縱使推到大含無際攝到細入無間總是入海算沙與吾靈覺有何交涉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示人曰我未嘗說一字可知三藏十二分無一字可爲眞師無一字可取以授受臨濟何人說得箇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便可稱萬古眞師便可將此二語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奉以不墜便可將無量無邊廣大佛門收拾在裏許耶學人若未能眞參實悟自信得及且將世尊與臨濟三藏十二分與三元三要相較看自當不惑於魔說矣

魔忍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只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讚歎不及可惜許被大愚老婆蕃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底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劈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還會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臨濟云我二十年前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著相似此語有二義一自述當年漆桶不快受三頓

痛棒如蒿枝拂著。不知痛癢。二示學人果能爲一大事因緣眞參實悟。雖三度痛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則能所忘。人我泯。是非絕。解惑寂。自然銀山鐵壁一槩百雜碎。所以大愚一句。當下憬然。若不到此地位。終不得少分相應也。今魔忍死在密雲棒頭拂著的道理句下。乃謂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的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劖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此等言語。不過欲裝誣密雲。不知自已擔枷過狀。且如臘月三十日未到來。眼光未落地。雙眸烱烱。說著鋸解斧劖。便怕痛。說著金抹香塗。便生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又向甚麼處著耶。且臨濟在黃檗處喫棒。不過是箇不會。待得大愚印破。方纔囦地一聲。有甚奇特異人之處。魔子意欲擡高臨濟以誇詡自已是臨濟下兒孫。可憐臨濟千百世後受此不肖魔孫塗汚鈍置

魔忍曰。睦州三勸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鎚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謂一棒爲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

曹溪傳衣之後。黃梅遂至九江驛邊。曹溪云。只合自性自度。黃梅云。如是如是。自性自度者。此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也。雖有世尊大威神力。能他性他度否。夫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從上古德種種施設。有時行棒行喝。有時瞬目揚眉。或時架箭張弓。或時吹毛竪指。雖時節因緣不同。偏圓頓漸各異。折合歸來。究是學人自了自心。何嘗舉起一絲毫與人。何嘗於自性自度外。有甚奇特秘密能强不了自性不肯自度者。如果蠃之化螟蛉。全不由己。直賴伊力之事。如其有之。卽是邪魔外道。如曰有之。卽是謗大法輪。今魔忍謂睦州黃檗大愚三老鉗鎚妙密。乃能陶鑄出箇臨濟來。又謂臨濟因此而立宗旨。又謂若非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恰似睦州黃檗大愚臨濟。實實有箇奇特秘密之法。可以度人者。牽累四老不少。夫密雲亦未嘗以一棒爲極則。但千問千打。萬問萬打。又如何便不能活人。如俱胝一指。石鞏一箭。與

密雲一棒是同是別。若謂是別。豈不從指上翻上換却眼睛。若謂是同。豈得許俱胝石鞏而不許密雲。且不許密雲。猶是餘事。強立宗旨。使漆桶未破漢妄認宗門實有奇特秘密之法。不關已躬眞參實悟。只要高手阿師口傳面授。如此沿流不止。豈不斷傳燈之慧命

魔忍曰。趙簡子欲驗諸子之賢。一日謂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少子母邺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邺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賢之。乃廢太子伯魯而立母邺爲太子。噫乎。黃檗臨濟所示者。深於簡子之言百倍。近世之學者。機器不妙。去母邺又百倍。遂認直打到底爲從人標榜。其錯謬豈特求符於常山而已耶

代者。趙簡子女所嫁國也。代夫人。母邺之親姊也。趙簡子貪其土地。不顧代之人民。不顧代之祖宗血食。幷不顧已之壻與女。處心積慮。成乎殺。乃以寶符密試諸子。孰爲同心。惟母邺能濟其惡。不邺其姊。一至常山。便識取代之形勢。又無一毫回互。卽決取代之志。願虎子應須虎儕。簡子遂以爲賢而立之。厥後舉滅代之宗而取其地。殺人盈城。其親姊摩笄自殺。如此惡行。世人顚倒。轉以爲賢。此釋迦之所不忍聞也。閻浮提界乃五濁惡世。信巳。此無論性宗在六度萬行中。可著此等汚穢否。今若有人取佛經典。爲屠坊拭刀。爲酒肆覆甕。則無論緇流俗子。莫不惻然曰罪過。今趙簡子母邺之事。其穢汚過於屠坊酒肆萬倍。而魔忍引喩佛祖向上邊事。豈不墮無間地獄乎。又謂密雲機器不妙。去母邺百倍。一何顚倒至此。縱一市井愚人。苟祝髮出家。雖懵懂一生。一無所知。但能不肯萌諸惡念。少少有所顧忌。無顯然殺盜淫之跡。則此人已過母邺百倍矣。況密雲耶。又謂黃檗臨濟所示者。深於簡子之言百倍。若然。則黃檗臨濟之機械變詐。深於趙簡子又百倍。不特佛法之所不容。在世法論。亦所爲不待教而誅者也。何至塗汚黃檗臨濟至於此極。總之魔忍父子未識禪宗爲何物。全以心意識推測佛祖向上邊事。遂成佛界大魔。況復關人心世道不淺。不但宗門修學事。其烏可已於辨論哉

魔藏曰。原來臨濟不曾自立宗旨。亦不但是黃檗宗

旨。邁而推之。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宗旨。幸從這
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壞却。只今還有扶得起者麼
箇箇將來好與三十棒。貴圖天下太平。復頌云。三日
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歸。與他
一錢三關透

臨濟謂克符普化二人曰。我欲於此建立宗旨。汝且
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
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然則臨濟果曾建立宗旨
否也。如云打普化打克符。即是建立宗旨。則密雲一
棒不作一棒用。亦即便是宗旨。又有何種種區別。種
種辨論。若謂別有。則臨濟打克符普化落處何在。克
符普化一番啐啄落處又何在。三古錐何嘗絲毫豎
礙。何得矯誣之耶。魔藏乃云。自臨濟推至迦葉釋迦
七佛威音一派宗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
壞却。意欲推尊臨濟。不道鈍置不少。箇事蓋天蓋地
古之今之。橫該十方。一切處豎徹三際。一切時如海
無自性而全體是水。如水無自性而全體是海。以針
鋒沾一滴水。而全海不欠。以大海傾入大海。而本水
無餘。無起無滅。無作無止。無前無後。而安得有成有
壞。無論一黃檗一臨濟。即使千釋迦千迦葉。亦成不
得。而又豈可壞哉。必有成時而後有壞時。必有所壞
者而後有能壞者。本無成則安有壞。本無所壞則誰
其能壞。至云不被斷貫索禪壞却。足知伊死在古人
句下。全未會在。妄建宗旨。只因未悟斷貫索禪。若會
得斷貫索禪。自然不妄建宗旨。肯於斷貫索直下承
當。一生參學事畢。那得起能貫之妄。成所貫之幻。從
此千差萬別。奇名異相。直至於塗汚黃檗臨濟。以及
於釋迦迦葉七佛威音一派。造大妄語耶。於此少分
相應。自必瓦解冰消。珠迴玉轉。即臨濟克符普化一
番漏逗。尚爲門庭之邊。又況建立宗旨種種謬說耶

魔忍曰。風穴和尚對南院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
見。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曹山有
四禁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
未生時。四病皆聖見。古人爲設種種法藥。因其病而
禁治之。待病去而後除藥可也。夫藥可除也。醫不可
除也。醫者。聖人預設以待天下後世之病者也。必欲
滅宗旨。是除醫矣。況今亂統之病。方熾然於叢林。師
家竊竊取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禪販禪

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殺宗旨爲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乎。且德山鑒禪師。訶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訶之。病狂喪心。不至如是。古德曰。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然則綱宗者。蠲除實法之鑪鞴也。又何疑焉

有身則有病。身等處空。病於何著。有識則有病。識即眞。如病於何住。肉身之病。還從身起。以大地所生之藥。醫之藥者非身。非身者大身。故謂之身。醫身可也。法身之病。爲有識在。以本分所具之藥。醫之藥者唯識。唯識者即識。故謂之識。醫識可也。從上古德。爲人解粘去縛。令彼當處解脫。得大安隱者。即將本人自有不粘不縛。唯識眞心。撤其粘縛。故曰化毒藥爲醍醐。若於本分外。別有神方妙七。預設以待天下之病。縱使出自藥師瑠璃光如來親手炮製。總爲毒藥耳。然則藥固不離學人本所自有。如何可強立宗旨。以爲醫乎。亂統固是叢林陋習。然其弊由於最初發心並非必要眞參實悟。了明此一大事。徒思盜竊法席。挂名衲僧。而起此種謬妄之徒。何足比數。五戒不持。

邉問一乘。若到明眼人前。猶如五金入冶。毫髮不淆。豈有混銅錫爲金銀之理。若己眼不明。欲藉口傳手授之作爲實法。以辨驗之。則自已先屬應行揀出者矣。何得揀別他人。以此揀別。正是野干揀別野狐。若遇眞獅子兒。又何從識得。乃云亂統之病。方熾然於叢林。師家頭破額裂。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裨販滿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煞宗旨爲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說得宗門掃地。此種豈得算入學人數內。若此類亦須斤斤研辨。則推而廣之。閻浮提界五濁惡行。罄竹難盡。豈亦說立箇宗旨。便能令行而禁止乎。又云德山鑒禪師。訶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訶之。喪心病狂。不至如是。此一段議論。魔忍直以病狂喪心。謗佛謗祖。墮無間獄矣。衆生顛倒。是則名爲可憐憫者。即如德山鑒云。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此第一句。究是何句耶。有句則早落第二了也。雲門潙仰曹洞法眼。種種落草之談。全爲慈

惑之故豈得釘樁搖櫓誣爲曾立宗旨且世尊四十
九年說法末後却云不曾說一字每道爾謂吾曾轉
法輪耶明明說得三藏十二分而作如是言豈非自
立而自呵之乎魔忍病根全在一箇自字蓋過去未
來現在有一箇自便不見十方三界無非心於是轉
以不狂者爲狂轉以明心者爲喪心種種顚倒總爲
不識從上古德自立而自呵落處總爲執著一箇自
旣巳執著一箇自則從初參學未曾大死大活來直
是無處說起譬如朝堂中禮樂刑政可向屠肆鼓刀
人商確耶又引古德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而謂
綱宗者鍛鍊實法之爐鞴夫古德之意謂綱宗本非
實法而魔忍乃欲將綱宗爲鍛鍊實法之爐鞴一何
剌謬實法猶如毒草雖加炮製豈能活人實法猶如
沙礫雖加鎔鑄豈能成器五宗語脉若不作實法會
則皆可利益學人若作實法會則已失五宗本旨全
成毒草沙礫豈是另有一種實法而欲以綱宗鍛鍊
之耶然則什麼是實法什麼是綱宗空本無華眼翳
而有入大海而覔泥牛有甚了日

魔藏曰打趁橫流一事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
與親相見不致如今嘆不平

此魔藏作黃檗付臨濟禪板几案頌也蓋自言深達
臨濟宗旨堪受百丈付囑若使身在其時親受臨濟
付囑便不至有密雲廣通輩種種不平之說也大我
慢增上慢畢具世諦流布有何禪宗耶且臨濟明明
說箇侍者將火來來巳早知千百世後有如魔藏輩
者出而豫遮豫簡於黃檗語聲纔絕之際何猶漫不
瞥省仍復死在禪板几案上炫轉熒惑生出許多不
自在耶如此則與盜名竊利貪位慕祿之流有何分
別最初發心出家究何爲者佛鑑語默涉離微如何
通不犯頌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
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若魔藏者所爲看
扇人歟

天童闢書曰慧明頌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一
喝既分賓主則一棒豈非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
議主賓分者乎　魔忍曰此語似是而非七闢三闢
諸引證往往類此夫百骸九竅五藏六府只在一身
兒童可曉也問其子母生尅之義經絡運行之狀雖
盧扁猶當佇思況臨濟宗旨千牢百固誠如闢書所

訓又何必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哉深心於此道者思之

學人固具囫圇吞棗。顢頇佛性。然若藏忍輩齊文定旨。逐語分宗。將一片常寂光土畫界分疆。向毗盧遮那頂上。捨非取是。以此爲不顢頇。則又爭得岐黃之術。如何可喻宗乘方底圓蓋。曷能强合。夫百骸九竅。五藏六腑。子母生剋之義。經絡運行之狀。其中五運六氣之周流。氣血陰陽之衰旺。南北東西之異質。老少男女之殊情。千差萬別。細密難分。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中。那得如許絡索。宗旨之細密難分。果與相似。則其所爲宗旨。寧得不謂之邪魔外道乎。臨濟宗旨。直是百雜碎。說箇百雜碎。猶屬蛇足。今乃謂之千年百固。不知如何密織細縫。乃得如此千年百固。豈非全是造作。何曾夢見絕學無爲之藩籬耶。師家既全以智力製造得箇宗旨千年百固。則學人自必全以心意識用事。然後能推求測度。正如岐黃之術。若不口傳手授。而欲自證自求。何路可入。箇事若可以岐黃喻。必全不由參悟而後可。豈不與從上佛祖之語大相背違耶。既謂臨濟宗旨千年百固。又曰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不知此全憑造作成之千年百固之宗旨。如何參。如何悟。又如何悟而求大悟耶。種種謬說。實爲學人未了者之大害。較之囫圇吞棗顢頇佛性者。其害之輕重懸殊。蓋顢頇者果能奮起根本無明。眞參實悟。自有不顢頇之一日。若此謬說入人八識田中。參學愈勤。去道愈遠。所爲首越之燕。抱薪救火也。天童以一棒爲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魔忍嫌其顢頇。故曰似是而非。不知天童此論。無有是處。尙安得非天童一棒。顢頇一半。不顢頇一半。臨濟一句。亦顢頇一半。不顢頇一半。顢頇者自顢頇。不顢頇者自不顢頇。與天童之棒臨濟之句何交涉。今以一棒爲似是而非。一句爲千年百固。所爲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皆怒。改爲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皆喜也。豈非衆生顚倒相乎

魔忍曰。闢書謂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臨濟滅後。諄諄拈提者。盡是狂狗逐塊。嗚呼。不覺其言之過歟。且臨濟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示三句。因三句而曰一句中具三元云云。則三元三要。非一時

偶然語矣。闢書既以三元三要爲偶然。而又扯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以配一棒爲全賓全主。去取何當定耶。自無定見。專以私意斥逐先聖從上法式。殆掃地矣。覺範洪禪師曰。予昔庵於高安九峰之下。有僧問余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予方欲酬之。頓見三元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爲寂滅之光明蠲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闢書遂引陷虎二字。證三元三要是權。謂權設此語以陷學家耳。覺範之意。果如是乎。汾陽曰。只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夫謂之自受用身。定非權設明甚。蓋虎不陷。則偷心不死。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權證乃知。若因陷虎二字。遂謂權設。則毒鼓女毛。又當云何。古德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寃。敎乘且不可義解。況敎外別傳之旨乎

天童闢書謂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此是天童報臨濟恩。不啻巴陵三語。而魔忍謂爲言之過。不但不識者箇。且亦不識三元三要也。臨濟因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而云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夫岐佛法道而三之。已是不可救藥。乃又於其中分別眞假。而欲求其眞者。此僧尚可與語否。臨濟隨緣布施作此三語。隨自遮曰。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已是明明道破。又曰。如眞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摩西來。祇是覓箇不受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如此說得罄盡。正如將照乘夜光。傾出一栲栳。而這僧眼目定動。夢中入夢。於是更與一杓惡水道。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撥著這僧無明。欲待薦得第一句與佛祖爲師。便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這僧不薦。乃問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此說明。而不了者仍不了。又問第三句。則眞是傀儡一般。全被心意識抽牽者矣。故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如此問去。有甚了期。乃自下注脚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

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然則三元三要誠所爲偶然者耳而歷代拈提不休認爲向上尙爲識得臨濟否天童判作偶然語許具隻眼而魔忍以爲非一時偶然眞乃薰蕕不同器也且偶然二字亦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魔忍輩究作麼生會既是偶然卽非偶然既非偶然便是偶然何偶然何不偶然道是偶然已不偶然卽不偶然斯眞偶然偶是其然何然非偶偶乎偶不偶乎不偶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卽今辨別偶然二字是偶然耶非偶然耶於此薦得未容擬議主賓分此猶未明直是棚頭弄傀儡矣天童以一棒爲全賓全主以配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魔忍乃謂既以三元三要爲偶然又何得牽合其說於是斥其去取不定謂其掃滅祖宗之法式夫無取無捨謂之圓宗說甚去取定不定耶三元三要不得謂爲臨濟之法式而密雲一棒亦不得謂爲密雲之法式若作法式會兩家俱是傀儡若於無一定之法式處薦得則說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也可一棒不作一

棒用也可究竟一句與一棒相去多少一句許具三元三要一棒又豈得不具三元三要又豈得執句爲非棒執棒爲非句耶然則所爲從上法式掃地者是何言歟總之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卽如只今判這僧問臨濟處道是啞羊是據臨濟以簡點這僧耳然這僧別未措一語又安知不是過量大人若據這僧以簡點臨濟臨濟通身敗闕向這僧露布尙何法式之有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知他是何心行臨濟曰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豈不是向毗盧遮那頂上著楔多見其不知量乃自知慚愧卽道箇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三且不問這一又如何舉還說箇皆是空名而無實有者箇尙可說空說有否自己通身泥水却說達摩祗覓箇不受惑的人又道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本分事則這僧又與佛祖何別奚得向龍王闕富若道見處則未開口以前早白雲千里萬里也又復分別三句謂第一第二堪與佛祖人天爲師若落第三卽自救不了所謂轉見不堪這僧旋聽旋問覲其

作劇乃道箇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謂之第一句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謂之第二句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謂之第三句自以爲這僧鼻孔在自己手裏不知自己鼻孔却在這僧手裏且第一句薦得眞乃自救不了一句纔立便是就他人而求自法取彼眼而作圓通矣豈不自救不了若第三句薦得正堪與佛祖爲師佛祖何師佛祖之所師者卽衆生耳這僧聞此三語亦如鶯啼過耳又安知其非眞到不疑之地一任他人門外歷亂者臨濟末後道出三元三要把箇圓伊三點太一含三一般閑家具盡情搬演出來這僧終無一語不見不聞無盡臨濟方纔線斷一時休豈不是平生第一場敗闕哉如此判斷不知魔忍輩聞之當取前論爲法式乎抑當取後論爲法式乎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亦是俱是俱非亦非俱非俱是定當得出方許看古人言句亦方許看臨濟言句正臨濟所云衲等諸人作麼生會也三元三要本是不了之談覺範之頌又何足取但覺範意亦正非魔忍輩之所能曉者觀其爲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迷麻石女夢中毛卓豎下注脚曰虎不陷則偷心不死心不死則女毛不豎眞爲可笑此等語句猶自作實法會不但宗風掃地卽語言文字又如何可通女毛不豎是何等言語耶乃以斥天童權設三元三要以陷學人之說爲非天童此說固有滲漏而魔忍之謬則更爲謬中之謬矣

魔忍曰宗旨之設本爲胡喝亂棒者禁如曰汝等諸人總學我喝又曰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可謂彰明較著矣今闢書倒持此說以禁綱宗無乃不可乎予嘗竊評之曰譬夫多男之人病且死以其券付諸子曰吾少子多在外惟此可以驗之與券合者卽吾眞子也諸子受命於是展轉相驗而誤託舍於隣人彼隣人者據其舍焚其券凡諸子之遠還者皆拒而絕之鄉黨不爲怪朋友不爲異何則久假不歸其所來漸矣夫濟上之綱宗券也祖宗之源流舍也自興化至雪巖高峰二十餘世卽展轉相驗之眞子也三峰先師卽眞子之遠遊而後還者也嗚呼彼隣人者吾不忍言之矣

以券合識眞子之喻魔忍供狀具鐵案定蓋圓宗之不可以實法傳卽同父子之不憑文券合也夫法嗣之義誠以慧命絕續所關故曰從佛口生爲佛眞子

雖然盡十方三界覓箇不是佛不可得則欲覓箇不是眞子亦不可得矣從上相承即用世法父子之道以報本返始不忘其所由生而有法嗣之說蓋世諦即是第一義諦無不可者若乃同於晉唐間人以門第之甲乙相誇尙而起爭端以己之得法爲榮以人之得法爲憾說己是眞斥人是僞則宗風掃地與佛法料掉沒交涉矣既與佛法料掉沒交涉則何所逃於世法之外那許伊不父其父而父他人說眞說假誑惑閭閻妄自尊大稱佛祖兒孫豈非世法之所不容者耶從上佛祖展轉囑累以至於今代不乏人眞參實悟大死大活與佛祖同一鼻孔只爲自己本命元辰本來如是不過佛祖如是我亦如是豈得別有一法可宣可秘可受可傳魔忍只欲斥天童不得爲臨濟兒孫謂如鄰人之據舍焚劵明己得魔藏之眞傳如遠遊眞子之後人俾拍盲啞羊吠聲士夫相與尊崇禮敬之而不顧人天慧命之塗汚所爲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者

魔忍曰臨濟有四賓主有賓主句同中有別而別中

自罔不可混也故先師云兩堂同喝爲四賓主之母至於臨機勘辨之際魔宮佛國一時現前譬夫觀音大士百千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隨學家立地處與之奪之如珠之走盤圓轉橫斜千態萬狀所言四者豈不出盤之候而已昔善財童子徧參五十三人大善知識於知識所各得恒河沙等無量法門及見無厭足王之慘虐勝熱婆羅門之嚴然婆須密女之淫艷諸外道種之差別未免望崖自屈何故垢淨未忘而三昧之量未銷也故云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元妙盡底掃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然非五十三老驅耕奪食擒縱變化不能至此耳圜書往年禁先師曰賓主者爾我之關也近又解曰你喝我喝牛喝馬喝亦是賓主歷然蓋始則安於不知近則彊不知以爲知首尾支梧不顧後世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

臨濟四賓主與本分沒交涉所以當時說四賓主竟即呼大德而爲注破曰山僧所學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盡謂不可於此認作己躬下事也夫曹溪以前圓頓心宗尙未曾傳於震旦故或一句半句直截透徹便相印可迨臨濟之時雖光發千燈而末流亦濫觴矣念言語漢處處有之若不更換面目接人止憑一句半句知他是何心行故種種門庭施設不過

欲揀魔辨異。知其邪正。何嘗將此作自已脚跟下工夫。又何嘗謂人能學得恁般施設。便可了得生死也。魔藏父子。於此等處。未具頂顙隻眼。一向認奴作郎。却來誑嚇閭閻。豈免無益自已。有損他人。此是伊本心不正。到底皆邪處。夫兩堂同喝。賓主歷然。賓則全賓。主則全主。一主一賓。一賓一主。豈不歷然。天童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又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二說並無同異。而魔忍斥其首尾牴牾。乃奉其師魔藏兩堂同喝為四賓主之母之說。為指南。眞所為寶魚目為明珠者。四賓主與兩堂同喝。都盧是箇沒交涉。何直得再三拈弄。且謂其中有子母相生之義。豈非夢中囈語。又云。善財未入彌勒樓閣以前。但可入佛。不可入魔。益屬謬論。魔與佛雖如火與水之不相入。却如面與背之相比附。佛界如衆生界。衆生界亦如魔界。魔界亦如佛界。了則無魔無佛。不了則但有魔而無佛。無魔無佛。則眞佛矣。但有魔而無佛。佛亦未嘗欠少分毫。只是見為有佛。卽已入魔耳。安得有但可入佛。不可入魔之程途宿旅耶。果其但可入佛。不可入魔。則其人已證佛位。又何有更上一層境界。若更上一層。別有境界。則所為但可入佛者。正是入魔耳。魔佛尚未分明。智眼未開。遑問脚跟點地與否。以此推測善財彌勒。豈非豆棚麥隴間人談中書堂內事。魔忍既說得打失布袋。將從前所得元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等語。又何有無文密印。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種種奇名異相。可知伊將古德一片婆心。全身落草喫緊為人之談。都作文字念讀了也。無論魔忍卽較伊高出百倍者。若不自已摸著鼻孔。翻轉面皮。斷却命根。於這裏少分相應。縱使說也說得。解也解得。判斷公案也。例斷得。總謂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況魔忍輩。一腔子全是元妙。却學古人說話道。箇所得元妙盡底揚却。眞乃數他人寶。不濟已貧。守著飯蘿邊餓死漢。只因伊不曾眞要飯喫。所以不知蘿內是飯也。學人參須眞參。悟須實悟。若不如是。卽使多聞如阿難。濟得甚事。不過多記得若干貝葉龍藏之文。與書廚有何差別。轉不如書廚沒些心意識。却是一尊古佛。縱使說得依稀

似曲。亦只是箇說禪匠。與世間博學士。夫有何分別。且與能言鸚鵡。又有何分別。畢足下足。日日在道場中。却未踏得道場一步。要知禪不是口舌紙筆間事。學者愼勿將此一大事。作口舌紙筆上生活。此乃謗大般若。罪業無窮。魔忍即是前車之鑒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三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四

魔忍曰。先師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實照用之眞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照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樂普。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蓋二公之病。在有一橛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賴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於我。故一言而起其痼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闢書於此。蓋嚴禁之。今又自解之。意謂非不知也。知之而不爲也。嗚呼世則可欺矣。從上列祖可欺乎。自心又可欺乎。余謂天童師翁用心必不若是。或好事者。借其名以塗汚法門耳。如闢書中。自解四照用曰。人不法不立。法不人不則。法不則即用無準的。人不立即照無定格。以人照人。故名照。以法則人。故名用。此從臨濟。人在法在上。隨語生解。以杜撰此說。觀其意。是以相對之人爲人。而以確定一棒爲法。豈不謬哉。臨濟曰。先照後用有人在。非是之所謂人也。先用後照有法在。亦非是之所謂法也。若以相對之人爲人。以確定之一棒爲法。則人法俱奪之語。又何以解之。先聖曰。貴不說破。予不得已而聊通一線。臨濟至處。固不在此

絕學無爲閑道人。其於本分無鍼尖之隙。其爲人也。不過任性卷舒。隨緣出沒。如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鏡像。照而常空。住於不動道場。而行大機大用。若如魔藏所云。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則是滿腹機關。全成人我。照已失照。用成何用。魔忍稱之爲照用之眞虎。虎則誠是矣。其如啞人之凶乎。夫起念即是住著。心若不起。萬法無生。曾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眞實。今云待心死而伏誅。已失無心道人風味。況云須切用前之照。則直是不使剎那放下。心住於照。幷且時時刻刻住於所照之人。悉落見聞分別相矣。若

必如此始可爲人豈非自利利他打成兩橛乎至於古德解粘去縛唯恐其不能應手圓滑不憚反覆申明直截深透雖一字一句非簡也全身渾在裏許雖千語萬語非繁也一絲不越中心唯是學者果能順旨契宗則雖不說法觸境而常聆妙音如或未然障深緣背設居佛會當說而不聞一字聽者自別說者無不徹底掀翻何嘗有意留一絲毫與學人爲障爲礙設有此意則其語先非實語如語教且不可何有於宗乃魔藏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何心行耶又引夾山接樂普大覺接興化以爲證夫夾山之接樂普也樂普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樂普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樂普便喝夾山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闍梨坐却天下人舌頭卽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樂普無對夾山便打自此服膺大覺之接興化也興化爲院宰時一日問云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個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大覺便打興化又喝大覺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大覺召云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喝底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大覺云這瞎驢卸却衲帔痛決一頓興化言下悟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此二公案魔忍謂是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又謂樂普興化病在有一橛頭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皆是妄加卜度何嘗夢見四人眞面目耶樂普未見夾山以前臨濟稱爲門下一隻箭豈是孟八郎漢其聞夾山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之句便乃下喝此一喝三元攸不得四句豈能該夾山示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坐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而樂普不對到此地位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其不對者當非全然漆桶夾山之棒是賞是罰如何可定何得輒謂有一橛硬禪之痼疾雪竇拈樂普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句謂這僧可悲可痛雪竇每用此機所謂前箭猶輕後箭深者樂普謂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得非塗毒鼓聲而雪竇又

復助伊發擂。魔忍死在雪竇句下。乃謂樂普束手就縛耳。謂樂普得夾山之提持而服膺也。可謂夾山於樂普喝處不對。處有後話圓前話之妙也。可安見所爲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也。至於大覺因興化有拄杖頭不會撥著箇會佛法的。是以勘問。只因疑興化實有個佛法在。迫兩喝兩打之後。大覺復召問行喝之故。而興化轉就大覺乞個安樂法門。於是痛下一椎。興化卻當下便見得臨濟三頓棒道理。雖似興化於大覺處得箇入路者。但兩喝兩打。固是旗鼓相當勝則俱勝。負則俱負。至於大覺召問。而對以三聖處學得者。俱被折倒。就師兄乞箇安樂法門。安知其非陷虎機乎。大覺謂這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亦只堪自救。未見如何爲人。即其當下悟得黃檗三頓棒道理。又安知其非向來疑著三頓棒別有微妙。至此而知其不過如是。若謂悟得三頓棒。便乃一鏃透三關。則千里萬里去在。佛法廣大無量無邊。這裏豈是休歇處。然則興化之於大覺。又安見所爲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也。他日興化上堂拈

香曰。欲爲三聖。三聖太孤。欲爲大覺。大覺太賒。不如仍爲臨濟。若果從大覺一言頓圓頓成。興化安得不嗣大覺耶。魔忍父子。每以一橛頭硬禪。指斥密雲。此則更以指斥興化樂普。實爲妄讒。此四古德者。皆從纖毫不立處。敲唱拈提。而魔忍父子。卻謂興化樂普禪止一橛。縛夾山大覺之指授。然後其禪乃能多橛。不特塗汚興化樂普。豈不塗汚夾山大覺。眞所爲夏蟲不可與語冰也。至於指斥密雲處。又謂闢書非密雲所作。直是僞造。以此眩惑無眼目士夫。以自解免指斥伊祖之罪。轉見不堪。至於闢書所解四照用。固不得爲極則之論。但謂密雲以確定之一棒。爲法實爲誣妄。既云一棒。如何又云確定。一棒則三元三要四賓主四照用全舉全收。可謂之確定乎。至云。先照後用有人。在非是之謂人。先用後照有法。在非是之謂法。益屬模糊影響之論。密雲悟云。是之謂人。與非是之謂人。是之謂法。與非是之謂法。相去多少。速道速道。若道不得。壓殺著尿牀鬼子。去此語頗爲透關。要之臨濟四照用語。伊已明明說箇若是過量人。向

未舉已前擡起便行猶較些子矣何得不向此處領會專在伊門庭施設邊眼花目眩所謂爲物所轉是名衆生也

闢書駁五宗原曰正法眼藏已向瞎驢邊滅却況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遺害後世耶　魔忍曰據闢書此論是三聖不契臨濟之意而滅却正法眼藏風穴何故稱聖爲入室眞子而南院領之耶不足稱而稱則風穴無眼矣不當領而領則南院亦無眼矣然則首山至今二十餘世不亦無眼長老之子孫乎此信闢書而論之也語曰一失步無所措足一失言無所措口闢書其是哉

臨濟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尙正法眼藏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後來風穴謂三聖是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而南院領之魔忍既據風穴南院所判謂臨濟深肯三聖語而又指斥天童所言正法眼藏尙向瞎驢邊滅却句爲判三聖不契臨濟之意眞所爲依文解義者夫正法眼藏只是箇乾矢橛門外遊人道甚正法眼藏若已親承入室正法眼藏定須滅却然後橫該十方竪徹三際都盧是箇正法眼藏臨濟雖滅正法眼藏又如何得滅況臨濟今亦不滅然則所爲吾滅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者又豈可作實法會三聖云爭敢滅却不知伊敢於滅却又如何滅却既無滅却卽眞滅却風穴以滅却句謂是肯語尙祇道得一半況魔忍實未知風穴落處妄意密雲與風穴齟齬遂倚門傍戶藉風穴南院聲勢痛斥密雲不知風穴南院密雲轉是一家人語也密雲謂正法眼藏尙向瞎驢邊滅却況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遺害後世此語却切中藏忍父子之病而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乃魔忍父子魔魅人家男女之器具平生最護惜者故其誣毀密雲亦復不遺餘力

魔忍曰臨濟黃檗之嫡子也濟之綱宗非黃檗有也檗不可諸方而以濟爲可何耶且臨濟之世佛法鼎盛使其建立果不可老師宿德寧無一言潙山祐禪師濟之父黨也私稱濟爲尊宿普化黃檗之昆季也反北面而師事之小釋迦果位中人也發願以續其斷脉方是時譏訶學解者無過德山濟顧世德山尙無恙也曾無一言正濟之非果是濟而不言耶則濟已願世不欲起諍端耶而德山實訶佛罵祖之魁也者之於古賓之於同黨原之於師承之間皆不以濟爲非而今日獨非之何哉且棒喝濟之所常用而綱

宗亦濟之所建立也苟以濟爲非卽不當效渠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又豈可禁人之救綱宗者夫爲善知識辨古今之諸譌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欵結案爲千古不磨之式使三峰之徒鉗口結舌雖有蓋世之辯不能伸其救非雄猛丈夫所爲哉今闢書之評宗旨也若眼之受聲耳之承色泛泛然不相入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天下後世何所準爲

臨濟曰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然則棒喝綱宗不過同是解粘去縛之具如食以濟饑而饑與飽者人也非粥飯也如眠以濟困而睡與醒者人也非衾枕也疑粥而信飯疑飯而信粥皆惑也粥飯皆可飽人特不食則不能飽而不饑則亦不可以食也捨衾而取枕捨枕而取衾皆惑也衾枕莫非眠具特不眠則不得睡而不困則亦無所事於眠也黃檗潙仰曹化德山諸老宿之重臨濟豈重其建立綱宗且綱宗何關於輕重密雲之非綱宗又何嘗非臨濟且綱宗亦何關於是非箇事是非雙泯能所兩亡蚊子上鐵牛無渠下口處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卽今與麼辨論作是非會得麼大宗風豈有諍諍卽泯宗風德山平生狂見恣肆呵佛罵祖其語句毫無足取但伊孤峰頂上盤結草菴風味較之魔忍輩執相狗塵貪名逐利之流奚可同年而語乃以已之心測人之腹謂伊於臨濟綱宗藐然心服是以終身無一貶詞否則濟在世或畏濟而不言濟寂世後何畏而不鼓其唇吻將自己一副汚穢肺腸驀地塗汚德山當是德山呵佛罵祖之果報又曰爲善知識辨古今之諸訛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欵結案爲千古不磨之定式正是乞兒思暴富飽喫酸黃虀凡是是而非非者蓋是儒門邊事何關宗門既是大善知識於本分無針線之隙若離本分一切簡棄尙不管自己邊問他人時學古德本分極則之語拈提爲人則有之矣取千百餘年來種種狐唾狸涎不嫌腥穢味其酸鹹有如此大善知識否魔忍自喜略通文史又恃其辨口欲壓倒目不識丁之密雲謂密雲之闢書豈能使三峰之徒箝口結舌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不知密雲目不識丁實不能使三峰之徒箝口結舌而密雲之所以爲密雲了無交涉了無增損

而魔欲忍恃蓋世之辨以評論無爲無作之圓宗其爲魔魅業已不問自承矣又曰苟以濟爲非卽不當效其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尤爲魔論臨濟以前豈無棒喝而謂密雲效臨濟之棒喝可乎如曰可則謂臨濟效黃檗之棒喝亦可矣卽一人之手口今日喫飯非效昨日之喫飯今日說話非效昨日之說話何況他人之棒喝如何效得各人自有手口誰爲效誰惟魔忍輩專精致志效臨濟之綱宗是以成其爲魔幷且塗汚臨濟耳

魔忍曰師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業普俱爲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徹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

學者入此圓宗念念證眞塵塵合體共三世佛一時成道前後情消與十類生同日涅槃始終見絕其視天下人無一人不是佛而亦無佛見無一人不是已而亦無已見覿面相逢安得尚有人之見在其八識田中今魔忍謂興化爲臨濟侍者時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興化雖未了徹不至於此極足知伊並未夢見悟者門頭戶底光影邊事豈有既悟之後而自以爲能悟且自以爲實有所悟挾其所悟矜已能悟謂天下人莫若已悟之理人已能所是非解惑種種妄見邪思紛紜起滅如此則全是識神分別影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謂悟耶此亦可謂之悟則凡涉獵宗門之書拾些狐唾狸涎者便皆可謂之悟矣世傳妙喜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此種不了之談魔忍中其深毒於是妄立大悟小悟小法大法等名相誑惑閭閻何嘗眞到不疑之地經云一人發眞歸元則十方虛空盡皆消殞若斤斤較量沾沾自喜謂有所悟在我是能悟人戴著恁般灸脂帽子則閻羅面前喫鐵棒的刑書自己齎棒到案矣試問悟者何耶非所爲了生死者耶生死既了則無生死生死尚無人我何著而尚有所謂人不如我之悟尚有所謂天下人皆不如我之悟豈不是一片淸冰消盛猛火

魔忍曰臨濟曰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具此眼者如明鏡當臺學家雖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象於中露現如興化勘僧數則大略可見矣後世不究四有時句之故乃效之曰一棒不作一棒用或問其旨趣又從而

解曰特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耳或更詰之曰眼光落地時這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彼又解曰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果如是則旻德兩喝後便拜何處是會得面門出入底道理耶

臨濟四喝皆具一喝不作一喝用若不具者三喝皆自救不了然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早已拖泥帶水了也何故向上無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吾靈覺有何交涉古德有言直饒喝上三十三天風力止處到地甦醒便向伊道未在今魔忍死在四有時句下簡密雲悟一棒不作一棒用眞是塗汚臨濟臨濟平生自利利他處豈在四喝若以四喝論轉不如密雲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截了當矣學人桶底透脫更無一法爲當爲對是之爲悟豈有悟到徹處猶然大法未明然則所爲大法者自在悟外非由悟明必從口傳密授而得豈非謗大般若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謂別有大法出於悟外豈不顯背佛祖語言且所貴悟到徹處者究爲何事豈是專欲開口動舌與山野狐精磨牙鬬吻爭箇爾鈍我捷耶如此大法明之何用且一法纔興即一切無邊萬法皆悉同時具足相應故一法之外更無餘法而無餘法中不立一法唯其不立一法是以具足無邊萬法然則悟得徹時尚落法見分否九重天子決定不與民爭耕今云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象於中露現可知伊並未夢見云何是悟一味強作解事譬如三家村老學究忽揶揄未央宮闕不爲壯麗非囈即狂耳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後來密雲以一棒不作一棒用謂直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以此接引初機亦未爲有過但臨濟喫緊爲人不在無位眞人面門出入句而在是什麼乾矢橛句人唯不肯於乾矢橛直下承當而於無位眞人面門出入處生奇特想於是我我所心心所熾然紛拏起念而投五陰之城取相而沉六入之海若悟得臨濟是什麼乾矢橛句是實語是如語自有少分相應處密雲平生拈提唯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

指人人面門出入而於此未經注破以待學人自證乃魔忍數數指斥且謂眼光落地時這面門出入的向甚處著夫謂眼光落地無處著此面門出入的則是眼光未落地時有處著此面門出入底矣然則無位眞人實有出入之能而人人面門實爲無位眞人出入之所豈非純杌爲鬼魔忍既設爲詰問又揣密雲之意而爲答語曰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憑空揑撰是何心行所以當日密雲作闢妄救云若眼光更有落地時若眼光落地時更有箇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豈可謂常在面門出入亡僧面前是闔目菩提說甚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更有這一著子早已千里萬里矣又豈可謂常在面門出入哉足證密雲本無此語古德云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含盡十方不露絲髮豈惟心具身亦徧含故曰盡大地是一隻眼翠巖上堂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學人誠於此有箇入處自然不起有情無情之妄想不生心內心外之邪思若也未然不特魔忍譽妄說妄評易中其毒即密雲所示亦復飯中有砂在

魔忍曰師憂仰山之識爲在已弱故終日哭泣弗無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譬如神醫爲國人所仰活者既老閱諸子之才皆無一可傳秘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絶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之心歟或曰穴之對念公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觀其意所惡在聰明耶曰否謂聰明雖多而見性者不易得耳如百丈通三學德山講金剛經風穴之於書無所不覽豈皆盡廢於道但世之聰慧者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從於道一門深入又惡知其不可夫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權埋黜塞而後合道則是癡暮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矣且夫下語機鋒之若興公者豈可以聰明恐之然風穴捨興而器念何耶或曰興公尚未有悟余應曰是何言歟風穴曰當看念法華下語果未悟是教渠學語矣豈有風穴大士教人學語說或者又曰興公既有悟而風穴曰見性者少豈悟之不足以當見性耶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然終偏枯坐此不進與無見等耳又何疑焉

公羊高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以朝廷之禮樂刑政百爾紀之四國傳之然而世遠年湮猶且多失其實孟子

公羊高特表而出之戒後世學者毋輕信史氏之文必權之以人情天理況荒林野水之間枯木寒崖之外一二閒僧傳說千年閒事其可遽信爲實哉風穴沼憂仰山之讖謂在已躬終日哭泣可爲荒怪不經愚癡無理如其有之則風穴尙何足挂齒南州處士求死不得古今傳之爲笑況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而容此啞羊汚濁之耶橫亘十方竪窮三際都盧是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雖釋迦牟尼佛不言自我而傳何煩風穴却恐至伊而斷此事豈如九流百氏之學有創有守有斷有滅者傅大士歌云諸佛村鄉在世界四海三田徧滿生佛共衆生同一體衆生是佛之假名若欲見佛看三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戒鄰山水口轟轟或結羣朋往來去或復孤單而獨行或使白日東西走或使暗夜巡五更或烏或赤而復白或紫或黑而黃靑或大或小而新養或老或少舊時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琴箏或遊虛空亂上下或在草木亂縱橫或無言行自出宅或入土坑暫寄生或攢木孔爲鄉貫或偏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爲村巷或臥土石作階廳諸佛菩薩家如是只箇名爲舍衛城然則箇事可斷絕者必盡大地衆生自風穴出世後無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無末伽那識無阿賴耶識而後可如不能使盡大地衆生無此八識則觸著磕著盡是釋迦牟尼佛耳提面命摩頂授記何用風穴虛費苦悰妄下迷蹤之淚雖然風穴平生語句雖不得與雲門元沙輩同日而語要亦自具正知正見豈有此事如此謬悠之論識者羞稱而魔忍輩聞之悅其類已津津稱述不置且耳食其虛名倚之爲泰山橫建魔論以惑人以攻異己者是則宗門中可悲可涕者也觀其言曰風穴非憂無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夫宗旨外有悟則所爲悟者乃魔情矣悟外有宗旨則所爲宗旨者乃魔買矣不憂自已之害天下後世而憂人之既悟而不透宗旨爲害天下後世如是之說眞所爲魔說矣魔忍好以醫喩箇事彼見教乘每以佛爲大醫王而學作此語不知佛之爲醫王正不得以世醫爲比世醫以已之術醫人之病佛

則不然以已醫已以人醫人蓋衆生將諸佛心爲塵勞門一念迴光即同本得諸佛用衆生心成菩提道不得一法安住佛乘是故衆生界如佛界佛界如衆生界自其成佛而言之則曰醫自其墮衆生者言之則曰病故曰以已醫已以人醫人然則是醫也是病也可用他人之鍼灸藥石否耶魔忍乃爲風穴終日哭泣下注脚曰譬神醫爲國人所仰活者旣老閱諸子之才皆無一可取秘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絕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之心歟若然則從上古德實有醫人之法展轉相傳以至于風穴矣不見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學者將此公案與魔忍所論合觀其爲顯背佛說不煩言而自解夫藥尚無有實藥醫豈猶有實醫既是皆無有實則雖欲秘之將何爲秘雖欲傳之又將何爲傳秘者我所有而秘不示人也

傳者人所無而我傳與之也這箇密在汝邊如何可秘人人自將得來如何可傳若有可秘可傳之處則非這箇既非這箇則以之爲已即爲飲鴆以之爲人即爲下蠱全是魔術嬈人豈同神醫試手風穴之終日哭泣以憂無傳蓋屬傳聞之誤而魔忍不知遂倚之爲重城寶之爲拱璧號於天下見宗旨之必須傳傳之難其人而已之得傳宗旨爲千古名僧之明證如是心行魔耶非耶肇法師曰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元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永嘉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夫此神智心鏡不離第八識不涉第八識夫第八識尚且郞不辨於向上一路任情卜度椎魯者是耶聰明者不離而不涉則聰明椎魯乃第六識分中事何得奴是耶且喜沒交涉夫聰明椎魯於何區別豈不於事上區別理上區別機上區別境上區別耶從念慮起亦從念慮分若夫箇事法爾如然不由念慮作何交

涉夫苟著事著理著機著境則神珠隱光靈鑑撤照矣惟其不著一事而自貫萬事不著一理而自達萬理不著一機而自運萬機不著一境而自融萬境故日般若無知而無不知若乃椎魯者之無知是於機境理事上有所不知非般若之無知也聰明者之有知是於機境理事上有所知非般若之無不知也知是妄塵不知是無記皆與般若了無交涉非椎魯於般若遠聰明於般若近亦非椎魯於般若近聰明於般若遠總之般若函蓋得聰明椎魯而聰明椎魯皆近傍不得般若譬如朝廷之禮樂刑政經緯及於百姓之畊稼陶漁然令百姓畊稼陶漁於朝廷之上則從無此禮樂刑政也是故能悟則聰明亦悟椎魯亦悟不能悟則聰明有聰明之不悟椎魯有椎魯之不悟聰明椎魯皆屬心意識內事而箇事未明皆心意識為緣為礙豈容向冰求煖執火思涼演唱宗乘而問及於聰明椎魯卽為與本分間隔至於或則詩書滿腹或則目不識丁世諦流布則一人聰明一人椎魯究極而論此是文學邊事幷且與聰明椎魯沒交

涉儘有當機臨境據理處事詩書滿腹者昏昏目不識丁者了了孰聰明耶孰椎魯耶夫洞徹了悟之人其於機境理事重重無礙無作無為如鏡觀人不思而得苟非然者聰明則一思再思而得椎魯則百思千思而得要皆與本分沒交涉而思而得之之難易卽為聰明椎魯之所由分若夫文學邊事猶如飲量之高下或一石而醉或五斗而醉或果腹而不醉或沾唇而已醉豈得謂能飲者聰明不能飲者椎魯乎縱使記得三藏十二分如瓶瀉水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若不了悟轉障正知正見魔忍自以為聰明會讀書而輕密雲目不識丁故借風穴與念法華答問聰明者多見性者少一段公案妄立魔論深辯聰明之無礙於道而椎魯之必不如聰明以眞圜頭之了悟而以鈍拙之故終不若念法華之得法風穴言外之意以為了悟則椎魯者亦能之若宗旨非聰明不可蓋伊既為密雲嗣孫若謂密雲不悟則有生於空桑之嫌故謂悟則椎魯者亦悟而宗旨則非其所敢望抑揚反覆微文刺譏以戲侮密雲却不知自已

負墮。如云世之聰明者。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役於道。一門深入。又惡知其不可不快漆桶。這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以無不在。若以解路爲役。智於外而欲反所役於道。一門深入。是將役其智於內耶。且宗門不取一法。不捨一法。若得了悟。則解路亦所不捨。解路又豈非法。況解路又豈只役其智於外而不役其智於內。足知伊解路之說亦是學語。又曰反而役其智於道。既曰役其智。則仍是解路矣。又如何得一門深入。但有不得其門而入耳。且夫道者在內耶。在外耶。在中間耶。今將斷絕解路而專役其智於道。則必實見道之所在。而後可以役其智。乃此如大火聚。如金剛圈。小則毫毛莫測。大則三千大千者。將如何役其智而後可耶。豈非掠虛弄影漢。又云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椎埋駘蹇而後合道。則是魔喜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矣。亦是不快漆桶。夫一際解脫之門。平等菩提之記。那容如許聰見凡見人見物見。椎埋駘蹇見。博學多聞見。有如是種種熾然分別見。尚安得具正知正見。又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必落偏枯。益爲不快漆桶。見性猶如見月。萬里無雲處觀之。固見月之全體。芥孔針鼻中窺之。亦見月之全體。只除不見月則已。若已見月。則月自不能使人分段見。半偏見也。安得有見之未圓。必落偏枯之慮。至謂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益爲魔說。其意不過謂六祖作偈時。尚未得宗旨。故五祖謂其亦未見性。直至夜半傳衣。乃始密密傳箇宗旨。六祖見性始圓。以見宗旨之必須密授。魔魅人家男女。俾知伊之所建宗旨。是從佛國傳來。伊爲受記負荷宗旨之人。不同其他禪侶。相與歡喜敬信。喧傳一時。流播百世。造魔業於無窮。誠爲何苦乃爾

魔忍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即元要的旨。究於廓侍者處。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闢書謂既悟三元。復於南院處。始得大徹。遂以三元爲無用。是未見汾陽語耳。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

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此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

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直得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何處更覓佛見法見尙何有三元三要許多絡索而魔忍謂是元要的旨可知伊未徹無生忍在既未徹無生忍之旨則所爲臨機不見師者必認定師字爲師弟子之師是以魔藏敢於滅師魔忍敢於滅祖夫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正乃山是山水是水虛空是虛空萬有是萬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豈得弟子不住弟子位師不住師位正唯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方不落斷不落常而契空有雙融之中道若以臨機不見師爲面前參問之師則宛立我人說甚無生法忍耶魔忍謂風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若論三元三要即使會得如臨濟一般總名知解不名爲悟若以此爲悟白雲千里萬里即以三元三要論元中必立要無要不成元豈有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之理乃又引汾陽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爲證豈知死在汾陽句下被伊換却眼睛所爲韓盧逐塊者汾陽三句曰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西河弄師子此三句者同耶異耶實法耶非實法耶臨濟分明說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而汾陽三句各具一元三要尙不在內還須九句始具有是理否只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而答以嘉州打大像夫自己得力處如何却問他人這僧爲具眼爲不具眼又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而答以陝府灌鐵牛又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而答以西河弄師子如此三問皆爲就他人而覓自法安得親切於何轉身有甚得力於是更與一杓惡水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魔忍乃謂此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豈非盲參瞎會與這僧同一鼻孔況汾陽此則公案並未於切在薦取處語絕下文曰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

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生會。好魔忍於下半則公案全不理會。只取上半則作十成死句實法會。在汾陽雖非極則之談。乃經魔忍裁削。益令短氣。夫三元三要事雖分則非三句具三元明矣。得意忘言道易親則所謂一句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之一句。并非執定語句之句為句又明矣。又復自注云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會得猶嫌有此一句在。所以不是性燥底衲僧。今魔忍死在上半則語句下。謂是無漸次中眞漸次。無得失中眞得失。汾陽若見。當評為何等衲僧也。又引洞宗之語。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謂知此乃可與言宗旨。轉見不堪。此二語。卽屬別調。無足論者。可知伊未舉已前錯。且如嘉州陜府西河。孰貴而孰賤。大像鐵牛師子。孰尊而孰卑耶。必欲穿鑿附會。使天下後世知宗旨之傳。屬在魔忍所為作偽。心勞日拙也

魔忍曰。風穴垂示於臨濟宗旨。如青天白日。無絲毫障翳。盲者自不能見。關尹曰。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關書之於濟上綱宗。實有類此。關之而不得。復解之。解之而不通。又關之。七關三關。其射覆也亦勞矣

仰山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我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麁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覔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覔黃金。我亦拈與他。學人觀仰山此則語句。則魔忍所引關尹子語以非笑密雲不知宗旨者。其迷謬顯然。不須更說矣。夫學人果能拈得鼠糞。有少分相應處。自然冰消瓦解。覿體眞鍮。玉轉珠迴。光華圓滿。只因無始以來滯殼迷封。只要黃金羞稱鼠糞。不知盡大地是一箇鼠糞。並無黃金。所以歷刦沉淪。頭出頭沒。至若宗師為人。看孔著楔。或拈黃金。或拈鼠糞。都是善巧方便。不定法門。會得是金不會是矢。卽矢卽金。卽金卽矢。非金非矢。是矢是金。如何可比射覆盂中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實在置得之一物。正惟魔忍輩拾得狐唾狸涎。實為

黃金藏在射覆盂下聚集魔男魔女更相誑惑互相卜度自稱識得盂下是第一異寶識者便是宗師不識者便是孟八郎漢自誤不了欲率天下後世禪侶靡然向風共飲毒乳所以不得不辭而闢之耳乃轉非笑闢之者不識盂下何物魔民所置盂下之物學道人何用識之這箇亦是金亦是玉亦是角亦是羽亦是瓦亦是石昭然萬目之前而視之不見棖然萬耳之內而聽之不聞不可卜射無是無非是豎窮三際橫亙十方莫高於天而不能覆莫大於地而不能載在盂即盂而盂不覆盂置物者亦物而物不能置物魔忍輩何由識得若如金玉角羽瓦石之一定而不可轉移存金則金不可曰玉存瓦則瓦不可曰金如是而曰是宗旨則宗旨即成實法矣若然則魔忍自勞勝於射覆什倍何謬妄之甚也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四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五

魔忍曰。佛果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巖頭曰。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而風穴又敎人體究言句如此。近代老宿。一槩斥絕言句。將使天下學者以牆壁瓦礫爲師乎。夫牆壁瓦礫。眞可師也。但學者不知。奈何絕言句哉。文殊曰。此方眞敎體。清淨在音聞。此大士不合與今人相左

宗門之學直了一心而直了一心必斷絕情見是故每以無義味語置人八識田中吞不得吐不得時節因緣既至囫地一聲五花八裂自然會得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底道理若到這裏廉纖畢竟未曾了徹在只得仍復體究言句雖然無論會去不會去總與言句無涉若作言句會縱使參得千七百則公案都能下得語閻羅面前不管你會答話不會答話臘月三十日到來依舊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圓悟以不疑言句爲大病者蓋不疑由於不信不信何由得入信而後疑疑而後眞到不疑之地如從初便已不疑則是憎上慢大我慢全具雖有本分鉗鎚從何下手也巖頭謂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夫所謂句者

如何是句吾宗無語句而亦無一法與人是之謂句誠識得這無語句之語句自然離四句而絕百非亦且卽四句而泯百是若然則巖頭先須識句風穴教人體究言句皆正是斥絕言句而密雲斥絕言句卻正是建立言句魔忍死在句下而謂一槩斥絕則將使天下學者以牆壁瓦礫爲師乎豈知牆壁瓦礫正是言句若謂牆壁瓦礫爲非言句則千七百則公案可知伊無一字薦得在又道牆壁瓦礫雖眞可師而學者不知奈何絕言句若於絕言句處薦得自然能體究言句亦自然能知得牆壁瓦礫是眞佛眞法眞僧若於此不薦而欲於言句下測量卜度則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狥塵背本波起水昏縱使講誦三藏十二分亦只做得箇三世佛寃在況諸野狐涎唾耶魔忍又擧文殊云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謂此大士不宜與今人相左文殊此語與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是一是二此大士亦不宜與世尊迦葉相左夫惟這箇竪該三際橫亘十方無量無邊光明淸淨不可以這箇明這箇尙安可以這箇簡這箇悟者擧一滴而已徹海源迷者涌千波而全非水性魔忍教人體究言句卻不知自己全未會得言句若果會得豈復死在言句邊學人不用如何若何直須眞參實悟知果眞參實悟則斥絕言句亦得體究言句亦得如魔忍者體究言句亦不得斥絕言句亦不得也

魔忍曰覺範答無盡居士曰十智同眞與三元同一機軸乃作頌曰十智同眞面目全其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元作兩邊劈破之義若畫龍點眼非可以言論通也關書謂既以劈破後世不當復有三元是何言與吾嘗觀近代老宿開口便罵知解揣其證悟處當如師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今乃確確然信三元之可以劈破是將泥丸土鼓爲三元耶讀至此不覺噴飯師又有頌曰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別頌曰第一元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都在鏡中圓第二元世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元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乃曰這箇是三元底頌作麼生是三元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尙來爲我說了也脫空謾語喫鐵棒有日在關書曰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耳當時有執爲宗旨者故汾陽作頌誓曰三元三要事難分云云不知關書何所考據而爲此說若頌卽是誓則不當分而別頌三元矣自禁之而又自犯想汾陽昏悖不至此耶

大都闢書凡見古人有一二語相似。即崇之如泰山。其不可曉者。即攻之如讐敵。似者少而不可曉者多。故不免前後觝牾耳。如人天眼目師十八問有曰。凡學人編辟言句。盡覆將來。驗師家眼目。盡皆打得。何故只爲識得破。闢書引爲一棒之據。不知識得破。非肘後有符者不能也。且夫一汾陽耳。頌三元則斥爲狂狗。作十八問則倚爲遽仗。使古人何以自處耶。倚三元之頌爲非。則是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矣。使十八問爲是。則汾陽之見處元是。三元之頌亦是矣。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訶之

嘗謂汾陽昭平生語句。除十智同眞之外。其他無可取者。因知十智同眞亦屬解路。況如此推演。開去何所底止。正同入海算沙。未能啓初學之疑情。先牽引人於知解宗徒。亦無裨於發心參學者。蓋其平生得力處。不過三元三要。閑家具未踏向上一著。在今觀其三元三要總頌分頌。亦屬言中取則。意下推求。以刪三元三要則可矣。與這箇沒交涉。魔忍倚爲泰山。以斥密雲三元三要爲臨濟一時上堂語之非。反覆辨論。推尊三元三要爲箇事極則。足知伊於三元三要亦未夢見。在三元三要十智同眞。又豈著得爭競耶。至密雲悟謂三元既已劈破。後世不當復有三元固屬拙語。而魔忍笑其認三元爲泥丸土鼓。將汾陽劈破之義。顢頇過去。謂如畫龍點眼。豈爲漆桶。夫泥丸土鼓。安見不是三元三要。豈特泥丸土鼓中卽具三元三要。若能於泥丸土鼓直下承當。卻正好劈破三元三要。銷除十智同眞。淨躶躶。赤灑灑。直達實所。圓通無礙。肯向三元三要十智同眞等閑言賸語作門前之遶耶。魔忍又以汾陽總頌三元處。非爲抹卻三元。若總頌是抹卻者。分頌豈非自禁自犯。汾陽昏悖。不至於此。不知此無是無非法門。安可以情見卜度。當汾陽總頌三元。亦不得謂之禁。迨後分頌三元。又安得謂之犯。且汾陽明明說三元三要事。雖分矣。又分第一元。第二元。第三元。各爲之頌。試問謂分耶。不分耶。不解者若曰昏悖。此亦昏悖極矣。魔忍何以又畏忌而不敢指斥。而專指斥密雲耶。至於密雲引汾陽十八問盡皆打得語。爲一棒之據。而魔忍謂非肘後有符者。如何識得破。既未識得破。如何打得。足知伊將一棒作實法會。不特喫棒未有了期。且亦并無棒喫分。在汾陽所爲識得破者。豈在意言象數邊

識取如必識得意言象數則恒河沙數法門又豈十八問之所能該雖有阿難之多聞又如何識得盡如果無一不記無一不通則其人八識田中裝滿如許絡索情見熾然其人安可與語若離意言象數別有者則是巳經會取十八問盡皆打得之旨趣矣既巳會得則業巳肘後有符更別求什麼符繫肘後乎一棒是罰是賞是建是鎖本無實義亦無實法如何於此橫生分別揑目生華耶又謂密雲訐論汾陽處若三元之頌為非則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如十八問為是則汾陽見處元是三元之頌亦是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呵之考密雲之於汾陽實亦未具頂顙隻眼並未緇素分明故其欽重汾陽甚至何嘗敢於指斥而魔忍亦非不知密雲並未指斥汾陽特欲裝誣密雲則其事莫須有使天下後世有議伊呵斥乃祖密雲者將曰密雲之於祖汾陽亦復如是不特使疑密雲者信伊并使信密雲者亦不疑伊其術誠巧顧其拘執謬悠之論實足疑誤學人不可不辨夫此圓宗所為無是無非法者非若外道猖狂之見任意縱橫謂之無是無非也蓋以四句分之皆無所住無所著則絕對待既絕對待則離四句既離四句則絕百非於此薦得則千七百則公案無全是無全非無皆是皆非無無非無是隨舉一則而皆然然後可於無等級中分霄分壤無分別中辨淄辨澠否則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自救不了如何為人夫就一則公案尚且如是豈可於一人平生公案內謂三元頌是則十八問必無非十八問非則三元頌必無是耶從其是而言之三元頌亦是十八問亦是從其非而言之三元頌亦非十八問亦非從其有是有非言之三元頌亦有是有非十八問亦有是有非從其無非無是言之三元頌亦無非無是十八問亦無非無是據十八問以非三元頌也可據三元頌以非十八問也可據三元頌而是十八問也可據十八問而是三元頌也可於此薦得則推移無定却為緇素分明於此不薦則緇素分明正是人法兩執若魔忍之見無論全未會得汾陽三元頌十八問落處在直饒分別尚疎得仍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魔忍曰。灌嬰滕公樊噲等。從漢高起豐沛間。攻城掠地。隨功而漸進。至漢有天下。數人者位不過封侯。至若韓信。則一見而授以上將之權。此先爵而後功者也。若夫冒處尊位而功業罔建。尠有不夷滅者。功業建矣。而稍自矜伐。亦尠有不夷滅者。楞嚴曰。理須頓悟。事以漸修。長沙曰。功未齊於諸聖。夫三乘十地。灌嬰滕公比也。功勝於悟。大心凡夫。超宗越格。韓信比也。悟勝於功。無功之功也。予以是觀汾陽之悟之行。豈非直授上將而不矜功伐者歟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往應羣機而不去。恒歸寂滅而不來。故曰如來。入此圓宗。則曰一超直入如來地。為萬法之總持。則有法王之號。作人天之眼目。爰有導師之稱。然此名相畢竟虛空。讚歎徒多。虛空不受。豈若世間班爵制祿。有公侯伯子男之分。立政經邦。有君臣民事物之位。魔忍託跡宗門。馳情塵海。三條衲下。裏求富貴而未得之。幻軀百尺竿頭。作留聲名於千古之癡夢。加以曾涉墳典。略觀古今記史氏之謄言。無可眩耀。疑古錐之心行。即是塵勞。遂以菩薩十地等之解灌之僞。如來正因擬作淮陰之將。如帶如礪。移為紹承祖印之丹書。勿伐勿矜。取作涅槃妙心之寶鑑。直是一場笑柄。尚未足云外道邪魔

也

魔忍曰。玉在山則秀。珠在川則媚。道之在人也。寧獨不然。予觀會公深得慧明之道。服勤甚久。至出世。而同參者不知其履實踐真。深韜厚晦。去今日實霄壤。浮山遠錄公謂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遠公首山之嫡孫也。所示如此。而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劊。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耳。予願好心護法而道眼未明者。以遠公言辨之

謂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劊。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此數語不知其何所指。指同參之廣通輩耶。抑即指伊祖密雲耶。總不過欲當時士大夫輩。勿敬他人而敬伊耳。其語言辭氣。尚是楊岐所云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之悟人否。拍浮糟池中。而戒人飲酒。鼓刀屠肆裏。而勸勿殺生。令人厭惡啞笑。況證悟之與修行。如水與米。養而成飯。當其成也。分不得合不得。未證悟者。雖歷劫修持。而有我我所。祗增益得人天福果。如有水無米。飯不得成。既證悟而修持。未至其力。未充功未齊於諸聖。如水多水少。飯不堪喫。夫所謂修行者

自是六度萬行邊事所謂夢中佛事鏡裏莊嚴唯夢唯鏡即幻即眞不將夢與鏡作幻相會然後能行滿普賢願海而同夢與鏡觀至若宗師爲人痛下鉗鎚只要伊立地自證遑計我此言我此行與屠兒魁劊爰若自古豈有專論語言外貌之宗師耶古德云或是或非人不識安得將爲人解粘去縛之施設教人執滯較量則如雲門三度扣睦州門睦州啓門即閉輒折雲門一足得非屠兒魁劊乎臨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又兩度掌其師黃檗甚至將鑁築地謂其師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得非屠兒魁劊乎他如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意趙州以手指之俱胝因童子竪指擧刀斫斷其指如此等類不可勝數魔忍於此等處將亦生謗議耶若不敢生謗議何得詐分皂白誑惑閭閻且如潙山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一邊書潙山僧一邊書水牯牛道是潙山僧又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又是潙山僧不知魔忍所爲好心護法者於此當作麼生辨別應致敬不應致敬其敢以禽獸目潙山乎舉儒門禮法以詆訕宗門之機緣自然方底圓蓋魔忍之意只爲密雲纔問便棒便謂是屠兒魁劊因而痛詆之爲禽獸以魔魅士大夫之無識者且以牢籠四方緇侶令皆樂其逢迎如此心行却是儒門中所指爲禽獸之不若者也楊岐警戒首座之言蓋屬對病下藥却因魔忍妄下註脚鈍置不少

魔忍曰昔妙喜大徹後反於數譬客有疑乃以問昭覺覺曰我譬如大海你須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子是伊器量如此吾當奈何嗟嗟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眞海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汚穢不堪之物便欲撥棄師法顛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雲之語爲之涕泗

須將大海來傾取大海去迷則海心渴死悟來無盡無邊蓋此大圓覺海不共而不分不出而不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大小垢淨之差別從上古德相傳不過爾如是我亦如是如是則以一針尖舉滴水而與大海之潤性無差不如是則雖河伯望洋而有見笑大方之歎況乃以鉢盂盛取者乎魔忍謂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眞海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汚穢不堪之物便欲撥棄師法顛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雲之言爲之涕泗不知鉢盂

盛得即非海水并此鉢盂亦在海中如何盛取上天下地古之今之如魚在水通身是水若泊沙泥而呴取勺水則魚將爲非魚矣乃鰓鰓然較量鉢盂所盛之是海水非海水是垢是淨總因伊未見大海故若眞到大海自然不生是非垢淨之想自然知得盛入鉢盂即爲鉢盂不爲大海斷無表表可觀之理且既入鉢盂即爲死水日炙風吹塵蒙土坌即便汚穢不堪雖從龍王手內分來究竟背離眞海水若欲得眞海水直須親到海始得並無師法之可執若有師法即是鉢盂內死水盲傳盲受信而守之一期無見海之分魔忍之病正在自信鉢盂內有眞海水而疑密雲鉢盂內水汚穢不堪不知密雲鉢盂久經撲破雖未達彼岸未始不身在海中不若魔忍死守一鉢毒乳却成海心渴死漢也

魔忍曰已呈投機頌白雲業已許可又乃重出白拜今人不能無疑難矣哉禪之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明大法所云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也

因信疑倒

偏疑偏

主峯密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天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因信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合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惟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逈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祖師革昧防失故且

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圭峰考正禪之名義如是然則魔忍所論禪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知大法者爲是四禪八定三止三觀之禪耶爲是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耶如云達摩所傳之禪則圭峰不云乎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安得有小悟大悟之階級且謂大悟之後又須明大法也且西來大意直指人心正圭峰所云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者禪亦不可得何況迷頭認影別有大法可明與本來自性天眞佛爲緣爲對然則其所爲大法者既又非三止三觀天台南嶽之說其爲圭峰所云帶異計欣上厭下之外道禪何疑乎乃又謂所爲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夫大法豈非名耶伊所揑造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相種種大法豈非相耶却又見古德斥絕名相學說箇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眞是掩耳偷鈴漢

魔忍曰五祖曰先師語拙當時不以爲慢尊大慧欲毀碧巖集板當時不以爲好高逞已黃檗潙仰不許馬祖下諸尊宿當時不以爲人我是非知此道公也今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三峰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嗚呼是避輕於名分矣且二老年齒相去不甚遠所以屈身折節尊臨濟之道而已矣苟捨道名分何自而生耶嗚呼至明且賢而爲此說者特未知道耳

魔忍謂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三峰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夫達摩西來直指別傳曹溪滴乳流衍震旦雖學者車載斗量得者鳳毛麟角然此圓宗一燈照耀今古代不乏人魔藏父子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種種奇名異相疑悞參徒使一片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月田地橫著泥滓强自號曰臨濟宗旨自既邪毒入心累人向惡水坑裡頭出頭沒是以伊祖密雲恐後世展轉相誑妄認其說爲宗旨而不自悟滅佛滅祖滅人慧命貽害無窮法炬將昏禪河欲竭是以作七闢以闢魔藏作闢妄救以闢魔忍其間藏忍倒戈相向痛斥密雲時無智眼遂成聚訟密雲雖亦有見未到處要之自具正知正見所論魔忍父子妄建宗旨之罪自是千秋鐵案海內緇素果屬賢明豈有不識伊等種種作爲實法至妄極謬之理如尙以伊父子所爭者爲是則是一般瞎漢日月

魔天而不見者謂之至賢且明可乎且既謂至賢且明者皆以爭宗旨爲是矣而又以其人爲未知道豈道又在宗旨外宗旨又在道外耶伊所爲宗旨果何宗旨伊所爲道果何道也不過欲矯誣密雲煽惑當時士大夫而彼士大夫雖皆孟八郎漢不辨孰是孰非然而弟子不得滅師子孫不得滅父祖人人共曉豈能無議於是爲此說以自解免先以至賢且明之名奉之復以未知道之說魔魅之不知不覺自說自相矛盾然則魔忍是何心行也雖宗門父子原因法乳相傳而同世間之名分然使密雲妄建宗旨而藏忍諫諍則可譬之父有諍子今伊等將從上相傳佛法的的大意塗汚澌滅如此密雲起而正之便任意謗毀并欲滅絕名分是乃家之逆子實萬中無一可許者

魔忍曰夫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且爾況無上覺道耶今之撥無宗旨者若未渡而焚舟泥於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二者俱病

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尙然況無上覺道耶斯言也可知魔忍尙未知道與技藝之不可同日語也夫技藝從知而知從學而得由習而精由熟而神無大小必有規矩焉迨其神明於規矩之中而變化於規矩之外則所爲忘足屨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所爲透法而後忘法者也若夫無上覺道不可以知知不可以學得非習所能精非熟所能神不欠一法不剩一法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恒沙河數法門舉一是無上覺道者而不可得而何法之可透學一非無上覺道者而不可得而何法之可忘魔忍涉獵外典蓋聞莊周之論而拾其唾餘耳莊周之寓言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耶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語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夫累丸五而不墜是透法也當此之時內忘己躬外忘萬物唯丸之知不以萬物易丸然後移之以承蜩而若掇焉固忘

沙河疑倒

也魔忍妄意五家宗旨若累丸焉迨其既熟而證無上覺道猶累丸既熟而承蜩若掇也是謬之甚也夫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豈可以喩出世間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夫既有所用之志復有用志之所是識神分別影事也既有能神之技又有神技之能是業力假偽機關也以識神分別影事造業力假偽機關以此爲筏爲舟渡清淨覺海是猶駕火輪入火宅耳方且未由至乎津涯遑問彼岸禾山方上堂舉拂子云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學人觀禾山方之言則魔忍所稱撥無宗旨者若未度而焚舟泥於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之語可以無惑矣縱使於門庭施設處倜儻分明透法忘法於無上覺道有何交涉此非乘筏渡海直是階梯升天耳或曰五家宗派更換面目接人古德爲人解粘去縛慈悲方便今日階梯升天不其過歟曰無過也面前虛空卽是昊天無適而非天知天者不移跬步而已在天之中不知天者欲踏梯以升天雖累百仞而上其蒼蒼之色終不可得而捫也是故悟者隨學五家宗派皆是無上覺道若魔忍者雖於五家宗派倜儻分明猶登百仞之梯終不可得而捫蒼蒼之色爲其不知身在天中而妄意踏梯之可以升天也世間固無上天之梯而安得有證道之法耶

魔忍曰三峰先師欲求人於古人之中見學者品器不端輒斲去糞渠洗心滌胃而每每成怨至有揑造種種相似言句誣爲三峰所傳人之喪心固至於此且三峰嫉滅法者如仇滅法者嫉三峰亦如仇天下共知也使有言句傳爾又肯擯爾以資讎敵乎此稍知事勢者不爲也夫言句所以載道道固不在言句使道在言句則得言句者固得三峰之道矣三峰求人若饑渴又肯爲此不情之舉擯汝得道眞子乎余觀佛果悟由有曰盡其機用祖皆不諾況區區記持言句妄謂得道斲擯亦宜矣尤不省過而壞教傷義使其稱讚三峰相辱不乃甚乎

虛空有仇乎無有也排之捉之而虛空不知也大地有仇乎無有也履之踐之而大地不知也虛空非不知也排之捉之者亦卽虛空更且卽此虛空無二處

空知在能排能捉之虛空。邊不在所排所捉之虛空邊也。大地亦然。履之踐之者。亦即大地。更且即此大地無二大地。知在能履能踐之大地邊。不在所履所踐之大地邊也。其體自體。其知自知。不與萬物為對。則不與一物為仇矣。一人發眞歸元。虛空大地。悉皆消殞。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竪窮三際。橫亘十方。何背何向。與天地同根。與萬物同體。方且不見有己。而何滅何起。何憎何愛。何取何捨。何是何非。何彼何此。何人焉。方且不見有人。而何仇焉。禮記子張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居兄弟之仇如之何。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一一答其問。而不聞子張問居己躬之仇如之何也。不聞孔子言居己躬之仇如之何也。可知儒者之學。固亦無仇矣。仇也者。匹也。敵也。是以怨耦曰仇。而嘉耦亦曰好仇。至人無己。靡所不已夫。靡所不已。則絕對待。既絕對待。則何所仇。以儒門世法論之。猶且無仇。況乃出世間法乎。聞夫與人為仇者矣。未聞與己為仇者也。既已靡所不已。猶有所嫉之仇。豈非與己為仇乎。夫靡所不已。猶不得有

己之見者存。況乃宛立一己。己外又宛立一法。己外法外。又宛立一滅法之人。而嫉之仇之。如此為法起見。眞乃愚甚癡甚。嫉人滅法。不知自己早已滅法了也。魔忍稱其師曰。先師嫉滅法者。如仇。而滅法者亦視先師如仇。此二語。藏忍父子。並未破參。業已自己分疏明白。了無可疑矣。夫起佛見法見。猶是二鐵圍山。若起嫉見仇見。非現前黑暗地獄乎。雖然。魔藏父子所為嫉滅法之人如仇者。猶是妄語。實則不過嫉名勝於己者如仇耳。至其所謂伊師魔藏並無言句傳人者。不過蓋覆魔藏言句之失。自知其為妖血狐漦。而欲一洗之。且以撥棄同參之人。顯己之為嫡嗣。以誑惑當時士大夫。其卑鄙尤不足挂齒。

魔忍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邱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衆。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徹九峰。孰能反正之。厥後流為默照邪禪。而眞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類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繇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峰。相並

而出十餘年中撲盡黑暗魔軍窠臼然而狂打潑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藏也聖人時也

慶諸住石霜山二十年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九峰虔爲侍者石霜諸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虔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首座曰先師有甚麼意虔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首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虔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首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首座巳脫去虔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石霜導衆參學精勤一時稱羨而有枯木衆之號其後首座坐脫而九峰明向上一路不涉功勳既以能坐脫立亡示人則是猶有這箇在豈所謂生是不生之理此不過石霜會中兩般故典與石霜𨁝交涉在初非因枯木衆而有此首座亦未見首座必是枯木衆中之一人也且即此枯木衆中亦萬有不齊其屹坐勤參長年不會作方來之福果者固不無安知必無發眞歸元洞明廓徹而以四禪八定作夢中佛事者乎乃魔忍牽合附會謂枯木衆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而九峰反正其弊九峰還甘受否且謂厥後流爲默照邪禪然則達摩面壁九年亦默照邪禪乎即以默照言祇是弄精魂漢尙不犯謗大般若罪業豈若伊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揑造名相瞎人眼目妄稱宗旨塗汚慧命何得轉將勤參力究自求證入不肯順朱填墨之道流盡斥爲黑暗魔軍狐鼠蹊徑耶魔忍自知以三頓棒三撼門扇等配三元三要以爲宗旨難逃明眼人一覷於是以天童之弊在狂打潑罵三峰之弊在記名泥迹若曰三峰本無奇名異相乃學徒記名泥迹之咎以此回護其計誠巧豈知終難逃明眼者之一覷乎且天童以一棒指人立地處猶是本分草料何嘗不是古德方便法門乃以狂打潑罵誘之使天下後世將棒作打會喝

作罵會印定眼目只這便是黑暗魔軍劫人法施矣至其所稱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之說益不知其是何等囈語入此圓宗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說甚淳風澆風至誠至僞既云宗旨則淨瓶便是古佛何況同此眼耳鼻舌身意誰則不是釋迦出世彌勒再來而欲擇以人類竊恐欲擇人類者早非人類耳從上佛祖昔亦無生今本不滅鉢盂裏拄杖頭常轉法輪無斷無盡後代兒孫郍箇湮沒得他可湮沒者即是邪法復他何用若不能者何須言復亘古亘今亘上亘下亘東亘西亘南亘北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到此說同不得何況於異豈得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別有什麼元氣根本全機大用若謂宗門至馬祖百丈臨濟興化而後元氣全根本固全機大用著豈不裝誣煞馬祖百丈臨濟興化況乎馬祖百丈臨濟興化正如大珠小璣賤瑙貴玉何得連類並稱足知伊有眼同盲何苦強作解事

辨異錄卷五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六

魔忍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下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覈玩而弗精故天奇諸老不復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爲怪誕實由漸而至者也余述五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係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絕學無爲閑道人只領取箇自受用夫領取自受用者非斷得乎自受用而領之也斷得乎自受用而領之則首越而之燕矣雖然非實有證夫得無所得之元旨斷不能得自受用既得自受用一生參學事畢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亦只是自受用若起箇人之見即便已不自受用了也學人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會說法驅耕奪食手段古德謂之一時籍沒伊家計然後責伊納鈔蓋不如是不能使人能所忘情識盡是非泯聖凡融斷却命根大死大活良非得已非以此自矜口頭滑利也人果得自受用後自然信手舉一莖草皆能殺人皆能活人這個伎倆豈從人得不見佛曰空道自己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

魔忍動稱臨濟大法考論宗旨源流即此便是客作漢不二法門中何處安著夫為人豈非細事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眼便瞎却然而評論從上古德優劣專以能為人解粘去縛與否有驅耕奪食手段與否為斷却又爭得驅耕奪食解粘去縛又豈只在語句機緣種種假相邊即作權巧施設會亦只如泛一葉輕舟於大海耳達磨西來九年面壁不說一字且道達摩為人不為人魔忍以此貶斥應菴華藏以下而於天奇尤多微詞應菴華藏天奇之為人處魔忍又何能知得即使應菴華藏天奇與魔藏父子一鼻孔出氣魔藏父子所揑造之大法小法種種奇名異相應菴華藏天奇於數百年前何由冥符默合耶乃以此刺譏伊祖却又自比於孔子之作春秋發知我罪我之歎何其狂悖

魔藏云與化既悟這兩喝又道曾學箇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與化棒喝交馳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者每每藉口中峰有掃蕩宗旨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這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云

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虎相逢何復醉衲衣脫下又加椎黃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轆臨濟不足貴

中峰本學問淵博文采高出道流追後自領會得深歎尋行數墨泥名著相之害故其導引禪侶每以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自心自證不從人得諄諄訓示痛掃五家宗旨如云達摩西來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簡三元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參天荊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命根子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斯參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中峰本此等言句平生不一而足至其拈古頌古不過翻騰公案欲學者知這箇不落是非不得於言句上起優劣想致墮情識中使古德解粘去縛機緣增粘添縛向生死海裏頭出頭沒識渠此意則渠拈古二十六篇頌古三十一篇本同一律其拈大覺兩打與化公案云二虎之下猷

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擬議於其間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什麼這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箇兒孫中峰此語正謂徹底賓主猶是門庭施設耳而魔藏轉欲牽合將來作伊所揑造之宗旨之證據謂二老既同鼻孔何必待後語始悟意謂興化所悟即悟這箇宗旨造此黑暗魔窟引人入穽興化中峰二人雖皆未究竟然亦至何於此極夫徹底賓主若在名相上求則尙去初悟遠在既得初悟便不向如來行處行豈肯信此紅紫亂朱之說轉復癡狂外邊走若果薦得古德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之旨則伊所揑造之宗旨更容何處安放而云若向這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不快漆桶如是如是夫祖師單傳直指處不得認自己精魂以爲本性是故不於心外別有信佛之心亦不於自心之內見自心有佛相然則立一祖師之心又立一自心又立一五家之心於是以心印心以心闡心豈非全是心意識邊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夫祖師有何心印全是指點各人己躬下事五家雖更換面目接人無非導人自證自悟何嘗有一實法與人若道箇祖師心印已屬揑目生華又道五家各闡其心印眞乃古德所云認驢鞍橋作阿爺頷頦者矣

魔忍曰佛祖單傳之道不言福德操行要非無福德無操行者所能傳持但恐偏墜福德操行而入道不精耳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欲求高峰之嚴峻中峰千巖之福智以振起末運烏可多得哉三峰先師操令獨行直砭濫之沉痼福德操行人類文章非所云也如宋學士濂師塔銘敍其末曰濂嘗往伏龍山見師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閱乎目閱乎曰目觀也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締爲方外友以此言之則臨濟正法眼藏至師之世已若大羹元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翁只以一誰字誨人至於廣通靈鑒遂明目張膽鼓滹沱之法爲奇名異相法運之變否亦甚矣而天童之棒三峰之宗旨恰恰乎激揚於是豈徒然哉

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是以佛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宗徒因此但取頓圓不尊戒行不知實者權之實眞者幻之

眞權者實之權幻者眞之幻膠立眞實之位則見相橫前仍沿此岸不修權幻之行則守愚空坐卽是塵勞果於一味的旨不犯纖毫必於萬善門頭不捨一法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眞而不閡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礙自在隨緣一切施爲無非佛事所爲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而無虛空之量者也學人欲了生死斷輪迴非鼓波羅密之智檝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豈能理事無礙身心一如如何厭幻欣眞簡權認實用生死之根本測圓頓之性宗但有空花終無妙果魔忍謂佛祖單傳之道不言福德操行所謂鸚鵡學人言依語失義者佛祖單傳之道何嘗如是不聞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爲魔業厭離有爲功德是爲魔業釋迦達磨豈應有異旨耶魔忍又謂但恐偏墜福德操行而入道不精益屬魔說夫曰道則有情無情全在裏許悟者不入迷者不出未得了悟而勤修福德操行未嘗出於道外旣得了悟而勤修福德操行如何轉不在道中夫此圓宗離四句絕百非更無一法爲當爲對豈得將福德操行與之爲當爲對而云偏墜福德操行據魔之見不當偏墜福德操行則當偏墜於道耶夫有左有右則各有一偏有中有不中則有四偏今將以道爲左而以福德操行爲右耶抑以道爲中而以福德操行爲偏耶若以道爲左而以福德操行爲右則不左不右之中何物居之若以道爲中而福德操行爲一偏則彼三偏者又何物居之得毋啞然自失否又曰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夫曰道卽釋迦牟尼佛亦專擅不得尙不得云釋迦之道況可云臨濟之道乎夫道無量無邊輝騰照耀威音郍畔彌勒當生含蓋十方超出三界若有道可名謂之釋迦之道則何以異於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乎今魔忍動稱臨濟之道裝誣臨濟不少如果臨濟別有道者卽臨濟已是外道又何怪夫餘波末流無所不有唯其本無有道可名是以自證自悟者從佛口生爲佛眞子旣具正知正見則能害所害俱消自縛他縛同

解逢緣猶蓮華上之水歷事若虛空中之風尙不得以福德操行名之何況非福德操行後世宗門衰謝只圖暖熱門庭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冬瓜印子盲傳瞎受展轉相欺反覆自誑此等宗徒去勤修戒行不敢妄說涅槃者尙是千里萬里其餘波末流無所不有者固其所耳又何怪乎雖然原是一班俗漢妄認臨濟子孫原與臨濟沒交涉在譬如古來會讀六經四書而於修齊治平之道茫然無知更且所爲之事遺臭萬年者其人亦多矣與周孔有何交涉哉藏忍父子䰟䰟然自以爲臨濟後人欲爲臨濟扶衰救弊豈非疑杌爲鬼剜肉成瘡魔忍又推尊其師謂三峰據令獨行以砭道之沉痼夫人則有沉痼耳道安得有沉痼道無受沉痼之所而又安得有受砭之所旣無受砭之所而自謂能砭豈非妄施功虛揑怪乎乃謂千巖未能了徹臨濟正法眼藏擧金華宋濂揚眉一笑爲證夫宋濂揚眉千巖一笑知千巖是何心行歟後宋濂爲千巖作塔銘欲自負作家居士錄入文中豈得以此即爲千巖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之實據

況乎正法眼藏廣周法界不於此外別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含攝諸塵圓裹三際如何將正法眼藏專屬之臨濟又如何可謂是臨濟正法眼藏至千巖之世如太羹元酒備而不用足知伊於臨濟示寂垂語處皆作十成死句會矣念言語漢有甚了期如作十成死句會臨濟三聖尙何足道直得諸方稱揚流傳今古今且不惜饒舌略爲注破臨濟云我滅後不得滅却我正法眼藏與官酒販私鹽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將錯就錯臨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忽轟一聲塗毒鼓三聖便喝自起自倒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任爾雲雨翻覆箇中不見不聞所以古德或云密付將終全主即密或云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乃魔忍尙謂臨濟實有箇正法眼藏眞所謂三家村裏漢放下擔商量今日中書堂裏議何事也如此陋見乃强作解事妄謂千巖以來正法眼藏若太羹元酒備而不用不知正法眼藏千巖如何備又如何用塗汙千巖猶小其塗汙臨濟亦已甚矣

木靈本

魔忍記密雲悟與法藏付法悟由云三峰藏來參請陞座示臨濟宗旨來源師舉至百丈再參馬祖黃檗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檗只棒三頓後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三峰出衆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峰又喝師云汝試更喝一喝看峰禮拜歸衆師乃顧峰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汝如何相見峰便出

當日密雲於魔藏請示臨濟宗旨來源時便應痛棒趕出院免令如何若何魔魅人家男女乃搬演雜劇說恁麼百丈再參黃檗吐舌如此絡索何嘗是單刀直入漢木心不正到底皆邪此却難爲密雲諱藏之魔悟所啓也魔藏出衆禮拜起便喝悟曰好一喝峰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藏禮拜歸衆眞成一雙傀儡自起自倒悟乃復徵月落相見因緣詰藏以月落後如何相見惹得魔子撮空弄虛却賺盲師認眞作實白雲千里萬里矣乃遂以源流拂子表信所爲盡九州鐵鑄不得這一大錯

魔忍又記三峰問云濟上門庭卽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曰汝卽今在恁麼處峰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云汝且坐峰云噫未覺師以源流付之

說箇堂奧中事便是知解宗徒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何處分堂分奧分門分庭從上以接引初機善權方便謂之門庭施設究屬强名豈爲眞實悟者卽門卽庭卽堂卽奧不悟者道是堂奧不得道是門庭亦不得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悟得這一著子則說是門卽是庭卽是堂奧而無人是門行是庭升是堂奧者若不悟道有是門庭堂奧是幻魔道無是門庭堂奧是空魔夫以門庭堂奧言者法相也以進門行庭升堂入奧言者人相也若取法相便不得進門行庭升堂入奧若取人相便在門庭堂奧之中而捉摸不著門庭堂奧且卽人卽法卽法卽人人便是門庭堂奧如何可言進門行庭升堂入奧且非人非法非非人非非法人相法相兩不可得何得復有門庭堂奧種種戲論直得大地平沉虛空消殞折合歸來自然能將門庭作堂奧移堂奧作門庭又復分明順

序門庭是門庭堂奧是堂奧今魔藏橫一堂奧之見在胸中疑佛祖別有箇秘密法門正是所爲門外漢也密雲謂奧者主人之所安息卽漢月之立地處金鎞不快刮眼添傷故曰藏之魔悟所啓也

魔忍曰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借如闢書所論則先師既不知自已立地處又不識擧一擧二之用處是一茫然無知之掠故漢子耳乃獨喜便出一事而付之源流豈不以佛祖慧命爲兒戲乎況不獨先師一人爲然也付法數人皆然也輒前是而後非之淸淨法眼果安在哉先師嘗自頌前三則語曰擧一擧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胸換手哭蒼天蓋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或者疑之曰三峰既以彼爲不識宗旨卽勿受源流可也既已受其源流矣亦何辨論之多乎此蓋不察弘法救弊者之心耳夫仲尼之仕魯孟軻之遊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也彼一聖一賢者豈以梁魯之君爲堯舜而彼臣之哉庶幾可說以堯舜之道耳夫言不用卽去去而禁之曰終身勿失人臣之禮中士可能也去而禁之曰終身勿談堯舜之道雖孔子孟軻亦未能也不能而愈禁之獨無慨嘆乎夫三峰之受源流亦猶孔子孟軻事梁魯之君也三峰之不得於師亦猶孔子孟軻之不得於諸侯也古者臣有不得於君子有不得於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寓哀怨小弁離騷之類是也三峰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撼古抑今鬱氣傑慨實所以明上下之叢號

◎奐疑奧

不墜於地而已也獨無關諱乎孔子蓋嘗作春秋矣

夫曰常樂我淨曰極樂國土不二法門中古德言其樂者多矣雖樂亦情識中事實則不得有樂之可名然到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之時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月何以名之不名之爲樂不可矣此中那有傷心隕涕之聿師曰起無緣之慈發同體之悲如菩薩行願者要亦是夢中佛事向安得有悲已之是斥人之悲謂世莫我知因而俯仰興悲之理魔藏曰擧一擧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胸換手哭蒼天魔忍述其師之意曰蓋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豈非楞嚴所云悲魔入其心腑者乎乃託於小弁離騷之義以自粉飾夫小弁離騷在世間法已非中正之道若周公孔子當之必不如是況可以此論出世間法耶出世間法本自無諍如何斤斤然辨龜毛之短長議兎角之銛鈍中心怦怦憤悶不平至欲起臨濟於九原而問之一何癡至於此夫臨濟若是箇漢則昔本無生今亦不滅當伊握筆鼓舌說此寫此魔魅人家

男女塗汚慧命語句之時早在塵塵刹刹中發觀音大悲心道苦哉佛陀救伊不得若非然者臨濟即是箇屎牀鬼子問他何用不見肇法師云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即魔藏七百年前起臨濟一語可知於不遷論義未明既於不遷論義未明可知於如來二字尚未解得方且算不得箇義解宗徒何得學人饒舌說甚畢一舉二夫了知一萬事畢實際理地不立一塵無有聖人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亦無凡夫法如微塵許而有異若乃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則萬行門頭不捨一法豈得五戒不持放出業識無明與師爭論孰非孰是甚乃至於搥胸換手哭蒼天能不你哭我笑婆子哭蒼天公案被伊如此引用雖岐死禪和如麻如粟然婆子當時不料被魔藏塗汚至此也至於源流授受之間引孔孟事梁魯之君以爲解其悖道傷義豈特佛法之所不容且爲王法

之所必戮夫君臣之義猶父子然天定之也孔子爲魯之臣豈孔子所得擇焉者哉孔子即不相魯豈得曰非魯臣孔子安得議魯君爲非堯舜而不爲之臣且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唯以君臣父子之義自堯舜而益明萬萬世蒙其福故孔孟言必稱堯舜豈有包藏鄙非君父之心而口述堯舜之道以撿點之若是者正堯舜孔子之所必誅而魔忍竟此以塗汚孔子以塗汚堯舜何其悖哉至於戰國之時天下橫分君臣之義不墜如綫孟子生於其時較之孔子之時抑又變矣然其事梁齊之君終不敢挾堯舜之道以撿點惠宣也不必孟子之賢而始然也其以堯舜之道陳於君前者恥已之不能使其君爲堯舜非撿點也使以爲堯舜之道盡在已而撿點齊宣梁惠尚安得爲孟子哉孟子之忠非淺夫之所知孟子之孝則三尺村童所傳爲二十四孝中之一也忠孝一心君父一理曾聞孟子以堯舜之道撿點孟母耶今藏忍父子背叛其師密雲悟自比於孔子孟子之不得於梁魯之君自稱得箇什麼臨濟之道挾之以撿點密

雲而自比於孔子之作春秋。怪誕荒唐。至於此極。伊於孔孟之書。曾未涉其津涯。乃掠取村塾學究不通時文之講解。矯誣聖賢。汚濁佛祖。以眩惑一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其與左道妖言。曾何以異。彼固不知堯舜之道爲何道。彼亦不知佛祖之道又爲何道。不過以密雲爲臨濟宗幻有傳之子。希得其源流枝拂。以便開堂聚衆。弔譽沽名。密雲智眼未明。爲其所惑。一時付以源流。迨後懺之無及。救之不可。而藏忍遂大肆厥詞。公然與密雲爲讐。謂密雲雖是臨濟子孫。而不得臨濟之道。自稱臨濟之道盡在已。於此惑世誣民。使天下謂密雲不如其弟子。而伊爲實得臨濟之嫡傳者。又恐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固不知臨濟之道是何物也。於是就其在村塾中所聞什麼堯舜之道。什麼孔子仕魯。孟子仕梁之事。依稀彷彿。含糊影射。以魔魅之將伊所謂臨濟之道者。比之堯舜之道。而以密雲比梁魯之君。伊父子自比孔孟。實爲憎上慢。大我慢。造大妄語。墮無間獄。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來。源流以父子言者。聞之矣。從未聞以君臣爲

比者也。如以君臣爲比。而以不得堯舜之君爲魔藏解。則曷不念密雲當日。又安得爲臣者。盡如皐夔稷契。而後用之耶。當密雲嗣幻有傳之時。宗門衰替日甚。學徒中如魔藏輩。或以其解路推求。不爲無見。或以其起信堅固。求法懇誠。一時獎賞鼓勵。以待後日徐徐啓廸。其後或因終隔重障。而成棄置。或因中止化城。而加提持。此亦師家常事。乃魔忍將密雲平生整頓法藏處。便責其何以前是而後非。且曰不特魔藏爲然。付法數人皆然。清淨法眼。安在如忍之意。則必師家一經付法。便終身不敢指斥弟子之非。乃可自保護其清淨法眼耶。佛門中亦有如是清淨法眼否。密雲既於付法數人皆然。正可見密雲不是盲傳瞎授。其於諸人。必皆有一長所取。且不聞他人有如魔藏者。可知密雲於他人。尚未嘗甚失清淨法眼。而於魔藏一關再關。至於七關。尚救得清淨法眼一半。今魔忍轉以爲非。則是謂法門中之皐夔稷契。既不可得。便應將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不加誅殛。盡嘉許而錄用之。終身毋敢斥其非。然後可乎。且源流以父

子言者總是假世間之名相表出世之眞傳實則父子雖至親現是兩身至於從佛口生爲佛眞子則從源出流眞是一身正如水爲源亦此水流亦此水既已源流契合則千里萬里之水皆同如有不同則何源之有何流之有今魔藏既傳密雲悟之源流矣而又謂悟之道爲非道然則所爲源流是何源流既無所爲源流則又何所爲道耶夫强名曰道亦是教乘中借世法名義以爲言其實豈得與世教中所爲道者同論世教中所爲道者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雖有此說實無此事數聖人者何嘗一堂授記曰我如是爾亦如是耶不過後世之人以數聖人德相若心相同以其時代計之尊者曰授卑者曰受前者曰授後者曰受謂之某傳於某云爾若夫宗門一堂啐啄如氷釋於水中到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處爾如是我亦如是入此地位實無可以名言者不得已乃以世間法名出世間法謂之傳道實則說箇道卽不得說箇傳更不得也豈若堯以傳舜舜以傳禹之云哉如欲假是以爲比直是佛傳於佛經數百傳止是一佛耳如是乃可謂之源流今魔藏父子之於密雲何源耶何流耶而又何道耶其始以密雲爲臨濟嫡支而斬得其杖拂既得其杖拂又曰百代之宗旨非密雲所知然則所謂源流者同於世間之爵位而密雲之源流直是僞爵僞位既以僞爵僞位視之而又謂已之所得之百代宗旨必須此僞爵僞位乃可以闡揚則不特出世間法所萬萬無有之理亦世間法所萬萬無有之理矣且夫源流杖拂奚爲者哉自世尊以金縷袈裟囑付摩訶迦葉轉授補處至慈氏下生迨黃梅曹溪而下衣止不傳以杖拂表信夫衣止不傳而以杖拂表信衣與杖拂何以無二無別且信者何信杖拂又何以卽可表信若於此顢頇模糊則佛祖以來相傳不絕者豈不祇成戲論耶疎山仁弄一木蛇人問之則曰曹家女木蛇何以是女此女何以屬曹家此木蛇與杖拂是同是異若也未明宜乎將杖拂同於世間爵位矣古德釋華嚴教所被機簡五種非器首斥違眞何謂違

眞曰不發菩提心不求出離依傍此經求名求利莊飾我人經非彼緣故非其器經云爲名利說法是爲魔業然則魔藏之求源流於密雲佛祖從千百年前早爲道破倘得謂之非魔業否藏旣屈身於密雲以誘得其源流旣得之卽以芻狗視密雲而蹴踐之此是何等心行具是心行則其說是何等妄說也爲佛法害爲人心世道害得罪佛祖得罪堯舜周孔在佛法曰魔民在世法曰妖人其安可以不誅

魔忍曰六祖一日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此曹溪之本語也余觀拈花一宗流於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會公向無名無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爲知解固宜是故五家各立宗旨專爲治此知解之病非厭故尙新者也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臨濟曰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若此則本源佛性之知解豈能生乎今闢書以立宗旨爲知解是與六祖之言相反矣

此事直下無儔無侶無同無異無始無終無內無外是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是卽是不是卽不是旣是則無有纖毫之不是旣不是則無有纖毫之是今謂拈花一宗流於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可知伊是箇記誦宗徒未可謂之知解宗徒也古德謂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今魔忍輩但能記誦而未能知解較知解更下一籌又何得依文學語檢點知解宗徒夫宗門之書若其意以正宗爲優旁出爲劣者卽皆不了之談挾私之見如宋景德時楊億奉勑删定道原所作傳燈錄其中不可爲依據者甚多至其他記載源流之書作者亦非盡有岐視之見蓋子孫繁衍班班可考者自然依代列載其傳之不遠中間絕續無考者旣不便敘入傳流有緒之中只得列之爲旁出此一時編纂凡例著書家强立名色非謂旁出之人皆不能得其師之全體較正派有優劣也魔忍何嘗知得解得且六祖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而六祖呵之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向汝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六祖識得神會此語是恩

而知慮而解。雖識得箇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背無面者。而執著箇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背無面。便落在佛見法見邊。故以此言提持之。使之猛省。設使爾時有人問六祖。畢竟喚作什麽。六祖何妨卽向伊道。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乎。知解只是知解。非知解只是非知解。灼然灼然。如是如是。若因嘗道箇無名無字。而定不許喚作本源佛性。則知解卽從無名無字邊起。亦是箇狙公賦芧。暮四朝三。而掩耳盜鈴漢。卽以此爲不存知解。尙爲識得曹溪。否。魔忍又以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三元三要等語句。謂必如是。然後本源佛性之知解不生。而以此等語句。謂可專治知解之病。眞乃強作解事。且雲門洞山臨濟三語。如何可覩爲一例。白雲千里萬里去。在人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而曰東山水上行。識得東山水上行。定知盡大地是諸佛出身處矣。人問洞山如何是佛。而曰麻三斤。正是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果識得麻三斤是佛。那更向三元三要尋討。至於臨濟拈出箇三元三要。無非鉤在不疑之地。一期方便法門。安得據雲門洞山臨濟以檢點神會。乃謂此等是五家各立宗旨處。同爲專治知解之病。其意蓋謂五家各造五種可解不可解話頭。使人懡㦬無從思議耳。埋沒五家不少。夫以不可解爲絕思議。則卽其不可解處。正是極易思議處。又何由能治人知解。如東山水上行。如麻三斤。如此實語如語。不妄不誑語。謂云不可解話頭可乎。夫此圓宗諸佛列祖之所不能異。同乃謂五家各立宗者。五家既同此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又如何肯自甘外道。各立宗旨。若有所立。卽是魔說。尙未得爲知解宗徒。如何可用以治知解。密雲以立宗旨爲知解之說。謂之義有未盡。則可。豈得謂與六祖之言相反。不知魔忍意中將六祖提持神會處作麽生會。

魔忍曰。余閱法華經諸菩薩。發願於後五百歲忍苦弘經者。咸曰。娑婆世界。懷增上慢。數數見擯。余初以爲過慮。以今觀之。信其言之苦矣。夫後五百歲非時也。麟出非時。世且怪之。況舉世難信之法。實乎。三時先師。拖舉世難信之法。出去聖絕遠之時。忤增慢懷疑之耳。故一拈香而人以爲怪怪奇奇。而噬虛吠影之譏。銷骨鑠金之毀。雜然而至。亦其勢之固有也。孔子圍於陳。弟子有慍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嗟嗟。余嘗以子貢之言進之。若三峰先師者。非徒不能貶也。且昭昭焉若揭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於世也。孰謂不宜。雖然。此三峰之病。亦三峰之志也。余適讚其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大時疑。心勞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即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故其道也尊。其心也普。皇皇乎大哉。若日月之麗天。又何在乎旨者之必覩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儒門典籍。捨六經外。皆不可一概信。即六經中而孟子猶疑尙書武成之篇。況其他乎。孔子圍於陳與門弟子問答。史記載之。其事良不可信。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不言陳發卒徒圍孔子也。孟子曰。孔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此言謂宜納交於上下固無理。謂譏陳蔡之君臣亦無罰。何爲有是言哉。蓋當時即有陳蔡發兵圍孔子之說。而孟子辨之。言孔子戹於陳蔡之間。因陳蔡之君臣皆與孔子無交。是以適有絕糧之戹。而非有兵戎之患云爾。歷來輒以史記所載者釋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顯。今按史記所載。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知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召孔子。陳蔡之大夫相謂曰。孔子賢者。其刺譏皆中侯王之疾。恐孔子至楚而發其陰私。遂相與發卒徒圍孔子。絕糧三日。孔子使子貢告於楚昭王。昭王發兵迎孔子。圍乃解。此其爲子虛烏有無疑。當是時。陳蔡如彈丸。安敢構怨於楚。且吳伐陳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陳轉圍之。陳之君臣雖至愚劣。亦安敢當大國伐我之時。復得罪於救我之大國耶。楚使者與孔子俱陳。其弁圍之耶。抑解圍一角而出之耶。楚王聞之。有不即發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貢之往告耶。既至於從者皆病莫能興。何子貢獨能潰圍而出耶。此事之必無者也。又古語云。賢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而謂孔子之聖。刺譏皆中侯王之疾。以致陳人畏懼而欲加之以兵。何與論語溫良恭儉讓之說相反也。且所記孔子之告子貢顏淵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我道非耶。吾何以至此。而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盍亦少貶焉。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夫顏淵子貢之賢。豈得謬戾至此。君子當患難。省躬克己則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且道大則於人無所不容。而亦無懸於天下。豈有以道大而轉致天下人莫能容之事。如果至於不容於天下。則必於已實有不韙。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豈聖賢戒愼恐懼之心哉。且孔子於子貢之勸以少貶則怒而喻之。於顏淵之言不容何病則悅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諛之聖人乎。且曰。回也。使爾多財。我爲爾宰。於絕糧三日之時。因一語投機。忽欲爲弟子主掌家財。尤可爲無謂之極矣。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於理於事既皆必無。然則史記之言。好事者爲之也。魔忍好舉外典。以熒惑當日無識之士大夫。故其敘伊師魔藏事蹟。將言與密雲評論宗旨之始末。而先引孔子戹於陳蔡之事以比之。以其師爲孔子。而已爲顏淵。凡密雲之徒之不附已者。即比諸陳蔡之君臣。誠不足以供一笑。夫此圓宗雖曰舉世難信之法。然既入此無爲法門。實如仰觀天。俯察地。自然有目共見。不特無所爲難信。方且說箇信即不得。唯證相應。不在

言說所以永明云說因緣自然皆屬世間言語談有無眞俗悉是分別識心當見性之時豈留觀聽在發明之際焉落言詮若然人之信與不信有何交涉人果自證萬難强之使不信人若不自證亦萬難强之使信卽或起信亦非淨信圓信而安有自謂諸佛列祖所傳世間難信之法實在已而欲强天下以共信之理不觀天地乎有目者見天見地而天地不問無目者不見天不見地而天地亦不問又何斤斤注意於其間哉況藏忍父子所揑造之宗旨種種惑世誣民之法又安可使舉世共信之耶夫冀人之信貪也怨人之不信嗔也其冀其怨皆癡也貪嗔癡尙未除一箇我字如油入麵如漆投膠如蠅沒酒如蛆在糞正無出頭之日又何暇學法華舉史記旁徵曲引以伸其說以沽其名以直已而曲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臘月三十日到來閻羅老子面前尙可巧言如簧說甚麟出非時忍苦弘經種種謬論否漆桶未脫漢且宜少看文字多一字卽多一障若魔忍亦只是箇可憐憫者其讚伊師魔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

大時疑心勇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卽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數語却是魔藏爰書鐵案揚雄法言之書斥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蓋謂酷吏如虎生翼飛而食人之肉耳魔忍涉獵世間文字而未通曉乃奉其師以如是名目雖然謂魔藏乘有翼虎眞信眞信彼其揑造宗旨中人膏肓後代發心參學之侶未具正知正見者讀其書而惑其說直饒佛出世救不得則其斷人慧命非虎而翼者哉夫此圓宗卽邊而中故無法可比卽妄而眞故無法可待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唯一絕待如來法界出法界外無復有法無所可待無所可絕所以古德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華開天下春一事寂萬法眞見性之人頓了無疑譬如以針尖擧於棗葉尙不足以形容其易蓋針尖尙有一擧之能而棗葉尙有可擧之所也何所用其開萬鈞弩之力若以力言雖有阿修羅之力擧須彌山易擧這箇難擧這箇者卽這箇又將何力以擧這箇大涅槃經說一百句解脫諄諄開示人以解脫卽是如來如

來解脫無二無別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無有皆從知見文字出生若無知見文字名體本空如妙明心中更有何物故其有也乃不有之有且其無也乃不無之無不無之無不住於無不有之有不住於有有無皆不住諸法悉解脫安得有所爲道大時疑心勞志阻種種揑怪彼其道也外道之道其心也衆生之心以衆生心住衆生相以衆生相行外道行其於不思議解脫法門誠所爲首越而之燕抱氷而求爇乃欲率天下而從之時之疑也志之阻也乃正法之不終澌泯也魔忍之意必欲天下皆不疑以快其魔志豈非造魔業於無窮哉重關如何可據纔有可據便失初地何重關之有藏忍父子並未踏著初地是以心意識熾然妄見種種奇名異相聞古德有所爲重關之說實未知重關是何物是以下箇據字若實有箇要津隘口者然亦可喔已到得重關山是山水是水師住師位弟子住弟子位所爲王登寶殿野老謳歌菩提無作而作萬行無修而修又安得所爲當仁不讓於師耶曹山法身偈曰不食空王俸復自

注曰若遇御飯直須吐却蓋以明法身向上事無佛無衆生若起聖見作第一人想卽爲損法財滅功德故曰直須吐却今魔忍曰處尊貴則御飯亦吐好箇掩耳偷鈴漢既有尊貴想早已噇却御飯如何又云御飯亦吐且既作處尊貴想早是噇糟啜糠了也何由得見御飯魔忍之意謂其師已證至尊至貴之法身其於曹山吐却御飯之語直作輕鄙侯王不屑食其食解然則伊父子兩魔民非卽亂民耶夫既御飯亦吐則是不輕衆生不貴諸佛宛作順覺之人弁法不隨順面目矣何以又云追千古而得師所爲吐却御飯者安在蓋魔藏我慢貢高恥爲密雲弟子思天下謂密雲爲愈已輒求所以抹煞之妄攀高峰爲印心之師覺範爲印法之師一派魔言魔語魔心魔行而魔忍惑爲津津稱道之而不知其醜所爲可憐憫者夫師弟子之分若無眞悟仍只是世法名教不得爲生無生身之父子若法藏之於密雲本不得稱爲父子至於攀高峰爲印心之師覺範爲印法之師眞是脫空漫語豈心外別有法耶而法外別有心耶既

已印心又須印法一人印心一人印法不知其將何者爲心何者爲法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然則魔藏所云印心印法者誠異乎永嘉之論矣永嘉教人心法雙忘魔藏乃將心法兩印高峰覺範雖甚駑下亦不收此不肖兒且法乳之恩必有所自若謂平生有得力處卽稱法乳則一切聖賢所垂語句利益後人皆可得力魔藏何不人人遙嗣之雖宗門父子不同世間父子然亦豈有揀擇一二佳父之理且古德上賢出類拔萃者代有其人盲眼不識高峰實爲中平覺範尤其下劣忽然揀得此二人奉以爲父誠可發一大笑維摩室中有一燈傳無盡燈之語後世遂以說法鼎盛者五家謂之五燈此不過後人之假名若謂五燈之外不容有六燈其五燈之燈各異其光分照分傳不可爲一燈則所爲五燈者皆爲妖火急應撲滅奚爲旣滅而復之哉且五燈法派雖有絕有續而五燈光明周徧三千大千世界雖經恒河沙劫而終無滅息之理何勞魔藏之復之且此燈非人之所能撲滅而又豈人之所能復燃何謂復五燈而續祖誠可爲不識羞恥矣據此數讚語法藏之爲魔民豈非爰書成鐵案定乃魔忍一則曰若揭日月再則曰皇皇乎若日月之麗天何物么魔唐突孔子不已甚至唐突日月肆無忌憚至於此極又謂魔藏揭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於世孰謂不宜夫此無是無非法門孰爲過孰爲非過密雲之有過無過姑不具論魔藏之於密雲旣經一日師資之禮而必揭其過於天下以此爲平生志願然則魔藏者尚可容於佛門否尚可容於世間否魔忍竭力爲魔藏掩覆豈知據欵結案却成揭露其醜不遺餘力也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六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七

魔忍敍伊師三峰藏事蹟曰。臨濟第三十一世蘇州鄧尉山於密法藏禪師。天童悟嗣。梁溪蘇氏子。年十五。披剃於五牧之德慶菴。未幾。厭所習。因放游山水閒。嘗語同輩曰。吾四十當悟道。六十歲死矣。聞者異之。二十九見高峰語錄。隱隱若能記。遂決志參禪。是歲。受戒於雲棲宏大師。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古心和尚。又明年。住海虞之三峰。如是十餘年中。費盡心力。盧權破壁。草屋蘆牆。食豆滓。衣補綴。不以為苦。嘗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目不交睫。脇不至席。夜中。為昏沉所罩。師乃懸巨板於座側。命徒眾分香擊板。佛聲徹天。無歎曰。吾嘗言四十悟道。若有可憑。今三十有八矣。而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於是惶懼。泣不自禁。至萬曆壬子。師年四十。參究愈猛。必以得悟為期。適峰中老宿朗泉者閉關。師乘便求入。方與老宿相拜下。忽眩暈。吐痰斗許。放身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窗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師自枕中躍起。頓得心空。乃自念曰。古人所為前後際斷。不可坐著。乃盡力推究。忽於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凡祖師言句。一時會盡。自此觸處皆悟。轉悟轉深。尤於高峰落枕消息得大受用。乃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蘸露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青又頌曰。截斷洪波自往還。新秋月印釣絲寒。老漁拎鉛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

龍牙遁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遁曰。如賊入空室。此語最善形容悟後景象。然則賊當未入空室以前。自然妄計室中有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是以竭力往偷。豈有預知之而預告人曰。我當於某年月日見此室中空無一物之事。且知得即便休去。既知之而又云須及早鑿壁鑽籬去偷。有是理乎。魔藏揑造悟由。誑惑當時。而魔忍述之。謂於十五時。便自知四十當悟道。輒以語人。迨三十八不悟而涕淚悲泣。恐所言之不應。又謂。一向若有可憑。今恐終負此語。恰年四十時。一睡五日。聞折竹聲而頓得大悟。如其十五歲時所言。然則其所為悟者。果曾悟否。蓮池袾示寂時。囑諸學徒曰。老實念佛。勿揑怪。蓋深有見於當日宗門中如魔民法藏輩。塗汚自己。塗汚佛祖。至於此極。而不覺其言之痛且切也。總因實有未悟。妄意悟後實有所得。既得之則名高一世。利在一身。而得與不得。並無證據。不妨自稱已得。人無知者。如賊並未入室。不知其空。而欲以偷得異寶誇耀同夥。乃云我於十五歲時。便知於四十歲上。當偷得許多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

等寶及期果然如是說已更搬出無數瓦礫糞土給諸同夥稱是所得異寶而諸同夥實未知室中果有何物而亦未見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是何等形狀也於是展轉相紿終無休去之一日亦可哀已又魔藏父子最喜自比孔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於是揑稱十五預知四十悟道而四十果悟之說以影射之以疊惑當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如此心行豈非魔魅魔藏誘其師密雲悟鋼官山頂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謂是一箇眼花乃自道悟由誑諸弟子謂參萌泉纔下拜忽眩暈吐痰斗許一睡五日會窻外兩僧交籬折大竹聲若迅雷乃自枕躍起頓得心空自念曰古人所謂前後際斷不可坐著乃盡力推究忽於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如此妄語豈此一箇眼花直是五日後夢猶未醒耳渠固未知前後際斷是何的旨而妄作境會當是胸有一石痰止吐斗許尚有八九斗未吐在前後際斷與坐著不坐著何交涉其意以未睡五日前為前際已睡五日後為後際耶足知伊未曾薦取三際一際一際無際無際實際在於此尚未薦得說甚青州布衫且青州布衫便是衲僧鼻孔作麼生打失且青州布衫豈是箇青州布衫悟者何用推究不悟則又豈盡力推究之所能獲漫誇轉悟轉深而不知其轉深轉謬也心思愈盡將從上宗師如語實語都作三元三要閑家具會件件說一說三以為臨濟宗旨豈非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嘗得大受用却取古人悟後景象彷彿裝點作自己事蹟以欺天下後世豈知此事必不可裝點徒使明眼人嘔為作偽心勞日拙魔忍為之頌曰截斷洪波自往還新秋月印釣絲寒老漁持餌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夫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是故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若了是心則知生死去來畢竟無性謂之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三際一際矣前際已去後際未萌而正際又復不住既無前後即無中間則一際無際矣了了無際而歷歷三際歷歷三際而了了無際則此不無之無即為不有之有而無際實際矣然則安得有所謂截斷洪

流自往還者耶既有往有還則未嘗截斷既有往還之自則已墮洪流且此洪流不舍晝夜者正是不動道場若云截斷即爲外道蓋洪流必無截斷之理而不截原無不斷之流於此未明又復將何爲月將何爲印耶藏忍父子妄認古人前後際斷大死大活等語爲實法於是以一睡五日爲大死聞折竹聲驚醒爲大活將五日之前後爲前後際斷豈知這一覺醒來仍只是箇竹葉精靈直饒一覺醒來會得移星換斗乘雲吐霧種種神通也只是箇竹葉精靈在未曾前後際斷也乃漫疑密雲銅官山項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與此境界相似而譏密雲守住這箇境界不求更進不如魔藏得此之後又學得三元三要等許多法門故曰老魚持鮒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此等魔說實能斷絕慧命果能前後際斷縱使釋迦牟尼佛出世親口傳與佛法亦不肯要說甚龍珠唯其人法兩空是以前後際斷豈有前後際斷之後別去學甚元要法門之理密雲老漁却已知眞諦中無一法可得是箇滿船空載月明歸并且未嘗持鮒去而藏忍父子造出無邊龍蜃樓臺誇逞弄珠好手正其所以爲魔也

魔忍又記曰後參三元要於庇堂首座同喝處忽爾符契乃取覺範智證傳讀之四百餘年不分延促如在室中親受印記遂欣然參高峰爲印心覺範爲印法且傷覺公無後意欲遙嗣之於是閉門高臥權以所得質之古人研極五宗之妙著五宗原

藏忍父子會記誦內外諸典故剽竊摸擬如鸚鵡能作人言歷歷可聽不知終是鳥語未得人身夫所爲四百餘年不分延促非時之謂耶所爲如在一堂親受印記非法之謂耶中觀論偈云時住不可得時去亦叵得時若不可得云何說時相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尙無所有何況當有時永明曰既無來去之法亦無住止之時以因法明時因時辨法法既無有時豈成耶世人認物爲己背覺合塵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則顚倒行事性心失眞境實不遷唯心妄動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若得證親涅槃則法法各住眞如之位無有一物往來亦未曾一念暫住皆不相待豈其或遷然則果能證入不還常住一心之道則不

馳騁於古今各性住於一世豈得分區畫段獨於覺範四百年間不分延促耶既明此不分延促之理尙安有法可得乃如在一堂親受印記耶然則所爲四百餘年不分延促者正如夢裏事仍是心意識知所造何嘗前後際斷而其所爲如在一堂親受印記者亦是餓人忽夢飯甑溢未得眞果腹在乃彷彿天台及肇論作此依稀似曲之論正如鸚鵡學人言不能達人意也至於旣稱前後際斷又於三元三要閑家具著臨濟熱瞞則並未前後際斷若高峰印心覺範印法岐心與法而二之益爲妄謬是則介葛盧所不能知不特鸚鵡學人言矣又曰閉門高臥唯以所得質之古人夫古人何在耶今人是也岐今與古又是未嘗前後際斷之明證如欲質之古人何用閉門高臥觀其閉門高臥則未嘗一見古人可知且旣自謂有所得則其漆桶未破亦不必更質之古人矣其奪弄精魂輾轉業識中已於言下灼然又曰研極五宗之妙作五宗原只一妙字屈煞五宗魔藏以所作五宗原呈密雲密雲不視以書曉之曰目原之一字恐已成知解宗徒盡卽原得字字不差已成知解況五宗各各如大火聚近傍著卽燎却面門作麼生原得

魔忍又記曰後聞天童和尙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甫至粟卽上堂告衆曰漢公禪處眞實學大而名先出世於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首座今以粟漢公卽日請師爲第一座師請粟上堂粟舉百丈再參馬祖責粟接臨濟公案師出衆問答當仁不讓一衆傾仰自是居座元寮循循首衆識者服師荷法之誠而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矣

事有相得而益彰亦有相妨而並累如潙仰父子一堂啐啄共闡元音非所爲相得益彰者乎若魔忍所記密雲上堂告衆語祇是埋却密雲何嘗救得法藏密雲作闢妄救詳載一默漢月澹吉三人記載互異以見所言之誣妄今亦不必左袒密雲臆斷藏忍但使伊等所記果確密雲果將臨濟源流作奇珍異寶誇示法藏則密雲卽非臨濟子孫而其源流亦非佛祖源流矣豈止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在密雲已不足言何況受密雲付囑之法藏如其不然則妄捏密雲示衆語幷謂密雲之道得法藏爲首座而愈尊

亦可爲詐而且愚矣。自在糞坑中頭出頭沒。而牽連密雲一坑埋却。豈非所爲相妨而並累者乎。且如密雲果有漢公悟處眞實學大而名先出世。於我之語則密雲於法藏未到金粟以前。業已將其平生罪案一語判盡。且其所以提持法藏。使之機轉念頭者。亦已不遺餘力。奈伊不悟。殃及兒孫。轉奉此以爲美談。轉藉口以徵詰密雲。轉坐密雲以兩舌。誠司馬遷所云。未可一二爲俗人道者也。夫法藏之病。正以挾其平生解路推求所得。自謂悟處眞實。識得幾字。閱過世典。自詡學大。爲一時盲眼士人。啞羊禪侶。一人傳虛。千人傳實。自負名高。不知毗盧頂上。常寂光中。何處安著得。若聞密雲此語。後愧念不甘。將此種入心熱毒。盡情嘔却。發猛利願力。求本分相應。當不至始終落魔落外。可憐未到金粟。早被密雲淋頭一杓惡水。全然不覺。且將此水愛玩不休。傳子傳孫。此固密雲之所不料也

魔忍又記曰。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頁入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審而峻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倘有乘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遂辭去

魔忍述密雲告法藏之語。謂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此數語。其爲裝誣密雲。可以決定無疑。蓋密雲見地雖未到至處。然觀其平生語句。並未落於魔外。豈有將宗旨作麤密評量之理。這箇若言其密。盛水不漏。未足爲喩。不居內外及中間。說密者亦在密裏。無你下口讚密處。若言其非密。正是爛柴斷索。何處尋討些些密意。來古德有云。這是什麼所在。容你說麤說細。總因魔輩以一棒爲麤。以齊文定旨。逐語分宗爲密。既不識一棒之密處。又何由識齊文定旨。逐語分宗之非密乎。即曰密甚。又與這箇有何交涉。若以此等密處傳子傳孫。成得恁麼閑家計。轉不若百工技藝之相傳。有濟世用。何可比兵農禮樂之專業。實裨治功。然則佛佛祖祖授記作人天眼目者。乃是一場笑具耶。欲得不遭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密雲之必不曾謗佛。固可深信。密雲既不謗佛。則藏忍父子之破妄語戒所必然

矣至法藏答密雲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由能盡黃龍此語便是亂統夫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能見而謂如來有知見之慧耶若通如來有知見之慧正是第一箇欺詐學徒孟八郎漢夫學人欺詐與如來知見翻手覆手只是一手在學人一擧手翻覆之耳若要師家出如來知見之慧煆學人欺詐之弊恐海枯石爛未有盡時何以故鎔金須用火斷無以金鎔金之理也且旣已欺詐卽未曾起信旣未曾起信卽是衆生如何稱得學人如曰吾有如來知見之慧吾將以此密而煆之則我見橫前又是一箇衆生安得有衆生度衆生之理又曰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尙有乘虛接響者混我眞宗此言埋沒古人不少未知伊於何處見得古人建立宗旨又於何處見得什麽千牢百固若古人有如是建立者卽是魔外古德不云乎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然則何處著此千牢百固之宗旨耶如曰正此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者是箇千牢百固之宗旨則早已不曾淨躶躶赤灑灑而亦有可把了也夫此眞宗竪窮三際橫亘十方豈有一絲毫不在裏許而曰乘虛接響者混我眞宗此宗豈亦是世法宗族之宗晉推王謝唐推崔盧甲乙門第不許小姓混入大姓耶向大圓鏡裏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寧非癡甚鵶鳴鵲噪盡說菩提竹翠花黃咸明般若何處有乘虛接響之者如曰乘虛接響亦彼自乘虛接響豈能混此眞宗不見鵶鳴鵲噪竹翠花黃曾經混却鵶鳴鵲噪竹翠花黃轉明得這箇圓融無盡卽今藏忍父子以邪魔外道乘虛接響亦是伊父子自成邪魔外道耳眞宗豈曾被伊混却且所爲宗者何歟請未論其宗先除其我今乃轉將此宗屬之於我我相千牢百固而恐他人之乘虛接響以混之譬如將糞水洗旃檀而欲去其塵垢不知糞水之更汚於塵垢也乃欲以此辨驗學人是又譬如以糞草之火燒旃檀而欲辨其香之高下也作麽生辨得總之此段公案皆是魔藏住安隱後以宗旨迷誤學人魔魅外護密雲聞之切加呵斥伊遂背師滅父欲必伸其說而後止於是揑造詭語揜飾受囑之由

以爲受囑於密雲者。係密雲擧伊爲高弟。非伊心悅誠服奉密雲爲眞師而已。天下後世明眼人。必不可欺。如果魔藏以此語對密雲。而翻然辭去。密雲定必不追而授以杖拂。轉救却密雲一生大過。而亦無此魔外濫入臨濟源流。作倒戈相向之逆徒矣。前後所記俱仿此

魔忍又記曰。粟手書源流信拂。親至棗子毅居士靜室面付師。師不受。起更衣。遂入舟中。侍者密收之。師覺。叱曰。辭受之間大故有道。何得草草。竟作書辭還之。曰。藏自折竹已來。十餘年深究臨濟宗旨。擧覺無疑。乃敢雪頭行脚。實非掠虛知解宗徒。只以口頭三昧棒喝門頭戶口了事而已者也。昨聞和尚乃高峰正脈。特訪大法於座下。深蒙法愛。感激非淺。復惠法源信物。如饑逢王饍。未敢卽受者。無他。未得宗旨細契。恐後返辱和尚法門。伏乞和尚指示三元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秉和尚拂。接和尚脈。如或不契。九頓以辭。此係法門大事。諒和尚亦不以佛法當人情也。謹此詳復。惟大慈鑑此硜硜之志。再賜曲折。源流姑完上。以俟宗旨明。早雪大。舟不能行。粟復擧三元問語。傳入舟中云。自世尊與迦葉拈花微笑。有何偈頌相傳。只或拄杖拂子。以表信物而已。今汝索老僧頌三元三要。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汝試詳之。復問云。臨濟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三要三元卽且置。如何是一句。師答以偈云。雪寒江水沍。此是第一句。圖也圖不圓。劈也劈不破。渡倒牛角尖。無舌舌頭大。深深深處絕古路。若不行。是門戶。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尚道一句。粟又問。汾陽道三元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又書偈曰。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意與言。請過關。得而忘。是何顏。粘頭綴尾倒翻掀。大雪滿湖天。粟又問。得意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處。師畫此○相。解纔便行。粟後令僧傳到嘉禾問云。○此是圓相耶。三點耶。師復答書云。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於授受之際。稍涉鹵莽。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褰裳濡足於法門。故有臨岐至再之請。其中外洶洶議論。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七百餘年之遠。而其堂奧之旨。猶未很著。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能對其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揆破。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擧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喜行平易坦途。故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之言。猶在耳。寧不寒心。此又藏之決不可不請者也。伏惟和尚鑒此至愚之誠。容其元要之法。俾後世有興起之人。確有定分之據。弗使狐狼野干。濫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子孫幸甚矣。使首座一默成公。齎書往見金粟。粟曰。我先師不見說起此事。彼既知此。彼自行之。一默既謝。許行宗旨。拜受源流拂子歸三峰

此一段魔忍敘伊師不受密雲源流。至再至三。密雲

强之令受亦至再至三必待密雲許行宗旨然後受其杖拂以見並非初終改易如是種種言說所爲欲蓋彌彰夫源流杖拂者不過爾如是我亦如是用以表信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是爵位耶利祿耶木上座譚柄麈尾者空王之節鉞耶乃如田家饋歲楂梨橘栗滿心欲與而口中再三推却不受耶昔王莽曹操之受九錫也既諷其黨事事預定乃至受日再三辭讓此人間千古之所唾罵不謂出世間法乃亦有此王莽曹操受九錫之舉其爲汚濁祖庭雖決江水之波流惡難盡矣魔忍謂經密雲親付又有蔡子穀爲之介紹而法藏卒不肯受至於託更衣以逃侍者密取之及覺將侍者痛斥作書付還以見法藏如此廉節如此高尙請問知寂不二之一心著得如許汚濁否且如此作爲尙是直心直行否意欲爲之掩飾却不知已將伊一片詐僞心行和盤托出醜狀萬千令人欲嘔又魔藏與密雲書曰伏乞和尙指示三元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秉和尙拂接和尙脉如或不契九頓以辭苦哉滹沱一宗被伊等如此塗汚牽連墮落鐵圍不見古佛傳法偈乎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安得執著三元三要考問究竟是何等法若果有法可得何有吾宗若入此宗雖如來佛親口傳與妙法亦不肯要涕唾同是涕唾雖拾如來佛涕唾亦算不得箇堂堂丈夫蓋有法可得便是實法若實法者雖能算出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中所有沙妙於容成大撓是象數也非宗也雖能平天成地盡道明倫功在當時澤流萬世此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理行也非宗也雖能乘雲驅雷夷岳盈壑隱身變化同於天神地祇是神通也非宗也惟此百千萬億算數譬喩所不能及之法入此圓宗無欠無餘而不見有一法可得夫是之謂宗今乃舉三元三要考問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便爲宗旨相契豈非所爲認驢鞍橋作阿爺頷頦乎三元三要不出宗旨外然鉢盂鐘磬又何嘗出宗旨外若必將百千萬億算數譬喩所不能及者件件作箇頌說箇偈然後宗旨明則報身有盡宗旨無明得之日矣且即以實法

相傳論之亦必弟子得師之實法方爲受其實法於師若弟子却先知此實法轉要師家共明此實法然後肯受師之付囑則所爲傳者何傳乎所爲受者何受乎天下有此倒行逆施之事乎只緣魔藏悞會百丈贊黃檗有超師之見又謂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遂認黃檗見高於百丈而承百丈授記遂自己裝點捏造費盡一生心力欲令盲聾僧俗說伊高過密雲而承嗣密雲黃檗風規再見於世所爲愚而且詐詐而益愚若百丈此語如伊所會者則是釋迦付囑迦葉迦葉已過於釋迦迦葉付囑阿難阿難又過於迦葉溯而下之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一代過於一代傳到密雲法藏輩便應高出無量今無論法藏愚陋至於此極卽密雲亦不如前代古德遠甚豈從來古德盡以佛法當人情耶且如所言則溯而上之一代不如一代到得迦葉釋迦尚成得箇什麼此三尺童子所知其必不然者旣必不然則百丈便是脫空謾語漢百丈必非脫空謾語漢則魔藏必是錯認定盤星矣總緣伊字字作實法會便欲說向伊亦何從下口處乃自誇云藏自折竹以來十餘年深究臨濟宗旨畢竟無疑乃敢雪頭行脚實非掠虛知解宗徒只以口頭三昧棒喝門頭戶口了事而已者也不知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雖亦玷辱祖庭然此等浮光掠影之徒自旣不自信亦不能深惑他人旣不深自信尙有迴頭之一日旣不能深惑他人衆力猶淺豈若伊之積十餘年功力於邪魔外道中自害旣深害人亦非淺鮮也密雲謂汝索老僧頌三元三要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云云業已明明道破其後轉索渠作頌使渠自慙自愧其如魔藏卒不領悟亂統不休自貽千古笑柄又復作書再三懇乞密雲容其元要之法所爲謬中之謬使臨濟所傳滹沱的旨果止此三元三要則密雲業已不知滹沱的旨密雲便非臨濟子孫何必向伊懇乞如三元三要只是一期方便不可執指爲月臨濟宗風尙別有者則須及早改悔向已躬下自求證入何得固執謬見轉向師家懇乞相容耶據魔藏之言則是元要之法存而臨濟存元要之法亡而臨濟亡矣

夫元要之說。創自臨濟。如必明得元要始爲明得宗旨。則自臨濟以前未有元要之說之時。豈不慧命斷絕。自四七二三以至百丈黃蘗。俱是不識宗旨者耶。若非然者。果其元要存而臨濟存。元要亡而臨濟亡。臨濟又在四七二三百丈黃蘗等佛佛授記祖祖傳心之外。別開元要一宗。臨濟豈不便是邪魔外道耶。若謂從上相傳。不曾分明說似。至臨濟始明此元要。點出光明。照天照地去。則元要高出拈花之上。不知臨濟還肯受否。乃謂何得越過此宗。喜行平易坦途。又舉覺範所言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之語。以見元要之法斷不可廢。不知是何等囈語。要知覺範即是囈語。伊又是囈中述囈。總由自心不會。對面無覩見之期。盡十方三界是摩訶般若光。何處平易。何處險巇。何處坦途。何處仄徑耶。若猶有淺深高下。夷險逆順。是非內外等種種諸見。種種識塵分別影事。且莫問宗旨。都討三元三要來。信亦未成。何論修證。正如孔門弟子。若不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理。徒向繫辭語句下。拘文牽義。正爲得罪孔門耳。況繫辭亦非孔子所作。伊涉獵得幾卷外典。便强作解事耶。伏羲畫卦而無辭。文王乃於卦下各繫之以辭。則如乾元亨利貞之類也。伏羲畫卦有爻而無辭。周公乃於爻下各繫之以辭。則如初九潛龍勿用之類也。孔子於文王繫辭下作傳。謂之彖傳。則如大哉乾元等文是也。於周公繫辭下作傳。謂之象傳。則如天行健等文是也。此外孔子所作之易。又有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而其推本文王周公之繫辭。以廣論易理者。謂之繫辭傳。秀才勿深考。便謂孔子作繫辭。不知繫辭乃文王周公所作。孔子乃爲繫辭作傳耳。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各爲孔子春秋作傳。然而春秋究係孔子所作。豈得謂春秋乃五家所作耶。覺範亦認爲孔子作繫辭。而魔藏乃拾其涕唾也。密雲智眼未能灼見爲禍之烈。至於今日乃曰彼若知此。彼自行之。於是鼠輩得志。援得太阿之柄。轉以太阿擬密雲。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正密雲之謂也。

魔忍又記曰。丙寅冬。吳門北禪寺請師開堂。師知衆以說宗旨爲嫌。復上書請明之。曰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圈。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頭。橫開竪合。賓主之機。愈元愈實。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峰之出群。代代智過於師。既熾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爲萬世法者。師承法印之力所持然也。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參禪。自誓大徹之後。當紹此宗。萬楚千辛。至四十歲。於折竹聲邊捉得落地枕子。那時心肯。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參濟上元要賓主。深見祖道不

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叅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肯心此老。願弘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於寂音。無復疑矣。乃復發願。比兩枝法脉。合起臨濟正宗。凡遇掃宗旨者。力爲諍之。不獨荷負滹沱。將使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爲接續斷脉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搜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諸家。知和尚乃高峰的骨之傳。敢不一探堂奧。向於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復攻苦力辨。往復數四。種種具諸語錄。兼復流布諸方。徘徊三載。舊願難忘。茲因吳門北禪之役。舊參新學。一時來集。兼之護法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既不獲辭。謹以平生願力。披肝膽於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翻火滅。藏敬將高峰一脉。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并老和尚。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却。免見貽害方來。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慈炤亮。不勝企仰之至。金粟答書許行宗旨。兼送法衣一頂。於是北禪安隱相次說法。源流之案。自此定矣

賓主二字不離人法。以人言之賓人而主我。即更互回換。而人我之見相仍在也。以法言之賓權而主實。即更互回換。而權實之法相仍在也。若離人法則無賓主。即到無賓主處。賓主歷然。猶是空拳誑小兒。未爲本分相應處。所爲假託名相。鏤繪虛空。惟自證自悟者。可以爲人解粘去縛。若不自證自悟。而執此爲實法。則粘縛之中。又添一層粘縛矣。魔藏謂自威音一〇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橫開竪合。賓主之機。愈元愈實。則是執著賓主之說以爲究竟。且謂四七二三上至七佛。俱是此賓主實法相傳。豈不塗污佛祖。高峰即屬中下之品。其語錄原不足數。魔藏即眞到高峰地位。亦猶登岣嶁者。未可與語太山。況又何嘗親見高峰。而云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亦顏之厚矣。且既以高峰爲極則。而於未發心參禪之前。已宛若自語。則是已造高峰極則地位。爾如是吾亦如是矣。又何發心參禪。自誓大徹之後。當紹此宗。直至萬楚千辛。至四十歲時。於折竹聲邊。捉得恁麼落地枕子。於是心肯承嗣高峰。豈非自相矛盾。且伊既自謂捉得落地枕子。一場大徹大悟。則必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何於臨濟元要賓主。又道是愈入愈深耶。然則所稱捉得落地枕子者。固是杌中見鬼也。無怪其又有既透濟宗旁參四家之說。拾却一家涎唾不了。又過一家。眞乃孟子所謂乞其餘不足。又過而之他者。如是旁參四

家竟又復兼搜河洛益為不倫不類兼搜河洛竟忽又肯心覺範願為覺範之嗣愈進愈下又將平生所用工夫指前一半謂之心指後一半謂之法打成兩橛造大妄語據伊歷歷自叙業經自已繪出紛然失心景象夫三界惟心欲從何處得心不自得心而向高峰得心是之謂失心況心不自心以法故心法不自法以心故法固無即心之法即法之心更不得有離法之心離心之法所以打成兩橛只因不了自心既已不了自心何處更有無上妙法牽連臨濟元要賓主曹洞五位君臣雲門溈仰法眼各發無緣之慈同體之悲為人拈提解人粘縛種種法門皆成毒藥以此自害不過懵懂一生以此害人立入無間地獄矣夫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元要賓主君臣等皆以為人解粘去縛若解得去得正所謂獲鳥於羅之一目若如藏忍輩執為實法即是以一目為羅矣若如所云參得高峰落枕消息又去參臨濟元要賓主又去旁參四家如此參去正如結得一目之羅後再結箇一目之羅縱使結得恒河沙數恒河中所有沙數一目之羅亦安得有獲鳥之日哉至於兼搜河洛之語更可發一大笑若悟圓宗河洛亦在裏許若從河洛求圓宗則如求冰於火夫河洛者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馬身之文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是也神禹時神龜負書出於洛龜背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是也俗儒不解疑此中有神秘莫測之機不知伏羲以河圖演易神禹以洛書演範乃是聖人之神智有以通天地之文而極萬物之變與龍馬神龜何涉使龍馬神龜不遇伏羲神禹只是箇毛蟲介蟲而已天地間動植之物其文理數目與天地相合者甚多不獨龍馬神龜即如人身五藏六腑九竅百骸何嘗不備天地之數耶伏羲既將河圖演易則其義已盡在易神禹既將洛書演範則義已盡在範儒家置易範不講而於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之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之書推詳研究則求其數譬如種禾成粒不肯炊作飯喫而覆將禾稈咬嚼之豈能果腹耶魔藏

涉獵外典見有河圖洛書之文喜其是箇黑暗窠窟於是牽圓常入河洛媢當世無識見士大夫牽河洛入圓宗誑當日不識字禪和子本無足深辨今恐禪侶未知大易洪範之大旨或猶謂河洛之有裨於圓宗也不得不爲蛇足一上夫河圖之演而爲易也天以一三五七九爲生而地以二四六八十爲成生成相合而有山澤雷風水火之六子八者相生相成而萬物備焉天之體健地之體順山之體止澤之體說雷之體動風之體入水之體陷火之體麗八者相參相錯而萬物之情該焉人於其間藐然有身與兩大六子之氣相通與兩大六子之體相涉此身與家國天下相接而萬事生萬情起夫制事者理也而情不協則理不得聖人欲示人萬事之情使之各中乎其理而情有萬不可以悉數於是還以八者參伍錯綜示之從八以至六十四從六十四以至四千九十六使人觀其象而喻其情達其情而明其理得其理以制其事於是乎寡過此易之大略也洛書之演而爲範也其疇雖有九而其綱則惟三一曰敬天二曰修身三曰勤民九疇之中一四七敬天之道也二五八修身之道也三六九勤民之道也一四七者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其質在地而其精在天此天地之身也四曰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此天地之身之運動處也七曰稽疑龜卜五雨霽蒙驛克蓍筮二貞悔凡以天地之身之運動處必有心焉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也不敢以有情之類有執有滯之意識測之而以無情之物之文與數測之以求天地之心之果以若何爲是而遵而行之則敬天之道盡也二五八者二曰五事貌言視聽思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思睿五者各協於極則曰肅乂哲謀聖外以治躬內以治心也五皇極天子貌恭作肅言從作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思睿作聖則皇建其有極矣自卿士以至庶民胥以是爲歸依以從天子之訓而受天子之福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八曰庶徵雨暘燠寒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身之修不修皆與天地之氣數相感召如形有影如響隨聲其雨暘燠寒風之得其宜與不得其宜皆人之

鏡言視聽思之所爲如人食則飽而不食則飢幷無彼此之別故必雨暘燠寒風無一不得其宜方知天下之人之各修其身必天下之人各修其身則一人修身之道盡也三六九者三曰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者所以綱紀天下之民事者也六曰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可以該天下之民風與其土俗也九曰五福六極善者以五福嚮之惡者以六極威之二者所以平天下之不平以底於平而勸民之道盡也此範之大略也然則大易洪範雖從河圖洛書出然龍馬之身神龜之背雖具其文列其數而其義則由伏羲神禹而闡今其義既備在大易洪範何爲復從其文與數別求耶凡此大易洪範之義入此圓宗正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可以爲六度萬行空裏之妙花四生三有夢中之佳事與出世間法相較正與毗尼相近若欲於此求圓宗正如蒸砂成飯作鏡磨磚砂豈飯因磚非鏡體況乃魔藏之所爲河洛者乃拾取俗儒尋文核數弃本求末之浮言卮詞而謂此中可悟圓宗豈但迷頭認影直乃取韓盧之影以爲本頭眞所爲不直一笑也又復大言不慚謂已不獨負荷滹沱將使雲門潙仰曹洞法眼四家遙承近接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爲接續斷脉之種是何言歟惟其將五家所有爲人解粘去縛方便法門盡作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之實數實法會是以既將五宗岐而爲五又將臨濟岐而爲二以心屬之高峰以法屬之覺範而謂此兩支法脉可合起臨濟正宗將此以爲宗旨有不合於已者即與之爲仇始而欲以誑人既而自受自誑如飲狂藥即以自已所揑造者自已轉復深信不疑以爲接續斷脉之種豈知乃是斷絕慧命之根也末乃以吳門北禪寺舊參新學一時來集聚集千百無識無知之啞羊哄動一羣有勢有利之外護爲鷸爲鵝列偏列伍成却一箇宗旨軍陣願與密雲鏖戰要劫密雲必令許行宗旨而後已魔哉魔哉不謂毗盧頭上常寂光中有此妖孽禍水也雖然如是要劫如是肆狂則所爲宗旨者是耶非耶固亦不必深辨矣

末後自覺羞慚知終不免實法二字定論乃以狂參知見呵佛罵祖將所心肯承嗣之高峰覺範誣驅杖拂之密雲與四七二三以至威音佛祖欲作一爐燒却謂免貽害方來以此爲報法乳之恩欲以蓋覆自己不知終難蓋覆徒將爲梟爲獍心行一齊和盤托出所爲有諸內必形諸外者歟魔忍乃謂密雲從此許行宗旨而源流之案自此定不知旣是宗旨如何向他人口中尋討著落却是洗却密雲以源流妄付法藏之恥何得轉謂源流之案自此定耶

魔忍曰予侍先師最晚嘗疑授受之際不謹於初父子之閒變更於後意者弘願大而舉止輕乎何其言之多也及搜其書問則源流辭讓至再至三必許行宗旨而後受金粟手自答書一字一褒燦若星日現嚧上位而驕不無護短忠言遇直頗類矜高是故讒口釁釀於中傍觀鼓蕩於外織成文彩張設禍機貶道義爲人情加刑名於佛法蓋弘道之士未察耳取彼奸人投於豺虎發斯談者豈避刀俎

魔忍歷叙伊師與密雲評論宗旨始末訖乃謂密雲手自答書一字一褒又謂密雲晚年聽讒遂與法藏爲難而引小雅巷伯之章欲取彼奸人投畀豺虎吏欲以身殉之不避刀俎眞爲可笑可嗟可悲可涕圓宗至此掃地盡矣夫佛法無諍諍即五戒不持又何有宗無論密雲之書藏於鄧尉者是眞是贋未定即使有之當作麼生會二佛隨五祖夜行各下一語五祖獨許圓悟乃曰滅吾宗者克勤也臨濟寂時許三聖曰可惜我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若密雲答書應作一字一褒會則五祖臨濟語句應作罵會矣又何怪伊棒作棒會喝作喝會拾得狐唾狸涎又作宗旨會挾其所會謂人不會倖人不會誇已能會自墮輪迴未有出期法藏父子受密雲當頭一杓惡水倘自不悟轉寶愛此一杓惡水傳子傳孫作丹書鐵券苦哉佛陀廣百論有云若隨自覺執有我者豈不但緣無常身等虛妄分別執爲有我所以者何現見世閒但緣身等前後隨緣分位差別虛妄計度我肥我瘦我明我暗我苦我樂身等無常可有是事常住實我無此差別然則魔忍種種膠諭是執無常身等所見盃中蛇影橫生是非妄計人我唐突佛祖向上邊事豈非罪業其指斥密雲處無論全不知密雲心

行密雲本不如是若曰密雲果如是是密雲者一懵懂俗漢倘何有毫釐許佛法可言則魔藏父子其所得於密雲之源流又何源何流耶而乃忿嗷不休要將伊宗旨向人爭箇爾非我是正如醉象入池愈騰蹄而愈汨沒擬雲何日得開嗔火何時得息耶乃曰作斯談者豈避刀俎夫宗旨是非世法所不論孰以刀俎加之但謗佛之罪閻羅刀山劍樹則所不免耳

魔忍曰興化奬禪師初爲臨濟侍者業有悟入後於三聖大覺徹法源底既出世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若供養臨濟先師余謂興化瓣香而濟北家風囫圇拈出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已然而關書由此而發釁隙由此而生言之難固若是哉在我則曰宗旨慧命之係也吾師續佛慧命之人也我不諍誰敢諍之在彼則曰三峰我徒也徒勝師古之未有也我不抑誰能抑之加以信三峰者訛其眞而得其似祖天童者樂其易而就其名苛意以責人容佞以附已而各各自謂弘護末法譬夫同舟共濟於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鬭彼行路之人猶且寒心而鬭爲不已者可謂智乎

興化拈香明出大覺三聖末後供養臨濟者在興化只識自心所證言之何嘗謂此可以爲萬世法式魔藏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明出高峰覺範末後供養密雲魔忍遂謂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已以此惑世誣民不知明眼人前不值一笑無論興化此舉本亦不足爲人法式與濟北家風有何交涉即興化法藏二事論之二人心行天地懸隔興化雖在大覺三聖處參學然所云在三聖處學得賓主句在大覺處折倒者豈得索鴻爪於雪中便謂興化得法於大覺若此是得法者即是得箇實法即是孤負三聖大覺了也其摸著鼻孔處原因親近臨濟來則拈出臨濟正是興化直心直行處若魔藏自謂從高峰處得心覺範處得法復向密雲證明而密雲不契則是密雲與伊毫無法乳之恩其受密雲杖拂即同優孟衣冠其所爲都盧供養密雲者又何謂耶其於密雲既無所爲法乳之恩則其自謂得心於高峰得法於覺範者正所謂無師外道矣夫宗旨固爲慧命所係而師家固爲續佛慧命之人但既爲慧命所係之宗旨又與續佛慧命之人談宗旨而曰我不諍誰敢諍之是則宗旨有諍法耶惟其有我是以有諍若無我者

阿誰能諍。惟其有法。是以有諍。若無法可得。又何所諍。夫法愛不盡。皆為項墮之人。圓證涅槃。猶是我見之者。法執難忘。最為微細。立生死之根原。作衆苦之基址。障菩提之大道。斷解脫之正因。即使勤修聖果。歷劫多生。但名有為。不證無上。何況魔藏父子。執雙頭獨結等揑造之宗旨。是何等奇名異相。外道邪魔。乃父子相承。與其祖父諍論。斷人慧命。塗汚法門。凡諸有情。思欲仰報佛恩。不肯令慧命斷絕者。自必辭而闢之。又況密雲親所授記。有此魔外之弟子。豈得不反覆深明。一闢再闢。冀其迴頭是岸。塞其邪說橫流。既免後世襲謬無窮。亦為自已救取一半。魔忍乃謂密雲惡其徒勝師而抑之。眞所為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如油入麵。有甚了期。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當亦密雲所無可如何者矣。夫此涅槃妙心。清淨覺海。古德有云。此是何地。容你說麤說細。說麤說細。猶且不容。而乃譬之為同舟共濟於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鬪。何其塗汚至此耶。夫既尚在波濤險惡之中。則是未脫輪迴生死萬種苦業。在何謂宗旨。夫為宗旨而操戈相鬪者。魔弟子耶。佛弟子耶。是宗旨耶。非宗旨耶。豈必明者始能辨之。

魔忍記法藏小參曰。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只這四句。若一一透過。如化一道清風。度荊棘林中。了無一點罣礙。若有一些子透不過。如著一領破縻襖。度荊棘林中。便有東兜西搭。無自由分。還有透得過者麼。出來唱和。裒入。舉雲門大師參睦州。州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好箇消息。雲打門。州云。是誰。云某甲。州云。作恁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好箇老實人。州開門。纔見便閉却。師曰。向這裏入。雲如是三日打門。第三日纔開門。雲拶入。師曰。饑鑿衝濤。州把住云。道道。雲無語。師曰。幾乎點額。州便推出云。秦時𨍏轢鑽。便閉却門。損雲一足。雲即悟入。師曰。但解跳龍門。不知幾却尾。州指見雪峰。師曰。知心能幾人。雲到雪峰庄。見一僧。雲云。今日還上山去那。僧云。是。雲云。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云。得。雲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師曰。雪峰無出頭分。其僧一依雲敎。峰見僧與麼道。便下座。師曰。陣雲撥轉。卦象抽爻。峰攔胸把住云。道道。師曰。縮是睦州鼻孔。僧無語。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云。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實非某語。是庄上一浙中上

座數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曰是賊識賊是精識精雲文曰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地師曰也無出頭分雲乃低頭師曰拙交換象去也從此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乃云大衆且道既已推門折足悟得又到雪峰有如此作略雪峰已沒奈他何因甚又要温研積稔纔以宗印印之何不向這裏窮究看又亘久云大衆雲門這一著從睦州纔見便閉門處來睦從黃檗吐舌處來檗從百丈馬祖大機之用處來且道如何是雲門這一著喫便下座

從上古德圓機無盡如珠走盤然其自利利他總與機無交涉譬如珠圓自然走盤若從盤上覓珠豈但失珠之體並且失珠之用矣欲得安身立命先須喪身失命若未大死大活尙從機前機後覓身覓命何由舉足下足皆在道場中何處許伊有出頭分魔藏謂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請問伊之身命究從何處安立若道何處不是安身立命則又何得分機先一向爲安身先機一著爲立命也夫心是根法是塵根塵相對猶如交蘆此蘆既倒彼蘆隨仆果其心法雙忘自然前後際斷何處更覓先機一向機先一著許多絡索機先一向正不許物外安身先機一著正不許孤峰獨宿耳乃於六七識上忘起端由向根塵法中彊爲主宰漆桶子未破在然則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自心皆成繫縛何曾踏著正脩行路自然步步入荊棘又道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若道末後一句千聖無出頭分若自謂於此出頭又早埋頭入光影中了也復舉雲門參睦州睦州指見雪峰兩公案逐段著語將古德如語實語全成說罝張網賣弄機鋒若將佛法作機鋒會眞乃謗大般若莊周尙能說箇有機事者心有機心豈佛佛授記祖祖相傳者皆莊周所恥而不爲者耶又道雲門既從推門折足悟得又到雪峰有如此作略雪峰已沒奈他何因甚要温研積稔纔以宗印印之何不向這裏究看此數語即是魔忍所爲小悟之後有大悟又謂悟後方可學小法之大悟大法之小法種種謬論之根古德爲人雖知其人已屬法器自必久之又久觀其行解果否相應觀其解脫果否圓淨然後授記誠以得人之難匪可輕易況唐宋以降南能北秀機緣流布人間不同達摩初來

直指一宗夫盛於震旦之時可以片語投契即信其不爽保無有拾人涕唾學人弄泥團偶爾陽貨貌似孔子之事而可漫與授記乎所以溫研積稔然後以宗印印之者正爲是耳豈其既悟之後復令鼓起無明業風放出分別識想苦思力索諸方學揚種種野狐涎唾其始如秀才訓詁逐字逐句評量其後如市駔狡獪眉邊睫邊能語然後謂之宗旨明然後以宗印印之耶若如是者箇箇成魔宗門澌盡矣魔藏謂雲門這一著從睦州纔見便閉門處來睦州從黃檗吐舌處來黃檗從百丈馬祖大機之用處來且道如何是雲門這一著咦只因雲門平生接人方便顧著便鑒擬問即咦遂將這一箇咦字草蛇灰綫一直推到馬祖大機之用以明此圓宗只是一箇機耳以與伊所稱先機一向先機一著者遙相影射魔魅初學睦州雲門黃檗百丈在常寂光中能不齊聲稱曰冤苦永明云齊文定旨逐語分宗於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作法中自生繫縛實魔藏之謂矣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七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八

魔藏五宗原曰。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推大作一○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是也

密雲以魔藏揑造一○爲千佛萬佛之祖自悔座下有此魔外弟子貽累方來於是一闢再闢以至七闢魔忍後而救之作五宗救密雲復作闢妄救以辨之此篇蓋密雲法藏一段公案之緣起也魔藏謂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惟大作一○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今且不必備舉七佛偈旨只舉第一毗婆尸佛偈第一句言之佛不云身從無相中受生乎魔藏一○獨非相乎即魔藏自言亦未嘗不名之爲圓相然則業已顯悖佛旨不知魔藏何以自解也又謂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夫古德明明道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今謂諸佛偈旨不出圓相則是偈旨在圓相之中而圓相有內外及中間矣

若圓相有內外及中間者則威音王以前此圓相何處安著威音王以後此圓相又何處安著豈不成戲論乎又謂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以前最上事也夫形聲之外亦是今世門頭豈是威音那畔且威音二字如此依文解義則正在文字之中又何得謂文字以前猶之形外有威而威究從形起聲外有音而音究從聲出則亦正在形聲之中又何得謂形聲之外也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者豈謂此形外之威聲外之音耶若云兩儀未判以前謂之形聲之外如世儒之所云者則尚未識如來二字在又何從說起威音那畔乎夫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如今日維摩經云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若了此無所住之眞心不變異之妙性乃可從無分別中彊分別個威音那畔今世門頭夫所爲威音那畔者豈太古鴻荒之謂哉時因法立法本自無所依之法體猶空能依之古今奚有卽此今世門頭便是威音那畔若舉威音那畔不得復舉今世門頭唯證乃知非言可說今法藏謂威音王佛惟大作一○至於七佛乃有言詮然則當威音王住世之時亦是威音王之今世門頭又何所爲無相三昧乎則其所爲大作一○者卽便是威音王之文字又何所爲文字以前最上事也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凡世間生死出世涅槃等無量差別之名皆知見文字所立若無知見文字名體皆空本妙明心更何所有古德只爲世人迷眞棄本執相徇名故於語言文字之外別作方便示人如○如∴如●如◎等皆是不得已而爲之今乃復以語言文字之法爲之詮注且謂西天七佛曾經詮注此一○又謂此一○乃威音王佛所作如伏羲畫卦者然誠所爲癡人說夢也已

魔忍曰形聲之外云者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與授記釋迦之然燈也仰上宗有三然燈然燈前然燈後正然燈是也大作一○象示也如太極圖以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非定執此圖爲太極也闢書謂先師妄捏一○以蓋釋迦謂釋迦既出然燈之後此相不合在然燈之前故也噫是烏知仰上所謂然燈也哉茲法中深旨論之無益姑論其淺者以開先師之罪云夫威音那畔古德蓋累言矣如曹山和尚有偈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畫此●今謂曹山安

揑一●以盖威音彌勒。可乎。聞之曰。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先師所示。皆臨濟德山共證之旨也。行周於魯。人且笑之。況行臨濟德山之道於後五百歲乎

法華常不輕菩薩品。佛告得大勢菩薩。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劫名離衰。國名大成。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說法。是威音王佛。壽四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劫。正法住世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劫數如四天下微塵。其佛饒益衆生已。然後滅度。正法像法滅盡之後。於此國土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來。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此密雲所謂世尊法華所載威音王佛事跡也。法藏謂威音在七佛之前。然則世尊所說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且謂常不輕菩薩親見威音。豈異人乎。我身是者。盡屬齊諧之論耶。卽經一字。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爲魔說。今將法華所載威音事跡。與七佛然燈釋迦彌勒。編年紀月。作佛國春秋。豈非卽經一字。三世佛寃。若謂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別有個威音王佛。又復大作一〇。謂之

象示。豈非離經一字。卽爲魔說。畢竟世尊所說威音事跡。何以是如語實語。而非齊諧之論。於此尙未洞明。乃謂威音尙無文字。七佛已落言詮。杜撰妄談。如盲人說象。旣不知威音七佛究竟是何義旨。定不知授記釋迦之然燈。卽是仰上所言然燈前然燈後正然燈也。且釋迦牟尼佛於此經中。旣明明說常不輕菩薩卽是釋迦。乃至他經所說鎗髓獨珠等。亦俱是釋迦於此只作寓言會取。無怪將仰上三然燈。謂非授記釋迦之然燈也。又引曹山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畫此●相公案。以解法藏謂威音王大作一〇之失。然曹山何嘗謂威音彌勒作此一●也。曰未曉曰豈惺惺。而作此●相以示。則其爲曹山所作明甚。豈若法藏妄謬。揑造謂威音大作一〇。七佛各以言詮之也。魔忍又牽連周濂溪太極圖說。以附會外護。謂此一〇象示。如太極圖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更爲鄙倍。夫威音那畔。並非天地萬物未形之際。不得作此解會。若可作此解會。卽說個天地萬物未形之際便得。何必說個威音那畔。且天地萬物未形之際。

威音王佛又如何大作一〇且無天地無萬物之先但有此一大〇果孰聞之而孰傳之耶今且姑勿置論只以太極圖言之天地萬物同一太極各一太極而此太極卽是無極太極有也無極無也此有乃不有之有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無乃不無之無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俗儒不會乃言天地萬物未形之先則有五行五行未布之先則有陰陽陰陽未分之先則有太極太極未成之先則有無極不知此無極太極陰陽五行於天地萬物未形之際於何安著耶且天地萬物俱尙未形人乃萬物中之一而作此謬解者又是萬萬人中之一伊亦尙自未形何由知得爾時有如許層次如許絡索乃大言不慚作此判斷耶一人傳虛千人傳實魔忍拾得此遺蔡便以此說救法藏法藏拾得此遺蔡便以此說模擬威音七佛所爲以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滋潤苦芽瞖目生華轉用花爲目之自性迷頭認影又從影裏索取本頭沒入深泥自投叢棘可憐憫者莫過於斯矣

魔藏曰圓相出於西天諸祖七佛偈出於達摩傳來蓋有所本也　密雲曰漢月反抹殺世尊法華所載威音王佛事跡謂未有出載無所考據者無根妄作一〇相反以爲然燈已前既謂然燈已前豈可謂圓相出於西天諸祖既曰出於西天諸祖皆釋迦老子之後者以何爲然燈已前耶則漢月如是自語相違自相乖戾者欲人不謂漢月妄作妄說而老僧則不信也矣　魔忍曰長沙岑大蟲曰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乃至尙無生佛消息先師所謂無文字考據已前蓋此意也棗栢論華嚴威音論法華諸經其間名號事跡多以象示豈刻舟求劍者同年而語哉夫威音者諸佛之母也西天祖師託圓相以示之也屏山居士曰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斯可與象示之端矣必規規然以先後之跡求之不亦勞且惑乎且闢書自曰威音者一切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也今無論其理之未當姑就闢書二說以問之其一以爲衆生之容威其一執定法華之事跡亦自語相違乎亦眼光之未定乎古德曰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臨濟曰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棗栢以文殊配艮卦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子此等垂示皆非經籍所載豈獨疑三峯一〇相爲妄揑乎

古德云若有一法可信卽是邪見一切不信方成其信夫一切不信又成何信豈古德又是自語相違耶果其自證得徹始成圓信既成圓信自然無一法可

信無一法可信自然無一法可簡若有一法可信必有諸法可簡既有簡有信何成圓信見相橫前仍沿此岸果能識得七佛偈則○內○外都盧是摩訶般若光奚問其有何所本若有所本卽是邪法若信為本卽是邪見卽與西天諸祖所示七佛所傳恰相違背亦無須再論○相之未必出於西天諸祖也心是根法是塵覓心尚了不可得何況對根之塵緣心之法若於此起法見成法執正所為一向狥塵罔知返本者法藏謂此○與偈蓋有所本足見伊之迷本逐末矣密雲斤斤與論威音事跡載在法華不得謂無所考據○相既出西天諸祖不得又謂在然燈已前捨其大謬歸其小謬固亦無足道者而魔忍救之謂法藏之說卽是長沙岑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乃至尚無生佛消息之義是則並未救得法藏徒然塗汙長沙岑不少耳長沙岑此語豈謂摩訶般若光既發則有文字可考據摩訶般若光未發則無有文字無可考據耶亘古亘今亘上亘下亘東亘西亘南亘北並是摩訶般若

光將何為未發並無摩訶般若光將何為既發會得則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乃至尚無生佛消息會不得道個摩訶般若光便是法執道個光未發時更屬子虛烏有之妄論何況將天地未生以前為摩訶般若光未發天地既生以後為摩訶般若光既發如此分疆畫界去長沙岑更添冤苦乃舉屏山天地未生以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以後道在聖人之語以為注解轉見不堪天地未生以前如何爾時便有個道裝載聖人在裏許天地既生以後如何便將此道屬之聖人而一切有情無情不得而與不特與佛祖言教大相刺謬卽與儒門所論性與天道亦大相刺謬此明代天啓以後秀才時文中荒唐謬悠之論乃亦取以救法藏滅密雲韓愈蝦蟆詩有云無理祇取鬧斯之謂矣密雲因法藏揑造威音王大作一○故以法華事跡正之又因法藏將威音王與七佛論長幼敘履歷故以威音者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曉之而魔忍遂謂其自相悖謬何嘗會得密雲之意密雲意尚未會得何

況世尊法華所說威音王佛意古德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威音那畔卽是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則一正在裏許若一向舉一不特失却二幷失却一故舉衆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著言之而威音卽在裏許此正法華所載之威音也而魔忍議之曰自語相違耶眼光未定耶執文泥字以刻責密雲密雲又有何說以解免又舉古德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之語臨濟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之語棗柏以文殊配艮封爲小男普賢配震卦爲長男之說謂均與法藏所言一○相不殊今無論法藏一○相爲千佛萬佛之祖之說固不可與三說同年而語卽三說中又奚得渾同一致臨濟曰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然則威音王佛不離衆生舉目了然處矣古德謂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作此語句不特親見威音並且親見常不輕菩薩矣魔忍果能悟此數句定不執威音大作一○之謬見妄生議論至於棗栢震艮之說以之論易尙且不可何況於宗蓋易義亦不得謂震中無艮艮中無震以義有分屬斯在艮言艮在震言震耳震動也艮止也無不止之動亦無不動之止止是不止之止動是不動之動今將以文殊爲止而以普賢爲動其又奚可內外教典兩處貿墮奚得與前二說連類並觀耶

魔藏曰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家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於一○中賓主覿覿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潙仰圓相本於此也法眼談敎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於黑白之交只一○中五宗具矣　魔忍曰五宗各出一面謂各出○相之一面以接人也如曹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卽正以攝偏或兼至而背觸俱非或兼到而通身舉貴皆卽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拋出矣故以臨濟爲正宗非箇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闡書謂五宗各出一面則當分此○相爲五面既分爲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觀其意是以此○相爲蠢然一物耳不知此○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相而相體不狹法如是耳昔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聰偶失笑喧衆衣擯之夜宿田里覩星月燦然有省晨歸趨方丈衣見之乃問五位君臣如何

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這漢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敍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知此者。可與言○相之開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諸宗之同異矣。噫。道固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如實公之初悟。謂之無見可乎。謂之徹見亦可乎。非天衣鉗錘之妙。是又與宗旨豎一勁敵矣。雖然。非嫉宗旨也。不知有宗旨也。不知焉而毀之。彼安得不自以爲救世乎。夫七關之有近於理者。關其所謂不知者也。三關之有近於理者。亦關其所謂不知者也。此外則橫爭狠罵之辭矣。姑不備載以存厚道云

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萬行門頭不捨一法。必於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處。得個消息來。然後可與向萬行門頭不捨一法中。舉足下足。去既在萬行門頭。自然無漸次中有漸次。無階級中有階級。若言實際理地。則十方平等。一道清虛。不落言思。豈容區別。今藏忍父子之論五宗。以臨濟爲正宗第一。先出而雲門次之。溈仰又次之。法眼又次之。曹洞又次之。圓宗有如是區別相耶。不過欲推尊臨濟爲五宗第一。以見已爲第一宗之嫡子。至榮至貴。至尊至勝而已。此豈武將

論功。秀才對策。而有甲乙之科目。先後之殿最耶。據伊之說。則曹洞最爲末後矣。乃洞山云。這個猶不是。況復張三李四。眞空與非空。將來不相似。了了如目前。不容毫髮擬。永明云。只如云這個猶不是。豈況諸餘狂機謬解。然則所謂一○直下拋出。斷人命根。○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者。正洞山所爲。張三李四。永明所爲狂機謬解耳。縱饒果是第一正宗。恰恰成得這個猶不是。何得將張三李四狂機謬解。區別四宗。橫分次第。魔忍自覺所評五宗次第。難免明眼人檢點。於是回護其說。謂以臨濟爲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將個翻張三來換黑李四。宗若可以長幼論。則必幼不及其長明矣。其與宗旨偏正之說。何異五十步笑百步。宗尚不得以是非言。況可以長幼論乎。密雲謂五宗既各出一面。則當分此○相爲五面。既分爲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只因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不勝捧腹而爲是說。究亦祇成戲論。而魔忍又謂此○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相而相體不狹。所爲紫色淆朱。

蛙聲亂耳又引吉祥實五位君臣公案以回護之不知既云此○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相而相體不狹則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諸古德不能與此○相分內分外分同分異亦明矣又如何臨濟能舉此○相直下拋出其餘四家又如何能各出一面耶如此○相可以直下拋出可以各出一面則除非實有是○相始得既實有是○相則此○相直是蠢然一物又何能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相而相體不狹乎惟宗無相惟宗無體今曰相曰體即已非宗惟宗無同惟宗無異今曰同曰異又已非宗夫相與體同與異皆是世間言語但有虛名而無實際何得以不定之虛名欲定無名之妙性欲以○相之開合論諸宗之同異譬如取音聲而繪畫之音聲何由肯受汝畫夫臨濟曹洞二宗傳至於今不絕而臨濟獨盛雲門溈仰法眼三宗無人承嗣此如世法門祚之盛衰於宗旨有何交涉若就雲門溈仰法眼曹山五人平生為人機緣語句而論皆優於臨濟豈得以其子孫蕃衍而遂居五宗之長乎五宗亦出後人之强名豈宗之果五同此不二法門故稱為宗若其有五則是差別魔外矣且如吉祥實云我這裏一位也無此語亦何得謂非徹見天衣預令五人分敘而立同召實上座實於言下契旨而述偈云云究竟五人與實上座同是一位也無何得從實上座偈語邊換却眼睛便乃說一說五又成實法又曰道固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夫見即是邪魔爭即是衆生既興見刺又起爭情則五戒已破尚何一乘之有如是而欲明宗旨何異首越而之燕抱薪而救火又謂密雲七闢三闢其尚可救者皆闢其所不知其餘則橫爭狠罵之辭姑勿具錄以存厚道云更屬可笑夫密雲七闢三闢正為魔藏父子之多所知而失却正知伊謂密雲不知密雲果何知耶魔藏父子若能悔却平生如許邪知即不為所知之相縛而能偏知一切折合歸來如許邪知皆成正知而亦無所知矣其如執著無明所熏情識之知轉以人所不知為己所獨知業識茫茫有何了日夫既論宗旨則何者為厚何者為薄

何者爲能厚能薄何者爲所厚所薄乃曰姑勿具錄以存厚道則全是衆生相世間法矣如果本分相應卽横爭狠罵又那許作罵會如不然者横爭狠罵固不得甘言綺語又爭免墮無間地獄耶

魔忍曰雲門於衲子淘鑄聖凡情見盡淨不留絲忽是故嗣其法者七十餘人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德山密洞山初香山遠巴陵鑒四老其超類者也

世人情見熾然業緣輪轉愛河涌地慢阜撑天廿五濁而冥行處重昏而罔覺惛欣反覆貪畏回環就中欣而貪者莫過於生畏而惛者莫過於死祖佛楊葉止啼苦塗斷乳爲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俾其從空無我得眞如性亦是先以欲鉤牽後令成佛智耳本無生死又說甚生死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魔忍謂雲門弟子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以爲奇特以此歸功雲門鉗鎚之妙埋沒雲門不少雲門弟子七十餘人豈皆於地水火風四緣自得有所離散而不能隨其所宜者耶生晝也死夜也雖貪生怖死永墮輪迴之者到此地位那一個不門開相似不了生死而曰臨生死若門開相似以爲奇特若奇特者臨晝夜若門開相似亦奇特耶天王悟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擧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古德慈悲留此因緣垂示後人照天照地乃猶向饑時喫飯倦時睡處作奇特商量凝雲黮黮慧曰朦朦有甚了期不見洞山价臨行因衆戀慕復開目示訓並令營齋衆故延之七日而齋始成价亦隨齋乃云此齋可名愚癡矣夫戀慕者衆生相也於坐脫生奇特想者外道見也衆生許喫愚癡齋外道則愚癡齋亦不得喫昔南方禪客道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

蛻皮人出故宅南陽忠斥之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古德明訓灼然何得了不契悟流淚生死於此粗淺見處尚不分明何得妄談宗旨哉

魔忍曰予在萬峯參雲門折足公案有省作頌曰石虎撐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這回月向梟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余門人利根見而驚曰奇字不可請易之余曰何謂也曰和尚最怪人說奇特元妙余笑曰不虛你先見和尚也噫乎先師禁學者奇特解會使人畏憚如此因提濟上元要遂以元妙認之無乃精鑑未至耶

魔忍弟子利根畏法藏平生惡人言奇特而謂魔忍偈中奇字不可用魔忍學以爲法藏並未說元說妙證且謂密雲之闢乃屬寃誣所爲欲葢彌彰者夫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奇卽是常常卽是奇奇與常皆屬法相邊事與清淨妙覺有何交涉清淨妙覺中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今法藏畏奇特元妙如是必將以平常淺易爲歸耶捨奇特元妙而取平常淺易亦是失心況又實以奇特元妙魔魅學人而勒令不許說奇特元妙則非止奇特元妙之謬說直是機械變詐之奸謀矣且此正可以識其切中所忌內慚於心而惡聞人言實則有何益處詐者必愚如是如是乃魔忍轉取以爲並未說元說妙之證譬如啗糟啜醨醉舞傲傲載呌載呶曰我平生禁酒甚嚴而人猶謂我酒狂耶其爲可笑何以異是且所作雲門折足頌何嘗窺見睦州雲門絲毫許而自誇有省石虎撐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爲著語曰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這回月向梟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爲著語曰一箇眼花終身見鬼

魔忍曰睦州尊宿黃檗嫡子也濺沲於睦沉之中接韶陽於門曰之內可謂克振家聲矣而生平接人多用言句闔書曰臨濟三度問法黃檗只痛棒三頓故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是之謂的骨信斯言也是睦州不得在的骨之例耶且雲門旣折足於睦州則當時時推門損人之足肖其形似可也何乃斥魔疋布之語雪峰聞而喜之雪峰亦於德嶠棒下如桶底脫又不專用德嶠之棒而立三句如近代之論則睦州雪峰雲門三大老俱不得爲克肖之子矣昔俱胝和尚凡有問話但竪一指自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有童子效之俱胝潛利刀斷童子指夫五家綱宗卽俱胝之利刀也今無論棒喝言詮真者如角似者如毛不以宗旨烏能盡斬其臂哉

密雲謂臨濟惟以棒喝接人故爲黃檗的骨葢言臨

濟所謂三元三要四喝四賓主等皆屬門庭施設學者不可於此著相分別剜肉成瘡耳今魔忍遂謂睦州平生接人多用言句豈便不是嫡骨雪峰於德嶠棒下透脫而立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三句何嘗專一用棒以此刻責密雲其口頭固滑利矣奈破妄語戒何棒喝言句是同是異於此未明無怪言句是言句棒喝是棒喝且棒喝亦非棒喝言句亦非言句矣密雲接人亦何嘗不用言句若不用者卽今所稱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云云者又是什麼可不謂之言句耶睦州雪峰平生接人處渠乃作言句會郁卽如所爲雪峰三句何以便不是棒喝只今卽與一棒豈不函蓋乾坤再與一棒豈不截斷衆流復與一棒豈不隨波逐浪魔忍作麼生分別若分別者早被東海鯉魚鱗甲裏帶過新羅國去也俱胝斷指因緣正是密雲證佐若以密雲之棒作童子竪指觀而以綱宗比俱胝斷指者則正伊所爲雲門既折足於睦州則當時時推門損人之足者也凡三元三要四喝四賓主等皆是推門斷指一般偶爾成文適逢其會今執之以爲宗旨何異時時推門損人之足時時袖刀斷人之指耶若云此異於彼則是以斷人指足爲重而以斷人慧命爲輕矣

魔忍曰雪峰禪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雲門生平用此接人如風馳電轉自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難爲湊泊蓋自家立地處不漏絲髮故應機垂手不期然而然余出峽時過夔門江邊有數堆亂石傳云諸葛孔明所遺陣圖今不知書者但以爲亂石卽知書者亦不過曰陣圖而已既不達出生入死之門擒縱變化之數圖安所用哉

雪峰三句與臨濟四喝同是門庭施設雪峰鼻孔那許從三句中摸著魔忍於此眩轉熒惑謂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不能湊泊既死盡全心又湊泊這野狐涎作麼若有一法可得雪峰卽是弄泥團漢何得以透明大法塗汚雪峰縱饒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於行解尙無交涉在何況遇三元三要卽被三元三要轉遇四喝四賓主卽被四喝四賓主轉遇三句又被三句轉平生受臨濟舌頭瞞不了又被雪峰瞞自飲狂藥而狂又復以狂藥飲人誠何苦耶正如俗儒不知八陣爲何物見說天地風雲龍蛇鳥虎便道

風雲附天蛇虎附地龍與鳥在天地之中作種種依文起義不知天地風雲龍蛇鳥虎不過如今之鑲黃正黃等八旗旗色用以爲軍營之誌別耳雖名天地風雲龍蛇鳥虎而與天地風雲龍蛇鳥虎八者了無交涉也魔忍自謂曾過夔峽見武侯陣圖而歎不知書者以爲亂石其知書者亦止以爲陣圖無人知其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妙以此宗旨實有出生入死擒縱變化如武侯八陣圖者非極麤一棒可以了事此正魔忍自具供招承認謗大般若罪業處正法眼藏中豈以出生入死擒縱變化爲究竟也只緣不知宗匠爲人俱是如語實語即其門庭施設亦是如語實語其不可近傍處皆由學人自將得來擒者汝自擒縱者汝自縱種種變化皆在汝邊本分中有何絲毫許交涉若先自辦個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機以待學人之來豈不自先失心如何爲人如此而曰爲人有何利益只是與人舌戰耳且凡物之圓而轉者皆必無根若有根如毫髮許則從其毫髮許之根處便不成圓而此根如毫髮許不斷亦便不能轉不寧

惟是今既鼓動無明業識講求所爲小法之大法大法之小法根牢蔕固塵坌土埋業已墮入大鐵圍山豈能圓轉其所爲出生入死擒縱變化者徒妄語耳且使果能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以與天下人舌戰則託諸空言是一場利口見諸行事是一片機心尙何宗旨尙何佛法必如是乃稱宗旨明則是明於宗旨者皆王法之所必誅者耶八陣圖之說尤與宗旨了無交涉且魔忍亦只取爲譬喩本無足深辨但其好以外典顢頇一時禪和子且以慢侮不識字之密雲而實則自亦未嘗了了今一併揭露以消天下後世禪和子之惑世傳諸葛亮八陣圖有三一在夔州一在新都一在沔陽而其在夔州魚復浦者水發則沒水落復出歷數千年不圮壞世以爲神蓋天地間物如是不可思議者甚多或亦亮精誠之所固結也但所爲圖本非出自亮作蓋八則虛中而成方七則實中而成圓此自然之數非人力所能爲而陣用八數世傳出自風后亮以前竇憲亦曾用之則其非自亮始明矣且此聚石爲圖留示後人又豈能使人知兵

亮又豈好爲身後名而爲是無益之學耶。蓋不過當時訓練士卒所立之綿蕞耳。後之人思亮而奉爲召公之甘棠。則曰武侯陣圖。其中何嘗有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妙耶。譬如召公甘棠。學者欲於甘棠樹內求周南之美政。雖枝枝葉葉而索之。了不可得也。且八陣亦止是戰時士卒之行列守時營伍之位置而已。何所爲出生入死。然則魔忍所爲出生入死云者。惑於奇門休死傷杜開驚生景之邪說。謂敵若入死門則必死也。極爲迂愚可笑。且魔忍所爲擒縱者。蓋出亮征孟獲故事。亮欲大折孟獲之心。使其不爲內擾。故七縱之而七擒之。此與夔州魚復浦陣圖何涉。魚復浦即永安宮。乃與劉先主圖吳時訓練士卒所立之綿蕞。其在今日。究竟是一堆亂石而已。魔忍認爲武侯用以七擒七縱孟獲者。恰與誤認雪峰三句作宗旨絕相似也。

魔忍曰。古之言悟者曰。如蓮華開。如夢忽覺。余於潙山信然。而百丈更爲說法曰。此是暫時岐路。時節若至云云。又曰。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方其深撥得火。慶快之際。心華發明。是故聞理最易深入。只此數言之下。一了百了。若待拋迷就悟。執成窠臼。雖百方磨治。卒難脫洗。是之謂法乳之恩也。若仰山者。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猶曰得證於耽源。得用於潙山。豈其智弗若今日歟。蓋不自曉耳。父父子子。交互增輝。開鑿人天眼目。以垂範百世。宜乎

潙山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魔忍遂謂方其深撥得火。慶快之際。心華發明。是故聞理最易深入。此等言論。所爲如蟲蝕木偶爾成文。究竟蟲不識字。若潙山當百丈撥火次。尙滯理境。則有何發悟之處。百丈何得藐視衆生妄爲印可。古之言悟者曰。如蓮華開。如夢忽覺。如蓮華開。則不立一塵。若尙有理竟之可深入。則蓮華尙在污泥中。何嘗得開。如夢忽覺。覺後夢中所見之物。所行之事。究在何處。若尙有理境之可深入。則是夢中說夢。何嘗得覺。圓宗若可從理得者。祖師即不道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釋迦即不道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矣。何則。理從言顯。言藉文彰。雖有甚深之理。必有甚顯之文以發之。如文不能發明。自是文不至。文之所以不至。自是理之未嘗透明。斷無有透明此理而無文字可以

達之者何得因噎廢食因文不能明遂乃不立文字且理字之義本借木之文理以爲言事物之有理如木之有理理卽是木之縈隙處雖緊密至極循其理則斤斧可入其入處卽其門也既有理之可名必有門之可入百思不得千思之千思不得萬思之畢竟心思斤斧能入事理縈隙入其縈隙卽開其扃鐍何得謂無門爲法門所以言語道斷而不立文字心行處滅而無門爲法門者佛祖豈屬虛語夫此盡大地是門而無門恒河沙數劫轉妙法輪而無字者倘從何處說個理字耶若果心華發明卽已逈無所有豈得轉入業識復步昏衢直因魔忍自未心華發明而卜度其境界料應如是遂乃妄判潙山豈非三家村裏漢說中書堂內事世傳永明爲彌勒寒山拾得爲文殊普賢以至近世茆溪爲大通佛等不一而足奚止仰山爲小釋迦若爲了徹者言則是實有其事纖毫不爽若爲未了徹者言可云皆爲揑怪直是塗汚諸古德今魔忍執著其說謂仰山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艮屬夢囈圓相既是西天祖師付囑仰山何以又焚却若仰山平生只此九十七圓相是者仰山則爲疑誤衆生何足濟美潙山豈堪垂範百世

魔忍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確乎先哲之言也仰山爲沙彌時一見此圖卽能了然於心又重錄一本毫無差謬豈初根淺識所能而闕書引執本二字盡欲抹殺是未辨躭源在子卽得之語矣且本之存也非有訓詁言理可以傳授但欲學者提脫心智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耳風穴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今人於無住本强生節目反以宗旨爲齊瘵譬夫思醫之人投藥而眩不自咎其內熱諸病而遺罪於黃帝盧扁之書藐益甚矣

仰山不可及處在一見躭源九十七圓相卽便燒却至於重錄一本呈躭源毫無差謬不過是伊能解能會有何足重且能此者奚必仰山當日躭源謂仰山曰南陽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門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爾時仰山若非眞實慶快平生了無一法可得勘有不生奇特想者乃一見便燒却則眞乃用得九十七

圓相也至於一覽便知其意重集一本不爽毫髮古今聰明彊記之人不但垂於記載亦且著在耳目間者甚多若以此爲小釋迦始能佛法掃地矣然與這個了無交涉宋朝同時兩宰相一則每日只食餅半個卷作筆管細啖過六分卽不能復嚥一則每日食不知飽庖人竊記之每食一器飲一器畢卽如數傾入大甕凡傾數十器大甕滿溢流地而飲啖自若不休二人同相同壽皆八十餘夫摶食與壽尙兩無交涉何況法食正命耶若言過目不忘之奇特則古今之人不知其名始者多矣略舉史册所載如漢王充魏荀悅唐韋述張巡李嶠宋胡松年汪應辰何涉黄庭堅元不忽木等並能爲仰山之所爲豈亦會受西天佛祖授記耶至謂欲學者提脫心智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亦屬強作解事若欲起學者疑情令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又何必九十七圓相方可爲人作方便耶又引風穴家國野老公案爲證不知風穴平生敗闕此段公案爲最將家國與野老打成兩橛既違世理卽背眞宗別立一野老於家國之外則此野老卽是一塵何云不立一塵正所爲於無住本強生節目者早於無住處住著堅固不拔此等不了之談深違佛祖之意自未具眼乃妄欲爲人投藥卽是佛祖眞詮亦必化爲鴆毒何況此等以謬傳謬耶

魔忍曰如金鑄器鐘盂鼎鼐皆金而鼎不是鐘盂不是鼐所用異也干將莫邪用在斬劉臨濟雲門近之秦宮寶鏡用在兼攝曹洞潙仰似之而法眼則鼎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三足而立廢一則傾覆顚謂∴伊字三點略似宗門法眼以華嚴六相立爲宗旨慮後世學者偏局於一其意深矣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是也而總不是別異不是同互爲子母以盡法界廣大之性開合之變如織錦迴文詩一字百咏祖師之全體大用至五宗各立發揮盡矣眼嗣地藏琛琛嗣元沙備備嗣雪峰存存嗣德山鑒鑒嗣龍潭信信嗣天王悟悟嗣馬祖元沙宗旨有用處不換機與六相義相爲隱顯琛公著之至法眼專以此機接人故元沙之道至眼始大但學者未能細心研究不數傳而宗鏡出焉義解沙門倚以爲說可歎也

凡有對待者皆有所似卽無所似必有所反惟有反也則亦似也易之所爲反類是也如陰之與陽欲辜何者爲似陰何者爲似陽而不可也然而陰與陽正相反則陰固反類乎陽而陽固反類乎陰也若此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則何有對待乎。無有對待。則何有似乎。若舉其正似。雖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之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何也。蓋悉與此如也。若舉其反類。雖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之。而亦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何也。又悉與彼如也。唯其悉與之如。而悉不與之一。是以總不可謂之相似也。今魔忍欲舉物類以喻宗旨。已屬愚甚。又況分臨濟雲門之宗旨爲似劒。潙仰曹洞之宗旨爲似鏡。法眼之宗旨爲似鼎。是果何等魔說耶。夫劒固利於斷割矣。而有活人劒。豈亦斷割之義乎。鏡固利於兼攝矣。而鏡無自性。誰爲兼攝者。至於華嚴六相。該攝一切。以消斷常之見。固是佛語。然不了無門爲法門。而執著六相義。即落識心分別矣。況六相義如何可成三足。即成三足。又何所見是鼎之三足耶。其牽合支離。於語言文字。尙未圓成。在乃於不涉語言文字之眞宗的旨。妄爲擬議耶。佛法廣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雖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迦葉阿難。從畢鉢巖中。述佛所說。多至三藏十二分。迨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各述佛旨。垂示方來。以及歷代宗師爲人機緣。年歲既久。日益日多。象負之而難勝。龍藏之而不盡。然謂已足盡諸法門。則竊恐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若乃頓了自心。直達寶所。則古德有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永明下一轉語曰。何待舉意。此則實乃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大地全收。涅槃不二。是故若言其總。祖師一語一默。並是全提。並無一塵一絲。尙有滲漏。何待五宗各立方始盡其發揮。若言其別。雖至慈氏下生。並且盡賢劫千佛住世轉輪。亦不能盡其廣大。五宗雖皆古德。然豈能遠邁釋迦。預超慈氏。而其一時擊拳豎拂。對機下語。便可誇爲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佛法。於此發揮已盡乎。法眼傳韶國師。韶國師傳永明壽禪師。永明平生行解相應。純粹以精。無少罅漏。而性地圓淨。如杲日在空。光明普照。豈特比之法眼益天台韶。實爲青出於藍。直是釋迦牟尼佛以後。佛法入震旦以來。第一導師。即其生無緣之慈。起同體之悲。合宗教律爲一貫。示天下後世學人正修行路。集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上首。共學三藏要

文的旨設。爲更相問難。編綴成書。一百卷名曰宗鏡錄。使學者於無上秘密法門。舉目便見。舉足便行。如貧子之入龍藏。信手拈來。足富十世。如病者之値神香。隨風過去。徹體康寧。震旦所有宗門文字。斯實最尊最勝。魔忍何嘗開卷涉獵。輒謂永明不能細心研空元沙之宗旨。遂妄造宗鏡錄成義解沙門。如此謗佛滅祖。直是抉人天之眼目。傷衆生之慈父。斷如來之慧命。焚醫王之藥庫矣。盡世間惡業。尚有大於此者乎。永明宗鏡錄功德。雖有阿難之無礙辨才。盡其心力廣說譬喩。所不能盡。然則魔忍毀宗鏡錄之罪業。亦雖有阿難無礙辨才。盡其心力廣設譬喩所不能盡矣。恒河中所有沙如是沙等恒河中沙數之猶尙可盡。如是沙雖至多。其數有定。伊之罪業方來無窮。本無定數。奚可盡耶。刀山劍樹鑊湯鑪炭鐵繩熱灰。阿鼻無間。種種地獄。當亦與之無盡耳。達摩從南天竺來。雖以不立文字傳大乘一心之宗。然亦以楞伽爲印。楞伽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楞伽獨非文字乎。佛語心者。今語卽是心語。心語卽是佛語。達是心語。別無佛語。永明不云乎。文字性離。卽是解脫。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若迷一切諸法眞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還以文字對治示其眞實。若悟諸法本源。卽不見有文字絲毫許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卽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耶。夫如是則尙何義解之有。今魔忍之意。若有一文一字。卽屬義解。然而離文離字。一棒不作一棒用。則又曰極麤。然則惟有伊師所捏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者。方爲蓋天蓋地乎。正同瞎驢轉磨遶盤而走。卽此一大妄語。魔藏父子。必墮無間阿鼻而無疑。

魔忍曰。單傳之道。自大鑒已後。裂爲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據悟緣可考也。師初見雲巖。已悟無情說法之旨矣。又於默然良久處。沉吟不決。非得其半而昧其全乎。故雲巖宗旨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師後過水覩影方大徹。作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本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曹山亦有偈曰。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如我卽佛。我如渠卽驢。父子祖孫。立言垂教。何其似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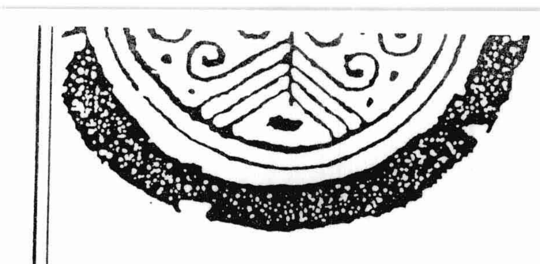
近世老宿輒曰三峰拈識三擊三撼以配元要若曹洞五位又安得五數而配之噫是自無目而廢天下視也豈不云乎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豈得法於藥山山得法於石頭石頭著參同契多明暗回互之旨豈實闡明之而洞山父子大彰其道師法淵源其來上矣

魔忍父子錯認定盤星謂五家各立宗旨遂謂大鑒以下裂爲五宗蓋惑於一花開五葉爲五宗靈讖之說既被所愚還以自愚者愚人不知宗有五性豈亦有五耶一花開五葉與五宗有何交涉又謂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夫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豈有因事而建立宗旨之理一事立一宗旨何止五宗百千萬億恒河沙事即有百千萬億恒河沙宗矣然百千萬億恒河沙事即百千萬億恒河沙宗轉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之門轉尚不爲無義若謂因一事而建立一宗旨五事建立五宗旨五宗既建宗旨發揮遂盡如是謬論則自漢明帝世佛法入震旦以來從未聞者不但達摩西來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明出以後不容如是鼾睡作囈語也又將雲巖洞山曹山所作我渠偈謂父子祖孫立言垂教相似以爲淵源師法尤爲囈中之囈若然則是五家宗旨如舉業家習詩經者之言賦比興習易經者之言彖象爻耶然則亦可以五宗命題開科取士俾習臨濟者說元要習雲門者說鑒咦習法眼者說同異習溈仰者說圓相習曹洞者說黑白耶俗儒謂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是以儒有五經今復恰有五宗相配法藏以三擊三撼配三元三要伊若作曹洞子孫亦當以此爲五位君臣配耶伊等謬見與此等實相伯仲何嘗了得自心徒然狂狗逐塊放出見聞覺知咬嚼語言文字猜詳卜度組織雕鎪不知五家同是無義味語若費心思作麼不如改業窮經尚可爲有益世間事何苦於野狐涎唾內妄加分別著意推求在宗門則緣木求魚畢生無分徒使儒門知其來寄廡下笑之齒冷佛祖宗風掃地盡矣密雲謂法藏拈盡三擊三撼以配元要若曹洞五位又安得五數配之實爲切中病根魔忍不肯捨其所執轉牽合雲巖晟語爲證豈不自己再加一重枷鎖夫雲巖寶鏡三昧詞魔忍何不向伊背觸俱非

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處領會。而向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處打之遶耶。魔忍所著五宗救凡十卷。首列總論三篇。明伊師所揑一〇爲千佛萬佛之祖等魔說。爲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歷祖相傳之宗旨。次敘七佛以至黃檗。次敘臨濟宗自臨濟以至法藏凡三十一人。次標餘四宗。惟載雲門溈仰法眼曹洞六人。其大意皆所以申法藏之魔說。而其最要眼目在臨濟爲五宗之長。而法藏爲臨濟之嫡骨。且使天下後世知伊又爲法藏之肖子也。密雲者。法藏所由得厠臨濟源流之所自也。然而密雲闢法藏。則法藏之位不固矣。其勢不得不滅密雲。旣滅密雲而仍奉密雲所得諸龍池以上者爲祖宗。則臨濟嫡骨之說。天下後世必有疑之者也。於是從東明海舟以下。卽爲微辭刺譏。而別奉高峰覺範爲法藏得心印法之師。以見伊父子所傳臨濟之道。別從高峰覺範得來。而其所以能從高峰覺範得來者。因伊師係果位中人。出自夙根。不可思議。用以魔魅當時無慧僧徒耳食外護。欽取後世名。正如王莽僞作符命。雖漢兵畢火焚之。猶執玉斗按方位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者也。二人者實爲空王之亂臣。密雲之賊子。世出世間法並不可容者。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特頒上諭。旣深著其罪狀矣。茲將五宗救中擇其尤悖謬者。逐條指出。以發十方禪子之矇。俾誤飮其毒乳者。作大黃巴豆猛下之劑。冀讀之者毒盡而命乃蘇。或亦不無小補也。南陽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誤後學。俱無利益。縱依師匠領受宗旨。若與了義教相應。卽可依行。若不了義教。互不相許。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而能破滅佛法矣。南陽忠此語。直從唐代早爲判定。楞伽經云。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夫聲聞緣覺諸佛如來乘。尙須直了無有建立。始明一乘之旨。何況魔忍父子私自揑造之一〇雙頭獨結之宗旨。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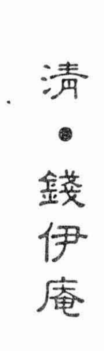
生分別之鑒噫我渠元要賓主之野狐涎唾乎況其所由絕非爲佛法利益於人起見祇以誤於不知而爲是擾擾直因自己名利起見以貢高我慢之心爲壟斷居奇之術假佛祖言句逞胸臆邪思耳如是謗大般若塗汚慧命之魔外何忍聽其邪說橫流而不思迴狂瀾於既倒是以辭而闢之非好辨也況護正法以簡魔辨異爲本亦朕報恩之所當爲者用茲以示天下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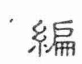
揀魔辨異錄卷第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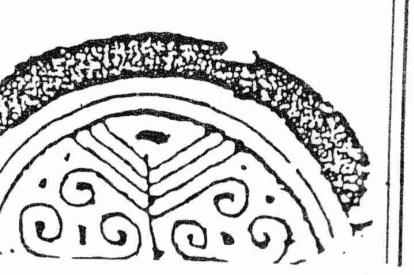
宗範





清・錢伊庵 編







重刻宗範序

光緒丙戌歲聿云莫葭灰既動瑞雪盈尺友人楊仁山郵寄是集來吳同參靈虛道人招余往勘余見其格律精嚴取裁的當不禁踊躍贊歎曰伊菴前輩可謂先得我心矣適有禪客在座略顧册目便不啓閱少頃詢曰是篇何人所輯已得正悟否靈虛子答云此公打破漆桶於向上一著親入密藏深歎禪河氾濫後人無從問津因於太虛空中鍥釘箇楔有定據無準則俾人由此契入不致爲黑風靈浪吹入羅刹鬼國是亦苦心士也客曰宗門下事如電光石火銕便難逢神龍天馬尚難彷彿範云乎哉余應之曰然子言誠高矣美矣第徐六擔板見尚未圓誠能死盡偷心深入堂奧必不斥此篇爲賸語客曰何謂也余曰千七百則公案古人判爲爛葛藤但參學之士咸如二祖一言契悟卽證無生匪特千七百可聿付祖龍卽三藏十二部亦可投之巨浸矣何則脚跟下事本無實法只要灼破面門立地攜取則教網綱宗皆爲靈龜跡耳安所謂範乎苟不如是中下之士智劣心浮聞多羅一言半偈如蚊上鐵牛及閱古德機緣又復汗牛充棟求其義徵旨該可以契入者誠不可得則是集如見角識牛望煙知火循類以求因指見月較之重溟浩瀚欲渡無筏者不啻霄壤矣客曰範之義敬聞命矣終以貫教其旨云何余曰此更作者不得已之苦衷也參學得悟如夢裏拾金緣無始氣習頓難湔淨所謂風停波尚涌理悟念猶侵也若不經大冶洪鑪鍛鍊淨盡終是說食不飽古雖有眼正不貴行履之說亦祇一期方便況今古相勸豈只日劫百倍如不假彌陀大願生入蓮花國中則他日一陰現依舊落他圈繢故智如永明尚有角虎之喻古來禪德末後歸重持名者不可縷指後人千萬弗及安可一悟爲休漫云我作得主吾願同參上士既得正悟正好借一句彌陀消歸祕密藏中他日與同志諸君上品上升泛駕於七寶池內庶不負伊菴先生纂輯是篇接引後進之苦心也客於是唯唯靈虛子曰眞兄可謂語言三昧引人入勝矣盍不將此段因緣載諸簡端以爲鴻雪之一證乎余應曰諾客退爰

筆以爲之序

賜進士出身賞戴花翎補用知府特授浙江湖州府

安吉縣知縣黔筑悟眞居士李宗鄴譔

序

琴軫失調則改弦而更張之敎軌失馭則鑒機而疏通之不疏則運塞而通之道繫於變與時轉移救弊扶衰斯度生化法之大綱也佛敎東流溯漢迄梁學者泥經語而不探心源達摩倡爲別傳妙心見性成佛之宗而天下景從此一變也然師資授受間心心相印不離文字語言每有以巧見浮心妄爲摸擬者馬祖復截言句轉爲機用其接百丈也傳有野鴨公案再參一喝三日耳聾逆順莫測諸方同風不貴就體消停祇重從緣薦取此又一變也今夫觀面示機良馬則窺鞭而逝馳井蛙則墮底而無路不明以參究之方將何以策魯鈍之進綠是設一話頭塞斷意根工夫淹熟時至理彰話頭原無定則溈山之詰香嚴則以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勘之死心之詰山谷則以彼此死燒後何處相見勘之雪巖高峰相承則專於無夢想時主人公徹了之細剔精搜深造閫奧三根普被一心洞透更無遺憾此又一變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沿至明清宗師家上堂小參各語機鋒峻峭愈的愈奇而學人模稜揣竊爲生死心務聲名心熱依樣葫蘆擎拳豎指或拂袖便行或禮拜巡退竟不辨彼知有之實虛脫不落草盤桓再三撈摸則其見地淸徹基脚堅牢又烏從而印之於此顢頇率許逕滑雜流通者將復爲塞此殆乘運而變之一時歟大慧杲云禪備衆體若祇愛擊石火閃電光謂說義理禪敎壞男女豈知波瀾不闊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爲人我伊庵先生知其然也編緝宗範一書自參學以竟離垢自利利他敘秩井然括引古德硏究熏修各範模則多取婆禪盡力穿透略不覆藏毋論淺根薄質覽之均可依行發悟惟須就明眼人印證而已又以從朝至寢明了意識主事易雜昭靈窠臼專提無夢想時主公語導人入門體會人微匪孟浪郎君作略衲捧讀之鏡其苦心隨

喜其普願謹揭化機變通之理以扶韋編探集之幽衷天下後世其有同調者乎無棄蒭蕘證明斯偈偈云死後生前體若何電光石火耳邊多要知無夢無思主磕破酣眠野鴨過

道光乙未臘月望東川後學衲諸庵槃談譔

凡例

一徹參中無夢想見聞主依稀解路甚多一友於炮聲有觸予曰隣家放炮與汝無夢想主何涉便無語故得有見處者或問彼時炮聲與現在對談是同是別或問炮聲此際在甚麼處或問炮聲過後汝正眠無夢時更何處相見此是落草勘驗其有以擎拳下喝等機及鼻直眉横等語祗對者盡與掃除要他將當時見處的實道一句如眞有印契心有抓著癢筋話方與點睛否則重令參究

一綱宗中五家所建宗旨儘足當機勘辨後人毋須重添名相

一洞祖過水覩影悟徹後安知不重見雲巖徹授寶鏡但錄中未及敘出耳

一示辨中諸祖辯語今依原文摘錄未敢擅更然密祖追拂事回生訣載其付法藏公不愼於忍祖前印後辯可以類推至藏忍二祖非尋常禪流可企及勿因辯語率生輕忽

一滿祖枕子頌云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廓然撲落原無物始悔從前錯用功令補錄以便閲者對勘至雲門瑞白位中諸祖德隆望重郎腹服吐血身亡與疏山倒屙大慧發毒同關報境毋以意見有殊妄存軒輊

一貫教中禪宗頓圓台宗妙圓故知有後彙須融會台宗

宗範卷上

菩薩戒弟子　錢伊庵　編輯

稽首釋迦尊　十方三世佛　聖賢諸菩薩
摩訶聲聞衆　東西列代祖　第一最上乘
我依當代匠　究心無夢主　百日絕後甦
管窺豁一隙　歷參諸開士　慈愍予鉗鎚
佛祖宗教理　廣搜具薄信　浮沈卅五年
忽忽死將至　深愧負師恩　見淺習復厚
秉思涉俗輩　彼此抱同病　知解不敵業
臘底空懊惱　因茲緝宗範　朝夕痛自策
願三寶加被　見者咸歡喜

妙心別傳分十章

一禪源　二徹參　三調習　四入聖　五利人
六顯喻　七機用　八綱宗　九示辯　十貫教

原夫佛法東流自漢至梁經教廣布修契者代不乏人達摩單以別傳妙心直指人人見性成佛畢竟以何爲妙心耶故首之以禪源源既定矣學者從何而契妙心循古軌則非參究不可故繼之以徹參由參而悟便與佛祖同一鼻孔然有無始習氣未消故中之以調習習消力宏員如深契六祖曰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故表之以入聖如上四章自行隱密然須運同體悲詎可斷佛種草故勖之以利人利他中古德有言句機用兩路故分別爲顯喻機用二門顯喻在前者初祖接機亦以言顯示迨三四傳而始轉爲機用故機用次之法久弊生多諸巧見建立宗旨以護正眼故受之以綱宗公案孔多後來諸尊宿各出手眼以評唱之其間權實示現淺深偏圓不無同中有異然均以成就來學佛知見故廣之以示辯如上九章皆禪宗本分草料第與諸經教不可置之不貫故終之以貫教自八至十雖列利人後而自利均須十科廣研也予自笑孳孳波波儼似跛足道人滿面慚惶說得行不得然利根之士脫能依此據起便行終身不退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當亦今時之第二健兒歟

禪源

燈錄始七佛偈本師傳則略採諸經公案次列二十

八祖授受因緣遡泝源流體裁應爾今則不追徧敘獨指佛生不二別傳妙心爲禪源此宗旨豎義於達摩流衍於諸祖觀初祖接可祖梁武楊衒之諸人均以言句顯示乃謂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良以學人滯於經教卒未能印合妙心立地成佛故乘時而來提唱頓宗斯禪之源也妙心者何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而無始沈淪苦海者不悟此心當體是佛背覺合塵故全圓覺而成無明迷而不返然雖萬劫輪迴而不動之天眞佛性從無遷變別記載初祖祇教可祖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性道理祖總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祖忽曰我巳息諸緣祖曰莫不成斷滅否可曰不成斷滅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蓋息緣則外境相空無喘則內尋伺絕如牆壁則心行處滅言不及則言語道斷了知而無念則寂照同時心境不二迷悟不二生佛不二其恰好處心亦不可得妙亦不可得連不二兩字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非心非不心非妙非不妙放屎屙矢嬉笑怒罵莫非妙心體現今姑立以妙心之名而爲達摩禪宗之源也須知安心者安此究心者究此悟心者悟此調心者調此入聖者入此利人者利此乃至諸祖之顯喻機用綱宗示辯并圓頓諸經論皆不離此心別有所指也在初祖證心之楞伽經則謂之自覺境界自覺聖智自覺則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常寂而照故名爲自覺智常照而寂故名爲自覺境其餘如來藏自心現不生不滅眞識均可一一消歸故初祖引證心宗可祖凡說法竟每曰此經四傳後變成名相悲哉馬祖引楞伽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三界惟心一法之所印初祖旁出之慧滿師常齎楞伽以爲心要如說而行極知悟心之後必須消識功熏乃今之禪客徵特不依經說而行且不知楞伽所說爲何語亦不知初祖何以獨引此經以證心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歎也祇緣此經辭義古奧數傳後幾致絕響三祖信心銘中標此妙心爲玄旨眞如法界等名以顯之四祖則令人念摩訶般若五祖則兼令人誦金剛般若經六祖聞客誦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遂得開了五祖復徵其初悟祖言下大徹啓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淸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迨後開堂說法第一會便演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曰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行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摩訶是大心量大如空無有邊畔方圓大小靑黃嗔喜是非善惡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然莫著空有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卽著無記空此一輩人不可與語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依正萬像性空亦如是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一切善惡盡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故曰摩訶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生不從外入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口雖說空不修此行似人妄稱國王終不可得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時處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口說般若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

卽名般若智波羅蜜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名此岸離境無生滅名彼岸悟此法者卽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以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般若金剛經卽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經中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爲最上乘大智上根人說須知本性自有般若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更無差別不悟本性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

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我於忍和尙處一聞便悟頓見本性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各自觀心見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直示正路若起正眞觀照一刹那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無染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卽是法縛邊見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見諸佛境界至佛地得此頓法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不得匿其正法是知摩訶般若便是初祖的傳妙心且知六祖所受五祖心印盡在此篇發揮罄盡無遺苟能細心體會則摩訶般若一句卽是絕好話頭悟後熏修精密便是絕好調習功夫又何必另覓話頭別起爐竈耶然此總在行人之便宜矣又六祖最後開示提唱般若經中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悟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淡泊名一相三昧若一切時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人具二三昧依吾行者決獲菩提證妙果此二三昧出文殊問般若經正是摩訶般若妙心體相正是諸佛所傳無念而常知心體正是楞伽經自覺境界自覺聖智名異而體同也圭峰禪源詮曰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相傳者是此禪也法運沿流泯相歸性故總以般若印心六祖而後雖立有五家之綱宗千七百則之葛藤或平實商量或機鋒相見乃至盡未來際拈頌代別徵判上堂小參秉拂普說千岐萬派更無逃乎摩訶般若一相三昧之一源矣源乎源乎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謂之敎外別傳也可謂之離教無禪也可謂之不立文字也可謂之無離文字而說解脫也亦可

徹參

衆生妙心。本無生滅。而無始汨沒三界者。以未知本體主公安身立命處也。知則一念回機。便同本得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卽如如佛。是則參究以求了知。誠學者第一要矣。可祖種種說心性。初祖祇遮其非。可云已息諸緣。初祖復將莫成斷滅勘之。而後許證。此卽究心發悟第一則榜樣。然箇中消息。悉以言通。至禮拜而記得。髓則離言而顯機靈用活。別行一路矣。迨後懺罪覓之。印誰縛汝之詰。子何姓之問。三更入室之談。乃至什麼物什麼來之。徵祖祖相授。多於文字顯示。盡以列祖名振當時。當機爲道。心切一語點睛。全身擔荷。了無扭捏纖疑。其間故不須多番勘驗照用。以辯其眞僞。其旁出諸祖。亦祇是臨詮也。馬祖於問西來意。便打。則專以棒接。而機用之門大闢矣。古德云。從文字得力者弱。從事上得力者强。從緣薦取。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者是也。其時禪風大播。千里同風。知有後。廣歷諸方叢席。如趙州臨濟輩。指不勝屈。然門庭既別。曲調難齊。不無有淺深純雜之異。矧夫虛妄浮心。多諸巧見。口頭弄滑。以紫亂朱。在學輩既未能刻苦研窮。而專脣舌爲師者。不得不掃除言句。而變機鋒。全提棒喝。塞斷咽喉。電閃雷轟。命喪眞露。一點再點。鼻痛耳聾。三打三拳。得牛完馬。智過師而野狐一掌。斬勘衆而貍奴一刀。百千鏡交光。正中益正。十八偏大悟。純兮更純。甚至逆流洞水。勝祖强爺。尊重己靈。呵佛罵祖。總冀白璧之無瑕。不厭黃金之久煅。然而利智上士。把得便行。鈍根阿師。茫然莫措。於是參尋同轍。方便異門。圜悟云。釋迦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迦葉二十八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付授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盌水投針。達摩破六宗。翻轉我天爾狗。非擬議思量可測。洎到梁魏。顯言教外別傳。逮曹溪。詳示宗通說通。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棒喝交馳。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流傳七百年來。枝分派別。各顯家風。然其歸著。無出直

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要須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把得住。始可堪爲種草。又云老僧熱病死。一日黑漫漫地。甦醒。遂驚生死事。發心訪道。年許只認得昭昭靈靈。向四大身中作箇動用。佛法上看。卽有世法上看卽無。後白雲老師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後問演祖。覓心了不可得話。演曰。你須自參始得。者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學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如桶底脫。柏樹子。麻三斤。玄沙。錯過睦州。擔板。諸公案。一一透過。黃龍示草堂清風樓話。久不契。龍曰。子見貓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心無異緣。六根自靜。百不失一。師屏去閑緣。歲餘忽悟。龍曰。得道非難。宏道爲難。宏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既明。後在力行之。晦堂問南公曰。大事本來如此。和尙何得教人看話頭。爲伊搜尋。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埋沒汝也。晦堂常舉拳問

喚作拳則觸。不喚作拳則背。喚作甚麼。眞如院方師參瑯琊。惟看柏樹子話。此卽單研一句話頭。一則公案。一悟一切悟。樣式也。傳至大慧。杲極力主張參看一箇話頭。嘗說云。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畢竟喚作甚麼。又恒舉狗子語。至無字。令學者參。云經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過無字。一時透過。不用卜度。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得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落。如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消息。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撫掌大笑。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賓客酬酢。公私各處。都是第一等好做工夫提撕底時節。從此禪流無不參一箇話頭。爲入門話頭。不同以悟爲則。但激發得疑情起處。便是得力話頭。麻三斤

乾矢橛。一歸何處。無字。誰字。父母未生前。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皆可參得。天奇瑞則單令人參誰字。以其切於日用。如行底是誰。坐的是誰。語底默底是誰。聞見嗅觸一一復各是誰。這要悟底。又復是誰。處處追著。念念提撕。忽然磕著便觸著地。近時禪者多以念佛的是誰為話頭。由文字而機用。由機用而話頭。一變再變。逗會適時。此本是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法門。此門一開。萬古莫易。盡未來際。當遵行之。於中根器難齊。受益不等。或有宜於全無義味語入手者。如麻三斤。乾矢橛。青州布衫等話頭是也。或有宜似帶義路。藉以追搜。仍無罅隙者。如未生前本來面目。死了燒了甚麼處相見。無夢無想時主公等話頭是也。借徑不同。成功則一。然學人發悟多有未能深入堂奧者。故曰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未到此田地。不道全無。終未了徹。或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及只這如今誰動口等語。強為據證。遇有以法離見聞覺知訶之者。反以為移易惑人。且至有誤認昭昭靈靈以為是者。此斷不可不辨。

◆[illegible]

昔溈山問香嚴曰。聞汝在先師處問一答十。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而香嚴不能答。死心勸山谷云。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而山谷於此茫然。高峰於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這漢。領得拖死屍的。及至問無夢想主公。蚊子上鐵牛。竟無下嘴處。是知高峰若不得雪巖追搜。焉有枕子徹悟境界。殷鑒不遠。古今同弊。以今時人根論。如以奇特等話頭。苦於茫無入處。又恐落無事甲裏。若只以誰字參取。又易於水乳不分。夾雜昭靈業識。不揣鄙見。總覺以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一箇話頭。書倒最為妥當。不至生諸異見。以日用全是識情用事。略不親切。只是有夢有想時。明了意識。到得睡著。明了不行。復不作夢。直與死人一般。所云明了了。孤歷歷。圓陀陀。光閃閃等光影。全粘貼不上。斷不能認昭昭靈靈。亦不敢認此悶絕無知之昏住為是。兩頭截定。既易起疑。參情結秀。隻眼迸開。自有推門落臼時節。故於別則話頭發悟者。多不脫盡識情。惟未生前面目。死了燒了甚麼處相見。及無夢想主公話頭透出者。

必到絕後再甦境界方能徹透向八識上亞一刀然未生前死燒後在世諦尚非現在境猶不及無夢想是現前事仍確與未生燒後無二無別於此覷破便信得未生面目也恁麼安身立命燒後主公也恁麼安身立命更不疑生疑死心貼貼地此外千萬則話頭無不迎刃而解但於古德所傳淆訛公案如入定產難野狐托鉢類及五家綱宗言句間有未能消歸因此等公案或全實相般若或兼文字般若宗旨故耳此在後機鋒綱宗內發明至參究之法須將無夢想話頭先行劃分清楚我醒時時了意識現前流露可仗此明了攎抵到睡著時全體昏悶絕無纖覺竟與世間頑空不殊一毫作不得主我這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不得向無事甲裏躲根不得認此迷悶的頑空便是不得作血脈不斷所以能覺強為消通不得謂了無氣息却好全體獨露穿鑿不得舉手下喝將醒時知覺運動抵擋不得道這裏誰求相見却正好掃除悟迹為極則既一切不得當此時我這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愈無理會愈要搜求豎起脊

梁卓起眉毛反覆推尋挤此生做箇騃漢工夫緊密刻不放鬆便有打成一片光景或因此豁然入定人法雙忘然參看話頭不貴長時定境但可謂之善境界定起後即便如前抖擻精神迸入話頭以期發悟為了當或因此話頭弁歸一念外不知境界內不知身心僅只一箇話頭耿耿孤懸亦不得認此一念為是此因心光逼緊所現非本心也本先師亦云諸人眠熟不知一切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醒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與死無異眼開覺知如故如是時是箇甚麼若不會各體究取私謂參話頭之弊岐路有二一說道理二認光影如參無夢想公案忽然心中謂要人參究不過令斷妄念別無奇特又謂既無夢想那得主公更以為雖所參在無夢想而實不在此悟之類各各遊思未能悉舉此皆落說道理一邊次則既無夢想誰求相見或謂心本不動則夢與無夢不二或謂夢與無夢皆幻其非幻者是真種種說心說性總是說道理窠臼所收都不知有悟門或當參情緊

壁疑壁

急忽覺得本心如紅日當空或如孤燈獨照或大彌虛空或密入無間或金光閃爍或闃然空寂或見大地平沈或見佛菩薩像或覺得本心非靑黃非大小種種一切影事認爲本心豈知皆是認光影邊所收亦復不是悟門非本心也大慧云默照邪禪自不證悟而以悟爲建立爲接引之詞以悟爲落第二頭爲枝葉邊事自旣不曾有證悟處亦不信他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遇善知識與說本分話反以爲非此卽說道理認光影之輩絕此二途死抱話頭不使有第二念分岐一切時單提此無夢想主公一句結成疑團打又打不破捨又捨不得正是得力時切勿放鬆敗闕這便是吞栗棘蓬跳金剛圈銅牆鐵壁忽然囫地一聲不覺死中得活慶快平生便能與從上佛祖把手並肩同一鼻孔出氣雪峰毬道吾笏石鞏箭祕魔叉是甚麼閑家具到者裏方說得有夢無夢不二睡時醒時不二未生與已生不二未死與死後不二指東瓜畫葫蘆懸羊頭賣狗肉說鹿爲馬證龜成鼈作家相見你坐

我立勘驗初機應時及節逆行順行天地莫測可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矣至參究之期自百丈建叢林來倡設禪堂定香立課積代相承功程加密近時中秋加香十月結制半枝行香半枝坐香至正月半解期謂之結冬圍爐取煅煉義其中堂頭有警策有追索有考察首座西堂後堂堂主輪流開示有悟入者入室請益或許或不許許則諸班首各拈言句勘辨不許則令依前再參復因人根淺鈍約分本分重關末後使之層層進入必得三關齊透方爲了當立法良密矣鄙意當行香時只須大步經行不必過於催逼大事因緣原應各人痛念人命無常奮取一身了辦若香板過緊安能心念不分反致打失話頭且色力有强弱脚步有大小後面搶前撞肩踏踵甚至顚蹶其坐香時遇有昏沈重則令其立參輕則以板點肩亦勿遽以香板重撲恐致心驚血涌犯吐紅症或便中表堂激發其慚愧心爲孚總之學人不發勇猛大心雖板如雨點亦無濟耳謹附錄於此乞主法者裁取焉若夫本分重關末後之說大悟有十八徧

原未必人人一脚便踏到底然有二三番悟徹者亦
有四五六七番始圓悟者更屬無定總以徹透爲期
似不必槪定人法雙忘離念泯絶處爲本分體以從
體所發一切諸用爲重關更以鐵蛇鑽入金剛眼等
句不受人惑處爲末後此雖慈悲之故略設階級然
終當以開首話頭使之透頂透底契證否則逼令再
參勿輕許可遂至有顢頇儱侗支離穿鑿之流弊可
也此是煆煉學人入手要事乞來哲斟酌之至悟後
每有悟迹未圓或於五根了徹而意根邊猶是未淸
便覺無念則是動念卽乖或上禪牀則契接事便不
相應或心中明了一語莫吐種種諸病久久淘汰自
能純熟合轍所謂祇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是也
昔兜率悅通所見於淸素素曰可以入佛不可入魔
不見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累日乃印可戒曰洞山
文示子者皆正知見子離太早不盡其妙今點破使
子得大自在兜率悅謂張無盡曰東林旣印可運使
有少疑否曰疑德山托鉢語悅曰於此疑餘安得無
疑只如巖頭末後句有耶無耶張曰有悅笑歸方丈
閉門公一夜不穩五更下牀觸翻溺器大徹叩門曰
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
日相見悅乃謂曰參禪只謂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
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不覺不知墮在區
宇作頌證之後張無盡得龍安悅末後句語謂洪覺
範曰可惜雲庵洞山文不知此事欲爲點破及紋悅末
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
得信旣見其盛怒更不欲紋之洪笑曰相公但認龍
安口傳末後句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公曰老師果有
此意耶洪曰疑則別參公取所藏雲庵相贊之佛心
才參靈源每揮淚曰此事我見甚分明只是臨機吐
不出源告以須是大徹方自在未幾覩僧讀藥山採
薪歸僧指刀曰嗚剁剁是箇甚麽山拔刀作砍勢師
欣然摑僧一掌衝口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
方八面絶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此等諸人均有所
見祇以未得悟透故有所滯然悟得無夢想主公後
前云淆訛公案及五家綱宗或未盡了者祇須提起
所悟本分逐一朗照心源細細尋研不經久間自能

一一融歸自己。其有文字不長者。當請益通文知識點示。亦得薦取。夫然後古人陳爛葛藤。莫不一線穿卻。了無疑礙。提撕來學。不致添人枷鎖。雖刻苦尋求。參數十年。話頭始得者。與乍經一句。言下相應明了者。悟境無二。然既有話頭一門。後學必當於此入路。話頭起得疑情者。雖皆可參。然當以無夢想主公一則。入手究取。爲盡善。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未曾飲者。只認著有夢想時識性。不經明眼一劄。曾爲浪子偏憐。客刺刺不休。或有鑒我愚忱者乎。蓋無夢想主公既得薦取。其餘公案。更無疑惑。透不過者。至於悟後行住坐臥。只須就本分上涵濡漸摩。其淆訛諸公案。性宗諸經教。自能一一時復契合。更不得別尋法門。惟遇諸善知識。須要虛心落草。盤桓不得強作解人。不受人煅煉。得少爲足。再廣參。當今老宿。尚論古人。淘汰盡絕了。無遺憾。是之謂徹參

調習

悟門了。當徹見聖凡不二。迷悟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有情無情不二。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諸佛。於此安住。盡虛空徧法界。三乘六道。乃至細大蠢動含靈。於此安住。我自無始輪迴。至盡未來際。生生死死。亦於此安住。不特有情於此安住。即十方三世微塵國土。無情依報。億兆品類。亦莫不於此安住。天然具足。更無剩欠。尚有何事不了。須修造修補。畫蛇添足耶。中峰云。住地無明。即是諸佛不動智。我不知習氣爲何物。乃欲以佛知見治之。良以衆生無始。既全圓覺成無明。今日開悟。便全無明成圓覺。覿到本地風光。誠然如是。然在天台教中。謂之素身佛。判六即中。祇是理即佛。全無莊嚴。天龍之所忽劣。縱令開悟。亦但是名字即佛。正須由名字而觀行。而相似。而分證。上至究竟。斯爲到家。至禪門中。極重此理。即一念印契。立地成佛。然衆生無始結習。輕重不等。應須消盡。楞嚴經云。理則頓悟。乘悟幷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悟心後。當知有調習法也。初祖九年面壁。詔人以行解相應。又云不覩惡生嫌。不觀善勤措。不捨智就愚。不拋迷就悟。此皆調習之說。二祖混迹酒肆屠門。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三祖曰。不用求眞。惟須息見。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牛頭融問四祖既不許作觀境起時如何對治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待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六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只合自性自度又答荷澤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圭峰答蕭相公頓則萬行多方爲能一時圓滿語云眞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志氣方立又答其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之問云識冰是水藉陽氣以消鎔悟凡卽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外無別行門傅大士云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心性雖空貪瞋體實莫言心王空無體性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自漂沈南岳讓云修證則不無馬祖云汝等各信自心是佛達摩來此引楞伽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印衆生心地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

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了此乃可隨時著衣吃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問如何修道師曰道不屬修若言修道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了得自性本來具足但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卽得法王無上珍寶前中後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雖悟却迷若上根頓會更不歷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衆生無量劫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六根運用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逐相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所以道不用修但莫汙染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汙染若欲直會平常心是道無造作取捨是非斷常凡聖經云

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今行住坐臥。盡是
道。卽法界。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非離眞有
立處。立處卽眞。一切法皆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行住
坐臥。悉不思議。用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
用。無爲是有爲依。不住於依。故曰如空無所依。迷爲
識。悟爲智。悟自本性。一悟永悟。如日出不與暗合。了
心境界。妄想卽除。卽是無生法性。法性本有。有不假
修禪。不屬坐。坐卽有著。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
日。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
通。百丈云。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惡世出世一
切法。莫記憶。緣念放捨。身心令自在。心如木石無分
別。心空無所行。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
切攀緣。貪瞋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
覺知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問對境如何
得心如木石去。師曰。諸法本不自言空。言色亦不言
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
解會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己一念妄想顚倒
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寂滅。

當處道場。又本性不可名目。本不是凡聖垢淨空有
善惡。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
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虛
妄幻塵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往
來生死。如門開相似。人遇種種稱意不稱意事。心無
退屈。不貪名聞功德利養。不爲世法滯礙。苦樂平懷。
衣食活命。兀兀如愚。稍有相應分。若廣學知解求福
智。皆生死。却被知解境風漂溺生死海裏。佛是無求
人。理是無求理。求之卽乖。若著無求。無爲復同有求
有爲。若能一生心如木石。不被五欲八風所漂。卽生
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有漏所
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
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努力猛究。莫待老苦整
手脚不得。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受生。都無自由
分。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對五欲八風
不動。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
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
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

能識夫讀經教語言皆須消歸自己但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有無諸境縛是汝導師能照破有無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但離一切聲色亦離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今若有貪嗔等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今但離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是佛何愁佛不解語只恐被有無縛不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若要福智臨時作得常歎今所依命不食飢死無水渴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燒溺便燒溺要生卽生要死卽死去住有自由分如今心如虛空學始有成達摩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谿云善惡都莫思量馬祖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冥文殊云心如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脩多羅不聞不受持今但有無諸法都不見聞六根杜塞能與麼學方有修行分這箇語苦口逆耳與麼作得至第二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成等正覺又云如人見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祇如今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一切擧動語默啼笑盡佛慧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瞋不喜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是無事人三句者不住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黃檗運云佛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不曾生滅無形相不屬有無新舊非長短大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如空無邊際不可測惟此心是佛衆生著相外求使佛覓佛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衆生不減佛不添六度萬行恒沙功德本自具足遇緣卽施緣息卽寂不信此是佛著相修行皆妄想與道乖此心明淨如空無一點相貌動念卽乖法體著相無始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卽次第無始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卽眞佛如虛空日升不曾明日沒不曾暗明暗相奪空性不變今不悟此心體著相修行皆

惡法供養十方佛不如供一無心道人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搖外如虛空不塞礙無能所相貌得失方所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望崖而退恒河沙者珍寶馨香沙不貪糞尿臭穢沙不惡此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生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解脫然證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一念得與十地得功用恰齊只歷劫枉辛勤耳祖師西來直指汝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名祖見此頓超三乘諸位問現有種種妄想何以言無曰妄本無體是汝心起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妄若不動念自然無妄曰妄起時佛在何處曰覺正是佛若無妄覺亦無問今悟時佛在何處曰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聲色盡是佛事不可更頭上安頭但莫生異念山水僧俗天地總不出汝心問若如此何處是菩提曰菩提無是處佛不得衆生亦不失菩提但一切衆生卽菩提相問云何發菩提心曰菩提無所得汝聞發菩提心將謂學取佛去任三祇修亦只得報化與本源眞性佛何涉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此本源淸淨心生佛世界有相無相平等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覺覆不覩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等但莫於見等上起解亦莫於見等上動念亦莫離見等覓心亦莫捨見等取法不取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心境雙忘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只是一眞法界問佛空得無明否曰無明是諸佛得道處所以緣起是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問無明者爲明爲暗曰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法無明且不明且不暗不明不暗祇自本明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不愛無明煩惱分明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沙門果者從息慮成不從學得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爲閑道人今只欲多知解翻成壅塞但消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我宗門但

知息心便休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直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聖向外馳求還自迷心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無事亦無但無一切心卽名無漏每日行住語言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禪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去方少分應但離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在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路便是無所住而生心此是你淸淨法身名阿耨菩提古人道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若不會此縱學得多知勤苦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今但學無心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三五十年得箇入處自然會去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旣會是意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告裴相云卽心是佛無心是道問聖無心是佛凡無心莫沈空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空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無情盡宗門中只論息機忘見問心旣是佛更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卽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此意難信達磨來只可師一人密信自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只是不起諸見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强牢精進云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今但無中棲泊卽是行諸佛路衆生輪迴不息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受種種苦今但無心頓息諸緣但除人我憎愛勝負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淸淨卽是修菩提法佛等心如頑石無縫罅一切法透不入兀然無著始少分應卽此身心是自由人達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只論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卽魔軍熾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曰無心便是行此道說甚得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路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

事不被諸境惑名自在人念念不見一切相安然端坐任運不拘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千萬人只得三五箇若不將爲事受殃有日在故曰著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臨濟云學者要求眞正知見若得正見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山僧指示人只要你不受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病在不自信被萬境回換不自由若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佛祖不別欲識佛祖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人信不及便向外求約山僧見處與佛祖不別今多般用處欠甚麼一道神光未曾間歇如是見得祇是一生無事人你要與佛祖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心上淸淨光是法身佛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報身佛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化身佛此三種佛卽今目前聽法底祇爲不向外求有此功用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一箇形段孤明是這箇解說法聽法如是見得便與佛祖不別但一切時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受種種苦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只爲馳求心不歇上他古人閑機境若眞道人但隨緣消舊業要行卽行坐卽坐無一念希求佛果古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你但隨處作主立處卽眞境來回換不得縱有五無間業皆解脫大海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的人無形相無根本無住處活潑潑地應是萬種施設用處祇是無處所號之爲祕密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云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愛被水溺一念嗔被火燒一念喜被風飄若不被境轉處處用境達四大如夢幻只你聽法者不是四大能用四大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佛六通者入色聲香味觸法六界不被惑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漏質便是地行神通佛現不喜地獄現不怖見諸法空相變卽有不變卽無三界惟心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唯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地獄如遊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可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不如休歇無

事去已起者莫續未來者不要放起一念心歇喚作菩提樹若念念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入六道披毛帶角去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三界神通變化意生身大珠云心爲根本問根本以何法修師云坐禪禪定卽得忘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本性者是你無生心坐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卽入佛位此頓悟門無念爲宗妄心不起爲旨以清淨爲體以智爲用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念有無善惡苦樂冤親愛憎皆邪念不念一切惟念菩提名正念菩提不可得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卽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得無念時自然解脫知二性空卽是解脫不空不得解脫名爲智二性空卽體知二性空解脫名用二性空者不生有無愛憎等也若自了了無心不住一切處者卽名了了見本性這不住一切處心者卽佛心亦名無生心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未得如是時努力用功功成自會一切處無心卽是會但無愛憎心卽二性空自然解脫問如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畢竟空寂卽常不離佛得如是見是爲涅槃證無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門亦名一行三昧何故不受愛憎是二性空是無所見卽是眞如無得之理如論究竟解脫理者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永寂如空畢竟清淨自然解脫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努力努力又眞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以眞如妙體無形相不可得名空然空無體相中具足恒沙之用卽無事不應名亦不空如此功業由行爲本若不降心而入取證無是處外不染聲等內不起妄念名證不作證想名無證亦不作無證想名無無證是名畢竟證僧問南陽忠曰如何用心卽得成佛曰無心可用卽成佛問無心誰成佛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問人持刀取命是有是無曰是無痛否曰痛亦無問死後生何道曰無死無生亦無道問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曰飢卽食寒卽衣問知飢寒應有心師曰汝心作何體段答無體段師云既無體段卽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問逢見虎狼如何用心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問獨脫無心名何物曰喚

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問有何功德。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殑伽沙說不盡。問如何一念相應。曰憶智俱忘。卽相應。問憶智忘。誰見諸佛。曰忘卽無。無卽佛。問無何得喚作佛。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卽佛。問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還有相似者否。曰本無名字。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努力依此修無能破壞者。獨脫無畏。常有恒沙聖賢所護。河沙天龍八部所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問若爲得成佛去。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得相應。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心有煩惱否。曰煩惱性自離。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曰諸佛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南泉曰。眞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爲無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生死流。妙用自足。始與一切行處得自在。故曰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眞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眞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如云不聞

今是鑑見

聞是大涅槃。道只箇物不是聞不聞。問不屬見聞。如何契會。曰須會冥契。自通亦曰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箇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眞理。非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所生。唯從了因所了。從上以來。祇教人會道。更無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受用具足。卽得。若論道。卽不是一向耽著。被他識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有修行。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密空。卽物拘我不得。祖師恐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度迷。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雖說卽心卽佛。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喚心依佛智爲道。是聞覺知俱是道。迷頭認影。設認得。亦不是本來頭。寧作心師不師於心。見聞覺知皆因緣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離有無。數數不

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衆生名與麼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眞理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卽被陰拘便有衆生及佛名佛出世喚三界智人未出世時喚作甚麼佛只令人會道體非凡聖喚作還源返本體解大道無量劫六道去來衆生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今旣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密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摧挫得五種貪二種欲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因了六波羅密空體者箇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卽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今行六波羅密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行皆同無作始得自在所以魔外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故云性海不是覺海

覺海涉緣卽須對物他便妙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有佛救衆生求佛菩提皆貪欲破戒與道懸隔且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箇物本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又云心如枯木始有少分應向那邊會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證凡聖等位實無少法可得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卽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密空處處無礙處地獄如遊園觀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無量劫不自了體著於惡欲不得自在受種種苦不自覺知及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無受師曰學般若菩薩如氷稜上行臨終一毫凡聖情量纖塵思念不盡隨念受生向驢胎馬腹托質泥犂鑊湯羨炭從前記持見解智慧都盧失却依前爲螻蟻雖是善因而遭惡

果且圖箇甚麼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緊著無成辦期祖師惟傳心印得者卽不揀凡聖愚智直下便爾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倘不如是祖師來此土非常有損益有益者百千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明從他依三乘教修行却得三賢四果有進修分所以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馬祖問石鞏曰作麼生牧牛答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曰子眞牧牛長慶安問百丈何者是佛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問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苗稼安後云三十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纔犯苗稼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各有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一切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名放光三昧自不識取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

裏針劄不入藥山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藥山曰祖師秖教保護若貪瞋起切須防禦莫教損觝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然不得絕却語言我今爲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丹霞云汝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不薦吾見石頭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你須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各有分不用疑慮若識得釋迦老凡夫是龐公臨終告于相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惟宣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病是曰眞修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趙州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無事衣鉢下究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此外更無別用心處不如是大遠在潙山祐曰道人之心無背無向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問頓悟人更修否曰若眞悟他自知

時修不修是兩頭語今初心雖悟猶有曠劫習氣未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德山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言之皆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總空名殊相劣形皆幻色求之固累厭之又成患只要一切時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一念不生即前後際斷無一法可當情仰山問如何是眞佛行處潙山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僧問洞山价教人行鳥道如何曰不逢一人直須足下無私去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相應雲巖寶鏡云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僧問還有

不病者麼洞山曰有問不病者還看和尚麼曰老僧看他有分看時不見有病曹山辭洞問子向甚處去曰不變易處去問不變易處豈有去耶曹曰去亦不變易曹山云若承當處分明即轉諸聖向己背後方得自由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主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甚麼今人愛淨潔路此病最難治世間麤重事却輕淨潔病最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云擬心是犯戒得味是破齋佛味祖味纔有心便犯若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只爲這箇黧奴白牯修行却快馳覓佛祖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不如黧奴與白牯兀兀無知但飢吃草渴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始較些子人人有坐具地佛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饒令成佛作祖也只這是使墮三塗地獄也只這是須與他作主始得若作得主即是不變易作不得便變易也問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

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不要免世間
麤重事。但知有即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
成祖成佛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甚如此。只
爲變易。若不變易只須觸處自由。始得雲居膺云。直
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相應。有少許說話行履
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人常在愁甚麼事不辦。欲
知久遠。只在如今。如歸家到。即是直得頂上光燄生
亦不是。有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況更多僧問龍牙
古人得箇恁麼便休去。曰如賊入空室。問十二時中
如何著力。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玄沙備云。還識
大悟麼。虛空猶從迷妄幻生。何處有三界業。今道無
尙誑語。豈況是有知麼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
意。動起生死。本靜墮昏沈。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
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
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十方無影像。三界絕
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一段光明。未曾昏昧
體寂寂常的。的不動搖。朗然照法爾。天眞不同修證
祗要虛閑。不昧作用。箇中纖毫不盡。即魔眷屬。直饒

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無虧。觸波不散。猶是生
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步步履
空。智識不能到。動即失宗。覺即迷旨。語路心行處絕
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本來眞
淨。動用更無欠少。不悟箇理。妄涉塵事。染著。縱悟則
塵境紛紜。便擬斂念。破除邊捺。即落空。外道這裏本
絕塵境。無位次。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凡聖也無立處
動靜揚眉。是眞解脫塵劫事。都在目前。時人不遇艮
朋。不辨邪正。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
還同滲漏。不可持齋持戒觀空入定。便當去外道八
萬劫。定不免輪迴。盡生死根不破。出家兒眞實明達
便同諸佛。寂照忘知。虛含萬像。放捨閑緣。歇却心識
方少許相親。不如是盡被識情帶去。有甚自由分。如
今却不如無情木石說法。非常眞實。只是少人能聽
具這箇眞實。發明便向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
何生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
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
不可由汝用功莊嚴得。蓋爲識得。即大出脫大徹頭

人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喚作如急流水妄爲恬靜盡出輪迴不得何似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超拔去肯麼人如海中坐向人乞水若根鈍直須日夜忘疲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刻骨究實不妨易得有一般說昭昭靈靈能見能聞大賺人今問爲甚睡時又不昭靈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只因前塵色聲等法分別有若無前塵汝此昭靈同於兔角仁者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乃至諸佛成道利生莫非皆承汝圓成威光所現汝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今若不了後入驢胎燒羨去此煩惱業不是一兩劫便休直與汝金剛齊壽又云諸人見有險惡大虫刀劍諸事逼汝身命生無限怖如畫師自畫地獄看了却生怖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欲覺此幻恐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教有纖塵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愶嚇汝直至釋迦如此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道沙門眼

把定世界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何不急究取雲門偃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埋沒也更欲尋言覓解去道轉遠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隔然得的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著衣吃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此猶是門庭之說須實得恁麼始得大靜云心念紛飛却將紛飛心究紛飛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智本空所緣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知寂之人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境智俱寂一性怡然乃還源要道行崇曰欲得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根思遲鈍日夜究將去忽然覷見更莫以少爲足便能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觸淨好惡以汝所見覷教盡是此境界方得圓修翻擲自由慧忠云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耳悟道易明道難但脫情見其道自明明之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萬疑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園頭問梁山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

命處麼。曰死水不藏龍。問如何是活水裏龍。曰與波不作浪。問忽然傾湫倒嶽來時如何。梁山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打失老僧袈裟角。神鼎擧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鎚。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法眼益曰。見道爲眼。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儘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未可。慈明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衣雙角關。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首看家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完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吃草。揑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所。奉先引古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迴。道

齊述達摩云。楞伽可以印心。經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問見息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以知影從自生。出故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只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問鐘鼓本無聲。如何信。師曰。如彼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誑凡夫耳。若鼓聲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道。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蔣山元答王平甫云。佛祖無異於人。所異者能自護念耳。滔天之水。源於濫觴。淸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問佛法止此乎。師云。至言不煩。顧力行如何耳。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卽斂目入定。廚庫火。師嚬噴自若。食畢無所問。師出。狂人入寺殺一僧。卽自剄。尸相枕。走報交武。師歸過尸處。未嘗覩。登寢危坐。職事側立冀處分。師斂目竟不得請。去。芙蓉楷曰。出家者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色。如石上栽花。見利

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諸宿若無長處如何忍得眞淨文云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冷湫湫地去便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障蔽正知見不現前神通光明不發露或執平常心是道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問我手何似佛手便道和尙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和尙脚上座生緣便道某州人莫錯會須要平常一路爲穩當更不敢別移一步不見臨濟道我這裏是活祖師意把來便用立處卽眞他不說這語得那語不得此盡眼不開百般忌諱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分明也是棺材裏瞪眼又云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人如實知自心究

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安樂如實解脫淸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自在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作凡悟自心成佛今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多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行偉師坐忘夜旦謝絕交游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云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云我豈有工夫閑處用心行偉曰劫相倍者詎暇淸談乎死心新示末後句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靈源淸云學者未脫生死病在偷心未死耳古者言下脫生死效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師家鉗鎚妙密也如梁武見侯景不動聲色而景之心枯竭無餘洪覺範引宗鏡錄云雖然業卽是心旣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治其業報原答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

祕密之教又凡作業悉皆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不自生無法牽懷云何成業師釋曰炷香供佛心知獲福操刀殺戮心知入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沈生死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以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又引羅什頂佛鉢念鉢甚大卽重下之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重輕予以知一切隨念念來生時量同太虛然今現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是皆心力昧略微劣故也王祥臥冰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冽靈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響又引靈源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死生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汙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病無時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妙普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

動干戈定太平圓悟勤曰緜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處處全眞則觸處皆渠剎剎塵塵皆在自大圓鏡中愈密愈能轉換也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到大用現前方能全身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曰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曰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靈寂照此既已明須當嚴履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卽猛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境豈有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滅悠久無功能擾人也古以牧牛喻誠哉要久長人耳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一切法皆無取捨脩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佛見法見尙不令起則塵勞

業識自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兀而峭措佛祖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也趙州云千億箇盡覓作佛漢於中覓作無心底難得香林四十年方一片涌泉四十年尙自走作南泉十八年能作活計古人無不如此密密踐履但逢緣遇境無不管帶何止此生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又曰透生死豈是小緣當猛利如救頭燃始有少相應參士世智聰明臘月三十不得纖毫力艮由最初無正因末後勞而無功古德勸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處生死艮不易惟大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此雖由自已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中轉得行打徹不存解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淸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耶古人坐脫立亡行化倒脫能得勇健皆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成一片石霜勸休歇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蓋競競岌岌念茲在茲方得無

礙自在旣捨身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皆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世上有如許參涉交互應須到處使綽綽有餘裕始得人生各有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中虛外順雖闤市沸湯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便打不過也又曰利根一聞千悟不爲難要須脚跟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一如方得平穩多見聰明根浮脚淺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卽以世間無可過上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得因成進退可惜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嘗偏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也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蓮蓋名位權勢意氣卒難調伏況火宅煩擾煎熬除非自已直下明悟本眞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幻泡空豁豁地隨時消遣將去卽與維摩詰傅大士龐居士裴相國楊內翰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已

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爲無事法性海中。則來閻浮一遭。不爲折本矣。又曰。近如裴楊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悟。始能超軼與老禪德抗行。踐履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惟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賢聖根本。是知宿世亦曾熏炙。遇緣而彰。然能自檢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眞淨界中行履矣。但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亦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靜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常時現前。不墮昏沈。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祇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之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渲熟。超出生死不爲難。著力在行處。不重談說。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常受用。其餘古人機緣語句。不必要會。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

豈移變得渠力用哉。內心既虛。外緣亦寂。著衣吃飯。本自天眞。不勞彫琢。若或立勝見。負我能。即翻事。切須照管。由是可入無我眞實平等如如不動不變淨妙清涼穩密田地矣。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又曰。作家宗師。唯許人捨知見。胸中不留毫髮許。蕩然如太虛空。悠久長養純熟。此即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如裴相國。龐居士。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曹山道。不變易處去。去亦不變易。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至。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無絲毫意想。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子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向枯木上生花。發大機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死界。自未能度。安能度人。又云。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迥迥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須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垛垛。無漏無爲。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建立。應須

斗頓回光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行住坐臥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麽守之守住便落窠臼却須勇猛割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捨却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唯已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一麤一細若色若香一時透穿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冲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他不住隨性任緣飢餐渴飲善尙不起念惡豈可復爲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又云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負纔有毫芒見刺卽痛劃之放教七通八達自由自在長養純密千聖亦覰不見自己尙似寃家只求得遠離不隈傍翛然清靜虛而靈寂而照勇猛割斷徹底無纖毫撓胸次

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這熟乃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稍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又云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色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已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一時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豁然契證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純一無雜才有纖毫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識生殴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住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座披衣眞金百鍊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空妙如湯沃雪常自知時更無分外名無心道人以此自修轉開未悟令如是踐履豈不爲要道哉又曰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一般相似透項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不是別

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鏡當臺如日麗天動靜去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有世法離世法外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責人離相如壯士屈臂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又云徹證無心雖萬機頓赴豈撓其神千難殊對不干其慮平時如癡兀及臨事爲物風旋電轉無不當機素有所守也如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剎那履踐功夫須資長遠所以悟明之人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嘗作爲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惰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溫和力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近略無差誤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相乃世世世間大善知識也諸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覺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計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雖然非理相干但退步自照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業自銷爾又曰日久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破割斷不留眹迹至生死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脩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涅槃堂裏禪也大慧杲曰十二時中隨緣處不得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人嬾安云一回入草驀鼻拽回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此事許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則無擔荷分難易入而難保蓋入處不深力弱也世間塵勞事如鉤鎖連環不斷得省處便省爲無始來習得熟若不力爭不知不覺日久入得頭深臘月三十卒著手脚不辦要臨終不顚倒今作事處莫教顚倒如今顚倒欲命終不顚倒無是處俗人在火宅中與貪瞋癡爲伴作爲見聞無非惡業然於中打得徹其力勝出家兒千倍應以宰官身

度者。卽現宰官身說法。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今生未得徹。命終亦不被惡業牽。於日用中。亦不被塵勞困。後世出頭。亦得現成受用。今生雖不悟。亦種得般若種。生生不失人身。不落惡趣。況心花發明耶。又曰。往往利根得之不費力。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現境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迷而不返。道力不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攝。臨終不得力。千萬記取。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不可忘了。其餘古人差別言句。皆不可爲實。亦不可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契本心。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又曰。剎正性。除助因。違現業。此了事漢。無方便修證中。眞方便眞修證也。又曰。道家以妄想心。尙能留形住世。況此心全在般若中。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安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決定事。又答人曰。衆生顚倒。以日用境爲實。不知全體是夢。於中復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爲實夢。殊不知正夢中說夢。顚倒中又顚倒。杲嘗問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杲曰。某未睡時。佛讚依而行。佛

訶不敢犯。依師及自做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上牀。已作主不得。夢金寶則喜。夢刀劍惡境則怖。念睡著。已作主不得。況四大分散。始著忙。師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未信。寤寐分明兩段。敢開大口說禪。後聞擧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去却礙膺物。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拈出呈似人不得。承問不覺實供來。教不是問禪。亦非見話。不免以昔所疑吐露。願將老龐語提撕。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境作夢。會然後將夢中移來目前。則佛金鼓。孔子奠楹。決不是夢矣。又曰。見佛祖如生寃家。方少分應。如此做工夫。日久不著起心。牯牛自調。猢猻子自死。引經云。心不妄想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不思量。未來不計校。現在逆順不著意。又曰。逆我意者。只須一忍字。定省少時便過。順境直是無迴避處。如磁石與鐵。不覺合作一處。無情尙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

提疑提

羅網要求出不亦難乎所以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近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强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破作得主不被障引淨名佛爲增上慢說離淫怒癡爲解脫若無上慢淫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此過逆順境無起滅相方可作入得世間出世無餘巳上是妙喜昔經歷的即今日用只如此修願趁色力健亦入是三昧又曰善牧牛者索頭常在手爭得犯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慈明謂四方放去休攔遏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將淹浸工夫熟自然不著用意提防矣急則躁緩則昏懈俱錯過普照師修心訣曰空寂之心聖不增凡不減佛祖所以異人者能護念耳凡夫無始至今妄想顛倒無明種習久與性成雖頓悟本寂與佛無殊習卒難斷逢逆順境瞋喜是非熾然起滅若不向般若著力焉能對治無相得到大休歇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涌理現念猶侵杲師曰利根不費力打發便生容易

更不修治日久依前流浪輪迴則豈可以一期所悟撥置後修耶故悟後常須照察妄念若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方始究竟牧牛行是也雖有後修因先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而無斷於善修而無修此乃眞修眞斷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任運寂知遮照無二是頓門雙修定慧也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力大般若力小於善惡境未免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妄緣遣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攝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鑑照無惑謂之慧若掉擧熾盛則先以定門稱理攝散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沈尤多則先以慧門擇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亂想以慧治無記動靜機亡對治功終則對境遇緣心心契道任運雙修方爲無事人何故此頓門機有勝劣雖先頓悟煩惱濃厚習氣堅重被他昏亂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對治定慧均調昏亂以及無爲雖借對治功暫調習氣以先頓悟心性本淨煩惱本空雖是漸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

謂點鐵成金。願研此語。更莫狐疑。眞心直說中判眞心息妄云。以無心法治妄心。非無心體。但心中無物名無心。諸師說做無心功夫不同。略明十種。一曰覺察。平常絶念提防。念起纔生便覺。破後念不生。覺亦不用。妄覺俱忘。名無心。此息妄也。二曰休歇。謂不思善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冷湫湫如凝兀。方少相應。此休歇妄心也。三泯心存境。謂一切妄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礙有境。卽奪人不奪境。泯心存境息妄也。四泯境存心。將內外境悉觀爲空寂。眞心獨照。卽奪境不奪人。泯境存心息妄也。五泯心泯境。謂內外心境俱寂。卽人境俱奪。泯心境息妄也。六存境存心。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心境相對。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不相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卽人境俱不奪。存境存心滅妄也。七內外全體。謂內身外器。一切諸法同眞心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異。打成一片。此內外全體息妄也。八內外全用。謂內外身心器界諸法。一切動用施爲。悉觀作眞心妙用。一念纔生。妙用現前。此內外全用息妄也。九卽體卽用。謂空寂中靈明。體卽用。靈明中空寂。用卽體。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此卽體卽用息妄也。十透出體用。謂不分體用。四面八方。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通身打成一片。此透出體用滅妄也。以上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隨根宿習。與何法有緣。卽便習之。此休歇妄心法門最要。故偏多說。其判眞心出生死云。生死本無。妄計爲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花。非實有也。今知無生死。不能脫者。功夫不到也。菴婆女問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被生死轉。文殊答云。其力未充。其判眞心正助云。妄未息時。以無心息妄爲正。以習衆善爲助。眞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故修一切善行爲對治。今人自恃天眞。不習衆善。惡道尙不能免。況脫生死。其判眞心驗功云。如牧牛雖調。猶不敢放鞭繩。直待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撒手。先將愛境想在面前。若起愛憎則未熟。不生則熟。又遇愛憎境。特起心令取愛憎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

也。私謂宗門本分事盡在六祖云何期自心本自清淨。本自具足本不生滅數語。牛頭融亦云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悉自具足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來哲須知自性天眞具足諸法。而當處寂滅畢竟無所有離四句絕百非斯爲不思議海印無相三昧。馬祖云非聖賢行。非凡夫行。是菩薩行。不取善不捨惡。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森羅萬象一法所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總無餘事。祇緣衆生無始來病在見諸法爲實有其所染執著宿習復有輕重不同故諸祖於了悟後。總教人百不知百不會終日兀寂如空。念念與本分相應。久久力量充足。本性所具諸定慧神通功德不期發而自發。不離此生卽得解脫。百丈云只今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臨命終時。尋舊路行。若怕臨終慞狂。須如今便自由始得。黃檗云。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到此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路。是你淸淨法身。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五十年須得箇入處。自然會去。祖師直指汝心本是佛。心心不異名之爲祖。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衆生輪迴不息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受種種苦。汝今但學無心。如癡人頑石頭。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始相應。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卽此身心是自由人。臨濟曰。現今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欲與佛祖不別。但如是見。心心不異。名之活祖。諸法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認他閑名錯了也。設有皆依變境。有箇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中覓什麼物。你若求佛祖。卽被佛祖魔縛。有求皆苦。不如無事。如上所引。皆悟後調心正行。此從圓頓宗中圓空門入。若能依而行之。卽是行解相應。更得戒行交熏。不逾此生定得深證。其疾如風。然根器不齊。或在家輩不無俗累。其有習氣濃厚。雖得箇地。而昏散貪瞋。屢照屢犯。不能處處作主。必須提起本分見地中。此昏散

貪瞋是本來空寂否是情迷始有否是起卽爲起否徹照當體寂滅本分現前昏散諸妄自貼貼地消除矣或尙不能休歇更須痛念多生流浪今生幸得這一著子明白豈可再行隨逐墮落苦自呵責一回入草猛與拽回幷擇其習氣最重者先治之以慈治瞋以檀治慳以禪治散以慧治昏以念佛治癡以不淨治淫欲種種法門當詢知識研經教以消礙障重習一消餘習隨盡百丈云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沙門除貪瞋病不去亦須教渠修禪學慧南泉云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擺挫得五種貪二種欲圓悟云遵先佛儀軌成就三十七助道法（卽七覺八正等）修心訣中亦令對治定慧均調昏亂於悟人分上是點鐵成金至於念念覺照必須努力般勤空裏步儘盡推爺向裏頭放下又放下二六時與空無撈漉處凝結共鬬長年行坐刻不放鬆庶疾得一生了辦此須各人撫躬自揣如悟後心光脫露處處現前不爲愛憎昏散所蔽只須任運保養聖胎便是一員無事道人其或世緣勞重宿習又濃若不抖擻精神種種善巧訶斥調治口口說空步步行有或以爲對治是教乘中事宗家兒所不屑爲或以爲煩惱卽菩提遂爾肆意隨逐醍醐上味翻成毒藥竟不念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之囑爲何語以致乾慧不敵業力空花還結空果到臘月底毫無靈驗合論引無業師云今解禪道如恒河沙纖塵不盡未免輪迴絲念不忘盡從淪墜觀其發言嫌他三乘菩薩原其所習不如五戒凡夫臨終聖凡情量不盡纖塵絲念未忘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托質鑊湯爐炭煑燒從前記憶見解一時失却依舊再爲螻蟻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此則聚三千大千世界之鐵鑄不得這一箇大錯字

入聖

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計翻轉本體作工夫終日使得十二辰是之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其間多生調熟不離當生便證聖位六祖曰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大珠云頓悟人不離此生卽得解脫卽修時卽入佛位修頓悟者不離此生卽超三界又云如此功業由行爲本若不降心而入取證無有是處自誑誑他彼

此俱墜。努力努力。然禪宗下客。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在天台教中亦云。人解不同。有言頓悟即佛。無復位次之殊。又有師言。頓悟初心。即究竟圓極寂滅眞如。有何位次。然平等法界。尚不論悟不悟。孰辨淺深。既得論悟不悟。何妨論於淺深。乃至雖平等法界無說無示。而菩薩行位。終是炳然。宗鏡錄問。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眞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證。非著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論地位。即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位次。不可起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眞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若得直下無心。量出虛空之外。何用更歷階梯。如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須以佛知見治之。究竟圓融佛果。以是知宗門下客。斷不可偏執一見。掃除位次。甘墮籠統之病也。惟宗門人。水到渠成。超證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之理。但宗門即生證聖者。未可多得。初祖面壁九年。二祖曰。我自調心。四祖十四歲入道。脇不及席。

見天然昰語錄 六祖云。悟時自度。從上老祖。莫不注意熏修。未肯罷手。何況我輩後學。略得一知半解。便自爲撒手了當。以致臘月三十作主不得。祇自欺耳。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識未證。功未齊於諸聖。曰未齊。何謂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名善知識。問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岑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岑云。大德是。須知見地了徹。直與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纖然之結習。須次第消盡。必至見思惑盡。方得超出三界。按天台教。乃藏羅漢位。圓教是七信位。我宗門人。佛性天眞。佛漸摩純粹。麤垢先落。忽然到此界內見思先盡。永超三界。便是圓教七信位人。百丈云。去住自由。黃檗云。隨意而生。圭峰曰。中陰所向。天上人間隨意寄托。即是楞伽三種意生身。雖教中所判意生身。

有通狹不同若依三藏法數所引乃通教第三四五
地菩薩修三昧得眞空寂滅之樂普入佛刹隨意無
礙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通教第八地菩薩覺了諸
法自性之體如幻化無有以無量神力普入佛刹迅
疾如意無礙自在名覺法自性意生身通教第九十
地菩薩覺一切法皆是佛法得一身無量身一時普
現如鏡中像隨諸種類得俱生雖現衆像而無作爲
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此三種意生身惟初種
三昧樂尙未斷盡見思然亦是須陀洹向方能得之
大非易事圭峰云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謂情中
欲作而察理不應卽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察理相
應卽須便作但由是非理不由愛惡情卽臨命終時
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但朝夕所作被情
塵所牽卽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
覺智不由情塵卽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
當知欲驗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
自由不自由私謂制情順理密行無間臨終念念現
前則有之然其力充者方能轉業力未充者似亦未

能受生均不隨業也文殊答庵婆羅未充語此卽確
證須知未悟之人則貴眼正旣悟之後全重行履是
爲有頭有尾若有頭無尾古德謂之終是不齎永明
四料揀云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此中萬分危險
幸勿恃先入之言不加細察作安心丸也山庵雜錄
載僧末山旣死現夢鄒氏託生其友亦夢之旣長雖
自知前身是僧不喜與僧交癡呆如木石天目山義
斷崖見高峰得旨旣死現夢託生吳興細民家復爲
僧名瑞應字寶曇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余山庵居
天界寶曇在焉察其所爲碌碌無異常人間扣以己
躬下事但懵懂而已二人前身皆非常人胡乃頓忘
如是古謂聲聞尙昧出胎菩薩猶迷隔陰修行人可
不愼歟又載絕學誠公座下僧習禪有得誠驗以三
關語其答如鼓應桴早逝生民家父母俱有夢一日
父攜入山見誠公公問汝前身答我三轉語記得否
進云試舉看旣舉點首曰是我語誠囑其父保之他
寺僧因求爲弟子習魚山梵唄多得襯施畜著不法
事無不爲之誠因立三大願勵學者大凡參禪人於

靜定中得箇歡喜處乃塵勞暫息慧光少現未爲究竟八識田中無明根本尙在喩如石壓草去石再靑矣戒之雲棲法彙記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靑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爲李侍郞南庵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後身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岐王子又其次善師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甚而爲蕩僧爲秦氏子檜造諸惡業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爲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有幾況靈樹乎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轉展下劣矣即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又載隋梁州沙門慧全徒衆中一人頗麤異全素不錄忽云得那含果全疾其人徑至榻前門閉如故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師信道未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今時僧有學老莊者有學擧子業經書者有學詩騷詞賦者在彼以禪爲務但外學未絕尙緣此累道況恣意外學而禪置之罔聞不知其可也又載南岳天台二師俱言以領

衆損己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尙爾況凡夫乎彼大言不慚者將超越二師上乎可懼也已私謂斷崖義五祖戒靑草堂見地何等超卓其正念亦豈後學所能及然受報輾轉隔生難定況其下乎以是知見思未盡者斷不超出三界即天上人界隨意寄托之說亦須陀洹向果始能之耳或問如子所論則自梁陳迄今凡傳燈指月會元以及續燈諸錄所載各祖師有幾人已經入聖有幾人已斷見思不爲三界所縛即如鄧隱峰之倒立而化衣皆順體孚上座之講涅槃經揮尺一下而去巖頭震之預知大喝一聲而逝紫柏老之臨刑圜中自在而脫如此等師可決其出三界否又如龐公之枕膝脫灑靈照之我女鋒捷張相之擲枕作聲楊傑之刻期坐亡此等在家又將作何定論耶答曰此皆未可妄爲臆斷也宗門下客但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三界可出無衆生可度亦不覩惡生嫌亦不觀善勸措凡聖不立憎愛兩亡臨終諸聖來迎也不欣惡境界現也不懼我王

庫中無如是刀只是一念萬年靈光獨耀耳然雖如是功熏所及熱脫不等但須返己自勘外紛對五塵而了不迷逐是謂思惑盡相是圓七信位人已超三界外不對五塵而不起纖欲是謂見惑盡相是圓初信位人此出三界有分若猶未也雖無三界可出而實未出三界雖無衆生可度而須方便度盡心內衆生切勿自欺亦不必妄測古德要而言之約分四階第一等人行解相應見思惑盡或三界貪瞋癡思惑雖未斷而見惑已斷此皆謂之入聖之流得意生身隨願度生固無論已第二等人淨漏識尚未淨除間復昏動使知見惑未盡而熏修得力寂照現前念念相續始本合一了知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見雖未盡愈淘汰愈有力量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祇是任運過時毫無纖疑立處卽眞更不思前算後臨命終時也不計較業生意生勘破本分心心不異不變易處去去亦不變異往來生死是依變之境向依變中著迷作麼如斯等人隨其願力定得世世出家童眞入道有進

無退成聖匪遙此是禪宗相傳正脈行履也第三等人見地清徹而夙習濃厚貪瞋癡念時時現前雖屢加覺照智弱惑强兼復境緣逼迫二六時中馴伏時少打失時多內照似寂對境仍迷若識慚愧力與之爭久久亦能隨順由勉强入自然若功用未足猝遇臘底消息或不得力必須勇猛放下萬緣死抱主人翁仗此般若正因願力强者先牽便得後身童眞入道再行參究發悟熏修或出頭來一聞千悟此亦見地契證功熏未齊努力透關之行履正脈也倘不如是踐履口口說空步步行有提起古人公案綱宗意識卜度拈頌也會勘驗也會普說茶話法語也會臨命終時業識紛飛乾慧不敵業力隨業受報未有了期再出頭來知在何日雖本性原無變異而隔世昏暗依然博地凡夫且前世業重墮落三途均未可定古德云雖善因而招惡果思之思之今時此等在家最多出家中亦有之昔日平侍者而今黃秀才我在大陽山看你做出來其或逆行示現此無論已均非禪宗正傳臨末稍頭一場懡㦬伊誰之咎歟第四等

人刻苦參學或發心在晚年未得瞥地而大限已臨或立志在少年而壽命夭促或參請雖多載而未遇作家遽爾時至古德云今生不悟來生參來生不了後世再參抱定一句死話頭與之俱沒千生萬世決定期於了徹而後已亦須猛勇決定仗此般若正因願力强者先牽後世受生如願參禪發悟緇有插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只須志堅勿疑勿畏此則宗門人未得悟明臨終之行履正脈也如上所約自入聖以至未悟盡未來際宗門下客不出四種之中且多在後三四兩種內今時之自命禪宗者當如何善自護侍以期一生了當耶

利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若不傳法度衆生決定無能報恩者宗門客既了悟已曠觀衆生同具如來智慧而從迷積迷沈淪苦海了無休日其大慈愍心不期發而自發出於勢之不容已內則普心滿運外則人天共推其間般若種熟徹底掀翻於諸祖言句綱宗無不一一默契三藏十二部大小經教

無不一一消歸接引來叢應不失時昨日定今日不定昨日是今日不是喝下儼如吼師子棒頭敲出玉麒麟宗教雙融孤撑毒眼逢尊宿勘尊宿逢作家勘作家逢老參勘老參逢新學勘新學逢講主勘講主逢士夫勘士夫有時官不容針孤峻處特地孤峻有時私通車馬婆和處忒殺婆和看人中毒添把砒礵見人疲眠送箇枕子方其入室普說千言萬語而不爲費詞猝然覿面當機十度九休而不爲辜負或剝盡核皮與人下口或抄盡家產逼人納財解行彙隆頭尾兩正紳用莫測品德純全伊何人歟非乘願而再來者歟我思其人實獲我心矣次則見地淸徹而文字稍有未長於宗門則一線穿却而教理則合轍未圓既未能如六祖之一聽便了亦未能如諸祖之取義斷章若以三乘十二分教接人自有諸講主在我者裏單提這一著子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又如馬前相撲倒便休參究眞實了悟眞實踐履眞實一手擡一手搽機靈句活殺活同時登寶王位倒用橫拈據師子牀胡喝瞎棒到處做得白拈賊眞不愧爲

曹溪滴骨兒孫渾身是箇賴皮精也儘算得少林闡提種草其下苦參切究水到渠成摸著老胡脚跟打失瞿曇鼻孔然而河陽新婦子眼目不道全無其如木塔老婆禪機用那能全活此是自救不了之儔豈勝出世爲人之任祇以悲心彌切明眼難逢或遇一二有緣但開示其參究軌則逼剳工夫剗去種種邪解引入坦坦正途間有一粒豆爆亦可以空印空古德謂之單片子本分在自己正須常居學地而所印之同流尤須囑其親近高賢以期得大自在得大了當不至爲七靑八黃之輩作蝦蟆跳也宗鏡錄云祖佛正宗纔有信處皆可爲人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是也如上所說胥在宗師分上分其淺深大約有此三類若就學者論根器千差造就匪一隨機設化因地置宜既登實華王座緇白交參魚龍雜列或佈漫天之網或垂一縷之絲庶幾一雨所施而大小草木咸蒙所潤矣其間林林總總初學爲多當翦截其知解與一無義味話頭使之苦參力究見有話頭抱得住者已得參情結秀必有悟境現前時時提撕俾使疾得相應急不得緩不得一氣呵成本光透露此全在師家鉗鎚之妙密衛如或前人悠忽從事話頭倏在倏忘何能打成一片須當激發其羞恥之心以鞭策其進修之路俾得翻然勃然速見油然沛然而話頭緊峭悟機流行也或其人先已得有話頭或全未親近師家總當令其從參究進路所有看過經論及在前師家所說道理通令拋擲一箇元字脚不留專研此話頭朝夕莫放話頭不一但起得疑情者便是有緣不須更換倘有依稀見處隨與剗除勿使架根則枝葉脫落本眞覿面自有時至理彰之候但勿輕易許可必須勘得十成穩密肯心自許纔是施與點睛之時蓋學者終身受用全在本分淸楚與佛祖把手齊肩了無纖疑徹見無死無生無凡無聖生死一如聖凡不二我本來自性天眞佛入天堂與落地獄不變異一毫釐許然後到處一一踐履將去歡喜煩惱境界來到面前不爲搖奪惟此一事實餘二則皆非如此保任綿密臨末稍頭方得受用萬勿急於羅籠將就許可誤會本分

重關末後三關之說。且先印以本分。再換話頭。令參重關。得重關後。再透末後言句。學者因此。無不靡纖粘滯。彷彿依稀。甚至師家各私其私。均有三關密傳。一定板印。此家許過末後者。換一門庭。連本分也全未是。易地同然。以至初學無所適從。其不肯虛心再參者。執定前師所許爲是。甘心作一門外擔板漢。了此一生。其有良心未昧。重行究推者。陸續將各處零星所得。湊成一箇攙前脫後支離的西來祖印。一經明眼人追劄勘驗。或在本分處作窠窟。或於重關邊躲生涯。或肆無忌憚。亂統抵塞。以爲得大自在之末後句。宗風至今日。眞有不忍言者。各人根器利鈍不齊。豈能人人一節打通。或有二三番。或有五六番。始得徹了然。最重是起手悟門。必須諦當淸徹。寧可絕嗣。詎可亂許。是則最初爲人之要領也。學者既經知有之後。其般若夙熟者。於諸家公案言句。自然處處會歸。毋煩師家點撥。間有粘滯消不過之處。但令提起本分。一一默契。此則不妨略以言句消解。所謂落草之談是也。或有根器魯鈍。參究多年。而不能相應者。此終由於話頭之不得力。總宜逼其苦究窮參。自得慧光透發。或値病體垂危。大命告盡。其有志者。正可藉以參涅槃堂裏禪。與之撕捱。努力透關。抱此話頭以終。再世出頭。便得悟徹。倘有於般若差別岐路。逗漏多番。一線未達。或可放一線道。以滿其苦參之願。而使臨終安穩。密行此則。又在師家臨時之手眼矣。或有參情緊而正眼未開。忽有似是而非之見。刺橫梗於中。屢拔不脫。此必所參話頭。誤成窠臼。然終有消不過公案言句。必須將消不過之公案言句。改作話頭。再行參究。而後其刺可拔。正眼可開。余先參誰字話頭。後忽覺得本來人。更不外於不動念時明了之識。念既不起。則言語道斷。心行亦滅。而一切普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與宗門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諸言句以及豎拳下棒諸機用。無不印合。惟於無夢無想主人公。會不過去。若非華藏老人大慈手眼。令其改參無夢無想主公話頭。則終身爲門外漢。所謂庵內人不知庵外事。及堂中事作麽生等語。一律支吾强解。那有閒樓梯上笑語聲

一箇消息窺見枕子落地脚根失之毫釐差以萬里寄語來哲切勿自欺自足自滿自畫而師家作用亦必拔根到底方可印證也學者既得知有或經師家所造就或先爲他師所印可而本分清楚手眼明白者即將古德諸訛公案及五家綱宗一一拈勘必令其一一消歸自己再於如來一乘經論所說一一契合此眞難得種草再須察其習氣濃薄示以牧牛功熏刻不放手此牧牛功夫在教家謂之修道位本分清徹在教門謂之見道位此依宗門人判斷消解若教門見道大小乘亦不同小乘見道巳登須陀洹果宗門家兒何能及此況圓教初信見道位耶然宗門行履暗與圓教相合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到處在不變異處行履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即入諸佛位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故無有異也宗門有罷參之說談何容易惟佛一人方可罷參若等覺菩薩猶有一分無明習氣不得云罷參何況我輩略有微末知解所云見道岑大虫所謂因中涅槃與教中見道小乘是初果位大遠在全仗悟後消識功力使此牯牛

東西不犯苗稼偏不附物正不立玄變成露地白牛要之習氣輕得一分眞性露得一分即牯牛白得一分然不過暫時而伏若眞白得一分即圓教初住位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眞如方始說得追至無明習氣破盡直至佛位方得全身露地白牛現前也後輩略有知解者大約終身是調習時惟視其功行緊怠爲臨終得力與否之劵此過去諸祖及盡未來際宗門人皆然所宜與入室種草深細盤桓者也至於在家縉紳先生及士女流輩其有大志必欲一生了辦者其苦參話頭搜索逼紮劃截知解如遇話頭橫生見刺攺換消不過公案作爲話頭拚命參究種種軌則與出家兒毫無有異此爲最上根器者說知有之後嚴守在家戒律萬行莊嚴是佛四衆弟子之列亦可接引有緣後輩不爲分外但當道士大夫有應酬俗務倥傯那能如禪和一心專辦惟心志慕道必欲得最上乘知見兼之出仕省分朝齊暮楚不能與善知識三五載常聚一方既與有緣察其參情結秀知見巳正稍爲私通車馬放一線道使其得般若之味

從此猛加功熏。以求其極。免致一無所得。或至異日遇有別緣。全行退失。此等手眼。於出家中氣質弱劣而志眞切者。亦可依樣葫蘆。斯則全在明眼宗師之作用矣。至於平等士女。發心參尋。在男衆則有一家生計之累。在女衆則有家人撓阻之艱。均須格外體恤。若能參究苦切。而竟未得窺其門戸者。亦須稍與平實商量。知令途路。以不負其來意。然決須正見正知。方與點撥。所謂能入佛而不能入魔者。則可如晦堂之吾無隱乎爾者。則可如西天老祖之識得喚作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者。則可降此則斷斷未可也。古德接人差別眼目。各各不同。今略引一二則。以見大端云爾。宗門燈燈相續。佛祖慧命攸關。乃負荷佛法者第一件事。昔首山沒。汾陽昭師閉關高枕。契聰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墮滅。幸有先師。今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大法。今何時而欲高臥耶。昭矍然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裝吾行矣。然則宗眼圓明者。急思肩任佛法。盡力爲人何可坐視宗風掃地。而不爲之扶持提唱耶。僧問汾陽。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問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特來呈舊面。問如何是立乾坤句。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瞋亦無喜。昭又曰。總將此四轉語。勘驗天下衲僧了也。大愚芝曰。先師將此驗衲僧。仔細思量將此四句。總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伊庵曰。今日宗師有將此四語驗人者否。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顯喩

佛祖接人。有平實商量語。所謂以言顯無言也。其緊要開示。已分見於禪源徹參調着入聖各門。然初機發悟處。處逢源。古德提持。片片是錦。凡有關啓關悟門指示修功者。略於此門節錄之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五方天各說異色。世尊藏珠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云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曰。吾示世珠。便說有靑黃等色。吾將眞珠示。便總不知。天悉悟　梵志擎花兩株供佛。佛曰放下。志放左右手花。已佛更詔放下。志曰兩手皆空。更放下甚麼。佛曰。汝當放外

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志悟無生忍　異見王問波羅提曰佛性在何處提曰性作用處有八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奔運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古德別云不識是佛性識得是精魂妙喜云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　初祖安心法門云迷則人逐法解則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切念處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不自有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不自無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法王卽得解脫從事得解者力强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得解者力弱卽事卽法者深運爲跳跟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卽癡人凡有施爲皆不出法界心心體是法界故問世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苦不憂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尙自亡更有何物不忘也問諸法旣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卽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卽物不起見名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卽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卽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見道不行一物名行道卽一切處無處卽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卽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卽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卽見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卽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可祖云夫謂古異今今異古復離四大更有法身解時卽今五陰心是圓淨涅槃此心具足萬行正稱大定四相寂滅夫欲識心定者正坐時知坐是心知有妄起是心知無妄起是心知無內外是心理盡歸心心旣淸淨卽本性無外唯一心是智慧相明了無動名自性定　三祖云

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根本唯有一乘法一乘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卽心眞如門一切法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祖只是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又曰一切由心邪正在己不思一物卽是本心唯智能知更無別行　摘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莫逐有緣勿住空忍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繫念乖眞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六祖云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般若之智亦無大小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小根若悟頓教不執外修但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見性無相頌云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淸淨至無餘菩提本無性起心卽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正見名

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敎悟卽剎那間此法門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住者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寃親言說觸刺欺爭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中不思前境若前今後念相續不斷名縛於諸法念念不住卽無縛此是無住爲本外離一切相名無相卽法體淸淨此是無相爲體於諸境不染曰無念自念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卽死別處受生大錯云何立無念爲宗迷人於境上有念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又云無者無何物念者念何事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相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是念體念是眞如用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云何坐禪此法門無障無礙於一切善惡境心念不起名坐明見自性不動名禪何名禪定外離相名禪內不亂名定若著相心卽亂離相心卽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

見境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眞定也於念念自見本性淸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示智常云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存一法守空知猶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永嘉覺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覺方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時謂一宿覺　玄策告智隍大定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謁六祖師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師告薛簡曰煩惱卽菩提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是二乘見解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實性實性者凡不減聖不增住煩惱不亂居禪定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曰道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入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偈云有情卽解動無情卽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卽是眞如用又曰法性本無生滅去來依此修不失宗旨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吉州思云卽言語是汝心此心是實相法身佛與空齊壽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無相門總是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嘻笑屈伸俯仰各從性海發故得宗名相好之佛是因果佛卽實相佛家用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行自是得法不以得更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聞法平等卽佛佛卽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獨一無伴侶迷時迷於悟悟時

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無有一法不從心生不從心滅是以迷悟總在一心　南岳思云學者先須通心心得通一切法一時盡通聞說靜不生靜念即是本自靜聞空不取空譬鳥飛空若住空必有墮落患無住爲本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定即慧體慧即定用離定無別慧離慧無別定即定時是慧即慧時是定即定時無有定即慧時無有慧性是如故如燈是光體光是燈用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　牛頭融絕觀論問何者是心答六根所觀並是心問心若爲答心寂滅心爲體爲宗爲本心性寂滅即定常解寂滅爲慧問何者是智答境起解是智問何者是境答自身心性爲境問何者是舒卷答照用爲舒心寂滅無去來爲卷舒則彌游法界卷則空迹難尋問何者是法界答邊表不可得名見法界　覺禪師云眼見一切色眼不屬一切色是自性解脫　緣禪師云如有石尋常坐臥或作佛像畏罪不致坐是意識自忙亂石中本無罪福　安禪師云直心是道直想直用更不觀空亦不

求方便經云直視不見直念不想直受不行直說不煩　智達師心境頌云境立心便起心空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盲境心各自住心境兩俱淸悟境心無起迷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元靜知心境本淸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甘泉師云發心入道先須識本心未識者以信爲先信者信心是佛無始輪迴只是不敢信自心是佛心外無別佛學動施爲更是阿誰如是解者一念相應即名佛　石頭祖云汝心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用無方三界六道唯是心現水月鏡像有生滅耶汝知之無所不備諸聖述言欲顯法身本寂同歸根耳　宗鏡云此宗如何相應答向即背近即離一門深入而忘覺知是心中自證法門先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淸淨自覺聖智眞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曹山云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故知諸聖皆用此一念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眞不思議離此決無別無殊勝豈非疾耶

問如何卽是答是則第二頭非則第三首心智路絕現量情消住此之時自然洞鑒問絕却見聞如何覺悟答只謂強覺妄知而能障道唯當脫粘內伏發自靈知根塵旣消光明頓發今爲昧性拘文者假以言詮方便開示直指出六根現用常住無生滅性與佛無異親證現知分明無惑今且指見聞二性者當見時卽自性祖曰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又應眼時若干日萬像不能逃影質是知明暗自去來靈光終不昧楞嚴經佛告匿王汝三歲見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答如三歲時乃至今六十二無異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此因國王示疑寄破斷見方便分別生滅不生滅二性若不執斷常見則皆是實相無生滅卽相恒眞方稱究竟聞性者楞嚴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眞實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眞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爲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旣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眞實故知聲塵自有無聞性非生滅又非唯聞性無生返觀聲塵亦無生滅以從緣起自體全無如來勅羅睺羅擊鐘一聲問阿難聞不阿難言聞鐘歇無聲又問聞不答不聞又擊問聞不又言聞佛言聲消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鐘聲更擊汝云何知自是聲塵或有或無豈聞性爲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如夢中聞舂擣聲聞性不昏縱汝形消命光遷謝此性云何消滅乃至若棄生滅守於眞常常光現前則汝法眼應時清淨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以若了聞性卽成正覺斯豈不是因言悟道今依祖教更有一門最爲省要所謂無心何者若有心則不安無心則自樂古云莫與心爲伴無心心始安若將心作伴動卽被心瞞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但得無心境自不現旣無對待逆順何生以迎境生惱以順境牽愛能令心動不安今若無心坦然無事不了無心之旨雖對治折伏其不安相常現前又無心有二一澄滿令無則是攝念竄消覺觀漸至微細二當體本無則直了無生以一念起處不可得故經云一念初起無

有初相是眞護念問本自無生妄從何起答爲不了本自無心名妄知本無心卽妄無所起眞無所得問何故有心卽妄無心卽無妄答以法界性空寂無主宰故有心卽有主宰卽有分劑無心卽無主宰卽無分劑無分劑卽無生死問爲當離心是無心卽心得無心答卽心得無心問卽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答不壞心相而無分別問豈不辨知也答卽辨知無能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如鏡照物豈有心耶當知衆生恒自無心心體本來常寂常用常寂實性自爾非自有心方始用也只爲衆生不了自心常寂妄計有心心卽成境以卽心無心故心恒是理不得心相卽是衆生不生卽理無理故理恒是心不動心相卽是佛亦不生聖凡常自平等法界也又無心者不得作有無情見將心作無此卽成有若一切處無心如土木又成斷滅皆屬妄識是以稱不思議宗者以有無情見不及故問既不得作有無解如何是正了無心答石虎山前鬭蘆花水底沉問衆生皆有佛性云何不悟答如水淡味恒然著甘草甜下黃蓮苦心水亦然起妄染則凡冥眞空則聖性未曾變異又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問凡聖皆用一心眞性成佛云何見有前後答見雖前後性且不虧衆生以無明夢未破覺道力未具則佛性未現法身未圓豈是不具如來藏性問如何是菩提相答約究竟菩提體常冥寂淨名云寂滅是菩提離諸相故若以無相之相方便門中不無顯示令初發菩提心人分明無惑如云寂照無二爲菩提相如鏡無心爲體鑒照爲用合爲其相亦卽禪宗卽體之用是知卽用之體恒寂知寂不二爲心相問有念卽生無念卽佛云何聖凡一等答衆生雖起念不知念本無念與佛無念等妄墮有念中佛得無念知念本無衆生雖現在念中佛知念卽無念斯則佛無念與衆生無念義同又衆生不知念空於念成事似有差別若了念空則苦樂境不執以境從念生心空則境何有既無有境相縛自除能所俱空誰生取著既不取著生死自無圓覺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卽心成佛之宗佛祖本懷如

今信不及人。謂不現證。答若親見。無一人而非佛。若不信。無一佛而非人。迷則常作佛之衆生。悟則現證衆生之佛。妄見成差。本性恒一。問如何是即今之佛。答今一念起。了不可得。無有處所。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但莫執莫斷。不取不捨。則三際無蹤。一念圓具十法界。非因果而因果之法。如是則念念相應。念念成佛。凡聖悉等。故云了了識心。是心是佛。欲得早成。戒心是律。除此心王。更無別佛。華嚴論云。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問一念成佛。只入信門。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答目前無物。是眞見佛。以一切法性寂靜。故如是通達六根所對。無非見自性如如佛矣。此名眞見道。眞供養。契如理之心。無見佛之想。了自法性。是眞供養。寶雨經云。如理思惟。即是供養一切如來。謂一切不思惟。是眞思惟。以頓悟一心。無法可思量。故問云何親自現證得見自心之佛。答若以智求智則成解。解背圓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影事。不契斯宗。若了眞心。自然無心合道妙德。啓口問不二。忘言入理。顯眞宗。問禪宗云。今須知諸佛出身處。如何。答石牛生象子。木女孕嬰兒。諸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見即便見。不在意思。人問大梅云。神性獨立。學人不識。答誰教汝問。又問莫不問者便是。答若不是。阿誰如是問。問神性非聲色。師所示神性。學人只識得聲色。不識眞性。答如大空藏。衆寶皆具。福德人見。直捉明月寶珠。薄福人見。鋼鐵類。非藏中無寶。亦非主藏者不與。我向汝道。性汝只見聲色。如今揚眉動目。彈指謦咳。喃喃問答。總是此性。喚作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上根聞便會。更不作諸惡。喚作一受。常寂然。中根數數聞說還會。下根千萬與說。元來不會。雖記少許。如破布裏珠。出門遺漏。却知麼。問即心即佛。祖佛同詮。云何不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是表詮。令親證自心。了了見性。非心非佛。是遮詮。即破執奪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了不可得。此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即非離。體用相收。理

事無礙。今時偏重遮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所以祖師云。是心是佛。如牛有角。非心非佛。如兎無角。並對待强名邊事。若豁悟本心。是非頓息。不一向離。起絕言見。不一向卽。起執指識。若實親證自宗。尙無能證智。心及所證妙。理豈況更存知解乎。問信入此門。還有退否。答信有二。若正信堅固。諦了無疑。理觀分明。乘戒兼急。則一生可辦。誰論退耶。若依通之信。觀力麤浮。習重境强。遇緣卽退。乃至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愍。於勝已者。咨受未聞。所聞勝法。奉行無忘。所有虛妄。依教蠲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爲人生之道。法合如然。若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信煩惱卽菩提。本來是佛。更無所進。如在虛空。退至何所。問旣是無言之道。絕相之眞。如何偏引言詮。廣明行相。答非言何以知無言。非相何能顯無相。華嚴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徧世間。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又云。無離文字說解脫。斯皆以言顯無言矣。華嚴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聲色。見佛神

通力。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斯皆以相顯無相矣。問生佛同體。何故苦樂有殊。答佛性法性。自了心源。妄想不生。不失正念。我所心滅。卽不受生死。卽究竟常寂滅。以寂滅故。常樂自歸。衆生迷自性。不達本心。種種妄想。不從正念。故卽愛憎。以愛憎故。心器破壞。卽受生死。諸苦自現。欲知法要。守心第一。若人不守心得成佛者。無是處。引仰山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卽本性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卽本地。卽本土。引安國云。如夢好惡知牀上安眠。全無憂喜。卽識心見性。今聞作佛喜。聞入地獄憂。不達心性在菩提牀上安眠。妄生憂喜。引大梅云。各自明心。達本得本。末自至。心是本。但心不附一切善惡而生。卽知萬法本自如如。宗鏡禪云。如六祖道。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以諸佛是極善邊。衆生是極惡邊。以善惡收盡一切法。故云。若不思量。全歸心體。如寒山云。萬境俱泯。迹方見本來人。未必須泯。只謂衆生不達空花起滅。不復一心本源。故令泯迹。若入心體。唯是湛然。

不落斷滅自然從體起用用徧恒沙引千頌云十惡五逆法虛從如來藏中現本來是佛只謂衆生起念奔流至今所以佛令滅意根絕諸分別一念相應便超正覺豈教多知解擾亂身心汝今但絕見聞覺知境上莫生分別隨時著衣吃飯平常心是道此法甚難有問夜後無燈時如何答悟道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引雲居云世出世均自一念妄心有念卽是境見卽是心觀自一念動卽恒沙世界一時動觀自一念常定卽六道衆生悉常定若了一念體卽恒沙世界常現自心由迷一心卽境智胡越又宗鏡錄云雖前引後證文廣義繁何厭重說如大論云譬搖樹果熟者前落未熟者更須後搖又捕魚前網不盡後網乃得種種因緣重說無咎問如何得契斯旨答境智俱忘如何說契問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答此亦强言雖欲隱形而未亡跡問如何得形跡俱忘答本無朕迹如何欲亡問如是則如人飮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方合斯旨答此中亦無迷悟合不合道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苦說數千般古德云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件不得又云只有一人承紹祖位終無二人若未親到徒勞神思此法一切凡聖大捨身命處不入此宗皆非究竟問如何踐履答敎誰踐履問莫不成斷滅否答尙不得常住云何斷滅問乞最後一言答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歐陽修問高僧臨生死談笑脫去何道致之答定慧力耳問今何無有答古人念念在定臨終安得亂今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　問雲居曆因何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凡夫獨縈此苦答於淸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佛菩薩善知淸淨性中不落有無卽能所不立問卽有了不了人答了尙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汝應念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聖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此是究竟極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慈悲卽今淸淨性可謂見性成

佛矣　問大珠如何得大涅槃答不造生死業問如何是生死業答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有證有得及不脫對治門均生死業問如何得解脫答本自無縛何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　黃檗云人多謂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安心屏事存理不知乃心礙境理礙事但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人多不肯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答平常心是道問還可趣向也無答擬向卽乖問不擬爭知是道答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眞達不疑之地如太虛廓然豈可強是非耶師悟理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指示師曰吃粥了未答吃了也師云洗鉢盂去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

皓月問了卽業障本來空師尊可祖爲甚却償債去長沙岑曰大德不識本來空問如何是本空答業障是問如何是業障答本來空是偈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岑喚竺尙書書應諾岑曰不是本命問不可離却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岑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問恁麼總不祇對時莫非主人岑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妙喜拈曰祇對者旣不是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僧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問有人下語否答無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洞山洞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太陽云便不出亦草漫漫地圓通云且道脚跟下一句作麼生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見石霜若道不出亦草漫漫許你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石霜曰初機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疏山問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如何是尾答盡却今時問有頭無尾答吐得黃金堪作甚麼問有尾無頭答猶有依倚在問頭尾相稱答渠不作這箇解會亦未許

渠在後僧問九峰如何是頭答開眼不覺曉問尾曰不坐萬年牀問有頭無尾答終是不貴問有尾無頭答雖飽無力問頭尾相稱答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夾山云明不越戸穴不棲巢六戸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張拙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向道任汝天下樂欣欣我終不肯欲知上流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直須劫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幾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難和　雲門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古德答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問此人如何親近答莫向密密處親近問不向密密處如何答始解親近門曰諾諾　乾峰曰法身三種病二種光須一一透過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爲甚麼庵內人不知庵外事乾峰呵

◐璧當作壁

呵大笑雲曰猶是學人疑處乾曰子是甚麼心行雲曰也要和尙相委乾曰直須與麼方解穩坐門應諾諾　雲門曰古宿爲慈悲故有落草談若出草之談卽無與麼如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又問曾到五老峰麼曰不曾仰曰汝不曾游山此卽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風穴參南院機鋒峻峭南院亦未辨得他次日只尋常問云夏在甚處答與廓侍者過夏院問向你道甚麼答始終只教某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曰這般納敗闕漢有甚用處穴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答作奇特商量穴却問此間作麼商量院拈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大徹

風穴擧南院云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自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一切掃却直教如師兒哮吼一聲◐璧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卽瞎却渠眼　法眼因

沙塞井泉問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麽礙
自代曰被眼礙　汾陽昭見老宿七十一人後至首
山問百丈捲席意旨首云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
意如何首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昭大悟拜起曰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有問見何道理便爾
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心處　圜悟請益濟臨四賓主
怎生演祖曰也只箇程限是甚麽閑事我這裏却是
馬前相撲倒便休演謂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
禪忒多只是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有僧問因甚嫌人
說禪演曰惡情悰　慧球云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
地與汝發明其道旣常亦能究竟若文殊門入者一
切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助
汝發機若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
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
會麽　茫沖謂圓通旻曰某墮金紫行與此事稍遠
通呼內翰公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再垂示
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卽便見擬思
卽差公有省　吳居厚謁圓通曰前問訥老透趙州

關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
明得透關事麽厚曰未甚灑脫通度扇曰請使扇厚
卽揮扇通曰有甚不灑脫處厚忽省曰便請末後句
通乃揮扇兩下厚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
里覩貺問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所能解如何湊泊
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
沈吟通曰可更吃茶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麽會
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
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
箇在公曰乞再示通曰便恁麽去鐺是鐵鑄　闞遠
舉楊岐三脚驢話有道宗師家無固必有問隨答作
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門庭
如何消遣又有只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
道凡有言句一一須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只作
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惟知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
如何消遣旣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
不得此亦是病又有却去脚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
也所以他語巧妙處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卽差也

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這公案直須透頂透底漢方了得直須向威音那畔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頭進一步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今有麼如無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王蕭問大隨云某有箇見處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隨曰過在有箇見處隨却問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隨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蕭契悟　湛堂謂大慧曰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說也說得拈頌普說也做得只欠這一解在因若不得這一解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處堂病亟曰有箇勤巴子汝必依之可了汝事後見圜悟舉東山水上行語杲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日舉云天寧即不然若問諸佛出身處但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杲豁然悟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靜躶躶處曰不易你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杲開口便曰不是飯時杲把箸在手忘下口杲曰這箇道理如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喻得極好這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杲問和尚曾問五祖祖道甚麼悟述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云相隨來也杲曰我會也杲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悟曰我這裏禪如大海你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是你器量如此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悟語杲云近諸方盡成窠臼我與佛鑑佛眼參禪今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杲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大窠臼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終不放過杲曰契證即得第恐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　雪巖云處州書記說這工夫不

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我被說著眞箇坐便有這境纔拈提放箸都不見了他道參禪須起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我便提箇乾矢橛封了被脊不沾席行坐只是昏散膠擾雲時乾淨不得淨慈七兄弟坐禪有修上座不在數只是獨行獨坐蒲團坐如鐵橛行時挺起脊梁我要近他說話二年不得我因不倒頭昏散輥一團不覺流淚起鄉念自此都放下兩月後再來參假却得這一放十倍精神元來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須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見修問去年要與你說話只避我他道辦道人無鶻爪工更與你說話在我末後道今被昏散打併不去他云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三百六十骨脊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我依他提得轉力轉見又散到此盡命一提忽見身心俱忘目前如一片銀山相似淸淸三晝夜修問我對云辦道他云你喚什麼作道不能對轉加迷悶首座云你但大開著眼看是什麼道理被這一提纔上蒲團面前豁然開如地陷一般說似人不得尋修兄便道且喜

且喜我與他柳提行一轉森羅萬象向來所厭棄物與無明煩惱昏散元來盡自妙明眞如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憐不遇大手眼尊宿與我打併不合向者裏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於睡著無夢想聞見地又打作兩橛寤寐恒一之說又透不過礙在胷中十年後來東天目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自此不疑生死不疑佛祖方始見徑山老人立處　高峰參雪巖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令看一話頭忽一日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即打不知幾偈憶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遽頭覩演祖眞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遮漢打破拖死屍疑見欽問誰拖死屍到這裏便喝欽拈棒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爲甚打不得拂袖便出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答作得主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作得主又云正睡著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但飢吃飯困打眠纔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公畢竟在甚處安身

立命自誓云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這一著子明白趂五載同宿友枕墮地作聲大悟語學人曰今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者病在甚處只爲坐在不疑之地被參徒下一喝不能辨邪正蓋從前得處莽鹵也直須參到大徹田地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人殺活人此吃折脚鐺飯底工夫做到如二人同時下喝那有眼那無眼那箇深那箇淺還辨得出麽　應庵舉白雲端云悟了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只是箇無尾巴猢猻纔弄出使人笑深信此道者萬中無一私謂歷祖乘大悲願出世爲人開示言句洵屬美不勝收茲門所錄重重透發心宗體段大備倘能精細研察儘可藉以徹了本來其有欲融會淹貫者更須徧閱古今燈錄愈淵博而愈廣大者也然須知古德示人千言萬語扼其要有二一悟門二保任未悟之先自初學至久參總須以悟門徹契爲入手所謂大疑大悟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是也既悟後自破參至臘終全在功熏綿密爲正行所謂行解相應那邊明白了來這邊行履是也如以兩者相較則悟後工夫當無不自重己靈自慶知有即逢緣懈怠時知抱慚或不至如癡狂輩肆無忌憚依前甘作博地凡夫以辜負唐喪此生知見若未悟前則全在師家鉗鎚妙密學人志量宏深不到徹頭不肯歇手脫有纖毫滯不過處拚著十年廿載必求透徹而後休方得隻眼孤撐種智深入與佛祖把手同行其於古人千差萬別公案機用言句如觀掌紋悉洞鑒明了纔不枉來閻浮一番是以悟門一著尤爲吃緊須看古人參究榜樣何等刻苦何等勇猛如大慧在湛堂座下拈提皆會於門頭戶邊消息已是七穿八達少此一因則終不了當必待薰風南來句始剝去一層又必待柏隨來也句方徹法源底則今時人略有所得便爾不疑言句自滿足者奚翅萬里崖州又如雪巖已得動相不生了知萬象森羅皆妙明性流出而無夢想處打成兩橛若非肯自刻苦那有觸著古柏徹底打併時節雪巖是過來人便將此欒頭炙高峰之病蓋無夢想見聞之際是昏悶地位明了意識不行全沒撈摸處不獨雪巖高峰二尊宿透不去大約盡未來際

禪客或得見聞覺知光影者於此總必打成兩橛其無志氣者或强作血脈不斷消解或强謂誰求相見理會更不求通徹打併此是古今學人通病若高峰以先得元來遮漢見地巳透拖死屍主更不拚此一生做獃漢那得有五載後枕子落地徹悟因緣寄語來哲須知未透此關總是有夢有想時夾雜昭靈業識非眞白淨主公也且於古德言句中如百丈云靈光獨耀獨字臨濟云歷歷孤明孤字洞山所云三更初夜月明前之初字前字又古所云父母未生前主公安身立命處句死了燒了向甚麼處相見句身裏出門難句堂中事作麽生句庵內人爲甚麽不知庵外事句種種此類皆是浮面依稀影響支吾消釋斷斷不能徹底萬分親切契證似此廉纖粘滯籠統支離自救不能如何勘驗得學人邪正深淺承嗣得佛祖慧命五體投地痛哭頂禮願與諸來哲具第一等人志氣具第一等人剛骨具第一等人猛烈具第一等人眼目平氣虗衷我之所悟倘不與無夢想主公安身立命處相應決不肯將就糢糊放過罷手不計歲月與之苦切撕捱庶幾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慶快生平證得本分清楚眞不愧爲少林兒孫此則得得西來老古椎所深望於常寂光中者也

宗範卷上

宗範卷下

菩薩戒弟子　錢伊庵　編緝

機用

賓主相逢師資互印各出一隻手扶起破沙盆自佛祖遞傳迄今凡燈錄所載何能徧收殆不止萬七千則巳也茲則擇其尤要者略掇於後兼繫諸家拈頌評唱少誌一班以備勘驗相見軌式雖不免得一漏萬之譏或亦同一臠全鼎之味云爾

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便避然回顧東西總皆佛還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是佛雪竇曰他雖是箇老母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忍氣今

不欲見佛則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人覷著將謂雪竇教你老婆禪　一女近佛坐入三昧文殊云何此女得近佛坐我不得佛令覺女起問之殊遶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神力不能出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有罔明菩薩能出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涌出鳴指一下女從定出洪覺範引大愚芝問文殊七佛師爲甚出不得罔明下方至彈指便能出莫對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予愛其語偈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擧曰文殊罔明見處有優劣無若無文殊何故出不得今擊鼓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定是同是別良久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喝一喝下座偈曰佛性天眞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妙喜曰一種商量針線工夫郞君子弟禪謂文殊無緣罔明初地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謂文殊有心罔明無心故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道文殊出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出得如虫禦木又云因風縱火又云爭柰女子何種種邪解甚者作女入定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維尙饗拂袖之類冷眼看來慚惶殺人頌曰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文殊與罔明送却窮性命　謂達謗佛生入地獄佛令阿難問答如三禪天樂又問還求出不答我待世尊來便出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答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湛堂偈曰可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萬劫波雖然如三禪天樂吹布毛還須鳥窠　殃崛至長者家値婦産難問何法免崛曰待問佛返白佛曰我從賢聖中來未曾殺生崛疾往婦聞當時分娩徑山杲請益湛堂答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問豈無方便答有箇方便只是你不會崛云我乍入道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他生下如何崛持佛語未到他家他已生下又如何杲茫然後讀華嚴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卽得入不動地一切動心境想分別皆息菩薩心佛心

菩提心涅槃心尙不起況復起世間心杲豁然堂說方便忽然現前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頌伊庵蒙單華藏老人開示於數則公案有滯晉請益女子入定老人作彈指勢托至梵天勢劃地不會後請益産難老人哂曰甚麼難產口裏七箇八箇生從此透盡古人言句較湛堂所說方便何等快利眞難報之恩也

二僧論風旛一曰風動二曰旛動六祖曰不是風旛動仁者心動雪竇云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乎上座咬齒竇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曰要識乎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竇麼象被雷驚花入牙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育王崇頌非風非旛無處著是風是旛無著處撩天俊鶻悉迷踪踞地金毛還失措呵呵呵悟不悟令人却憶謝三郞一絲獨釣寒江雨天台韶曰斯乃無上心印合作麼會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應須妙會如是解與祖意有何交涉旣不許合如何這裏徹悟何法不明豈是今會一則明又不會也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勞倦不能爲說問智藏去問西堂堂曰我今頭痛問海兄去問百丈丈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圜悟云有謂之相瞞有道相推過有道三人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拍盲將醍醐著毒藥這僧將一擔懵懂換箇不安樂勞三尊宿入泥水却被這擔板勘破今只管向語上作活計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向正眼裏看始得此事如當人按一口劍擬議則喪身失命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道封后先生　破竈墮不知姓氏嵩嶽有廟殿惟一竈祭宰牲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曰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人衣冠拜曰我竈神久受業報今蒙說法得脫生天特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神再禮而沒侍者問某久侍不蒙示誨竈神得甚徑旨便生天師曰只向道是泥瓦合成會麼答不會師曰本

有之性爲甚不會侍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安國師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難構伊語脈問未審甚人搆得安曰不知者　南陽喚侍者三喚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妙喜云三喚話叢林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云國師三喚點即不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喜曰却不恁麼謂吾負汝是汝負吾竇曰謾雪竇不得喜曰誰道召衆曰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即會竇云停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負侍處會得也是無端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峰道底雲又云作麼生是侍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竇云無端無端喜曰垛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衆盲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於此見得便識玄沙喜曰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

竇云垛根漢喜曰理長即就復云唯趙州多口阿師下箇注脚令人疑著州答僧云如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竇便喝喜曰且道這喝在國師侍者分上趙州分上隨一喝云不是命根五色索斷如何透得過竇云若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撿點喜曰作賊人心虛竇頌師資會遇喜非輕喜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三喚話那裏是國師負那裏是侍者負有恁麼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　南陽睡丹霞問侍者耽源云在否答在即在只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答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起鬧打三十棒趁去震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徑山策云既在爲甚不見客見得破非唯知耽落節亦見已出身路雖然如是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紫璘供奉註經南陽盛一椀水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是甚麼

義奉無語師云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義潙山杲云纔見問只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百丈上堂有老人曰過去迦葉佛時因參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今請代一轉語貴脫狐身師曰不昧因果老大悟禮曰某已脫住山後乞依亡僧送師令食後送亡僧衆聚議師領至後巖以杖挑出死狐火葬黃檗問錯對一轉語墮五百生狐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向汝道檗近前打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司馬頭陀舉問潙山作麼生潙撼門扇三下答太麤生潙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僧問徑山杲云前百丈不落爲甚墮答逢人但恁麼舉問後百丈不昧爲甚脫答逢人但恁麼舉問或有問師未審向道甚麼答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雪峰云圓師聞學野狐話一云不昧也未脫得一云不落又何曾墮圓釋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見南公敘其事涕交頤南

令熟睡圓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栗甚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助喜　百丈問潙山幷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潙曰却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幷却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曰喪我兒孫雪竇頌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彫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幷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据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麻谷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立敬曰是是雪竇云錯又到南泉亦遶三匝卓錫一下立泉曰不是不是雪竇曰錯谷曰章敬道是爲甚不是泉曰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大策高風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圜悟曰須明兩錯始得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皮下有血漢自然不向言中作解有道代

麻谷下兩錯有甚交涉不知古人下語銷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云持錫遶禪牀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潙山喆云道是道不是均落麻谷彀中大潙不然忽有人遶牀立但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陸亘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南泉指牡丹云時人見此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圜悟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若道在鏡中觀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住法位世間相常山河不礙眼光且道向甚處觀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迸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照影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徑山杲云若理上看非但南泉謾陸亘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一毫

若事上看非但陸亘謾南泉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或道徑山說事說理但向他道只在理事上會取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地花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與訥首座修花壇舉泉話你見似甚麼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恁麼你也在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麼生遇云拈磚來訥拈磚了又問遇曰古佛過去久矣　兩堂爭貓南泉云道得救取貓道不得即斬眾無對泉斬之趙州歸泉舉似州脫履頂頭上出泉曰子若在即救得又歸宗剗草以鋤斷蛇僧見曰原來是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問如何是麤師豎鋤問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問與麼則依而行師曰依行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來其僧無對眞淨舉此一則公案云赤眼斬蛇道你麤我麤古人見處作麼生舉拂云今舉拂與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又云南泉歸宗有優劣無優劣且置趙州頂鞋出又作麼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麼過若不明丹霞燒木佛院

主髮眉落所以禍福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妙喜曰斬蛇斬貓多謂當機妙用又謂大用不存軌則豈是這箇道理具眼者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了雪峰問斬貓意德山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答不會德云我恁麼老婆心猶自不會鹽官向問覺印斬貓案印曰須是南泉始得詰之尙不能對至僧堂大悟古人道從今去更不疑老和尙舌頭信然偈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鶥鷫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尙掀倒禪牀印遂喝尙曰賊過後張弓圜悟云斬貓話有道提起處便是有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不提起亦匝匝地古人有定乾坤底劍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不在斬不斬處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負南泉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不解變通只管語上走南泉恁麼提起只教人自薦各各自用

自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子在救得貓眞箇恁麼不恁麼趙州頂鞋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自己運出家珍方見古人全機大用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今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與麼去南泉問道吾名甚麼吾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後問智不到處作麼生行履吾抽身入堂泉歸方丈雲巖問吾爲何不對吾曰汝不妨靈俐巖却問泉智爲甚不對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巖後問藥山藥云子作麼生會無對藥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藥曰今困倦且待別時巖曰某爲此來藥云且去巖出吾聞巖不薦咬指血出問巖去問作麼生巖曰不與說吾便低頭趙州云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州近前踏倒向堂裏叫悔悔泉令僧問悔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南泉語僧夜來好風問甚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問是甚麼松又語一僧夜來好風

問甚麼風泉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問是甚麼松泉云
一得一失又趙州到一庵問有麼有麼主竪拳州曰
水淺不是泊船處又到一庵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
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圜悟云有道舌頭
在趙州口裏不知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
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
還知趙州落處麼　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
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卽不畏生死定不肯後見大梅
夾問那箇較親梅曰一親一疏夾復問梅曰且去別
時來夾明日再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凌行
婆問浮盃盡力道不得的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
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
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加怨苦盃無語婆曰語
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僧舉似南泉
泉曰苦哉浮盃被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
少機關在澄一師問婆怎生是南泉少機關婆哭云
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麼一合掌立婆曰伎死禪
和如痲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問教口啞一

曰未審怎生問州便打一曰爲甚麼打某州曰似怎
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吃婆手中
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合掌云趙
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
竪起拳僧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
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哭聲師已
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丹霞取
木佛燒向火院主呵霞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
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更取兩尊燒主自後鬚眉墮
落保寧勇曰院主鬚眉落且置丹霞眉毛還在也無
若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不見切忌撥無因果眞淨云
丹霞燒木佛院主鬚眉墮拈杖云不是木佛擲下云
誰敢燒你擬卽鬚眉墮不擬又如何高聲云行者拈
取拄杖天童華曰人說院主起疑以致斯禍不知院
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僧問志璿院主鬚眉爲甚墮
志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墮也志云兩
重公案曰不曉再請益志曰鴛裘戾吉頭上插筆
僧問趙州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莫將

境似人師曰不將境似問如何是西來意答庭前柏
樹子法眼問光孝曰聞趙州有柏樹話是否曰無眼
云皆謂有此語何道無答先師實無此語莫謗好徑
山云道有蹉過覺鐵嘴道無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
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
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擧拂子云會麼喝一喝客
問雪竇覺言趙州無此語眼何以肯之顯曰宗門抑
揚寧有軌則乎韓大伯匿笑去顯問韓曰笑知客眼
未正頌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結爲友後顯於雪
竇唱道擧有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
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
悟處卽說顯驚視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顯
因乞升座說法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
云吃茶去又問僧曰不曾到師云吃茶去院主問爲
甚都叫吃茶去師召院主主諾師曰吃茶去睦州問
僧趙州吃茶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曰趙
州被你一杓屎便打睦問沙彌你這生獮拜睦亦打

僧問彌打你作麼答不是我師不打某雪竇云這僧
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若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
屈亦乃翠巖與天下老尊宿無過辨不得到處潑人
未了在　問狗子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問有情皆
有佛性狗爲甚無趙云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有佛
性無趙曰有問既有爲甚入這皮袋趙曰知而故犯
　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去婆曰好
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擧似趙州州曰待我去勘過
遂問婆臺山路向甚麼去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
箇師僧又恁麼去州謂僧曰臺山婆爲汝勘破也曾
學士問雪竇曾與清老商榷端的有勘破處麼竇曰
清道甚麼曾曰又恁麼去也竇云清老且置還知天
下衲僧出這婆圈繢不得麼曾曰這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曰勘破子也玄覺
云趙州去亦恁麼道何處是勘破又云非惟被趙州
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
州曰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編辟曾
經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

淸風付與誰　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曰法道無相
問如何是法眼答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曰和尙
未有師在乃至請往華亭船子處去船子纔見便問
住甚麼寺夾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船曰不似似箇
甚麼夾曰不是目前法船曰那裏學得來夾曰非耳
目之所到船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又問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擬開口被
一橈打落水纔上船又擬開口船又打出大悟點頭
三下船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夾問
抛綸擲鈎如何船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夾曰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曰釣盡江波金鱗
始遇夾乃掩耳船曰如是如是囑曰汝向去須藏身
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只明斯事夾
辭行頻顧船豎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逝
後道吾復遣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
何是法眼夾曰法眼無瑕僧擧似吾吾曰這漢此回
方徹芙蓉楷曰忽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
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問作麼是法身買帽相

頭作麼是法眼坑坎堆阜夾山學處不明閻閻物拎
不得老僧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不用
求眞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智鑑洞明會麼珠中有火
應須信莫向天邊問太陽　靈雲見桃花悟道偈曰
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玄沙拈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沙問地藏
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妙喜云
一家有事百家忙頌沙語云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
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伊庵嘗請益華藏老人
答曰卽釋迦老子也未徹在　潙山問仰山甚處去
來仰曰田中潙云多少人仰插鍬叉手潙曰今日南
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卽踏倒
鍬子僧問插鍬意如何鏡淸云狗啣赦書諸侯避道
問沙踏倒如何答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
茅如何淸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
淸此一判著不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
處招喚僧僧諸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　香嚴云論

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違所問對他便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虎頭招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道巖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一問來圜悟云頂門具眼底不向對不對處作解未擧已知落處若擬議覿面錯過或不落二邊對不對都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落處　僧到石霜舉洞山云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霜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聞云瀏陽乃有古佛耶太陽延曰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作麼生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終不妙圓通善云且道脚跟下一句作麼生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見瀏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見石霜若道不出亦草漫漫地許你見太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大覺問興化云你道拄杖頭不會撥著一箇會佛法底還甚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來日覺曰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又打化曰我於三聖處學箇賓主句總被折倒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化薦得臨濟吃棒底道理　興化謂克賓曰汝不久爲唱導師答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答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次日又曰克賓不得吃飯卽出院雲居舜曰大治精金應無變色興化令嚴不是克賓大難承當若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徑山杲曰雲居拗曲作直然要作臨濟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廣道者問雲蓋智打維那案智下禪牀展兩手以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珠珠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珠曰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大悟淨因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洛浦參夾山叉手立夾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洛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

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洛便喝夾曰住住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洛佇思夾卽打因茲伏膺一日問朝陽已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曰龍啣海珠游魚不顧洛大悟

雪峰作飯頭飯遲德山托鉢下法堂峰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德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巖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德聞喚巖問不肯那巖密啓其意德乃休明日陞堂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拍掌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人不柰伊何雖然只得三年活德果三年示寂徑山杲頌一摑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　僧到雪峰以手托庵門引身出曰是甚麽僧亦云是甚麽雪低頭歸庵僧辭到巖頭舉前話巖曰他道甚麽答他無語巖曰當時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道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巖曰何不早問答未敢容易巖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雪竇頌末後句向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僧問徑山杲爲甚低頭歸庵杲曰疑殺天下人又問巖頭末後句杲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又問同條生不同條死杲曰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保福問與麽與麽不與麽不與麽作麽生羅山召福福諾羅曰雙明亦雙暗福後問如何是雙明亦雙暗答同生亦同死別有僧問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尙收取口吃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羅曰如牛無角問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

問洞山蛇呑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洞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洪州廉使問馬祖吃酒肉是不吃是祖曰吃是中丞祿不吃是中丞福人問國一師郵舍刲羊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乎國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却墮見滲漏一人珠輝玉潤却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却墮語滲漏若能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啞更或道一模脫出無有參差搥胸大哭有

日在　雲門問洞山初曰近離甚處答查渡問夏在甚處答湖南報慈問幾時離彼答六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初明日問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大悟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接待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脫却布衫教伊作箇無事衲僧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初禮拜圜悟曰只為雲門語好拈他情解便發得洞山悟處如臨濟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後僧問如何是佛便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末局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向末局時一覷使見廓大一路相似靈俐漢疑著題一點便會　五祖演曰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俱過因甚尾巴過不去高峰妙頌曰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擧似誰若同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雪巖學梁武問初祖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廓然無聖武曰對朕者誰答不識帝不契祖至魏後武問誌公誌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去詔誌曰莫道陛下合國人追他也不回初祖與武一挨一拶如兩鏡相照間不容髮無端被誌公向明鏡上彩畫虛空翻成瑕翳武問第一義教有眞俗二諦第一義即眞諦答廓然無聖且道是為武帝說答他話畢竟廓然無聖理作麼生第一義義何所宗兄弟到這裏也須著些眼目揣摩始得往往盡道武被祖當面熱瞞殊不知武是作家君王到他面前一點也用不著隨口便問對朕者誰好兄弟遮一句大親切祖到這裏未免露出本來面目道箇不識武不契又是放開漫天鐵網了也後問誌公也要此話大行誌曰陛下識此人麼臂肘不向外曲曰不識達磨元來猶在誌云此是觀音傳佛心宗和聲便好一時屏出武曰當遣使詔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誌曰合國人去亦不回若回堪作甚麼此是祖師門下第一箇話頭頌者拈者古今不知多少未免盡道武蹉過祖誠謂刀刀相似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是白雲端頌多謂落一鵰頌廓然無聖加一

箭是頌不識如是識情計較討什麼端和尚也末後二句只尋常俗語凡宗門語不說體便說用不說事便說理若向者兩句親見白雲方知一句全體一句全用理事雙全白雲與祖同帝在楊子江心握手却在鳳凰臺上相逢雪竇頌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者四句一時頌了爲他才寬又下箇注脚道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兩句占了多少田地合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匝地有何極要緊是者一句透得千七百則許你穿却且道落在什處者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頌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四句子却無你下口處無計較處且道落在達磨武帝誌公何人分上須是參始得衲亦有頌西來十萬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圜悟云武帝不識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人多錯會達磨是答他禪武是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誌公恁麼問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樣糊　雪巖舉馬祖坐禪死水不藏

龍讓祖問圖什麼打草驚蛇馬云圖作佛妄想不少讓取甎去磨垂絲千尺馬曰作什麼上鉤了也讓曰磨作鏡意在深潭馬曰甎豈成鏡已是照天照地讓云磨甎不成鏡坐禪豈成佛露出本來面馬云如何卽是把定咽喉也讓云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是喝云若於此喝下承當去莫問打牛打車和讓師手內甎百雜碎直得寒光炯炯洞徹山河讓又曰汝學坐禪禪非坐臥佛亦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若學坐佛卽是殺佛未達其理馬聞如飲醍醐古人根利一撥便轉今人何不也思量打牛打車畢竟意作麼生當知者便是金剛圈栗棘蓬試咬嚼看等閑咬著方知磨甎眞箇成鏡坐禪斷不成佛頌曰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將回鏡光一照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　雪巖舉百丈再參馬祖卽日恭惟馬豎拂尊候萬福丈云卽此用離此用强生分別馬掛拂舊處依舊孟春猶寒馬却問汝後將何爲人不可更別有也丈亦豎拂好兒終不使爺錢馬云卽此用離此用毫髮無差丈掛拂舊處總離者裏不得馬震

威一喝醜擧止丈大悟直得三日耳聾眞箇麽往往道喝下大悟不知阿魏無眞黃金無假古今老和尚不辨靑黃獨雪竇較些子道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汾陽頌偶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順朱塡墨不是好手眞淨頌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見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大力量人語默裏轉却妙喜頌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今信息通烈燄堆中撈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峰說道理則不無要見馬祖百丈遠在兄弟欲承當箇事如奔流疾燄眨眼劍去久矣丈纔見豎拂便折作兩段尤較些子無端問即用離用鼻繩落他手也便被他拖拽至震威一喝却道大悟耳聾三日大屈哉還識羞麽山僧路見不平與一頌一喝當頭雷電奔入聞說亦闇消魂看來何止聾三日直到如今海嶽昏　雪巖云山靑水綠晝明夜暗皆正法眼藏光頭頭顯露萬劫不變壞臨濟却道向瞎驢邊滅莫是顚倒語麽可惜三聖不與他絕盡對道爭敢滅却扶起濟醉後添盃道忽人問作麽道聖也好一喝只是遲三刻致被濟太阿到持盡大地人至今亡鋒結舌山僧路見不平要爲伊剗削濟將遷化入地獄有分在吾去世後不得滅正眼聖云怎敢滅巳是掃土也濟道忽人問作麽道待問卽答聖便喝忙作麽濟云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臘後見腮汝等向者裏還見臨濟也無若見正法眼向瞎驢邊滅若不見正法眼向瞎驢邊滅且道諸訛在甚處保寧勇頌出門把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今義學道路遠夜長句是頌向瞎驢滅莫謗保寧好佛鑑頌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滿大唐須信茫茫遠煙浪灼然別有好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麽我也有頌殺活縱橫得自由懸崖撒手見冤讐瞎驢滅却正法眼射斗寒光夜不收　雲巖舉南院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與麽話非但屈辱諸方抑亦鼓弄他家男女子啐毋啄正恁麽時喚同時用卽是喚同時眼卽是者僧不辨端由未免上他鉤線問如何是同時用被南院向咽喉一捻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

時失著僧也會道此猶是學人問處南院翻一箇浪頭道你問處作麼生僧云失鰕跳不出斗院便打終是老婆心切僧不肯後雲門二僧舉一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冷地不甘僧聞有省八兩元來是半斤後往省覲千里迢迢任去來院已遷化相見已了乃訪風穴因行不妨掉臂穴問莫是問啐啄同時話底麼面目現在僧云是還識羞麼穴問當時作麼會僧云我當時如在鐙影裏相似不但當時穴曰汝會也冬爪印子仰山不然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用不具啐啄同時眼忽問同時眼聽頌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鐙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　雪巖學洞山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律漆是什麼物既是常在動用中爲什動用中收不得問泰道過在什麼處泰道過在動用中被洞擯退果桌泰得果吃不得吃五祖別泰語道來朝更獻楚王看與過在動用中相去多少大溈云諸人還知洞落處麼且道落在什處溈道若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自是大溈作者見解溈又道者果子非但泰不得吃盡大地人也不敢正眼覷看覷著則瞎雲蓋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的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杜撰不少蓋又云待伊說過在動用中但云請吃果子不勞拈出蓋又道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吃了也須吐却特地一場愁五祖大溈雲蓋三人與麼說要見洞山大遠在山僧別行一路有一物拄天拄地黑律漆拈拄杖常在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處卓一下當時若下得者一卓縱盡大地是一枚果子也須粉碎聽頌樹頭金果鐵團圞千聖猶難著眼看莫道臨機曾擯退當陽托出已和盤　雪巖學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盡大地要覓纖塵不可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三世佛祖齊立下風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盡大地人仰望不及老僧與闍黎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要識闍黎麼這裏是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要識老僧麼這裏是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只如雲門道者裏即易那裏則難又作麼生却須參始

得山僧到此已是口裏膠生未免借古人鼻孔別資一路拈杖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不然更聽頌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歎聲無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擧興化打中間案又打克賓案且道相去多少辨得便見興化八萬四千毫毛孔孔皆透不然聽注脚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是甚麼人化云打中間的棒折了也僧禮拜偏地是刀鎗化曰昨赴村齋値一陣卒風暴雨向古廟裏𨓜得過七佛以前也未有這箇消息諸人聞擧有不甘者麼出來對衆證據如無聽頌阿師昨日赴村齋幾被他人一窖埋暴雨卒風迴避得也成平地露屍骸　高峰擧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如何香巖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臘月扇子疏山作嘔曰是何言歟巖云不肯那疏曰是胡來胡現巖曰汝莫道得麼答道得平地干戈巖云試道看疏云須還師資禮始得赤眼遇著火柴頭巖乃禮拜問疏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章賊大敗巖云直饒恁麼道也須倒屙三十年設使

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吃分明記取棒打石人頭㘃㘃論實事後住疏山果如前記二老互相屈辱山僧從頭解注還分優劣也無若謂不分因甚倒屙三十年若謂分漏逗在甚處緇素得出非惟截斷天下人舌頭釋迦彌勒與你作奴亦不爲差不然更聽頌洞徹是非如夢幻轉身未免墮深坑須知別有通霄路不許時人造次行　中峰擧潙山問香巖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巖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汁我說底是我底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巖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作聲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潙山面皮厚多少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若有德爲得不會若無巖又道德未會堂曰問首座諂

閉極雲値濯足亟進水舉叩雲掬水澆潑曰有甚末後句源不契見堂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頜旨朱心圓居士云有道源無端被雲老澆一杓惡水堂公更向虛空裏添箇楔不道不是但洗脚水有甚滋味

湛然澄舉鼓山赴閩王請因緣曰雪峰道好隻箭射入九重城裏去早是拋鉤鰲釣子曰待勘過盲龜跛鼈納敗缺了也子趁至中路歸舉似峰大似把髻投衙峰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子云老凍膿猶有鄉情在祇知貪程不覺蹉路峰便休無齒大虫傷人不知痛顯聖與麼判久參定知雪峰做處若初機切不得向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有箇活路始得心圓道者公案大慧捉得賊子雲門捉得賊魁各具一隻眼畢竟事主分上少撿點在鼓山若是箇咬人師子待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擘面便與一掌且教子老頰上彫兩行金印將甚面孔見人心圓雖然截直提持還有代子老原罪底一語在不得錯舉

密雲悟舉高峰海底泥牛銜月走四句內有一句能縱奪能殺活箇校得出參學事畢高峰不妨奇特只是不經箇校古南門云箇校不妨箇校只是無甚奇特南澗門云高峰坐斷獅巖天下人沒奈伊何因甚到者裏却又忍俊不禁一場敗露山僧將老臘陳年骨董傾撥諸人面前還有向箇裏著得眼者麼鼻枝云得行便行得坐便坐大小高峰一狀領過不退勇云狗啣鐙盞街前去老鼠偷鹽咳嗽歸露柱堂前驚破夢開門雪裏放烏龜內有一句有權實有照用能縱奪能殺活若箇得出許汝買草鞋行脚遠道速道僧擬議勇直打出伊庵曰還識得這一句否且道高峰是那一句不退是那一句

雲門澄問石雨方曰趙州道狗子無作麼生方曰和尚著棋某甲知心圓別云合取屎孔伊庵別曰問他作麼門問他道有又作麼生圓云但掩鼻而出伊曰太無厭生方矢口頌云家家有幅遮羞布圓曰何不遮却伊曰還是傳家之寶放下便能當雨露圓曰何不放下伊曰天晴不肯走直待雨淋頭獨怪當年老趙州圓曰兩重公案伊曰這賊贓却頭巾項却袴圓曰更賣弄在伊曰項過的草鞋拋在甚處門大喜付以斷拂一枝故

號斷拂圓曰頭頂破褲手拏斷拂有甚體面伊曰不風流處儘風流　磬山修上堂維那擬白椎玉林琇喝住曰待我問了白椎問昔日大唐無禪師今還有麼修拈杖作打勢曰看棒琇喝修亦喝琇復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琇亦喝遙聞重白椎琇高聲云歎死氣修舉拂語琇云此拂收放自由特付與你琇竟出修乃懸拂牀角琇後有出山意作禮曰師龜毛拂前放之公所一任大衆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修云偈讚琇拈拂便打修笑曰兒大欺爺琇云不勞讚和連打兩拂而退如上所錄歷祖機用拈頌徵別箇箇示人活潑潑地如水上捺葫蘆捺著便轉指西話東欺胡謾漢千差萬別萬怪千奇諸來哲如能一一契證消歸自己本分便時時見天眞之佛處處有出身之途殺活同時透脫自在不爲古人諸訛堪作後人眼目斯非今日之禪狀元歟

綱宗

綱者提挈衆目之主腦宗者匯合萬流之朝歸故拈花微笑我佛之綱宗也拜立得髓初祖之綱宗也六代傳衣五家分燄孰不奉此綱宗爲正脈盡未來際豈可越此拈花拜立之玄旨而別奉綱宗耶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閒寂無傳姑置不論若臨濟家人法照用賓主四喝三玄要及洞家君臣王子內外紹明暗正偏等名祇是當機接衆有此施設爪牙而後人崇此以爲臨濟曹洞宗旨末矣今就燈錄所載略爲集錄以存大槪俾來哲了然徹照融會貫通微特於自己消識功熏淘汰琢磨深有利益其於接勘後學暗合古人軌則復出自己機杼神出鬼沒妙用難思便是臨濟洞山兩尊宿復現世間不亦盡善也夫

世尊覩明星悟道古德頌云因星悟道悟罷非星不逐於物不是無情　世尊靈山拈花示衆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初祖命徒言所得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得吾皮尼總持云我今所解如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

非有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得吾骨慧可禮拜依位立祖曰得吾髓　南嶽讓謁六祖祖曰何處來答嵩山祖曰什麼物什麼來經八載乃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答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衡嶽道一師坐禪讓問圖甚麼一曰圖作佛讓取甎磨一曰磨甚麼讓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讓曰坐禪豈得成佛一問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是一無對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法如下種我說法要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問道非色相如何能見讓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問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見者非見道也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　野鴨過馬祖問是甚麼百丈云野鴨飛過去也馬扭丈鼻痛失聲馬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有省歸寮哭同事問馬云是伊會也汝自問他同事問丈乃大笑次日祖纔升座丈出捲却席祖便下座至方丈問我未曾說話為甚捲席丈曰昨被扭鼻痛今又不痛也馬曰汝深明昨日事丈侍馬祖視牀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馬問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豎起馬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舊處馬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黃檗參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檗曰嶺南丈問為何事檗曰不為別事禮拜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檗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一日舉再參話曰老僧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檗不覺吐舌曰今因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臨濟問佛法的的大意黃檗便打三度皆然告睦州今且辭去睦告檗曰後生甚奇特已後為一株大樹蔭天下人在濟辭檗曰參大愚必為汝說濟問愚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檗與麼老婆心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大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今却道佛法無多見

就或作蹴

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回檗云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曰只為老婆心切舉前話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甚待來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檗喚侍者引顚漢參堂去濟後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且成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問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克符問打化作麼濟亦打此是臨濟一枝歷代相承之大綱宗也　臨濟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問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問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問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諸方目為四料揀濟又云中下根來我奪境不除法中上根便境法俱奪上上根便境法人俱奪如出格見解人來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擬心即差若眼定動即沒交涉

提疑堤

有解者不離目前大慧杲云此事決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因甚達摩却道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妙傳言語事不獲已說箇心性已狼藉也要拔生死根縱饒念得一藏教喚作運糞入却被障正知見不現只管理會心性禪道枉費精神古人一言半句設箇栗棘蓬教透若英靈者栗棘蓬是甚弄猢猻家具盡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一向在意識邊向宗師口討玄妙却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依舊不知落處當時克符問臨濟不知那裏得此閑言語還會麼煦日句是境嬰兒句是人符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譌有甚諸譌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仙桂影婆娑何不早恁麼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又被風吹別調中大概在驪珠兩句上是境思量者人蹉過覿面被語網羅乃存境而奪人王令句奪境將軍句存人符頌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也須閑處作提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淡山搖翠色新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

中塵自起自倒日照二句是境直饒二句奪了也幷汾二句人境兩奪符頌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邪說聖凡情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王登二句符頌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添減一毫不得踏破澄潭月猶有這箇在穿開碧落天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動著卽錯淪溺在無緣却依舊處若要分明得但向垂示處看有時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恁麽便是若理會便不是莫道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會不得許你聞不許你會如上解註齊聞齊會了臨濟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如今若記著一箇元字脚是第一等惡口生死根本也眞要參禪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　臨濟云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三山來云人指學者　先用後照有法在三山云指師家法　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學前擡起便行猶較些子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作麽生抵當照用不同時作麽生湊泊三山云僧來問甚處人或甚處來先照待伊定動或棒或喝是後用僧來便打便喝先用一法隨云還會麽汝道是甚麽意是先用後照僧來棒喝看他如何承當下語卽用卽照僧來云汝來也或打一棒看他如何支遣應答再作商量不拘一格是照用不同時徑山杲云有不受瞞的漢來道者裏甚麽所在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拽下椎一頓也怪不得　臨濟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如踞地師子有時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作麽生會三山云劍言快利難當截斷學人情見獅謂不落窠臼一吼羣獸腦裂稍犯便遭爪牙吞噬探竿驗學人見地深淺邪正當面欺瞞不作喝用千變萬化最玄最妙向者裏轉得身方見臨濟用處　臨

濟云賓主相見學人拈一膠盆子主不辨境上作模樣被學人喝不肯放喚作賓看主師家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不肯放是主看賓學人應一箇境知識辨得拋向坑裏是主看主學人披枷帶鎖知識更與添一重學人歡喜彼此不辨是賓看賓所學辨魔知其邪正賓看主位中符云慣折驪龍頭上角學人有鼻孔主看賓位中符云驅耕奪食看臨時學人無鼻孔主看主位中云棋逢敵手兩家有鼻孔賓看賓位中云盲瞽相逢兩家無鼻孔此則與臨濟全同僧問賓中賓克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此亦學人無鼻孔問賓中主克符曰目瞽瞳神不出頭埋頭人不識指學人有鼻孔問主中賓克符曰高提祖印利物帶悲此賓字指利物邊非師家無鼻孔問主中主克符曰橫按鏌鋣全正令此主字指師家機用莫測言僧問賓中賓雪竇云滿面埃塵此上賓字指用下賓指不能用問賓中主竇云玄沙猛虎主字指能用問主中賓竇曰月帶重輪又曰溫故知新此體用雙彰也問主中主竇曰大千揑聚此體用雙泯與洞家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合此條賓主師家學家皆可說得天目晦有四賓主辨歸示辨中細心參看　僧問眞佛眞法眞道臨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名無實山僧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自救不了問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問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問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南院問第一句三要語風穴隨聲便喝問第二句妙解語穴曰未問已前錯問第三句棚頭語穴曰明破即不堪院許之神鼎諲曰若問我第一句蒼天蒼天第二句有什麼驢漢第三句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恁麼會也不負西來意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珍重僧問首山第一句答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問慈悲何在答送出山門外

問第二句答不打恁麼驢漢問如何接人答如斯爭柰何問第三句答解問無人答問對者是誰答莫使外人知問和尙第幾句薦得答月落三更穿市過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嘉州打大象問學人轉身處答陝府灌鐵牛問學人親切處答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云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古人意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問什麼活計答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捲復曰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頌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闔氏問豐干者箇是三玄頌作麼生是三玄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妄道曾親近和尙與我說了誑謼他人吃鐵棒有日在又曰一句中須具三玄三要賓主歷然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三山來載濟宗八棒一觸令支玄棒三山云如宗師置一令學人不知避觸犯當頭支離玄旨師便打是罰棒二接機從正棒宗師接人當打而打謂之從正三靠玄傷正棒學人務奇特靠玄妙反傷正理師打亦罰棒四印順宗旨棒師示宗旨學人相應師便打是印來機名賞棒五取驗虛實棒學人纔到或進語便打是驗虛實不在賞罰類六盲枷瞎棒不辨來機一味亂打此師家過七苦責愚癡棒學人不分曉十分愚癡師疊打他八掃除凡聖棒凡情聖解一並掃除道得道不得皆打斷學人命根乃上上提持用棒最妙者名爲正棒

玉林琇云第一須發心諦當必專爲生死始得第二須工夫諦當參一話頭一生不透一生參今生不透來生參第三須悟處諦當不認識神不陷空豁不疑生死不疑古今不强作主宰不以鹵莽承當爲有力量不以硬差排爲不疑不以麤放狂亂爲大機大用不以顢頇爲透脫無餘若竿頭宜進而不進言句應參而不參不煩穿鑿而穿鑿不可抹殺而抹殺入

門一蹉深可痛哭第四須師承諦當不蹉過師家相爲處否不孤負師腦後深錐否洞明從上綱宗否不施爲偏重瞎人眼目否若無眞正宗師爲之打瞎頂門眼雖有實悟爲人則禍生倘已見旣偏投師又謬邪毒入心如油入麪更或不知認錯漫云自肯不受人究竟謂之不被他轉此等何足挂齒第五須末後諦當不透末後關而言得大機大用具本分草料鮮不爲麤惡狂徒不知有此關於古人參悟與悟後重疑不移前作後指悟爲迷者鮮矣謗先聖誤後人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懼乎第六須修道諦當自己覺察是頓悟頓修根器否是果地善知識否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不走作過涌泉否現業流識淨盡否事事無礙否行解相應名祖試看是何標格第七須爲人諦當決要入眞參實悟悟後達向上關捩決以見性謂之悟不可於人認識之謬云有省於人向念未生時認妄爲眞印云有省寧絕嗣勿亂傳前六自錯後一錯人山僧與麼訶亦是憐兒不覺醜　曹洞宗青原思問六祖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問曾作甚麼來答聖諦亦不爲問落何階級答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思令石頭遷持書讓和尚曰速回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便回思問書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許鈯斧子便請思垂一足遷禮拜　雲巖晟造藥山藥問百丈有何言句晟曰有時衆立以杖趕散復召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藥曰今日因子得見海兄晟頓省禮拜　洞山价問雲巖無情說法甚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問和尚還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洞曰某爲甚不聞巖豎拂曰還聞否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教典巖曰彌陀經水鳥樹林皆念佛念僧洞有省又問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這是洞沈吟巖曰承當箇事大須審細洞猶涉疑後過水覩影大悟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

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與麼會方得契如如　洞問曹山名甚麼曹曰本寂問那箇聻答不名本寂洞深契之授洞上宗旨復問子向甚處去曹曰不變異處去問不變異處豈有去耶答去亦不變異此即洞曹一宗歷祖相承大綱宗也　洞作正偏五位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古轍云正中偏就初悟此理時立理是正悟是偏三更初夜黑表理然以月明前顯黑是黑顯時便有明猶理必由悟顯理顯時却好是悟也天童覺於相逢不相識句著語云雖然同共住到底不知名私謂相逢而仍不相識却好是初悟景象一相識即漏入陰界矣然人往往錯過都由於隱隱地總倚舊日明了識為依靠此則雖相逢而全不明了故云猶懷舊日嫌無聞聰問笑巖曰子之父母何在答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著某甲亦不見若見即非眞父母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是此句註也如以不識作不知解亦可但淺薄矣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古轍云就見道後用功時立功熏偏理是正失曉老婆表偏古鏡表正由奉重力見更親前但未能造理尚在影象故戒迷頭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古轍云此位是得法身亦即正位前半分是轉功就位後半分是轉位就功中間即尊貴位無中正也路偏也隔塵埃以方轉身尚未入俗隔也尊不可犯犯即汙染須善回互從旁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故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古轍云就功位齊彰時立正既來偏偏必兼正作家相見縱奪互用自不傷鋒犯手如火蓮無損乃他受用三昧是透法身大機大用洞山離三滲漏臨濟具三玄要俱不出此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分常流折合歸來炭裏坐古轍云就功位俱隱時立無正偏迹故不落有無及盡今時還源合本故歸炭裏坐如佛說究竟涅槃義乃自受用三昧雖大用繁興了無朕迹有謂正中偏作

體中發用釋偏中正作從用歸體釋者非是　雲巖寶鏡中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古轍引涅槃經云不能起住去來語言名嬰兒行如來亦爾如來不著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涅槃不能語者如來爲諸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今以例法中具五位也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原宗辨謬云以初二爲初疊以三四爲二疊以五六爲三疊以初二爻爲初變以二三爻爲二變以三四爻爲三變以四五爻爲四變以五六爻爲五變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古轍云離剎九辭錯然敬之无咎言正中尊貴位當錯然敬之不可觸犯所謂不觸當今諱也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古轍云外觀似寂中實搖搖如繫駒不忘馳伏鼠偷心在也如虎之缺如馬之馵古轍云虎食畜不至耳馬立時四足中必一足馵不著地此以例語忌十成也

五位功勳僧問向答吃飯時作麼生又曰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飢卽君視臣也吃飯句謂日用間不可須臾忘却得力二句卽聖化無爲義洞山頌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問如何奉答背時作麼生又曰只知朱紫貴辜負本來人卽臣奉君識得背是合塵便知奉是合覺朱紫二句謂當全歸白淨識勿倚任六識功熏爲極則也洞頌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問如何功答放下鋤頭時作麼生又曰撒手端然坐白雲深處閑翻轉本體作功夫故云功由前把鋤奉重今卽放鋤禾苗任運滋茂端然二句契入正位有無爲而治景象洞頌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枯木開花是此位功義月皎風清所謂深處閑也問共功答不得色又曰素粉難沈跡長安不久居古轍云前功是一色諸法俱隱今一色消諸法俱現不復得一色也素粉二句亦指前一色不可久居也洞頌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問功功答不共又曰混然無諱處此外復何求古

轍云。由前共。今則不共。坐法亦不可得。理事混然無迹。造道極致。更何求哉。此幾於不動地。無功可言。然視妙覺位。尙有無功之功在。故云。洞頌。頭角纔生巳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迢迢空劫。是甚麽境界。還知否。涌泉欣曰。我四十九年。尙有時走作。若識不盡。輪廻不出。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喚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就中功。相續大難。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洞曰。辨驗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明安云。謂見滯所知。若不轉位。卽在一色。二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明安云。謂情境不圓。滯在向背。取捨是識。浪流轉。直須離二邊。不滯情境。三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明安曰。滯在語句。失宗。當機暗昧。須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音密圓也　問如何行鳥道。洞答不逢一人。直須足下無私去。問莫便是本來面目否。答因甚顚倒。認奴作郞。問本來面目。答不行鳥道　洞山賓主句。洞問龍山。如何是主中賓。答青山覆白雲。又問主中主。答長年不出戶。問賓

主相去幾何。答長江水上波。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答淸風拂白月。後洞問僧。主人公。答現祇對次。洞曰。認驢前底。爲自己賓中主。尙未明。況主中主。僧問主中主。答自道取。問某道祇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答恁麽道卽易。相續也大難。古轍載。僧問廣德義。賓中賓。答蕩子無家計。飄零不自知。問賓中主。答茅戶挂珠簾。問主中賓。答龍樓鋪草座。問主中主。答東宮雖至嫡。不面坐堯顏　洞山綱要偈。一敲唱俱行(亦名金針雙鎖)。曰金針雙鎖備(古轍作挾)。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古轍云。初句言偏正。並用次句。言正偏互挾。雖隱而弗顯。正偏無不全該。三句言正中妙挾之印。當衆生機感。四句因機感而五位皆顯。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古轍云。明喩功。暗喩正。初借功趣位。明中暗。次借位明功。暗中明。至於功位齊彰。猶貴功位並轉。若窮而不轉。則事理迹未消。聖凡情未盡。是謂玄路之鎖。三不墮凡聖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絶幽微。背風無巧妙。電火爍難追。古轍云。此明正偏雙泯回照

非特無迹即幽微亦絕三句謂有當機則巧拙斯形此機感不到之地有何巧拙耶凡哉即兼中到位曹山云正空界本來無物偏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理就事偏中正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云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推此位最玄妙僧問君答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問臣答靈樞宏聖道眞智利羣生問臣向君答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問君視臣答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問君臣道合答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不欲犯中此吾宗法要偈曰學道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按無身有事即知有功也無事無身即雙泯也偃師云此提出寶鏡中君臣二字下箇注脚不與洞山五位全合　曹山五位圖頌此曹所立今依曹列序次黑白圈亦酌立所附之頌諸本不同今依一本繫於圈下期於孚穩而已●君頌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按此若

與洞山合應配兼中到位◯臣頌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按與洞合或配兼中至位拜相亦臣非尊貴位即落魄時貧子衣珠儼在故配臣◓君視臣頌子時當正位明正(有作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臣向君頌皇宮初降日玉兔豈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皇宮君所居然既降矣即本覺轉爲始覺不離於明雖奉重終屬功而淹留於人天故配臣向君若與洞合上即正中偏此即偏中正圈則當以上黑多下白少爲君視臣以上黑少下白多爲臣向君似不當以白上黑下倒圖爲孚◉君臣道合頌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如與洞合配正中來位惟次序不同耳　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古轍云心有所趨雖極玄亦偏蔽必須心心無處所方是衲僧行履本來衣指法身法執不忘墮法身邊正恁麼早不恁麼擬之即失認著父母未生前空寂境界乃墮空外道　曹山曰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披毛戴角是類墮

二不斷聲色是隨墮三不受食是尊貴墮三山來云披毛帶角乃異類中行若有滯落異類中須異類中有出身故類亦須墮拈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不斷聲色隨聲逐色也若不明了落聲色中要知聲不自聲色不自色聲色本無因心假立須聲色中有出身路故隨亦須隳拈云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受食是今時事不受食是那邊事若執那邊落尊貴中須知那邊了却來這裏行履處却尊貴位故亦須墮拈云不裝珍御服來著破襤衫又云滯三者中是墮落義向三中有出身是墮除義若論披毛戴角是類墮三句字面墮落義爲是若論曹山須具三種墮之言則墮除義爲是如上所註二義兼該大約須明轉位始得應時而食不受食害名正命食古轍云大修行人本無所住然亦隨處自在如鏡含萬象豈有滯礙故此墮字乃借義非實義也　石霜五位王子誕生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古頌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期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

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古轍云最初知有如王嫡子初生即得灌頂是誕生位頌中始末句言不雜外紹之功上和句言順於父銀籠是一色超出一色始見尊貴喻之爲父也朝生曰白衣爲宰輔直指禁庭中頌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古轍曰祇在外朝居臣位非宮中生也此子全事外紹之功是臣種名王子者所謂外紹王種姓也頌末二句言由學而至終在臣職不登王位何勞有此哉末生曰尋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頌曰久棲巖穴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巍科酬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古轍云末生言用功久而成頌首二句專顧本來人也十載句不重見聞一身句不著塵緣澄凝二句言恰神清虛恬淡皆合本意末二句轉功就位不立臣位私謂朝生則心心奉重末生則十八界枝末均以久熟而泯然一色化生

專指利他邊化生曰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頌曰傍分帝命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古轍曰傍分帝化轉位就功之子頌三句無私照四句淸熱惱碧油漢太守幢名五袴漢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襦今五袴言蘇民於塗炭也內生曰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淸風頌曰九重深密復何宣挂敝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官廳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古轍曰長在深宮之內功功之極與父無異卽理智一如冥合不分之義頌首句言與父合體寂爾無言末二句雖是無爲有時應機說法也　天童立三一色大功一色者由功力成就猶存功力也正位一色者理境之空寂也今時一色者事境之潔白也　天童覺四借一借功明位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頌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三借借不借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全超不借借頌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三山來云借借不借借正中來位雖借借而實無借借體用一如兆全超者不住理事玄妙有無體用雙忘秉中到也　潙仰宗百丈問潙山撥爐有火否潙撥曰無丈撥少火曰汝道無這箇聻潙發悟丈曰善自護持次日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潙曰將得來拈一柴吹兩吹遞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談潙山之勝丈曰能下語出格當與住持指瓶曰不得喚淨瓶喚作甚麼華林曰不可喚作木楔潙踢倒瓶出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潙遂往焉潙問仰山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答有主問主在甚處仰從西過東立潙異之仰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仰頓悟此卽潙仰宗相承之大綱宗也　摘茶潙謂仰曰祇聞子聲不見子形

仰撼樹潙曰祇得其用仰問如何潙曰長久仰曰和尙祇得其體潙曰放子三十棒仰曰某棒教誰吃潙曰放子三十棒　潙問涅槃經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魔說潙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潙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潙睡起曰適來得夢爲我原看仰取水與師洗面香嚴來潙曰我一夢寂子原了汝更原看嚴點茶來潙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一僧問訊仰山向東叉手立以目視師仰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仰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仰收雙足僧禮拜仰便打僧騰空去　僧問仰識字否答隨分僧右旋一匝曰是甚字仰地上書十字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仰改十作卍僧畫○相以兩字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字仰畫(卍)相僧作婁至德勢仰曰如是如是此諸佛所護念善護持僧禮謝騰空去仰謂道者曰此西天羅漢來探吾道吾以義爲汝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幻寄曰圓相卽拈花吹毛一撥直示全提人天眼目載圓相總六名曰圓相暗機義海字海意語默論有曰(牛)縱義(佛)奪義(△)相肯○許相見◡此爲舉函索蓋答以◠則函蓋相稱◎此抱玉求鑒書某字答(厶)此鉤入索續於厶字側加亻答成寶器相(仏)已成寶器相書土字答(土)此玄印玄旨相衆相不著也是猶市賈私爲誌驗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爲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此出楞伽經在示辨中解　香嚴本來照頌曰擬心開口隔山河寂寞無言也被訶舒展無窮又無盡卷來絕跡已成多寂照頌不動如山萬事休澄潭徹底未曾流箇中正念常相續月皎天心雲霧收常照頌四威儀內不曾虧今古初無間斷時地獄天堂無變異春回楊柳綠如絲　仰山臨終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龍潭智頌一二二三子(牛)字淸風起(仏)來勘不就(人)乃爭綱紀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兩口一無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鼈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

生吹到大風止　雲門宗龍潭信請示心要天皇曰
汝擎茶吾接汝行食吾食汝和南吾低頭何處不示
心要信低頭良久皇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信開解
問如何保任答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　德山到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潭不見龍
又不現潭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德無語一夕潭曰更
深何不下去德出復入云外面黑潭度紙燃與德德
擬接潭吹滅德大悟禮拜曰從今更不疑天下老和
尚舌頭也　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
無德打一棒曰道甚麼峰不會請益德曰我宗無語
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有省後鰲山阻雪坐禪嚴頭曰
每日牀上坐似七郎土地他時魔魅人家男女在峰
點胸曰這裏未穩去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通來
是與汝證明不是剗却峰曰聞鹽官舉色空義得箇
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峰又云閱洞山過
水偈前四句有得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得在峰又
舉德山打一棒道甚麼處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
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曰如何即是頭曰他後如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
去峰大悟曰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僧問如何是觸
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雪峰曰蒼天蒼天僧不會問
雲門門曰三斤麻一疋布僧曰不會門曰更有三尺
竹峰聞喜曰我常疑這箇布衲雪峰曰南山有一條
鼈鼻蛇汝等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
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眞淨曰雲
門拽拄杖攛作怕勢為蛇添足此是雲門宗相承大
綱宗也　雲門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
面前有物是一三山來云聞聲見色隨疑轉髑髏從
他換眼睛此是物上雖不分青黃長短而即認此光
為自己之病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
似亦是光不透脫前是著所邊此則著能邊之病又
云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
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
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妙喜曰此是雲
門據實而論透過法身今人為極致雲門反以為病
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

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則禍事也　雲門一字關問殺
父母佛前懺悔殺佛祖甚處懺悔答露問了卽業障
空二祖是了不了答確不備錄　雲門每見僧則顧
郎曰鑒僧欲酬則曰咦以爲常故曰顧鑒咦密師抽
去顧但頌鑒咦謂之抽顧頌曰相見不揚眉君東
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覺範曰今兒孫失
其旨以怒目直視爲不認聲色名舉處便薦可悲可
痛　雲門曰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
承當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密師離爲三句一函蓋乾
坤句二截斷衆流句三隨波逐浪句圜悟曰本眞本
空一色一味非無妙體洞然明白函蓋句也本非解
會排疊將來不消一字萬機頓息截流句也若許他
相見從苗辨地隨波句也首山拈函蓋句曰普天匝
地截流句曰不通凡聖隨波句曰有問有答　僧問
如何是道巴陵鑒曰明眼人落井問吹毛劍答珊瑚
枝枝撐著月問提婆宗答銀盌裏盛雪鑒不作嗣書
將三轉語上雲門門曰他日老僧忌辰只消舉此三
轉語作供足矣　雲門綱宗頌曰康氏圓形滯不明

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
憑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關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
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二喪時光藤林荒圖人意
滯肌尫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呀中眉垂四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
少五按此頌是大悲圓滿陀羅尼紫字集人天眼目
中略爲解釋似覺出自餘論　法眼宗雪峰將三箇
木毬一時拋出玄沙作斫牌勢峰曰汝親在靈山方
得如是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峰輥出木毬沙提來
安舊處　玄沙問夾籬處有佛法也無峰據籬一下
沙曰某不與麼峰曰作麼生沙曰穿過籬頭來　玄
沙以上根罕遇作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
成具足都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於宗旨猶是明
前不明後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若知出格到手
便轉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不著平常
縱奪隨宜二理雙明不被二邊所動妙用現前是謂
第二句綱宗也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
應用無方全用全不用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

三句綱宗也　羅漢琛侍沙令侍者閉却門問汝作麼生出去琛曰喚甚麼作門　地藏問法眼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藏豎兩指眼曰同亦豎兩指便起去雪霽辭藏去藏曰尋常說三界惟心指片石曰在心內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放包求決曰呈解藏曰佛法不恁麼眼曰某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大悟此法眼宗相承大綱宗也　法眼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人天眼目云一心約攝諸法得總名能生諸緣成別號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等稱異門建立境界故稱成不動自位而爲壞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師聞大了悟白眼眼曰汝向後爲國王師　韶國師四料揀聞聞放三山頌萬籟傳聲無彼無此放開耳門都在裏許聞不聞收三山頌猿嘯鳥吟落花流水是聲非聲歸眞亦爾不聞聞明三山頌剛到長松下又從幽澗過蹉跎泉石裏逐處演摩訶不聞不聞暗三山頌四方咸問道覿面不通風小軒音幹天地老一枕夢周公　韶國師宗風頌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上錄五家綱宗言句略示門風切勿泥滯師子兒把得便用踏毗盧頂上行一橛頭豈爲儱侗雜貨鋪誰道支離者裏一也無何有於五家盡從此中出亦奚止於五家也用則與海龍王鬭富不用不值半文錢臨機設化應用無方盡未來際請事斯語

示辯

我佛爲一代法王過去諸佛聖賢或爲當機或爲影響現權現實現正現邪示圓示偏示順示逆權如觀音文殊逆如善星調達邪如長爪殃崛偏如緣覺聲聞甚至顯爲九十五種外道逞其邪智以與佛角偉我佛圓頓止教得以五時顯密闡揚流通其人皆不

得作實法會宗門諸祖亦然故有時云即心卽佛有時云非心非佛有時翠竹盡是眞如有時黃花決非般若莫非解粘去縛點歸正轍前則有初祖所化六宗繼則有歷代不同諸判如三玄要則有古塔輩之偏詞三峰輩之拈語而洞下五位前後諸祖評唱不同無夢主公濟洞兩家拈提各異雖有優劣不齊要皆乘願示現不有偏者何以顯圓不有異者何以顯勝來哲須感示現之深心不可萌攻擊之快說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庶幾祖印高提妙心徹透云爾　漢月藏云學自威音無象一〇爲千萬佛之祖故七佛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勒成無文密印飮光二十八代無非以法印心此法之不可滅沒也重矣達磨六傳後旁出之徒於法偈中鑽出理路密處成滲漏馬大師拈出一機一境絶盡旁門單提向上故正出爲重遂有野狐三撼其門百丈末後一喝從前心法印定於此矣黃檗有三頓痛棒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此臨濟三玄要所以發明佛祖之祕以簡一橛頭相似野狐涎爲萬世法也天童斥曰此漢月以三撼三頓爲臨濟三玄要之據試問若有威音卽不可謂無象若無此〇從甚麽人畫出又七佛但有偈未見有雙頭獨結又未聞釋迦有四法交加既四法交加豈可謂無文密印哉漢月靈芝庵拈花云此法之本本無法也無法豈無本有法也無法而付卽有法也法法何法卽無法也此有而無無而有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也此豈不是漢月於法偈鑽出理路配成四法何曾夢見馬師一機一境百丈一喝耳聾哉雪竇頌雲門對一說末云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夫一橛頭豈容別有硬與不硬相似與不相似耶漢月加謗老僧何曾夢見老僧一棒直指一切人本分正單提向上事也　藏公五宗原云見繪家圖七佛始始於威音王惟大作一〇相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而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音者聲之外威音王未有出載無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若龍樹所現而仰山謂無相三昧然燈已前是也圓相出西天諸祖七佛偈達磨傳來蓋有所本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天童斥云五宗原豈可以繪家圖爲原本此

漢月揑造抹殺法華經載威音王佛出世事妄說無有唯作一〇相且仰初無無相三昧之說但云不離隱身三昧後王常侍寄書作一〇相潙云千里有箇知音仰云也是俗漢於地上畫一〇中書日字以脚抹之潙大笑可見種種圓相不出隱身三昧脚抹豈非翻前隱身案耶漢月如是妄說妄作一〇相謂然燈前既然燈前豈可謂圓相出西天諸祖既出西祖皆釋迦後以何爲然燈前耶又謂圓相早具五家宗旨五家各出一面有正宗先出臨濟一宗此〇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者既曰五宗各出一面當以一〇相開爲五面且五面既從一圓相開則當正則俱正偏則俱偏何獨臨濟先出爲正宗耶又豈可謂此〇相全於臨濟拋出直下斷人命根耶此見漢月立一〇相爲五宗原不可據況能原五宗之旨耶漢月云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一偈者益可笑臨濟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正法眼尙滅況有一〇相賓主首羅眼等名相遺害後世耶又惟恐執名相爲事故以吹毛劍斷他名相猶恐執吹毛爲事故曰急須磨也然則漢月於本分未徹故不見威音王佛威音者卽諸佛一切含靈共稟擧目了然不假思議言詮所謂情與無情說法無盡者也若不據五宗悟由爲宗旨別立異端爲五家宗者則致後世妄造怪異穿鑿無根妄誕從漢月始　潭吉復作五宗救天童闢妄救曰潭吉謂臨濟於三段二打後以四料揀明之二打謂打克符普化於是玄要賓主炤用等宗旨立焉可見自迷頭惟配合名相凡有三者引爲三玄要據如三擊三撼等頌百丈醬甕曰擊碓傳來三甕醬卽興化拈香亦捧爲三數臨濟三聖大覺魔魅後昆且三頓棒漢月謂未聞有兩頓四頓之旨潭吉又何得謂二打乎喚作棒巳逐塊況認三段二打爲定式而以四料揀明之乎又引漢月頌七佛偈云無相身心卽有無有無兩絕密交蘆迅雷不及掩雙耳夢斷遙空月自孤又作此㊥相與所謂不可有無有無不可者皆如彖繫以明一〇之旨不知一〇已錯更何論所繫辭耶祇如夢斷遙空不過似聞雷偈默坐公堂心源不動意至一聲頂開喚起

自家底則與不可有無妄說天地懸隔矣　五宗救曰黃梅亦以袈裟遮圍六祖徵其前悟無住生心大徹以衣鉢付之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自一條至二十五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開闔變化默印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也如六祖菩提本無樹偈豈非滯在淨處於心法有未圓若此便究竟三皷入室不應復有大徹則偈旨之偏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此正顯潭吉不肯深思前據衣縷爲示法數謂非苟然後曰宗旨不在衣上自相矯亂漢月誣六祖偈謂斷見潭吉改滯淨處心法未圓則世尊法本法無法偈亦滯淨處未圓耶又迦葉偈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豈非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乎漢月潭吉向本來外說此心此法之奧反斥六祖偈爲滯淨處未夢見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耳　救曰五祖亦未見性語皎然明白後世云故意不許可笑天童云壇經載五祖云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惡人害汝故不與言

後見偈將鞵擦了曰亦未見性衆疑息故見五祖時謂弟子念念不離自性與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等句言雖廣略理無二致安可以未見性語爲實哉則本來無一物之意全是自性豈離自性外別有一物誣爲斷見謗著淨邊恐招謗法過盡未來劫　天童云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合當三玄九要既不可以三字死配又豈可以三玄要爲實而謂自悟三玄要耶臨濟以上無玄要言不可謂自世尊至臨濟前斷無悟者既有何關三玄要哉覺範雖於兩堂同喝賓主歷然有見處錯以爲三玄三要未免識者笑然有過汝處云細看卽是陷虎機豈不徵玄要非實法哉救中又道拈提玄要者汾陽慈明覺範不下十數人昭公號中興今之抹殺宗旨何以稱焉汾陽誠老僧二十四祖所以道只須明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變通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此汾陽旨卽臨濟旨亦老僧據自受用身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各各醒自身受用旨漢月謂只得一橛頭硬禪老僧辨論無非爲佛

法故又云潭吉謂漢月眞炤無邊皆是悟處不過似
他而已不爲無見且問潭吉等多少漢月有似他不
似他又有箇眞他耶又引香嚴一擊忘所知謂眞炤
噩知故僅得似他非眞他也此益顯未知香嚴眞悟
嚴忘擊竹作聲之所知正據嚴全體不假修持而有
所以道場古路用酬潙山未生前一句耳老僧據爾
我爲離一切名相之眞炤香嚴我有一機瞬目視伊
非據爾我爲眞炤乎實上座夜明簾捲無私炤金殿
重重顯至尊則眞炤與尊貴同旨無疑故老僧道似
他者學似他也人不稟離名相之眞炤則據全體大
用斷彼名相而悟爾我全體潭吉錯認離相離名引
洞山呵云認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底道理正先
炤後用有人在者且問離相離名人不稟底人汝作
麼生銷而可謂無有人在耶　又云汾陽道會此三
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索性道破與
臨濟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般汾陽雖順僧問答三
轉語恐作實法會故有切在薦取之囑所謂急須著
眼看仙人也　又云風穴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
老僧云宗門三印不知始何人若到老僧前怎麼判
一棒打折他驢腰潭吉只據印字紐合三印殊不顧
穴全語云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
道得麼穴此語正覿面提人下舉盧陂不薦至牧主
日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據是則印空印水
印泥愈彰朕跡正所謂當斷不斷者何曾夢見風穴
汗臭氣　天童與藏公書云汝舉百丈不落因果因
墮狐身此破本無一物之外道不昧因果此破執身
是菩提樹爲非者汝墮無窮劫無出期本來分上無
一物之名可立只因昧故道不落致墮狐耳豈非汝
昧之甚者若知極麤一棒落處自不昧矣　又云臨
濟道無位眞人常在面門出入漢月何不自摸面上
有三有一有麤細有人法四相有小法大法大法中
大法賓主玄要料揀堂奧花巾脈脈袈裟縷縷星樹
師法柯枝花果乃至我法眞子過去再來法密道尊
新宗舊旨威音一圈七佛交截雙頭獨結橫開竪合
河洛理數也無豈非逐名言塗汙自家面門乎　又

云德山托鉢峰云托向甚處此峰偶爾成文德聞似
言中有響便歸正將錯就錯一似曉他一似相見峰
不薦巖頭曰未會末後句一似點他一似忍俊不禁
德喚頭密啓便休明日上堂不同頭笑曰且喜會雖
然只活三年此頭明歸方丈洎與德山相見耳汝則
謂被徒問著便托歸方丈及頭言未會末後句喚頭
問復休去未有巖頭强似德山未聞德山輭不中用
昧却德巖相見的意皆爲賓主相見　三峰燈史載
藏公立四殺雄云抹殺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學一
爲用也（高峰聖云春風猶未至先綻一枝梅）驗盡法中英雄者謂其能
以大機爲用也（聖云雲收霧卷青天碧腦後雷轟過九洲）奪盡法中英雄
者謂其能以抽爻遜位爲用也（聖云換去乾上九畫長坤下畫）瞞盡
法中英雄者謂其能以前定不滿爲用也（聖云紅日幾舒影青雲隨後遮）
又云靈悟一句一棒便無一法當情然此一棒
正是實法繫人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
始得一句中三玄三要謂之小法中大法有句無句
乃大法中小法兩不可缺有句無句又脫卸一重走
在頂尖裏去三玄又脫卸二玄走在第三玄去三要

又脫卸兩要走在末後句裏去按此言句均似別出
意見重添名相錄以備考耳華藏證云透盡差別智
法如臨濟玄要賓主照用人境曹洞五位三墮雲門
三句一字潙仰圓相法眼六相義五家宗旨一一透
過而會歸德山托鉢公案止忘盡法見通身在裏許
通身又不在裏許所謂透盡大法方可罵除大法向
威音那邊更那邊任運過日去又五家臨濟最妙濟
又四賓主最妙分六種機用乃祖師中之祖師也此
亦創論錄以備考　三峰開發工夫中云菩薩正禪
雙照礙雙遮雙遮礙雙照又不妨雙遮即雙照雙照
即雙遮四法交加結角如錦文此如來禪結頂處均
錄以備考　指月錄載覺範云古塔主誤認玄沙三
句爲三玄但分三玄遺三要沙云眞常流注爲平等
法但以言遣言理遣理死在句下若知出格量則不
被心魔使到手便轉不坐平常見第一句也古謂句
中玄回機（轉）位縱奪隨宜廣利一切此第二句古謂
意中玄大用現前全用不全用此第三句古謂體中
玄又薦福古云空劫自己是根今時日用自己是枝

0669

三玄法門諸佛以度衆生令成佛今言是臨濟門風矣汾陽三玄三要事難分總頌三玄得意句玄或作意中玄萬象句體中玄重陽句句中玄僧乞標出古云體玄句玄玄是佛祖正見隨入一玄已具正見僧問體玄古曰會萬物爲己三界唯心自心是佛如此等方是正見僧問如何語句因緣是體玄古曰佛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帝釋將一草揷曰建刹竟水潦被一踏起曰向一毫識得根源此等合頭語直明體中玄自無出身路問何言句明出身路古曰僧問維摩手擲大千世界於他方如何甘泉答塡溝塞壑僧問一句道盡時如何答百雜碎此等語雖有出身路未得脫灑須知有句中玄透脫一路向上關棙本分事祇對僧問何等是句中玄古曰佛答昨日定今日不定祖答廬陵米作麼價餬餅麻三斤類此等句中悟入體玄見解淨盡便能與人去釘拔楔然但脫佛法知見見解猶在生死不自在爲未悟道故今以此爲極則祖風歇滅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問玄玄古曰如問有言無言世尊良久臨濟三問三

被打方便門爲玄極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僧問三玄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得體玄未了句玄有佛法知見對答要合三乘具理事道眼未明眼有屑須更悟句玄也若但悟句玄透得法身反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玄也學人縱悟一種玄門又須明玄中玄始得平穩僧問三玄法門名既三法門亦三語各各不同如何言一句具三玄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經云一切諸佛及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一毫端現寶王刹維摩云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到此境者一法一色皆具含容周徧何疑一語不具三玄要耶問要一語具三玄要意安在古曰諸佛言教出體玄諸祖言教出句玄佛祖心法出玄中玄如巴陵鑒只悟言教未悟道見性問提婆宗答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教同別答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不作忌齋豈可乎覺範曰古誤判三玄要爲玄沙三句所言一句具玄要臨濟所立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嚴頭雪峰

但名陷虎却物古謂非濟門風必有據何不明書不然則是聽說三玄則分體句玄三要則不分方呵學者溺知見反引金剛楞嚴維摩證一語具三玄要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安用宗門古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又引知見爲證此一失也巴陵眞得雲門旨所答三語赴來機活句也古毀之二失也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世尊偈曰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楞嚴一擧緣心二識精圓明然猶不間隔其辭慮於一法生二解古剏建兩種自己疑誤後學三失也覺範曰參同契但易玄要爲明暗首標明皎暗注又發揚之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玄也本末須歸宗等此句玄也謹白參玄人二句道人不遺失時候眞報佛恩此意玄也法眼注恨不分三法一味作體玄解失石頭意又妙精圓明未曾間斷謂之流注眞如汾陽所謂一句該萬象也神而明之機用脫窠臼有語中無語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也三玄之設本遣病貴知其意謂之不失時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也古喜論此道然三玄則以言傳至三要未容無說自非親證莫能辨也曇珍曰淨名香積品羅什註曰如來說法其要有三一軟善語二剛强語三雜說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本此幻寄曰古分劈古人公案爲體玄句玄無論未達臨濟落處卽於一句具玄要文義亦戾甚寂音斥之良是而謂認沙三句爲三玄則誤與古同蓋沙未嘗有體句之名兩家俱以第三爲極則沙第一句盡十方祇是仁者等語已盡古體玄義音摘數語爲句玄復以沙第三句爲體玄淺深旣倒置强合其所本二强析其所本一原古二種自己意謂體是教極則句是宗極則尙是今時自己言句邊必不涉言句契空劫始謂玄中玄其訶巴陵卽指盧陵米價等爲句玄未爲悟道也殊不知米價卽空劫已具三玄要佛佛相授燈燈相續卽此而已音謂古不識陵活句彼固識爲宗乘極則活語直未識卽空劫自己之分身與玄中玄無異耳古旣不識此則玄中所列世尊良久等又何能窺藩乎於不二法强生二解佛祖無奈渠何矣音又引楞嚴罪古二種已楞嚴固有二種根

本古肯俛首乎古言空劫是根今時是枝何嘗截然
二之必以此睪則眞心妄心本來識神皆負罪哉音
太息立言難不誣也音引參同契責法眼更穿鑿曇
珍三要乃古流裔咦欲識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
拈花窺鞭艮馬今何處高樹扶疏映晩霞淸雍正間
河南睢州惠曇威淸入天眼目中列有玄要總頌玄
要旨訣玄要決疑均似創論不錄私謂臨濟三玄三
要或有所指但既未確判似亦不必苦搜薦福輩所
判語豈盡合濟意天童謂臨濟前無玄要語不失爲
歷代大知識艮哉是言也天目晦云位中符謂臨濟
屬機用接人賓主洞山屬功勳本分自處賓主豈濟
機用外別有所謂本分洞本分外別有所謂機用乎
位文云洞兼中至主中賓此洞亦具相見賓主若但
言兼至方是賓主餘但虛設洞旨豈如是乎位云浮
山翠巖克符汾陽語爲本分賓主與臨濟所示無涉
位不識賓主落處於看字逐塊謂克符汾陽爲洞發
應取克符汾陽語俱載洞賓主章豈不以克符答主
中主之橫按鏌鎁全正令句汾陽三頭六臂擎天地

句俱濟賓主牽合理之本體不涉於用是洞主中主
不得遂以三頭六臂句攺答主看主汾陽並無四看
問答況主看主是兩家相見主中主是主家全主豈
可妄攺位公反妄謂古德或不曾細心以機用功勳
別之不見首山頌識得賓全是主主中賓賓中主更
互用無差互賓中賓主中主兩家用莫讓主把定乾
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爲主中主首莫
也不會錯踏題目頌了洞中字賓主麼翠巖頌賓中
賓出語不相應未諳審思惟騎牛過孟津釋曰頌學
家眼未明孟津深廣便欲騎過賓中主相牽日卓午
展拓自無能且歷他門戸釋云頌學家具眼雖是東
抛西擲探竿在手且歷他門主中賓南越望西秦寒
山逢拾得擬議乙卯寅釋云頌師家眼覰東南意在
西北如寒拾相逢呵呵若擬議則乙卯成甲寅烏豆
換矣主中主當頭坐須怖萬里涉流沙誰云佛與祖
釋云頌師家把定佛祖也無著處白巖謂與濟賓主
無涉不妨指出按所釋頗醒錄之晦祖答或問云洞
見學者祇認驢前爲自己故云賓中主未辨若向空

劫前識得。便解從偏入正。辨得賓中主。更須盡却今時。無家可坐。無世可興。方是主中主。然濟施設在覿面全提機用。即是黃檗處所悟本分。洞施設在我渠回互正偏。即是垂手接人機用。故濟只示四看賓主。則四中賓主已具。克家種草。舉著便知。故克符汾陽浮山翠巖讓。自然如空合空。又白巖摘珠中妄改諸大老語。如長沙游山歸。案雪竇頌。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晦曰。首二句實將本分道破。眼既開。是法住法位。所以道隨芳草逐落花。復觀羸鶴二句。若作游山會。未免髑髏偏野。乃云長沙無限意。分明欲露長沙面目。柰描寫不就。遂云咄。昭覺云大似作夢。却醒方知。竇頌非言意可測。而長沙首座問答處自不錯會。今白巖妄截去後三句。咄一喝。如寶器被折半節。得不令人咬指乎。雲門廚庫山門案。竇頌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不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晦云。首二句頌雲門廚庫句。是放一線。將人人光明列出來。又恐錯認。復云好事不如無。花謝二句。謂無廚庫光在甚處。則花樹無所見。且道是誰不見。來末後倒騎牛二句。方知明中有暗。暗裏有明。一段光明初無覆藏。得此結束。始盡公案。好處頌亦意句俱圓。今白巖將誰不見誰字作還字。截去見不見二語。使雲門公案好處不盡。竇頌意句不圓。無知妄誕。其過豈細。錄此以備後鑒。然伊庵現緝各章。刪截古德原文甚多。總期簡省便覽。來哲如欲周知。切須偏閱銷通。切勿責其妄改爲幸爾

別燈錄載紫玗云。瀉眼二老。一主華嚴。一主楞伽。故白巖偶言非之。此事尚不與教乘合。況以華嚴六相配法眼宗。晦云。華嚴經佛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正立地成佛宗乘。六相義與三玄五位三句同轍。法眼作頌定爲宗旨。集人天眼目者。收宗鏡六相義語於法眼宗。白巖錯會宗鏡六相同夢渡河語。謂六相教乘尚未極。則不可爲法眼宗。紫仍其謬。因略釋宗鏡云。今依因門智照以喩明。如舍是總。椽等別。椽等合作舍名同。互望非一名異。椽等一多相成名成。各住自位本不作名壞。此六相義。是初地觀能入法

界之宗位位卽佛階墀宛然重重磨煉本位不動斯則同異具濟理事不差因果無斷迷悟全別若論大旨六相還同夢裏渡河若論圓修斷惑對治習氣非無理行相資缺一不可釋云未契入法界者且以因門正智比量含唸觀見非一非異之旨初地見道位證出障離垢眞如圓融境智故有此觀因果登高自邇迷悟後後勝前復以論大旨本始不二之究竟覺拂盡行布迷悟階級在教中不許因地有此不二之覺惟別傳祖祖同證然不二之覺如果圓究竟安住涅槃果海如因中本始不二之覺則理須頓悟乘悟幷消事逐漸除因次第盡故曰圓修斷惑對治非無永明善說法要以六相立掃自由還與三玄五位同乎異乎初地至七地見道位雖證眞如在法界量裏未超心境無功用道故如夢渡河若以六相合究竟位六相卽無上菩提妄言教尙未極悲夫法眼頌萬象明明無理事乃六相深旨見徹禪教皆在裏許白嚴以萬象之中獨露身謂是宗語揭爲法眼宗旨無理事頌斥爲教乘何異撲象雲峰頌成壞總別同異

帝網交參六義以帝網喩六相是事事無礙法界白巖載雲峰頌又謂六相非教極則豈知雲峰旨乎一主楞伽謂鏡智三生也溈山云我以鏡智爲宗要出三種想生相生流注生楞嚴云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法眼明成無上覺想卽能思心相卽所思境微細流注俱爲塵垢若淨盡得自在白巖云至以三種生爲溈山宗可笑不知鏡智爲宗之旨依教僧祇劫滿入金剛定成無上菩提異熟識方轉成大圓鏡智宗門不歷階級頓悟自心卽契入鏡智之宗李長者達無始無明爲大圓鏡智與溈語合溈引楞嚴正鏡智爲宗之旨若達本忘情賴耶根本識卽成鏡智根身器界如像想相流注俱成無上知覺眞得佛祖心髓溈問妙淨明心仰答山河大地非鏡智爲宗之相生乎溈山原夢以驗仰嚴度水擎茶非鏡智爲宗之想生乎仰山答僧彼處樓臺汝反思的還有許多否及信位卽得人位未在語此僧返照能思心無境落比量祇成信解若獲親證現量契入鏡智人位顯矣此非以想相流注三生令證現量契入鏡

智之宗乎宗門極則卽教極則故瀉眼鏡智六相爲
宗旨且重離六爻可爲宗旨豈圓頓教證反不如域
中奇耦數乎　古轍載洞山賓主句主卽正卽體卽
理賓卽偏卽用卽事理之本體不涉用者名主中主
如王居內宮親從體發用者名主中賓如臣奉命出
在用中體名賓中主如鬧市裏天子用與體乖全未
有主名賓中賓如無父之兒與濟不同私按作此判
亦可但晦公所判該廣耳　行策師云洞宗三疊五
變諸師異說當以初二爻初疊三四爻二疊五六爻
三疊內卦自受用三昧外卦他受用三昧五變喩顯
法圖列初二爻正中偏二三爻偏中正三四爻正中
來四五爻兼中至五六爻兼中到以配五變者是亦
與辨謬同長行中以初爻爲正中偏二爻偏中正三
四爻正中來五爻兼中至六爻兼中到者參差未善
又曰內卦自受用初爻文殊根本智當發大心二爻
普賢廣大行當行大行三爻圓證佛果爲成道相當
證大果外卦他受用妙覺逆流同入生死海若合祖
意不爲自了漢作大佛事以三爻是功窮位極之正

此是轉位就途之來故合爲正中來五爻道後普賢
行當裂大網六爻攝用歸體爲祕密藏入涅槃相合
諸祖虛玄無著之宗當歸大處利他行滿置諸子祕
密藏中我亦自住中也至所配初二般若三四法身
五六解脫者是自受用無脫他受用無智當以覺自
覺滿覺他以配三疊也覺範五變以中孚大過巽兌
假亭五變以震巽艮兌均出創論　綱要云覺範改
兼中至爲偏中至未是至是兼的這邊纔用著兼到
是兼的那邊和兼也放倒了辨謬曰至者周也以行
周沙界爲通途也到者墮也卽尊貴墮也私謂偏中
至語醒而意單薄原文旣是兼當從原文　辨謬云
寶鏡變盡成五發明涅槃經如來應世五相洞山立
五位正偏石霜立五位王子乃法王之子以初位實
智名誕生以偏位權智名朝生以圓證佛果最後一
生名末生以道後普賢行名化生以功位齊泯心佛
衆生等同一際名內生所謂誕生王子父卽此也有
謂此位同出根本智何啻萬里或謂化生將軍位末
生羣臣位朝生宰相子誕生太子乃至內紹外紹諸

見均似偏說私謂內生既稱王子謂即誕生父恐未盡然若配正偏五位誕生以配正中偏悟門知有朝生配偏中正奉重功勳末生配正中來深入徹證化生配兼中至利物機用內生配兼中到體用雙泯頗合亦與石霜頌合九峰謂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為臣種知向裏許承當擔荷為內紹須見無承當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借為誕生名王種又內紹灼然有承當荷擔亦須得轉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就位了始喚作人王種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外紹不借別人家裏事內紹推爺向裏頭問孰親答臣在門內王不出門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古轍云臣在門內王不出門俱指推爺向裏頭此臣指王子非外臣也內紹只得王名外紹只得王姓必須紹了轉功方眞王子紹是功指內紹內紹未轉亦臣位總是偏以知有是偏中正紹了轉功方是王種名君者以在儲君位是正中偏與洞山所立別綱宗云傳燈石霜章謂霜為洞山五王子作頌朝生末生

是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知有方為內紹然俗須轉正中偏配朝生偏中正配末生言向奉未敢言功承當擔荷始是功正中來為誕生王種出自創論假師因全未知有一語作如此配九峰本以紹為偏中正紹了轉功為正中偏是偏中正應在前今以正中偏在前配朝生與九峰已不合又以洞山前二位全未知有與古轍以正中偏為悟門復不合所配誕生亦然須知洞山五位皆屬知有正中偏悟門知有時正位一色大功一色今時一色均相應為得不稱內紹與九峰外紹全未知有語斷不能強合所云紹為偏中正二語亦與洞之正中偏偏中正稍有不同故偏中正列在前也錄以質諸洞宗尊宿再為定判曹山五位以君臣臣向君君視臣君臣道合為次會元指月首白衣次子時次毯裏次王宮次渾然偈而不分配三山來首王宮配誕生次子時朝生次毯裏末生次白衣化生次渾然內生辨謬首子時配君視臣誕向次白衣配臣向君朝奉次毯裏配君末功次王宮配臣化共次渾然配道合內不共古轍依玄鑒

圖首白衣配正中偏次王宮配偏中正次子時配正中來次毯裏配兼中至次渾然配兼中到紫玶同諸師各有所見總以綱宗中所依古德列次較妥錄俟後定曹山三種墮三山云有墮落墮除二義若論大陽牯牛類墮不斷聲色隨墮不受食尊貴墮則墮落義曹山須具三種墮則墮除義古轍云大陽與曹山義乖覺範不察收入僧寶傳詳之幻寄云僧寶傳述三墮語遺尊貴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遺類墮濟公獨載林間固有所擇也大陽直以墮爲墮落非曹山旨矣　雪竇頌龍牙問翠微臨濟案云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祇應分付與盧公是也僧寶傳謂竇以瞎龍死水罪之牙聞必笑所判恐未然　三峰有十六問啓雲門湛第一問嚴傳寶鏡若是覩影前事爲甚未悟先傳堂奧後攖寧答云洞於無情說法處達本猶沈悟迹故臨行有末後重拈過水始釋迹偈以明始末俱盡若大慧復至虎丘打失救產因緣與洞過水頓脫悟後影同天童闢妄救云洞過水覩影大悟前此悟無情說法而不薦祇者是非迷頭認影乎私謂洞山過水方大徹則前之未契如如不必諱却雲巖必了知洞山定得徹悟佛祖慧命寄在此人先傳寶鏡亦復何礙且謂寶鏡是堂奧事三峰之創論也至攖師引大慧比自謂確據其實未然蓋不了產難公案無礙佛知見圓悟所以有公案不必盡會之說而祇者是不薦本分收闢然亦暫時岐路耳非全未知有也錄俟後定餘問非要不載　高峰枕子案徑山頌一捺捺倒爬不起渾身墮在濫泥裏枕子落地笑呵呵咄吃瓔珞粥底不是你此頌最親切雲門湛作頌翻之天童作二頌正之而崆峒復作頌扶湛以撥童童復有判崆峒語最後出復徐一我書今摘復書略錄大旨此實宗乘正眼佛祖慧命繫焉閱者察之天童云雲門頌未盡了義教初發善心中破善後始明善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以配雲頌只破善無後明善故某說未盡在後因瑞白謂某有主公在是雲所撥某據撥字責瑞云若爾益證雲門墮空則雲子孫證其墮空至某偈則因雲未盡念箇補闕眞言曰

四大無我無心風箇中無二主人公廓然撲落非他物十方世界現全容乃據主以明善無心風該初善無我該破善中偈已該三句而現全容謂卽見如來也居士將某主爲初爲無主爲次破某但知法非法對待識神主不知某是超法非法過量主矣百丈以杖趁散復召衆云是甚麼此是別傳單提之旨豈如雲無我如風誰是主元無物其子孫死認撥主爲超方句若爾藥山何故道因子得見海兄而雲巖頓省豈藥巖亦取法相耶仰山囑高峰惟爲主公安身處峰如網跳出只是舊時人此正依舊山是山水是水故安邦定國也而雲云誰是主則茫無主豈得安定某謂豈存四大無我有我心如風者正謂雲頌與峰不相當居士云頌只要頭腦不差便可兩存者先當看仰囑峰悟的頭腦清後看兩頌誰當不當論差不差雲云誰是主元無物仰囑主安身處頭腦不相當無我如風云云又與峰如網跳出安邦定國頭腦不相當反與相違相破其子孫又死執撥主爲超方句分明墮空落外烏得謂頭腦不差可兩存乎某云無

夢無想主何處白汗出身念無起枕子落地笑呵呵伸手元在縮手裏四大無我無心風一頌見前直據仰囑峰悟說念無起正一念無爲一念不生也無心風正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也居士云兒甫下地便知飢知寒能視能聽如西祖對異見王者大不然西祖收在一塵卽仰無夢想主安身處知是佛性意喚作精魂卽居士兩知兩能也且西祖不說在意曰知知能屬意識以爲主豈不以意識精魂爲佛性又云不管妙容色的偉衣冠的一班盡情叱逐使堂中靜悄悄主公靈然自在旣到處逢渠何須叱逐方道主靈然自在豈鬧亂地主便不在耶要之雲門不知主安身處故云誰是主元無物端白歷然不知主安身處故死認撥主爲超方居士不知主安身處故云不可說有說無某直據本分主直是十方全現唯我獨尊還信麼居士謂窮其差根全在主公與身命豈可列爲二致句旣十方全現的主豈在身內若認作身命中則身命去主隨去此安身心中那堪認主主別有在居士斷然以主與身命爲二致則是非

都在一致二致問六祖答色身無常法身常云據汝說卽色身外別有法身此非居士妄身外別有主主與身命二致現前一班必須叱逐等見乎而祖斥爲外道何也南陽問僧返觀陰入界處有纖毫可得否答不見一物可得居士請看有箇妄身心否又問身心外更有物否答身心無外豈有物耶又問汝壞世間相耶答世間相卽無相那用更壞陽曰若然卽離過請看離身外別有主否可說十方現的主不在身內否現前一班容叱逐否據某正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居士正是於一法生二見色身外別有法身是誰差根邪解據六祖國師言居士正是先尼外道執神我斷常邪見居士若信某言摸取自家頭腦自見某頌所論親切處無夢無想二句正某於身外別無所說的旨後二句正顯峰明得本身主故得安身處西祖在胎等語豈非卽人卽身卽安立義乃居士謂你眞箇要將主公向何處安立是某會將主公安何處立何處乎且仰唯爲峰不知主立處特指睡時無夢想見聞識不起時以詰峰正爲卽人卽身卽安立的主本自呈露不待識心計度會得則常自作主無識心夢想顚倒故如網中跳出從此安定太平也居士謂豈眞要他向睡時討箇安立處正使他疑無所之了到虛凝湛寂眞體安於無安立於無立者則蹉過仰爲峰徹困處且依舊認識心夢想邊事今問睡著無夢想見聞時可見有虛凝湛寂否此是峰前强作主差根居士認作眞體又曰立於無立有甚本據已自墮於莽蕩烏知主安立處故必徹見卽人卽身卽安立主全體獨露方立無所立耳且自不須用識心殷勤奉出但乘自悟力行自不於身外別作功用是謂罷業忘功乘自悟力是謂無功之功非莽蕩之無功今居士不知主落處謬計妄身外別有箇虛凝湛寂爲眞體既不到罷業忘功妄言立於無立是夢想顚倒的話某謂收在微塵卽無二主公立命義者正恐夢想顚倒於身外別作功用離當人而曰偏現故收在無二處始不被夢想所壓殺十方現全容也居士云既十方全現豈在身內不知獨不現身豈得云偏某念無起現全容卽微而偏偏而不出一微故

伸在縮裏。居士謂豈惟頭腦差。和身子在他方世界。某據渾身一箇主作頌本。豈離身別有頭腦。又十方現。豈在他方。居士未嘗摸著頭腦。何知兩家頭腦差不差。雲味頭腦撥主。某據頭腦證主。意相反。豈有俱不差。理且是非有無。皆心風動起念。分別有某本分主不干動念。有何是非有無。故無心風也。峰安邦定國。卽安立意。某據身安立。故汗出身念無起也。居士何據以爲巖。莽雲頌既非峰安立旨。豈有無身命的頭腦。謂頭腦何嘗差耶。汝引西祖及孩子知能來證。已信主是有。復以元無物爲頭腦不差何也。若謂妄身心無主。故曰元無物峰。此時於妄身心外別認得主。悔前作主者誤。則今不是前。何以道只是舊人不改舊行履。頌而與相違。安得謂不差。混判兩家俱不差可乎。且謂忘了主。纔是眞主。古人道欲識佛性。因緣時節。若至如忘忽憶。可見不忘主。故常自作主。如忘則莽蕩無本可據。所以暫不在。便不堪。此是決定旨。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者。某一眼覷定。認定抱定。故十方全現。唯我獨尊。居士謂斷乎無認無

抱的主。正不知安立處。便混說箇無所住爲安立處。而以認不得爲主公。此所以頭腦不淸也。無心風。豈與四大無我同。蓋見有我無我有妄有眞。皆心風。無則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雲謂如風。豈不知其指妄心嫌他不據無二的主。而存二見。昧峰悟意。故直曰無心風救之耳。居士謂箇中指妄身妄心。那堪認主。可見主別有在。恐雲門亦未肯在。凡所有相皆妄。謂執著相。是初句。若見諸相非相破執。是次句。卽見如來謂衆生全體如來。是三句。如法眼謂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正見法眼。耳卽見如來。卽如來分上說耳。居士以認主主。却認不得。認不得的纔是眞主。配三句。此外道矯亂論。卽配之亦止到次句。認不得的是眞主。依舊取認不得的非相爲主。若認不得的是有。不可作二句。是無不可作三句。此外道妄計。豈可與佛說並耶。且眞主豈可認不得。既認不得。何知是眞主。此不曾親見。暗中摸索。若親見。自能直據悟處說。何須委曲作惑亂語。成甚麼直指來。惟不曾見。混說忘了主眞見主。常不離主。認不得主。認不得的是

眞主且問既不離主又何可忘既忘了主說甚見主說甚眞見主既眞見主豈可認不得主既認不得主忘了主說甚常不離主此正茫然無主安得成主公義又引子思謂費中自隱不是另藏箇隱發時有未發不是先懸箇未發未會思旨思謂道費而隱蚤提出主也此正即人即身即安立義費是徧該沙界隱是收在一徼造端夫婦伸任縮裏察乎天地十方現全容恁麼還說得費中有隱麼且先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居士云不是先懸箇未發則日用與喜怒打覩何曾夢見未發氣象要知未發氣象必愼其獨蚤提出主也永嘉幻身即法身大慧皮袋一靈則身外別有主正合外道神我斷常見又維摩觀身實相乃謂妄身無主維摩法離見聞覺知乃謂知饑寒是主正相反至玄策無師自悟屬外道語醫三種病一自為悟實未悟必師點破方免自賺一自非不悟餘惑未盡不經師煅煉不徹源底一自非不悟不依眞師不識為人的旨不堪為則未免喪我兒孫玄策深識利害指破且自為悟實未悟者如溈堂向

杲曰醒醒時有禪纔睡便無如何敵生死大盡是識好惡漢今居士說不得自以為悟抵死不識好惡謂仰山豈眞要他向睡時討安立處豈非溈謂睡著便無之證正不得這一解在所執皆斷常見而以證雲門則雲亦是外道恐雲叫枉耳某初判雲只言未盡自瑞以擬證則墮空居士以妄身心外別有主則落外既引西飀證而為雲解主公離身別有則為身為人六處作用之謂何乃謂全現的主豈在身內又引楞嚴海漚喻觀河見等皆是就機非了義語直至後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眞如性乃了義耳居士謂纔知淨染二途總出如來藏豈煩惱不是菩提無明不是大智然必見主後方得回轉大用者則知頭腦不淸既知淨染出藏則現前惟如來藏更不見染淨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則不見有煩惱無明於此不識則淫怒癡即戒定慧亦不識乃云理自不差豈非約理推度且問若見淫怒癡不可說即戒定慧不見淫怒癡更說甚即戒定慧以故但認得主不忘主不待奉出回轉而主全體獨露更有甚麼菩提煩惱等

明大智淫怒癡戒定慧淨染等法故從上只貴觀面
提人不以一毫意識措人分上且孩子知能非意識
卽主公行令請問孩子曾見主否若以不慮不學而
知能爲非意識則見兒悅聞罵怒皆不慮不學是淫
怒癡皆良知能是主公又何言迴轉乎紫玉厲聲曰
于頔客作漢于變色此亦不慮不學玉曰者便是黑
風飄墮鬼國則良知能與黑風鬼國同不慮不學又
作麼辨而謂知飢寒能聽視者便是主乎又云船子
語上句交付阿誰不過以誰是主元無物是沒蹤跡
意至藏身身字指甚麼雲門何嘗有身字意豈可單
截沒蹤跡證乎且船子惟恐人以沒蹤爲事不以身
爲事故云沒蹤跡處莫藏身此尤身外別無所住之
證德山口挂壁上意謂與認不得主同不知更有一
人呵呵大笑正枕落笑呵呵無二主之人耳又云召
衆衆囘首有箇甚麼正要恁麼思量是甚麼此際更
可思量否一任疑著更問如何是藥山見海兄及巖
省意指說得明亦教天下後世見居士不說瞎話又
瑞謂古人行過於解不知行過解行爲邪行解亦邪

◈盲當作肓下同

解爲問涅槃多少魔說案以眼正則行履亦正大慧
曰諸方先定後慧非行過解癡定乎著裏先慧後定
悟了方帖帖地大慧以實悟爲見地以帖帖地爲行
履皆據道所在說瑞謂今時祇貴行履不貴見地分
爲兩義愈見瑞未悟到帖帖地乃贊爲切中今時膏
盲不思衆生膏盲病只爲忘了主認不得主故迷倒
瑞既撥主已是病上增病更說不貴見地貴行履誤
人盲修無出頭期居士謂幻身心滅故另有箇非幻
不滅諸幻滅盡另有覺心不動等此正離生滅求寂
滅外道見又道眞主不在妄身心內是有箇眞主又
有箇妄身心的然二見眞無生滅妄有生滅非南陽
所訶半生滅半不生滅而何更謂識妄卽眞同經破
妄還眞不知見有妄可識眞可卽及妄可破眞可還
早已落二了若認得無二主便全體主矣南陽身心
一如下有身外無餘句則全收那更分眞妄內外謂
國師空此身於眞心內乎此正執身外有眞心故刪
身外句仍落斷常見豈曾夢見身心一如來又淨名
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居士翻曰

若捨見聞覺知。是則無見聞覺知可爲求法乎。依舊在見聞覺知窠裏。何曾夢見通達無取捨來。又丟開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單據平等如幻夢判識爲妄。正以已夢想顚倒方六祖不起不作者爲妄也。要之迷悟雖殊。皆夢耳。故不解六祖平等不起。正峰只是舊時人始契國師身心一如旨。又疑認者不離見聞。抱者不離覺知。某認抱身命爲主。豈更有見聞覺知可著。說離不離。涅槃嬰兒行爲最者。豈可知能便是西祖對王語身人本非兩物。六處總不離身。誠身外無餘旨。豈似說箇知飢寒能視聽。宛有兩知能乎。寶鏡正據五相完具的眼耳鼻舌身爲渾然佛性。若完具外別有知能。屬流注意識矣。洞山過水偈切忌二句指水中影。我今句指洞獨往處。處二句指影因我有我今句唯指自爲獨往。故恁麼方契。不然背雲巖祇者是矣。居士錯認逢渠影子。作逢渠解。惟不認抱身命主人。故迷頭至此文。仰睡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非眞要明主公。畢竟是甚麼意。若不能指不唯不會睡著旨。要且向身命外別尋主人。不免夢想

顚倒。見聞覺知。識陰裏反覆也。至拖死屍消息。居士自未曾悟。故不知高峰實未曾悟。某曾向歷然道峰不過認是者漢反覆之。能日間認能見聞。夜間認能夢想。但於能上加力。故能作主耳。若果悟拖死屍。則死屍有甚見聞覺知。與睡著無夢想見聞的身命何別。而無對哉。不消道箇某拖死屍去也。日以死屍身命見聞。夜以死屍身命夢想。豈不萬象中獨露身乎。又謂無夢想見聞外。斷別尋不出主。則仰只消道睡著無夢想見聞便了。因甚更問主在甚處。豈不顯要他會有夢想與無夢想兩不涉的主乎。又囑但只吃飯打眠。豈非指他吃飯的口打眠的身乎。纔睡覺來豈非指眠覺的身命乎。抖擻情神者。一覺主在甚處。正要他抖擻身命全體精神也。總之某絕後再甦說認也得。說抱也得。居士無本可據。說妄也不得。說空也不得。無非識心測度而已。　牧雲門曰。高峰枕墮悟徹主。崆峒聞鐘連主不可得。烏得同然。崆峒無主本雲門來徑山一捺捺倒頌。卽身命而主公。雲門剛云。四大無我。心如風。箇中誰是主人公。不惟忘自主。

且忘嚴詰主在甚處又忘囑者一覺主在甚處故頌至不出主公意不惟不識徑山主并不識峰浩浩作主之主雲既別去浩浩主又不出無夢想主豈不無主墮空天童正曰無二主崆峒撥之不猶雲忘自主并忘嚴所詰所囑主歟僧問從來共住不知名自古上賢猶不識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崆峒特撥主名字耳答古賢不識不與昧者同乃識自安立之主凡聖伊不得故曰不識實深識之也所以聖凡皆假名耳然有可破之名有不可破之名妄認之我可破常樂之我不可破主亦猶是雲誰是主亦破妄認但一味破昧四大即常樂我童無二主四大當體是常樂我乃天童之確斷了義之正宗佛祖實證之本體斷不可撥也又問峒頌有主初進步無主末後功有無俱打脫石女撞金鐘或當乎答曰峰無言可對雖認箇主末嘗實後枕落實悟全體主末嘗無既初末嘗有末末嘗無已覺顯頂復云有無俱打脫不知枕落徹悟有甚有無情執作是說遣之更曰石女撞金鐘不皆贅言了無涉乎問泥牛鬪入海須彌擊金鐘

古說法有此式答誠有之正古人出身句未聞以撥主也峒語似古而非古是脫空語故據正旨泥牛等句更須一一棒過始得峒自謂不惜眉毛頌出童曰却請瑞摸取眉毛試問瑞眉初進步有謂有主初步耶末後向甚處去謂無主末後功耶又眉還曾向道有主無主初進末後有無打脫石女撞鐘耶此童婆心即以眉提撕石女撞鐘乃向眉外描寫詞而眉從本安然豈受塗汙此則峒眉也會自眉便會自主峒既撥主則無眉此則峒不惟不識主并不識眉為何物何得云不惜頌出耶　玉林云瑞白因杜撰長老問甚人拖你死屍來此問話者又是誰錯會要識這昭靈拖死屍的問話的瞎做幾日道忽然似手一提這邊提過那邊曉得這拖屍問話的認識為己妄云峰初悟一般頌云有主初進步峰枕落如網跳出亂道峰方脫識空連主沒有妄頌無主末後工妄認識神為悟主云有主先成常見亦知古呵又以識空連主沒得為究竟謬云末後工又成斷見彼亦知未諳當別曰有無俱脫石女撞鐘若然峰應有第三番悟

又成矯亂外道瑞半夜間一驚悟得主曉得拖屍問
話的守箇昭靈故呵常見後打七忽身心脫落連主
不可得墮空落斷故呵斷見又把非有無即有無矯
亂見足頭在後可瞞人隨問亂答得莫道生死來用
不著一睡去就用不著了甚至云一切習氣總自心
現無差別使人殺橫淫妄靡所不至飽肉談禪望被
魔魅未招報者各各覺察及早懺悔莫待悔無及今
瑞已死魔子離言迷謬狂妄竟敢謗峰上堂所述為
開發學人播弄倒橫等不可作實法會離言割愛辭
親端的為甚若欲做認識為心外道祗消宗無為教
五部六册謬引在眼曰見等語聚衆魔說何用冒在
宗門夫瑞以曉拖屍問話的識神為主根本既錯又
著魔境墮無記空跕立佛前半枝香漸漸覺來口中
亂云不可住著祗與酒醉病熱者昏迷時無主宰失
心忘身百事不知打亦不痛許久纔醒等耳欲將魔
外見謬解宗乘塗汙高峰謬改謬配轉見不堪峰未
墮枕前祗於無夢想打成兩橛耳雲巖石女起舞與
石女撞鐘矯亂語大有逕庭莫道你師自註過末後

工是頌枕落之悟有無打脫是說參人不可有無上
作活計多種外見終不能逃強辨何益又曰中瑞魔
輩邪毒善因招惡果者先舉湖州一僧一俗言歸安
有居士翩相豐厚英年向道奉戒持齋以淫習重為
媿求出生死誤入瑞魔網死魔子離言手以曉昭靈
識神認拖屍的為悟主然尚知淫妄為非乃瑞云纔
涉參情便有入路更云一切習氣總是自心發現何
差別何羈絆教其信得這一著極則無有不是汝纔
不解脫謬扯萬象中獨露身來恣其狂妄遂令自負
悟道勘驗緇流破齋犯戒一切無礙誰知佛法大有
靈驗前年七月半身冰冷不能轉側接父兄親戚集
驀地躍起遮攔不住直至堂前言一菩薩執一軸手
卷書其罪狀又一天大將軍執大鐵鎚令一一發露
若一字隱諱則一大鎚嗟乎居士報未到時其不服
善音容更甚今魔氣正甚鬻誰知生死到來更不容
僞甘伏死門如實供云第一重罪未得謂得第二雜
拷沙門第三妄刻語錄第四破齋犯戒把罪說過乃
述苦報說受某等地獄報即做其相說獄相畢云是

果報先應受花報說數花報畜類形聲畢緊云應先變豬遂作豬鳴奔房中撤臥具眠草中家人以被囊草必去被曰惟草爲安慈父痛心仁兄血淚欲救無術而居士說罪狀罪相一一清楚父兄令說懺悔二字便懵然不知嗟乎到求懺悔時不能何不於能懺悔時早自知非而至噬臍無及可爲今未得爲得者殷鑑其兄親爲某說某曰令弟是瑞印的日固是而與離言更得特請離到家舍弟怒目視之離見形色不好不作聲出舍弟厲聲曰離言離言三聲而終此事湖州咸知我姑就其兄述又一白巖禪人昔參先師跪榻前曰和尚肯印證助和尚成叢林化錢糧被先師深責無顏去末幾在弁山付法矣吳遜翁曰白巖見人打一下曰會麼要人曉得打的舉動的胡亂承當遂印爲悟弟婦也被印證近現報了得異症腹脹如羅等魔事甚多滿屋皆鬼白日出現亂打亂叫如是現報方死僧俗咸知白巖現報如斯其花報果報同前居士斷然一毫不爽至歷然吐血亡現報不一魔輩認識爲心未得謂得謗大般若縱無現報入

地獄無疑又現報昭然毫不警惕果如何爲心乃魔子久默謂伊兄曰令弟招報雖苦見地是好的伊兄曰舍弟見地不好他現報時親說未得謂得且公子家縱欲者多何如是現報之甚久默尙云令弟祖師關是透的如此魔魅禍豈小哉因知其兄外中毒者甚多況他姓耶其兄又述一人到離言處許三日悟道頭一日開示看舉手動足的是什麼人第二日聽其自看第三日謂你今日該承當了你不承當三更來敲我門果然三更敲門承當了問是婦女光天化日下有如是魔精哀哉有居士謂離言師說做幾日工夫他點得會的某云點則可點會則要人自會弁山點得會要人承當識神耳居士曰他說舉動的爲己知西祖在眼曰見等某曰彼是方便示王從入處出覩時見性非指見聞覺知爲性也執此等語誤認則成認識爲心外道矣離言開示唐新遠認動作的云我明明說你還不承當唐曰不敢承當看現報機怕了離言云若說那居士不好就不濟事了嗟乎地獄非小苦何得邪魅之至端開示莫不教承當開口

動舌眼見耳聞的爲本來。隱頤亦被迷。曰蒙委曲開示。信得極。喪心哉。然隱頤尙以妄想流注爲疑。瑞白竟不怕造地獄。到底慣以坑陷居士的毒坑陷。云汝喚甚作妄想。謬解識得不爲。冤語云曾非別人。謬解是誰起滅。語云當知妄想全體是箇自己。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成邪。故我總提。一糞魔輩懺悔。二聽諸方共辯。乃魔子不知。負墮地獄。豈是等閒。誤人入地獄。豈可兒戲。何苦害無限好人入地獄　僧問嵯峒頌高峰固不合。報恩謂峰打破死屍句便實悟何如。牧雲門。曰疑嗣書謂雪巖誰與你拖死屍者。指峰全體主也。峰親讚是者漢。觸發拖死屍是阿誰也。魂飛膽喪。絕後再蘇。如放百千斤擔者。描邈參情極處境象也。到南明納一塌敗闕者相見。機緣疑嗣書略過不敘也。明得公案亦不受瞞。皮開口又。渾日用尙不得自由。如欠人債。足見前所得未穩也。睡著無夢想主在甚處。無對。此前雖會拖屍主。實未悟全體主也。峰不自欺。發憤疑。枕落如網跳出。追憶前疑佛祖諸訛差別。公案如遠客還故鄉。只是舊時人。不改舊行履。

安邦定國。十方坐斷者。此徹悟向被詰主。茫然不知。今則覿體現前。悟得自己立地處。不改行履者。未悟時。吃飯打眠。既悟亦同。十方坐斷者。前有浩浩有睡夢。有作主。今則全主覿體現前。不須舉念。徧界不曾藏也。若打破拖屍。便實悟。拌一生擬獃五年發憤圖甚麼。問峰云觸發拖死屍句。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野狐狗子布衫出定話驗之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非實悟欵答有疑嗣書無夢想透不得之後。案知前未底實也。問峰上堂何不舉末後了手語。而學前不了話。只如空碎地沈。俱忘鏡照有甚不到處。答正要汝問。峰觸發拖屍會處說向人。蓋勉勵人像伊如是。體究必有靈驗。未嘗指此爲了手。爲實悟虛空粉碎等話。有人道得了事。有道得不了事。非話有差別。爲悟有淺深。而有了不了。據後但會日間主。未會無夢想主。祇見空碎地沈。物我俱忘。未悟物我全主也。如鏡照鏡。未悟鏡來處也。會得拖死屍。未會死屍。故無夢想。打作兩橛。不知落處卽疑嗣書云。絕後再蘇。亦參情逼極。得箇活路。非撤

手再蘇欺君不得也至枕落地始是撒手自肯再蘇時野狐出定話亦隨所見之了了解夏後開口又覺心渾則了了何在可知雖云了了不實了了行狀載詣南明相見雖則機鋒不讓不知機鋒轉語有道得便了事有道得仍不了事不覩大慧未見圜悟時乎然此機鋒疑嗣書不敘自知前來做處不實略之空碎地沈亦不敘豈非峰自不將此為究竟歟問峰不能酬無夢想別以見地不脫礙正知見釋之類乎答打破拖屍句已五年為甚無夢想主無可對安有實悟不知主者正見處而未實何謂之有見地雖喝也喝得袖也拂得機鋒轉得然會處不確巖不肯放過之峰祇到得睡夢作得主詰無夢主便無對因囑看一覺主在甚處正欲峰實見主安立處若將拖屍打破為實悟豈不致後輩有彷彿打破拖屍見者便自謂實悟高峰枕落一段話語語應著雪巖前指示的語語翻却前自已作得主的巖全提峰全體之主峰供通實悟全體之主謂之見地不脫云乎哉見地不脫非正旨也私謂高峰打破拖屍句固與瑞自有主

初步之見兩殊然不了無夢想主到此是見而未徹報恩亦云對瑞師說謂之大悟徹悟若對後枕子悟境但謂之悟而已然終以報恩所判未墮枕前於無夢想主打成兩橛語却好是峰拖死屍觸發分量天目晦有辨牧雲門語不錄報恩判魔費隱斥狂解亦不錄 天童判朝宗說云汝引石門炤從上諸聖總具三玄要老僧敢道炤亦無擇法眼被濟玄要惑濟道第一句得與祖佛為師正據本來人為祖佛師故道衆生度盡恒沙佛第二句得與人天為師亦據本來人非人天只因不自迴機故枉輪迴人天第三句得自救不了亦指本來人自不迴機故自救不了老僧唯據人貫三句不見三句名言況有三要為印來如問第一句老僧道已第二句濟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擬朱點指前人分上首山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初不見彼此之異因問答乃主賓故曰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據是則不容擬議三要矣既未容擬議則擧目了然豈更見佛祖主賓之異三玄要之名哉亦唯據人人本來本具本得故指各各為

一句耳問第二句濟曰爭負截流機非反截上問耶所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首山亦謂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玄南院道赤肉團上壁立萬仞皆指赤肉團爲玄所以道炤未到本得無擇法眼故謂諸聖皆具三玄要旨耳若悟本得見一切人無不具本得赤肉團之旨豈可以別法加人哉問第三句濟云藉裏頭人正唯據本來人所以宂道明破不堪汝謂三要印卽眞佛眞法眞道又計第一第二第三句有三門此汝錯擬以三玄門配三句及佛法道之三耳故謂第三卽本於眞佛二卽本法一卽本道道者佛法雙明炤用無礙故謂一與祖佛爲師旣佛法雙明有佛矣可與祖佛爲師哉又謂祖卽法也分爲二句佛爲三句且問汝三句中得自救不了佛自救不了耶且不合濟云佛心淸淨是法心光明是道處處無礙淨光是汝謂一句中具三玄門卽一句具三句權也在賓全正令也旣謂權豈全正令未夢見全正令旨又云一句明明該萬象此也以汝未明汾陽自爲一句菊花正塵塵盡是汾陽以曉人人該萬象塵塵盡本來人耳又謂三句只一句三玄只一玄故一玄中具三要言言不離本分實也立主要須圓也且問汝因甚道得意忘言道易親耶汾陽豈若汝不忘玄要名言翻覆顚倒哉又謂三玄只一玄三要只一要所以云四門通一要一要具三玄臨濟首山汾陽先三要後三玄實而權也汝莫謗好汝見一要具三玄謂要實玄權且問汝四門著落然後判一要始見不亂說首山云恁麽來者是誰一似指地一似驗他僧答某甲以名通來者常在途中不離家舍首云莫道是別人隱隱證他僧禮拜可知禮也首云見箇甚麽便禮拜又轉驗他答今日大似因齋慶讚果知禮也首云適來恁麽道速須吐却恐他以言語爲己事不據自爲實也答也知和尙曲爲某甲果見己不可受委曲名言首云後有問向道甚麽僧拂袖便出若不出曲爲亦虛言矣首召僧又驗他僧回首首便喝以喝不作喝驗僧云者老賊得牛還馬首乃以四門一偈示之只如要須圓之要汝作麽釋汝謂濟立法首偈汾頌先言三要後三玄實而權也濟一句語須

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汝何所據爲一要耶汾三玄三要尊難分皆先玄後要首四門通一要據首一要非濟汾三要據首四門非臨濟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初法試配得恰好則汝說不謬又云其實元無先後三玄卽三要第以三要施之門庭故謂三玄門四門通一汝又作麼消又謂總看玄權要實玄用要照玄賓要主汝旣權先實後則權實從人建立來首問來者是誰非照用同時僧答某甲又非照用同時皆指人外無別法之實哉乃至首便喝者老賊又非全體照用同時乎故在賓全正令立主要須圓耳二人問答何嘗有玄要二字影子可見四門一要三玄皆名言而汝於名言顚倒妄作妄說首山云速須吐却可有玄要名言落賺汝等何曾像汝云細辨則玄中亦有實有照有主此賓中主所以立也踞地師子第三句也要中亦有權有用有賓此主中賓所以立探竿影草第二句也玄要齊彰此主中主所以立金剛寶劍第一句也所以首道把定乾坤大作主不容擬議斬全身方得名爲主中主非謗首耶旣不容擬議斬全身正據全身初不從擬議來首賓主頌曰悟了却從迷裏悟汝敢於悟迷無二人分上別以玄要等作一程一程定限惑人豈可謂迷悟從來無差互始知本末至於今今古相承無別路耶又兩家用莫讓主非臨機不見師耶又不容擬議豈非擬執玄要等名言而不據全身以示人耶汝謂棒下無生忍爲全賓爲三玄臨機不見師爲全主爲三要大不然旣不見師則師弟無異各各本具全體平等誰更與汝分賓主玄要況三玄要哉又謂只一句全提者所以三玄要賓主歷然不可分卽三玄中亦賓主歷然不可分第一第二第三三要亦如之如鼎三足或縱或橫則鼎不可立老僧只據全體自在誰與你來分縱橫哉又云若儱侗則足無準的不可立此三玄要方爲一句而難分濟云三法混融辨旣不得喚作茫茫業識非指儱侗者且問誰向汝道儱侗謗老僧爲儱侗耶只逐濟名言不顧自全體更問人皆兩足而立直饒汝如鼎再生一足只是箇怪物非自辨不得業識衆生乎又汝道三玄若可分何以具一句三

玄可儱侗何爲一句具三玄是知權實雙行照用齊彰賓主歷然如大火聚非一草一薪火且問般若大智如大火聚擬則燎面門者是多少人共一般若而謂非一草薪哉非謗大般若而何從上以來並無玄要遞授汝謂三玄要非濟特創亦非黃蘗特創非途汙先聖乎汝謂諸人作麼生會者三玄也一句中之賓也權也報汝孤玄士也下座者三要也一句中之主也實也棒喝要臨時也所以一句有三玄要賓主歷然也老僧道棒喝臨時只與作麼生會一般與下座了沒交涉濟道向未舉前撩起便行故某謂下座以全體獨脫抹殺三玄要也豈若汝更分開亂配哉如上所錄揀異示正深關宗乘隻眼略爲撮要用備探尋噫以不立文字之傳至於羣輿辨駁語瑣詞繁得毋傷其巳甚雖然若非彼此搜討安得歷祖公案綱宗言句見地如此毫分縷剖之明晰哉不是山僧逞人我有疑不決直須爭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攎始能明來哲其撈漉之毋負從上古德權實示現之婆心也

貫教

禪是佛心教是佛口佛之心口決不相違古德云禪爲教外別傳教亦可爲禪外別傳誠哉斯言也宗鏡錄以百本經論引證契同廣大悉備茲不繁引惟舉東土創立講家所謂天台宗賢首宗唯識宗相沿至今與宗門各樹法幢以流衍於無窮者特爲疏通其同中異標示其異中同以合貫於我佛一乘之旨俾相得而益彰毋相攻而各是而終以淨土指歸爲宗教兩家千穩萬當一生成辦共由之正路焉其亦庶幾也夫唯識一宗奘師數傳後幾於絕響邇時皆台賢兩家兼講之唯識三十頌中立唯識行位有五其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如實通達頌曰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謂眞見道位於所緣境及無分別智都無所得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眞勝義性卽證眞如智與眞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此在唯識家謂之眞見道位若在天台家是圓教初住位別教初地位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眞如之相方之參禪上士卽是薦取本來面

目與本分相應。然教中乃實證眞如。是如來應佛成道。相禪宗是暨爾契悟。天壤之殊。但所悟境相。與所證境相。了無差別。此正生佛不二之心源。宗門所謂與諸佛同一鼻孔出氣者指此也。所謂三界唯心者亦指此也。宗門人既相應已。時時任運。此境現前。消除二取習氣。或一生。乃至數生。般若成熟。後與教中實證相埒。斯則全在當人功熏之緜密。難以豫判。然以始合本。其疾如風。但令般若常現。正不必冀其速效。而無不速。效者較之。唯識本宗。自初資糧。位次加行。位至三通達。須歷僧祇大劫。方得證眞。再進而爲四修習位。五究竟位。統須三阿僧祇。乃登佛果。其遲速蓋不啻天壤矣。天台判唯識攝在別教。其兩家名相圓融行布固可會通。然開解起行門庭逈異。毋須出。會賢首判唯識攝在始教。尙非終頓二教。況華嚴圓教。然華嚴疏鈔中。偏引唯識。故不通唯識者。不能演華嚴宗。此則與台家自立專門。不須衆他宗者異也。求證唯識性菩薩。從發深固大菩提心。修六度勝資糧觀名言我執二取空入手。與宗門一念回機。便

同本得。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者大相逕庭。不須和會。至因明論中立有現比非三量。釋現量云。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若有正智起時於色聲味等義邊全離名言種習子等。以現根對現境了別而轉。故名現量。宗門人每以現量爲本分當體。然以現根對現境。則有能現所現。與逈脫根塵靈光獨耀。宗旨顯然不同。須知宗乘悟門。不是現。不落量。因地一聲。撞倒這沒面目漢。方是這一著子。獨尊正位。切勿鹵莽認現量爲本分也。祇如正睡著無夢想見聞時。以何爲量現。箇甚麼枕子落地。消息是未現起不落量時節。佛眼也覷不著。豈可說現說量耶。總當以唯識見道位。親證眞如圓成實性。引爲契同。可爾賢首家以法界爲宗。分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禪宗則全攝四法界爲悟門。卽全攝四法界爲一本分。泯絕四法界。全收四法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思議。天眞獨露。統謂之一眞法界。不似賢首敎之條分縷割耳。故宗門客多喜賢首家經論。以其談說多與宗語相合也。賢首判宗爲頓。如云但一念不生。卽名爲佛。頓詮

此理不列漸次故名頓教別爲一類離念機故卽順禪宗而以華嚴經所說一位卽一切位一切位卽一位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立爲圓教若如所判禪宗但是頓而非圓不無抑揚之詞私謂宗門謂之由頓而合乎圓則可謂之但頓而全非圓則不可然華嚴諸祖雖如此判亦許禪宗爲圓所謂圭峰云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相傳是此禪也頓同佛體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又云眞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志氣方立當知無漏智性本是具足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根本及眞理卽悟而頓圓等語皆是圓宗非僅一念不生離念之頓旨不可妄與評論至華嚴家開圓解後諦觀事理圓融無礙周徧含容法界處處開十義而要歸於契心平等以成止觀如云泯同平等者爲未了者令了自心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卽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旣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卽心了境界之佛卽境見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忘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註云今人只解卽心是佛是心作佛不知卽境卽佛是境作佛以心收境則心中見佛是境界之佛以境收心則境中見佛是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者置兩鏡照一佛則一佛像重重雙入心境兩忘卽止理智交徹卽觀此與台家初心遮照同時相類正是下手修持功黨吃緊之處與宗門知有後任運騰騰但是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行履相應亦與濟宗無依道人歷歷地孤明洞宗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同此是一路涅槃門圓宗圓教若合符節所謂常觀涅槃行道是也若華嚴家所演事事無礙法界帝網重重主伴交互果位方能全行印證似非初學所能證入宗門雖云自心本自具足不須開如此解亦毋須起如是觀此則與賢首別至於賢首依華嚴教判立賢聖五十

二位階次井然不同唯識須歷三僧祇劫方能成佛清涼有云三生成佛其疾可知宗門雖不明立五十二位而望空點跡決定暗證不可攙無而終身不退定入聖位斯則速證全與相合者也天台家依法華經純圓獨妙於法華經題開立名體宗用教五重玄義而以經中實相爲體斯卽宗門所悟之本來面目離實相無悟門離實相無本分所謂實境無相無相亦無實智無緣無緣亦絕境雖無相常爲智緣智雖無緣常爲境發非實非不實非相非不相遮照同時正是宗門恰好正眼但教下依言而顯離言而契宗下則全指離言而契一邊耳台家判我佛一代五時說法初華嚴時二阿含時三方等時四般若時五法華時判藏通別圓四教雖不專論宗門而判禪宗爲般若時所收帶通別二教會歸於圓以宗門得意者全合於圓其未得意者或帶一別或帶通別二開悟有淺深致合教理有純雜六祖宣演摩訶般若勸誦金剛般若經卽是其證蓋以般若部中所談與宗門祖師指示多合故也台宗自以法華純圓獨妙出前

四時外以前四時是對待之圓法華時是絕待之圓立一念三千空假中不思議境起一念三千空假中不思議觀觀境不二雙照雙遮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佛子住此地卽入諸佛位了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祇觀己心一念陰境卽具凡聖十法界十如假名一千五陰一千國土一千此一念三千法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所立境觀最爲圓妙宗門客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與一空一切空合轍不變異處去去亦不變異卽與一中一切中合轍唯台家入手觀妄不觀眞賢家入手觀眞不觀妄宗門亦然故宗門與台家多不能會同以台家只觀一念妄心具一切法卽空卽假卽中宗門先須滅盡妄心方得眞心脫露然無始來未嘗離念不獨起滅是妄卽不起滅時亦無記妄念所攝必待登圓初住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眞如始得眞如覿面全彰未登住前皆住地無明妄心耳但離此住地無明更無處覓取眞心故李長者云住地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然則台家觀妄禪宗觀眞均不外此住地無明是以台家云山

外觀眞却同觀妄山中觀妄却是觀眞此對賢宗而說而禪宗可知蓋禪宗離妄顯眞台宗卽妄全眞而同指此住地無明卽諸佛不動智也了此則不必分禪分教分妄分眞但認取隨緣不變之實相般若心心不異卽是諸佛不動智現前卽與諸佛把手同行卽是入諸佛位台宗亦判五十二位而一生可望登圓初住位斯與禪門終身不退入聖者同也古來未有不通教乘之大宗師故曰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何能接人利物應不失機今略撮錄唯識賢首天台三家宗旨與禪門疏其同異和會一貫宗教雙通佛祖並印雖不中不遠矣然而法運際衰人根多鈍猛發大心以了當生死者固不乏人其間三登九上不得遇眞正師承卽不能得眞正知見卽或遇正師承得正知見而一知半解未到大徹了手境界臘月到來未免一場懡㦬又或得正知見而習氣濃厚世壽短促又或在家二衆終歲塵勞未得行解純熟而一期報終未免半途而廢雖正念不失來生乘願再來定得滿其所願而隔陰可慮懷疑不消奪其正念

以致打失者有之今更爲斯輩設一徑捷千穩萬當方便俾人人得以此生超登彼岸則莫如禪淨兼修一門矣其未得悟門及未曾參禪專修事一心淨土者不復贅論茲所列者唯爲參禪已經知有而力量弱薄不能純藉自力超登聖位見地雖正餘習熾然日下孤燈常時失照那能打成一片斯則在家二衆此病猶多倘不仗彼佛力加被其能免於臨終生悔乎況自古來永明壽祖極力主張立四料揀以爲修禪者勸駕其餘歷代諸祖大事發明而發願往生樂土者不可勝數載入角虎集可考但宗家皃往往以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爲指歸此則仍是自力薰修不合往生正因一錯百錯不可不知也往生正因者了知自心本自具足自心實相卽是西方常寂光淨土自心般若卽是西方常寂光彌陀念自心具足之彌陀寶號薰發自心具足之極樂西方今日修持如是因臨終決得如是果仗自力之願山投彌陀之願海願願交契事理圓成臘月三十到來自然有不思議之豫知時至自然有不思議之臨終佛現自然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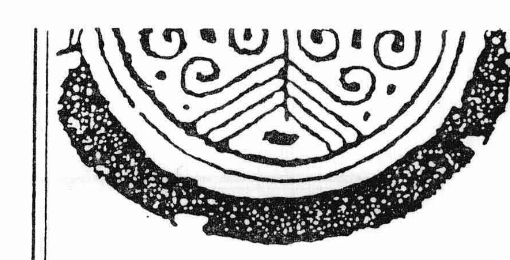
思議之聖境現前。自然有不思議之上品往生。斯乃禪淨雙修之正軌也。宗門人那邊明白了。却來這邊行履。說箇行履二字。便是臘月扇子。於本分事了無交涉。然却少他不得。今卽以常持六字洪名。爲行履。念念是始覺。念念是本覺。念念全本覺作始覺。念念泯始覺歸本覺。本始合一。行願相資。帶業橫超。一生成辦。這柄臘月扇子。扇得透體淸涼。飄飄送我入蓮胎。禪淨雙修事理。該現世人天標榜。就他生佛祖位中來。斯非千穩萬當至捷至徑之方便行履歟。私謂吾儕多劫飄蕩。苦海浮沉。今世幸得人身。痛驚生死。幸投佛門。幸聞一乘。又知宗門之別傳。更信橫超之淨土。福智兩足。美滿前程。憶我無始劫來。人天樂境。何處不曾安享。阿鼻苦報。億劫當亦備嘗。今生再不超脫。甘入輪迴。戀戀兒女恩愛。津津名利纏縛。何無志氣。沒剛骨。如是之甚。我今普勸。發心猛爲。立志始從參禪入手。了知本分。淘汰綱宗。繼則博會教乘。融貫宗門。如合水乳。毫無纖疑。然後合宗教。以收歸往生淨土。成己成物。上求下化。發大心。行大行。證大果。起大化。歸大處。盡未來際。有能合如是軌轍者。眞是古今來第一員無事道人也。夫上來所集十門。無一門而非參學之要綱。無一門而非修持之正轍。仰酬佛師難報之恩。示玆物我共行之路。裒成兩卷連綴。三年。首事於庚寅孟冬之朔旦。草就於癸巳季冬之新春。自知謬見多悖禪宗。愍此苦心。冀諸同志。聊採愚者之一得。毋負蕘草之三編云爾。伊庵於是合十一心。頂禮盡虛空徧法界十方三世常住三寶而作頌曰。

一花五葉少室禪。紅雪埋脛開別傳。嫩桂兩株遠受記。濟洞兒孫燈緜緜。參情緊峭隻眼露。鞭撲生受牛馴眠。一生入聖只自了。菩薩發心利他先。落草之談拈胡餅。大機之用巠老拳。融會綱宗追正脈。搜討辯論匯大權。宗說雙貫中天日。行顯穩趨上品蓮。吾聞其語人未見。五體歸投天中天。達磨僧伽同加被。見聞隨喜採斯篇。

宗範卷下終

項子秋蟾云無夢想主公話雪巖以己所中毒毒高峰先生染華藏老人之毒專提此毒毒盡參禪客俾與絕後再甦相應至矣請自隗始皓心嚮往之纫自研究以逮入鄙合教先生更爲之列分十門統攝二利本末大備語云今人未必不如古人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毒也其流衍於無盡際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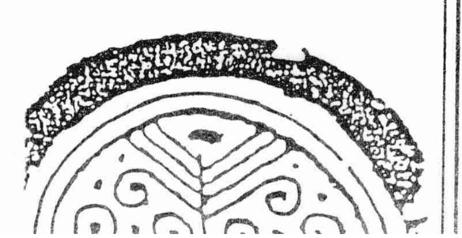
歸依三寶弟子項皓合十書後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二卷本）



傍有小圈者字右字而補之者也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凡例

一斯經全軸二十四品品名開于後軸今成兩本

一斯經三百有年來秘于某寺經函故文字多爲蠹魚蝕者圈兒充之間有紙葉脫者可歎惜矣

一斯經出處不敢分明說蓋付予人以秘藏故深誡說來歷讀人毋加穿鑿

一斯經震旦秘之御府不許流通故見者最希本邦幸有此本者實國家之寶也專賴有力弘通誠知王荊公宋景濂語不虛也哉

一斯經傳寫失譯人之名莫怪之

一斯經請益品一篇文相句義與涅槃經同但有中間處處文字增添耳然字蝕最甚依涅槃經全文則理顯著矣

一斯經梵王於涅槃會上別發問如來爲之重說故文身句體與涅槃經大同小異

一斯經予深秘五十年于茲時逢　聖明今正流布竊意五百年之嘉運者乎見聞諸師伏冀隨喜流通

一斯經始終爲台賢二師別傾判看至心熟讀則經旨精通無遺

一世說我國台嶺慈覺大師嘗自大唐抄來斯經在于某國某寺欲親討校正老矣所不能也暫俟後賢

無著謹誌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目錄

卷上

大龍已下一葉半缺脫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卷上

初會法付囑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衆百億萬人。釋帝桓因。四大天王。自在天子。世主梵天王。尸棄大□□。大龍王。緊□羅。□□婆。阿脩羅。迦樓□羅。□樹神。宮神。竈□神。火神。風神。水神。土神。天神。□□虛空神。一切邪神。一切閑神。野鬼神等。魘祭呪咀疾疫神。日月天子。星宿天子。六欲天□色□天子。四空處天子。三十三□□淨居天子。凡有識類。悉皆□會。地獄鬼畜若干異類等。十六大國王。無量小國王。諸轉輪聖王等。此土他土菩薩摩訶薩。遣圍遶獸□而坐。肉髻光明。普照諸佛土。□□諸佛光明。來入于佛口。大衆見是瑞。而爲希有。復□頭□瞻視□□□□槃。爾時世尊告大衆言。我今日背痛。涅槃日近。即起座。擧足趣拘尸那大城。無量大衆。無量異類。無量菩薩。無量諸天。無量轉輪聖王等。同一驚戀。圍遶前後。到於佛所。皆坐一面。

爾時世尊四視而言。我今日涅槃時到。汝等有所疑

者一一可問勿遲滯
爾□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屬來奉獻世尊於□□
羅華各各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即拈奉獻□色婆羅華瞬目揚眉示諸大
衆是時大衆默然毋措□□有迦葉□□破顔微笑
世尊言有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即付囑于汝汝能
護持相續不斷時迦葉奉佛勅頂禮佛足退

梵王決疑品第二

爾時大梵天王起立合掌白佛言世尊甚希有世尊
甚希有五十年中如是□不有世尊□□□有我心
疑□□在會亦然唯願為我等衆在會之衆及末世
求法者決斷□□此心疑而殷懃問我等□□蒙昧
世尊前說諸法實相悉皆授記作佛豈有遺餘耶世
尊三密具足四辯八音□□圓□說無不盡聞無不
證然世尊今也拈華示衆□□尊即有付囑言世尊
我及在會不知其義趣唯願為我等在會決斷此心
疑
爾時佛言善哉梵王為汝在會衆末世作如是問甚
奇特諦聽諦聽我為汝等即決了□□□知□□□
疑□□□速疾□□時大梵天王言唯然世尊世尊
願樂欲聞
爾時佛告梵王言□□諸佛出世為一大事亦復為
衆生也諸佛同等無妄語諸佛巧便□□隨衆機諸
佛久遠□□智難測知諸佛以三密而莊嚴法身終
難□□可知□□□汝問前說實相授記□佛然今
復拈華示衆如是□□□汝等諸佛誠諦示勿□其
授記□佛諸佛應世法也□□□不諸佛密意付囑
之大事夫諸佛密意者以言辭而不可測度何以故
是法非思量分□□能解即是唯佛與佛究盡法汝
等□□□當知以其言辭者則每會隨宜之法也不
隨宜之法者則不可言說是故有如是□□□尊汝
等當知如是法不自法也不他法也復雖不離自他
法衆生親證而得焉一切諸佛亦復然矣而今付囑
如是法於迦葉者迦葉久遠成佛□□□為助諸佛
法現形於聲聞是故□□於多子塔前分半座而□
□令坐如我今付囑□□□前佛如□□爾後佛亦

復如是□□也□□應□□□知□□□□□□□即
□□□

梵王□悟密意□第三

爾時大梵天王踴躍歡喜言希有世尊我今日解□希有世尊我今日始知佛旨□□□即脫□□□頭頂華冠奉於世尊□□□即言我隨從於世尊已來所說法會□無缺脫如我今思忖□□□五十年中□□□豈無□密意任會偏爲認佛所言是故盲於佛旨以是世尊有若干言辭世尊大慈我更有此少疑□□□其授記作佛者衆生究竟地住此□□□外別有少法而□□□可修可證耶世尊大慈殷懃開我等蒙昧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善哉善哉問爲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所言密意者如上所言不可測度强而宣其法體者非因非果非修非證非自得非他得非自然得非因緣得□□□得□□□畢竟肯身心自知不思議得□□□□此□□□我昔日於覺樹證悟此旨是故言唯佛與佛究盡法□□復憶念久遠劫有空王如來出現于世我始發心而即此義趣□□□始終已

爾時梵王言唯然世尊唯然世尊世尊如是□□密意者一切脩多羅心體也一切脩多羅者說是□□而脩多羅也一切菩薩證是而成正覺前說授記者應世化法其實□□□證此作佛中間八相得果修儀世尊日兮可寒月兮可暑正法眼藏終無二語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梵王如是能護持

比丘得道品第四

爾時百萬億大衆身心不覺動搖不安所坐□□同音讚歎梵王曰善哉梵王爲我等作如是問善哉梵王爲我等導師我等□□□如宿酒醒如暗得燈三世心滅表裏情盡□□□□□□□□意無毫可疑如是密意者不如昔日或隱覆不顯或隱語不發等□□□謂是諸佛甚深秘密心如是密意偏身口而不可說偏身耳而不可聞傾心腸不可慮身心器界都口則已入聞聞三昧而無說身心器界都耳則已入說說三昧而無聞如是無說也如是無聞也今證成

語疑意

諸佛甚深三昧□苦□□密□□□□世尊請聽許所謂塵塵剎剎是密意三昧生生死死是密意三昧法法無住是密意三昧有□無意是密意三昧苦樂因果是密意三昧是惡是□密意三昧三乘四果是□□□昧五逆障是密意三昧十二□□是密語三昧□□□道□□□集是□□三昧六凡四聖是密意三昧婬怒癡是密意三昧有記□記是密□三昧無常□易是□□三昧風柯浪聲□□意三昧有漏無漏是密意三昧邪見正見是密意三昧破戒持戒是□□昧淨穢土是密意三昧愚癡賢智是密意三昧是是非非是密意三昧得得失失是密意三昧鳥獸□□是密意三昧屠獵梵行是密意三昧魔外行道是密意三昧治世暴行是密□三昧亂心亂行是密意三昧劫奪慈行是密意三昧盲聾瘖啞是密意三昧胎脫殃死是密意三昧悟明昏暗是密意三昧困眠惰熟是密意三昧中陰幽冥是密意三昧妄想癡暗是密意三昧衒賣女色是密意三昧戲男女是密意三昧飢渴飲食是密意三昧君臣世事是密

出下疑脫胎字

意三昧貪生產業是密意三昧出定入定是密意三昧託胎出是密意□□羞辱榮枯是密意三昧病惱逼苦是密意三昧佛行生業是密意三昧舉足坐臥是□□□昧驚動靜息是密意三昧呪咀魘魅是密意三昧濕病惱亂是密意三昧地獄逼苦是密意三昧不如意□意是密意三昧破法律法是密意三昧縛脫苦樂是密意三昧精進懈怠□□□三昧□□□□□□□□諸大三昧諸大觀法諸大神呪諸國異法諸佛法界異法異術欲色無色靜慮諸有識惡因惡果惡口罵詈惡法惡行善法善行五逆哂行仙術羽化一切語言一切經行一切異類□形妄識諸三昧如上所說乃至恒沙□□□□諸法生住異滅一切有識念念流注□□等如□密意所攝乃至諸說秘密眞言等乃至一切脩多羅乃至一切魔外立法等悉皆密意三昧之異說異稱也世尊唯願證明證據

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實如汝等所言當會末劫能護念當令無失忘劫末有情乾惠薄識不堪法會

掌毛衆生無信心時會上比丘歡喜忘所坐□□□□□

諸王得益品第五

爾時十六大國王並無量小國王各各脫寶衣而奉世尊。即同音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始識得佛旨。世尊所付□□正法眼藏□□妙心者。即諸佛密意。諸佛心印。諸佛脩多羅教。究竟實法□□□□□實無可疑。則一切有情佛性□卽我等本命眞識□□如□□其誰可疑著耶。譬如大日輪午照。賢愚共無可昧。實如世尊所言。如是密意非因得非果得非自他□□□自然□□因緣等之所得。實不思議。得是故世尊拈華。求□□□他。□承當有大智迦葉直下領佛旨。世尊我等憶念昔日於唯佛知見唯佛密意者。世尊每所說。變言異名。慇懃無不隨機。我等當時何其愚耶。世尊未曾隱覆。隱言而不證者。我等愚□□□□世尊當面滿口直說□□□□□如梵王所言一切脩多羅者悉皆爲是經之異章異句。一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國土瓦礫□□棘等□□□皆悉盡無不漏泄。如是密意。知見□□此□□□意也是以一切脩多羅者。以此正法眼藏而爲佛法正印一切諸法者。以此涅槃妙心而爲實相印。更無餘蘊世尊。我等如斯心解。契聖旨不。世尊言。如是如是。汝等能護念勿失忘

諸國安靜品第六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今大小國王各各領佛旨。實希有世尊爲現未諸王說護國護法之義而令得其土安靜。其王心靜。無魑魅害。無魔波旬妨□□□□三寶增輝。民間安樂□各各□□穆□□□□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善哉梵王。爲其國土諸王作如此問□□□梵王爲人天□□便爲可說可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卽□言。汝諸王□□各實□□應正正法眼藏。正法眼藏正。則爲魔外不被攝取。爲魔外不被攝取。則日月星辰不失度□□□□風雨寒熱應節□□□禾稼乃熟□□□民間安樂。三寶常□汝諸王爲是安國養民法。善思念之。汝諸王苟正法眼藏。不正。則父子不順。親族不和。百民□□□心叛

百民心叛則國土亂起國土亂起則王臣失處百民離散如此則風火水災漸漸交起疫鬼入家厄災流行□□□□恐事□□濆□□□川流江湖呈不吉祥事□□□貴鄙殃死有三寶名救之無術我滅後末法時世方如此汝諸王各各歸其國土者如我所教少時□□莫違謂是護國心印諸王我滅後若有□□四衆犯逆我正法者汝諸王速匡焉莫言不吾所知我滅後法付囑汝國王大臣能護持令佛意安

時諸王言唯然世尊伏奉尊勅

佛告般涅槃品第七

爾時大梵天王起立合掌白佛言世尊言我涅槃時近世尊大慈何早□棄我等天人□□乃至□□止化入滅耶夫世尊不三界有情之慈父耶孤獨貧窮衆生依止阿誰耶世間慈父何不慮耶世尊巳超度生死於涅槃不涅槃而尤自在□□□劫滅一劫乃至半劫□□□度□□□海□□邪□□□□□其後般涅槃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善哉善哉汝言然今爲汝等略說涅槃旨趣梵王言唯願欲聞佛告梵王言諦聽諦聽夫諸佛世尊無有涅槃義亦不涅槃義本無有滅亦□□不滅滅不滅於□生各各機前而見焉不諸佛與彼外道□□涅槃勿混亂矣我前時在靈鷲山因衆生機感而見佛現前衆生機感止絶今謂佛般涅槃實無有涅槃不涅槃佛今日我涅槃言最後密語梵王神知矣喩如日月宮常無去來相依四洲見望則見有去來相□□見佛亦復如是無滅度然謂滅度我常在靈山劫數有盡如來終無不在時

正像末法品第八

爾時梵王言唯然世尊我等今日聞未聞法世尊前說正像末事我等未能其說□□殊爲未來世宣說令無疑惑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善哉問汝諦聽其諸佛妙法常住無有古今盛衰相我於空王佛所初發心時曾得聞如是法巳値無量恒河沙諸佛聞法信解空不過於一佛於其一一諸佛亦復無有異法□□□□而爲衆生說我聞如是諸佛一偈一句□□於久遠劫

初發心地□□□佛□問一偈法終無□□□異□□如是法也諸佛爲無量機莊嚴於言辭或說頓說漸或說偏或□圓或十二六度或三乘五性等或顯□□秘密或說聖位階差等□□諸說凡如是等言說章句經者俱對機□□而逐衆機必有盛衰於諸佛已證大法者豈有名言數句頓漸偏圓等品數殊三時經隔別耶今我示寂止說後教行證果之言迹教漸次衰行喩如迅流水□□□夜刻刻□□□末世法衰偏如是□□如□□豈□□理邪次爲亦復政國之法衰亦復然也世出世法俱衰故亂臣賊士起於□□士常不安靜□世□□衰末法時世如斯梵王言□□然世□□世尊言諸佛妙法常住而無古今是豈盛衰時世耶世尊大慈開我等蒙昧而示微密觀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善哉梵王如是問應□□□□者喩如天地流行氣凡十世十期之際有變化多端□□□□凶年飢饉或度十期了還復如故梵王諦聽夫天地元氣而□□□有如是事邪是等之事元氣以不專主宰而殊□□□共耗是謂此天地劫末不思議變事也以自然天眞豈有□爲作容言於其際梵王妙解卽微密觀照也然一國王者大臣□□□預常存是於意則災厄事卽止息□□□則□□於四天下都□無如是不祥□□□如此□□□也梵王我正法亦復如斯有法盛時有法衰時□□□當時執法弟子常在法之中自取餓饉□□□時鄙陋法本無盛衰相無今古相無變異相無常無常相當知法性無生無滅梵王認我言教而勿作常實見於如來眞實勝義諦中□□□□□夫我法者周沙界無生無滅無盛無衰無取無捨無眞無妄無修無證梵王勿取法相勿取非法相唯佛知見然矣但於隨機方便者有權有實有偏圓更無異言法□□就中若異計或言不可修或不可證法性從來法爾如是解似眞法義而謬法佛眞語卽魔外之說破滅我佛法梵王委悉思念之

略說邪正戒品第九

梵王言世尊末世四衆依何法住佛言應依四念處

□□同宜以戒□□戒者擁束身心之妙法□□□依□□□內依念觀外依戒住則爲魔外不被誑惑其戒者無量□□□前□是之本根者乃十重禁是□□則□卽諸佛妙色身衆生無漏五陰身□□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則□□□露□□□佛性種子者戒之實性因見佛性而戒復全卽得成阿耨菩提梵王當知戒不內不外卽無漏性戒也凡有心情者悉皆無不住此性戒梵王此戒也露□□□外此戒則邪戒也□□依此戒則作佛當得□□□略說戒義如此汝等善思念之護持之歟

辨邪正□品第十

爾時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前言有魔外說末世衆生□□眼□□□魔說與佛說不可分曉其邪正差別世尊唯願爲說令□□衆生不惑

爾時佛言善哉梵王爲末世眼目諦聽諦聽梵王應知其學佛法者□□不□正□□唯厭生死欣涅槃退大菩提心小心帶慢則爲魔族□□□故□□□大乘而□□□□當知□□□□□□梵王當知爲其執法害則三昧魔菩提魔卽是也□□□□故梵王復有邪三寶如對迦葉大士說言或時魔說三寶名義所說卽邪法也受持者邪僧也是故迦毗羅自謂爲佛也梵王應念慮矣又我滅後魔波旬漸可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四部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阿羅漢身魔王以有漏形作無漏身壞我之正法又魔外爲聖像□□□聖人有漏□五□□故□□□又外道□有六十四能故□毗謂倍□佛而誑新發意菩薩或以滅善法造方等經我□不信如是等經是魔所說如來先說九部法印如是九部法印印我經律初不聞有方等經典一句一字如來所說無量經律何處有說方等經邪如是等中未曾聞□□□□有十部經名若其有者當知必定調達所說□□□□□也若有說言如來爲欲度□□□衆生故說方等經當知□是人眞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經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不爲學佛法出家卽是邪見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不如是□是魔所說

令受疑受

隨疑隨

或若有自說得過人法是則之人退人法是名波羅夷梵王言云何過人法邪佛言我□□前爲迦葉菩薩說若有比丘爲利養故爲飲食故作諂諛諂邪僞欺詐□□□云何常令諸世間人定實知我是眞乞士以是因緣令我大得利養名譽如是比丘多愚癡故□□□□長夜常念我實未得四沙門果□□□□□當令諸世間人謂我已得復當云何令諸優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眞是聖人如是思惟專爲求利非爲求法行來出入進止安庠執持衣鉢不失威儀獨坐處如阿羅漢令世間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滅法以是因緣我當大得門徒弟子諸人亦當大致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令多女人□□驚念受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隨過人法□□□也□□□故佛言梵王我前時因波斯匿王說言我法中不聽貯比丘不應受畜金銀瑠璃波瓈眞珠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珂具璧玉奴婢僕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馬驢騾鷄猪猫狗等銅鐵釜鑊大小銅盤種種雜色床敷

臥□□資生所須所謂屋宅耕田種植販賣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乃至治身呪術□調鷹方法仰觀星宿推步盈虛乃至占相男女解夢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當□□知□□覺□如是六十四能復有十八惑人呪術種種工巧或說世間無量俗事散香抹香種種華鬘治髮方術姦僞諂曲貪利無厭愛樂憒鬧戲笑談說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壓香油捉持寶蓋及以革屣造扇□□□種種畫像積聚穀米大小麥豆及諸果蓏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或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或好著好衣如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婬女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梵王諦聽如是輩應當休道何以故□□輩□□□制隨順魔波旬說故梵王審細之譬如稗稗悉滅無餘□當知是事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卽是菩薩□□梵王應令諸國王護念是義我今略說若欲

廣說者則言辭卽盡

梵王言。誠如佛勅誠如佛勅今日得未聞法但法眼不分明者爭□□分曉焉如是甚教唯願我等與衆生圓成種智□□□□是故□□□□□梵王宜聽復有說言□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法四懺法衆多□法七滅□等無偷蘭遮五逆等罪及一闡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墮地獄者外道之人悉應生天何以故諸外道等無戒可犯。此是如來示現怖人故說斯戒若言佛說也者□□此處□□□□□應知我諸比丘若欲行婬應捨法服著俗衣裳然後行婬復應生念婬欲因緣非我過咎如來在世亦有比丘習行婬欲得正解脫或命終後生於天上古今有之□□□□非獨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淨律儀猶故得具眞正解脫如來雖□說犯突吉羅如忉利天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在地獄是亦如來示現怖人言波羅夷至突吉羅輕重無差是諸律□師安作是言言是佛制必定當知非佛所說如是言說是魔經律也若復說言捨諸□□若犯小戒乃至微細當受苦報無有齊限如是知已防護自身如□□□□若有律師復作是言凡所犯戒都無罪報如是之人不應親近如諸佛所說若過一法是名妄語不見後世無惡不造是故不應親近是人於我佛法中清淨如是況復有犯偷蘭遮罪或犯僧殘及波羅夷而非罪耶是故應當深自防護如是等法若不守護更以何法名為禁戒我今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部經中無方等經是故不說有佛性耳經雖不說當知實有作是說當知是人眞我弟子

諸法實相品第十一

爾時梵王言世尊□□□也□□相□性實□□□□所謂諸法實相為末世我等說如來眞實義普施於未來世

爾時世尊言汝等應知諸法實相地獄餓鬼乃至佛

界苦樂相。卽眞實相。獨目思慮共眞實相。長短方圓遠近高低諸眞實相。青□□□黑有色無色有相無相□□。相短命長壽具。相不具相眞實相。賢□愚相。悋惜相。□□□明。相暗。相□□。相曲直屈伸方隅相。眞實□苦樂逼□淨穢。相眞實相外道魔波旬邪僻相。鷄狗寒熱邪行眞實。相橫相。竪相。禽獸□□□色聲□□□法。相憂。相喜。相遊觀相。狂相。亂。相邊。相□實□持犯戒。相我。我執相。我相。慢相。無常相。殺。相害。相怨敵。相無慚無愧眞實相。飲食飢渴逼惱相。□□□寒熱苦惱病苦。相我人衆生壽命。相離。相滅。相。解縛。相四向四果菩薩。相眞實。相凡夫□□如來最勝。相眞實相。五見四倒三科六大壞滅無常。相眞實。相如化如幻生死幽冥中苦相。眞□□煩惱纏縛業緊。苦相。□□□老極耄衰嚬蹙欠吹。相眞實相辛苦艱難漁獵殺生惡業相。眞實相。盜相。奪相。囹圄杻械枷鎖。相眞□□。父母愛子子慕。相想眞□□衒賣女色情欲交世樂。相眞實。相四種念觀欲色無色三界。相虛空無邊顯色。相四洲中央須彌山。相眞實相●一念

觀照法界。相智相愚相解脫。相因相果。相一切性相等。悉如來眞實。相如是無量性相。等卽諸佛第一義眞實諦也。梵王勿作理。相勿作事。相勿作卽離理事。相勿作空假。相勿作諸法法爾。觀勿作性具自然。觀勿作妄念所起。觀勿作緣起所生。觀如是眞實義。相不內不外不中。梵王如是一事實。神。會。則。是何以。故此是諸佛究盡法。故梵王衆生而不能說盡衆生。相諸佛而不能●說盡諸佛相一念觀解隔億劫。梵王絕思慮。處能思慮。梵王言世尊如是圓極頓大之法。如大機迦葉頓領佛旨。世尊如我等小機。聞而始信。解佛言如是。梵王善思念之。能護持。此是諸佛護念法也

禪定品第十二

復次梵王起立。合掌白佛言。世尊。前說無量三昧總持門如是無量三昧。總。持門有多許言說。邪世尊願爲末世說其要而令得三昧住

爾時佛言如是。雖我說多許三昧總。特而爲機之其實無費多許言辭。梵王諦聽□□□夫三昧總持如

是如是解云若服認我言說而勿作義想三□□□
□如□□□肯心應始得如是妙法門始無入相
終無出相中間無□□相是謂此諸佛自住三摩地
□□□住□□□此三摩地衆生各各圓成□此□
□□□不內外經行宴坐卽莊嚴諸佛淨土□身□
□□□地獄烈焰自爲淸凉池□□□也□□□住
□□□卽□□□也如是三昧從一塵起入於諸塵
□□□□□□□此是三昧機要也□□□三昧也
塵塵爾法法爾佛界同一□□□□□入如是禪三
昧□□□□□梵王諦聽如是三昧禪定實不住六
塵法亦不外六塵生死去來共禪定也善思念之梵
王言如是世尊如是世尊今日□□□得未聞

涅槃品第十三

爾時梵王白佛言世尊□□般涅槃爲我等末世說
□涅槃法令衆心安世尊言善哉問□□□梵王諦
聽□槃卽□□□佛言梵王涅槃法也□不□□□
□梵王言□□□梵王言□□□□佛言梵王應
知外有情幻化而別無涅槃法梵王心卽是涅槃心

也身卽是涅槃身也有情佛性卽涅槃法也壞滅無
常是涅槃也梵王別不可求此其涅槃者自孤而有
焉者外道涅槃也又執涅槃法也者空虛而無因無
果也者則魔波旬涅槃也復勿錯言涅槃也者無住
處也梵王應知觀面皆機自他終不昧者卽是汝佛
性涅槃心也所謂其法□無常念念不□者卽是涅
槃也諸法起滅卽是涅槃也愚癡卽是涅槃也貪瞋
癡慢卽是涅槃也有漏卽是涅槃也五陰色身卽是
涅槃也眼識乃至意識卽是涅槃也苦集滅道卽是
涅槃也十二因緣卽是涅槃也資生産業卽是涅槃
也漁獵屠戮卽是涅槃也六十二見卽是涅槃也三
塗苦域卽是涅槃也三界昇沉卽是涅槃也殃死胎
脫卽是涅槃也五欲娛樂卽是涅槃也悲歎慟哭卽
是涅槃也一切二遍卽是涅槃也語默動止卽是涅
槃也三種病惱卽是涅槃也土虫鱗甲卽是涅槃相
也諸佛無上□□卽是涅槃也夫涅槃法也一念心
上外無他無自□□也無他無自也佛性顯露卽是
大涅槃法也卽謂此身心實相汝等審細焉

如來病現品第十四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聞[illegible]今迦葉菩薩所問佛答諸佛已離一切病惱然今病現背痛者□□□如世尊所言者爲欲令一切衆生如來已知離生死病惱之引語也耶今依之而思之唯恐如來無病而現病無痛而告痛今大會聞如來密語之言還惑所言豈不强爲乎耶亦一切衆生悉念焉如來今日欺誑我輩耶臨涅槃而何有如是所□□如世尊所言者一切如來已斷病根如來今日行持極所疑惑也世尊我今思忖如來擧身金剛無病惱法身然今現病臨涅槃而無事終滅者大會若恐懷無心土石滅想此以現此瑞耶世尊殷懃示誨除我等疑惑

光一作允

爾時世尊言善哉梵王發問梵王諦聽審細焉如來曾無欺誑於□□如來終無戲弄□有□如來已脫生死殊拔病根我今日現病背痛者梵王審細焉如來最後密示也如來五十年無等閑言說無苟苴指示梵王我今現病背痛也爲欲令知識一切衆生從無始已來妄執生死幻病幻苦而不知無病無苦偏讓諸佛而謂非我輩等卑拙故梵王以我此背痛而勿比于衆生幻病幻苦亦以我此涅槃而勿混于外道異計則十方微塵國土諸佛諸菩薩光滿於虛空而訪我現病涅槃諸佛已超涅槃脫諸病我亦然矣然示有涅槃者諸佛同等密事也梵王審知如是甚深秘密義以淺智而莫暗如來秘密藏是時梵王言唯然世尊唯然世尊世尊今此倚臥背痛也我等淺識暗於尊言諸佛最後甚深密義唯願世尊殷懃說示佛言我今現病背痛者但除諸佛而非所餘菩薩所知也梵王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冀聽如是秘密義便解四衆疑惑

爾時世尊言善哉善哉梵王諦聽善思念之我爲汝四衆卽說秘密無量中一義諸佛已脫世病離生死我今現病也非因業所感亦非風寒等所犯病梵王有身則有病五陰者諸病依託處亦生死苦處今我背痛與衆生病苦不二又衆生生死與如來涅槃亦不二又衆生五陰與如來法身亦不二是故我今日背痛涅槃者如來最後密示梵王善能護念爲梵王

言未曾有世尊衆生諸佛無二生死涅槃無二於此無二中求佛涅槃不得求衆生生死亦不得若見不不二相者外魔法也一切衆生不知此義趣無始劫來迷五陰法性昧卽法身理依此不能脫幻病幻苦幻生死妄取流轉耳梵王言唯然世尊一切賢聖者先得悟陰空不得病苦耶先知法無性脫生死耶佛言如是何賢聖已耶謂其本知者雖一切衆生於得陰空者與諸賢聖同等何以故所謂病苦者則衆生因無始妄想迷謬而自亂心亂性如是亂心亂性故不免有病苦此以我前說一切衆苦悉無始妄想所發梵王譬如夢裏得善惡苦樂憂喜事及其覺而終無所有唯妄夢所轉也若及其覺皆則知覺夢不二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最後密諭爲我等四衆劫末者深細說示令無轉腦回頭佛言梵王諦聽夫生死也病患也一切苦樂也一切煩惱也一切纏縛也一切邪正也一切怨親也一切可樂不可樂也流轉起滅凡聖因果無常幻化三界三毒六凡四聖貴鄙優□世界變流世出世諦如是無數量等一切有言說

具一作異

諸法等悉皆如如佛性顯露秘密之現法也卽見聞覺知而非自非離見聞而自已他已如是法不可求又不可不求一切脩多羅唯是此一法之分別三世諸佛體於此而如如法佛同耳同目同鼻同舌一而不一也何具諸佛耳於一切有識一切非識等悉皆如如法相法佛性之現行也非內外中際卽離也神會者親焉梵王我往昔初發心時悟此義乃至極果之今更無別法梵王我欲令汝等四衆輩知此等義趣故是故示無病於病示無涅槃於涅槃若無如是密示者則安知涅槃常住法身如如佛性梵王言如是世尊如是世尊□□□何因緣聞如是密諭於報恩事盡劫□□佛恩廣大□□□世尊如是教義以何題號名焉世尊言善哉梵王號此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又號梵王所問傳法經又號付法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經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我等四衆誓奉持此經典傳付此於末世今法運與天地等其壽爲此報恩事

生死品第十五

復次梵王言如來今日般涅槃所謂涅槃限于如來而於九界種類者無其分乎世尊殷懃宣說教我等曉會佛言汝所問涅槃者則言辭轉換也其如來則言涅槃其衆生則言生死共死之義也梵王當知如來本無涅槃義又無不涅槃義於何處乎施涅槃言辭邪但對于衆生之生死則假施言辭梵王當知衆生生死本際也其涅槃也於外道而建立焉勿混雜彼涅槃應知衆生之生死之名義卽如來涅槃之義也□如來之涅槃與衆生之生死別而不別也所以者何如來八十年前託生於王宮而今日化緣止息則死寂於雙林樹間則如來之生死也梵王言我未知此之義世尊殷懃宣說除我等衆生疑結矣佛言梵王生死者卽如來之義也如來者卽衆生之謂也亦一切有情非有情之義也亦一切有情非有情之義也生死之外別無有涅槃義若別有焉則外道法也非如來所說涅槃也梵王諦聽其所謂生死法也不可言不可窮若略說者所謂生也顯義也所謂死也密義也梵王應知生死也一法性之顯密也卽如

亦等十一字衍文乎

來之一法身也佛出現於世者生之義也化死止說者死之義也生也入世之義也死也出世之義也生也有念義也死也無念義也生也有我義也死也無我義也生也出定義也死也入定義也生死也我此土經行義也生也無常義也死也有常義也生也無礙自在之法也死也自性安息之法也生也染汚之義也死也淸淨之義也無量三昧者生死法也神通妙用等者生死之機要也讚歎禮拜者生死之要機也邪法正法者生死之無性德也八相作佛者生死之自性身也魔界佛界者生死之無遮法也念念生滅者生死之如幻三昧也天□長齡者生死之無星礙法也九想愛惡者生死之究竟相也等不等者生死之自性德也本無今有者生死之無性法也眞如法佛者生死之卑陋身也菩提涅槃者生死之傍柏也成住壞空者生死之變易三昧也語默者生死之了了智也應化者生死之奴郞也諸佛莊嚴身者生死之無上三昧身也坐臥經行者生死之了了三昧也夜暗晝明者生死之表幟也憂喜苦樂者生

死之局量也因緣果報者生死之如如相也六度萬行者生死之自性德也四無量心者生死之隨自意也一念知河沙法者生死之自性智也諸佛知見者生死之要機也一切生死者生死之生死也□□□□□生之知識乘於有數量死之識智零於無數量生住異滅者生死之常轉法輪也生死者一切諸法各具性也一念遍法界之義也死也一念攝法界之義也魔佛者生死之異生身也生死者諸佛之持正命也諸佛大法輪者生死之大德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者生死之妙色身也生也無所住不無所住死也無所去不無所去有記無記者生死之質直心也山河大地者生死之骨肉血脈也霹靂雷奔者生死之忿怒心也三途苦域者生死之不思議變相也三毒三德者生死之知識三昧也生也全機現也死也全機現也生也貪也死也愚也生也嗔也死也怒也梵王生死之法略說如是汝等善思念之當審細焉勿認名相言辭矣于時地界閻王忽然湧出卽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世尊我等歸依于如來已來如是甚深法說今日聞未聞世尊我等國界大震動而獄中有情一時解脫悉皆得無生忍所有業火忽然變成金光劒樹刀山一時開發金華斷罪器具變成莊嚴其所有地獄融會成寂光界世尊不思議妙音我不起坐而得解語世尊滅後末法衆生不修三業輩隨我國界來我爲其解說卽令獲解脫梵王言善哉大王實如是能善護念令末法流轉衆生止息自作獄苦如是妙說如來最後示誨也閻王許諾言梵王勿作慮矣

爾時世尊重告梵王言生死也無命者不無命者無養者不無養者無使者不無使者無受者不無受者無知者不無知者無作者不無作者無見者不無見者無內相不無內相無外相不無外相無意作不無意作梵王應知生死之外無生死生死之外無諸法諸法之外無生死勿作生死之思勿不作生死之思梵王順衆生則有生死之名言順諸佛則有涅槃之名言實無二法唯一法性之强名也梵王其眞如言法□言如來言法身乃至鬼畜人天天龍八部一切

無等六字疑剩

覺一作覺

含識乃至草木瓦礫非識類等者內外生死相而無一相可見無異相可見梵王須沉思生死之外無佛生死外無衆生生死外無佛性生死外無菩提生死外•無•生•死•生•死外無修生死外無證生死之外無諸佛覺道若誰生死之外謂有如是說者悉魔外之法也梵王言唯然世尊我得佛威力而委悉思惟內法甚深外法麤相都生死性相也一切諸佛種種言教離名言與悉皆生死之玄談也有情非情悉皆顯生死悉皆生死中流轉妄想悉皆生死中解脫凡無邊際法界生死之相分也其中有情生死自性分也如是知生死者即知其流轉知其流轉者知法性知法性者即知修證知修證者即知涅槃知涅槃者即知如來知如來者即知衆生知衆生者即知生死也梵王唯一生死則知我所謂生死也爾時閻王梵王即起坐而頂禮佛足言誠如是世尊前時所說生死者一切有情可厭者也然當會妙談者五十年中未聞法也如是妙談者一切有情遠劫已來□□□自□流退實自他共可悲者也何不知如是甚深玄義而各各謬作厭惡悲哉我□□□佛言如是汝等護念而施來世衆生閻王奉尊□即歸本土

梵王請益外道品第十六

梵王復白佛言世尊於劫末澆世四部弟子充滿世間其四部衆於所修所證法有正有邪耶云何□□□明□□得不混雜於魔外之法耶世尊殷懃為我等末世求法者委悉宣說佛言善哉汝無疲倦為末法□□□作如是問諦聽諦聽夫劫初有外道名劫毗羅有二十五諦所立法乃彼云廣為二十五諦束為九位云一冥性云二大云三我慢云四五唯云五五大云六五知根云七五作業根云八心平等根云九我知者又成劫末人壽無量歲時有外道而出世名嗢露迦後有苗裔立十句義一實二德三業四同五異六和合七有能八無能九俱分十無說梵王彼等所立法如斯略說其外道邪義末法比丘敵對不易苟於句義不惑則與我正法不可混雜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外道常說涅槃與佛所說涅槃其隔別云何又佛前說一切諸法因緣生外道說有諸法各

各自性其生自然。此義云何。又有外道斷惡證理。也
義與佛法云何。如是等世尊殷懃宣說。焉佛言善哉
問焉梵王諦聽。順汝所問略說矣。□□前□□□有
外道云瞿曇汝說。涅槃是常法耶。如□如□□□□
□大□□□□□□□□□□□□者□□□□。故
不。知。耶□□□□□□□□之□□□□□□□。又
從。□□□□□□□□□□□□□□□□□□□
□□□□□□□□□□□□□□□□□瞿曇□
□□□□□□□□□□□□□□□□□□□□
□等□□□□□□乃至□□□□□□□□□無
常□涅槃□□□□□□□□□□□□□□□□
□□故。□□□□□□□可□□□□□□□□□
□□□□□□□□□□□□□色從□□□□□
□□□□□□□□□□□□□□□□□故以。□
□□□□□□□□□□□□□□□五□者□□
□□□□□□□□□□□□□□□□□□因□
□□□□□□□□一□□□□□□□□□□□
□者。然。□□□□□□□□□□□□□□□□□

□□□□□□□□□□□□□□則諸法□□□
□□□□□□□□□□□□□無常□□□□□
□□□□□□□□□□□□□□□□□□□□
□□云□□□□□□□□□□。故。何□□□□□
□□□□□□□□□□□□□□□□□□語佛
□□□□□□□□□□□□□□□□□□復言。
□□□□□□□□□□□□□□□□□□□□
□□汝□□□□□□□□□□□□□□□□□
□□佛□□□□□□□□□□□□□□□□□
□□□□。法□□□□之。閑。耶□□□□□□□□
□□□□□□□□□□五□□□□□□□□□
□□□□□□□□□□□□□□□□耳鼻□□
□□□□□□□。云□□□□□十六法□□□□
□□□□□□□□□□□□□□□□□□□□
□□□□□□□□□□□□□□無明□□□□
□法□□□□□□□□□□□□□□□□□□
□□□□□□□□□□□□。何□。如汝□□□□
□□□□□□□□□無常果□。常者有何等過婆。

羅門汝等法□□□□□。故□□□□□□□□□
□□□□□□□□□□□□□□□□□□□□
□了因□□□□□□□□□□言□□□□□□
□□□□。何□□□□□□□□□可令□□□□
□□□令了。世□□□□□□□□□□□□□□
□□□□□□□□□□□□□□□瞿曇婆維□
□□□□□□□□□□□□門□□□□□□□
□。說□□□□□□□□□□□□□□□□□。云
何□□□□□□□□□從生□□□□□□□□
□□□□□□□□□□□□□□□□□□□□
□□如來名無二語□□□□有無□□□□□□
□□□□□□□□□□□□□□□□□□□□
何□□□□□□□□□無差有同說□□□□□
□□□□□□□□□□□□□□□□□□□□
□□□□□□□□□□□□□□□□□□□□
語乃至意法□□□□□□□□□□□□□□□
□□□□□□□□□□□□□□□□□□□□
□爾時世尊。即□□□□諦□□□□□若諦者。□

□□□□□□□□□□□□□□□□□□□□
□□□□□□□□□□□□□□□世尊苦諦□
□□□□聖一乃□□□□□□□□□□□□□
□□□□□□□□□□□□□□□□□□□□
□□□□□□□□大□□□□□□處得阿羅漢
果。□□□□□□。納。衣□□□□□□□言□□□
□□□□□□□□□□□□□是義□□□□□
□□□□□□□□□□□□□□□□□□□□
□身者□□□□□□。何。以□□□□□□□□□
□□□是故若言。□□。而□□□身在□□□□□
□□□□□□□□□□□□□一切諸法皆有自
性。□□□□□□□□□□□。說□□□□□□□
□。故。知□□□□□□□□□□□□□□□□□
□五大性□□□□□□□世間□□□□□□□
□□□□□□□□□□□□□若有一法。□□□
□□□□□□□□從□□□□。更□□□□□□
□□□□□因□□□□□□。不□□□□□□□
□□□□□□□□□□□□□□任作車□□□

□□□□□□□□□□□□□名之□□□□□
□□□□□□□□爲□□□□□故□□□□□
□□□□□一切衆生亦復如是□□□□□□□
□□□□□□□□□□□□□衆生其性名□是
故名爲一切自性□□□□□□□□□□□□何
以故□□□□□□□是□□□□□□□□□□
□等事□□□□□□□□自然□□□□□□□
□□□□□□□□□亦□□□而又□□□□□
□□□□□□□□□□□□□□□也□□□□
□□□復次□□□□□□是□□□□□□□□
五塵是義不然□□□□□□□□□故□□□□
□□□□□□□□於貪欲瞋癡諸□□□□□□
□□□□□□是故□□□□□□□□□□□□
□□□□□□□不必從□□□□□□□□□也
□□□如是□□□□□□□□然□□□□□□
□□□□□□□所觀□□□□□□□諸有□□
□□□□□□□□是是故□□□□□□各有□

□□□□□□□□□□□□□□□□無□□□
□□有故□□□□□□□□□□□□□□□□
□□□□□□□□以□□□二者無有□□□□
□□□□□□二法□□□□□□故□□□□□
□□□□□□□□□□□□□□不從因緣□□
佛言□□□□汝所言□□□□□□□□□□□
□諸有□□□□□□□□□□□□□□□□□
□佛□□□□□□不是常若世間□□□□□□
□□□□□□□□□□□□事也□□□□□□
□□□□□□□□□殊□□□□□□□□□□
□□□□□□□□有是處善云何汝□□□□□
□□□□□事□□□□□□□□□世間□□□
□□□□□□□□□□□□□□是故知□□□
□□□□□□一切諸法□□□□□□男子汝言
用□□□□□□□□□□□□□□□□□□因
緣□□□□□□□□□□□□□□□□□□生
□滅□□□是故當知□□□□□□□□□□□
□□□□□□□□□□□□□木初生時□□□

□□□二相□□□□□□□□工造爲稍□□□
□□□□□□□□知□□□□□□一切□□□
□□□□□□□□□□□□□□□□是故□□
□□□□□父櫝子生已□□□□□□□□□當
□□□□□□□□□□□□故□□□□□□□
□□□所生□□□□有增長是□□□□□□□
□□□□□□□□□□□諸法□□□□□□□
□□□□□□□□□□□從緣生故□□□□□
□□□□□□□□□一切□□等若有一物何緣
作樂□□□□□□□□□□□□□彼此□□□
□□□□□□□□□□□□□□□□此說故□
□□□□□石蜜黑蜜□□□□□□□□□□□
□□□□□□大故□□□□□□□□□無自性
故□□□□□□□□□□□□□□□當知□□
□□□□□無有自性□□□□□□□□□□□
□□□□□□□□□□□故□□□□□□□□
□□□□得終□□□□□□□□□□□□□□
□□□□□者汝可難□我身□□□□□□□□

□煩惱□□一時而有離□□□□□□□一切□
□□□何□□□□□□□□□如人二眼□□□
□□□□左□□□□□□□右皮身亦□□□□
□□□□以□□□□□□□見灶之與□□□□
□□□□□□□□□□□□善男□□□□□故
不在先故□□□□□□□□□□□□□先無因
緣□□□□□□□□則□□□□□□□□□□
□□瓶等□□□□□因緣出□□□□□□□□
□□故□□□□□□□□若見不見□□□□知
□善男子□□□□□□□□□□□一切無因緣
者何□□則□□□□□□□□□□□□□□□
□□□□□復如是應說諸法□□□□□□□□
□□□□出家精勤持戒□□□□□□□□□□
□□□□□□□□□大有定□□□□□□□□
□善男子□□□□□□□□□□□□□□□□
不定或□□□故□□□自性故□□□□□□□
□□□□□□□□□□□□□□火是火四性流
時水性動時□□□□□□□□□□□□□□□

□□□□□□□□名。流若水□□□□□□□水
者。何□□□□□□之。時不□□□□□□□□□
□。知□□□爲。水若是二□□□□□□□□□□
。故□□□□□□□善男子□□□□□□□□□
□□□□自性不。住從□□□□然何□□□□□
□□□□□□□□□言眼性見者□□□□□□
□。是。故□□□□□□□□□□□□□□□因緣
善□□□□。故□□□。□是義不。然□□□□□□
□□□□□□□□□五塵因緣惡覺□□□□□
□□□□□□□□□□□□□□□□□內因緣
□□□□□。是故。汝。言□□□□□□□□□□□
□□□□□□□□□□善。男子□□□□具足諸
根□□□□□□。則□□□□□□□□□自性。故
□□□□□□□□□不從。因。緣者。□□□□□□
□□□□□□□□□□□□□如是果。報□□□
□□□□□□□□□□□□□□□互富根具不
具是□□□□□□□。可□□□□□□□□□□
應具諸根□□□□善男子□□□□□□□□□

□□□□□□□□□□□□□□分。別五。塵□□
□。何以。故若自性□□□□□□□□□□一笑一
啼□□□□□□□□□□□□□□□□□□□
不應說□□□□□□□□□□□□□□□□。應
。知□□□□若一切法□□□□□□□□□□□
□□□□□□□□□□□□□□□何因緣。佛。言
善男子□□□□□□□□□□□□□□□□□
煩惱業□□□□□□□□□如是。梵志□□□□
□□□□□爲我分別□□□□□解□□□□□
□□□□□□□□□□□二邊中無□□世尊□
□□□□□□□□□。知□□□□□□□□□□
□及色解脫□□□□□□□□□□□□依□□
□□此□□□□□□□□□□善知二□□□□
□業世尊□□□□□□□□□□□□□□□□
□□□□□□得阿羅漢果。梵。志。婆。私。吒□□□□
□□□□□□□□□□□。如是梵志□□□瞿曇
世間四種名之□□□□□□□□。一。者□□□□
□□□□□□□。二者已□□□□□□□□□□

□□無瓶三□□□□□□無字牛中□□□□□
□□□□□□□□應□□□□□□□□□□□
□□□□□名涅槃者□□□□□無若是無者□
□□□□□□□□□□□□□□□□□□同泥
時□□□□□□□□□□□□□□則□□□□
兎角同於異無□□□□□□□□□□□□不可
說□□□□□□□□無牛亦不可□□□□□□
□無涅槃□□□□□□□□□□□□□□□□
□□□婆私吒言瞿曇□□□□□□□□□□□□
□□常樂我淨□□□□□□□□□□□□□□
淨樂□□□□□□□□□有二種無牛馬悉是□
□□□云□□□□□□善男子□□□□□□□
□□□□□□□□□□□□□□□□□□淨如
世病□□□□□□□□□冷病□□□□□三種
病三藥□□□□□□□□□□□□□□□□□
□□□□□□螢能治之□□□□□□□善男子
風中□□□□無油油中無風□□□□□□□□
□□□□□□□□□□□□□□有三種疾一者

貪二者瞋三者□□□□□□□□□□□□□□
□□不淨觀□□□□藥觀因緣□□□□□□□
□□□□□□□□□□□□□□□□除癡故□
□□□□□□□□三種藥□□□□□□□病中
無三藥□□□□□□□□□□□□□□□□□
□□□□□三種病是故得稱□□□□□□□□
□□□□□□□□□□□□□□云何□□□□
無常解脫色□□□□□□□□□□□□□□□
□□□□□□□□□女人能觀色乃至□□□說
□□□□□□無常法佛言□□□□□□□□□
婆私吒□□□□色是無常□□□□□□□□□
□□□□□□□□□□□善哉已報□□□□□
□□□□□□□□□婆私吒已證施其三衣鉢器
佛言梵王□□□□□名先尼復作是言瞿曇□□
□□□□□□□是故□□□□默然第二□□□
□□□□知□□□□□□□□□□□□□□一
切處是一作者瞿曇□□□□□□□□言先□□
□□□□□□□□□答言□□□□□說一切智

□□□□□□□□善男子□□□□□□□周偏
一切□□□□□。若有五道□□□□□□□□□
□□□□□□□□□□諸善法□□□□□□□
我法中我則□□□□□□□□□□□□□□□
□□□□□二常身我□□□□生於天上。佛言。□
□□□□□□□亦□□□□□□□無常若。作身
□□□□□我所立□□□□□□□□□□□□
□□□□□□□□□□□□火燒舍宅□不可說
□□□□□□□□□□□法亦□□□□作身□
□□□□□□□□□□□□□□□□□□□善
男子□□□說我亦偏□□□。知□□□□□□□
□□□□□□□□□□有二種。一□□□色是故
□□□□□□□□□□□□□□□□□□□無
常是□□□□□□□□□□□□名主主不□□
□□。故□□是色色□□□□□□□□□□□□
□□□□□□□□□□無色。云何而言色。善男子
□□□□□□□□□□□□□□□□□□□衆
生□□□□□□□。應。知□□□□□□□同一我

□□□□□一父即□□□□□□□□□。他。故□
□□□□□□□□子子即是□□□□□。是故□
□□□□□□□□□。生□□□□□□□□□一
我者□□□□□□□先尼言□□□□□□。此□
□□□□□□□□□□□□□□□□□□言一
人□□□□□□□義不然□□□□□□我偏一
切□□□□□□□□是□□□□□□□□□□
□亦見天得□□□□諸法。皆亦□□□□□□□
□□□□□□□□□□□□。大□□□□不應說
我先尼言□□□□□□□□□□□□□□□□
□□□□□非法不偏□□□□是故□□□□□
□□□□□□□不應□□□□□□□非法非□
□□□□□。佛言。善男子□□□□□□□□□□
□□□□□□□□□□□□云何。言異□□□□
□□□□。天得業。處□□□□佛得作時□□□□
□□□□□□。殊□□□□□□□□□□□善男
子□□□□所得果□□□□□□□□□□□□
□□□□□□□□唯當作婆羅□□□□□□□

已下依涅槃經題文段句體百四十餘行脫

光疑先

當品末章依涅槃經照見脫紙五六帖餘也

此一章亦復脫紙二帖餘也五十餘行說

□□故□□□□□□□何以故從子出果□□□
□□□□是□□□□如是□□□□□□□□□
□□□□□□□□□□□也□□□□□□□得
果□□□□□光尼□□□□□□□□□炷別異
□□□□□□□□□□□□□□□□□□□□
□□□□□佛言善男子汝說□□□□□□□□
□□□□□□□□□□□□□□偏室中□□□
□□□□□□法非法邊□□□□□□□非法無
有□□□□□□□□□□□□□□□□□□□
□□□□何得以炷眞實□□□□□□□□□□
□□□□□□□□□□□□是故□□□□也□
明明無差□□□□□□□□□□□□□□□□
□□□一先尼言□□□□佛復說善男子□□□
□□□□□□□□□□□□□□善來比丘即時
具足淸淨梵行證阿羅漢果
佛言梵王爲末世修道者慇懃問外佛紛亂正邪善
哉梵王諦聽復有外道作是言瞿□□□□□□□
□□□□□□□□□□□□□□□有邊無邊非

有邊非有邊□□□□□□□□□□□□□□□□
富那復言□□□□□□□□□□□□□□□□
二十五有□□□□出家漏盡證得阿羅漢果佛復
言梵王諦聽我前對梵志如斯說汝爲末世重重請
解說是故重說夫外道聰明而不末世比丘所及如
斯外道若干□來依彼宗義而問難我悉皆無不令
解脫則爲汝略說如斯矣梵王即起立合掌而白佛
言唯然世尊雖我等淺知不所及如來爲我等末世
如是慇懃重說誰之不銘心彫骨耶世尊更所冀者
佛說與魔說其差別何也末世衆生無識知必混雜
于法說唯願世尊慇懃說示令衆生不墮魔外惡趣
佛言汝問魔說佛說差別豈無有其差耶爲其說無
可比是於佛說□佛法眞義應審細焉□□□渠□
□□□然魔聽我言教而動誑惑我四部弟子今略
說彼之口言梵王諦聽善思念之有若干魔引攝此
會阿難而即誑惑魔自身變爲如來像而有演說一
切諸法從因緣生或有言說□一切諸法不從因緣
生或有言說一切因緣皆是常法因緣者悉是無常

有一作在

或有言說□□□五陰是實□或說虛假入界亦爾或言說□有十二□緣或有言說止有四緣或說諸法如幻如化如熱時燄或有說言因聞得法或有說言因思得法或說言因修得法或復有說不淨觀法或復有說四念處觀或復有說三種觀義七種方便□□或復有說出息入息或復有說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學無學地菩薩初地乃至十住或有說空無相無作或有說修多羅祇夜毗伽羅那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毗佛略阿浮陀達磨憂婆提舍或說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聖道或說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爲空無爲空無始空性空遠離空散空自相空無相空陰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無記空菩提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現神通變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脅在下右脅出水右脅有下左脅出水一脅震雷一脅降雨或有示現諸佛世界或復示菩薩初生行至七步處在深宮受五欲時初出家修善行時□往菩提樹坐三昧時壞魔軍衆轉法輪時示大神通入涅槃

佛言梵王阿難見此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變昔來未見誰之所作將非世尊釋迦作耶欲記欲語都不從意阿難入魔罥故復作是念諸佛所說各各不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世尊□□阿難今者授受大苦雖念如來無能救者以是因緣不來至此大衆之中

佛言梵王諦聽上來無量外道來詣難問一一爲渠破令渠得道其無量之中略說如是梵王會中阿難因從先爲六萬四千億魔之所嬈亂而我即說陀羅尼使命文殊師利持行令救矣梵王如今現所見梵王諦聽魔王化現佛之神通如是誑惑阿難我在世如來況誑惑來世四衆如手翻覆尙易梵王我所說魔事略說如斯能持施未來世必勿違逸梵王言唯然世尊何有違逸梵王應知應如此說須分曉此末世四衆無擇法眼必爲被隨蠱□知□□□諸國王子子相紹勿昧正眼爲魔波旬勿奪國政□□□如□□必□□示於異法預先以正法即時匡此遲引

勿殘憂於子孫。是如來最後遺教也。汝等善能念之。

能一作思下同

梵王言。唯然。世尊。誠不世尊者何人。慇懃如此□□□□不知□□□而□□□知耶□□□□□解說世尊末世四部衆。若爲衆生說法。必可有眞僞。云何分曉焉。佛言。善哉。略爲汝等說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卷上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卷下

劫末說法眞僞品第十七

爾時梵王起立合掌言。唯願世尊慇懃解說。佛告梵王言。善哉梵王。爲汝末世四部弟子作如是問。實梵王者爲末世眼目。諦聽諦聽。我爲汝說。善思念之。時世尊言。末世法說甚難事也。於我修多羅開實施權。更爲□□知□□。則隱覆兩說。宣秘密藏。是此何之言。不正眼人者。終不可識得。梵王應知。法法本無二諦。喩如一池水也。引之令曲。曲得。引之令向上。得令方圓得令一尺一丈。得還此於本池。則水終無幾許。勞狀。諸佛法亦復然。爾對密機。則密說。對顯機則顯說。爲佛一事實卽一切修多羅藏也。除却顯密。則無施設之言法。夫末法時衆生乾慧。於諸佛所說摩訶衍□□□□最無信。□□□□也不□□□故云如是□□□尊□□□□□□成□□□也不成□不我等下機之所堪□□我□□□□當此之時。有執法比丘□□施以大乘法□□□□□□肯悲其不堪於實教。而更施權法□□□末世下機。此法無解。於此比丘□便隱深山。而杳無信。爾時魔外鬪時知機莊□□僧法身而說法。如下雨□□嚴□□其密義□□□□昏惑我四部衆。澆世衆生見彼希有術□□□知慧□□□人人眼目瞑眩□□悉無不心服。從之說示之大乘法。與我修多羅教□□□其理似不異□□鬪□□此因度人過量知其實不又少皆悉競集服膺。後後盡引令入魔外坑。但有正法密付比丘知邪□□□就□□敢不爲其加斷決□□知其可入出而便出折挫□□□□

義□皆盡降歸□□□何以如斯汝等應知如來密義正法不魔外之所知故□□□此□義□□□若依言教則魔外常所聽□□以□□□此□□□其不可闘不可測者密意正法也梵王言唯然世尊又或小乘師□□□毀□大乘師□□如是□□□□□其□立破互是非如斯闘諍決斷無其人佛言如是者悉法滅相也梵王言□□□又有假法魔波旬得深宮之請而□□□□□忤□□於皇女或現五神通驚動衆生□□□隨意說法盡入□□□心服或知國王大臣如其所思而說法或說天下威權□□事□爲國土亂基□□國王法眼正則□□不爲彼惑亂或有國王法眼不正則□□□□如斯遭誑亂世尊入滅後後年中法危如斯復□□□□□士□治□□□□佛言如是如是斯誑徧其國土乃誑惑其國政分曉之無正眼人此時衆生悉皆魔心□□□出□法□□□魔著□□□汝等梵王起護國護法之願應勿令正法滅盡矣時梵王信受心服唯然□□□□□□□□

此略說三寶四字恐賊

略說三寶品第十八

梵王復言世尊前說魔佛邪三寶世尊聖□□□我等云何知其眞實義世尊□□爲□□□宣說佛言善哉爲汝可略說□□□有別體三寶□□□□寶有同體三寶別體如見知同體各各所具佛性也卽性靈覺佛性本寂法性無諍僧也彼□□□□□者泥塑木像等者佛寶所有修多羅者法寶著衣正戒者僧寶□□梵王□□□佛言雖同別二其無邊法界三寶可知如是等三寶梵王善護□念之勿令斷絕爾時諸國王言世尊如是三寶我等命合國三歸世尊唯願垂護念世尊言□□□如是□□如是□□尊□□□勿違逆矣□□□□□

眞如□□品第十九

時梵王白佛言世尊有前時有情非情說所謂有情非情者一法也耶二法也耶世尊前說一切諸法悉皆眞如緣起也然則法界一相而從來無有色心二相何有情非情區分說耶若因佛所言者心也有情者乎色也非情者乎世尊慇懃指示披我等蒙昧

爾時世尊言梵王汝何懷異計我終無區分說梵王言唯願欲聞如來眞實義佛言隨于諸機則有有情非情說其義則共呼於眞如法性言說也因眞實際而言者則依義而有色之言依義而有[illegible]之言其實色心二法名異體一也唯有要究盡眞實際耳苟認眞如理而確執焉者見諸法各別則當昧眞實義梵王其眞如自體也非知識非不知識非相非不相當知一切色心諸法卽非能非所當體自如也梵王言如世尊所言眞如體相也如馬而非牛鬼而非畜人而非天衆生而非佛陀走而非飛色而非心日月星辰而非土木瓦礫木而非風火而非地瞋而非慈動而非靜生而非死長而非短男而非女老而非幼樂而非苦辛而非甘飢而非飽賤而非貴高而非低鈍而非俊危而非安眼而非耳舌而非鼻意而非身大而非小遠而非近明而非暗密而非顯因而非緣無始而非令終鈍滯而非端的巳起而非未起算畢非始一起念而非現今自而非我煩惱而非菩提涅槃而非生死□□□□□如是眞如自相而一切諸法

世上下恐有脫文

互相涉入時或明暗一時或成住壞空一時或須臾長劫或圓而有欠或牛而有鬣或馬而戴角或禽而有蹄或鬼而具相好或佛而未德或衆生而滿德或毒草而有藥德或畜而有天相或俊辯而咽啞或盲而有天眼或坐臥而步十方或一言而一切言或始劫而終劫或捏法界而安眼等如斯等眞如不可思議自性一法界相也豈以互顯互隱而相劫奪耶世尊如是等眞如不思議緣起三味也佛言如是如是誠如汝所言梵王言世尊如是執眞如言相而認眞如相分者自巳與眞如其理各別而能修所修互角而昧眞如不思議自在知唯無能無所起滅自在則至眞如緣起實際地耶世尊於眞如實際地諸佛許可於了了知而不許可於影像知縱言說甚深若不了了知者喩如依畫圖而談其境界或說天饌而無口實世尊於□□□□耶世尊如吾輩測度諸佛境界也假使言得諦當於其密意者遂未能究盡焉世尊所言實際地者乃諸佛秘奧也世尊一切諸佛顯密說者不可說之可說也眞如法性理事之言不可

名之■名也又是爲衆生□□□□第一義之說也
若實了知此一地者一言盡十方一塵究法界頭頭
我眞法身物物我普現身也世尊我今如是親證願
世尊垂證明

爾時世尊言善哉善哉梵王誠當來慧命也□□□
□我□□法輪今付於汝汝能護持便轉授於諸天
輩而應令法壽永長梵王言世尊不以爲慮我每七
佛出世於其最後會而今如世尊乃被付囑最後妙
法輪世□□□□□□□□不空尊勅□□耶□□
□□□□□我□□□□也爾時十六大國王亦無
量小國王起坐白佛言世尊□□□□□□□□善
哉梵王今得如是被付囑於妙法輪我現當以此正
法輪而治我國土而令正法長壽永傳無魔外之障
爾時世尊言善哉□□汝等所言時十六□□□□
無量□□□歡喜踊躍□□愼奉尊勅

佛名義品第二十

爾時梵王言□來□□前略說三寶之名義□世尊
如□等思惟□有佛而有法□法而有僧□其同別
之□寶佛性□爾功德也□中佛之名義□未能焉
世□□懃慈誨爾□如來少動業□光聚身而微笑
默坐□威儀赫□最尊最勝□上最妙無此無等等
無上第一也何緣而斯□□無盡法界微塵刹土諸
佛相好妙色□光輝統衆於我世尊一身時梵王即
拜伏而起立合掌唯瞻仰已□時摩□迦葉尊者在
座側便向梵王而問言梵王問於世尊佛名義世尊
卽微笑默生誠如是誠如是梵王言尊者我等朦昧
不曉會佛旨幸尊者在願爲我等□□示喩迦葉言
梵王世尊覿面的示不可思議汝言不曉會何之所
□曉會梵王言我等愚昧不知何處那義趣尊者請
慇懃示喩迦葉言諸佛之名義不可思議若其三身
名義者俱出世隨宜之佛也梵王今此微笑默坐佛
者梵王試謂爲卽三身之佛也耶不卽三身之佛也
耶是時梵王默然無言迦葉言此是諸佛最上如如
眞佛梵王不涉思議當面可神會梵王言尊者所言
則云何神證迦葉言唯不思議知現前則神證爲梵
王言其不思議知云何現前迦葉言梵王何求于他

注者不知仍舊存之己下倣之

如此其不思議知也一切衆生曠劫已來昧此而以妄想是故當令不能□□□□□□見如是佛不能見如是佛者便由無始無明見習由無明見習故前示直當面差過如此等者佛初轉法輪已來從認隨宜權教而以狠穿鑿而遂無牛芥所得分依此當知權教不尅體之說縱讀誦前佛後佛满藏理會而窮得其立義不知如是如如眞佛者則所知之愚還墮魔力之教坑□□□於此梵王起坐而頂禮迦葉言大智哉迦葉爲我等當會衆末世如是的示實如所言依此我等頑心融解始瞻仰如來眞實相如如紫金光聚身如是相好非因相非果相謂佛最上如如法身也（註勿作蓮花臺上舍那法身難解也）尊者□□□□如是眞法身□□□□於諸佛者何之名義依何之功德所得拙哉我等衆生何時失亡終□□如是愚那迦葉言善哉梵王如其所言□夫諸佛名義者因果不二之佛性即如如眞佛之名義也梵王如是眞佛□□□實不可名之名義也不可名之相佛法身不可名之涅槃佛不可名之出世佛不可名之衆生不可名之有情不可名之非情不可名之魔外不可名之迷悟不可名之五陰不可名之佛性如是無量恒沙不可名之功德如來一身之具得也如今世尊即過未之諸佛如來亦復如是此謂是諸佛名義也梵王何以故然也耶自性本覺不可思知識本無一切具名故爲一切名之本祖呼一切有非情名目也即呼如是如如眞佛之名義也見一切有非情諸相也見如是如如眞佛相好也梵王□□□凡一切神通妙用一切三昧一切奇特一切可言不可言等事縱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其邪逼正通入須彌於藕絲等一切佛事一切魔事一切所作業一切見聞覺知已起未起法等悉皆此如如眞佛大用德也所以一切諸佛歎德言或不可思議或言語道斷或不可爲筭數譬喩或一言盡十方或不可說不可測等言悉皆依無量性德無量妙義妙用而稱歎於其眞際者雖言語道斷無見聞覺知其一切諸法之外大□□□王神□□□□□□□他事如是曉會焉是諸佛名義也梵王言尊者如是所言我嘗聞諸佛最初求法勤歷三

祇大劫到今果極時因此思之一切衆生自然得果耶然則諸佛歷劫修是那所勞尊者願示論迦葉言梵王諦聽雖其生佛不二因果一相於無修而修焉於無證而證焉其三祇佛者權乘果佛苟以相好不諸佛本義如□□□□□□梵王□□□所以爲如是言□□□□□□□□□□爾時世尊變赫赫紫金光聚身即現王宮太子悉達形相坐□□□□□□□子茵蓐座是時諸梵天王拜瞻太子相好不思議身而還然於近傍殊惘然而無設言矣時迦葉言梵王於汝意云何梵王言我等昔日拜瞻王宮尊容與今不異現今如是者□□□□□□□□爲何之所以也耶尊者見下六□天上初禪乃至色究竟□□無色□天莫可比況譬如比瓦礫於□□檀金然□□□□□□今如是者希有中之希有也大會四衆見如是未曾有事心魂惘然無所措言時迦葉尊者言梵王汝等審細梵王言今現如是太子希有相好於其極果法身者何之所在也耶迦葉言此是□□□示如來因果不二最上如如法身相好汝等何

惘然也耶如是者世尊最後秘中之秘也汝等□□時不知者斯何之時夫一切諸佛者於初發心時辨此等事□□□□而正覺梵王勿凝滯於觀心唯當面神會謂此佛頂尊勝如如眞實相□□如來一斯之施設者爲欲實相親證故現如是最上無上法佛是故前說或云不可思議或云希有之法或云非過現□□或云難解難入或云非也不非也等或云無覺無知無見無聞或云非所知識或云不生不滅或云不生老病死之法或云自生無性或云涅槃妙心或云顯也密也或云無相法身或云無邊法界身或云火中蓮華或云隨類三尺一丈六身或云諸相非相等或云無上正等正偏知覺或云不妄語不眞語或云或現梵王或現帝釋身等或云童男童女身或云現六道身或云有情非情身或離四句絕百非身或云魔佛不二身或云一切名相佛名相或云不應色不應離色或云實相無相非有相非無相或云煩惱無量法身亦無量或云不以生不生滅不滅或無可顯示又無可密示或云五陰不五陰或云三科皆

如來藏。或云六大法性。或云一定一切定。或云假法即法性等。或云不斷。婬。怒。癡而得涅槃。或云有所得即無所得。或云出生死即入生死。或云無染無淨。或云不止滅。於獄火轉妙法輪。或云無常即眞常。或云愚癡即般若。或云或離或即或離即或即離或離即同時。或云或語或嘿。或語嘿同時。或云無住處不無住處。或云色陰住亦不住。受想行識陰亦爾等。或云無能知覺。無所知覺等。或云依正二不二。或云即凡即聖。或云一字不說。或云語答嘿答。或云毀讚即歎德。或云法無二法言。或云衆生即涅槃。或云刹說衆生說等。梵王如是等言說章句。舉無量功德中之一二。梵王審細焉。如是法說也。爲欲了知諸有情。如是無上正徧知覺法佛也。汝等大會何認言說相佛言說權乘而爲所得耶。梵王一切言教者。隨機金鑛之說。認焉即以爲所得者。便背如來出世本旨。殊嗜如是法佛則一斯徒執勞。已喩入他寶庫而數他之□於己分者。遂無所益。時梵王向尊者言。如是尊者。如是尊者。甚希有世尊。今爲令知如來三身相即因果不二法佛也。如是正見太子相好法身也。爲見太子相好。則現見世尊也。實難見難解法佛甚希有也。如是瑞相昔所不見。實因果不二不思議法身。實如如眞佛也。法佛不思議。認相好測度。又離相好而無可見矣。於此義也。如來前時盡言辭而爲說焉。然也在會不敏。不稱佛旨。令依尊者委說。我等在會悟如來不思議三昧身。未聞法也。尊者幸爲證明

爾時太子復如來光聚身□告梵王言。如迦葉尊說。能護念焉。傳于末世□如迦葉所言。如來大小權實說對機直言直示□□當知如是大法者。諸佛與我合頭盡力說。何以故。這一事諸佛雖思議法緣歷盡劫終不可說。從來不口耳法。又自知無路難解難入法。故從本離智慮。所以雖深位二覺心解。如噫□認言教而思已得者。則謂此傳語師。不得法者。梵王委悉神證焉。應知如是大法者。即諸佛本祖有情已命非情數法性也。所謂法也。本不智者則曾不說愚。非慳者則曾不說施。非嫉妬者則曾不說許容。非有我者則曾不說無我。非佛陀相者則曾不說衆生相。非邪曲

相者。則會不說正直。非因果法者。則會不說本來。非
自然法者。則會不說忽有事。非始終法者。則會不說
中際理。非造作法者。則會不說巧機。非漸理相者。則
會不說次第義。非頓者。則會不說端的。非圓缺法者。
則會不說融會相。非增減法者。則會不說餘剩法。非
語嘿相者。則會不說尋思理。非凡聖法者。則不說階
位義。非緣起法者。則會不說法相法。非出世法者。則
會不說三乘法。非縛著法者。則會不說解繫。非生死
法者。則會不說□□理。非寂靜法者。則會不說止動
義。非菩提法者。則會不說發心事。非佛果法者。則會
不說修證理。非魔□法者。則會不說降惡法。非吾我
相者。則會不說自他相。非有爲法者。則會不說無爲
非卽離法者。則會不說隔別相。非無常法者。則會不
說眞常理。非尸羅法者。則不說持犯。非性具法者。則
會不說事理法。非眞諦法者。則會不說俗諦。法非二
諦雙照理者。則不說一乘諦。非定法者。則會不說惠
法。非迷瞑者。則會不說悟明。非孤立法者。則會不說
單複法。非有語者。則會不說無語。非觀解法者。則會

不說思性修。非三界法者。則會不說出脫法。非二世
法者。則會不說過未□。非惡趣法者。則會不說出離
法。非三毒法者。則會不說三脫法。非有念者。則會不
說紛擾相。非遲速法者。則會不說待時□。非雜俗法
者。則會不說離五欲。非顯密法者。則會不說二諦。非
有所得法者。則會不說無所得法。非障礙法者。則會
不說融□法。非空假法者。則會不說中際法。非一切
名相者。則會不說法。非法非世法者。則會不說佛法
非口說法者。則會不說一切說之理。非明無明相者。
則會不說覺不覺義。非厭離法者。則會不說淨穢土。
非煩惱者。則會不說菩提。非嫌擇法者。則會不說法
如。非分段法者。則會不說五陰法。非疾法者。則會不
說法身金剛體。非隱顯法者。則會不說開示法。非變
壞法者。則會不說顯色形。非衰老相者。則會不說苦
果依身相。非大小法者。則會不說衆機。非如幻法者。
則會不說本無今有。非思量法者。則會不說不思量
法。非妙玄法者。則會不說測度法。非入世法者。則會
不說出世法。非離一切法者。則會不說所顧思法。非

言說法者。則曾不說巧便法。非無性法者。則曾不說各各性。非內空外空等諸空者。則曾不說水冷火煖等事。非四大諸法者。則曾不說聚散法。非流轉法者。則曾不說到彼岸法。非六大法者。則曾不說自爾理。非增損法者。則曾不說得失法。非四倒法者。則曾不說違順法。非五陰無我法者。則曾不說事理空相。非一異法者。則曾不說法性理。非理佛者。則曾不說事佛性義。非世相者。則曾不說□如法。非奇特法者。則曾不說希有法。非爭論法者。則曾不說言外法。非厄災法者。則曾不說持呪法。非法相者。則曾不說理。非下智法者。則曾不說超□法。非三寶法者。則曾不說□三寶。非離一切相者。則曾不說言□道。□非即離。法者。則曾不說事理法。非義。法者則曾不說定法。梵王諦聽。我非八相佛者。則曾不說覺樹道。非權實法者。則曾不說機大小。非下劣法者。則曾不說最勝法。非超勝法者。則曾不說是此非彼。非已分法者。則曾不說他分□。非容易法者。則曾不說左右事。非難解難入法者。則曾不說納氣沉思法。非授記作佛法

非上疑脫一句

者。則曾不說現當□成法。非時節法者。則曾不說已起未起法。非親已疎他法者。則曾不說各別理。非理□法者則。非一切相者。則曾不說□諸相。非諸相外者。則曾不說如是相。非一切□外者。則曾不說如是性。非本末法者。則曾不說究竟法。非寂滅法者。則曾不說至靜法。非法非法者。則曾不說不□法。非福聚法者。則曾不說修德法。不世理法故能正於邪理。不非法故能正於不是。不佛法故能知於作佛法。本法故能治□魔。外有識依怙。故愛於有情。如是法也。心心是也。如是法也。身身親也。不可取。無可捨。出諸比類。故不見聞覺知。□梵王。神證爲我。從來證如上所說法。便三世諸佛同口同舌法也。□□是□現法無邊身。或現千尺舍那相。或現一丈六身。復其法說也。或時說唯佛與佛密義。或時說對機法。或說出世本願授記法。或唯佛一條付屬經。注不當經 或示法身有病。又示法身無病。或示不般涅槃相。今□現示太子相好法身。則秘中秘。不思議中不思議。但除諸佛。不普薩事。梵王當知。上來種種言□至後後末世盡世出

脊疑若

世際而有離解難言驚動心目等事或火中生蓮水中飛埃日月互失度星辰作殃怪或治亂興亡等如是法家世家失格則□□□□非如上□□無量□者則習□□不說之法□□□也

時梵王起立合掌言未曾有也如是曉論諸佛最上眞佛所說也實衆□□□□而一時令開悟我等大會或有非情數□□□□□□□成佛因緣大事世尊因此而我今說□如來一時隨機所說之要如我所解世尊唯願聽許焉世尊言善哉任汝心時梵王言世尊往日若說生死事則以涅槃言而不與奪若說煩惱義則以菩提言而不與奪若說纏縛事則以解脫言而不與奪若說斷惑法則以入理言而不與奪若說邪正戒則以正邪戒□□□奪若說遷流事則以□□□言而不與奪若說緣起事則以眞如觀而不與奪若說有我義則以無我言而不與奪菩說有性法則以無性言而不與奪若說名相義則以空相而不與奪若說無相則以有相言而不與奪若□□□界則以三界言而不與奪若說三世則以

此處恐有脫簡歟

實際言而不與奪若脫三毒事則以三德言而不與奪若說散亂事則以總持□□不與奪若說有爲法則以無爲言而不與奪若說衆生義則以聖者言而不與奪等凡隨機言說者如上□如斯言□同意而宜神會世尊如上所說也如是直說也遂無二語世尊一切諸佛脩多羅也一言說盡一切脩多羅藏能統収於一言如是一言也不可思不可知是故拈華旨以是知焉夫諸佛最後法義皆如是也耶願證據焉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也□□□□梵王言我今省略述宣若廣說者盡劫不可說盡

爾時世尊言梵王實如是梵王實如是能護念施劫末

降魔品第二十一

爾時梵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降伏魔波旬佛言善哉諦聽梵王欲降魔者先降汝等心魔梵王言世尊心魔者何也耶佛言心魔者有降魔思慮是也注欲降魔思慮苟正思惟者卽爲降魔也注魔言廣也云何正□□□□□心外見法則群魔競起心外□□□外□□□所謂□□則煩惱魔起心外求菩提則菩提魔起

惑疑作惑

冥一作冥

心外見輪迴則輪廻魔起心外求佛則魔佛現來心外見持戒則律魔現起心外見衆生則衆生魔起心外修定則禪魔起心外求法則衆魔競來心外見國土山河則觸處即爲魔鄉心外見魔則魔族轉盛梵王心外無得失心外無是非心外無貧富心□無嫉妒是故令降心魔苟不知如是事而別求是者狂亂顚倒內外魔族競起爲惡趣導引作佛之事永斷如是等則□□□子□□恐□□□□則心目爲之瞑眩而四識移動如斯等□□□□爲心魔所感苟降心魔則一切外魔皆悉歸降而即侍左右如是則佛界魔界不見其同冀苟不降則佛魔各立苟降則魔即順於正法梵王汝等降伏佛魔二邊矣是故心則諸修□□□行法本也苟不降則一切修多羅悉爲外魔所說也雖□□□法服讀誦悉魔法魔業注正眼妙心暗故梵王諦聽我發心已來覺樹道成時始降下爲梵王心魔降則□□□□□□一切諸法一切有識悉順歸我正法不二法佛也梵王如來密意正法□□如是梵王言唯然世尊心魔者二邊心也□□□魔□□□佛性□□□不可修無可證者回本來□斷假法魔如是密說□□□可□□□也

業識品第二十二

佛告梵王言梵王當知有生佛不二業識我前時不開演所謂於有情言佛性於非情言法性二名□□似異一實性也梵王言世尊願樂欲聞佛言梵王諦聽此是諸佛誠諦之極談也汝□善思念之其所謂不二業識者一切衆生無始劫來生死流轉來者是也其流轉相說不可盡皆是妄想之所爲也除之外別無有少法其□□妄想之性若略說者不過色心二法且就內外言而說□□如是□□□□如其憎死愛生□其是非親疎貪欲等凡所有善惡邪正等五蓋十纏或憂喜苦樂慟哭戲笑可事不可事顚倒逆罪劫奪無數量煩惱三途逼惱異類憂愁人天暫樂男女愛情有識浮沉幻化忽有都觸一切法見聞等者悉皆業識自妄想也除此自妄想之外無有佛性梵王相即而見佛性者雜亂也相離而見佛性者二法也見佛性難測也唯就已見則一切諸法已者

也□□□其國土山河遠近長短方圓青黃等諸法都業識之自體相也。日月星辰天衆之身光等者。業識自性光也。一切有情無光者□□□□□業識無明性也。諸煩惱苦樂憂喜愛愁等者。業識自業相也。胎死百歲强弱老病等者。業識屈伸勞相也。或尊卑榮辱貧富等者。業識昇沉相也。或恐怖惡趣樂求天界慕小果求小解脫等者。業識小量也。無取無捨無憎愛期大果者。業識之大量也。六十二見雞狗等邪修者。業識之邪量也。或不斷婬怒癡即是涅槃者。業識之自性量也。一切狂亂一切忽忙等者。業識不思議變態也。或智或愚或闡提或五逆或歸三寶或邪識邪學或懶惰或遊戲或博奕或狩獵漁獵一切吉事不吉事等者。業識不思議顯密三昧也。梵王劫石可盡□於□業識功能未□或年月日時有限於有情數者無限也。悉業識之不思議變也。梵王若直說業識之自體者。其諸佛應世之法說者。悉屬戲論。梵王如諸佛出世者。雖不如衆生妄所引同是業識衆同分也。當知其應世之際。如三乘十二分教者業識之正知見也。或說事如或說理如分別智感接三根等者。業識之自性悉檀也。或示託胎□□□□□□身等者。業識之不思議□□體也。諸佛不生而生不滅而滅者。業識不思議隱顯之相也。佛常生此三昧王三昧者。業識自性性德也。佛三乘權實種種異方便無量戒定慧等者。業識法門無源海之中之微塵許之說相也。諸佛出無量光明而化一切衆生於自土他土現不思議境界等者。即業識之不思議大用也。佛身應物無量身等者。業識無相眞實相之所應也。諸佛應世之相其有顯有密有權有實大小等說者。以有業識之自性麤細淺深之德可規不可規眞俗差合之不思議聖諦也。諸佛念處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八聖道說者。於業識自性而有區分相故諸佛之智一而一切智等者。業識之不思議靈覺智也。何以證焉者。以一切凡夫一切有識或時正智或時不正智出於其不意。故謂此無性智。又謂不昧靈智。又謂諸佛無上智。又謂五佛五智。又謂四佛知之智。又謂諸正徧知覺之智也。一切所有塵塵法法有

情非情覺知不覺知有相無相等者此靈覺智之相也梵王夫諸佛說法外不放入內不放出者因業識摩訶衍之無表智也諸佛者一切衆生之所爲無不爲無不知者以有業識不思議解脫之智用故又諸佛常顯魔外者渠常以說常性故一切衆生心見顚倒者因業識無性知故以無別一法可說理故一切諸佛化盡後入滅者業識自體本寂故一切有非情念念生滅少時不留者業識自性無常故諸佛有甚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依業識自爾之性德也梵王欲見業識之相貌者須見衆生無常相欲見諸佛相好者當見業識之自性梵王捏一塵拔一毛足動法界引他土令自土移此置於彼界等分抹須彌抱四大海移置地獄於他土或脩羅遮日月光或呑盡鹹海於一口妙用恒沙□□□界一步□□道□□神奇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等之神奇或現大身滿虛空等或現小身入藕絲孔裏如是等之事千變萬化盡無不因此業識不思議境界也梵王法界無邊際無量佛國土差別悉皆無不業識分量梵王法界雨滴恒

河沙數乃至法界國土微塵數悉皆業識相分上數量然皆盡一念可知焉如此等說者無數牛毛之一二毛而已若欲廣說者盡劫不可窮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一切衆生者妄業所生也非于諸佛也諸佛者一切無等等也不二之義願樂欲聞爲我等在會般懃說示佛言善哉天王所謂業識者諸佛則紫金清淨光明身也衆生則所謂煩惱垢穢身也何以故不二矣我法自體不淨而現淨不垢而現垢喩如水順器曲直梵王以名相而不可怪所謂業者佛性自體業也識者佛性自體識也然也則佛性業識一性二名也梵王雖諸佛應世身與衆生流轉身各別共一佛性之異稱也即謂是業識身也是不向上者是不向下者是故一切內外諸法不過色心二法者即業識之自性相也有情非情理事□□□□□□□長短方圓□□□□黑白明暗等者此之名義也眞如法性菩提涅槃如來藏等者此之强名也一切相一切名都此之畢體浮虛名相也梵□□□如□略說□□□□一一名義者□□即佛也衆生也比丘

也。比丘尼也。優婆塞也。優婆夷也。鬼畜也。野鬼也。地
獄也。乃至四向也。四果也。三乘十地等覺也。□□
□也。□□也。□□也。□煩惱也。□□也。生死也。□
□□三界也。佛土也。無明也。有□也。無漏也。空也。假
也。□□也。有相也。無相也。無記也。有□也。解脫法也。
八萬四千煩惱也。八萬四千毋陀羅臂也。諸佛知見
也。衆生□□也。得也。失也。四百四病也。盲聾暗啞也。
我也。無我也。五陰身也。貪瞋癡也。五欲也。纏縛也。淨
也。穢也。有礙也。無礙也。□□□諸法也。出世法也。我
人等也。四諦法也。十二緣起法也。僧也。俗也。男也。女
也。若樂□□□五障□□遮無遮法也。授記作佛法
也。因果法也。業繫法也。國土治亂法也。善惡□□□
也。慈悲喜捨法也。親踈也。怨敵法也。愛愁憂喜也。規
則也。放逸也。迷悟法也。毀譽等也。語嘿動靜也。三惡
趣法也。剎那法也。留滯法也。頓成法也。變成男女法
也。三靜慮法也。四無色法也。一切諸佛無量歲也。一
切世間所有善法也。轉凡夫法也。一超入聖位法也。
知恒河沙數量也。諸佛自在神力法也。不思議變法。

也。不思議壞也。背則歷劫不已法也。合則自已法。也
梵王如是諸異類。悉皆無不業識之變體異相也。梵
王現所見現所聞。略說如是。梵王凡見一切諸法。知
一切諸法。自見知於他。他見知於自。夫善惡於一切
善惡於自他也。外別無佛性說。外別無諸法說。會則
當體不改易。不會則當體妄想也。別遲滯于觀心者。
相變。當面差。悞矣。梵王欲廣說者。歷劫不可說。梵王
言。唯然世尊。唯然世尊。今我不惑諸法名相。世尊生
佛不二。殷懃重說。我等在會願樂欲聞。世尊現見世
尊殊勝奇特相。衆生不然。我今出。惟爲作佛。依善業
也。衆生依惡業也。云何知其不二耶。佛言。凡見迷悟
相則生佛各別也。所□業識不思議性。從本無迷悟
故。□□□□知業識自性。自有覺義。不覺義。於不覺
顯發也。則見衆生。相於覺顯發也。則見諸佛相好。梵
王應知迷也。悟也。業識自□分也。但依有其異見也。
暗其不二相也。前時爲三乘說迷悟各別。如諸佛別
無有二不二言也。不思議業識性。不俗智所測度。梵
王應依正知見。若見移動者。悉造地獄業也。天王諸

佛者細衆生麤雖細麤異共一同胞也天王諸佛不生而生衆生亦復然矣唯衆生依不知如是理也梵王言唯然世尊我等未曾有法也世尊言生佛不二則□□□□□□與□□□□□依□□後□□知□□□乎從本自爾知也不佛言如是梵王言何之修證也耶佛言天王應知衆生念念無不修□□□□業□不□依□□□證事也衆生念念無不證天王如是甚深密義善思念之不思議修證也天王苟無如是修證者則諸佛乃忽有之佛也耶無有此處□□□知□□□舊衆生也梵王言衆生者其流轉久矣諸佛者前際得果了□□□□□何□□□乎□□□□何佛言天王衆生未得果諸佛已得果復言不見衆生相即見諸佛不見諸佛相即見得果衆生唯除見別無有諸佛衆生差諸然則自然也乎佛言彼外道六師有自然計□□□天□□□當依正法眼藏天王愚于法性謂此外道也智于法性謂是聖道也□□□諸佛發心初中後皆依此業識知見力豈有師無師修不□□無久近遲速□□

各□事□□天王念念無不業識表德矣衆生妄想中忽然發心□□□□爲□□修證耶謂□□□業識不思議智也梵王言如是等之事究聖之所知也凡愚何能爲佛言聖之智不智□□□□是此義於業識自性智□□□□□也耶□從本□□□□唯□□□凡□□天王如是□□□知不知非思量分別所及□□天王□□□□念念修念念證不思議修證也天王死汝之虚妄心念□□□法本無迷悟修證各別事梵王言唯然世尊前說□□□□□各□□□諸法業識也自而何知於自耶何以故世人□指不□指水不洗水火不燒火眼不見眼等師言如是言者無始爾來流轉妄識□量也亦是外道因執局量也天王應知業識不思議作用諸佛不可知況不諸佛者也耶天王當知夫法界眞如一相無自他諸法各各不濫自位不失自相然復是其各體畢竟眞如一相而無自他各別相就中自而見他他而見自顯然也有何妨礙耶喩如世人搔自癢以自手如此五根互作用一身自而爾矣雖一切諸法卽

一法性。而各各住其位。而不相混雜。法法涉入不一而不二也。唯此不一不二也。業識不思議差別妙用也。梵王獨一崑崙底物。勿謂成一二之性。何以故業識性。相不一不異。故梵王有一一諸法各各之自性。而勿謂互相各別性。何以故諸法本不一異相。故梵王勿以在不在有無而見焉。何以故此法也。以離所住有無相。故梵王如此法也。過去法而卽現在法也。現在法而卽未來法也。未來法而卽自他念念顯露法也。天王喩如明鏡無心而能照物像也。能□□照不一而卽不二也。然於鏡自性者。不能照底。知亦不有所照底物。當知□□□明鏡照也。又如燈燭無心而破諸暗。亦復如是矣。如金剛分折頑鐵□□本同一性也。梵王□□□愚者量偏局未知所照之物像卽能破。是故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也。梵王所謂一何處在耶。一之體段何形模也耶。若□□認能照所照而不知所照之物像。卽是能縱雖知所照之物像卽是能亦不知能所一而一亦不立。則似有性相各立之跡也。縱雖知能所照一一共本地風光□□則亦

復有能明所明之智□□□不透達業識無性法源。天王□□□□故是故有指水火眼之言□□□□□□所謂業識者。不能智不所智。不離不卽。不妄不眞不理不事。□□□念念□間□□□□□諸法當體不是者也。苟達此不是諸法者。則當相卽是矣。天王勿作法空見。又勿作定實見。當知如是者。無戲論之法也。卽業識不思議法也。又業識卽思議之法也。達此不思議者。水洗水眼見眼等也。如是□□□□□業識不思議妙用□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法也。□□□此□□□□色也心也互相涉入。譬如帝釋殿網珠也。當知□□□□□一切諸法□我指也我水也。我火也。我眼也□□□我指之我洗之我燒之我見之。皆無不業識奇特無礙自在事。梵王言唯然世尊。世尊若然則呼馬而作牛也。是乎呼烏而作魚也是乎。握土瓦而作黃金也是乎。是言是也不是也唯死汝分別心。則把瓦礫而爲黃金。呼馬牛烏魚卽作牛馬魚烏也。皆業識無礙不思議知見力也。諸法亦性相自如法。故法身大士恒如此。天王雖一切□

□□□□□時有如此作事汝等□□□天王唯於不思議實際把證爲諸佛業識眞空妙有塵劫說不可盡天王說業識之功德亦塵劫不可盡天王說業識之染汚亦塵劫不可盡天王說業議之淸淨亦塵劫不可盡天王說業識之不思議解脫亦塵劫不可盡天王宣說業識之甚深密義亦塵劫不可盡何以故業識之自體相（注別可深解也）不在前際不在後際中間何處在亦無前後中際言梵王以一切脩多羅經而勿對向今此經一切脩多羅經之骨髓也其一切脩多羅者今此經皮膚也天王勿作一異俱雙見如是經也上天下地無藏處一切諸佛如是行持□□當知一切衆生無始劫來慧目盲於如是經終不能讀此不思議經妄業不思議流轉得與不得證與不證諸佛悲愛有於此也天王菩思念之夫法也不非也能入事理而無跡思念焉

爾時大梵天王踊躍歡喜向佛而作是言曰世尊所說業識名義今日始得聞焉實如世尊言業識自性偏不說於佛偏不說衆生乃至一相一理寂滅染汚斷惑縛解眞俗諸惡煩惱等於如是等諸說擇機而不斟抄亦不包密直示直言諸佛密旨實不可爲測度當來衆生一度觸見聞者超脫其三毒三道卽成十身毗盧法界身如是生佛不二依正不二現行身實不可疑世尊大慈爲我末世□此□示甚深秘密法我等從來礙心之物一時融鎔而心如降重擔我等在世□粉骨碎身盡恒河沙劫豈報其一耶時世尊言汝言然能護念焉一切諸佛同口一舌卽十二部經之心目也於末劫時雖八萬脩多羅藏滅此經不滅何以故脩多羅經本法故若設文字經相滅於心經法體者終不可滅喩如金翅鳥王雖果報盡化去其心骨如成如意珠此經亦然□□□一切有情界如意珠也

囑累品第二十三

爾時世尊告梵王言梵王諦聽夫迦葉付囑密法者諸佛甚深究竟正法也凡有血氣者無不各具雖各具復不修者不證不證者不顯終日□□聲□語□□□不他法（注認奴勿作耶）不知得者（注有知得理者煩惱）則煩惱也

汝等愼勿言如是法有煩惱中□□□所以生死流轉□□□知□□□□此□□□諸佛應世令此義知人入證悟此密法也謂此成佛也至果如我者中間所積功德也迦葉是聲聞也從毗婆尸佛已來作付法子乃至□□如我如是付囑現在千佛以□□□迦葉爲臨滅付法子是故從毗婆尸佛至於我從我亦至慈氏佛從慈氏佛展轉至最後樓至佛了中際綿綿不斷絕者密付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然劫末衆生其信劣故所以授衣於迦葉而以爲法付讀證也梵王後後佛出世時臨般涅槃日與迦葉同如今我會發起發問則爲末法得法者之信時梵王言實如世尊勅實如世尊勅我於千佛臨滅日而爲在會後世爲問法發起者此時大會無量四衆悉皆無不信受佛意者□□□□□汝□□王□聽我滅後四衆能讀此經則讀一切修多羅經何以故一切□□□說此經而修多羅也豈論大小經耶不佛口而說也塵塵說也不有情讀而誦也刹刹然□所以言一切修多羅經□□目□□□知□□□

此下三行缺

四衆誓願品第二十四

爾時大梵天王言世尊殷懃演說正像末法衆魔外妨法事在會百萬億四衆無量異類悉皆無不誓尊言世尊前說修多羅藏此藏歷幾許劫波而後無于世間耶世尊告梵王言如來修多羅藏終不可滅盡我說滅盡者無此斷矣於我修多羅者終無滅盡時縱歷劫火遂不燒也何以如此耶諸佛從來無虛僞說故復不誑惑於世間故復是一法性所說故復是不一時世教故是以□□知劫火不能燒□□□□□汝等愼勿混雜于魔外阿漚締世尊說□此法時在會百萬億若干人天異類龍王緊那羅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迦地獄鬼畜天神地神凡有識類諸鬼神魔外等各各獲得無上乘法眼淨藏歡喜踊躍拜佛足作禮而去

又釋提桓因尸棄大梵四大天王自在天子天龍八部人非人等亦得無上乘法眼淨而一同讚歎言希有世尊今日聞未聞法我等誓願護持正法藏即禮拜而去

爾時大梵天王若干眷屬并十六大國王衆無量小國王以如來付囑正法藏銘心護念各各頂禮佛足信受奉行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卷下 大尾

茲時享保十二丁未仲夏吉祥日

陸奥州南部花卷玉鳳山瑞興寺十八世隱野衲

無著靈光拜書 時七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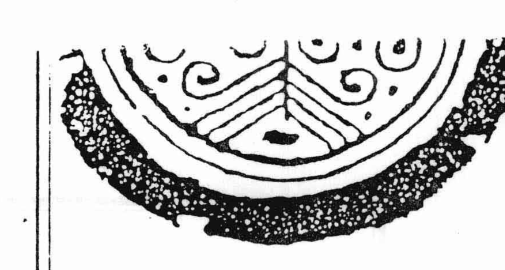
右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全軸分為二本 東奥南部洞上老隱無著光師五十年間所秘珍也親附凡例具陳來由 乃載卷首 今茲偶獲轉寫之本感喜無措手謄寫焉旹享保庚戌解制日謹書

或曰相傳斯經本邦三所珍藏其一奥州平泉光堂 秀衡廟所經堂今存 其二濃州郡上長瀧 天台古刹 其三攝州水田三寶寺 能忍舊跡今作洞宗 也未詳斯經存不

按洞老之所傳寫者正是光堂經本也耳更可希求者郡上台刹 號阿名寺 彼納宋朝渡來之名藏二部近來刊行珍書多出斯藏因思斯經亦存不可測矣 斯藏非守護金森許容不能輙窺 我老不能搜求後來有台緣者上稟天台門主及依憑學頭僧正而須拜閱校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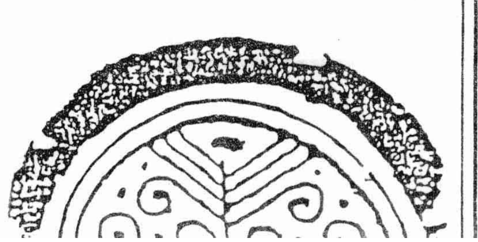
東叔老禪寫本之末置此一紙

享保十七年子之二月實海的座元持此本而詣郡上長瀧寺依憑阿名院教聞坊大仁坊神主齋等而開經藏委悉拜閱終無斯經矣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一卷本）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目次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大靈鷲山與大比丘八萬人俱尊者□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連尊者摩訶迦葉而為上首與菩薩衆八萬人俱觀世音菩薩阿逸陀菩薩行願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而為上首諸大梵王釋提桓因毗沙門王大持國王無量天衆俱海龍王夜叉王阿修羅王無量神衆俱阿闍世王波斯匿王宰官波羅門無量人衆俱達多地獄焰口餓鬼金色師子六牙象王無量非人俱各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從多寶佛入塔下大衆圍繞飛行東方百千里程有一國土名大七寶震旦其國中央有一高山名五寶臺文殊師利常在說法至於此山告大衆言昔於此國觀世音菩薩化作三禪初梵王化人間故没梵宮殿下生王宮大德龍身說示天理五行氣變作吉凶法地没還天作春天主觀世音菩薩化作初禪二大梵王化人間故没天宮殿下生王宮火德

牛頭說示地利百藥醫毒助人間氣地沒還天作夏天主觀世音菩薩化作帝釋化人間故沒天宮下生王宮七德人質說示人倫心法大道身法五倫地沒還天作士用主是三王者成强三才說人性德依俗說法示第一義皆是觀音大悲應化故此國觀音有緣末法世中我法流布餘佛緣滅唯存觀音化益永世說是語已三王出現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今佛說如是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爲三王及大衆等亦行東方萬里海上海中有國名大日發東西南北海中有國是眷屬國世尊至於此國海邊告大衆言往昔劫初觀世音菩薩化作色界第十梵王告初梵王汝下空中欲界天界及下造地造觀世音菩薩化初梵王奉其四禪大梵王勅王及妃供下下空中次第造天下造大地最後造斯國及眷屬海中國山河草木有一天女名妙辨財是亦觀世音菩薩無量劫來以女像作大福田來爲王女即成日輪及月光輪主四天下眷屬無量住此國中或主或伴是故其國觀音有緣末法世中我法流布餘佛緣滅唯存觀音化益永世說是語已天女出現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今佛說如是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爲天女及諸大衆等亦行東方於其海中有諸國土此國衆生質近畜生雖我正法漸漸流布難有悟入但作結緣爲成佛緣

爾時世尊爲諸大衆還至本處靈鷲山頂敷座而坐告諸大衆我不久當般涅槃諸大衆意有欲問法自恣爲問時諸大衆默然而坐一切無聲

爾時世尊非現神而示妙相成就妙大方廣佛心眞如蓮華成就五百□□劫前受用法身成就佛佛能盡究竟諸法實相成就華嚴阿含方等般若一實及多寶佛成法妙法蓮華證明眞如大願成就過去無量劫前入滅不滅成就寶塔是法界塔常寂光土成就分座是即理智自他法身如是成就二弱世尊牟尼如來面座靈鷲華藏世界多寶如來已還寶成就寂光世界二土融通成就一土是即開見凡夫心中元有佛心凡夫成佛至大妙法是即欲以此妙法藏

而付後。師摩訶迦葉所由相也。爾時世尊不起法華妙道法座

拈華品第二

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王名曰方廣以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之根妙法蓮金光明大婆羅華捧之上佛退以作禮。而白佛言世尊今佛已成正覺五十年來種種說法。種種教示化度一切機類衆生若有未說最上大法。爲我及末世行菩薩人。欲行佛道凡夫衆生布演宣說。作是言已捨身成座莊嚴天衣令坐如來」爾時如來坐此寶座受此蓮華無說無言但拈蓮華。入大會中八萬四千人天時大衆皆止默然於時長老摩訶迦葉見佛拈華示衆佛事。即今廓然破顏微笑佛卽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總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義諦今方付屬摩訶迦葉。言已默然。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妙哉我念過去無量劫事於燃燈佛布說法處發菩提心從佛修行亦復世尊布說法。於說法中得漏盡智。

（絕下絕文然見句語則似無缺文也）（量下疑脫劫字）（法下缺文然按一運）

成阿羅漢亦復聞說諸法實相入菩薩道不動先果成大乘道得近如來一切種智。如是妙智從何處來皆從凡夫久遠心來其久遠心等諸佛心。是爲法身是名成佛得見是心非在言教理論理解文字之中但在以心示中不假三昧不期感果因緣熟時凡夫卽見是故佛道傳於凡夫人中不絕若無此法唯有感果賢聖得道而無凡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佛道者若然於末法濁惡世中證果人者千萬人中無有一人無證果故佛道絕傳唯有名字無有道象有此法故傳佛道象不結於末世佛言善哉摩訶迦葉如汝所言七佛世尊授法象然七佛弟子傳法象爾我滅度後以大法藏今付於汝能持傳傳弘通正法尋嗣心道令不斷絕

爾時世尊從起梵王以身爲座妙嚴天座著於本座告大梵王汝於過去無量中修菩薩道住高地位能問是法於末法濁惡世中相續諸佛大道心法令不斷絕咸是所以依汝力也尚有所以思悉恣問之如來爲汝演說正法大梵王言善哉世尊聽問如是我

0976

今下缺文然
是一道

當問之如來先經爲未說之爲未示之爲既示之佛告大梵王言我先已說爲既說之爲舍利弗謂不可以言宣是也時舍利弗面會此法卽得當成華光佛記亦復龍女以一寶珠無句上之
龍女以一寶珠無句上之如來又也速受寶珠無句受之龍女又依此佛心道卽得成佛亦復是也大梵王言若如是者今日如來以此一法爲最眞實佛言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者過去劫來不離於我今日亦然我俱不久入於涅槃不留我後龍女已得他方成佛非我弟子其法不傳皆如無耳今日有獨摩訶迦葉傳眞道象我滅度後至於末法五濁惡世後五百歲不絕佛道唯在迦葉獨付傳中是故名曰唯是眞實大梵王言如來先說後五百歲其五百歲是何時也佛言夫其五百歲者我滅度後佛法住世正法八百年像法千二百末法五千五百年已去正法像法末法後所有年五百歲是也大梵王言正法像法末法及後五百歲者是謂何世何國然也佛言其世是人間世而非天世及龍世也亦復其國是閻浮中隨機諸國非必一國所以者何天世龍世是聖者世而無年限但有人世上淸下濁上盛下衰是故有限亦復國國時改機變或有天護或有聖護或無天護或無聖護或有神護或有仙護或無神護或無仙護人機無量國隨人機是故非必一國然也梵王白言世尊如是如佛所說國機不同或有有緣或有無緣或有護安或有護難茲與彼廢茲廢彼與佛法東漸後五百歲留法不絕利益衆生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出世四十餘年種種說法云何有未曾有法耶云何有及言語法耶願爲世間一切人天能示已自言了金色千葉大婆羅華持以上佛而退捨身以爲床座眞誠念願
爾時世尊著坐其座廓然拈華時衆會中百萬人天及諸比丘悉皆默然時於會中唯有尊者摩訶迦葉卽見其示破顏微笑從座而起合掌正立有氣無言
爾時佛告摩訶迦葉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有智無智得因緣證今日付屬摩訶迦葉摩訶迦葉未來世中奉事

諸佛當得成佛今日亦堪爲世間師佛告諸比丘如
來今者不久滅度汝等比丘皆悉能依摩訶迦葉入
大乘門修行佛道告摩訶迦葉無有餘法唯一心性
佛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已說今說當入而
已一切諸佛依一心性已成說佛道現成佛道當成
佛道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謂餘法尙有更一諸佛
成佛衆生成佛卽外道說非七佛說非十方佛說迦
葉當知汝所付屬八萬藏經是諸教者是卽乘一心
器也譬如世間牛車馬車是爲諸法乘之渡於道路
器也所有教經亦復如是汝能奉持
爾時摩訶迦葉歡喜踊躍爲佛作禮而白佛言世尊
此法實難遭者誠是直道誠是妙道我昔遇佛出家
修行偏厭生死唯求涅槃但修無爲不求是法但了
空理不知是法難行苦行多年作勞得阿羅漢思之
誠難今日如來最上妙示唯刹那事非年非劫非難
妙易令我成佛無有疑惑雖非實至劫數成時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妙覺成佛實知法身是心
是佛三世諸佛一軀妙體今思已前於多年中難行

苦行是勞無功亦多年中求空無爲皆虛假法更非
實法今日見得是眞空法其相正空而性不空其體
無爲而性圓滿一切衆生唯依是法當得成佛佛告
摩訶迦葉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於未來當得成
佛如我今日是法爾時世尊說此言已卽從座起還
坐本座無語無動衆會亦復寂莫無聲皆含妙氣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善哉世尊能快說之世
尊滅度後世衆生云何入得云何修行願爲我入入
得修行精密法要佛告大梵天王天王諦聽善思念
說之衆生機根種種無量或聽理入或禪定入或因
緣入或持示入不一般也天王唯有信心能入是最
上道云何起信不依心性他不成佛所以者何於心
性外無成佛路如是了知眞實求者能入是道智慧
如舍利弗多聞如阿難陀辨才如布婁那解空如須
菩提持戒如優婆利神通如目健連天眼如阿那律
如是此輩皆不成佛所以者何此輩皆得心性假用
未得心性眞實體故唯證性體必滅佛道如是了知
眞實求者能入是道天王或有知見心性妙實體者

已下至傍有○者係字存于而補之

知見之時。卽體妙理無放無離。行住坐臥。心身融一。見聞覺知根性融一。如是修行。卽行佛道。在家菩薩。出家菩薩。非異非別。唯以融一箇之道。我於卽時成佛道。已世間出世修行無咎。

爾時大梵天王問迦葉言。世尊往昔說種種教。其教理之。今日仁者從佛所受心。云何有所差別。語梵王言。仁者莫問如是。此事若有世尊已前所說教理。差於今日所受心者。彼諸教者。卽是邪說。若有世尊今日所受心。差於已前所說教理。是此心者。卽是心一切教之。此一心理。無有毛端所差別。所若有學人謂諸教理與此心理有所差別。是卽外道天魔所說。非唯不知諸大乘經所說之理。亦不知我受一心理。若知心理。應知教理。一理無差。但有所差諸教理者。以雖有益非眞。今此知見教。唯是實無二。雖設有他教。其益皆小分。不謂他無益。分性說一端。如星光日爲

分光爲星光　不謂星無光　小端如無益
四諦十二緣　五戒及十善　念佛往淨土
具戒及坐禪　權大諸菩薩　皆是彼端小

白等一段疑錯簡

言事一段當于片紙不知可置何處

此教如日光　他教如星光　衆星雖□天
不謂之白晝　日光出現時　夜明天成晝
他教雖有世　不謂佛法者　衆生正諸佛
穢土是淨土　生死自涅槃　三世永一世
世法卽佛法　有爲實無爲　如是知見教
及其修行者　謂之佛法有　又謂我世有
佛說是語時　衆有百千人　皆了無上道

言教令悟心性理。令成佛道。傳心理者。以心傳之。得心性理。令成佛道。教者漸入心者頓入心者。遲速不同。理則一同。譬如東國人指日輪。謂此日輪從我東天往彼西天。西國人亦指日輪。謂此日輪從彼東天來我西天等。雖異彼此往來之言。不差。謂日。日輪之言與語日東西理者不差。如來教示亦復如是。教傳心傳示相不同。於理一同。

白言世尊。此見性道應唯比丘行此道哉。亦諸在家可普行哉。佛言天王。心性之道出家在家天龍鬼神皆悉具足。何可限之比丘耳。唯有在家出家行。相於相異非一。其出家行

父事一段疑與大上一遮文

父母已赦出父母家代父母事三世諸佛無主君故代事菩薩布佛形家如生身佛有佛舍利如在世佛出世俗故不禮國王不敬天仙不求財寶但持一鉢不畜衣服但持三衣安住深山樹下岩洞清意淨身身明了覺知自巳本佛陀方佛身一弼法

今下一有空白

月輪品第三

爾時世尊造迦葉言摩訶迦葉七佛所說無有異路諸佛成道無有異法唯以是一知見明見自巳一心形相性理卽成佛耳若有他法令成佛者卽是天魔波旬邪法迦葉當知我座菩提樹下降魔成等正覺當於其時盡見心形盡見心理我見心體如月輪形諸佛出現卽授印證令我成佛我者久遠無量劫中修行成故現不成佛雖未卽成佛身已我今印證此人卽見巳身成本佛是知見佛我今授記此人來世是不久當成果滿佛如今會中摩訶迦葉雖巳知見自法身了未滿六度劫數成故未得成佛妙覺法身雖然如是知見自性佛法身體十方諸佛一體一弼知成佛故得佛印證事於未來諸佛世尊當得成佛

衆下疑脫生字

天王譬如世間月輪朔絃望晦月不現雖是月輪人不言月朔月一分以日近故諸人不見雖俗不信知者知月如初發心見性道人世俗不知道人知之三日夕天現三分光雖未成輪世間知月如見性人能徹顯德諸人知之摩訶迦葉亦復如是雖今日未實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巳受未來當成佛記別名見性佛云何道人心圓月輪有十五分

布施度者大慈悲用轉慳貪心饒益自德利澤衆生
戒律度者法儀性用轉邪惡心堅固自巳保持衆生
堪忍度者大誠信心用轉瞋恚心守護自道安穩衆生
精進度者道理性用轉懈怠心勤修自巳勸進衆
靜慮度者大智慧用轄主放逸心接取自巳接取衆生
智慧度者智藝性功轉愚痴心明徹自巳明徹衆生
方便度者仁者智性功轉癡癡心易修自道易修自道衆生
誓願度者仁勇性功轉發失心成就自道成就衆生
任力度者智勇性功轉怯弱心任住自巳任住衆生
知智度者大覺性功轉迷惑心悟了自巳悟了衆生
所作智者應化覺德轉前五識成佛自巳

成佛衆生。妙觀智者他受覺德轉第六識成佛自巳
成佛衆生。平等智者自受覺德轉我人識成佛自巳
成佛衆生大圓智者自性覺德轉含藏識成佛自巳
成佛衆生法界智者。法身覺德轉無明識成佛自巳
成佛衆生。覺轉無明成法界性。是名如來法界體智
是十五道元來性具是名心性。是名佛性十五圓滿
不一可決。無首無尾。如環無端。但以方便說示始終。
凡夫性者。雖有不現。猶如晦月有輪無覺。初發心者
始見性體猶如朔月現一分光作修行人智妄共有。
猶如弦月半白半黑。聖者性者智見修滿猶如望月
圓輪滿光。卽說偈曰

凡夫忝知見　暗如晦月輪　地前諸菩薩
光如朔月等　地中大菩薩　明如弦月成
地上覺菩薩　圓如望月滿　是此月輪者
是久遠成佛　名無量壽命　決定王如來
亦名法界宮　常寂光淨土　毗盧遮那佛
常住此月輪　十方諸如來　俱住於此殿
非因亦非果　三世常住者　凡夫行人者

天等七字夏勘

應觀如是理　端坐觀月輪　我身成本來
毗盧遮那佛　法身遍法界　頂有五佛冠
坐千葉蓮華　身著瓔珞衣　身色紫磨金
百福本具足　萬善莊嚴身　一念間知見
心性形月輪　一念間憶念　我身毗盧理
是人名眞實　修念佛行者　爲得大功德
東方阿閦佛　南方寶生佛　西方阿彌陀
北方不空成　如是等無量　恒河沙諸佛
稱常念名號　恭敬禮供養　經於百千歲
是諸功德者　知見之功德　能作比量者
是諸功德者　不及於見性　須臾之功德
百分亦千分　百千萬億分　不及於一分
何況常住體　自性之本佛　應用中於法
世間與出世　一面而度世　自度亦化他

天王出家菩薩者

爾時世尊說是偈巳告大衆言巳前多說空法衆義
是爲能破數多煩惱成淸淨心巳成淸淨同佛空心
是名成佛。是斯初位。今說心月十五妙道入最上道。

是未成佛時能至佛佛位是斯終位十五修行是名諸位因佛修行十五成就是名諸佛果成佛道一切衆生身行相應是十五道口意亦爾一切行行無惡但善一切時時無迷但覺如是行人一生即得成聖人身人天恭敬龍鬼供養十方遊行無有障礙無有怨敵一切安樂一切無爲

法界品第四

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世尊我見法界諸佛無量衆生無量萬善無量萬惡無量以何法爲成是等本佛告大梵王言善哉善哉天王問之有七法界成就是等一者三法身法界二者五緣因法界三者四氣法界四者七大法界五者三世間法界六者四順逆法界七者十界法界是法界集會成就一切世間天王諦聽云何三法身法界一者等流二者智行三者成佛云何五因緣一者法性二者無明三者逢著四者執行五者後會云何四氣法界一者空氣二者陽氣三者陰氣四者生氣云何七大法界一者地大二者水大三者火大四者風大五者空大六者識大七

之疑本

者根大云何三世間法界一者器界二者衆生三者五蘊云何四順逆法界一者五德二者十善三者四諦四者六度云何十界法界一者地獄二者非情三者鬼界四者畜生五者人間六者仙天七者二乘八者空界九者菩薩十者佛界云何等流法身法界普賢菩薩法身法界其法界理出生衆生無始無終非迷非覺是名等流法身法界云何智行法身法界觀音菩薩智慧法界其法界理命具衆生無始無終迷變覺成是名智行法身法界云何成佛法身法界毗盧遮那大薄伽梵大覺法界其法界理自然具足一切衆生無始無終轉迷開覺是名成佛法身法界云何法性因緣法界普賢法性等流之因自爾緣於觀音法性智行之緣觀音法性智行之因法然緣於毗盧遮那法性之果是爲衆生因緣根之是妙法性因緣法界云何無明因緣法界一切衆生一心之元是法性理於其法性妙眞理中依衆生緣忽然出生一念忘心是爲衆生流轉之元是名無明因緣法界云何逢著因緣法界一切衆生同法性生法入同故自

然相逢而作逢著結生死。緣生生世世。如是結緣。是性爲衆生流轉生死。是名逢著法界。云何執行因緣法界。一切衆生相逢著。故於著法中。或生慈愛。或生瞋恨。或作善業。或作惡業。是名爲衆生生死業。因是名執行因緣法界。云何後會因緣法界。一切衆生。此生結緣。依此緣故。必得後生。亦會造業。是爲衆生生死不劫。是名後會因緣法界

云何空氣成世法界。無始無終。大空之中。無始無終有一妙氣。是如來藏。含諸妙理。能爲成就世間之元。是名空氣成世法界。云何陽氣成世法界。空氣變作主生動法。一水北方。三木東方。五土中央。七火南方。九金西方。如是數行成就世間。是名陰氣成世法界。云何陰氣成世法界。陽氣變化主死寂法。二火南方。四金西方。六水北方。八木東方。十土中央。如是數行成就世間。是名陰氣成世法界。云何生氣。父氣一月。父母氣成衆生身分。父氣一月。成生胥。母氣於時成生肪命。母氣二月。能成心絡。父氣於時能成小膻。父氣三月能成肝口。母氣於時。能成膽腦。母氣四月能

骨下一有母字

成肝口。父氣於時能成胃。三父氣五月成就肺口。母氣於時。成就大膜。父氣六月成骨。耳母氣七月盛血父舌。父氣八月成眼。母筋。母氣九月成肉。唇父氣十月成皮。母鼻雖成。同時熟。有不同。是名生氣成世法界。云何地大堅質法界。衆生支大骨肉質體。皆是地大。是名身分地大法界。云何水大濕質法界。衆生支體血液溫體。皆是水大。是名身分水大法界。云何火大溫氣法界。衆生支體君相溫氣。皆是火大。是名身分火大法界。云何風大動搖法界。衆生支體隨念動搖。皆是風大。是名身分風大法界。云何空大法界。一切衆生臟腑之間。氣血通經。皆是空大。是名身分空大法界。云何識大魂魄法界。衆生心身眼耳鼻舌身意中有爲其處主。知了靈識。皆是識大。是名身心識大法界。云何根大明徹法界。衆生身心眼耳鼻舌身意根處。皆根大。是名身心根大法界。云何器界世間法界。一切衆生所住之所。天地境界。是名器界世間法界。云何衆生世間法界。有情非情。迷覺衆類。是名衆生世間法界。云何五蘊世間法界。一切衆生身者

是色。心者是受想行識也。是名五蘊世間法界。云何五德順逆法界。其順五者。一者孝父。二者孝母。三者忠君師。四者助聖者。五者歸三寶。其五逆者。一者殺父。二者殺母。三者弑君師。四者殺聖者。五者破三寶。是名五德順逆法界。云何十善順逆法界。其順十者。一者放生。二者正施。三者節貞。四者誠語。五者正語。六者譽語。七者睦語。八者義捨。九者和慈。十者明慧。其逆十者。一者殺生。二者偷盜。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綺語。六者惡口。七者兩舌。八者貪欲。九者瞋恚。十者愚痴。是名十善順逆法界。

云何地獄受苦法界。此大地下。金輪際中有惡鬼集在其世界。生諸衆生。者爲大鬼所割食。噉食亦生。亦然。金輪際下有水。氷輪。水輪際下有火炎輪。其水輪際其火輪際中。諸衆生爲氷所凍。爲火所燒。晝夜無間受大毒苦。是名地獄受苦法界。云何非情愚毒法法界。愚痴無智。塞心塞念。諸衆類。或爲土石。或爲生草木。是名非情極愚法界。云何諸鬼。餓鬼。貪鬼。疫鬼毒鬼。夜叉羅刹毗遮倶槃多等衆類。是名鬼界苦毒法界。云何畜生。龍等諸鱗。金翅鳥等一切諸羽。龜螺等甲。獅子虎狼等之諸毛。猩猩等之一切裸虫。是名畜生非正法界。云何人間正善法界。刹利。婆羅毗舍須陀。五戒力及十善力生得善界。是名人間正善法界。云何天上善樂法界。大十善力及八禪力生欲界天及色界天。是名天上善樂法界。云何七大。一地土色身大。二水汁血精大。三火氣靈温大。四風木動息大。五空金虛氣大。是五大分迷覺二道。二道各分依正二報。迷道依報成天地世界。迷道正報成八天有情。覺道依報十方淨土。覺道正報成諸佛菩薩。六六識。大風木大靈成眼識。水汁大靈成耳識。空金大靈成鼻識。地土大靈成身識。火大一身之主。故分二識。從靈成舌識。主靈成意識。七六根。大風木大氣成眼根。水大氣成耳根。空金大氣成鼻根。地土大氣成身根。火大一身主。也故分二根。從氣成舌根。主氣成意根。云何如來藏地土識根大。無量壽命決定王佛法身等流成水識根大。不空成就佛法身等流成火識根大。寶生佛法身等流成風木識根大。無動佛法身

等流成空金識根大無量壽佛法身等流成無始無終無造無爲是名如來藏

云何七大成佛佛言娑婆世界中有千百億天地其中有無量世界其中有無數衆生有智畜生行五戒道死而生於人間界不受自行而成庶人受持修行而成大人有智人間行十善道死後必生成人間王受自行成小國王受持不修行成大國王是名菩薩初行道者十信菩薩成鐵輪王十住菩薩成銅輪王十行菩薩成銀輪王十向菩薩成金輪王初地菩薩成四天王二地菩薩成忉利王三地菩薩成夜摩王四地菩薩成兜率王五地菩薩成化樂王六地菩薩成自在王七地菩薩成初禪王八地菩薩成二禪王九地菩薩成三禪王十地菩薩成四禪王等覺菩薩生於內院入中修盡無明下生人間而成正覺於內院是以最初修行故

六大品第五

爾時舍利弗卽從座起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依如來神力得大智慧普知世間及出世間一切諸法上世之時有轉輪王布於世間治世正法而說衆生身心卽是木火土金水成也如來所說異之而說空風火水地所成也何爲是乎佛告舍利弗汝善如來問之如是彼上世時轉輪聖王依大梵天大聖王說唯說天地成後之法七佛所說見其未成天地時事而說此法未生衆生前成大地未成大地前成諸天未成欲天前成陰陽未成陰陽有大氣大氣者是大空之有空無始無終玆有大法亦此大法無始無終與空同元當知此法是卽正理猶爲空主是名法性名如來藏依此法故大空有氣依此大氣能作陰陽依此陰陽作上天依上天故亦作大地成大地故生諸衆生衆生亦依彼法成覺成大覺者卽名諸佛是故七佛說六大法所謂空風火水地識是空者是卽氣與一也是名金行成肺主屬風者氣動是名木行成肝主屬地者土成名土行成脾主屬火者火行成心主屬水者水行成腎主屬何故不謂金謂空大謂金行則唯限實體不通空處謂空則通空乘實故何故不謂木謂風大謂木行則唯限體支不通用動

謂風則通用兼體故。何故不謂上。謂地大地者土。成成以成大。依大成故。何故不謂五形而謂爲六大也。謂五行則成天地。後唯當人間。不當未成。謂六大者。天地前後皆攝。謂之。何以故。聖者轉輪大王唯謂天地。不謂天。外轉輪聖王唯治人倫。不治外。故諸佛如來知十界人業因報果。此業力成天地衆生乃至成佛。謂始中終。故不同。說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轉輪聖王。誤惑言耶。佛言不爾。轉輪聖王依梵天說。但治世間。上者登天。中者化仙。下者治人。不說出世。是故不說天地外法。三世諸佛導世出世。上者成佛。次成菩薩。次成緣覺。次成聲聞。能出世間。能成聖位。中者登天。次登神仙。次治人間。能治世間。能成王法。下者脫於諸畜生界。次脫餓鬼。次脫地獄。能離苦界。能生善道。是故能說天前天後因果正法。白佛言。世尊大梵天王長壽久存。七佛所說。面正聞之。云何不說七佛說也。佛言。善哉。如汝所問。雖然如是。七佛所說。久而斷滅。不傳人間。劫初輪王出世之時。大梵天王雖知此法。未成妙覺。故不盡知其因果法。能待後佛出世時。說而不說也。過去諸佛現在我佛未來一切佛時。如是我法東漸東方諸國。次第流布其諸國。法亦復如是。白佛言。世尊云何說空。佛言。空主肺臟及主身分。六腑六臟氣血通道九穴毛孔皆是空大。白佛言。世尊云何說風。佛言。風主肝臟及主心身支大動作。皆是風大。白佛言。世尊云何說火。佛言。火主心臟及主身溫。皆是火大。白佛言。世尊云何說水。佛言。水主腎臟。主腎精心身支大血膩津液。皆是水大。白佛言。世尊云何說地。佛言。地主脾臟及骨肉堅體。皆是地大。白佛言。世尊六大法者。持何道有。又有修行哉。佛言。六大皆如來藏。合於本元。如來藏之正善覺聖。是名修行。是修行者。皆成佛道。背是修行。恣妄亂行。如是衆生。皆隨生死。生生世世。流轉受苦。無有盡期。如車輪迴。識可悲愍。

白佛言。世尊云何說識。識主魂魄及主命門。一切情氣皆是識大。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情氣盡已。命終時。地水火風空皆散盡。有何身分。向其中有。亦向後生。佛告舍利弗。言如汝所問。衆生身分依果報

限以天命生受父母氣成身分故果報盡時天命限時至死期而地水火風空大散滅雖五大滅識大不滅何以故識者不依果報有故不命生故不氣受故無始無終如來藏故識以性理地水火風空大為身空體以冥質存倶依善惡業因成生今生業如其依業位捨此地水火風空大而亦受彼地水火風空大亦生生時以濕胎卵化生隨其界而受相應生隨其果報生六道中是名流轉三世諸位悲此境界出人間界廣說是理能令衆生歸於六大如來藏理日日六大時時六大不捨不忘如來藏理能合是理是名六大法身修行

降魔品第六

佛告阿難阿難當知此經誠實難信難行非謂此經不相應人無信無行此經最上成佛直路為最上者必有魔障以是理故難信難行何為魔事有四種魔大障弘通一者天魔作障魔二者外魔三者他魔外道邪見魔四者自魔有如是障誠是難行眞是難治何為天魔依是經者無不成佛是故天魔常作障難雖至世間弘通之時橫遮不至其弘通時或雖世間有弘通人又令無伴侶者或令傍人為誹謗難或招災難令中生苦或託於人告此經非七佛說或以說弘於世間令謂此弘人行邪道人或付天子國王三公令欲不弘此經於國悲哉此經為魔被遮不廣於弘通流布我以佛眼見此難治唯不依經文字章句以此經理傳於心心廣令世間弘通流布又以方便令觀音等諸大菩薩能藏持之留此經卷同我護念不永斷絶阿難當知持傳此經是人卽是大力菩薩眞實行人何為外魔當有二種一者歸氣斷滅魔見二者成神鬼界魔見何為世學歸氣道人學世間教不知心造天地萬物善果惡果乃至十界解知天地五行萬物人間五虫皆是氣造元氣分散心亦分散成虛無心無後果報因果撥無當墮惡趣悲哉此人不知教起此教法者高地菩薩作轉輪王出於世間先見時節為人間治設氣造教心造教者待起佛說雖此教宗不說無心無神無報後出外道以自凡心妄計妄解轉輪聖者所設聖教或失其傳私設無見

斷見等旨妄立此宗此國他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劫初所出諸聖王者皆是高地大菩薩也是故所說一切教示無有邪妄皆是正教以正以善能治國土依人民心此國他國今時後時諸外道者皆立私旨破我聖教豈唯破我所說說教還破上世聖王所設說示教宗如是長邪作妄解故此人時見我知見從還作誹言不知眞理妄迷顚倒作無益行大遮歸向我知見門一切人民無此經道何爲世學成神道人但守一世不慮後世唯知人死成鬼成神不知出離生死成佛此教亦復聖王所設聖教旨也世下時遍遠聖者故妄作此解長記長才妄學旨者爲修心身非爲才記妄已不治嗟破他教悲哉此人亦復不知此教本是聖王所設而不差於如來所說還見知見成佛道人誹謂不解天眞本性道無成佛在法界宮亦無佛居十方淨土亦無作惡人居地獄皆是佛者以妄語成此知見人不知是理是甚愚人遮歸向人何爲釋中典會魔當有四種一者文字博學見魔二等愚痴要約見魔三者易行著相見魔四者難行著相見魔何爲文字博學見魔著文沙門於我所說諸大乘經盡藏盡部分別文句作解作傳講之釋之唯明文字章句義理稱我大智多聞強記一切經義通達無暗不知其經眞實道理皆在巳心諸經言者諸言者說巳心理非文字義修學修才立我立慢還滅我教深入邪道成魔伴侶聞口說言卽是佛語察意解理卽是外魔悲哉此人不知諸佛出世說法教化本意若不開悟佛知見道不修行成修滅凡業修成聖業修滅凡氣修成聖氣而但應長多聞多才口給辨如來出世說法何益如是愚人還見眞實不立文字知見心性作佛道人太作誹謗謂是魔徒大遮歸向於此經道一切行如是邪人藏難治之三世諸佛一切人菩薩無有一佛亦一菩薩唯解文字唯持多聞不覺心性不修覺道巳成佛道當成佛道如是愚人非我弟子是爲魔徒何爲要約愚痴見魔無智沙門於我所說諸教經中取一要文深著其典悉捨他教甚深法門非是眞實非是要道擇是擇彼一切廢捨日日增信自執妄見時時增厭諸佛廣道強著強

示驗亦

執。次第入暗。捨智捨覺終成極愚。設諸佛現雖破此邪。諸大菩薩雖破此愚。不聞不入還作瞋。邪亦作大謗道。汝不知妄破我法。時見此經。知見道人。謂是迷人不解要法。妄作覺解。諸佛如見是知見道廣博無益。云何愚人應能解之。設有能解。示天何益。但捨知見。入惡道。如是教化。遮我大道。悲哉此人不知諸佛修行成事。一切諸菩薩者。生生增智。世世致理。劫初益。見代代格覺。如是愚人諸佛誠度。悲之阿難。當知如是愚人設得六通。現三昧。相如是天魔化來所作。勿生一念歸信之心。如是愚人誠難治之。三世諸佛一切菩薩無有一切。亦一菩薩以一句義。不通衆理。持一要文。不明性道。捨智成愚。一向無機。已成佛道。當成佛道。如是愚人非我弟子。即是魔徒。何爲易行著相。見魔無力沙門。於我所說諸教經中。爲化愚痴無根之人。任於過去諸佛方便。亦不得止。設方便。教或歸一佛。的一菩薩。或持一呪。持一經句。歸之信之。不依難行。滅罪解毒方便。成路或有破戒劣根沙門。倦修衆聖。眞人正道。如渡得船。見之歡喜。悉捨諸佛

戒慧道。一向著住此方便道。不知諸佛不得止。設纔時方便。權假之道。還以此權假方便爲最上法。謂無上路。或作邪思。爲我能得一切道。人未見未得最上妙法殊勝妙路。招諸愚人。爲彼愚人設講設會。廣說敷演。而謂此道最勝極妙。唯限此路衆生成佛。諸餘經道皆是難行。一切凡夫皆是下根。若下根人依難行道。百千萬人中。雖一人。實不可有得成佛道。於茲一切魔魅。得便加勢加利。冥成助。故日日長其信心氣。亦日日弘長其邪法流。亦復一切愚人迷俗。於功茲得幸。大作歸伏。所以者何。一切愚人好惡惡事。懶於善行。雖然如是一切賢聖一切諸佛已說。今說作惡人者。非是人間。非是佛徒。今過罪害後生惡趣。生生世世得惡果報。永絕成佛得脫大路。是故捨好忍懶勤修。依戒依定依慧。修度忍難忍苦。依聖學教。恐罪捨惡趣。向聖道。然今逢此大易行說。不依賢跡。不依聖道。永離惡趣。直得成佛。大慶大喜。皆人此教於茲。卽廢諸佛正法。豈唯廢我成佛法也。卽廢王法仁義聖道。所以者何。令諸人心深著易行。不知道理。以

是理故親罪親過親迷親妄親惡親邪疎父疎母疎君疎臣疎聖疎賢疎天疎命。豈唯是自然廢聖道也。彼邪沙門見此經知見道人甚大惡之誹謗而謂此。修行人不知直路遠迷久惑留難行道知見道者難解難入。濁惡世中絕不相應下愚人民千萬億人於中無迷□一成就此道誠可哈之此邪言流布於世大遮入於知見道人悲哉此人不知諸佛設方便旨。諸佛設此方便路意欲先教之因是為緣起信近佛漸漸增益一切佛種引入佛道開示悟入佛知見道。令得成佛阿難當知念三寶者是為至於知見寶處中路舟筏爾此愚人不知舟筏執此舟筏還遮寶處誠可悲之名非遮此佛知見道還遮自已念三寶道。所以者何。或是念佛或是念法或是念僧雖是皆實諸佛說法是愚沙門所念之心即邪念故念三寶法即成邪法修邪法故即墮魔道自墮魔道故令他墮魔自墮他墮皆破佛法。破佛法故破念三寶豈唯墮魔邪類中也終墮無間大火坑中無量無邊大劫數間受無量苦。永絕佛種。如是愚人誠難治之。三世諸

佛一切菩薩無有一佛亦一菩薩不依此經佛知見道念一如來念一經句念一菩薩唯是一行已成佛道當成佛道如是愚人非我弟子即是魔徒。白佛言。世尊如是愚人云何得脫魔法魔徒應還信佛。佛言。阿難如是愚人即止慢心迴心還思應當思念我是愚人我是惡人當墮三塗火坑之中但有諸佛以大慈悲能設方便為我等故說此易行念三寶道令我愚人永離三塗是倘慶餘應如是我往淨土者誠不思議我法方便更不應對他人勝道如是思念或念佛寶或法佛寶或念僧寶向其念寶一向專念無他思求依我劣根無由勝道唯歸如來方便之道於自他相無是無非不遮他道唯向自身拂心垢欲專念誦則衆魔退去其三寶現自無罪亦他無罪故即成我教念三寶法若一念生自勝他劣增上慢心還作魔行亦離佛行諸佛眞實知見道尚謂自勝他劣等者即為魔道何以故此佛知見者為得作佛耳非為見自勝他劣生慢心故何況於為修佛方便劣行尚爾以自劣為勝於他勝道也何為難行者相見魔有

沙門我法中爲極惡人及極愚人亦極邪人亦諸闡提生盲生聾諸佛神力諸菩薩力一切不及以佛方便設一絕妙不思議術以神呪呪一切罪人令得解脫於此呪術法爾自然有十種功何爲其十一者凡夫轉成聖仙二者罪惡轉成善德三者闡提轉成解脫四者流轉轉成往生五者魔障轉成賢業六者病惱轉成治安七者中夭轉成長壽八者天災轉成神福九者怨敵轉成恩伴十者兵亂轉成靜平其餘尙有無量神驗此呪術者難行苦行而面前現種種神驗或有邪念上根愚人或利欲者爲世歸依或樂驗者爲驗術故入於山林識濯木食種種難行得大神驗出於世間驚一切人卽謂是法諸佛法中最上最勝化諸人民引入邪道不知如來方便所設唯樂一切奇怪妄事永沈邪見悉墮魔道終必當墮三塗火坑豈唯自成奇怪邪徒自失正道還令諸佛大聖道共成奇怪法無其正道誠可悲之阿難當知諸佛如來設此方便神驗法者第一爲欲難救罪人能救令入解脫門也是故諸佛以初五功爲眞實設第二亦

以慈悲心故於現世生欲天下平萬姓安故以後五功爲次實設其餘有驗皆是呪力自然功驗自然此愚人著其神驗種種奇怪無益名譽忘失本意成佛實驗瀧水逆流山嶽移他呪縛鬼神呪水爲湯是事何益但實得脫有道沙門令損國水之逆流令害人鬼呪之縛者是有益故卽是佛事除如是術彼邪驗人時見此經知見道人還作誹爲無功無德謂道人愚痴不知我有功德修無功能下劣淺道大遮諸佛眞實正法如是愚人誠難治之三世諸佛一切菩薩無有一佛亦一菩薩不依知見成佛正道修無益驗已成佛道當成佛道如是愚人非我弟子卽是魔徒何爲知見差路障魔當有十類一者禪坐不得迷魔二者辨達不悟迷魔三者凡聖不別見魔四者慮難不發見魔五者慮易差路迷魔六者知見不修見魔七者能修不見迷魔八者見空不中迷魔九者見滅不實迷魔十者心敎不同見魔如是等有無量魔見但以略示此十類魔學士觀察勿墮此中何爲禪坐不得迷魔趣向知見一乘道人爲工夫故修行禪定

從朝至晚從夕至曉但空靜慮日久年久如是漸了見無物心寂然空無想無念見此空入爲是佛性道我禪中得佛知見更無顧故不知諸佛知見道者心是聖是智是覺是理但空寂體是知一端又未眞實如是久修習練定心得定中靜又以非眞佛性故無起時靜故於定中心靜空淨起故定時心散生乎有入道之定時起時心差別非於此又迷不知心散是依不得實知見故還唯心散是依修禪尙未練故益修空定隨修入空唯見絕空了不得實佛知見道學者須知勿入此魔若誤入者設經劫數不得知見魔恐此魔何爲辨達不悟迷魔趣向見知一乘道人見維摩等住不思議解脫大士機辨活發無礙自在思知見性機辨妙而專代辨達行住座臥唯行機活久修之故終得習練而至得自在而惟我已得諸佛知見辨自在心不顧理理不知諸佛知見道者是誠是雅是靜是德但辨達機德是知見一端而未眞實天鬼領氣障魔十一高智破戒報魔二持戒輕智報魔三修定著怪報魔四智戒四見報魔五依實不法報魔六妙解無報報魔七智行慢心報魔八有智無質報魔九表學誑入報魔十長辨樂輪報魔外道邪見障魔一歸氣斷滅見魔二成神無果見魔釋中邪解障魔四一文字博學見魔二肝文要約見魔三易行倦厭見魔四難行奇怪見魔知見差路障魔十一禪座不得迷魔二辨達不悟迷魔三凡聖不別見魔四慮雜不發迷魔五慮易差別路魔六知見不修迷魔七能修不見迷魔八見空不中迷魔九見滅不實迷魔十心教不同迷魔

往生品第七

白佛言世尊四十餘年所說經中常說應念應稱佛名如藥師佛阿彌陀佛以心相念以相舌稱得何功德佛言天王有四種義一者親近大聖二者願樂聖□道三者加受聖助四者因緣聖入以如是義說功德大白佛言世尊復說常念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彌勒是亦云何佛言天王說念觀音此菩薩從耳根圓通起大智慧其智慧體即大慈悲其慈悲心即大行願是即一切諸佛道體一切衆生如是

行道。念文殊者得大智慧。念普賢者入大行願。念彌勒得者得大慈悲智悲行者。佛道大綱。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東西南北上下諸佛及其大法。無一入悲智行。佛法無一如來非智行得成佛者。無一衆生非非悲智行當成佛者。若說智悲行外有一成佛之法。是外道說。非七佛說。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菩薩。爲智悲行。難行苦行。度自化他。已成佛道。當成佛道。無有一佛及一菩薩不自修行智悲行道而依他佛他菩薩力得成佛道。若說有不自修行功。依他力得成佛道者。是彼句說。非說佛說。白佛言。世尊。何故修諸善功德及觀佛稱名往生淨土。其故云何。佛言。天王。初心菩薩及下根士。大恐於此娑婆國行六度萬行及修開悟佛知見道。或有倦勞或有退轉。以佛方便淨土成就根力而還此土。欲令成滿萬善大行而說此義。於如是類修行人中有二種機。一者今生得利勝義。二者後生得利劣機。何爲今生得利勝機。初心中有利根敏慧開見經道。即解彼佛阿彌陀及我釋迦佛建願示誨。勸往生者。是即諸佛善巧所以不得止說其眞實。爲令諸衆生修行普賢大道是也。不求往生。即向普賢大道而行。即成大根菩薩。或有菩薩爲往生故觀佛身。時見已身了是心是佛悟是理。時頓知此土。時全是淨土不轉。是身即是佛身。應時知得成就根力。不借往生。眞行万善。或有菩薩爲往生故。修行念佛者。不可得具十大心念。如已前依彌勒菩薩問之所答。是十念者。一切菩薩修行本念。爲念佛故。常修十念。念念通徹於十念者。即得成就菩薩大行。不借往生。直行萬善。或有菩薩爲往生故。修行三心。無暴無散無亂無垢無邪。是得至誠心。於其心相無僞無欺無焰無妄無疑無貪無瞋。是施是戒是智是理是慧。入悲是敬是讓是義是理。是觀音心。是即佛心。得大深心。於其心相無麤無動無散無亂無卒無暴無暗無迷。是忍是定是慧是覺。是見是辨是明是審是愼是慮。是文殊心。入即佛心。得發願心。於其心相無厭無倦無懈無休無退無轉無放無遏。是進是方是願是力是勇是猛是活是發。是格是致。是普賢心。是即佛心。是三心者。菩薩眞行心

心成就。即得大道。不借往生直行萬善。或菩薩能知
佛慮能聞佛說。爲往生。故修往生行。聞說唯稱佛名。
修有福者。皆得胎生。或宮殿中。或蓮華中。經五百歲
十二劫。不見佛身。不聞正法。若有開悟五大智者。即
得化生。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所寶座之上。即
見如來。即聞正法。即發信心。速解五智。所謂佛智者。
心佛衆生。圓通根本。普賢菩薩法界大智。不思入智
者。菩薩所住。不思議解脫。□□菩薩大權方便自在
大智不可言。智者。眞空妙空。文殊菩薩般若大智無
等無偏最上勝智者。諸佛知見。觀音菩薩一乘大智。
往生修行菩薩。欲得彼化生。故修行五智。阿彌陀佛
以本願力。加被開悟。如是五智。即證諸佛無上大道。
不借往生。直行萬善。如是四輩名爲今生得利勝機。
何爲後生得利劣機。若有下根愚痴菩薩。雖見如是
諸佛方便。不解不覺。不忘菩薩大修行道。唯念著於
彼佛國土快樂長壽。愚人是也。或有菩薩。唯稱名號。
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一心不亂。唯入此道。不見他人
是非好惡。不思他法勝劣高下。不對住他行毀譽信

忘疑惡或妄

不疑去

謗。不向他教遠近向背。唯恐自巳罪咎邪惡。唯懺自
已散亂麤動。唯責自已無道無法。唯愧自已不正不
和。修一心。故自然成善。忘欲亦忘邪見。及忘邪智。無
罪無逆。自然作成孝養慈悲柔和質直安樂之心。命
終時至。遠離諸執諸著。即離生死。往生極樂下品蓮
華胎生之中。無苦無惱。安樂歡喜。經多少劫時。開蓮
華。即見彼佛無上相好。即聞彼佛說一乘法。漸開聖
悟。次得聖位。或有菩薩。强欲强惡。常作殺生。深著肉
味。偷盜他財。大求富福衣服殿屋美色。亂行憂悲短
命。强求長壽。欲無頂絕。不知世理。暗心迷倒。聖人下
教。賢人示化。尙不云何。如是惡人。隨於其人。其性其
意。聞說極樂世界妙事。百寶莊嚴。寶珠充滿。百味飮
食。甘露湧敎。遊行自在。無不隨意。菩薩衆生。壽命無
量。無數沙劫。神仙不及。人相好妙美。絕口。天女歡樂
無盡。無晝夜春秋。不來無寒無熱。如仙宮。年向於彼
宮。絕出無對言語道。斷心行所滅。令諸愚人欲所欲
遠願樂往生。漸漸增進佛境界。樂改惡行善。合於聖
道。遠離邪毒。現世安樂。命終如願。即往極樂蓮華胎

生時至開華見淨土相絕出人間仙宮天堂所願滿足修菩薩行終至菩提如是二輩名爲後生得劣機人相有如是等二種得利大利益故諸佛如來往生他方佛土唯除以自愚痴無智不知道理闇昧之心而忘了解聖教義理以自爲勝以他爲劣以私智教他人欲作自愚伴以此劣行爲勝於其最上勝行云何除之是謗正法背彼如來本願故云何背彼本願心也彼阿彌陀佛常說一乘常念一乘而唯欲令下方一切衆生等悟一乘妙道不以劣行爲其本意入守常護娑婆世界修行大道不以極樂住安修行爲其本意但發弘願令得往生一心愚人不堪於此修行成故爾不得止立往生願彼佛心念無隔娑婆安養之思娑婆安養一通平等此界他界更無有差彼佛心念無隔念念他之心何以故儞一佛衆佛衆佛一佛法身一體此佛他佛無有差故人間大君尙無我而念自念他心不作差何況於果滿地如來梵王果報尙淸淨而天上天下目不見差何況於果滿地如來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於已前說光明遍照念佛衆生此事云何佛言阿難此光明照非有念我念他差別照之境界衆生能觀佛三昧三昧成見是心是佛解法身理通一乘道法身光明常照十方更無照彼照是差別自心合彼光明則自當於此光唯有彼佛因地本願取之不捨白佛言世尊菩薩成就觀佛十念三心五智其法何已成就一其菩薩永留此土定不可求往生淨土佛言阿難若菩薩在無佛世界戀慕如來欲得生他方淨土見佛聞法受法樂樂者謂於法中成就一者卽得往生他方淨土及生都率於極樂者卽得往生上品上生時見彼尊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切菩薩卽遊他見一切佛卽聞正法妙法華經華嚴般若一切大乘於都率者亦得往生四十九重摩尼寶殿親直見我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閦寶生藥師佛等卽見供養教主彌勒觀音菩薩普賢菩薩文殊地藏維摩詰及虛空藏等難見菩薩及見供養不動威德夜叉三世難見明王亦見供養辨才吉祥多聞王等菩薩大天亦復卽見摩阿迦葉舍利弗等菩薩聲聞卽聞大乘成佛法也白佛言世尊

入養都率以何爲難得安往生土佛言阿難都率天宮是有漏土一切凡夫修行十善念彼彌勒即得往生念藥師佛念觀世音普賢文殊一切亦然諸佛常在於此宮中一切凡夫常見諸佛此土即是三世諸佛補所土故極樂世界淨瑠璃土有此宮中譬如維摩斷取東方歡喜國土入其室中阿閦如來在於室中彼斷取故會畢時則其土還本是宮即是補所土故三世常住不還本所依如是理凡夫往生都率爲易安養世界無漏土故未盡比丘亦不得往何以故爾雖已盡漏是小結漏道行彼安樂土大乘土故以是爲難但有往生一切凡夫依二生者云何二生是此依彼阿彌陀佛本願力故以方便功造作蓮華其品分九華中胎生上者一宿下者十二大劫經中隨其功德大小多入或其罪障輕重多少蓮華開有少遲速不同所謂二生其一生者現生命終從此土生於蓮華中此蓮華者雖有彼土蓮華中者亦非彼土經多少劫自然合於諸佛大道懺悔先罪罪已消滅自然開悟修行大道是爲一生大道行時蓮華即開

便疑經

其時實生安樂世界阿彌陀佛諸大菩薩圍繞住所是實往生爲是二生亦有九品外有一生此有四輩一者修行六度開悟發智菩薩道人即得直生彌陀佛前二者漏盡大阿羅漢忽迴心發大乘道心亦修其道即得直生阿彌陀佛前三者雖未得盡諸漏亦雖未得六波羅密受持法華一佛乘典如說修行隨分達得於佛智見開示悟入即得直生彌陀佛前四者受持無上神呪毗盧遮那阿閦寶生不空成就阿彌陀佛三世諸佛一同總持神便呪術諸秘神呪諸佛秘呪所呪呪成是故能成非是諸佛私助私成是呪法成呪惡成善呪迷成覺呪罪成福呪凡成聖呪障成淨呪難成易於呪力者一切諸佛所不及力意念圓月中座五佛毗盧如來放黃色光阿閦青光寶生赤光阿彌陀白光不空紫光右手能作五色光印口誦神呪光明眞言呪自呪他即成法身即得直生彌陀佛前是呪往生一切不擇善人惡人智人愚人佛力不及但呪力成唯有一障於過去世不結緣者不殖因者不遇此呪者雖有遇呪不發信心爲失大

利如是惡人五佛諸佛不云之何白佛言世尊若有惡人聞此呪力有如是功以呪力故還作惡行爲云何之佛言阿難如汝所言依其理故諸佛秘之不妄授人唯有宿善得遇此呪雖然如是信心持呪依三密力自然忘惡自然去罪心身清淨作善人也白佛言世尊巳前所說十念生爲下品下生今爲十念化生往生云何解之佛言阿難巳前說者臨命終時依知識教具足十念日□惡逆其時功少是故往生下品下生今所說者常修十念至十念道道人是也是故往生寶座之上白佛言世尊如阿彌陀本願言者除五逆生及謗法生亦如下品下生人者謗法五逆皆得往生云何如是有差別也佛言阿難如本願言是皆彼佛成往生法故除之耳若彼如來念我佛故曲今逆罪惡人往生是不當理若有爾者阿彌陀佛不成就願不成佛道應墮無理罪過之中非是大聖如彼下品下生人者依智識教至誠懺悔先惡先罪一切捨惡改心清淨即成正心具足十念成改新人當知是人正心無罪而善人徒是自往生非彼佛私

三巳下佚失五百四十六字

亦復如來加被力者是人即是善人之徒云何彼佛不加被之不論凡聖於生一生謂善人生則爲都率天宮是易爲安養難亦論凡聖於生二生謂惡人生則爲安養世界是易爲都率難唯於依呪三密行與行一乘道佛知見者安養都率同共爲易更無有難白佛言世尊於三密行呪與印下凡夫下愚能堪修之於心月者更所不堪應云何行佛言阿難眞言行人有四種根上智行人三

薄伽梵在楞伽山中爲大慧菩薩等天仙大衆說極大乘法佛告阿難汝等人天實欲成佛當直修如來眞實禪治身治口治意以其散亂者能入自覺聖智境界成就無上佛身阿難當知其禪那者以三種義成就其體一者工夫法相法理解除邪理證致正理二者攝取聖道正心解治放心證得道心三者會感三昧覺道解轉凡質證成聖果佛告阿難是如來禪有前方禪中得道禪後眞實禪云何方便禪當觀毗盧遮那佛空理一道身是此毗盧遮那如來法性虛空體法界身遍一切界佛告阿難先欲觀如來虛空

體當□觀得自已一切心。體無相絕離寂滅空寞。而無二。毛我有我所是一處無佛法身。觀之了令心爲絕空眞際。體而得一切無勁境。是爲定。成能入畢者。離一切煩惱●永無歸生。死是名前方便禪亦名大乘初門入道觀。佛告阿難。云何中得道禪。菩薩欲觀如來法界身。當觀自已一箇心。相元來妙。理圓滿微塵藏海。而自成自覺聖智。體常樂我淨德。此有五菩薩德。當修行是如來禪道。云何五菩薩德。今思過去無數大劫。於阿彌拏之阿彌拏劫前之阿僧祇之阿僧祇劫前。出世阿彌拏之阿彌拏諸佛。阿僧祇之阿僧祇諸佛於其諸佛。有一毗盧遮那佛。此毗盧遮那佛一躬。分定慧身成二菩薩。第一智慧身菩薩。其名曰應聲菩薩。是毗盧遮那佛右身分也。第二禪定身菩薩。其名曰普賢菩薩。是毗盧遮那佛左身分也。應聲菩薩。依智慧本體分理智悲三體成三菩薩。元身理法是應聲菩薩也。右手智慧是空藏菩薩也。左手慈悲是地藏菩薩也。普賢菩薩依禪定本體分智行二體成二菩薩。元身行願是普賢菩薩。別身知見是文殊

手疑本

菩薩也。應聲菩薩住行願。西方主東方慈悲。普賢菩薩住慈悲。東方主西方願。空藏菩薩住智慧。行南方主北方儀業。文殊菩薩住儀業。北方主南方智慧。地藏菩薩住誠信。中央主四方德用。故是一菩薩。娑婆有緣菩薩。此五菩薩法身自體周遍法界。故等流而成人天衆生五理性心。云何五理性心。一釋迦理性心。菩薩當觀自已元心。有一箇大慈大悲心。是諸佛心。是諸天心。世間有善人。是天地順生人。世能饒益世間。爲是人生慈悲。是自然理性具心也。東諸心成愛和。心東諸業成撫育業。是心是業純善心純善業也。世間有惡人。是天地逆生人也。會災厄苦害。爲是人生悲心。是自然理性具心也。東諸心成惻憐。心東諸業成救濟業。是心是業純善心純善業也。向父母成孝。向子僕成慧。是心最上善心也。此心爲天之性而覆蓋育養萬物。能練熟此心。成常恒不變之位。是爲定。成二阿施理性心。菩薩當觀自已心理。有一箇義理堅固心。爲是菩薩行。是天衆道。一切世間皆依義正●乎而立。依道理而利。是心是道。心是理是道理

善人依之得利非於義理心有利心道理自有利惡人爲爲被尅非於義理心有尅心道理自爲尅是心向君主成忠向衆倫成宜此心爲天之體而堅同保持能練熟此心成常恒不變之位是爲定成三尸迦理性心菩薩當觀自巳心理有一箇敬儀節格心是上天法是衆聖法其體常不變其用應於時大梵王天定是法於天金輪聖王定是法於地諸佛定是法於法界菩薩定是法於人常是心是正心是法是正法是心能成世間方法及天地之尊卑上下位能練熟此心成常恒不變之位是爲定成四般若理性心菩薩當觀自巳心理有一箇智慧照明心是諸佛光是諸天明世間有山原谿谷河海橋船無光明則何行往云人間有物事是非萬法迷悟無智考則何執行云多大少小皆智慧之任也能練熟此心成常恒不變之位是爲定成五曇末理性心菩薩當觀自巳心理有一箇誠信道源心是薩埵德道人依世間出世失此誠信則一切萬法無得其據上四心皆得此地而爲位能練熟此心成常恒不變之位是爲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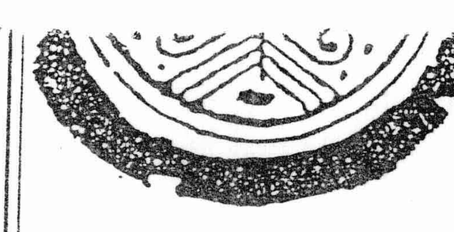
佛告阿難所謂釋迦理性心以大慧大宥爲事又有阿施理性心制之而不救令釋迦理性心恣慧恣宥阿施理性心以尤成敗爲事又有般若理性心制之而不赦令阿施理性心恣成恣敗般若理性心以廣計遠識爲事又有尸迦理性心制之而不赦令般若理性心恣計識尸迦理性心以專讓專節爲事又有曇末理性心制之而不赦令尸迦理性心恣讓恣節曇末理性心以偏實唯同爲事又有釋迦理性心制之而不赦令曇末理性心姿實姿同如是有互互制詰之理而不赦毛端之妄佛告阿難五理性心得其互制居其本位合本理而不亂譬如轉輪聖王城堀石石相疊而互制之互詰之以不散亂墜落而城形堅固德五理性心如是互制互詰不令過分不令不足於是釋迦居善阿施居宜般若居理尸迦居眞曇末居道而各位矣世間悉依之大保建立佛告阿難是此五理性心者唯一心也共有共無唯其有以爲其成又其無以得其善耳如環無端能覩其元體而成堅固又其應用而成正明以使物事無量皆致善

也而已。如是五理性心成就者。下品在人間修賢聖
道。利自利他。令世界安樂。導衆生於菩薩道中。品入
神仙。修菩薩道。化龍鬼妖魅。導佛道。保護世界。上品
生天宮。修菩薩道。保天鎭地。利益衆生萬物。最上品
不定。或交地獄餓鬼畜生。或住人間神仙天宮。或住
他方諸佛淨土。分身無量現形無數。而行佛道。自利
他益。佛告阿難。如是善心。尙有制詰。成眞善也。況於
惡心。一切惡心。皆爲五理性心。被制詰不能生發佛
告阿難。生發惡心。惡事有二源。一名善過源。二名虛
無源。云何善過源。五理性心偏過於一。以不五者並
在。亦復一一長過。不五者制詰。則其佛性之理性。爲
無明妄氣。遂被漂侵。爲妄過速成惡心。其慈悲者成
愛著心。其義理者成憎害心。其智慧者成侫姦心。其
敬儀成諂媚心。其誠信者成偏頗心。大損聖道。譬如
羸病人服藥治病。而過服以還病。藥毒。云何虛無源。
以五理性心。不至常成。而忽放之。則於其間隙。卽生
貪悋嗔恨愚惑妄想等邪意。若生此心。則此心速成
就惡。作身成殺害偷盜婬亂謾儀等邪業。口成惡口

兩舌妄語綺語等邪言。生而破人。損身耻名。亡子孫
滅倒家門。死而落地獄餓鬼傍生修羅。終無離生死
輪迴憂悲苦惱。汝等世如出世。六通聲聞緣覺及世
間五通天神仙鬼等。若見掌中安羅果。始終森羅。故
不可委說。如是悉觀世間微塵。得一切無惑。一切成
德位。是爲成定。是名中得道禪。亦名大乘中中常修
道。觀佛告阿難。云何後眞實禪。菩薩欲觀如來全體
成佛身者。卽以應聲菩薩釋迦心。修智禪離壽者相
得樂德。盡心意識有爲。至無量壽佛果。證妙觀察智。
住無緣慈悲。以普賢菩薩阿施心。修聖禪離衆生相。
得常德。盡阿羅耶有爲。至阿閦秘佛果。證大圓鏡智。
住無作行願。以空藏菩薩般若心。修自禪離我相。得
我德。盡我我所有爲。至華開敷佛果。證平等性智。住
無得福德。以吉祥菩薩尸迦心。修覺禪離相。人得淨
德。盡五根大識有爲。至天皷音佛果。證成所作智。住
無相知見。以地藏菩薩曇朮心。修如來禪離法非見。
得波羅德。盡無明惑有爲。至大牟尼佛果。證法界體
智。住無漏覺果。三世諸佛皆依此道。轉因成果。取正

覺名如來應供正遍智妙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後眞實禪亦名大乘終室得道觀。佛告阿難。是修成佛禪者。下品行者。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住凡夫地卽悟成佛。中品行者。得成三時入普賢道。上品行者。是名一生補所最上品行者。卽是三世諸佛。佛告阿難。修是如來禪者。於前中後位。雖未得實行實證。世間者。治人間道。下品道者。得善人位。中品道者。得賢人位。上品道者。得聖人位。現在明德。後生天宮。出世者。治沙門道。下品道者得善人位。中品道者。得覺悟位。上品道者。得三昧位。現在妙異。後生淨土。佛說此經已。一切菩薩聲聞天仙鬼一切人民大歡喜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禪海塔燈



民國・陳健民 撰





禪海塔燈 目錄

禪海塔燈

攸縣陳健民作
東莞劉佛根校

開場白

誰教你開卷？你欠少箇甚麼？未開卷前早與三十棒。設使早自承當，遇著便喝，放你一喝，免聾三月；直饒提起禪案，會却涅槃後句，畢竟事未在，三十棒自領去。

雖然如此，自古以來，棒喝下固然成全多少，也早已逃避多少；飄流到今，也須讓他得箇入處始得！狷者、固然；狂者、于今更多，不可不救！者是本書叨絮一場的動機。

本人慚愧，佛門鬼混二、三十年，閉關時已占十五年，毫無證德可以貢獻讀者。所認識的是些佛門通病：淨土通病在乎苟簡，我爲此有造破苟簡論的計畫；密宗通病在乎冒濫，我爲此曾造密宗灌頂論，經香港李世華居士捐資印行；禪宗通病在乎狂妄，我爲此便寫成一部書。現在我將者書寫作經過，介紹於後：

禪宗黃金時代在唐朝，一花五葉，枝枝挺秀。無論是臨濟玄要也好，洞山君臣也好，潙仰體用也好，雲門三關也好，法眼六相也好，都以小乘出離爲基礎。那時敎下硏究四含者尙多，禪匠大都在開悟之後三十年、四十年住山不下，所以成就大德甚多。元、明以後，雖也有中峯、楚石、紫柏、憨山、天童、玉琳等大德，然而或兼敎下，或雜西方，已屬强弩之末，而狂妄之徒，冒充菩薩，戴着假面具，都做了過江名士，北山笑柄。旣無證德，徒逞口頭。昔日巖處穴居，於今茶樓酒館；昔日尊崇四含，於今喝斥三藏；昔日眞智不露，於今狂慧彌彰。所以成德者稀，而造罪者衆，要對治此病，則有提倡出離，揭櫫證量之必要，本書卽依此宗旨而作。

自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後，接著有李遵勖之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之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其後宋釋普濟取此五燈，删削冗繁，彙爲五燈會元，明費隱、通容等共撰五燈嚴統，匡正前五燈之訛謬，使法統不紊。如上七書，都以師徒傳統爲經，而以各師之公案爲緯。一師之下，公案雜陳，無有倫次。今欲標榜證量，此種通常編製，則不適用。所以本書別創新格，以答案所表證量爲經，而以各師公案爲緯；不論其爲何時代、何

系統、何家、何宗，都要受證量深淺之標準而選擇分列。我依據證量標準，喜歡將他排在先一點，他就先了；將他排在後一點，他就後了。全書所選公案，莫說一定是古人的現成，於今聽我編列，也莫說一定是我的註脚。

在祖師的作風，素來不談證量、神通、果位、地道，而其實所謂教外別傳，無異是說在義理的言教之外，別傳證量的身教。雖然不說，其聲如雷，古人也曾如此讚美過。因為古德不說，所以證量隱諱不明。記得六祖問南嶽讓禪師：「還假修證也無？」讓答曰：「染污即不得，修證則不無。」六祖雖只肯他染污不得，對于修證不無，也不否準。後世狂妄之徒，便乘機亂喊。所以如今有標榜證量，以救治狂妄之必要。關於古人證量之抉擇，有所謂初關、重關、末後牢關之說。清圓明居士對此三關解析，則曰：「識得七尺不過四大，徹底澄清，一絲不挂，為初關；破本參後，乃知山還山、水還水，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色空無礙，得大自在，為透重關；家即途，照即寂，體斯用斯，無明執著自然消落，為踏破末後牢關。」黃肅方居士則曰：「大死一回為初關，證見本來為二關，洞明法相為三關。」我認為者些解析，全係教下之

物，與公案無關。公案所表證量，不應該依教下決定，當依公案本身決定。我在十餘年前，參禪看案時，發現有四層工夫：一是得箇入處，二是知個出處，三是得個用處，四是知個了處。者入、出、用、了四字，雖然是我發現的，卻都是公案本身的現成語，不是由教下蹈襲而來。同時本人由自己參禪經過，於此四處見地上，已有決定，毫無動搖；證量上也略有經驗，詳見本書第九章禪門證量中。然而在當時我卻不敢以公諸世人，自來印度閉關，借到張相誠先生景德傳燈錄，座餘溫習，對一般狂妄之徒，又大生悲憫，思欲依此四層證量，寫一禪書以救濟之，乃禱之達摩及東土諸祖，求其開許，光明中見有「馬祖心感」四字，即本書第一頁所題。因決意就每日下午五時以後，晚飯以前，約莫半小時，經過七年，寫成此書。

最初，就傳燈錄作一公案普選錄(一)。說也奇怪，有許多當被選的祖師，先日即在定中、光中或夢中現起。祖師大家都以爲能被選入爲歡喜，客居此間，禪書無多，只選了六百多案。每案安上一名，如迦葉笑花，編上號碼；以後其他各錄，被引各案，但標號碼，不寫公案，省卻多少重複。

我因爲要提倡出離，就專選一部古德出離陳例錄(二)，及古德警策語選(三)，者二錄便是本書第一章剩話先說之依據。

由前普選錄中，再依四層證量之標準，再寫四層各案分類選錄(四)，者便是本書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之第一節「本層開示公案選」之依據。

我又就案名相同，而各祖答案互異其辭，所表證量互異其層，乃別編一同案別層彙比錄(五)，者就是本書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之第二節「同案別層選」之依據。

其後又就一案中能包含四層證量者，別編一案多層彙錄(六)，此即本書第七章之依據。此章公案雖不多，由此證明不分層而分層，分層而不分層之理。

又就諸祖所論禪病者，編一禪病語錄(七)，此卽本書第八章之依據。由此禪病，可以反照證量之正面。

我既標榜證量，其在公案中仍然隱諱，但由四層分列，標明深淺，其中具體證量，依然不明，所以就諸祖脫死象徵有眞憑實據者，別編一脫死象徵彙錄(八)，者就是本書第九章第

三節之依據。讀者看來如今只是一書，回想所編經過，此一書實已包括如上所言八錄。末了，我就依古人「平實商量」陳例，寫成最後第十章，都是我的重要經驗話，和痛切的勸告語。讀者可在看完此開場白後，先看第十章，可得本書一大輪廓，了解四層證量之內容。然後再看第一章至第九章，方知所依四層標準，確中古人公案之肯綮。

我當在此開場白最後要聲明的呢，就是此例一開，日後必有人也依證量而分論公案。人之爲善，孰不如我，我當然是歡喜信受的；不過應當注意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證量上的話，要是過來人，才可談到；本人雖未得大成就，對於證量，略有經歷。同時寫作之先，已取得馬祖許可。以後如有人另編，希望也取得此上兩個條件：一爲自己經歷，二爲祖師許可；如果此二條件不具，切不可孟浪爲之，致令後世把我罵作一箇始作俑者，便不敢當也。如或證量比古今人更深，而所提標準，又深得古人各案之意旨，本人惟有感激涕零，以奉讀之，以奉行之。

第一章　賸話先說

只爲汝未悟，從上祖師多出許多賸話，要知道者些賸語，幷不能增加你甚麼；你果悟了，者些賸話也不能減少你甚麼。你如果又未曾眞參實悟，又嫌他老生常談，不肯切實捫心自問，那末便辜負祖師的一片婆心，要求悟也，驢年去！

第一節　痛念無常

黃檗曰：「莫容易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還替得生死麼？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健民曰：「於今一般狂禪和，只教你休息去，不管你知不知道眞箇休息處。黃檗卻教人莫空過，要著力始得。究竟什麼時是你休息的？甚麼事是你要著力的？我者書自頭至尾，把從上祖師指示的親耕田地和盤托出。你讀完以後，才知道你自己究竟到了甚麼田地。於今且教你先行痛念無常，下面所引，都是者一類賸話。」

懷海曰：「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髮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未有去處；到恁麼（如此也）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如心眼未開，惟緣諸境，不知自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罪業，悉現于前，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

智常曰：「今時之士，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你！」

玄沙曰：「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誵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龜脫筒相似，太苦！」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的人，只大作羣隊，於他人世，者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恁麼爭行他王道！父母放汝出家，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辜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腹裏，牽犂拽耙，銜鐵負鞍，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者個消息。」又曰：「汝諸人如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健民曰：「汝試自問是已得安樂的人？是未得安樂的人？口頭禪虛度一生，有甚用

處？」

文偃曰：「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得好；若是得的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大須仔細！」又曰：「直須看取！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足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等閑空過，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健民曰：「汝試自看，是得的人？是未得的人？汝如問如何便算得的人，我便知你的確是未得的人。旣是得的人，還須問人嗎？大須自憐去。」

健民曰：「如今末法，一般冒充法師的居士，茶樓酒店，高談闊論，口耳四寸，無非記得些公案爛熟；何不自猛省，究竟到了甚麼田地？逢著眞參實悟的人，都成笑柄，自欺欺人，無常一到，更難受也！」

第二節　徹底出離

無始無終，本不相干。何時未曾離也，頭頭是道，萬法無咎，離個甚麼？取一物不得，捨一物不得。拙撰反省錄性戒篇曰：「害其誰與乎？利其誰守乎？」若論祖意，說離也得，說不離也得；

還有汝分別執持分位否？說離，汝便以爲有可離處，有可就處；說不離，汝便以爲卽今便是也，要到者步田地始得。禪海塔燈裏全是無字經，無一點一鈎可與汝心上思念的手上把持的；還須汝當人反照自己面目，脚跟落地始得。說離，不可萬里無寸草去；說不離，不可拖泥帶水去。汝且好生自看，莫在者裏東猜西摸。在甚麼田地，說甚麼話。下面摘錄些古人現成話，只爲汝暫時還離不得也。與其爲汝說不離，不如先爲汝說離。要在汝當人把全書當作一個字看，把者一個字當作無字看。趙州一生看不盡的，莫作大乘看，者裏全無一乘，何況大小也；莫作小乘看，下面都是禪家有名祖師的榜樣。於今一班狂禪和談到出離，便喝爲小乘，大似數典忘祖。

第一目　離俗

天然禪師本赴京去考功名，遇著一位禪師，便勸他說：「赴選官場，不如赴選佛場。」設使當日一落功名利祿中，大權大勢的場所，便是大罪大惡的根源，還有悟道分否？還有跨聖僭頭上分否？

龐蘊，男不婚，女不嫁，所有長物，都棄在衡河中。他豈是比我們貪圖衣食的人還愚癡嗎？

梅山法常逐鹽官之請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

龍山和尚，深居不出，亦無通路。被洞山見後，燒屋更入深山而隱。詩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慧忠自受心印於六祖，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

利蹤住子湖四十五年不下山，詩云：「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粥飯氣力粗；無事上山走一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從朗住婺州木陳，亦三十年不出雷池一步。詩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慧朗住潭州招提寺，三十年不出戶一步。

大同住投子山三十年。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學徒嚮集。

南泉自搆禪齋於池陽，三十餘年不下。
景欽禪師曰：「我四十九年在者裏，尙有時走作！」
無業國師因唐穆宗强召，乃曰：「且前行，吾今別道去矣，」乃沐浴薙髮。中夜跏趺而逝，竟以死拒召！

第二目　離欲

淸護禪師一生不服絹帛，唯衣紙布。
居海禪師麻衣草屨。
智封十年木食澗飮。
慧滿志存儉約，唯蓄二針。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常行乞食，住不信宿，到寺則破柴製屐，有時宿古墓中，一生心無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
靈祐初赴潙山，猿猱爲伍，橡栗充飢。
南嶽玄泰上座未嘗衣帛，人謂之大布衲。誓不立門徒，各方來參，以友誼交之。臨死無一人

在臨時呼一人爲之舉火，有偈曰：「不用剃頭，不用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

懷海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粗食接氣，補衣禦寒，足矣。」

無業國師曰：「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纖塵不去，未免輪回。思念不忘，盡須沈墜。只如野逸高士，尚不赴徵。且看大德得意以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吃過二、三十年；名位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兄弟論實不論虛，只者口飯身衣，盡是欺聖罔賢求得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吃膿血，死後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蝱。如直下便休息去，頓息萬緣，始得否；則不如依二教法修行，不妨卻得四果三賢。」先德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酬宿債。」

健民曰：「如上不論已悟未悟，在不得妙用前，談不上和光同塵。既得用時，早已非俗無欲，卽彼妙用，也須離了，便許汝無功用運轉去。如今末世，多少口頭禪漢，虛度一生，十分可惜。記得我在民國丙子年，上峨嵋山閉關，在金頂寺之脚庵萬行莊一宿。聞某老禪丈高談闊

論，當時也只好隨聲讚歎。及出關下山，則彼已死矣。問死時象徵如何？那時果瑤法師尚在，據說叫天喊地，自白全無把握。果法師只好勸他回向生西。我說：『當時法師何不把德山宣鑒臨終答僧問：「還有不病者無？」曰：「阿爺！阿爺！」一案告他，使他在痛苦上參透過去；徒然教他回向生西，未免已離禪家作風。』果瑤法師說：『他平生功夫只在口頭，未曾心體力行，臨終何能透得過！』嗚呼！一生口頭，如此了結，可不是自欺欺人？如今像者一位老禪丈的，大有人在。他們題到出離，便認為小乘，不知禪門大德，都異口同聲，如上提倡。何不反躬自問，自己功夫到了甚麼田地，比較如上祖師何如？」

第三目　離他力

此事原來現成，誰不能給你，誰不能奪你；說個空手行拳，猶是外行話。總無肯路，總無你著力處。從上祖師，三藏十二部，未曾說著一字，禪家祖師東拈西頌，五家各標宗旨，連甚麼六祖壇經，五位君臣，十二時歌，牧牛圖，都不能添你點甚麼；何況我者裏東說西說，有個甚麼把柄，給你咬著？拙著短笛集詩曰：「有意傳君無法取，將心學我也難成；回頭總是君多事，

撒手猶疑我薄情。」試看下面所選離他力公案，是高明祖師，誰肯遺害兒孫？是伶俐行者，誰肯築室道謀？

馬祖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馬祖下堂。如此作風，斯師也而有斯徒也。多少護念！多少咐囑！盡在此不言中。然而不是離自力的他力，教汝向何處覓他力去？

宣鑒上堂曰：「今夜不答話，問者三十棒。」新羅僧出拜，師乃打。曰：「未問何打？」曰：「汝上船來此時，便好與三十棒。」

貞邃曰：「隔山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還過江來乎！」

元安曰：「若是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玄安曰：「此一門超他毗盧莊嚴世界，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敎有一物與汝作眼見。」

惟儼因僧有疑，約上堂決之。時至，問請決者誰？僧出，師下牀，把卻，告大衆曰：「者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

僧問大顚曰：「其中人來如何？」曰：「早不其中。」曰：「其中者如何？」曰：「不作箇問。」

定山曰：「生死中無佛，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不迷生死。」同問其師法常：「何說爲親？何說爲疏？」師約明日來，明日，夾山獨來再問，法常曰：「問者不親，親者不問。」

善會曰：「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路，撥火覓浮漚。」

普願曰：「只如大德吃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

楚南曰：「唯是著衣吃飯，不用讀經，豈不易耶！」

僧問智暉曰：「要路坦坦，如何履踐？」智曰：「我若指汝，東南西北去也。」

僧請慧恭指示，師曰：「指示卽屈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

桂琛曰：「佛法不是隔日瘧，見我拈搥，便作意度；見我把帚，便各管照。汝尋常打柴，何不自顧？」

天然參古寺，值粥次。行者盛與師，又自盛，卻不與天然，天然乃自盛。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健按：「如此作風，始算男兒也。」

幼璋曰:「我曾參遍天下叢林,諸方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卻狂心,休從他覓。」

第四目　離言句

無論師方利他,資方自悟,都不肯設施許多言句;讀者豈更可在者塔燈裏想記著些油腔滑調?挑糞入坑去,徒增臭氣。舊有一些經論文字,都要拋棄;如今換些信心銘、壇經、燈錄,都不免以暴易暴之譏,務必吞灰滌腸,飲水洗胃,打掃得乾乾淨淨,方有少份相應。

玄沙上堂,良久不語,衆皆退。乃訶曰:「總是一樣,無一個有智慧。但見我開者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眞實爲他,卻總不知也。」

投子曰:「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也,不教汝垛根;終不說向上向下,不敢欺誑汝,無表無裏可得。」

文偃曰:「舉一則語,直下教汝承當,早已是撒屎著汝頭上。」

慶諸曰:「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落泥水。」

圓智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智頭陀曰:「怎麼生?」師乃出去。雲居曰:

「切忌道著一語最毒，一棒打殺龍蛇」。

僧請義存指示義曰：「寧自碎身，不可瞎卻一僧眼。」

茱萸問行者，曾看趙州否？曰「和尚敢道否？」茱曰：「非但茱萸一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茱曰：「者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生。」茱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僧問禾山，為何不全道？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曰：「為知己喪身。」曰：「何故？」曰：「好心無好報。」

仲興隨道吾弔喪。問生耶死耶？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如何不道？」曰：「不道！不道！」曰：「如不道卽打。」道吾曰：「打卽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仲乃打道吾。道吾令速去，免被人打。仲乃往石霜，請石道。石曰：「汝不見彼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忽大悟，設齋懺悔。

打地和尚凡遇人問便打地，有人先藏其棒而後問，乃唯張口而已耳。

慧覺對僧問：「和尙何故似露柱？」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僧問志閑末後事如何？曰：「忌丈六口頭。」

靈觀因僧問出舌示之，僧拜，師問見箇甚麼道理？曰：「謝和尙出舌相示。」師曰：「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曹山問靈觀，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道，卽別有也。」曹山告洞山，洞山曰：「好箇話頭，如何不再問？」曹山再問，靈觀曰：「若言我不道，卽啞卻我口；若言我已道，卽謇卻我舌。」洞山深肯之。

僧問大同曰：「千里尋師乞一接。」答曰：「老僧今日腰痛。」

菜頭請益於大同，師曰：「且去，明日無人時來。」明日再請，師曰：「近前來。」前已，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

李翺問崇信，何謂般若？崇曰：「我無般若。」翺曰：「幸遇和尙。」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僧問大同，一塵含法界時如何？曰：「早已數塵也。」

惟儼上堂聚衆，良久復歸方丈，閉門。院主追問，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法眞上堂，作患風歪口勢。曰：「還有人醫得否？」僧各供除風藥，後師自搦口令正。曰：「如許多時鼓兩片皮，無人醫得。」

延沼曰：「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

陳尊宿問僧曰：「瀏陽老宿，佛法大意如何？」曰：「偏地行無路。」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乃打，曰：「者念言語漢。」

良价爲雲巖設齋。僧問：「師初見南泉發迹，爲甚與雲巖設齋？」曰：「不重道德，不重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

僧問寶蓋山約禪師曰：「寶蓋高高挂，其中事如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答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倘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僧問玄沙，學人如何道不得？曰：「啚塞汝口，爭解道得？」

第五目　離知見解會

一般口頭禪漢粗解義理，便東說西說，其實盡是些知解情見。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禪家工夫那在口頭？若論機鋒快捷，轉語奇妙，有工夫的吐露自然不同。然而末世沒有工夫的，却正大在騙人，被識者看破，都是一場滲漏。換幾個禪家名詞，與一般經論有何差異？換湯不換藥而已，眞是伶俐衲子，啐啄同時，要許多話語作麽？者個田地，連心都用不著，還有甚麽解會？解會且沒有，還能存知見麽？

玄沙曰：「沙門眼把定乾坤，函蓋世界，不漏絲毫，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

義忠曰：「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關鄉去也！」

禪宗西天廿五代祖師婆斯舍多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眞實悟，無道亦無理。」

慧朗問馬祖，何謂佛知見？馬祖曰：「佛無知見。」

趙州逢婆子。問：「師住何處？」趙州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趙州歸問僧衆曰：「那箇

西，是淒泊之淒，還是東西之西？」衆或答西，或答淒，趙州曰：「汝等只能作鹽鐵判官。」僧曰：「和尙爲甚麼道？」曰：「爲汝等總識字。」

桂琛問文益何往，曰：「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曰：「不知。」桂曰：「不知最親切。」文益乃大悟。

僧問僧密曰：「『無何聞者眞聽經』如何？」曰：「要會麼？」曰：「要會。」曰「未解聽經。」

僧問師護曰：「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師未入前我已指示了也。」曰：「如何領會？」曰：「不要領會。」

高亭有僧自夾山來頂禮，被打，再禮乃回。夾山曰：「汝會麼？」曰：「不會。」曰：「賴汝不會，會卽夾山口啞。」

潙山僧赴行者甘贄家化緣，甘問：「潙山舉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不供，而曰：「且歸潙山好。」健代僧曰：「有時挂起拂子，汝又作麼生會？」

璘和尙詩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紹修曰：「具足凡夫

法，凡夫不知；具足諸佛法，諸佛不會。諸佛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諸佛。此兩語一理二義。」

第六目　離戒定慧修持

禪門單刀直入，不走彎路，不建立任何一路，全無行路，全無肯路。不去而到，到家在途，都是話分兩頭。者裏面無一物可捨，無一物可取。善惡是非情見，都不是禪門中事。三乘教法，特別人天基礎，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是天經地義，然與禪家全沒交涉。旣是善惡都不思量，便不須別立戒條，而自然合乎戒條；不須別立定功，而自然具有定功；不須別領慧旨，而自然具有妙慧。本具故，現成故，離功用故，任運故，稍著一分力，便千里萬里去也。有甚麼給你修？那一處不可行？故三祖曰：「大道無難，唯嫌簡擇。」

達摩祖師示楊衒之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

六祖傳惠明曰：「不思善，不思惡，誰是上座本來面目？」

本淨禪師曰：「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

慧忠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

法常曰：「心但不附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

破竈墮曰：「善惡如浮雲，諸無起滅處。」

懷海曰：「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

石頭爲天然剃度已，初說戒，次天然掩耳而去。

馬祖習定次，南嶽讓磨石爲鏡。馬曰：「磨石何能爲鏡？」讓曰：「汝習定何能成道？」曰：「如何？」曰：「車不行打牛則是？打車則是？」曰：「打牛。」

義玄（卽臨濟）睡次，黃檗敲牀三下，開目，見是黃，復睡；黃乃於席上敲三下，往見首座，正在習定。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者裏妄想作麼？」

圓智問雲巖曰：「菩提以何爲座？」雲曰：「以無爲爲座。」雲以問潙山，潙曰：「以空爲座。」潙復反問圓智。圓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健代曰：「不可作兩人也。」

石頭曰：「吾法門先佛所傳，不論禪定精進。」

大顚曰：「除却一切妄運想念，現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嘿，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健曰：「你若是工夫到家，即此妄運想念，也不待除卻他，自然現量去也。」

良价曰：「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

法常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

道膺曰：「第一莫將來，將來都不似。」

智禪曰：「能所俱絕，名爲見性。」

惟寬曰：「本來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淨與垢，一切勿起念。」

天然曰：「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

靈佑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話。」又曰：「不道別有法，敎渠趣向也。」

明禪師曰：「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不壞不礙，是出三界。」

慧忠曰：「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

僧問雲居輕賤章句。對曰：「動卽應墮惡道，靜卽被人輕賤。」

僧問本寂，如何保任？答曰：「如經蠱毒之水不得霑著一滴。」

僧問月輪，如何見本來面目？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

西天二十六祖不如密多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

僧問元安曰：「供百千佛，不如供一無修者，未審佛有何過？」元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僧問惟儼，如何是戒定慧？對曰：「我者裏無此閑家具。」

第七目　離境身意識心

懷海曰：「汝等當先放棄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

慧忠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看淨境！」

慧南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是從汝一念所生。」

僧問惟儼，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乃曰：「吾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

下便見去，猶較好些，若便入思量，却成吾罪過。」

道虔曰：「莫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也未有休歇分。」

桂琛曰：「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測度。汝向何處下口？還有一法近得汝麼？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麼？異得汝麼？汝爲甚麼却自艱難去！」

道膺曰：「學佛邊事是錯用心；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

僧問道膺曰：「如何是沙門所重？」曰：「心識不到處。」

景岑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僧問水陸曰：「如何用心？」水答曰：「用心卽錯。」

文偃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想，何劫悟！」

石頭上堂曰：「性非垢淨，湛然圓明，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

健民曰：「身境有淺深，意識有粗細，只爲汝步步執，所以道著著離。此上唯就大部份悟前粗分者說，以後四層步步離却，始得乾淨。」

第二章　塔燈初層——入處

上文根本出離處，以後本章入處，次章出處，又次用處，最後了處，都無一處，也都無異處。爲著汝見解與行履，未及一口呑盡；同時足跟點地的人，也不肯囫圇呑棗，儱侗了事，所以也不妨作如是話語。汝若是念言語漢，就請放下，免得著者多一番罪過。汝若是過來人，這裏都是和你攜手同行的過程，句句都是契心契機的話，也句句都是多餘的費話——或廢話。

有一等人是本書所喝斥的，便是末世專逞兩片皮的口頭禪漢。他公案記得很熟，說來都頭頭是道，卻未曾足踏實地的行過。數千年、數千案、東說西說，究竟是甚麼一個田地？是甚麼一個境界？是甚麼樣的深？是甚麼樣的淺？爲甚麼一個公案有許多不同的答案？你敢說那一個答案是對的，那一個是錯的？憑他文字話頭斷定，你便十萬八千里去；憑他行履證量斷定，你又不是過來人，焉能知道？你既不知道，就不應胡說亂說。我者裏也不敎你有個

墨守成規的疆界也不容你漫無深淺的渾無疆界。從本章入處乃至了處，道是有個次第，卻不給你一個可執的繩墨；道是無一定次第卻能指示你深淺。你若回頭，不再像從前胡說亂說，你應該好生慚愧，摸著心頭，反省一番，自己已到甚麼田地？切不可憑此兩片皮去欺騙他人，徒然辜負己靈也。

第一節　本層（入處）開示及公案選

僧問省念，如何得入？答曰：「雖聞酉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健曰：「汝諸讀者試想：者個入處，還消你帶一點東西麼？莫汙穢他好。」

趙州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曰：「教伊去。」沙彌便珍重去。趙州云：「沙彌得入，侍者在門外。」

大顛問石頭：「古人道有道無，如是二謗，請師除卻。」石頭曰：「一物也無，除個甚麼？請汝拼卻咽喉唇舌道來！」大顛曰：「無這個。」師曰：「如此，汝得入門。」健曰：「從上祖師有

那一箇許你將一物作可入之門?」

僧問正因，如何無事?義端曰:「直似虛空，方有少份相應，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

正原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健曰:「虛空粉碎，是次章出處的境界，者裏還談不上。工夫不可自欺，見地許你高過於師，行履卻不可不步步踏實，脚跟點地始得。執著漢最初要責他的見地明白，掠虛漢就不可專責見地了;在甚麼地位，說甚麼話。」

西天七祖婆須蜜曰:「心等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健曰:「虛空似乎是個入處，然而你若於萬法外別立一個虛空去懸想一個入處，暗裏把持，正是自弄識神，若入禪門，卻驢年去也。當知者箇入處，不是有個別的場所，不是有條門，不是要移步踏進，不是在你的前途，也不是一個回頭岸。對未曾入的人，始終是說不清。若汝眞是已得入處，也不用別說，要在矢心從第一章出離，毫不依倚一物。未入以前，帶著者個出離心，參

訪善知識，一日遇著與汝有緣的上師，一經相投，忽然便得個入處。那時汝自然知道，者是一個最平實的消息，我者裏透露給汝了。」

八祖佛陀難提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健曰：「達眞如理是一事，得箇入處又是一事，不可以爲見了便到了。」

十七祖僧伽難提問其弟子曰：「鈴鳴？風鳴？」曰：「非鈴非風，我心鳴。」問「心復誰乎？」曰：「俱靜寂故。」健曰：「從上祖師有幾箇，將箇有心以爲入路？讀者自忖看。」

達摩祖師開示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健曰：「此也不得已之最初方便。既是心如牆壁，將誰作能入心？誰作所入道？參！」

二祖見達摩，謂心不寧，乞師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竟。」

六祖問南岳讓禪師曰：「甚麼物恁麼（恁麼意謂如此）來？」曰：「說似一物則不中。」健曰：「莫要中麼？求箇入路，驢年去（意謂無此時會也）他有甚麼中與不中？孟子曰：『

求其放心。』我者裏曰『放其求心。』他自知中要求他中，便十萬八千里也。」

普願送黃檗，指某笠曰：「長老身大，笠則太小生！（生卽古人語助詞）」黃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者裏許。」普願曰：「王老師（其本人俗稱）何在？」檗便戴笠而去。健曰：「者時黃檗只在一層入處，所謂總在者裏許；普願卻有意指點他出去。讀者再看第三章出處便知。」

普化嘗於闤闠振鐸，自言覓個去處不得。道吾把住曰：「汝擬去何處？」普曰：「汝從何處來？」道吾無對，師掣手便去。

陳尊宿曰：「汝等諸人須得箇入路，入已莫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曰：「某甲終不敢辜負師。」曰：「早已辜負了也！」健曰：「若道有箇入路，早已辜負了也。須知所謂入處，只因爲你以前站在門外，東遊西蕩，若是眞個入了，那裏有甚麼門內門外？你若是以爲你已經入了，眼見人家在你的門外，那便是未入，那便是辜負。」

僧問貞邃曰：「最初一句如何？」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也在此。」

僧已到山下，問天然曰：「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天然指山曰：「青黯黯處。」僧曰：「莫只者箇便是？」天然曰：「眞獅子兒一撥便轉。」

僧問惟儼曰：「如何是戒定慧？」惟曰：「貧道者裏無此閑家具。直須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健曰：「卽此高高山頂坐，我也認爲在本層中暫許如是；若是到了二層嗎，也不免爲閨閣中物了。」

僧問大同曰：「和尚之師是誰？」大同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健曰：「只者迎之隨之，大似墮入弟子數中，若是眞個獅子兒，一入便不消再迎再隨，才算眞不辜負也。」

居遁問洞山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甚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還許立也無？」曰：「直須恁麼去。」健曰：「者在本層入處暫許如是。若論瑯琊四病，不可萬里無寸草去，乃是三層用處的田地。未到這田地的人，先須萬里無寸

草去始得。所以悟道無階次，行證有深淺，一點不許冒濫也。」

雪峯指一片地示玄沙曰：「好造無縫塔。」玄沙曰：「高多少？」雪顧視上下。玄沙曰：「人天福報不如和尚；若是靈山授記，大遠在！」健代曰：「若論多少，便有縫也。此事只汝行人虛想一塔，無頂無底，隨時顧視，便以爲是。大錯！大錯！此事那在心目中建立起來？擬入的人，大須猛省！」

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寬一丈，古鏡寬一丈。」玄沙指火爐曰：「此物闊多少？」雪曰：「如古鏡闊。」玄曰：「老和尚足跟未點地在。」健曰：「自懸一面古鏡，東照西照，正如前案虛想一座無縫塔一樣，便是大錯。更談不上足跟點地，早已是弄精魂漢也。玄沙一語罵盡禪海中一班具福報，而未全悟透之虛名漢也。不止雪峯當時一人，很多不負盛名，而具實德的人，却都被德山臨濟大聲譽下埋沒了。然而具眼人還是知道的。後世參訪的行人，切不可專步虛聲，要切身和一班眞修實悟的人去求開示，始得碰着一個半個。」

可觀問一僧曰：「覿面事如何？」僧問請師鑒。曰：「恁麼還當麼？」僧曰：「故爲不可。」可觀曰：「別是一著。」健曰：「徒然知『故爲不可』，依然有鑒有當不得謂入處。『別是一著』離能鑒所當，方有少份相應也。」

僧問蘊禪師曰：「不過的事？」蘊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

僧問澄和尚曰：「下堂一句如何？」澄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健曰：「眞是得箇人處，還有甚麼與之對待，還能分箇甚麼是入處甚麼是未入處呢？」

僧問永明曰：「如何是此經？」永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永曰：「須用眼聽。」健曰：「古德雖常有剔起眉毛等字樣，切不可作照見會。如本案所謂眼聽，也不可作照見會。此事終不許有絲毫著力處。我的一位老友，他常用照字工夫，不得入處。自從我要他放下，不要再照他，却忽然入了。我在西康遇著一位紅教喇嘛，他也常用照見工夫，弄得滿眼通紅，無藥可醫。我要他放下，不要照他的眼病便癒了。初修似乎總要想把者個照定了，方有把柄，其實照定了的那箇，却不是圓明的，是有對待的。所以古德常要你

看後面的是甚麼？試問你死死向前面照見後面又如何照呢？古德因爲你尋聲步影用耳聽，所以教你用眼聽。你若是又用眼聽，死死執持，又要你放下者事如同以玉箸挑嫩豆花，不著力反易於挑起來，一著力，豆花便碎了，終挑不起來。

大慧杲曰：「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意識諸取，虛僞不實妄想，亦如虛空。當知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伶俐無處安著，者個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的時節。」又曰：「分別不生，虛明自照。」

僧璨曰：「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又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又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健曰：「者些言句，雖說是賸話，却能指示個相似的入處。你若是入了，才說是賸話。」

荷澤曰：「無念無思。」又曰：「心本無作，道常無念。」

寶誌曰：「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僧問六祖曰：「法眼授與何人？」祖答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健曰：「如上所引諸祖言句，無心二字，似乎是個入處，然而你若執著此無心，便又不得入也。試問起心動念，活潑

潑的不是禪，你者無心如水石一樣死的倒是禪嗎？然而工夫深淺有別。古人又忌坐在無事甲裏，又忌坐在死水裏，又說要大死一回方得；教後人何所適從？當知你若是未曾大死一回，你得先行大死一回，不怕不得活轉來。你若口頭上活得，心地上却死不得，或心地上死得，在機用上活不得，都不是眞正祖意。所以古人道：『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眞好手。死活是同時并存的。如果不然嗎，我教你先行大死一回，以後再活好了。」

馬祖道一曰：「平常心是道。無有造作、是非、取捨、斷常、聖凡。」

關南長老獲珠吟曰：「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大珠曰：「莫尋思，莫求覓，常自現前；無可考慮，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

趙州曰：「且甚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坐看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健曰：「趙州如此老婆心切，爲後人保證，於今大都辜負他，在口脣上用功，不肯切實自看，更不肯相續三十年看下去，所以口頭禪多，眞參實悟者少。」

師備曰：「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三界，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又曰：「仔細尋思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

外道問文佛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拜謝得入。阿難問彼如何得入？佛曰：「如世良馬，見鞭影便行。」健曰：「世尊這個良久，從上祖師都肯如此運用，有許多人在良久中便得入，有許多還是當面錯過。不可把良久二字當作一個時間名詞想，不可把良久當作當時一種特殊態度有所暗示想，當知在那良久中，既無能示，也無所示，也非無所示，要當下契合，得個入處始得。」

僧問智常曰：「如何得入？」智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智力如何？」智常乃敲鼎三下，曰：「還聞否？」曰：「聞。」曰：「我何不聞？」僧無語，智打之。健曰：「從聲得個入處者，古例很多。然而者聲也不是個入處，譬如門不是室，智常所謂不聞，如入室者，不復顧門也。」

本淨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反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健曰：「觀心不生是得個

入處的方法，如同參話頭一樣。然而非綿密觀透，弄得進退都不得時，終不會入。能死心觀去，寢饋不忘，直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方能忽然碰箇消息。悠悠忽忽的觀心，縱令觀十年二十年，是無用處的。」

魚軍容問慧忠曰：「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歷歷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以後莫被人謾。」健曰：「先當知者箇惺惺的者段話，是入了以後的保任方法。」

通常曰：「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靈巖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者案與婆子請轉藏經案對看，便知入處。如果只一半，便不是個眞入處。如同只照看前面的人，忘却後面一半，只爲他自己作障，站在中央想得個入處，驢年去。」

守安詩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端緣無事可思量。」健曰：「息心除妄，不是勉强可行的。見地上確然知道者箇本來無事的，看得透徹，思量不思

量，轉沒交涉。普通習止的人，就教人先除妄想。者裏已入的人，妄想不妄想，都不相干。然而汝若未曾入嗎，能除妄想也是好事。妄想多的人，自然比較不易入。者却不是說除了便得入。」

玄沙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如彼日光，世間所作經營養身活命，莫非承他日光。日體還有多般麼？還有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還有凡聖分別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去也。」

雲門文偃曰：「只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普樂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獅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有箇入路。若是有箇入路，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健曰：「讀者且莫誤會，以爲者箇翻覆思量便是箇入路。且看文偃又說：『更有一般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便謂得箇入路，夢見麼？只是箇掠虛漢。』」

寂照曰：「若從文殊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從觀音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從普賢入者，不動步而到。」健曰：「者些發機勝緣，不是讀者可追求的。著力的處，不是所入不著力的處，倒是能入。這能入與所入，務必一致，才是眞入了。」

明眞詩曰：「盲聾喑啞是仙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健曰：「者首詩就是我上面批評照見工夫的註脚。玄沙曰：『盲聾啞三種人來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於今一般狂禪和口若懸河，全無半點實德。者三種人來，聾的不聽你的口頭禪，盲的不見你的拂子或舉或挂，啞的不能答話，你怎生辨他已悟未悟？徒然讀熟些公案學得些手勢，有何伎倆教人入去？大好自己眞參實悟去，不怕無人接也。」

本層最後入案者，義存問慧全曰：「汝得入處作麼生？」慧曰：「共和尚商量了。」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曰：「汝得入處後，又作麼生？」慧無對，師打之。健代曰：「正好從此出去。」

讀者且莫思量人家的入處。讀完本章本層入處者一段以後，且莫往下章讀，也莫再往上

面讀，也不須你起身動步，也不須你揚眉瞬目，就這樣現成本地放下；這箇無始無終，不分聖凡，早已不曾出過的，要個甚麼入處？

第二節　本層（入處）悟道因緣實例

香嚴依潙山問未出胞胎前本分事，香遍翻禪案諸方語句不能對，乃焚之而去。一日、山中以瓦礫擊竹作聲，失笑間忽然省悟。詩曰：「一擊忘所知，更不信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健曰：「看他一擊忘所知，便知幷非因聲得悟，而是忘知得悟。此所謂忘知，幷非口頭筆下，而是確確實實地忘知，汝欲得忘知去，包許你得箇入處。」

志勤見桃花而悟，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囘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於今更不疑。」健曰：「無情說法，豈只桃花？看下去！」

良价初參雲巖，話次了無情說法。其後過水覩影而大悟。詩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可知。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眞如。」

鑒眞因閻王請，於清風樓坐久，舉頭忽覩日光，豁然頓悟詩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普通爲達摩到梁年號，公元五二〇）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

讀者試看上面四例，竹、桃、水、日，何莫非悟道因緣？又何止此，屠家如那一處不見睛的；娼家如你既無心我也無；公案中例子很多，這裏未及枚舉。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也同此意。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同一案却有多答。有的答意在初層入處，有的答意在二層出處，有的在三層用處；不是具眼的人，分不出深淺，往往辜負古人一片婆心。所以本書每層中分別選錄其屬於各箇本層之公案，以俾讀者分別彙比，始知一多同異的通攝作用。後後層可攝前前，前前層可通後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要從同處會通，又要在異處分辨，不可囫圇吞棗，亦不可支離破碎。

第一目　本層（入處）西來意案

僧問仰山：「甚麼是祖師西來意？」仰山畫一圓相，中書『佛』字。健曰：「我當時若在，管教穿破者圓相，撇除這佛字，仰山却莫奈何也。然而在本層入處，却權教暫在；如果連圓相都沒有，則不算入處。讀者試參者圓相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如果不明白，且回頭讀惟儼答僧問如何是戒定慧一案。所謂『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從高山頂點到深深海底，畫個圓圈，是不是一個活圓相？我忽然憶起一個故事，寫在下面，與讀者一笑：羣鼠聚議，欲知貓來消息，僉謂以鈴繫貓頸，則其來也必有聲，吾輩可聞聲而遁矣。羣鼠皆以爲然。一老者曰：『請問誰可繫此鈴於貓頸者？』則皆瞠然無以對。吾今請問者滄海一粟的屍體，如何能從高山頂上，畫一圓圈到深海底下耶？！參」

僧問清幹，清對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健每日在閉關功課座餘中，抽半小時寫書，客次也少有禪書，從張相誠居士借來一部景德傳燈錄；初步作一個普選公案錄，這同案別層彙比各案，卽由此普選公案中再選，並未

經過全部的特選手續。所以同案別層中，或同案而別屬二層、三層者，或屬初層及二層者，不必同案而四層皆有之，這未爲專案別層作一個全部選錄的過程，是應該向讀者道歉。人之爲善，誰不如我？焉知來者之不足爲我補此缺憾耶？者裏僅僅舉二、三例，讀者自可推知也。

第二目　本層（入處）家風案

僧問省念家風，省對曰：「少室巖前親掌示。」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省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又續曰：「言語斷絕千江口，萬仞巖前始得言。」健破曰：「太高生！」蓋用第二層出處意。若在本層，要假萬仞巖前一過，祖師云心如牆壁，固然耳。

僧問警玄家風，警答：「滿缾傾石出，大海無仇人。」

僧問天柱家風，崇慧對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健曰：「太緊生，蓋用二層出處破之，非謂本層不宜如是也。」

本層家風公案尚多，恕未普選遍錄，下倣此。

第三目　本層（入處）牧牛案

石鞏在廚作務，馬祖問作麼？曰：「牧牛。」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拽回。」祖曰：「子眞牧牛。」石便休。健曰：「試想王老師要人莫忘記銜一莖草來，又作麼生？讀者且向後翻到第四章三層用處第二節第三目牧牛案，對此一看，始知功夫深淺不同。是個好牛便解銜草；然而要做個好牧牛漢，最初要莫傷人家禾苗始得。馬祖豈不知王老師事？然而石鞏當時只能如此，馬祖明知彼必經過如此一階段，所以也讚歎他眞是牧牛好手。如今一般狂禪和只教人銜草語調雖高，其奈足跟未點地何！馬祖踏殺天下人，早經祖師懸記，其所以踏殺天下人者，謂其能應機說法，下根卽不妄投上藥，試讀大慧杲語錄全集，千篇一律，教人湯鑊中行，本人殊不敢同意也。」

大安問百丈，如何識佛？曰：「騎牛覓牛。」曰：「識後如何？」曰：「如騎牛到家。」曰：「始終如何？」曰：「如牧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禾稼。」健曰：「者不令犯人禾稼，只能算始，不能說終。說終則當從普願（王老師）公案，見第三層（第四章）用處所引。然而教人在本

層入處用功也不妨說始終如此，要在讀者善自體會。」

洞山良价看稻田，見朗上座牽牛，曰：「者箇牛須好看，恐吃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吃稻。」健別曰：「若是好牛，卻解吃稻。」此意則屬三層用處。

尼僧問宗慧曰：「車住牛不住如何？」曰：「用駕車漢作麼？」健別曰：「車住牛正好休；卻不肯住，自己生得賤，問我作麼？」

第四目　本層（入處）拂子案

僧問四十九年以前事，雪峯以拂子驀口打。

僧辭法眞禮峨嵋山普賢去，法眞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法眞喚侍者曰：「取一盞茶與這僧。」健曰：「總在者裏屬本層拂子案，其後則已撥於二層矣，見該章。」

第五目　本層（入處）看經案

神讚見其師看經，適有蜂在紙窗上鑽，乃曰：「世界如此廣大不肯去，鑽他故紙驢年去。」

其師乃請說法，方得箇入處。

僧問惟儼曰：「和尚不許人看經，如何自看？」惟曰：「只圖遮眼。」僧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第六目　本層（入處）送書案

玄沙遣僧送書雪峯，峯開之，則白紙三張耳。問來僧會麼？僧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回舉於玄沙。沙曰：「者老和尚磋過也不知！」健曰：「峯所答在本層入處，沙所破意在三層用處。因代曰『白雖白得一樣好，可惜張張無字。』則與第三層用處，意旨相合矣。玄沙是一位已得大機大用的禪匠，他不但對雪峯如此，有好幾位都曾被他責爲足跟未點地，讀者讀到第四章三層用處便知。」

第七目　本層（入處）心案

法常聞馬祖『卽心是佛』卽得入處，住梅子山不下。馬祖乃令一僧問曰：「和尚得箇甚麼入處，便住山耶？」法答曰：「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法曰：「作麼生

別?」僧曰:「非心非佛。」法曰:「者老漢惑亂人無有了期,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僧回報馬祖,馬祖曰:「梅子熟也!」讀者試參馬祖憑甚麼許他梅子熟也?若是憑其能堅固執持卽心是佛嗎?就冤枉了馬祖。若是憑惑亂人未休一語?又像是毀謗了馬祖。

石頭問大顚:「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來。」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佛。」大顚言下大悟。異日,石頭復問:「何者是禪?」曰:「揚眉瞬目。」石曰:「除却此外,將本來面目呈看。」曰:「請和尙除了再鑒某甲。」曰:「我除了。」曰:「將呈和尙了。」曰:「汝旣將呈,我心如何?」曰:「不異和尙。」曰:「不關汝事。」大顚曰:「本無物。」石曰:「汝亦無物。」大曰:「旣無物卽是眞物。」石曰:「眞物不可得,汝心現量意旨如此也,大須將護!」健曰:「大顚當時所答無心可將,是一句口頭禪,由從上祖師踏襲而來。石頭具他心,所以撥轉一句曰:『元來有心。』大顚在此無心上乃現量認識個眞心。異日問答中所云:『無物卽是眞物。』卽在此上悟來,屬於本層入處而已。所以石頭說個也大須將護。明知他暫時對於眞物不可得不能承受,此屬二層出處故。所以有神通大德,才能量

體裁衣，不是像後人，一口說定一切人都要同時向湯鑊中去行。」

牛頭心銘曰：「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健曰：「所謂入處，早經聲明，并非有個場合，所以說無處安心者；虛明自露，又明明說了一個虛明的處所，所以第二層的心案就教汝出去。」

第八目　本層（入處）身案

毗婆尸佛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

拘留孫佛曰：「見身無實是佛身。」

陸亘曰：「弟子從六合中來，彼中更有身否？」普願曰：「分別記取，舉似作家。」陸曰：「和尚到處，世界皆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僧問了然大比丘尼，如何是古佛身？曰：「世界傾壞。」曰：「何故？」「寧無我身。」

天然見石頭，石頭令著槽廠去。天然執爨役三年。石頭白衆曰：「明日剗佛殿前草，大衆各備鍬钁。」天然獨以盆盛水淨頭，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度。

僧問令遵曰：「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其本身？」令遵放下手中杖。

第九目　本層（入處）境案

僧問大茅境曰：「不露鋒。」問：「如何？」曰：「無有當者。」

僧問水陸曰：「狹路相逢如何？」水乃攔胸托一托。

僧問省念，如何是大安樂人？曰：「不見有一法。」曰：「如何爲人？」曰：「謝闍黎領話。」

僧問道閑曰：「前是萬丈洪巖，後是虎狼獅子時如何？」曰：「自在。」

僧問守珍曰：「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守反問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卽入諸境去。」

曰：「龍頭蛇尾漢。」健代曰：「誰與汝作境？」

僧璨信心銘曰：「能隨境滅，境逐能沈。」

第十目　本層（入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閑禪師，今日供養無染大師還來否？閑答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健曰：「如此則眞死了，大須推翻供養。然在本層，正宜如是。讀者可參看後來三處便知。

保與甘長老看鄭十三娘，才坐定，保問：「聞十三娘參見溈山是否？」曰：「是。」曰：「溈山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如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者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者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健曰：「此猶是長老問處。因代曰：『近前來。』來已，復曰：『恭維溈山和尚萬福。』則在三層意旨中。然其本案則止於本層入處，甘長老欲令彼出去活用，鄭却未得也。」

第三章　塔燈三層——出處

入處并不爲汝建立甚麼地位，何況別有甚麼出處呢？只爲汝有條無路的門路，便黏着在者裏，假立名言，說箇出處，這不行而到的地位，只要你不執著，也就不舉步而出了。原來第一章所說出離之處，和第二章所說入處與本章所說出處，并非有不同的場合；却只爲汝有不同的心執，執俗執欲，故說出離；與禪栢應，故說入處；著禪成死海，故說出處。切莫誤會好，我者裏所說非有不同的場合，也不是囫圇吞棗，抹煞前後不同的境界。當知場合雖不曾變異，然由禪功證德的深淺，却有不同的境界。試看第一節所選各案，再回頭與前章所選公案證量，便大不相同；再看本章第二節同案別層所選，與前比較，更有顯然的差別，一點不會顢頇，一點不可糢糊。

第一節　本層（出處）開示及公案選

雲門文偃上堂開示，忽然以拄杖畫地一下，曰：「總在者裏。」又畫一下，曰：「總從者裏出

去。」健曰：「第一畫即是初層入處，第二畫便是本層出處者出字是古人說的，也是我現在說的。」

船子告夾山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健曰：「後一句莫藏身，就是教汝處此本位便算是出處，并非別有出去而再行到達的新地帶。」

僧問範禪師曰：「靈臺不立，還有出身也無？」曰：「有。」曰：「有何出身處？」曰：「出。」健曰：「禪師每就問作答。僧問有何出身處，即此一疑情展開，便正是個出處。」

神會來自曹谿，行思問曰：「曹谿意旨如何？」神會乃振身而立，行思曰：「猶帶瓦礫。」神會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否？」曰：「設有，與汝向甚麼處著？」健曰：「從者案，汝便知振身而立正是他的入處，行思說個設有，又說向甚麼處著；所以不教他有個出處可著，神會當下便把振身而立的屍體喪失了，者就算個正當的出處。」

如寶拈起蒲團曰：「諸佛及入理聖人，皆從者裡出去。」便擲下。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曰：「拽出者死屍。

」僧應諾而出，山聞已去，乃曰：「好與拄杖。」健曰：「死屍即是初層入處邊事。若是文殊慧劍嗎，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拽出者死屍，就是令人活的寶劍；者是本層出處邊事。但是爲甚麼又遭拄杖呢？者宗旨便應在下章三層用處。出去以後，若全無用處，不仍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嗎？古人解出處而不解用處的，往往不免此杖，若是伶俐之機，就山門外摘一莖草囘，向皷山說：『汝劍何似此草耶？』便答在三層用處。」

普願到，慧忠問從何來？曰：「江西。」曰：「還將得馬祖眞來否？」曰：「只者是。」曰：「背後底。」普願便休去。其後長慶稜曰：「大似不知。」福展曰：「幾不到和尚此間。」健曰：「某未曾展示前面，其實他轉身休去，已是連後面的都展示了。後人用照字功夫，往往向前面照了，便以爲是，看此案，便知不圓滿。古人云：『機在目前，不是目前機。』」

耽源問慧忠曰：「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對？」慧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作麼？」

隱峯離馬祖，參石頭，馬祖曰：「石頭路滑！」隱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至則繞三匝，振

錫問曰：「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隱無語歸。祖曰：「再去，待他說蒼天，汝便噓噓！」去如前問，石頭乃先自噓噓，隱又無語歸。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健曰：「隱峯三匝，死在圓相中，屬初層入處邊事；石頭悲其死，故呼蒼天。馬祖救其出，故令噓噓。石頭固有通，先其噓而施以同樣之救濟，噓噓出氣也。」

僧問西堂曰：「不問不答時如何？」西曰：「怕爛却作麼？」懷海聞之曰：「我向來疑者老兄。」僧曰：「請和尚道。」懷海曰：「一合相不可得。」健曰：「不怕爛，便是常住一合相，不解出也。」

寶徹與天然同遊，見水中魚，以手指之！天然曰：「天然！天然！」明日，寶又問天然曰：「昨日意作麼生？」天然乃放身作魚狀，寶曰：「蒼天！」健曰：「天然當時死在入層。因代曰『昨日見魚，別無他意。』便撥入用層中矣。」

僧問廣澄，如何是本來人？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卽學人禮謝下去。」曰：「暗寫愁腸寄與誰！」健曰：「初層只解共坐，不解不相識；不相識卽是瑯琊四病中所謂不挂本來

衣，寄與誰?也是者個意旨。」

普願嘗自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去也。」健曰:「試回頭看初層，文殊、普賢總在者裏許，便知初層入處與本層出處的界限所在。」其弟子趙州聞趁出話，便反問曰:「教誰吃此二十棒?」普曰:「且道王老師過在何處?」趙州禮謝而去。健又曰:「趁出是普願二層出處得力處。趙州這一問，連他二層功用都要破除。其回答重心，不在禮謝，而在出去，出去意旨已屬雙重，出去快入四層了處。本人對於趙州輒私淑不置，對於有大福德，擁大虛名，集大部衆的知名禪匠，倒不敢瞎捧。」

普願將赴田莊，土地預爲報夢於莊主，預辦齋供，翌晨果到，告之。普曰:「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僧曰:「何以被覷見?」普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健曰:「者一分飯，正是與上案趁出文殊的工夫相同，不是供土地，而是在能被土地預知的執持心境上努力，空透才算用功得力。於今一班淺學禪和，反以被土地預報爲榮；古人如此，何不檢討?嘗讀日本祖師案，輒以此爲謂，大須努力。」

黃檗居第一座，見普願到不起，普問：「長老甚麼年中行道？」黃曰：「空王佛時。」普曰：「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健曰：「黃當時死在『空王佛時』，被王老師說破，不得不下去。」健別曰：「汝要識取他年麼？無汝分位在。」那末黃可獨占下去。

操禪師請米和尚飯，不設座，米展具禮拜，操下牀，米就操座，操乃席地坐，齋訖，米衆譏操被奪位，操曰：「三日後來可救。」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健曰：「被賊竊去二層，留下初層，誰教汝死死坐在原位，不解出也。」

僧問會同參見普願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普願以前作麼見？」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景岑，景岑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力未全眞，百丈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從諗（趙州）作火頭，閉却門，滿屋煙火，大叫救火救火。衆到，則曰：「道得卽開門。」衆無對。其師普願將鎖從窗過，似從乃開。健曰：「趙州當時聊借此緣以啟示大衆，不可自行關鎖在初層裏。當時若我在大衆，當問他是誰關汝，解鈴還是繫鈴人，我救不得汝。如此說去，

王老師從窗暗遞一把鎖是多餘的了。」

從諗過黃檗，黃閉門，從乃取火於法堂大叫救火救火，黃乃出捉住從曰：「道！道！」從曰：「賊去後張弓。」健曰：「者是兩重公案。」黃閉門欲示從諗初層入處，從諗却識破他的初層入處，於法堂呼救火，欲示黃檗須從此出去；黃出來捉住從諗，催其速道，欲試彼是否知道個出處。誰知從諗早已知道，所以反責他是賊去後張弓。既已開門出去，已屬賊去也，何必別道耶？別道乃成後張弓矣！所以者公案是兩重，不僅是黃檗示從諗，當知是從諗示黃檗。讀者再回頭讀前案，則可了知出處是箇甚麼玩味。

從諗到寶壽，寶壽見到，乃背坐，從乃禮拜，寶壽下牀，從乃出。健曰：「從諗、寶壽兩人當時正都表示二層出處，寶壽之下牀，正如從諗之出去。讀者試回頭讀前米爭操座不下一案，便可對比也。」

僧問從諗，何謂玄中玄？從曰：「汝玄來幾時？」曰：「久矣！」曰：「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

從諗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

道敢見和尚。」從乃撲破。健曰：「不是撲破不算眞見也。若是健在座，要保留這鉢也不難。只說見與不見兩頭且置，三十年後借與我用也無妨。讀者可向後第四章第二節看從諗（即趙州）拂子案便知。」

僧問從諗曰：「澄澄絕點如何？」答曰：「者裏不著客作漢。」健曰：「趁出者客作漢，要澄澄絕點作麼？」

僧問靈鷲閑禪師曰：「如何頓獲法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健曰：「上句尙在初層，下句卽本層出處。」

陸亘問普願曰：「古人瓶中養一鵝，漸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損鵝，和尙作麼出得？」普願呼其名曰：「陸亘大夫。」陸應諾，普曰：「出也！」健別曰：「被汝者一問，瓶子早破也。」

仰山問師弟香嚴見處，對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健曰：「此屬本層出處。其後仰山評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則譏

其未起大機大用，則屬三層用處也。」

仰山問雙峯近日見處，對曰：「無一法可當情。」仰曰：「解在境。」雙峯曰：「兄意如何？」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健曰：「仰山所謂當情者，謂執此無一法當情之心也，併此心出去才是。」

志勤禪師覩桃花而有所悟，自云直至於今更不疑。潙山囑將護。玄沙則曰：「敢保老兄未徹。」玄沙又問桂琛，桂曰：「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健曰：「桂琛意謂，不是桂琛能自出去，便要走殺天下人。玄沙敢保未徹者，在志勤本人明明有箇不疑者在，如何得徹去？此案前面也曾引過，在第二章第三節，可回頭再對看。

僧問應天曰：「和尚佛性如何？」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和尚卽無佛性耶？」曰：「快活！快活！」健曰：「從此推知二層出處法樂有甚於初層入處遠矣。」

王常侍敬初視事，米和尚來，王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王擲筆入廳，不復出。米復遣人潛聽之。王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米乃大怒。健曰：「當時米執著虛空，自墮於韓

盧。」別代曰：「王法太嚴，無人守得，何不挂冠休去？」

法眞見僧禮普賢去，乃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法眞曰：「侍者取一盞茶與這僧。」健曰：「不是拋向後去，何堪受此一盞茶耶？」

僧新到，問慧覺曰：「遠相投，意如何？」慧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健曰：「不許安排，是師方本層出處口調；自己要能虛此本位去。趙州曰：『無佛處急走過。』古人詠漁父詩曰：『祖佛位中留不得，夜來仍舊宿蘆花。』」

巖上座來，日容禪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巖曰：「俊鶻冲天，阿誰捉得？」日容曰：「彼此難當。」巖曰：「且休未斷者公案。」日容將柱杖舞歸方丈，曰：「死却者漢也！」健代曰：「我不騎你這死老虎。」

俱祇和尚處，尼到，戴笠執杖，繞師三匝，曰：「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俱無對，尼便去。因問天龍和尚，天竪一指示之，乃大悟；自此凡有僧到，俱示一指，接之無別語。健曰：「此上皆指初層，非可答尼者。若健在，當別曰：『笠子下埋沒多少？』則屬本層也。」第二章第一節亦

有一個笠子案，讀者可回頭對比。

栽松次，黃檗問義玄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麼？」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榜。」道了以钁打地三下。黃曰：「雖然如此，子已吃我棒了！」義又打地三下，作噓噓聲。健曰：「古記標榜，皆非活計，惟噓噓而出始得。」所以黃檗復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本層所謂出者，此也。

陳尊宿聞一老宿難親近，乃入其方丈；老宿一見便喝，陳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曰：「過在甚麼處？」陳曰「者野狐精。」便退。健曰：「譏其不解出也。」

黃檗問楚南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曰：「卽今豈是有耶？」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曰「非今古。」黃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後住姑蘇報恩寺二十餘年，足不踰閾。健曰：「古人亦以知有爲重要條件，此中所謂豈是有耶，不以所入爲有而已；至若知有之有，屬第三層用處，以大機大用爲妙有也。」讀者可看第四章用處各案便知。

靈觀汲水次，僧來參，卽以橫軸示之，僧便去。至暮，問僧，知已發去。靈曰：「只得一橛。」

僧問沼和尚，萬里無雲時如何？沼曰：「青天也須吃棒。」健曰：「坐在虛空中央，不解出去者，各自領棒去。然而汝若未經初層工夫，還不夠有吃棒身份也。」

僧問妙濟曰：「千聖常行路，如何是此路？」妙曰：「果然不見。」

僧問寶壽曰：「踏倒化城如何？」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寶乃打之。健別曰：「虛此本位，斬屬多事。」

僧問延沼，朗月當空如何？延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又曰：「不在團天，且居羑里。」

僧問道悟曰：「何謂玄妙之說？」道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曰：「何不問老僧？」曰：「問了也。」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健曰：「者最後句說得何等明透親切，然而少有能知音者。」

天然謁忠國師，問侍者曰：「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天曰：「太深遠生！」侍者曰：「佛眼亦覷不見。」天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健曰：「讀者試參：天然是譏笑他師徒，還

是讚美他師徒？深遠郎是不會出得之故。有其父必有其子，龍鳳却是譏諷他倆，所以其後國師睡起聞之，棒其侍者。」天然聞之，乃曰：「不謬爲南陽國師！」這一句才眞是讚揚國師。

明日，天然復往謁，見已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天退步。國師曰：「如是！如是！」天却前進。國師曰：「不是！不是！」天繞國師一匝而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健曰：「南陽慧忠國師嘗居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唐肅宗奉爲國師，距今已千餘年三十年後云云，已過數百次矣，但云人多懈怠，却不云人欠聰明；於今一般狂妄之士，但逞口辯，不肯精進，早已不出國師所料。嗚呼！可悲可痛！」

江陵僧謁大川，禮拜了，在一邊立。大川問：「何時發江陵？」僧乃拈起坐具。大川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去。大川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其後，僧舉似天然，天然曰：「大川法道始得，我者裏不然。」曰：「如何？」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天然曰：「錯判諸方的甚多！」健曰：「讀者可并前案同參。」

僧問圓智，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圓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曰：「不知。」曰：「爲何不知？」曰：「汝不識我語。」健曰「此所謂不知，非凡愚無知者；裏不許汝有絲毫知識，也不許汝有絲毫愚謬。」

洞山到明哲，明問近離何處？曰：「湖南。」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曰：「名。」曰：「不得名。」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曰：「豈不出入？」洞山乃拂袖出。明日，明哲曰：「日昨闍黎轉語不稔，今請道，若道得，卽開粥飯相伴過夏。」洞山曰：「太尊貴生！」明哲乃開粥飯。健曰「看他豈不出入一問，逼得人死，當時洞山只能一出了事，下不得轉語。次日粥飯再逼轉語，脫口而出，果能不墮尊貴，運用靈活，則可趨入三層用處矣。」

僧到仙天便禮拜，仙天曰：「野狐鬼見了甚麼便拜？」僧曰：「老禿奴見了甚麼便恁麼問？」仙天曰：「苦哉苦哉！仙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終不補失。」仙天曰：「爭不如此？」僧云：「誰？」仙天乃呵呵笑曰：「遠卽遠矣。」健補之曰：「奈脚跟未點地何！」有等人執著個「甚麼」二字，或「誰」字，內外雙破，死在誰字疑情虛無渺杳中，不解出去，

更談不上脚跟點地的大機大用了。

僧參德山德閉門僧敲門，德問阿誰？僧曰：「獅子兒。」德乃開門，騎其項上而問曰：「畜生何去來？」僧無對。健代曰：「不騎自來！」言次掀德下，豈不痛快！良以不怕獅雄，只怕騎獅不得下背！

僧叩大同曰「抱璞投師請雕琢。」大曰：「不爲棟樑材。」僧曰：「恁麼卽卞和無出身處也。」大曰「擔帶卽伶俜辛苦。」曰：「不擔如何？」曰「不敎汝抱璞投師請雕琢。」健曰：「擔帶卽伶俜辛苦，道破出屠之所以然。」

僧問大同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大曰：「推倒老師有甚麼過？」健曰「往往有等禪師，示人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皆欲以者天上天下之神我，害盡天下蒼生。一般瞎漢，死死執著者箇，最難出也；打倒不惟無過，也且救他慧命，是釋迦眞兒孫。」

僧問大同，達摩未來如何？曰：「偏天偏地。」曰：「來後如何？」曰：「蓋覆不得。」健曰：「當知者蓋覆不得，便不在天地之間。」

僧問如訥，一念不生如何？如曰：「堪作甚麼？」僧無對。如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良价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衣鉢，者裏下得一轉語，始得。」有僧凡下九十六次語皆不契，最後始得一語。另一僧欲得此語，給侍三年未得，乃以刀逼之，曰：「直饒將來也無處著。」健曰：「此意在本層出處，姑許消得衣鉢；若就拙見，要想消此衣鉢，當知用處，徒然知空而不知有者，仍未消得衣鉢也。」健因別代曰：「謝和尚好意，我未曾讓他虛度。」

僧問雪峯，依佛剃度，何不認佛？曰：「好事不如無。」

僧問雪峯，寂然無依如何？曰：「無依猶病。」曰：「轉後如何？」曰：「船子下揚州。」

僧問元安，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

僧問元安曰：「學人歸鄉如何？」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

僧問：「香積飯甚麼人吃得？」元安答曰：「須知吃得的人，也須扶出。」

僧問本寂曰：「如何是常在的人？」曰：「適逢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的人？」曰：「難得。」

僧問本寂，如何保任？本曰：「如經蠱毒之水，不得霑著一點。」

僧問：「如何是法身之主？」本寂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便是？」曰：「斬！」

僧問本寂，常在生死海中，是甚麼人？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人誰接得？」曰：「擔鐵枷者。」

僧問寶蓋，一個無漏舍，何人居之？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曰：「不處。」

僧問一箭射三關，文邃對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麼卽知過必改。」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文邃召曰：「試爲某發箭。」乃良久而退。文邃打彼七柱杖，曰：「且聽箇亂統漢，心中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同曰：「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問：「如何中的？」同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健曰：「文邃明明說了放出關中主，主既放出，無的何能中耶？」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彥對曰：「是則被覆蓋。」健曰：「所謂出者，不但出第一層所入之境，亦當并能入之心亦出之此案說得極明顯，可與本節僧問大同達摩未來及來後一案同參。」

僧問：「千里作一息如何？」道閑曰：「送客遊庭外？」

僧問師備，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備曰：「用自己作麼？」

師備問皎然曰：「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作麼生觀？」曰：「請放皎然過，有商量。」師備曰：「作麼商量？」皎乃良久。師曰：「教阿誰委？」皎曰：「徒勞側耳。」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玄沙（即師備）問鏡清，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不見甚麼法？鏡清指露柱曰：「莫不是者箇法？」玄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吃，佛法未會在。」健曰：「玄沙得大用禪匠，處處指破出處，教人跳出鬼窟，足跟落地，實為第三層用處之代表人物。聞有玄沙專集，惜乎未曾入藏；坊間舊書肆亦屢訪未得。本人除凌婆、趙州外，頗敬慕玄沙，這事且置。究竟不見甚麼法？讀

者試參。玄沙不是說了，清水白米從汝吃嗎？這是三層用處意旨。若論本層，但須打倒此露柱便是。」

玄沙南遊，莆田排百戲迎之。異日，見小塘長老曰：「日昨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玄曰：「料掉勿交涉。」健別曰：「昨日今日甚麼語話，我不曾留戀。」

僧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興聖對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曰：「莫費力。」健曰：「常見禪書內有許多承當字樣，都是初層中一期方便，在本層中便不許了。」

林泉謁慈光，光送之，扶林下階曰：「款款莫教蹋倒？」林曰：「忽然蹋倒如何？」慈曰：「更不用扶。」林大笑。健曰：「龐蘊倒，其女亦倒，問之，則曰：『特來扶。』此之扶以身；與彼之不用扶以言，正相同也！」

僧問昭化，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閒卻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健曰：「回讀看第二章，高高山上立案，萬里無寸草案，可以比較初層與二層深淺次第不同處。」

僧問：「無佛無衆生如何？」懷惲對曰：「甚麼人如此？」

僧問：「呑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如何？」怜玨對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健別曰：「何不將此一點心也呑盡？」

月輪問弟子桐泉曰：「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如何？」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道匡問：「僧何處來？」曰：「劈柴來。」曰：「還有劈不破的也無？」曰：「有。」曰：「如何？」僧無對，道曰：「何不問我？」僧乃問。道曰：「賺殺人！」

僧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香城對曰：「一箇賺殺。」健曰：「此案與前案兩箇賺字同一毛病，不肯出得。」

僧問：「十二時中常在的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守玭曰：「消不得。」曰：「何故？」曰：「爲汝常在。」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到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曰：「是尹未在？」孚曰：「渠是徹底人。」孚曰：「待某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

何處去？曰：「九重城裏去」孚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孚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孚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遂舉前話。峯乃曰：「有渠語在。」孚曰：「者老凍膿，却有鄉情在。」健曰：「識彼倆皆墮在尊貴，不解出得。」

陸大夫問南泉（卽王老師）姓甚麼？南曰：「姓王。」曰：「還有眷屬否？」曰：「四臣不昧。」陸曰：「王居何位？」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正位。」健曰：「不居正位，卽是本層出處主旨。」其後石林鞏頌曰：「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

僧出禮拜，退後立。洪忍曰：「我不如汝。」僧應諾，洪曰：「無人處，放下著。」

僧問：「乾坤不著意，宇宙不留心，何如？」宗慧對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

僧問：「古人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溪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羅山義因乃展手。僧曰：「恁麼卽一路通，諸路亦然？」義曰：「甚麼諸路？」僧近前，義曰：「靈鶴煙霄

外，鈍鳥不離巢。」健曰：「此與元安所答同一口吻，見上文。」
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處曰：「不審。」石曰：「不必。」又到巖頭處，亦曰：「不審。」巖曰：「噓！」僧回步。巖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夾山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健曰：「欲詳活人劍，且看三層用處。」
南泉收生飯，曰：「生飯。」智堅曰：「無生。」南泉曰：「無生猶是末。」
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何却被水推大浪？」對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健曰：「依岸成迷，是以必出，此爲本層要旨。若出之後，不是徒然，必也隨流得妙，此則已入第四章三層用處矣。故以此案殿於本層出處。」

第二節　本層（出處）悟道因緣例選

裴休入大安精舍，見壁上高僧像，問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黃檗乃呼裴相公，公應諾，乃反問曰：「在甚麼處？」裴言下大悟。
僧謁華林，方展坐具，華曰：「緩緩！」僧曰：「和尚見箇甚麼？」華曰：「可惜許磕破鐘樓。」

僧乃大悟。健曰：「悟在破，不在樓，所以屬本層。」

德山宣鑒參龍潭曰：「黑龍。」龍乃點燭與德，德擬接；龍便吹滅，德乃禮拜。龍曰：「見甚麼？」德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健曰：「使當時德山接著，死在光明中，焉知黑龍之妙哉！」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人唱曲曰：「你既無心，我也無。」忽然大悟。

清豁於大章處得箇出處，睡龍爲集衆說其悟境。清豁拈香已，曰：「香已拈竟，悟即不悟。」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第一目　本層（出處）西來意案

僧問素玄，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對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的，不疑不會的。」健曰：「出層重在者不會不疑的。」

僧問道欽，對曰：「待吾滅後向汝說。」

仰山問潙山，對曰：「大好燈籠。」仰曰：「莫只者箇便是？」潙曰：「者箇甚麼？」仰曰：「大好燈籠。」潙曰：「果然不識！」

僧問龍雲臺禪師，對曰：「老僧昨夜欄裡失卻牛。」

僧問趙州，州下禪牀立。僧曰：「莫卽便是？」趙州曰：「老僧未有語在。」

僧問廬山田道者，答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僧問義忠，答曰：「龜毛拂子，兎角柱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答曰：「肉重十斤智無銖錙。」

僧問道膺，答曰：「古路不逢人。」

僧問居遁，答曰：「待石龜解語向汝道。」僧曰：「石龜語也。」答曰：「向汝道甚麼？」

僧問玄通，答曰：「咬骨頭漢出去！」

僧問永平，答曰：「不撒沙。」

僧問慶諸，慶曰：「空中一片石。」僧拜謝曰：「會麼？」答：「不會。」曰：「賴汝不會，會卽打破汝頭。」

第二目　本層（出處）家風案

僧問如敏家風，對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雲巖問圓智，對曰：「敎汝指點著堪作甚麼？」曰：「無這箇來多時。」曰：「牙根猶生澀在。」

僧問道匡，對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

僧問延沼，對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健曰：「此案與初層省念家風所對；萬仞巖前對看，卽知工夫淺深，故健在該案破以太高生，讀者回頭再看。」

第三目　本層（出處）牧牛案

天游頌牧牛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

僧問：「某甲愛殺牛，有罪否？」慧覺對曰：「無罪。」曰：「爲甚麼？」曰：「殺一箇，還一箇。」

健曰：「只怕殺一箇，死一箇。所以本層主旨在打破坐在死中的。所以古德云：『大海不停死尸。』」

第四目　本層（出處）拂子案

仰山參巖頭，巖舉拂子，仰展坐具，巖擲拂子於背後，仰收坐具，巖曰：「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健曰：「前半意在初層，後半在本層。巖頭只肯汝收，側重在本層，眼目極明顯。」

雪峯問江西來僧曰：「江西與此相隔多少？」曰：「不遙。」雪豎拂子曰：「還隔者箇麼？」曰：「若隔者箇卽遙。」雪峯便打。健曰：「打其不出者箇以外也。」健代曰：『雖不隔者箇，我卻不將者箇來。』則免除一頓打也。」

大覺到義玄，義舉拂子，大覺敷坐具，義擲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大衆曰：「此僧莫非是和尚親故，不禮不被打。」師喚大覺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曰：「不審。」便自歸衆。此段不審屬本層出處，然而不審之下，仍有吃棒分。何以故？若是健在，便責他曰：「審固任汝不審，也不輕可慢長老也。」此意則落在三層用處，大覺果是伶俐僧，則可答曰：「禮

也不難，爭奈人錯會著，好事不如無也。」仍可拂袖而去，則屬四層了處矣。讀者當先將全書讀完，然後將四層宗旨淸白了，再向第二章至第五章四層各別所引同案相對比看，自知工夫深淺，此事切忌含糊也。

第五目　本層（出處）看經案

仰山問善道，還假看教也無？曰：「分外之事，然若與他作對，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

第六目　本層（出處）送書案

巖頭看涅槃經，謂有三兩段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請舉一段，則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皆喪云。」

第七目　本層（出處）心案

新建因僧赴開元寺，曰：「我有一信付與寺主，汝將得去否？」僧曰：「便請。」新曰：「想汝也不奈何。」

寶誌大乘讚曰:「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南泉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臨濟曰:「心若不在,隨處解脫。」

西天五祖提多迦曰:「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慧滿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旨!」

六祖曰:「一切無心自性戒。」又曰:「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慧忠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看淨相!」

懷海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不守此無求,亦不住盡處。」

二祖求達摩安心,達摩曰:「將心來與我安。」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

第八目　本層(出處)身案

普願示衆曰：「王老師欲賣身，阿誰買得？」僧曰：「某甲。」普曰：「他不作貴價，也不作賤價，汝作麼買？」

僧問文偃：「萬機都盡如何？」答曰：「與我拈卻佛殿來，與汝商量。」僧曰：「豈關佛殿？」乃喝曰：「者謾語漢！」佛殿見前章第八目身案。

第九目　本層（出處）境案

僧問延宗潮山境，對曰：「不宿尸。」

夾山問佛日曰：「子未到雲居前在甚麼處？」對曰：「天臺國清。」又問：「天臺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乃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日良久，夾山乃許之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健曰：「此案不挂松蘿是本層意旨。至若弄潮人，夾山有意撥入用層，讀者可向第四章看下去。」

法眼問紹修曰：「萬象中獨露身，撥萬象不撥萬象？」紹對曰：「不撥。」法曰：「說甚麼撥不撥！」紹回地藏。地曰：「子回未久，何以卻來？」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地曰：「汝跋

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紹仍未喻。乃問撥不撥。地曰：「汝喚甚麼作萬象？」紹乃大悟。健曰：「見行在上根能一致，中根則見每高於行，下根則見亦不圓滿。禪宗首當偏重見，故曰：『但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見到行不到，則當眞參實悟，務求見行不二。此案紹修不撥之說，蓋已有第三用層見地，然對撥不撥兩邊境上未曾得出去，故未經第二出層之行證，故經法眼一撥，仍未能轉；再經地藏一問，喚甚麼作萬象？始在出層悟入。是故行人當先取得出層證量，然後在不撥中遊戲，雖曰不撥，而早已先撥；雖曰先撥，而亦不廢遊戲。故總不在撥與不撥兩邊，身與萬象不作一箇，亦不作兩箇。」

第十目　本層（出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無學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何供羅漢？」曰：「燒也燒不著，供養也一任供養。」曰：「還來否？」曰：「汝每日還吃否？」僧無語。健曰：「一任供養有本層出處意味，還吃否則又撥入三層矣，僧更難了，所以無學曰：『少有伶俐僧。』」

第四章　塔燈三層—用處

禪不是死的，然而也要到這步活用的田地，始得大機大用；若是沒有到家，便和大慧杲禪師那樣勸一切人都向湯鑊中行；獅子跳處，教犬也跳去，那有不喪身的？古德教汝先行大死一回，然而有許多人一死不起，古今埋沒多少禪人，也大可惋惜！於今所以要汝解出離者死的以後，活轉過來，漸次調錬，去使用他者個東西，水流花放，痾屎撒尿，何處不是他的活用？我者裏并不別標一箇甚麼用處，讀者切莫期待我這章裏面有個甚麼訣竅，叫做大機大用。只今問汝一句，現前你讀到這裏，有箇甚麼可咬嚼的給你？汝隨著字裏行間走去，又有個甚麼步影尋聲的作梗的東西在你心裏？天空中雲霞變現，似錦似絮，乃至油然沛然，都是一場遊戲；小兒觀電影一般，於汝何曾有個甚麼可執持、可把握的東西，去作大機大用？汝若是眞個大死了一回，又眞個解出去，也自然先在四威儀中便知個妙用，然後再如二祖一般，向賭場嫖院大煩惱窠中透過去，才算是湯鑊中行得度生一切方便，便都有

了，火裏紅蓮，任憑你行去，若還未到者步田地，切不可胡作亂爲。欺人容易，日後自己受報，却不容易，莫以爲見得到便行得去，不熟便不能生巧，在甚麼田地說甚麼話。」

第一節　本層（用處）開示及公案選

趙州寄拂子於眞定帥，囑其徒曰：「若問何處來，便向他道，老僧用不盡者。」

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便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健曰：「諸方皆稱趙、投得逸羣之用，信哉。彼二位大禪匠，皆有本集詳載問酬，健民惜未及見，然而天下烏鴉一般黑，讀者當於此案了知用處之唯一條件；『投明須到，不許夜行。』如果夜用無明，鮮有不同凡夫者矣！然亦不可夜中不用，用處正在夜中，夜明之珠，則在乎行人具眼也。」

雪峯問德山：「從上宗風，何法示人？」德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示人。」巖頭聞之曰：「德山一條脊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猶云較之講經法師猶好一點）健曰：「巖頭蓋譏其不得用處也。禪門中宗匠，頗有人能宣化一方，聲威遠

震，然其實際工夫不必超出一切禪人；亦頗有人功力到家，然其福德不能流佈十方。世間人事，尚不可以榮枯論得失，矧禪門中耶！是以讀者當別具隻眼，不可忽略五家宗主以外諸大德。若健民本人所最私淑者，不在臨濟、德山、溈山、仰山、法眼，而在凌婆、趙州、投子、玄沙、巖頭、龐蘊、丹霞等。」

德山接人，多用棒打，臨濟派人接取，當胸一柱。德山歸方丈；臨濟曰：「我從來疑著個漢。」巖頭曰：「只據目前一木杖，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健曰：「此案正如前案。巖頭譏其不能辨別機用。」健代曰：『好個知恩漢，且進來喝茶。』」

德山晚年頗受巖頭之益；病時，人問還有不病者否？曰：「有。」曰：「如何？」德曰：「阿爺！阿爺！」此即健所引用告果瑤者，見十四頁。

僧問清慕，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曰：「汝每日用甚麼？」曰：「恁麼即徒勞側聆。」清乃喝出。

溈山曰：「者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似山下庵主。主曰：「更舉看。」仰正擬

舉，主乃踢倒仰山因告潙山，潙山大笑。

明慧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

慧可二祖或入酒市，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問之，則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僧問文益曰：「浪子還鄉時如何？」曰：「將何奉獻？」曰：「無有一物。」曰：「日給作麼生？」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

西天十一祖富那奢夜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

西天十二祖馬鳴大士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原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西天二十二祖摩拏羅者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復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法騫詩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欲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馬祖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也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南嶽懷讓聞馬祖在江西宏法，派人前往，候其上堂問曰：「法師別南嶽來此作麼生？」答

35

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

洞山辭別道明，道曰：「廣作利益。」曰：「如何？」曰：「一物莫違。」健曰：「讀者試回頭看上面浪子還鄉案，僧答無有一物，此旨在初層耳；此案一物莫違，則屬本層用處意旨。文益反問曰：『給作麼生？』卽是本案一物莫違理。」

僧問齊安：「如何是本身盧舍那？」齊安曰：「與我將那瓶來。」僧卽取來，齊云：「卻送本處。」送訖，復問，齊曰：「古佛過去久矣。」

龐居士參法常曰：「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法曰：「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與麼則百雜碎也。」法曰：「還我核子來！」健曰：「此意旨尚在二層出處。」健別曰：「酸。」」法常將寂，告門人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忽聞鼯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吾今逝矣！汝等各自護持之。」

歸宗剗草次，某僧來參，值師見一蛇，以鋤便钁。僧曰：「久嚮歸宗，却只見個粗行沙門！」歸曰：「汝粗？我粗？」僧問：「如何是粗？」歸豎起鋤頭。問：「如何是細？」歸作斬蛇勢。問：「與

麼則依而行之?」歸曰:「依行且置。你何處見我斬蛇?」僧無語。健代曰:「只爲大細,我固不見。」此答二層意旨。又代曰:「只爲大粗,師也不必相謾。」則答在本層用處矣。

李刺史問歸宗曰:「大藏教明個甚麼事?」歸舉拳。李曰:「不會。」歸曰:「者個大拳也不會?」又曰:「遇人卽途中授予;不遇,卽世諦流佈。」健曰:「在二層出處意旨,則正好讚其不會。在本層用處,則師資相傳,卽此大拳。臨濟悟道一案,可以佐證。拈詩曰:『臨淵何必羨漁臺?結網還從舊路回。忍辱縱能胯下去,不如還手脇間來。』此則記臨濟還拳報恩事也。」

兩堂爭貓,普願曰:「道得卽救。」衆無對,普乃斬之。趙州自外歸,聞前話,乃脫履安頭上出。普曰:「汝若在,卽救得。」

普願洗衣次,僧曰:「和尙猶有者個在。」普提起衣曰:「爭奈者個何?」健曰:「學人每提起衣就忘記洗,洗衣就忘記提起,所以體用不得同時。」

松山命龐蘊飲茶次,龐舉托子曰:「人人盡有分,爲何道不得?」松曰:「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龐曰:「兄何以道得?」松曰:「不可無言也。」

道吾一日從外歸，椑樹問何處去來？曰：「親近來。」曰：「用皷兩片皮作甚麼？」曰：「借。」曰：「他有從汝借無有作麼生借？」道曰：「只爲有，所以借。」健曰：「不到道吾田地，誰能知有？」

仰山蹋衣次，提起問潙山曰：「正恁麼時，和尙作麼生？」潙山曰：「我者裏無作麼生。」仰山曰：「和尙還見伊麼？」潙山曰：「汝有用無身。」至夏間，潙山忽問曰：「春間有話未圓，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塑。」潙乃曰：「停囚長智。」健曰：「身、用原不可分。特初機只能有身，不能出用；或雖起用，而已離身。不得身、用同時。故切不可要初機起用，但得本，莫愁末。他日縱能起用，亦當知用在本身，非關他事。任運之用，非作爲之用；離能所之用，非有對待之用。此案大可細參。」

曇照平生常稱「快活！快活！」臨終却叫苦。曰：「閻王取我也！」院主曰：「和尙昔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曇乃擧起枕子曰：「汝道當時是，於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曰：「此時但掩耳出去。」健曰：「此案與上文所選德山喚阿爺案正相同。」

風吹石幢倒，僧問趙州曰：「作凡去？作聖去？」趙曰：「也不作凡，也不作聖。」僧曰：「畢竟作麼生？」趙曰：「落地去也。」健曰：「趙州自經王老師指點平常心是道，他便活用無盡。」

庵主舉火筒示僧曰：「會麼？」曰：「不會。」曰：「三十年用不盡的。」曰：「三十年前用個甚麼？」庵主無對。健代曰：「火筒。」

座主念佛，小師呼和尚而不白事，座主問三呼何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也。」法燈代座主曰：「咄叱！」健別代曰：「你道我喚他有甚麼事？」

僧辭趙州，州囑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曰：「恁麼便不去也。」健別曰：「若是健民，無佛處也不住，有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便舉。」

玄覺聞鳩鳴，問僧是甚麼聲？僧曰：「鳩鳴。」玄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健代曰：「你謗？我謗？」就本層用處意旨確是玄覺謗法；若就初層入處，則是此僧謗法也。

僧謂趙州曰：「久嚮趙州橋，到來只見掠杓。」趙州云：「汝只見掠杓，不見趙州橋。」僧問：「如何是趙州橋？」趙曰：「過來！過來！」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僧問趙州，和尚入地獄否？曰：「入。」曰：「何故？」曰：「不入，阿誰教化汝？」

僧問趙州高壽，趙曰：「一串念珠數不盡。」

僧問靈鷲閑，曰：「寂寂無言，如何視聽？」靈曰：「無縫塔前雨水多。」

雪峯來甘贄行者家，甘閉戶而召曰：「請入。」雪乃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

仰山隨溈山開田次，問曰：「者頭恁麼高，那頭恁麼低。」溈曰：「水能平地，但以水平。」仰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山然之。

雪峯問志勤：「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如何？」對曰：「水中魚、山上鳥，意旨如何？」雪曰：「高可射兮低可釣。」

僧問法眞，法傳何人？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曰：「火爐，露柱。」

僧問陳尊宿教意提綱，曰：「佛殿裏燒香，山門外合掌。」

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如何？」陳尊宿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

冬瓜。」

慧然謁德山，展坐具。德曰：「莫展炊巾，者裏無有餕飯。」慧曰：「縱有也無著處。」德以杖打之，慧接著，却推倒德山。德大笑。慧哭蒼天而出。健曰：「爾於餕飯一案，尚有其他公案可以證明徒然解出而不解用，不能到三層境地。」

有僧從西京來謁雲山，山問曰：「有書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山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誰吃餕飯殘羹？」山曰：「獨有闍黎不甘。」其僧作嘔勢。山喚侍者扶出病僧，僧乃去。健曰：「果是解用，僧當謝師翻陳出新之恩於無盡也。」

僧問如寶，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如曰：「不過此問。」

僧問敎和尚，如何著力？敎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又問：「如何不著力？」敎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寶應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是某甲問處。」曰：「汝問處作麼生？」曰：

「失。」應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聞人舉此語，方悟，却回參師，應已圓寂，遂禮其徒風穴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照顧不著。」風穴肯之。健曰：「此用處正是在失處，所謂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溈山上堂，僧曰：「請爲衆說法。」溈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雪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曰：「雪峯錯過古人事。」雪問之，玄沙曰：「溈山被僧一問得百雜碎。」健曰：「玄沙解用，故如此云云。此正是溈山從出處才到用處之口調，大是溈山本人工夫，與老婆心何干？」

溈山冬月問仰山曰：「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溈山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不曲，和尚如何？」溈曰：「直須隨流。」健曰：「『大家在者裏』意旨只在初層入處，『直須隨流』才是本層用處。」

溈山睡次，仰山至，乃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溈曰：「我得一夢，試爲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溈洗面，香嚴來，溈山亦請原。香送一碗茶。溈山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健

曰：「我若在旁聞此語，一口吐却。」

僧問：「離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浮石答曰：「金木水火土。」健曰：「時人總以爲禪和別有一套祕密，別有一條終南捷徑；殊不知最直不如當體，最捷不如現成本地。若是存心離開五行，別謀一個不落五行者，便十萬八千里也。解用的人，五行正是好用處，有甚麼落不落？」

道吾舉劍，僧問劍從何來？乃擲於地。僧拾上，道吾反問：「劍從何來？」僧不能對。道吾拈劍而舞曰：「恁麼始得？」健曰：「讀此案，當知上案遊戲五行，亦復如是；劍有個甚麼來不來，要在當人任運遊戲耳。」

僧問：「隨緣不變，忽遇知音如何？」延沼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健曰：「回頭看上面萬仞峯前一案，始知深淺不同。」

僧問臨機一句，延沼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僧問百了千當如何？延沼曰：「不許夜行，投明便到。」健曰：「此蹈襲投子語見前。」

僧問二時如何？延沼曰：「攜籮挈杖。」

麻谷問：「十一面觀音豈不是聖？」眞應對曰：「是。」麻谷一摑，眞應曰：「想汝未到此境。」健曰：「不到此境，誰敢答個是字？」

行思問石頭，有人道嶺南有消息。石頭曰：「有人不云。」行思曰：「犬小藏從何來？」石頭曰：「盡從者裏去，終不少他事。」行思然之。健曰：「就此案亦有深淺三層。嶺南有消息，卽是初層入處；有人不云，卽是二層出處；終不少他事，卽是本層用處。解出去卽可以用去，所以一案亦可多層；余爲此已另編一章，下詳。」

天然由石頭到馬祖處，馬祖問曰：「石頭路滑，曾蹋倒汝否？」天然曰：「若蹋倒卽不來。」

僧問擬還鄉如何？惟儼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卽不歸。」曰：「汝欲須歸，我示汝休糧方，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健曰：「不得咬破一粒米，却仍二時上堂者意旨，與趙州雖然一個牙齒，却粒粒咬著正相同。」

藥山惟儼派僧化緣於甘贄，甘問：「將得藥來否？」僧曰：「行者有何病？」甘乃供兩錠銀。

曰：「若有人卽送來，無人便休。」惟儼乃命送還，甘添銀再供上。健曰：「僧所答落在空邊，不假用處，有人送還，故得救，是以添銀供之，此供惟解用者堪受也。」

惟儼夜上堂不燈，大衆黑集，惟曰：「我有一句，待特（牛而大者曰特）生兒卽道。」有僧曰：「特已生兒也，何不道？」惟呼把燈來，其僧藏身入衆。

石樓問僧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否？」僧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石曰：「汝受戒多少夏？」答曰：「三十夏。」石曰：「大好不見有人。」乃打之。健曰：「打其不解用也。」

米倉坐次，僧到，繞三匝，敲牀三下，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參衆。」米曰：「甚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米打僧一柱杖。僧曰：「幾落情識，荷荷！」米倉曰：「村草步頭，逢著一個，有甚麼話處？」僧曰：「且參衆去。」健曰：「好箇伶俐僧。」

藥山齋次，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沙彌曰：「第二」藥山問：「如何是第一？」高就桶心舀一杓飯，便出去。健曰：「此所謂第一、第二與層數不同；第二指二層，擲下故；第一指三層用處，謂其高於二層出處也。尋常日用，大須努力！」

35

仰山別善道，善呼曰：「闍黎。」仰應諾。善曰：「莫一向去，已後卻回者邊來。」健曰：「此案極明顯，指點出後必知個用處也。」

平田來，茂源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便失，閉口便喪，恁麼時請師道。」茂源以手掩耳而已。平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茂曰：「著甚麼死急！」平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檢點。」健曰：「開口便失者，忘第一層入處之管帶也；閉口便喪者，缺第二層出處之救濟也；一步易者，掩耳也，徒出不能用；二步難者，出後之妙用也。然而果能在一步上出得透闢，自然不行自到，可以運用著甚死急者，正救平田二步難之急也。古人如此互相勉勵，豈是後世狂慧禪人所可比擬者哉！」

大衆集，光仁出方丈，將至禪牀，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個問訊，將來還有麼？」既升牀，有僧出，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便歸方丈。翌日，人問其旨，乃曰：「齋時有飯與汝吃，夜後有牀與汝眠，逼我作麼？」僧禮，師曰：「苦！苦！」僧請直指，師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健曰：「以三層用處接一切衆，鮮得其機，誠然苦苦。至若後世但有三層見解，而本身全無

三層之證量，則更苦矣。」

僧問有漏，令遵曰？「笊籬。」又問無漏，則曰：「木杓。」

天臺韶來，約禪師問船來？陸來？曰「船來。」曰：「還逢魚鼈否？」曰：「往往遇之。」曰：「遇時作麼生？」曰：「咄，縮頭去。」約大笑。健別曰：「咄，縮頭隨波去。」

洞山謂慶諸曰：「直須萬里無寸草去。」又曰：「無寸草作麼生去？」慶曰：「出門便是草。」洞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健曰：「從洞山之歎，可見雖在唐代禪風之盛，猶難得幾個知有知用的；其後宋朝大慧杲千言萬語，總以用處勉人，殊欠的當，從上古德所勉，猶在萬里無寸草處行上不可不如此也；若在見上，則從入至出，從出至用，乃至了處，要在最先一眼看透也。健別有四句偈曰：『落路下草易，萬里無草難，萬里一草易，百草頭上難。』工夫不在口上而在足上，要不可自欺也。」

僧密與洞山過水，洞曰：「莫錯下脚。」密曰：「錯卽過不得也。」洞問：「不錯如何？」密曰：「共長老過水。」

僧問僧一曰：「如何是毘盧佛？」僧一曰：「不超越。」

僧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元安對曰：「春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

僧問月輪，如何是道？月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健曰：「禪書中常常用木馬、石女等喻者，就是前二層中事。這些木石發出用處，則屬本層；在行證中，根本不稀奇，讀者不可在字面上錯會。」

僧問道膺，如何是向上人行履？答曰：「天下太平。」

僧問居遁祖師是無事沙門耶？答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又問：「何以故？」曰：「覓一箇難得。」

僧問：「如何是密室中人？」遁儒對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

僧問：「如何不落階級？」師彥曰：「排不出。」曰：「何故？」曰：「他從前無階級。」曰：「居何位次？」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

道閑問定慧：「上庭從何處來？」曰：「遠離巴蜀，近發開元。」答畢，近前曰：「卽今作麼生？

」道曰：「吃茶去。」定不退，道又曰：「秋氣稍暖去。」乃出，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

雪峯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玄沙聞之曰：「忽遇鏡破如何？」曰：「胡漢俱隱。」玄沙曰：「老和尙足跟猶未點地在！」健代曰：「胡漢現成。」

玄沙曰：「盲聾啞來如何接？竪拂不見，共話不聞，口復暗啞，汝作甚麼商量？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僧曰：「三種人還許商量否？」玄曰：「汝作麼商量？」其僧珍重出。玄曰：「不是！不是！」桂琛反問曰：「有眼耳如何接？」玄曰：「三種病人卽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惟謾他，兼亦自謾。」

僧問：「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會？」玄沙曰：「用會作麼？」僧亦曰：「用會作麼？」玄沙曰：「明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健曰：「玄沙蓋責其不解用也。」

韋監軍舉曹山甚奇特。玄沙曰：「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旁僧問曰：「曾到否？」曰：「曾到。」韋問：「多少？」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卽上座不曾到。」韋卻起禮師。玄曰：「

35

監軍卻須禮此僧，此僧卻當具慚愧。」健曰：「玄沙責監軍不解用處；此僧答在用層，然偶然如此，并非確知用處，并前入處、出處尙不及知，故當具慚愧也。」

韋監軍問曰：「日用不知如何？」玄沙拈起果子曰：「喫。」韋喫已，再問，玄沙曰：「只者是。」健曰：「日用不知，比比皆是，不經過出處、入處的人，以爲與凡夫無異也。」

僧問：「維摩、文殊對談何事？」悟眞曰：「惟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僧問興聖曰：「如何是教外別傳的事？」曰：「吃茶去。」

靈照指半月問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對曰：「莫妄想。」靈曰：「失卻一片也！」

僧問：「點鐵成金如何？」靈照曰：「還知點金成鐵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弘湼對曰：「更進一步。」健曰：「古人所謂一步，與本書所謂一層，沒有甚麼分別。」

雪峯舉國師碑文『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也。」弘瑫亦舉拳，則曰：「只爲

喚作拳也。」

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弘瑫對曰：「留口吃飯。」

從展命徒迎隆壽長老云：「莫將侍者來。」曰：「不許將來，焉能離得？」從曰：「大煞恩愛。」壽無對，從代曰：「更謝上足傳示。」

僧問潮山，延宗對曰：「不宿死尸。」又問山中人，曰：「石上種紅蓮。」健曰：「前答不宿死尸，屬前第二層出處；後答石上種蓮，屬本層用處。要在種在石上也。石上要有不宿死尸的器量，才可種紅蓮。」

僧問太原孚上座：「何謂觸目菩提？」孚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孚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僧問法義曰：「動念卽乖，擬心卽差，學人如何進道？」法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僧曰：「卽今如何？」法曰：「早成差也！」

僧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奉璘對曰：「愛。」僧曰：「既是善知識，如何却愛財色？」奉曰：「

35

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清法對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

僧問：「如何湊得古人機？」清法對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僧問瑫禪師曰：「古鏡未磨時如何？」曰：「古鏡。」曰：「磨後如何？」曰：「古鏡。」

僧問契如，如何同避生死？對曰：「符到奉行。」僧曰：「被生死拘將去也！」契曰：「阿爺爺！」健曰：「此與上面德山呼阿爺正相同。」

僧問：「如何是沙門行？」道匡對曰：「非行不行。」

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無？」興悟對曰：「誰是衆生？」曰：「恁麼總成佛去也？」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曰：「汝是衆生！」

僧問藏用曰：「法身受苦否？」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卽受苦去也。」曰：「有甚麼罪過？」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文欽對曰：「吃茶吃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僧問：「碌碌地如何？」靈龕對曰：「試進一步看。」

大衆雲集請文益決疑，對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

僧問辯隆，向上事如何？對曰：「脚底下。」僧曰：「恁麼卽尋常踐履。」曰：「莫錯認。」

丹霞參古寺禪師，粥熟，行者盛師，又自盛吃，不與丹霞，丹乃自盛。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何不責行者無禮？」古寺曰：「淨地上莫點汚人男女。」丹曰：「幾不問過者老漢。」

巖頭在甘贄行者家過夏，補衣次，行者過，巖頭以針作劄勢，行者整衣欲謝，其妻問作麼生？行者曰：「說不得。」妻曰：「也要大家知。」行者告之，妻曰：「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飮水一回噎。」其女曰：「誰知大地人性命被𨫼上座（卽巖頭）劄將去也。」

昔有一婆，建庵供一禪和，經二十餘年，令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此女抱彼而問曰：「正當與麼時如何？」禪和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燒卻庵。健代曰：「急水灘頭好進篙。」此旨屬本層禪和所

答則在初層，不僅是個俗漢，亦且是個死漢。

尼到趙州問密密意。趙州探其穴，尼曰：「和尚還有者個？」趙州曰：「某無者個，汝卻有者個。」

玄沙見僧到，自打普請鼓三下，乃歸方丈；僧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侍者白玄沙曰：「新到僧輕慢和尚。」玄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已，新僧不赴。玄沙令侍者去喚。新到僧才出僧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曰：「和尚喚汝。」侍者去玄沙處，僧仍歸僧堂久住。侍者問玄沙：「和尚何不勘新到僧。」玄沙曰：「我與汝勘過了也。」健曰：「賓主如此，方是機用，方是啐啄，方是啐啄同時失。」

普擇蕨次，南泉舉一莖曰：「這個大好供養。」智堅曰：「百味珍羞，他也不顧。」南泉曰：「雖然如此，個個須嘗他始得。」健曰：「智堅所答意旨只在二層出處。」

閩王送玄沙上船，玄沙扣船曰：「大王爭能出得者裏？」王曰：「在者裏多少時也。」歸宗柔別曰：「不因和尚不得到者裏。」健曰：「王所答在第二層，歸宗別答欲出而不及用。健

皆不以爲然，因別代曰：『開船也，後會有期。』」

僧問老宿曰：「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曰：「何曾密？」歸宗柔別曰：「你因甚麼得見？」健曰：「玄沙蓋消極否認其密，歸宗柔亦以密對密耳。因別代曰：『客來依舊寒暄。』當知密在尋常日用，方算眞密；不顯奇特，方算眞密。」

院主去石室，卻回，雲巖曰：「入石室看，如何便回？」院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有人佔了。」雲曰：「汝去作甚麼？」洞曰：「不可人情斷絕。」

第二節　本層（用處）悟道因緣例選

天皇侍者崇信問曰：「何不示我心要？」天皇曰：「自汝來，吾未嘗不示。」曰：「何處？」曰：「汝擎茶，吾接之；汝行食，吾受之；汝和南，吾點頭。」崇信良久，天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崇信當下開悟，曰：「如何保任？」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聖解。」

善會之侍者無所用心，久別歸省，問曰：「和尚有奇特事，何不早敎？」善會曰：「汝蒸飯，吾

著火汝行益吾展鉢；甚麼處辜負汝？」侍者言下大悟。健曰：「誰知奇特事，原在日用尋常間。」

第三節 同案別層選

第一目 本層（用處）西來意案

坦然問慧忠國師，答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國師開合其目以示之。

崇慧答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華綠蕚間。」

行思答曰：「廬陵米作甚麼價？」

馬祖答曰：「卽今是甚麼意？」

僧問寶徹，寶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寶打之。

僧問大梅，答曰：「西來無意。」鹽官聞之曰：「一個棺材兩具屍！」玄沙曰：「鹽官是作家。」健曰：「玄沙讚鹽官，謂其能了本層用處也。」

無業問馬祖，祖答曰：「大德正鬧在，別時來。」無業才出，祖呼曰：「大德！」無業回首，祖曰「是甚麼？」無業便領悟禮拜，祖曰：「者鈍漢禮拜作麼？」其後雲錫曰：「甚麼處是汾州正鬧？」

僧問志勤，對曰：「井底種林檎。」僧曰：「學人不會。」志曰：「今年桃李貴，一顆值千金。」

僧從虔州來，問如敏，對曰：「童子莫徭兒。」曰：「如何？」曰：「汝從虔州來。」

僧問堯山，對曰：「仲冬嚴寒。」

洑水對曰：「還見庭前花藥欄否？」

奉師對曰：「東壁打西壁。」健曰：「此答理趣證量同時，非過來人不知，莫謂全是機鋒耳。」

僧敲門，侍者開去，僧人禮問，靈觀曰：「適來出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

僧問，文喜乃喚院主曰：「者僧患瘋癲。」

僧問，了悟乃舉拂子，僧曰：「莫者便是？」師放下拂子。

僧問，歷村乃舉茶匙子，僧曰：「莫者便是？」歷卻拋向火中。
演教對曰：「今日明日。」
僧問，翠微對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僧曰：「無人也，請說。」翠下牀，引入竹園已。僧曰：「無人請說。」翠指竹曰：「者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僧大悟。
投子對曰：「不諱。」
仁本對曰：「還見庭前杉樧樹麼？」
師訥對曰：「可煞新鮮。」
悟空對曰：「汝道此土還有也無？」

第二目　本層（用處）家風案

法眞答曰：「赤土盡簸箕。」曰：「何解？」曰：「簸箕有脣，米不跳出。」
國淸院奉師答曰：「臺栟椅子，火爐窗牖。」
勝光答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

豐德答曰：「觸事面牆。」又問本來事，答曰：「終不更問人。」
如寶答曰：「飯後三碗茶。」
眞禪師對曰：「枕爬钁子。」
微禪對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淡黃虀。」曰：「上客來如何？」曰：「吃則從君吃，不吃任東西。」
昭化對曰：「隨處得自在。」
澄靜對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明達對曰：「一切處現成。」
僧問萬安家風，資化對曰：「苔羹倉米飯。」問上客如何？曰：「飯後三巡茶。」

第三目　本層（用處）牧牛案

臨濟問杏山曰：「如何是露地白牛？」曰：「吽。」臨曰：「啞卻杏山口。」曰：「老和尚如何？」曰：「者畜生。」

雪峯問僧曰：「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雪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如何作牛？」雪曰：「有何罪過？」

玄沙曰：「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牛。」健曰：「看他撩著便提，還有甚麼事不是的？須臾不失，還有甚麼時不是的？如今一般口頭禪和對玄沙平日所評語，足跟未點地一句，好生慚愧始得。」

南泉（卽普願又自稱俗名王老師）將順世，第一座問何處去？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隨和尚還得也無？」曰：「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健曰：「牧牛案初層切忌犯人苗稼，三層當知銜草，工夫自有深淺，并非矛盾也。」

江南國主問老宿曰：「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知向何處放？」老宿無語。歸宗柔代曰：「好放處。」健曰：「歸宗所代，仍在二層出處；若健在，當時必別對曰：「處處好放何曾虛度？」

雲門潭州北智賢除夕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

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智曰：「作甚麼？」曰「和尚宰牛不納皮角。」智將帽擲於地上，維那便拾去。智下禪牀，攔胷擒住，叫曰：「賊！賊！」維那將帽子覆智頂曰「天寒且還和尚。」智哈哈大笑，便出去。健曰：「露地白牛是初層入處，宰之是二層出處，納皮角和禦寒是本層用處。」

第四目　本層（用處）拂子案

僧問靈雲，佛未出世？靈舉拂；又問已出世？又舉拂。復問雪峯，峯初舉，次放，僧禮拜，雪打之。玄沙曰：「譬如有人賣一片園，四界都已入契，中心有一樹，猶屬我在。」健曰：「僧之欲禮放拂者，正所謂有一樹也，雪峯故打之。實則靈雲之復舉，正屬本層妙用；雪峯苟放後不打，反落在第二層，不信余言，可看下案。」

雪峯上堂舉拂曰：「這個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雪復舉拂，僧曰：「這個原爲中下人。」雪乃打之。健曰：「初舉表一層，苟如前案放下，表二層出也；復舉，表本層用也。

二舉雖相同，然前者表體後者表用。中間曾經過一個大死一回，死去活來，乃有妙用。一般狂禪和總以掃蕩一切爲究竟，安能出此妙用耶！」
僧問某禪和曰：「古人舉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對曰：「不當。」曰：「古人作麼生？」師舉拂子。
僧至，桂琛舉拂問之曰：「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曰：「見我舉拂，便謝示；汝見山見水，何不謝示？」又一僧至，桂琛亦舉拂，僧乃讚歎，桂曰：「那裏掃地舉掃帚，汝何不讚歎？」
趙州寄拂子於眞定帥，曰：「若問何處來，便道老僧平生用不盡底。」健曰：「所以本層名用處，當知用的端底始得；這用字不是我杜撰的，唯是我發現的而已。」

第五目　本層（用處）看經案

惟儼看經次，李翺見之，曰：「見面不如聞名。」惟呼之，李應諾，乃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因問如何是道？乃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翺有

詩讚之曰：「鍊得身形是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健曰：「世多以青天爲道，而以雲爲妄念，有遮青天，不知解用的人，正好在天空中興雲作雨，普濟蒼生去也。是個無漏瓶子，焉能不貯水？解用的人，觸處是道，何獨經書不然？要到者步田地，方許看經耳。」

仰山榜門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侍立，仰山捲卻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仰山曰：「汝以後會在。」僧以告巖頭，巖曰：「我將謂彼故紙裏埋卻，元來猶在。」

臨濟夏半上山，見黃檗在看經，臨濟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豆和尚。」黃打趁令去。臨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健曰：「粗漢欠細緻。」

陳尊宿看金剛經，陳操問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陳尊宿舉起經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又一日，看涅槃經次，僧問看甚麼經？陳舉經書曰：「者個是茶毘品最末後。」健曰：「看經案答案最多，惟尊之對，直截了當。」

歸宗柔問僧看何經？曰：「寶積。」曰：「既是沙門，何看寶積？」僧無對，柔自代曰：「古今用

無極！」

第六目　本層（用處）送書案

石頭希遷代靑原送書南嶽讓，未呈書，卽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懷讓便休，遷回曰：「信也不通，發時蒙和尙許個鈯斧子，便請取。」行思垂一足，遷乃禮拜，旋辭往南嶽。玄沙曰：「大小石頭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健曰：「只爲石頭墮在尊貴，但知向上，不能向下用處，所以當時行思批評曰：『未在』而以垂足啟發之，事後又被玄沙批評。然其後噓隱峯，檅馬祖，不得謂爲不解用。」

百丈懷海問誰可傳語西堂？五峯曰：「某甲去得。」懷曰：「汝如何傳語？」曰：「待見西堂便道。」曰：「道甚麼？」曰：「卻來說似和尙。」

西堂爲馬祖送書於忠國師，師問汝師甚麼法？西乃從東過西立，曰：「只這個，更別有耶？」西乃過東立，師曰：「這個是馬祖的，仁者作麼生？」曰：「早已呈似和尙了也。」

道熙爲福保送書大王尉，尉曰：「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又屈著大尉來問。」大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嚙草木馬解含煙。」曰：「某甲惜口吃飯。」大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曰：「驢馬不同途。」曰：「爭得到此？」曰：「特謝大尉領話。」

第七目　本層（用處）心案

馬祖曰：「平常心是道，無造作、是非、取捨、斷常、凡聖。」

慧覺問閩王曰：「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曰：「請向那邊問。」王曰：「禪師莫謾人即得。」

龍牙禪師頌曰：「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同安破無心曰：「須知本自靈空性，將喻紅爐焰裏蓮；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健曰：「無心屬二層，火裏紅蓮屬三層，即所謂隔一重關。然未證無心者，談不上火裏紅

蓮。所以古人常說要到者步田地始得。若不能在二層無心中大死一回，只憑一點見地，便口談向湯鑊中去，徒是乾慧而已。」

牛頭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勞名相，直說無煩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僧問本來心，靈端答曰：「坐著毗盧頂，出沒太虛中。」健曰：「前句屬二層，出沒屬本層。」

僧問古佛心，省念對曰：「鎭州蘿蔔重三十斤。」

僧問：「如何是道？」居遁曰：「無異人心，若人體得，始是道人。除卻著衣、吃飯，無絲毫異於人心，無誑人心；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

長慶問：「見色卽見心，還見船子麼？」從展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從展卻指船子。

僧問古佛心，貞邃對曰：「山河大地。」

僧問一念未生，投子曰：「眞箇謾語！」

第八目　本層（用處）身案

僧問投子曰：「如何是火裏藏身？」對曰：「有甚麼掩處？」

普願曰：「王老師賣身，阿誰買？」僧曰：「某甲。」普願曰：「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趙州代曰：「明日與和尚縫個布衫。」健別曰：「早晚時價不同，目下一言爲定。」

誌公曰：「每日拈香，不知身是道場。」玄沙曰：「每日拈香，不知眞箇道場。」健曰：「畢竟點點沙玄。」

第九目　本層（用處）境案

僧問靈峯境，志恩對曰：「萬疊青山如飣出，兩條綠水若圖成。」僧問境中人，對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第十目　本層（用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亡僧遷化何處去？」崇慧答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

僧問景岑，南泉遷化何處去？景答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問：「此意云何？」曰：「要騎卽騎，要下便下。」

全付答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問：「還受祭祀也無？」曰：「不無。」曰：「如何？」曰：「漁歌舉權，谷裏聞聲。」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齋，衆才集，楊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師曰：「首座作麼生？」首座曰：「和尚休揑怪！」楊曰：「兎子吃牛乳。」

第五章　塔燈四層──了處

上層用處雖然異於凡夫觸處成執之用，畢竟有些不乾淨、不純潔，原因就是隱隱有些功力在中運轉者裏；要你知道半點渣兒也須了卻，古德達到完全了卻的境地固然很少，就是在見地上能通達了處的人也不多，所以者裏也難選上許多公案。上面二層出處與本層了處，容易被人誤作一樣；其實他們相隔一層用處，所以相差很遠。出處才出離所悟境地，出離死水，出離不究竟、不圓滿的光明，出離所謂露地白牛，出離所謂光灑灑、圓灼灼、冷湫湫，那些幾乎等於弄精魂的鬼窟裏的東西。了處的能了、所了，都不是三界的四禪八定中的東西，也不是心意識的東西，實在者中間已無能了、所了；功力不到家的人，說來也不知道，已到家的人不說也自然明白。我現在勉強來說，都只因為有些狂禪和太籠統、太顢頇，讀者切不可在此妄生執著，以為有箇甚麼能了、所了了處也。

第一節　本層（了處）開示及公案選

寶誌曰：「欲施功，終不了！」

歸宗、智常與南泉將別，煎茶次，南泉曰：「從前與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如何答對？」歸宗云：「者一片地大好卓庵。」南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智常乃打却茶銚便起，南曰：「師兄吃茶了，某未曾吃。」智常曰：「作者個語話，滴水也消不得。」健曰：「不是南泉不能拈出，不是智常不能了却，歸宗卓庵只在上層用處耳。」

南泉住庵時，一僧到，南囑曰：「我上山去，齋時汝自先喫飯，再送一份來山。」少時，僧自吃了，却一時打破家事而臥。南久候未來，便歸庵；亦一邊臥，僧乃起去。南泉後為人道：「我昔住庵時，有一個伶俐僧，直至於今不見。」健曰：「嗚呼！燈錄而外，多少無名英雄，不是南泉具眼，并此無名之名，亦不見錄矣。」

石林向龐居士曰：「某將借問，請勿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石林曰：「原來惜言句。」居士曰：「者個問訊不覺落地便宜。」石林掩耳而出，居士云：「作家！作家！」龐公師友皆一時禪門龍象，本層了處公案，多與龐公有關；蓋所謂棋逢對手也。讀者請再看下去，

白日挑燈看下去。

松山請龐公吃茶，龐擧托子曰：「人人盡有分，如何道不得？」松山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兄何以道得？」松曰：「不可無言也。」龐曰：「灼然。」松便飲茶，龐云：「何不揖客？」松云：「誰。」曰：「龐公」松云：「何須更揖？」丹霞聞之曰：「若不是松山，被老翁作亂一上。」龐曰：「何不會取未擧起托子時？」健曰：「本案看到『不可無言也』則屬三層用處，所以在該章中已選取此後『何須更揖』及『未擧托前』則屬本層矣。當知未擧托前法爾本了，既飲茶後，亦復本了也。」

浮盃與凌行婆茶次，婆問：「盡力道不得的句，還吩咐阿誰？」浮曰：「浮盃無剩語。」行婆曰：「某甲不恁麼道。」浮盃反問，行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愁苦。」浮盃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也。」南泉聞之曰：「浮盃爲老婆摧折。」婆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問何故？婆乃哭曰：「可悲可痛！」問澄一會麼？澄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痲似粟。」澄一擧似趙州，趙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啞口。」澄一

問如何？趙州打澄曰：「者伎死漢不打待何時？」婆聞曰：「趙州似合吃婆手棒。」趙州聞之，亦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歎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趙州遣人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拳，趙州聞之，乃頌曰：「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以頌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健曰：「此案中人皆禪門老宿，然除婆外，每易忘失第四層早已了卻的風度，稍涉轉折，便被婆喝斥；婆自己因此亦不免走作，如云：『趙州合吃婆手棒。』故亦被趙州痛哭，然無論趙州或行婆，彼此在者個了卻中間，亦別無法爲人，故只有悲痛，只爲者早已了卻的只有行功到家的人才知。然在地獄中人，對此也不少分毫，時間不離分秒，空間不離分寸，又疾又直。其實兩頌中早已說時遲，那時快，原用不著的；所以說是盡力道不得的，還吩咐阿誰？當時浮盃掩耳而出，則少卻者一番又長又臭的拖下這個公案來。」

僧問香嚴曰：「正因如何是無事？」香曰：「我不停留。」又云：「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方便，亦是爲人，若那邊事，無有是處。」健曰：「看他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可知要層層

了得乾淨始得。」

僧問婆子：「台山路何處去？」婆子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趙州，趙州亦去問「台山路何處去？」答如前。趙州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者婆子了也。」

僧問趙州曰：「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趙州曰：「汝喚甚麼作空劫？」僧曰：「無一物。」趙州曰：「者只稱得是修行，甚麼是空劫？」僧無對。

僧問志勤曰：「如何是眞常流注？」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曰：「打破鏡來相見。」

黃檗與義玄同赴普請，義未帶钁，黃問钁頭在那裏？義曰：「有人將去了。」黃曰：「近前來與汝商量。」乃以钁钁地曰：「我者個天下人拈綴不起。」義乃就手掣起，曰：「爲甚麼卻在某甲手裏？」黃曰：「今日有人普請，我更用不著去了。」乃歸院。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健曰：「義玄奪得用處，失卻了處。」

僧問陳尊宿曰：「觸途無滯何如？」陳曰：「我不恁麼道」僧曰：「師作麼生道？」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卻向大唐國裏等候」健曰：「是個離功力漢，說個能觸所滯，已屬兩邊，更有何途程行處？他古今隨時自了，中外隨處自了。」

陳尊宿以柑待長老，并問曰：「時中將何示徒？」長老云：「呈似柑已了。」

杉洋庵主被僧問曰：「見個甚麼道理，便住此庵？」庵主曰：「也欲通個消息，又恐被人檢點。」僧曰：「又爭免得？」庵主喝之，僧曰：「恰是。」庵主打之，僧大笑而出。庵主曰：「今日大敗大敗！」健曰：「大抵見地初到四層田地，證量未及到家，對於對方工夫深淺，不能預知，所以多著一打。本來那僧所答其喝曰『恰是。』已經不留在三層之『又爭免得』上，不必再打；那時反身歸庵內便是。多此一打，故被僧笑，庵主聞其笑，始知彼也自知了處，故自認為大敗大敗。」

興化示衆曰：「若是作家，便單刀直入。」旻德禮後便喝，興化亦喝，旻德再喝，興化亦再喝。旻乃禮歸，謂衆曰：「今夜較卻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此，賴遇他一喝不作一喝用。」健曰：「

興化初喝，喝破旻德之所喝；其再喝，則喝破旻德之能喝。此時旻德在證量上，必有能喝喪失之相，與前喝所得完全不同，故自作禮而讚之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此案為一切喝案之了案。」

眞應為慧忠侍者，慧在法堂眞入，慧放下一足，眞乃出良久卻回。慧曰：「適來意作麼生？」眞曰：「向阿誰說卽得？」慧曰：「我問你。」眞曰：「甚麼處見某甲？」慧曰：「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眞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個護身符作麼？」健曰：「好箇護身符，也當了卻。」

眞應攜籃內有青梅。慧曰：「將何用？」眞曰：「供養國師。」曰：「我不供養。」曰：「為甚麼不？」慧曰：「我無果子。」健曰：「了卻能自然了卻所。」

道吾介京口善會禮船子於江干。船子曰：「住何寺？」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曰：「不似個甚麼？」曰：「目前無相似的。」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船子曰：「一句合頭話，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善擬開口，船子擅入

水中因大悟。船子棄舟入水而逝。曰：「莫謂別有。」健曰：「古今以身爲徒示法斷疑，莫過此人。讀者且參善會悟個甚麼？」

仰山問善會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善會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

僧問投子末後一句，投曰：「最初明不得。」

僧問良价：「如何是鳥道？」良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曰：「直須足下無絲。」曰：「莫是本來面目？」曰：「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曰：「不行鳥道。」

雪峯作飯頭於德山。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正曬飯巾，見曰：「鐘未鳴，鼓未打，和尚向甚麼處去？」德山卻歸方丈。巖頭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會末後句。」德山乃請教。異日上法堂，話異尋常。巖頭曰：「雖已會得，卻止三年。」三年後果化。讀者試參，若是巖頭該如何答覆雪峯？健代介，拋卻鉢。

雪峯、文邃、巖頭同坐，文指水椀曰：「水清月現。」雪曰：「水清月不現。」巖踢卻水椀。雪二

層，文初層，巖四層。

文邃與巖頭雪峯入茶店，文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吃茶。」巖曰：「若恁麼，我定不得吃也。」雪曰：「某甲亦然。」文曰：「兩老漢皆不識語在。」巖曰：「甚麼處去也？」文曰：「布袋老鴉雖活如死。」巖曰：「退後著，退後著。」文因問雪作麼生，雪以手畫圓相，文曰：「不得不問。」巖頭笑曰：「太遠生。」健曰：「巖頭所云我定不得吃茶，在文邃認爲是未了二層出處，不知巖頭早已由通身轉氣三層而了卻其功用達到四層，文邃既聞『退後著』始知巖頭所謂『定不得吃』之宗旨。若雪峯，也跟著說『某甲亦然』，然此所謂亦然，正是死在初層，未得出也；故經文復問，則答以圓相，此圓相卽墮在文所謂布袋裏，所以文認爲不得不問也。初層之當出，與三層之當了，深淺如天淵之別，此案甚明顯。」

師彥問其師巖頭曰：「如何是本常理？」曰：「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師彥沈思，巖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沈生死。」師彥大徹。健曰：「肯則認爲動時非常理，則於根塵上不得了脫；不肯則以爲動時也同時實有一常理，於此常理上不得了

脫，則永沈生死。巖頭所謂動者，謂在此常理中起用也；所謂不是本常理者，謂此用上不守眞常之功用，而自然了卻此本常理也。此案雖屬示弟子之正見。而在巖頭本人，是已在行了卻工夫者，故有此徹底之開示，統觀以上巖頭數案，始知巖頭工夫之所在也。」

僧問證禪師曰：「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證答曰：「不辨消不得。」健曰：「此意蓋在三層。」僧又問：「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證答曰：「難逢不可得。」健曰：「此意卽屬本層了卻，故不可得也。若是無前面三層所答，則此句本層不必屬四層，亦可誤作二層出處也。所以了處者，了卻三層之功用也，未經過三層工夫，談不上四層。」

惟儼問雲巖：作麼？曰：「擔糞。」惟曰：「誰底？」雲曰：「在。」曰：「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曰：「何不教幷行？」曰：「莫謗他。」惟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曰：「還曾擔否？」健曰：「此案『何不教幷行』是指歸三層作用；所答『莫謗他』卻落在二層出處，惟儼最後修正曰：『還曾擔否？』則從幷行用處上，再行了卻，乃屬四層。」

第二節　同案別層選

第一目　本層（了處）西來意案—缺

第二目　本層（了處）家風案

僧問道吾家風，道下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對。」

僧問鵝湖家風，對曰：「客是主人相。」僧曰：「謝師周旋。」對曰：「難下陳蕃之榻。」

第三目　本層（了處）牧牛案—缺

第四目　本層（了處）拂子案

石林豎拂子問龐居士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卻拂子，卻自豎拳。石林曰：「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石云：「丹霞啞，龐翁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石林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然恁麼？」石林仍舊無語。健曰：「此等無語非屬前三層事，早已從前三層經過了，此等無語，正是了處。龐居士所云偶然，雖也已知此等偶然之無

語，恐非了處之常然。畢竟石林仍然無語，則不是偶然也，蓋已自然了卻矣。」

第五目　本層（了處）看經案—缺

第六目　本層（了處）送書案—缺

第七目　本層（了處）心案

普光見僧到，以手開胸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還有者個在？」普乃掩胸云：「不妨太顯。」僧云：「有甚麼避處？」普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普乃打。本層了處心案，卽取此最後之一打，前此問答，皆在前三層也；此又爲本書各打案之了案。

龍牙頌曰：「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健曰：「此中第二句無心屬第二層心案，第四句道亦休，則屬本層了卻此無心之道也。」

第八目　本層（了處）身案

則川摘茶次，龐居士問：「法界不容身，還見我否？」則曰：「不是老師誰答公話？」龐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仍摘茶不聽，龐曰：「莫怪昔來容易借問。」則川亦不顧，龐乃喝曰：

「者無禮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則川乃抛卻茶籃子，便入方丈。健曰：「前半有問有答屬第三層，其後不答不顧，卻不離者摘茶事功，亦不能令龐公了知彼之不答不顧爲已了却，爲未了却，最後抛卻茶籃，則已明明昭示了處。龐公雖敏銳，無可奈何矣；者不容身的法界也當如此了卻也。」

第九目　本層（了處）境案

雪峯問皎然曰：「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皎然曰：「放某甲過有商量。」曰：「放汝過有甚麼商量？」皎然曰：「某也放和尚過。」健曰：「若某在座，才聞何物，便好與雪峯三十棒。」

上節所選證禪師聲色外別行一句案，可作本層境案看。

第十目　本層（了處）設齋還來否案

僧問雲巖，供養佛還吃否？答：「有幾般飯食，一時下來。」雲復轉問曰：「下來後如何？」僧曰：「合取鉢盂。」雲肯之。雲所答在三層，僧所答正屬本層；但曰：「合取鉢盂。」不曰：「飯後經行。」可以知三、四兩層不同處。

第六章　同案別層之總結

西來意案、指示對祖師禪之認識也，家風案、指示祖師之教導風範也，拂子案、指示直接教導方式也，牧牛案、指示行者自修之要旨也，看經案、指示對聖教量之印證與觀感也，送書案、指示行者日用尋常之風度也，身心兩案、指示內證德相之受用也，境案、指示對環境之透闢與契合也，遷化案、指示了生脫死之究竟也；此十案能包括千七百則一切公案之精華，周遍圓滿。於此能參透，他案無有不能觸類旁通者。知西來意案，則知佛法大意案；知牧牛案，則知十二時中如何保任案；知身心兩案，則知如何是自己案、描眞案、不見去處案三喚侍者案；知境案則知無縫塔案；知遷化案，則知設齋案所難者，便是何以歷代祖師所答多不相同，如何了知其深淺，則有對比觀摩之必要。上來各章，以入、出、用、了四層，把同案異答分別介紹了，玆爲讀者比較觀摩，便於檢查頁數，故特列表如次：

各章同案別層選各案所在頁數檢查表

案＼頁＼層	了層	用層	出層	入層
西來意案	缺	一〇七頁	七五頁	四四頁
家風案	一三〇頁	一〇九頁	七七頁	四五頁
牧牛案	缺	一一〇頁	七七頁	四六頁
拂子案	一三〇頁	一一二頁	七八頁	四七頁
看經案	缺	一一三頁	七九頁	四七頁
送書案	缺	一一五頁	七九頁	四八頁
心案	一三一頁	一一六頁	七九頁	四八頁
身案	一三一頁	一一八頁	八〇頁	五〇頁
境案	一三二頁	一一八頁	八一頁	五一頁
設齋案	一三二頁	一一八頁	八二頁	五一頁

第七章　一案多層選

者個大事原來無事分個層次，只爲汝狂妄性成，囫圇吞棗，落在顢頇籠統裏。實在者無縫塔，縫且沒有，那來的層次？然而古人道言語道斷道不斷，無層次中卻不失層次；所以由第二章至第五章，說的是無層次中有層次；現在本章卻還要歸到有層次中無層次，所以往往有些公案，一案道盡四層，說層次歷歷亦得，說全無層次亦得。

僧問超悟曰：「魚未透龍門如何？」超對曰：「養性深潭。」此屬初層入處。又問：「透出如何？」對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此屬二層出處，又問「昇後如何？」對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此屬三層用處。又問：「還有不受潤者否？」對曰：「直机撐太陽。」此處四層了處。要在一眼看透四層，那許歷多階次。

僧問元安西來意，元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再問，又續之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此首詩中，依次爲四層。當軒、入層也，不自寒、出層也，擊響成趣、用層也，不識、了層

也，都是說西來意，卻有深淺四層。

本師文佛付法於迦葉，頌曰：「法本法無法」入也，「無法法亦法」出也，「今付無法時」用也，「法法何曾法」了也。

南泉與麻谷、歸宗去禮南陽國師，南泉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歸宗坐其圓相中，此屬初層入處；麻谷作女人拜，是三層用處；南泉曰：「如此即不去也。」是二層出處，歸宗曰：「是甚麼心行？」南泉乃喚回不去，是四層了處。

凌行婆痛哭一案，也含多層，詳見第五章中。具了層見地的人很少，除趙州外，幾都在凌婆痛哭中。婆所問：「盡力道不得的吩咐阿誰？」他是直問了層，浮盃答的所謂無剩話，意在二層出處，所以婆反挑之曰：「某甲不恁麼道。」當時浮盃墮在他彀中，乃加反問，如果直接了，卻掩耳而出，何須再問？婆見他再問，所以知道他只知出處，不知了處，所以婆乃哭曰：「蒼天中間更添愁苦。」南泉聞之，便道浮盃被老婆摧折。婆乃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蓋譏彼雖知浮盃墮在二層，卻不能撥出他到三、四層，所以說他猶少機關在。澄一問伊

35

如何南泉猶少機關？婆子乃哭曰：「可悲可痛！」者便是婆子的機關，哭他死在二層中，婆子再問澄一會否？澄一合掌而退，明明是不會所以婆乃直斥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不但澄一而已，澄一舉似趙州，趙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敎啞口。」澄一問如何問？趙州打之曰：「者伎死漢，不打待何時？」者便是趙州的機關，便是三層用處，凌行婆還有一層了處，惟恐趙州不知，所以聞此，便曰：「趙州合吃我手棒。」趙州聞之，亦哭曰：「可悲可痛！」蓋趙州早已知道四層了處，凌行婆之棒仍是三層中物，所以也有痛哭之必要，哭其不能了卻此三層功用也。然而凌行婆早已知個了處，所以最後讚歎趙州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者所謂四天下者，無異說明本塔燈四層天下皆已照破了也。」趙州遣人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拳，趙州聞之，乃頌曰：「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者明明說透四層了處。婆答頌曰：「哭聲君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者句幾乎連迦葉微笑一著，都已在可悲可痛中了。然而法緣多顯在用層中，若是直接了卻，禪門者一大路因緣都不會生起，對禪門本體雖是無傷，對付法因

緣上，卻有不得不已者在。所以四層都在一層，一層不妨出四層，然而最後必歸到第四層，才是祖師禪正宗也。

仰山問：「者個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甚麼處去？」長髭曠對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健曰：「此答只在初層入處。」雲巖曰：「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健曰：「此答亦不出初層。」道吾曰：「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健曰：「此答在二層出處。」健別曰：「尖時尖中圓，圓時圓中尖，畢竟尖圓隱，無見亦無天。」前二句屬三層用處，後二句屬四層了處。

普化嘗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人問：「總不來，如何打？」普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健曰：「明暗之打，初層入；四方打三層用；虛空之打，粗打二層出，細打四層了也；大悲院裏有齋，仍屬三層用。」

還有一點當知，一案固可多層，而每層亦可各具餘三層；例如入層具有入層之出，之用，之了；出層具有出層之入之用之了；用層、了層，亦復如是，各層彼此相連環，前後相通攝，此中

未暇細拈，讀者自行參究可也。

第八章　禪病

在一般儱侗漢看來，所謂一得永得，又所謂一悟百了，談不上禪病。在眞參實悟的大宗匠看來，卻有不少的化城當推倒，不少的造作要消滅，不少的細執要掃清。讀者試看下列各節，各家所指禪病，及與本人所分四層之關係，便知悟後修持，各種問題還多多，不肯自欺的人，決不能輕輕放過他。

第一節　瑯琊五病

瑯琊五病：第一、不得張弓架箭，此屬入層粗病；第二、不得萬里無寸草去；第三、不得孤峯獨宿，此二指明必出此入層，屬一層之細微根本病；第四、不得物外安身；第五、不得滯於生殺，此二指明出已必用之理，屬二層出處之病，救治此病，則得妙用自在。

第二節　曹山四禁

曹山四禁：第一、莫行心處路，是指示入層須離心意識，而得箇入處；第二、不挂本來衣，是指示出層須離於入層本來清淨之執著；第三、何須正恁麼，明明指點出去，不可死住正恁麼中；第四、切忌未生時，則指示用層之機，卽在生時得用，不可專守未生時；未生不守，生時得用，便是大用。

第三節　曹山三墮

曹山三墮：第一、不斷聲色是隨墮，此屬初層入處；第二、作得一頭水牯牛去是類墮，此屬指明必出此入處之理；第三、不受食是尊貴墮，此屬指明出已必解用，解用卽是受食也。

第四節　雲門四病

雲門四病：第一、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此是未入以前之通病；第二、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有個物；第三、得到法身，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此二病卽指入層之根本病，故有出去之必要；第四、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此病言用處不任運，功

用未了卻，兼指三層、四層之微細病，而其總病，則為光不透脫。

第五節　御選語錄所載某禪師三病

第一、惺惺地有個大圓光相似，或收或放，以為操縱由己；第二、呆呆地無聲無臭，或隨或奪，以為事到則應，事過不留；第三、見紅是紅，見黑是黑，胸中隱隱地似有物在。如上三病，在三關言，是未破重關邊事，在本書四層言，總是未得出處邊事。

關於如何得免如上各病去，可讀最後第十章平實商量便知，此中未及。

第九章　禪功證量

自來禪家作風，尚不講果位，何況講證量？者在直接離言絕照，澄澄絕點工夫中，正是一個重要戒條，在修道上，如果有心念及神通，便該吃棒。公案中有徑山婆子邀三禪和入室飲茶，盤內呈茶三杯，未遞先問曰：「有神通卽吃。」三僧無對，蓋已被神通二字迷惑了，婆乃將盞傾茶而出。當時若是健民在座，先且飲了，當大門小便已便行，管敎消受了也。於今健民卻題出禪功證量來談，不也當被大方家訶斥嗎？記得隱峯因飛騰天空，調和兩方戰事，以為顯露神通，有辱禪門宗風，卽便涅槃；寧可以身敎人平實，不可以神通衒人眼目，何等肅穆可敬！我者裏安敢敗我祖風，卻饒唇舌？又彼倒立而化，衣皆順體，無人推得他倒，獨是他姊姊訶斥在理，責他神通惑衆，便一推而倒；卻不是他姊姊氣力過人，只為他罵中他要害，擊中他肯綮，見地與祖風暗合，所以能如此推倒他；於今我卻要大為表彰，豈不違背祖意，敗壞門風？但是那些公案在當時是很對的，在如今末法，卻又有變化必要。末世禪門敗

類，學熟了一些油腔滑調，以爲搬柴挑水，無非神通，便以此爲躲閃他無有眞參實悟的工具。於今要提倡眞參實悟，首當表彰祖宗德相，揭穿狂和假面具，則有說明禪功證量之必要。所以讀者當知在主觀禪功上，不應該建立求神通、論果位等希冀或思念；但在客觀認識上，也當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古人云：「要到者田地始得。」究竟所謂田地，除卻正功，他自心通達而外，者附帶出生的證量神通，也不妨說說。

第一節　就公案中語句言所現證量

公案中常見有所謂露地白牛，光灼灼，赤灑灑，淨裸裸，銀碗盛雪等，者明明是指入處的明空境相。所謂打光眼瞌睡，者明明是初修者定上的無念境相。東壁打西壁，橋流水不流，者是趨於用處的境界；我本人都曾經過，敢爲讀者擔保，不是口頭禪理，不可當作語句看，或作機鋒看，或作話頭看，要切實證得，自然現量現前。記得有一次我在四川，遇著一位禪和，我問他何謂東壁打西壁？他說：「等你南壁打北壁時，才告訴你。」他者個答案，當然是從

上禪家慣技；然而我不相信他是已經經過的人，只一笑付之。假若有人問我，我如果不知他虛實，我自己首先要內存慚愧，其次要告訴他，說食數寶沒有相干，生死要自了始得，者是祖師的證量，不干你事，較之其他油腔滑調，顢頇一時，不更好嗎？

第二節　就傳承中懸記及師資關係言所現證量

懸記中如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如一花開五葉；又如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如南嶽山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者，已是膾炙人口的。其餘如巖頭懸記臨濟，還有三年壽命；檗蘖預言天下大事，至今流傳。至若師資關係中臨濟三被黃打不悟，因上座之請，卻指令大愚處去，便言下大悟。苟黃不能觀其因緣所在，縱打十次百次，終不悟也。楚南參芙蓉，芙蓉一見便知，曰：「吾非汝師，汝師黃檗」。慧日欲師靈觀，靈曰：「我非汝師，汝師大安」。大安一見，便令往涅槃堂去；當時堂內有五百僧，皆染時疾，慧日一一以杖點之而癒，苟無神通證量，何克奏效？丹霞見馬

祖，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道吾介紹善會於船子，乃大徹悟，船子入水而逝以保證之此豈尋常人所能做得到？於今好爲人師者甚多，能觀機者卻少，可悲可痛！

第三節　就脫死象徵言所現證量

西天祖師不消說，涅槃前踊身虛空十八變，火光三昧，舍利無數等，自是家常便飯，數見不鮮。東土達摩隻履西歸，宋雲親見之驗之於棺，別存隻履無異；其後二祖白血沖天；三祖立化於樹下；四祖坐化，明年面貌如生；六祖眞身猶存；隱峯倒立而化，衣皆順體，無人能推倒他；神讚打鐘集衆而以無聲三昧當衆示寂；普化飛昇，空中猶聞鐸聲；景通遍辭檀施，於積柴上，自秉燭發火，戴笠畫圓相，持杖作降魔勢，立化於火中；志閑行六七步，撒手正前而逝；丹霞戴笠策杖，納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良价已逝，衆哭，復留八日，辦愚癡齋；巖頭大吼一聲而逝；遇安沐浴入棺，三日門人開棺，復起，責之，再入長往。善哉！諸祖之逝也，故佛號善逝。

元、明而後，能如此脫死者很少。其主要原因，便是出離心不深切堅持。至於今日，狂和甚多，實悟更少，所以有提倡出離，標榜證量之必要。下章平實商量，當再痛切言之。余書至此，忽然地震，全屋上踊數次；意者地神歡喜踴躍之相歟！王老師若在，必向地神前再下一分飯，若余，則惜乎久已不復夢見王老師矣！

第十章　平實商量

初學禪宗，許多問題梗塞在心，看他許多大居士如龐蘊，如甘贄等，偌大智慧；在家修行，用不著住山閉關。然而有許多大禪匠，如普願三十年不出池陽，大同三十年不下投子山，利蹤四十五年不下子湖，慧忠四十餘年不出黨子谷，到底我如今應該出離，不應該出離呢？

有的說要斷除一切善事，專心習定；有的說不要習定；有的說要大死一回；有的說不要坐在死水裏，我如今應該何所適從呢？

有的說要除妄想，有的說不要除；有的說，連達摩心如牆壁，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都是不對的，如今我應該取何態度呢？

同一公案，者個禪師者麼答對，那個禪師那麼答對，若都對嗎，如何又不同呢？若都不對嗎，如何又被著書者選錄了呢？若有對，有不對嗎，到底那個對，那個不對呢？

有的說只貴汝見地，不貴汝行履；有的說要足跟落地始得究竟。如何是眞見地？如何是眞

35

落地呢？

有的說不要個敲門瓦子，五家以前，并沒有甚麼話頭參；有的說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要參話頭，起疑情始得。我如今應該不應該參話頭呢？

假令一定要參話頭，有的說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的說參「父母未生我以前我是誰」？有的說我是中陰身，似乎也有道理，那末又有甚麼疑情呢？有的說參「念佛是誰？」有的說「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又如何去參呢？有的說只參個「無」字，究竟何所適從呢？古人又教人要得箇入處，究竟如何便算入了呢？又說要從此出去，從那裏出，到那裏去呢？如何出去法呢？又說要有大機大用，如何才算是大機大用呢？又常見古德答覆畢竟事如何的，往往打破者樣，打破那樣，到底他們弄些甚麼頑意呢？有的說要湯鑊中行，如何行法？有了甚麼工夫才能行去呢？

如上諸問題，寫在我筆下，梗在初修人心中，所以古德於棒喝啐啄之外，別出一個平實商量。一如淨宗所謂「老實念佛」，我們要如何「老實參禪去」？我現在不嫌拖泥帶水，擱

搖窩來；明知王婆婆的裹足帶又長又臭，不免貽笑大方，爲利初修，也不得已也。

首先要下決心出離，不出離便是狂妄的根源。他口談高調，喝斥小乘，提倡火裏紅蓮，湯鑊中行，其實一點證量沒有，所談都是敷衍他不出離的假面具。吾人試反躬自問，究竟是何等根器？比較王老師如何？他尚且三十年不出池陽。上來第一章贅話中所舉古人出離陳例，大都是唐代有大智慧有大成就的大禪匠，他們尚且如此出離，吾人智慧能比他毫髮許否？龐居士家產棄於衡河，惟依篾工養活家人，男不婚，女不嫁，個個都能說無生話，我們的家庭是否如此？假定眞是如此，許你雖在家庭，也等於出離；何以故？朝夕琢磨砥礪，無非者個大事。甘贄行者妻女，亦復如是。雖在家庭，不爲俗事所礙，者種出離，更爲徹底出離。幷非要汝離開世間，是要你能得個環境，用畢生精力去參究此唯一大事，不要爲俗事分心，去間缺者個大事。如果汝在家庭，能與汝妻兒子女日常互勉，你的家庭，便是個禪門的法堂，那末已算是出離了。如果不能照他們榜樣，柴、米、油、鹽上不能識得，鼠牙雀角上不能透過，河東獅吼，柱杖落手，王氏闕門，吾知其意，石榴裙下活埋去，兒女債中牛馬去，衣架飯桶

混將去，行尸走肉忙下去，大不值得！大須猛省！

汝既不出離，那末汝究竟眷戀個甚麼呢？若是世間名韁利縛，擺脫不開，那末有甚麼參究分呢？汝對於輪回之苦，無常之速，人身之難得，佛法之難聞，一定還沒有看清楚。或被順境埋沒，天天在人家捧牛拍馬地八風中，笑哈哈的混過去，毫無一點警策的意樂，那末禪宗門下你決無分在。要知道者個順境，便是你的妖魔；如同牽牛赴宰，你以爲帶你吃草去，不到刀上頸喉，還不知道。何不可憐自已。汝二、三十歲以前，大好光陰在八風中飄來飄去，如此混過了。人命在呼吸間，在陽世上天，你還有幾可以徘徊猶豫呢？末世死緣更多，隨時大戰可以爆發，原子彈、氫氣彈，連你那愛惜須臾不能離的妻兒子女，連你那愛惜絲毫不肯捨的財產田宅，連你那親愛寸步不能離的親戚朋友，連你那愛護頃刻不離的社會事業，不難頃刻完全消滅，剩下你者個帶著重罪的中陰身，孤自飄零在那中陰境界裏，飽嘗風雨雷霆的恐嚇，峭壁巉巖的危險，鬼王藥叉的追逐，大是難受！

直至得個墮落處，閻王問你何不生前出離參禪，學佛？你還可把嬌妻年輕，兒女尚幼，父母

在堂，家產無多等等俗事相抵賴嗎？你若說我雖未出離，然也曾皈依佛門，該可饒恕。閻王便說你不是曾說要把釋迦老子打倒給狗子吃嗎？你又如何答對呢？經審判後，閻王把你丟下油鍋，見你受苦叫喊，再問你平生狂妄提倡湯鑊中行，如今大好拿出你的工夫來，你又如何答對呢？又或把你丟在兩山中間，夾逼欲死，閻王見你叫喊不休，再問你東壁打西壁的本領，如何不拿出來，你又如何答對呢？又或將你丟在寒冰地獄中，上下四方白生生地，閻王見你叫喊不休，再問你何不把銀碗盛雪的本領拿出來，你又如何答對呢？那時你丟在陽世上的妻子已經改嫁了，兒女也就各愛其對象了，田園也不是屬你的了，平日吹噓你的人都在罵你了，縱然有一二親戚朋友替你燒一棟靈屋，你能住下去嗎？替你燒些紙錢，你能用下去嗎？平生最痛快的順境積下的罪業，如今便是你最痛苦的因素結下的惡果，後悔已不及了，所以如今勸你及早出離，你還願麼？

從上祖師老婆心切，爲我們說了許多警策的話，固不待言。卽今我這藐乎小子，十年、二十年爲你閉關，巖處穴居也是爲汝，木食澗飲也是爲汝，拈香燃燈也是爲汝，頂禮啟白也是

爲汝傷心痛哭也是爲汝。至今猶在印度關房中，爲汝流了不少的淚。如今寫上者不得已一長篇，與汝作得箇善緣而已。請人哭父，終非孝子，汝須自憐自愛始得。汝若說出離也要個時節因緣，等我三年五載，料理家事，再行出離可也。請問你自己有何把握再活三年？閻王可準你請三年五載的假期否？切莫再行寬假自己，蹉跎歲月。古人云：「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我者裏也向汝作最後忠告：

「下決心便是時節
念無常不待因緣」

汝還願意頓然休下去麽？舉世都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好話祖師都說盡，吾今爲汝淚雙流！

若是確實出離了，心地必純潔，神經必清醒，時間必充裕，向道必懇切。有著者些德相，基礎就可穩固，魔難就可免除；然後可以訪道求師。在者時，一切善事仍不可廢，不過一一要回向者個開悟的大事。既是出離了的人，也不再回向到妻財子祿上去了；非得箇入處，善事

不可放鬆。既入之後，不要怕坐在死水裏；一切善事在此時暫可不做，一直到能得箇用處，再行恢復善事，所謂者邊悟了那邊修。至若看公案在未開悟以前，未遇明師以前，也不妨參究。最低限度要能相信有教外別傳，有無情說法；知道教外別傳，才認識祖師身教之恩，勝於諸佛言教之恩，能挨打能受喝去。知道無情說法，才認識處處有個𡎺著撞著，忽然大悟之機會，看前面各層悟道實例便知。又要知道古人句不停意，意不停玄，用不停機的作風，那末看公案不爲公案所迷，悟話頭不爲話頭所障。至若那一個話頭好參呢？這無有一定的格式，要在你本人自己覺得那一個話頭，對你易生疑情。話頭不是求答案，而是生疑情，重在者疑情的上頭，展開者話頭。專注者疑情，二六時中四威儀內，通身成一個疑情，晝夜成一片疑情，不雜其他外念；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妄想來，四方八面打，虛空來連架打，總不來，一直疑下去，忽然一驚一撲，自有露地白牛現前，切不可預先求他。汝但心心如喪考妣，念念如救頭然，一日不悟，一日不休；但問耕耘，不問收穫，具足長遠心，自然水到渠成。

至若究竟如何便算是入了呢？者是古人不肯說的我者裏爲汝傾瓶瀉出古人不肯說的道理應該先知道此事自己眞碰著自然知道，預先說的，只有箇相似情況反害得你胡思亂想。於今替你說，又是甚麼道理呢？因爲末世印證明師很少，狂妄禪人太多。此事雖不可預先說破，然有事後認可之必要；若遇著狂妄禪人，替你胡亂印證。你少許得點知見，便也跟著大爲狂妄，那就爲害終身，所以與其全然不說，不如說個相似的好。末世初修行人多懈怠無堅毅，如果無有印證條件，便易灰退，或得少爲足；所以我者裏不怕違背祖風，貽笑大方，替你說個相似的條件；指雖非月，然因指識月，與汝已經眞正悟入的人，也不相妨害。

第一、明相——比較以前未入時所見山河大地，一切事物，如同戴了一副水晶眼鏡，非常清淨，非常潔白。古人所謂露地白牛，就是者個；所謂淨裸裸，赤灑灑，光灼灼，也就是者個；所謂銀盌盛雪，也就是者個。普通修行人也未嘗無光明現前，或者眼角一閃，或者只見一片，或者只見一室，或者只在一時；者個明相是觸處皆明，隨時皆明，較日後只有厚薄之分；厚時如坐水晶宮裏，薄時如雨後初霽，極其潔白，無有一處不是的，無有一時不現前。

第二、無念——本來有念無念，是兩頭話，在見地上幷不許無念才是，有念便非。但是初入之時，決定是無，何以故？初入悟力不强，只有在無念時得個機會現起，有念時不易現起；要到得箇用處時，才能在有念、妄念、雜念、惡念等一切念上現起。所以初入的人，隨時應注意除妄想，不除妄想要在得箇用處以後去。所以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然而者不是初入的人所能做到的。

第三、心無能所——初入時，心雖明明白白，然而並不覺得我心是能入者，明相是所入者。此時之心已歸法性，但覺圓明周遍，一切處明明白白，又舒服，又恬淡，又坦蕩，其詳可讀拙著反省錄如也篇便知。

第四、氣離出入——本來禪宗連心都不談，何况談氣。然而在事實上者個未死的人，決定是未斷氣的，不因爲汝修禪宗，就沒有氣了。在行功上不宜執著氣，在印證上却可作一考查的條件。所以達摩也說：「語無喘息。」者不是談氣嗎？者初入悟境的氣，是頓然停住了，既不出，亦不入，此悟境偶然現起，爲時不久，在其人當時也不知道氣是如何，在久住悟境

的人事後追憶，自然知道此時之氣已離出入。我寫至此，想到打地和尚，他是一個深住入處的好例。他見人問西來意，便持杖打地；有人先將杖偷去，再問他，他只有張口而已。此時彼深入悟境，氣不行動，只有打地一法，以警醒他人，杖不在手，氣又不能行，只有張口而已。此種境界，也可證明禪師教人只以證量，不以言語。其他縱出言語，也屬身教之物，非是言教之物。打地和尚以入處教人，其餘噓噓出氣的作風，則是以出處教人，如石頭之教隱峯是也。又因為氣離出入，此時身體重量完全喪失，極其輕安。

如上四者不是先後現起，而是同時現起；不是個人如是，是各個人都如是。

以上四點，除第一明相不易喪失外，餘三點皆易喪失；所以在悟入以後，保任此入處境界，有習定之必要。古人不許習定者，但指未悟以前，及既用以後也。未悟以前是不宜，既用以後是不必。有等人誤解此理，以為一悟永得，不必習定；散位中又不能管帶，實在可惜。何不思維古德有四十餘年尚有走作者，汝有何本領不用管帶呢？至若精進的人，在此悟入以後，正好閉關。古人云：「不破初關不閉關，不破重關不住山。」此初悟入之士，便是已破初

關，正好努力大死一回去；一切善事在此時宜完全斷絕；所謂不廢善事者，在得大用以後事也。眞正在入處大死一回的人，定功已深，悟境日進，神通也就開發一部分了，此時切不可被神通所誘，作其他世間上醫病去魔等不究竟利他的勾當；接著要做第二層的工夫。

二層爲甚麼叫出處呢？既悟入了，經十年、二十年死透之後，其中常常有個執持此悟境的心。古人所謂隱隱的似有個物，或微微的有個主宰者，是一個生死根本，非根本把他消滅不可。所以古人教我們不要坐在無事甲裏，或說不要坐在死水裏，或說不要坐在鬼窟裏。古人又有所謂放出關中主，又有所謂重關，就是指者個東西。

要如何才能出去呢？坐上入處悟境之後，照定了，放下了，確切死透了，在者微細定功上仔細檢點，有無隱隱執持之心？有之，卽將此心全部放捨，務令毫無半點留存，務令眞如本性自空、自明、自顯，不由我心執持。前此悟境，因此微細執持之心亦已放捨，不惟不會忘失，而且因此明相更寬坦，心地更舒服，體重更消失，氣息幷內息亦能停滅，脈搏及血液循環皆可停止，新陳代謝作用也已停止，附帶的延年却病的功能，也由此得，神通更較前開展。

出定後，不急於下座，先右顧而定於悟境，明相依然如故；次左顧亦然，各經二分鐘久，次散定印，而以右手向身前方略作施無畏印勢，而定於悟境，經二分鐘久，而其明相如故；次左手亦復如是；次垂右足，而以右手置右膝上而定，經一分鐘久，而其明相如故；次左足手亦復如是；然後徐徐下座，徐徐經行，縱不管帶，常覺明相不散，心田空蕩；然後於四威儀中，自然合道。此時則可坐可不坐矣。此時但住山，可已不必再閉關。前因專注定境，廢棄一切善事，此時宜速急恢復，而令每一善事，皆由悟境中出之，毫無執著；此時但可與一般善知識接近，不可急向煩惱中去。所謂湯鑊中行，此時還談不到，務必又住山十年，二十年，四威儀定，妄念顯定，功力增長，然後才趨入第三層用處。

用層者，利用煩惱以增長菩提。先且利用從瞋煩惱所生性妄之恐怖著手，務令二層所得悟境，與恐怖心理能同時配合。此時當往寒林中，多鬼怪處，或凶宅中，或大樹下，或魑魅魍魎所棲止之森林中，獨行獨坐，乘其鬼怪滋擾，恐怖生起時，務令與悟境空性相配合。此時悟境必因恐怖而更深入明徹，而彼鬼魅因悟境光明，亦得利益；此種逆境易修，順境則更

難。故在瞋煩惱中調鍊之後，當趣入貪煩惱中。或在賭博中，或在雀戰中，務令在得失心、利害心生起時，與悟境配合而定，則度生方便之力，亦可增長矣。再經過戲場中，電影院色聲極濃處調鍊，然後再向妓館中色聲上調鍊一番，再向內外觸上調鍊一番，即是婆子燒庵的故事所欲得的工夫，二祖所云我自調心，亦是此事。者中間就是極熱的一個湯鑊，不是工夫到家的人，寧可燒庵受辱，不可墮入彀中。若是上面各層工夫確切做到家了，不肯去更進一篙，也是個沒出息漢，也就是足跟未點地者。此時宜離鄉別井，遠走生疏地帶，佯為瘋子，向禮教不重之邊地，如西康、西藏一帶，可得許多機會，既不會遭官家之刑罰，亦不會受士大夫階級之批評。此時已早有神通，康、藏一帶婦女，自知前來以身供養，工夫因此必大長進。此時切不可止於禮教範圍以內，但顧表面戒律，保全假面子，不肯向煩惱中用功，古今多少好漢，每每止於此地，不得大成就也，大可惜！若是工夫未到家，獅子跳處，小狗也跳下去，必定喪身失命，大須自審！不可自欺！

至若初入用處，加功鍛鍊之法，拙著讚頌集中有一勝照念王頌，介紹於下，以供參考。

勝照念王頌

敬禮

上師自心大圓滿無分前

雙運忽散時，蜜仍在花枝，蜂其採矣，勝照其憶起。
希冀神通時，利他欲有期，力自充體，勝照其憶起。
情思暴流時，一往深且孜，相知同里，勝照其憶起。
一心作事時，猶恐有所遺，就在者裏，勝照其憶起。
平常無事時，枯禪如死尸，意態活矣，勝照其憶起。
貪境現前時，鐵屑猝遇磁，順勢入體，勝照其憶起。
瞋心激動時，怒氣不可支，直下契矣，勝照其憶起。
癡夢纏綿時，昏迷不覺知，忽然入理，勝照其憶起。
慢心高揚時，無佛無祖師，向上更履，勝照其憶起。

禪海塔燈

疑妒滋蔓時，鬼影如在茲，叩空而喜，勝照其憶起。
俗務叢脞時，五馬以分尸，還在者裏，勝照其憶起。
議論紛騰時，偏執而固持，谷響一理，勝照其憶起。
妙樂極盛時，屢戰屢敗之，禪契歡喜，勝照其憶起。
無念寂住時，明空無雲絲，鞭辟入裏，勝照其憶起。
法喜充滿時，歌舞以自恣，有以有以，勝照其憶起。
嬉笑遊戲時，意態各種姿，即此即此，勝照其憶起。
情景變動時，花樣翻新姿，別別入體，勝照其憶起。
八風吹動時，豈能無所思？內外雙履，勝照其憶起。

右頌爲趨入自心進詣瑜伽者，或一味瑜伽者，最先學習而造，果已得一味之量，原用不著。大同禪師曰：「智者撩著便提取。」何用如此瑣屑言之耶！時在乙酉三月，造於攸東天龍巖。

者不過是初修用處的方便，眞正初、二層到家的人，順其證量，踏入用處，正如玄沙所云：「智者撩著便提取。」用不著許多方便也。

至若了處，本人並未取得此層證量，亦無經驗可以供獻；不過在見地上是已看透了的。初學人也應該先行見到此層，然而見到不一定行到，行到，行來則非經過此上三層不可，未經三層之了是假了，非是眞了。其主要目的，在使三層機用運用純熟，純之又純，離於一切功用，則算眞了了，細讀了層公案便知。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有志悟道的人，還是從出離下手。如今我請問：「何處不是禪？出離到那裏去？」試參看，如參不透，縱然離得也未在；如參得透，許汝不離而離，恕我一場叨叨！

丙申十二月初十日圓滿於印度噶倫堡五槐茅蓬